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八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二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二)

〔清〕汪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鈍翁前後類稿一百十八卷》提要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五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

小戴禮與儀禮服異者九條

左傳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荀卿子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小戴禮有服者十一條

儀禮有服而小戴禮無服者四條

儀禮無服而孔叢子有服者一條

小戴禮有服而孔子家語無服者一條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五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　　外稾五

○小戴禮與儀禮服異者九條

○外祖母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　儀禮外祖母小功又鄭玄曰王姬爲齊襄公夫人莊公爲襄公女弟之子當爲舅妻儀禮舅妻亦無服開元禮記今律文並與儀禮同

○叔父昆弟之子

檀弓縣子瑣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儀禮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爲士者皆降大功則諸侯可知開元禮記今律文詳見前大功條中

○祖母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儀禮無此文魏孔平中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欲服祖母三年喪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太常劉芳議禮經無適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且終德未登下士不可許國子博士孫景邑等議經雖無正文而有祖爲適孫者豈祖以適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服期於義可乎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宜聽服三年是時議者不同詔依國子所議施行開元禮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三年爲曾高祖後者爲曾高祖母亦如之宋元豐三年詔自今承重者適子死無諸子卽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後大理評事僉書建業軍判官劉煇祖母卒力請解官從之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煇始明

孝慈錄服同今律文適孫爲祖父母若高曾祖父母承重皆三年祖在爲祖母杖期○又按宋皇祐初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爲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亾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自開元以前適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爲中子已卒而祖仁爲適孫古者重適其爲後者皆服三年今中立未及卒哭從簡已卒或謂已服期不當改服斬按儀禮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

乞解官因㕘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類已㕘
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爲定式葢是時有諸叔者
適孫猶不承重故祖仁因其叔從徜牽始有此
請也期服未終者又可改服斬衰此今律文所
無按先儒謂凡服皆以始制爲斷惟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絕出則除之然則子嫁反在室者女子之變禮也宋敏求引之非是㝷詳之

○女子子爲父母

小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儀禮子嫁
反在室爲父不分別既練未練又無爲母之文

開元禮引小記在爲父條下亦不言爲母明令
女嫁反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注謂父
母喪期年內被出者孝慈錄皆斬衰三年今律
文仍之

○適婦

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儀禮無
降服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詳見前大功條中

○爲庶母

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疏謂妾經有子子死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若無子不得立後　儀禮無爲庶母

後加服三年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小記半屬喪服傳義疏故其說按詳往往皆禮服之變也觀爲祖母後爲父母喪及適婦不爲舅後與此條可見

○殤後

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儀禮爲人後者服
斬無爲殤後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又
安得有殤後且既爲之後矣於禮有父子之
道宜從儀禮爲人後例豈臣不殤君子不殤
父而可用本服乎孔穎達謂大宗子在殤中

而死族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依
兄弟之服服此殤如此則不應言爲殤後矣
陳氏集說又謂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
不可以殤禮處之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
服也如此則古之士大夫亦有不竢二十而
冠者耶當闕疑○又按小爾雅無主之鬼謂
之殤若有後則非無主者也雖勿殤可矣

○大夫士爲父母兄弟

禮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　儀禮大夫士斬衰無異文開元禮亦
今律文並同
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期之喪達乎大夫父
母兄弟之服必無升降左傳晏桓子卒晏嬰
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居倚廬寢苫枕草其
老曰非大夫之服也曰惟卿爲大夫家語孔
子告曾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
是駁人之非如此則襍記所言斷爲非繆且
既曰端衰喪車無等而又云云何也鄭玄謂
大夫喪服禮逸殆是強爲之解王肅杜預皆
不主其說

○宦於大夫者
襍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管
仲以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
自管仲始也　儀禮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
舊臣無服開元禮同後世不得自辟其屬遂無
宦於大夫之名矣
○左傳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妻
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晉荀

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又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儀禮爲
妻期開元禮說今律文並同不應三年杜預謂
天子絕期故通謂之三年又晉武元楊后崩預
引此立議爲諒闇心喪之證其說非是
按諸儒謂妻之喪略視父在爲母與期之餘
喪異者有三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

也或以此故遂稱三年耳
○荀卿子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慈母
荀卿禮論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　詳見前儀
禮齊衰條及後小戴禮曾子問條中
按小戴禮荀子之言與儀禮各不同得母慈
母於己恩有厚薄故服有隆殺所謂稱情立
文者與
○儀禮無服而小戴禮有服者十一條

○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

檀弓同爨緦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並同

○同母異父之昆弟

檀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又改小功孝慈錄同今律文無

按鄭玄謂親者屬大功是又黄氏儀禮經傳補服條亦從子游說朱子曰恩繼於母不繼於父故視同父母之昆弟降一等竊恐未安小功差近之然不若律文之愜也詳見喪服或問第十條（恩繼於母云云此朱子引馬昭難王肅文）

○壻與女相爲服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注女服斬衰）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宋大中祥符元年禮官議女合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殯即除之明令孝慈錄皆無服今律文仍之

○士妾

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並同

按諸侯絶旁期大夫絶緦小記不言大夫服其妾者盖以此也此與喪服傳異又三禮考注有子者承後也然則小記所云殆謂適妾無子者○又按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纚黼在其後鄭玄曰從者謂姪娣則士有姪娣明矣士位既卑其妾或不可以言貴故必俟有子始服之耳曲禮士不名長妾亦不言貴也陳銓謂士貴妾亦爲姪娣士有貴妾非是

○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本生父母

小記夫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　儀禮無明文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大功與小記同

○母之君母

小記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君母卽己之適外祖母也）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並同疑統在外祖父母服內

○爲祖庶母

小記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疏謂父妾亦經有子子死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己父之妾爲祖庶母亦服之三年若無子不得立後）　儀禮無此母名開元禮訖今律文並同

按小記爲庶母爲祖庶母抑何曲體人情之至庶幾使己妾與父妾之無子者不至死而乏祀儻亦後世所宜倣而行之者也又按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女君之黨

檥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儀禮無女君之黨之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皇姑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注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君姑指夫所生母 儀禮無明文開元禮亦然孝慈錄婦爲夫所生母斬衰三年不分舅姑存歿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止齋陳氏春秋傳夫人婦某氏有姑之恒稱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不應公子之妻乃稱公子所生母爲皇姑將何以處適姑乎皇字似屬非禮當闕疑

○公子之外兄弟

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外兄弟卽姑之子也鄭玄引小功以下爲兄弟之說解作外祖父母從母然所謂兄弟者蓋卽爾雅母妻之黨爲兄弟耳泛指外親則可若專指外祖父母從母竊所未安夫之從母禮傳亦無服也三禮考注亦不從此說蔣氏圭約謂此乃公子之妻爲其兄弟之爲父後者期其解又異覽者詳之

○繼母之黨

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孝慈錄引此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皆小功今律文無

按儀禮無繼母之黨之服而服問有此條者豈非人子不幸而遇母出此彝倫之變故禮服不言而儀禮舉其常而服問道其變也劉子翊曰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此說是也又按記庶子不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服如邦人然則惟庶子旣服其君母之黨又服其母之黨爲有二母黨也

〇儀禮有服而小戴禮無服者四條
〇出母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儀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爲父後者無服開元禮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服今律文同
按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

不祭故也彼子思尙存子尙非爲父後而使之不服出母度子思之心必有難與門人言者故姑婉詞以謝之而孔氏遂以子思爲法不亦過乎朱子謂子思此事不可曉汚隆之說亦似無文涉
〇慈母
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　詳見前儀禮齊衰條中
按鄭玄謂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乃有服觀者詳之

〇君母之黨
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儀禮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昆弟緦麻無爲母後不服之文開元禮說今律文君母之黨皆無服疑統在外祖父母從母舅服內
〇妻之父母
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　儀禮妻之父母緦無庶子被厭降服之文開元禮說今律文竝同又喪服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鄭謂緦服似無可降

類藁卷五十五　十二

〇儀禮無服而孔叢子有服者一條
〇同寮
孔叢子記義篇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顚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　儀禮無服開元禮說今律文竝同
〇小戴禮有服而孔子家語無服者一條
〇同母異父之昆弟
孔子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亢而

問於孔子孔子曰不同居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詳見前檀弓同母異父條中　按檀弓所言不分別同異居此則異居者無服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紳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六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

明令孝慈錄無服而明集禮有服者一條
儀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五條
小戴禮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四條
孝慈錄無服而律文有服者一條
孝慈錄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鈍翁前後類稿卷五十六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　　外稿六

○儀禮無服而後儒或言當服者五條

○異姓子爲所養父母

魏時或爲四孤論一貴子者一棄溝壑者一生而父母亾無緦親者一俗忌五月生子不舉者有家收養應爲後與否王朗謂收捐拾棄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逾父母者也崔凱謂宜服齊衰朞方之繼父同居者庶幾之謂所養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服所養朞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

依爲人後服於其本親例降一等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宋以後養母有服養父無服詳見後養母條中

○慈祖母

虞喜曰其父先亾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慈祖母可也

○兩妾相爲服

晉祕書監謝靖問兩妾相爲服不徐邈曰禮無其文然妾有從服之義士妾有子爲之緦可得從服緦麻又有同室之恩有緦服義也

〇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

戴德喪服記齊衰三月不分別同異居梁氏集說同

〇同歲上計

連叢子齊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孔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緦乎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薦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竝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綿繫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敎以好相勵以義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慈祖母以下四條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〇儀禮有服而後儒或言不當服者一條

〇繼父不當制服

傅玄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亦曰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　儀禮同居齊衰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小戴禮同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自漢以來惟傅袁二子爲有異說如上也

〇儀禮無服而西晉有服者二條

〇齊衰杖期一

後妻子爲前母　魏黃門郎王毖直妻子隔絕在吳更娶妻生子昌及吳平毖前妻卒昌求去官行服臺議不決中書監荀勗議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陳氏得還後蔡氏子元豐爲前母陳氏服適母之喪鄉里先達以爲合宜云云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〇齊衰三月一

弟子爲師　晉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其後命摯虞等詳定虞言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儀禮無服小戴禮心喪三年開元禮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按喪服記止言朋友麻非略師弟子也師卽在朋友一倫之內故譙周王肅賀循諸儒皆言如朋友之禮弔服加麻惟出入常經爲異（蓋本禮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也）又風俗通愆禮篇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應劭

謂子貢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爲制
杖同之於父凡庸小生夫何議稱宣度涼州
知名士吾是以云耳夫師喪齊衰三月且猶
不可何況爲之杖乎應氏駁之是矣然漢末
賢士大夫制服往往過禮欲以矯時獘而博
虚名故喪服之襍亂無紀殆未有甚於漢者
也幷附論之〇又按白虎通以君臣父子夫
婦爲三綱以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
爲六紀如此則師弟子當在六紀中然先儒
止言三綱五常不言六紀葢白虎通所謂君

臣之紀父子之紀夫婦之紀頗爲不倫故不
取也朱子亦言師弟子亦朋友之類

〇儀禮無服而南齊有服者一條

〇齊衰不杖期二

慈姑慈祖母　南齊應城公子敬所生蚤亾武帝
命賫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
乑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
爲慈姑宜制期年服從之　儀禮皆無服開元
禮同明令婦爲夫之慈母從服齊衰三年今律
文又改斬衰慈祖母無

按慈祖母有二其一謂庶祖母養己者即晉
虞喜所云是也其一謂父之慈母即此條是
也然慈婦慈孫名旣不正且於禮有礙蕭齊
知禮孰不知禮

〇儀禮無服而開元禮有服者十三條

〇齊衰不杖期一

父卒母嫁爲母報爲父後者無服　儀禮無服鄭
玄謂齊衰期也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
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
義制服故不服宣帝詔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

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玄成議是又問夫歿妻
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玄成對以爲與出
妻子同服唐天寶六載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
年其後不行宋景祐中禮官言五服制度爲父
後者爲嫁母無服今集賢校理郭稹乞行服詔
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明孝慈錄齊衰期加杖
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朱子曰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
疑其不同考之禮於嫁母不言親而獨言繼
又著出母之服此皆厚輕以明重以見親母

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也益與漢石渠議相反當從朱子說爲正又按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如此則爲父後者亦當有服要詳之

○齊衰三月一

爲高祖父母　儀禮曾祖齊衰三月高祖無服疏謂不言高祖同服故也袁準謂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唐貞觀中魏徵等始請加曾祖五月高祖三月今律文同

按禮四世而緦五世袒免由身數之上四世爲曾祖齊衰三月下四世爲曾孫緦麻三月此即四世而緦之證也其非通遠祖明矣鄭玄謂四世共高祖其說非是觀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可見然高祖在九屬之內豈得遂同袒免諸親宜乎唐禮爲不易之制也又吳張昭論曰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益亦不主鄭義也

○小功五月三

叔嫂報　儀禮無服檀弓叔嫂之無服推而遠之

也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唐貞觀中太宗以同爨猶有緦麻之恩而嫂叔乃無服詔魏徵等議徵等言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歿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遂請加小功服其弟妻及夫兄亦然開元初玄宗又以舅姨叔服未安下百官議元行冲言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爲非禮嫂叔遠嫌宜悉如古禮俀弗報其後定開元禮俱遵貞觀禮行今律文並同范祖禹謂加之而無義不如不加之爲愈益亦以叔嫂報爲非是

按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玄訓兄弟爲族親故賈公彥曰夫兄弟當是夫之從母之類然先儒或謂此服夫之兄弟如此則叔嫂未嘗無服要詳之

附張氏私語喪服有以恩服者如子爲父母之類也有以義服者婦爲舅姑之類也有以名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故無服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姊姒之服一家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其躬如無服之人也後世增嫂與弟妻之服亟加厚於古不如古人亦未嘗薄也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詳見前小戴禮
服問條中
同母異父之兄弟　詳見前小戴禮檀弓條中
○緦麻三月八
爲族曾祖姑族祖姑族姑在室者　儀禮無服
按姑姊妹在室與男子服同則諸姑之服宜
視其從祖祖父與世叔父之服矣然禮又有
父之姑一條謂歸孫爲祖之姊妹服旣與從
祖祖父不同且不分在室適人而開元禮亦
復有族曾祖姑族祖姑族姑諸條皆禮傳所

不載者也
爲玄孫　儀禮無服賈公彥謂言曾孫不言玄孫
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也
開元禮旣增高祖服不得不擧玄孫服明矣
爲兄之孫女適人者報　儀禮無服
爲夫之高曾祖父母　儀禮無服或以爲卽在爲
夫之諸祖父母服內
爲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女子子適
人者爲從祖父母報　儀禮皆無服
以上緦麻六條今律文並與開元禮同

爲夫之舅及從母報○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
母　以上二條儀禮無服孝慈錄與開元禮同
今律文無
○儀禮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十條
○齊衰三月二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
詳見前儀禮齊衰條中
○小功殤五月一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詳見前儀禮殤小功
條中

○小功五月二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子爲其外祖父母
從母如邦人　以上二條詳見前儀禮小功條
中
○大功殤三月一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　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小功殤三月一
宗子孤爲殤小功衰三月　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緦麻三月三
貴臣貴妾　詳見前儀禮緦麻條中

按鄭玄注謂姪娣漢以後無姪娣媵之禮則其不爲此服殆不自唐開元始明矣顔氏家訓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鄙於側出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唐褚遂良請千牛不限適庶表略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適待庶如奴妻遇妾如婢降及隋代獨孤后遂禁庶子不得近侍今聖朝人以才進不論適庶云云此後世所以不爲妾服而庶母之服亦至唐貞觀後始復行也按北魏淮陽王孝友奏曰將相多尚公主王侯連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又曰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則勸之以忌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因請中王公品官娶妾之數竟不能行觀此奏其言與褚表合

庶子爲其舅如邦人○朋友麻　以上二條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晉齊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三條

○齊衰杖期一

後妻子爲前母　詳見前西晉齊衰條中

○齊衰不杖期一

慈姑慈祖母　詳見前南齊齊衰條中

○齊衰三月一

弟子爲師　詳見前西晉齊衰條中

○開元禮無服而開元末有服者一條

○緦麻三月一

開元二十三年制舅母宜服緦麻堂姨舅袒免不附開元禮內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宋開寶禮緦麻明令孝慈錄訖今律文並與儀禮同

按朱子曰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然則玄宗之爲此制不亦贅乎

○儀禮無服而宋開寶通禮有服者五條

○齊衰三年一

養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孝慈錄又改斬衰今律文仍之

按儀禮小戴禮皆無此母名宋律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弃之子者與親母同孝慈錄謂自幼過房與人者今律文集解又謂卽爲人後者所後母也使如宋律及孝慈錄云云則有養母必有養父不應獨無養父之服如謂卽爲人後者則斬衰章中別有爲人後者

為所後父母一條此條不應複出竊疑人子
不杢而為異姓收養似當養父養母並服為
安知禮者詳之
○齊衰不杖期一
父所生庶母通禮無注五服年月敕注為祖後者不服　儀禮無服開
元禮同開寶禮有此條寶元初集賢技理薛紳
祖母王氏卒乞降服制詔送太常禮院議禮官
引通禮義纂乞服三年王洙言五服年月敕及
開寶通禮並無為父所生庶母三年之文義纂
本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刪修之書不可

用詔與御史臺詳定衆議燿卿王氏子紳王氏
孫尤親於慈母庶母庶祖母也燿卿既亾紳受
重代養被王氏鞠育之恩合令解官持齊衰三
年服詔從之明集禮不杖期與開寶禮同明令
訖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為祖父母服內繼祖
母亦然
按庾蔚之曰父不承重己當為祖母期通禮
此條葢本庾說寶元初改之非也竊又疑既
為祖後若如寶元服父所生三年則與為適
祖母後無別使遂如敕注不服是又夺父所
生等於出母嫁母也其可乎似當從通禮正
文為安
○緦麻三月三
為夫之祖姑堂姑在室者○女嫁為伯叔祖母○
女嫁為祖姑　以上三條儀禮無服開元禮同
明令訖今律文皆有服與宋禮同
○宋通禮無服而天聖中有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一
叔僧　天聖中進士陳可言同侪進士黃價以赴
舉時有叔父為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

出家制服禮律並無明文釋門見父母不拜居
父母喪不經本族並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禮
官言禮為叔父期外繼者降大功其黃價為叔
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　開元禮訖今律
文皆無服
按叔父為僧者既依為人後例則凡有服諸
親若為僧尼道士女冠者其服制皆應降一
等矣又按唐開元二年敕曰聞道士女冠僧
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
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

尊廚禮數一準常儀此敕最爲得之然觀陳
可所言則宋時諸僧猶守釋氏遺式也彼於
本族既已不服則服而不報有違禮意乃不
彼之禁而以爲人後相擬可謂不倫矣
○儀禮無服而明令有服者四條
○齊衰杖期二
父卒適繼慈養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
服　儀禮繼母改嫁從者有服餘皆無服明令
有此條集禮同孝慈錄刪去止存改嫁繼母一
服今律文仍之

按適繼慈養母歸宗不服者當緣不能撫育
其子耳然令適繼之母或家貧無以自食不
得已歸依其父母兄弟與其子初非決絕而
又無佗失行恐其子雖恝然無服也且嫁母
猶服歸宗者不亦愈於改嫁乎知禮者詳之
父卒爲父後者爲出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明
令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服孝慈錄同今律文
仍之
緦麻三月二
堂兄弟之妻○爲夫之堂兄弟　以上二條儀
禮無服開元禮同孝慈錄緦麻與明令同今律
文仍之
○儀禮有服而明令無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一
妾爲其私兄弟　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儀禮無服而明孝慈錄有服者二條
○齊衰杖期一
爲夫之庶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明令同孝慈
錄有服今律文仍之
○齊衰三月一
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儀禮無

明文孝慈錄有此條今律文仍之蓋即喪服小
記中有主後者之義詳見或問第七條中
○儀禮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十五條
○大功殤九七月六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
之長殤○適孫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之長殤中殤　以上六條詳見前儀禮大功
殤條中
○小功殤五月十

叔父之下殤〇適孫之下殤〇昆弟之下殤〇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〇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〇爲夫之叔父之長殤〇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〇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〇大夫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〇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以上十條詳見前儀禮小功殤條中

〇小功五月一

庶母慈己者　詳見前儀禮小功條中

〇緦麻殤三月八

庶孫之中殤〇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〇從父昆弟姪之下殤〇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〇從母之長殤報〇夫之姑姊妹之長殤〇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〇昆弟之孫之長殤　以上八條詳見前儀禮緦麻殤條中

〇唐宋有服而明令孝慈錄無服者三條

〇齊衰不杖期一

父所生庶母　詳見前開寶禮齊衰條中

〇大功九月一

爲叔父爲僧者　詳見前天聖大功條中

〇緦麻三月一

舅母　詳見前開元禮緦麻條中

〇明令無服而孝慈錄有服者一條

〇緦麻三月一

爲夫之高祖父母　明令無服疑省文也孝慈錄緦麻與開元禮同今律文仍之

〇明令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條

〇齊衰三年一

婦爲夫之慈母　孝慈錄無服今律文改斬衰詳見前南齊齊衰條中

〇齊衰杖期一

父卒適繼慈養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服　詳見前明令齊衰條中

〇儀禮無服而明會典有服者一條

〇齊衰不杖期一

妾爲家長父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明令孝慈錄並同獨明會典妾爲家長族服一圖有之今律文增入服制正文

按傳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則君之父母

自應有服本經既無明文而開元禮訖孝慈
錄亦遺落不載律文增此條與傳意合
○明令孝慈錄無服而明集禮有服者一條
父所生庶母　詳見前開寶禮齊衰條中
○儀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五條
○齊衰杖期一
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開元禮訖孝慈錄報服竝
與儀禮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齊衰不杖期一
妾爲其父母　詳見前儀禮不杖期條中

○小功五月一
夫之姑姊妹報　開元禮訖孝慈錄報服竝與儀
禮同適人不降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緦麻三月二
從祖姊妹適人者報　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謂外祖父母非內親疑夫之父黨與夫之母黨自當區而爲二其服不應相溷律文不從殆此故與
以上二條詳見前儀禮緦麻條中
○小戴禮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一
同母異父之兄弟　詳見前小戴禮檀弓條中

○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四條
○齊衰杖期一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皆報　開元禮訖孝
慈錄報服竝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小功五月一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詳見前小戴禮
服問條中
○緦麻三月二
爲夫之舅及從母報　詳見前開元禮緦麻條中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詳見前開元禮緦
麻條中

○孝慈錄無服而律文有服者一條
○斬衰三年一
爲夫之慈母　詳見前南齊及明令齊衰條中
○孝慈錄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緦麻三月一
妻之親母嫁者出者　儀禮訖明令皆無服孝慈
錄注雖嫁出猶服今律文無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技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七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七　考　說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七目錄終

○考

九族考

孔安國訓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爲九族者蓋出於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故其說云云馬融鄭玄從之夏侯歐陽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者蓋出於詩頍弁角弓小序本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其詩言兄弟甥舅又言兄弟昏姻故其說云云白虎通從之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父

族四者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鄭玄又駁夏侯歐陽說曰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宋閭清陳氏曰母之父母則合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内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鄭爲正茲所存之以備考若沈存中辨五服之制謂惟正統不以族名似未有據杜預又分外祖父外祖母妻父妻母各爲一族且有從母子而不及舅與舅之子尤爲不倫

又按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禮記仲尼燕居皆言三族三族者父子孫是也書及詩序言九族九族則孔鄭義是也陳氏曰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言三族則九族見矣史記又有七族索隱父之姓姑之子女之子母之姓從母妻父母蓋從夏侯歐陽義張晏謂曾

祖至曾孫則從孔鄭義

三年喪考

按易繫辭古者喪期無數自唐虞以後始有定制禮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又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又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又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詩檜風素冠小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先儒謂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

世可知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公羊曰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其後墨子者出非詆孔子之徒以爲服喪三年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遂欲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當時諸侯卿大夫有惑其說者此孟子所以闢邪放淫也至漢文帝始以日易月遺詔已下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益葬後共三十六日自是天下遵之鮮有行三年喪者矣西漢二百餘年其能終喪者惟河間王良公孫弘薛修原涉數人則史載之以爲孝所謂名生於不足也哀帝即位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

寧三年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又聽行三年喪永壽二年又聽中官行三年喪延熹二年斷之郎中荀爽常因對策極言其失曰臣聞漢爲火德火生於木其德爲孝故漢謚帝稱孝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可如舊禮以正風俗晉武帝泰

始初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太康七年始詔大臣得終喪三年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十年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二十一年帝又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唐高祖武德中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代宗廣德二年又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宋眞宗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並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既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吏奏裁餘並許解官大中祥

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仁宗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聽終制武臣非在邊願解官者聽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大斡耳朶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喪又收繼庶母嬸嫂必宜改革不報明會典凡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作樂參豫筵宴

者杖八十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罷職景帝景泰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高皇帝剏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冒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來邊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詔嘉納之

大清律並與明會典同又律文云職官吏人等其父母喪計原籍程途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爲民又云奪情起復者不拘此律令康熙十二年　詔在外滿州漢軍文職官員照漢人例丁憂恩按漢文遺令僅以己喪詔吏民耳非剏爲定制凡子爲父母皆宜以日易月也然上行下效靡然從風若翟方進固戀相位遂致援引遺令託言不敢踰制所謂以儒雅緣飾法律者乃至此邪及其末也賢知之徒矯枉過正或服竟不除或行服六年過與不及此皆聖世之戮民先王之所禁也善哉荀悅之論文帝曰廢三年之喪以虧大化非禮也抑恩又謂叔向有言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不忌君

不顧親則景帝與羣臣亦與有罪焉爾宋徐敎立曰舊制文臣起復必先授武官奪用墨衰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寔麾將軍如此則宋制猶能不失禮意○又唐順宗實錄遺詔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蓋葬後三十六日釋服者漢制也前後二十七日釋服者唐制也考常袞議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

又按禮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喪大記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左傳子墨衰經敗秦師於殽遂墨以葬文公如此則猶不脫衰經非徑卽吉者也後世武臣俱不持喪服訖今猶然故律文有文職官吏及應丁憂者條例蓋武臣不在内也宋時嘗會議武臣持服事唐子方曰今日不可爲高論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令持服安得爲高論竊謂天下無事武臣方優游內地固當以永叔之言爲正

稽首稽顙考

周禮大祝辨九拜有稽首吉拜凶拜按稽首施於極敬乃臣拜君之拜左傳哀十七年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侯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禮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又

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荀子謂非尊家臣所以避君君敬其臣亦稽首書太甲王稽首於伊尹洛誥王稽首於周公是也今人不知其由凡遇期喪及父母禫祭之月必用稽首拜此誤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三年喪者襍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如此則父母歿爲妻亦當稽顙也葢杖期得用凶拜與周禮義合

又按禮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喪拜者稽顙而後拜吉拜者卽拜而後稽顙也又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喪大記襍記皆言拜稽顙先儒謂此每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義或然也

○說

五服皆爲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葢衰之爲言[illegible]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定矣頃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皐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或牡麻絰又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襍記功衰食菜果飮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爲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爲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頃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朱子喪服議曰溫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劉垓孫曰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緦又不古制此卻可疑但使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

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襴惟斬衰
用不得穊此言則自宋以來功緦已不復有
衰矣然孝慈錄御遵家禮裹冠姑附以備考
又按前明時功緦及弔服猶仍宋舊俗謂之麻白大襴今遵本朝服飾亦不復有服者
矣

古人不忌白說

休寧程氏曰宋齊之閒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
以白紗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
離白綸巾南史齊和帝時百姓皆著下裙白紗帽
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登城唐六典天子服有

白紗帽古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白如銀製以爲
袍餘作巾其制皆不忌白也元周公謹曰古人所
以不忌白者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
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紵葛
皆吉服後世多忌往往喪服求殺薄俗遂有以縞
紵爲功緦服者按二說甚核古者天子皮弁素積
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也然考賈公彥謂
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禮子爲父母大
祥除衰服服縞冠素紕白屨又大夫士去國踰竟
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

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說者謂吉服皆玄
凶服皆素左傳秦伯素服鄉師而哭史記漢王爲
義帝發喪臨三日諸侯皆縞素此當是喪服用白
之漸延及今世不獨以縞紵爲功緦服雖三年喪
自祥虞以前亦用服之吁可怪也

喪制襍說五條

禫

禮服問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
禫鄭玄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閒也大祥之後
閒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
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相
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元初元年黃門侍
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
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嗣是之後遂皆以
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杖期猶祥禫閒月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豈三年重服而不
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
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
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

者過禮而重情適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覩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黲說文淺青黑廣韻暗色宋史王淮爲孝宗言今舉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巾如此則北宋用黲爲禫服而南宋士大夫乃服之於未卒哭時僭禮甚矣今世卻未敢有服此者

爲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月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旁期矣

按隋牛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下詔除之妻喪不禫當自此始〇又按孔穎達謂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未知所本伯魚期而猶哭恐所謂期者非十三月也當從或人有祥無禫爲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亾者祥及忌

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爲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按三年喪所以不數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再期中不可謂之三年故也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愼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

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練衣黃裏縓緣繩屨無絇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綅紕麻衣白屨無絇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爲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葢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玄謂爲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孔穎達謂諸侯卿大夫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綅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古人變除之節如此後世皆不能行矣綅冠之綅經作纖黑經白緯曰纖吉祭即四時之祭若同月之內當四時吉祭則不待踰月

古今五服考異卷七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五十八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八　外稾八

○論義

論繼母如母義內稾作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歿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

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云[illegible]嘗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四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槪孝子與

論繼父同居義 內藁作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者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變適者也或爲大宗之

庶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旣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變築枉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賄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

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傅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辨

孤哀子辨

禮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謂吉祭喪謂凶祭後世父母喪又有對賓稱孤子者晉雷孝淸問祖母與母繼亡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宜俟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也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朱子曰孤子

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
害蓋人子居父母之喪宜無有不哀者豈獨於母
喪稱哀止緣父在諱孤字乎乃耳非謂母歿當哀
父歿不當哀也近有親母先亡及赴其父之喪則
云繼母在不敢稱哀鄙俗不經莫過於此豈欲僭
此以紬其父邪禮祖不厭孫舅不厭婦母不厭子
僭欲以繼母厭前子倍禮甚矣

按曲禮諸侯在凶服自稱曰適子孤雜記主孤西面相者曰孤某又子拜稽顙疏謂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詞若對賓則稱孤某也然則孤子之稱亦有所本

祖免辨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
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
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
廣一尺從項交額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爲冠
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
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秃者
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
何爲之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
不冠而已如之何僭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喪經
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
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
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
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
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
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
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
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
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
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齊

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
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
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
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
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
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
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
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
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
未可遽以爲疑也卒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

其應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又左傳晉趙鞅納衛太子蒯聵于戚使太子絻絻與免同免之爲絻當猶衰之爲縗也此亦可證程說之誤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亾未殯而祖亾適孫不敢服祖重爲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

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祔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此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貴妾緦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妾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妾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

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娣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敕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並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而又何闕文之有且昔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爲貴妾緦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緦則衆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緦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行失之也嗟乎非天子

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則自壞爲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楊信齋曰儀禮大夫爲貴妾雖無子猶服之然則世俗欲以其子之貴賤論妾之貴賤者蓋可知其繆矣

○或問

喪服或問二十四條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效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爲之孫者方歲時祭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按唐荆川曰禮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其言可謂約而辨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旣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

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既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既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爲父族舅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爲母族者也禮絶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無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俗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則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亾則已前母既亾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噫乎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庾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姊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毋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出則與宗廟絕矣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按王肅聖證論難鄭玄禮親者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其說甚當然又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服大功則尤謬矣故後儒復非之總之此服非正當遵從禮傳及律文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緦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既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之爲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愼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愼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文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弈語笑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猶欲爲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淡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爲其師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正公薨蒲人王栢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栢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殺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益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疏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

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緦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緦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緣服云云則猶未敢即吉也是故吾從三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絰乎哉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己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以爲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益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哭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按禮父兄命赴者疏謂士喪禮則孝子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以其病深故使人代命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今吳俗赴人有刻諸父名者汉有徧列孫抱孫曾名者然則孰爲喪主邪失禮甚矣所附正之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

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佗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佗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

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廁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八終

康熙乙亥春三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五十九目錄

鈍翁前後類稿卷五十九目錄終

東都事略跋引用諸書

文獻通考　容齋隨筆一筆至五筆
隆平集　夢溪筆談
揮麈前錄　揮麈後錄
揮麈三錄　玉照新志
春渚紀聞　孤臣泣血錄
靖康遺錄　北盟會編
趙子崧家傳　痛定錄
朝埜襍記　癸辛襍識
中興遺史　贊寧續傳
邵氏聞見前錄　聞見後錄
錢氏私誌　歸田錄
孫公談圃　齊東埜語
王文正公遺事　石林燕語
湘山埜錄　王沂公筆錄
丁晉公談錄　國老談苑
道山清話　梁溪漫志
濮議　東坡集
歐陽公全集　文潞公集
辨欺錄　文氏私記

韓忠獻遺事　避暑錄話
歐陽公奏事錄　雞肋集
明道雜志　鐵圍山叢談
朱彧可談　畫繼
司馬公傳家集　渭南集
靖康小錄　龍子止東坡祠堂記
捫蝨新話　元城語錄
淮海集　潁濱集
厚德錄　呂中公家傳
盡言集　北征紀實

庚谿詩話　靖康傳信錄
陳少陽精忠集　桯史
李忠定公集　靖康小雅
秀水閑居錄　宣和錄
眷耳集　朱文公大全集
困學紀聞　退居類稾
王公繫年錄　范太史家傳
陳氏樂書　伊川年譜
老學菴筆記　珊瑚鉤詩話
竹坡詩話　梅宛陵集

劉後邨集　劍南集
陳後山集　後山詩話
宣和畫譜　幼老春秋
平園集　眉山集
王荊公集　李氏奉迎錄
鴻慶集　鄂國金佗粹編

東都事略跋序一

予欲修宋史舊矣會浮沈仕宦者十有五年不暇具藁訖今則髮白齒搖行將五十矣老景浸尋學植蕪廢此志不就可爲浩歎也自秋以來旣技此書且記憶平生所得略疏於紀傳之後凡若干條先儒有曰史家多取諸誌狀全是子孫門人揜惡溢美之辭又曰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由是言之予非敢妄肆褒譏也亦欲裒小說述異聞稍吐其胸中之一二以與此書互相發明庶於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者不無小補云爾

序二

予爲此書於王同老之誣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砦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之獄則欲借以誣呂申公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借以排曾子宣王寀之獄則欲借以傾劉昞此皆當國者深文羅織不足爲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益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益略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拱矣於吾何怨何德而爲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東都事略跋序終

東都事略跋卷上　外稾九

太祖　本紀第一

按太祖廟議最爲紛紛考之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至於父之兄弟則爾雅稱世父叔父從無假僭稱考者也乃不依禮經而援引唐故事爲據真宗既稱太祖爲皇伯考而又自稱孝子名實不順何其謬也且太宗於太祖則稱孝弟冠孝字於弟之上其義何居當時禮官俚俗不經如此後來諸大儒諱言祖宗之失遂不復有辨正者矣

太宗

踰年改元此人君即位之常禮太祖崩於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即以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太平興國元年何汲汲也容齋隨筆謂去新春纔八日討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不考引故實致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大不可也予謂太宗之意似蔑其兄然使先君不得正其終而已亦不得正其始謂之何哉

紀中淳化五年五月王師克復成都李順之黨皆伏誅隆平集亦言禽順獻首餘黨招捕無遺然考夢谿筆談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益從來行間將士濫冒功賞者多矣如狄武襄寧失儂智高者有幾人哉又揮麈錄亦載此且言有張舜卿奏真宗曰臣聞順已遯去當時固已有知其事者又容耳集方臘後亦不知所終就禽者非臘也

徽宗　本紀第十

紀中建中靖國元年趙諗反於渝州崇寧元年諗

伏誅按玉照新志諗之先本渝州獠賊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惡頗肆狂悖然實無其事也時事既變諗亦息心來京師注官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薦擢國子博士諗請告蜀中其徒以前事告變獄成諗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據此則紀中所書非實錄也又春渚紀聞畢漸爲狀元諗第二諗既擢巍科乃以一語不戒陷身叛逆獄吏不訊其實史官不核其由名之曰反不亦悲乎又按是時獨刑部郎

中王吉甫引律以訓曰陳欲反之言心無貳實之狀吉甫亦坐紲

又　本紀十一

靖康傳信錄道君南奔居揚州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以綱運於所在卸納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佗變太學生陳東因上書乞誅六賊據此則兩宮嫌隙已構矣又太上皇詰賜宋煥有云奸人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救州縣而實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又靖康遺錄上皇每

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下據此則道君之飲恨滋矣又北盟會編先是上皇謂余人必再犯請帝留京師欲自往西京治兵吳敏言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寧節詣龍德宮上壽酒散上皇復斟一桮以勸上大臣有躡上足者上堅辭不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嚶嚶靖康君臣不防敵國外患而防上皇之內變乃至此邪近世諸儒祇知唐李輔國離閒玄肅父子而不知靖康時兩宮膈絕尤甚何㮚吳敏輩固不足惜卽陳東吳若諸疏言

之太激遂爲猜疑張本唐恪嘗告欽宗曰革敝須以漸蔡京父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佗日邊事既定然後白上皇請下詔與天下弃之孰曰不可而言者不諳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道君皇帝之心乎惜乎欽宗善之而不能用也卒之父子播遷其禍視唐尤酷悲夫

欽宗　本紀十二

紀中靖康元年正月李邦彥太宰耿門下侍郎按趙子崧家傳先是子崧語李曰里中有病傷寒者

一醫汗之一醫下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二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一藥則始乃歸咎今國執大概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餘年二人者家富志得全身而去天下病矣公議望公爲相公欲何如醫治李不能用子謂此眞藥石之言彼李忠定猶鬭於此而況庸碌如邦彥者乎荀卿氏有言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亾國至亾而後知亾至死而後知死若靖康君臣雖身瀕死亾而猶不之知者也

痛定錄上在青城齋宮名何㮚孫覿汪藻輩賦詩

遺興上命用時韻賦詩云螘膀有媿平燕日皆膽無忘在莒時藻詩云口帳寢回鸞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知金帥者見在莒之句又所爲口帳因摭此爲名遂邀留車駕雖靖康之禍本不由於一詩顧此何等時而君臣猶作如此伎倆五國城之辱非不幸也

朝野雜記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又癸辛雜識楊髡盜諸陵於徽欽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按雜記乾道中金人許歸靖康梓宮朝廷

難之金人乃以禮陪葬鞏縣然則欽宗陵不應被發癸辛雜識誤也恐只是永祐陵耳徐若楚子伐宋宋華元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彼徽欽堂堂萬乘而俱爲和所紿李之淵聖既不良死而其遺骸亦俱淪於沙漠其辱社稷也多矣

太子諶　世家第五

中興遺史先是碭山縣戶宋從因往南京販棗得一小兒曰遇僧稍長有京師人張四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喜遂告於縣自言是少帝弟二子略說宮禁中事單州遂津遣赴行在行至泗州有司理孫守信疑之疏聞於上勘當得淵聖皇帝即無第二子委守信取勘獄具決杖配瓊州牢城又按淵聖實有幼子名訓北地所生終於五國城世家中不載也

李重進　列傳第五

傳中重進赴火死按僧贊寧續傳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有客僧將寂滅袒背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即其人脫身煙焰云云則是重進並未死節也然能薙髮衣緇隱於浮屠以終其身其視賣國乞降者固已賢矣

孟昶　列傳第六

邵氏聞見錄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蜀王灘蜀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稅食飲之物皆宜罷去按此事恐未然傳有之馬牛維婁委己者而柔焉若使榷至食飲則斂怨極矣昶何恩於蜀蜀又何思昶之有

又容齋隨筆太宗嘗書銘以戒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其辭蓋出昶所作令箴凡二十四句中有云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創

爽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又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勉爾爲戒體朕深思然則昶固賢主非李煜劉鋹

諸僭僞比也

錢惟演　　列傳第七

文僖留守西京歐陽公爲推官按聞見錄錢相遇

永叔極厚永叔後用王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

相或謂錢相薨三易名卒得美謚皆出永叔之力

及考錢氏私誌頗醜詆永叔且言永叔不樂文僖

歸田錄所載文僖數則俱非美事其異同如此意

者錢氏子弟別有仇憾故耳豈爲錄中竊藏珊瑚

筆格一事深觸其諱邪

趙普　　列傳第九

傳中普初爲節度使劉詞薦奏世宗既克滁州以

爲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大奇之則普先在軍中久

矣王性之父子以爲太祖入滁之始有鎭州趙學

究在邸中敎學多知數太祖微服往訪之用其策

俾爲鄉道乘月夜提孤軍銜枚取道於淸流關側

蘆子扎浮西澗入自北門遂禽皇甫暉其趙學究

卽韓王普也與此傳絕異恐是傳聞之譌又孫公

談圃藝祖生夾馬營之前有陳學究宣祖遣藝祖

從之後復得趙學究卽館於汴第與陳俱爲門客

此說近之

王彥昇　　列傳十二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周室忠臣按齊東埜語焦千

之過劉貢父劉問歐陽公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

稾劉問爲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

是第二等文字耳事略旣傳二李獨不爲通立傳

以補五代史之闕僅附數語於此且辭氣抑揚稍

甚亦通之不卒也

王旦　　列傳二十三

傳末兄子睦欲舉進士旦云云按文正公遺事公

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日格在諸科陳文忠公奏

曰蘇耆是蘇易簡男王旦女壻上顧公曰卿女壻

邪公不對斂身少卻願且修學及出陳語公曰相

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士

至公也某爲宰相自薦親屬士子盈庭得不失體

乎噫後之大臣未有不私子壻者其媿公多矣

向敏中　　列傳二十四

傳敘敏中拜右僕射事出筆談且言賀者爲李昌

武按容齋隨筆眞宗朝自敏中前拜僕射者六人

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
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
轉右與欽若加左同日降制是時呂武已歿四年
如此則筆談非實錄傳不當載

寇準

歸田錄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鐙尤好劇飲雖
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
間燭淚往往成堆又石林燕語萊公所臨鎮燕會
常至三十醆必盛張樂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
連數醆方畢或謂之柘枝顛然則豪侈是萊公本
色宜乎其不終也邵伯溫乃言公居家儉素所臥
青帷二十年不易且云得於公之甥王丞相所作
公墓誌乎謂諛墓語似不足據

陳堯咨　　列傳二十七

傳中堯咨善射知荊南時母馮問之云云按湘山
野錄眞宗欲擇臣僚伴契丹使射意在康肅上謂
晏元獻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以節戉卿可語之
晏以語康肅時太夫人在堂性嚴毅康肅遂曰當
白老母不敢自擅既白太夫人命杖撻之曰汝策
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女欲叨竊厚祿

貽羞於閥閱可乎因而無報益盛世間防之中猶
知右文如此

王欽若　　列傳三十二

傳末敘欽若嘗遇裴晉公事按孫公談圃夏竦父
爲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乞爲養子父弗許道士
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恐
謂二人憸險必無成僊之理此皆其門生故吏影
響附會如唐小說所紀李林甫盧杞皆然傳不當
載

丁謂

沂公筆錄晉公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
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也言者心聲謂本
傾邪小人平生不知忠孝爲何事忠臣孝子爲何
人故宜有此無忌憚語世所傳晉公談錄乃出於
丁氏門客之手中間多述謂之美事此則緣飾無
疑耳

馮拯

國老談苑拯姬媵頗盛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
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者
斯其鄙吝可知顧臨歿時猶欲以儉素欺人主用

心如此無怪乎爲馬知節所薄也又太祖嘗令內
夫人問范質疾質家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即令
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十副以賜之因謂質曰卿
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
飲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能非力不足
也狠蒙厚賜頗涉近名云云斯則去拯遠甚可謂
賢宰相矣

李迪　列傳三十四

問見錄眞宗不豫迪與宰執侍疾內殿八大王元儼
以問疾留禁中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

盆貯熱水曰王所須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
黑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上馬去如此則元儼有
覬覦天位之意仁宗得立皆迪功也及考道山清
話御藥李從吉者自言文定族人仁宗既即位從
吉使其徒以文定攪水事言於上上曰安有是事
若八大王見盂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
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卻是嚷嚷留在禁
中明日即去直無是事云云仁宗語最英明當屬
從吉妄傳邵氏所載非實錄

程琳　列傳三十七

傳未言琳獻武后臨朝圖以媚章獻按聞見錄亦
載此事但爲武后七廟圖又諱琳姓名止稱某公
且言某公死某受潤筆帛五千端作碑誌極其稱
贊天下無復有知其事者矣蓋指歐陽公也六一
居士集有程公神道碑文又有誌銘又梁溪漫志
云凡碑誌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
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自有公論歐陽公
一世正人而謂受帛五千端人不信也竊謂歐陽
公既不得已作碑文則誌銘雖不作亦可

杜衍　列傳三十九

石林燕語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
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濟源其事頗
與范文正相類及考歐陽公所作誌銘則言公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然則
燕語所載非實錄

范純仁　列傳四十二下

歐陽公濮議文字最佳獨所援漢魏五君則非是
堯夫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
繼之主異此不易之論也公乃概指與議者爲小
人又爲之作愶匽詩亦稍褊矣

玉照新志呂汲公黎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自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自安厚甫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忠宣太息曰吾輩將不免矣按此舉實爲多事其後蔡元長當國立元祐黨碑牽連者逾此十倍嗟乎士大夫無論君子小人苟一旦失足朋黨則往往圖快目前而不思國家異日之禍彼此操戈相尋不已遂致毀社稷而覆之是益古今一轍也

龍氏客語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泛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然則朝廷賞罰與士大夫議論趨向相反國家安得不亾

狄青　列傳四十五

傳中武襄討儂智高兵次賓州斬逃將陳曉曉本名瞎蓋避英宗廟諱也按東坡集有一札東廣西憲云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辜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然則武襄何故誅之意是時軍政廢弛特借瞎以威衆耳

高若訥　列傳四十六

歐陽公與高司諫書其辭太訐謫後柬尹師魯曰五六十年來沈默畏愼者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然吾輩亦當絕口不及前事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蓋此時猶似有自尊意晚年編居士集删去與高書殆亦深悔之耶文潞公作文莊墓碑乃云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邀虛名蓋刺文正與文忠輩耳

尹師魯　列傳四十七

歐陽公誌尹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又曰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其推重如此按湘山野錄錢思公鎮洛搆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文文成謝希深與歐公皆五伯字内外惟師魯止用三伯八十餘字語簡事備典重有法歐公媿服遂載酒就之通夕講論師魯曰大抵文字忌格弱字冗諸君文格雖高少不至者此耳歐公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尤完粹師魯謂人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然則異時誌墓之言良爲此耳

陳執中　列傳四十九

石林燕語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閣
殿而諭曰善草廡辭無使外人有言蓋恐其時已
未乎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
朕躬上覽稱善然則執中匪人仁宗非不知之所
以始終被眷者止爲建儲一節耳

傳末執中子世儒與其妻李謀殺生母張事最慘
酷然考聞見錄大理丞賈種民乃黃中之孫爲蔡
確所引鍛鍊世儒夫婦獄至極典天下冤之又以
確風旨就呂公著府第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
庭下問世儒妻請求事以枷挺脅之希純等不承

竟無以辠神宗知之怒其陵辱執政特命衝替又
揮麈錄確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參軍陳恭公爲郡
守以其老癃去之黃裳臨終戒其二子確碩必報
陳氏確登政路會世儒坐獄神宗云執中止一子
謂以存祭祀如何確云五刑之屬三千辠莫大於
不孝遂不免如此則此獄尚未可爲定案也馬端
臨言宗室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
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
母呂以傾呂公著蓋詔獄之興莫盛於熙寧元豐
間枋國者之意各有所主而史氏不察亦何以誅

奸雄於旣死哉

東都事略跋卷上終

康熙乙亥春三月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目録

東都事略跋卷中

列傳三十二則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目録終

文彥博　列傳五十

容齋四筆潞公致仕時年七十八歲後哲宗初太皇太后用司馬公公乞召潞公后宣諭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天子幼冲恐有震主之威且輔相中無處安排司馬公不敢復言及拜左僕射乃再上奏諸不許范忠宣亦勸名致會韓縝去國后始欲除潞公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司馬公不敢居公上乞讓左僕射又不許既赴闕劉摯朱光庭王覿俱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司馬公乞命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始下制如公言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然居位越五年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蓋當時廟堂之議俱不欲潞公復出然則公之出也是亦不可以已乎予謂公本功名士不免昧止足之戒卒之以身殉國蓋忠雖有餘而蹈道則未也惜哉

富弼　列傳五十一

按韓忠獻欲立濮邸與仁宗定議殿上是時富公雖在相位然不與聞也以是兩公末路遂有隙又聞見錄富公晚年淡居託疾謝客嘗患氣疾康節

曰好事到手畏愼不爲佗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據此則公之不與定策明矣傳中王同老之議意在朝必有不悅忠獻者陰主其說故其議得行後來忠獻門人如王巖叟賈易輩紛紛不平而易遂於宣仁簾前面劾潞公且乞改正舊史同時韓氏有辨欺錄潞公又有私記彼此互相排詆其是非未易定也今合觀諸傳恰似左袒文富者

韓琦　列傳五十二

忠獻遺事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是時允弼最尊屬心皆不平公獨先名允弼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宜賀允弼問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

按本紀嘉祐七年八月策英宗爲太子已入居慶寧宮矣八年三月仁宗始崩允弼安得爲此誕語恐不足信

歐陽修　列傳五十五

避暑錄話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佗士大夫家問公之子棐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然則本論之作因託諸空言邪石林謂文忠初未有闢佛意而不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益同出於韓退之又謂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予謂公若崇正廢邪自應上一劄子乞盡毀諸宰執家先所賜墳寺庶幾不媿昌黎至於老之與釋相距幾何而顧以彼易此恐難以語信道之篤者矣

蔡襄　列傳五十八

君謨之廢知杭州也按王照新志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枉任不法君謨按以臧罪坐廢拱之兄望之訟冤謗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太子疏刊版印售於櫃籃中人得之遂干乙覽此風聞所自來也得韓魏公歐陽公力爲辨始稍解然文忠奏事錄中述此極詳獨不及望之事望之系有文名又文忠門下客或爲之諱耳

又聞見錄光獻臨崩以一函授神宗曰俟吾歿開之惟不可以此辠人及開函皆是仁宗欲立英宗時臣僚異議文字及考歐陽公奏事錄慈壽坐簾

為中書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而小人
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牀頭近日
已於燒錢鑪内焚之矣如此則不應神宗時尚存
此函但當時沮立濮邸者固自不乏如王荆公即
其一也

劉敞　列傳五十九

郭后祔廟之議以原父力爭而止傳中不載此議
全文仰歐陽公所作誌銘亦爾似皆左袒原父者
予以為不然原父言古者不二適夫所謂二適乃
是以賤犯貴以妾並后之嫌此可施之溫成而不

可以議瑤華瑤華固嘗正位中宮不當以妾例擬
之也又言放妻不可復合瑤華無辠被廢況已歿
矣豈得云放妻復合耶原父措辭亦太不倫矣當
時惟禮官張洞嘗與原父辨洞字仲通祥符人晁
無咎作洞傳詳述此事蓋亦不以原父為然也區
區守春秋之義而不能將順人主之美且敎之遂
非文過雖通經如原父吾無取焉

王安石　列傳六十二

明道雜志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
為名既行韓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使者不
擾郡縣否無幾皆罷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
者察訪小至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相望於
道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
篇便是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為先務予謂
諂使所至未有不騷動公私者荆公不善讀周禮
乃亦不善讀小雅耶蘇文忠公曰執聖人之一端
以藉其口夫亦何說而不可殆為荆公發耳
蔡絛鐵圍山叢談王舒公熙寧末語絛叔父文正
公曰天不生才孰可繼吾執國柄者舉手屈指曰
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

一指卽曰賢兄何如謂魯公又下一指沉吟久之
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又下一指曰無矣當
神宗之世賢士大夫森列介甫與論議不合舉皆
詆為俗儒而平居所推為才者乃在子弟私暱李
之二蔡秉國遂階喪亡孰謂介甫非首禍者新法
且勿論也

蔡確　列傳六十三

確車蓋亭詩一案朝論忿爭凡理確者皆坐確黨
免黜劉器之至謂確包藏禍心睥睨兩宮按揮麈
錄吳處厚始諂事確後以推治舒亶獄為確所怒

確既守安州處厚知漢陽兩人益交惡會漢陽吏至安州確問處厚近況吏誦其秋興亭詩確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怒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會安州有舉子販米至漢陽規免和糴乃謁縣令陳當且言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詩十章舟中有本歸舟以詩遺之處厚得詩於當遂箋注上之謂其子柔嘉曰二十年深讎今報之矣其子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為大人何以自立於世處厚悔悟遣健步賚給緡錢追之則文書已投矣然則處厚與確不過語言責望遂造大獄

確之為人固死有餘辜然告訐一倡李兆搢紳之禍可歎也

朱彧可談蔡詩有睡起莞然成獨笑句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又彧父帥廣崇寧元年正月游蒲澗見游人簪鳳尾蕉因作口號中一聯孤臣正泣龍須草游子空簪鳳尾蕉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監司指此句為辜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讒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以是知車蓋亭一案器之輩疾惡未能免乎已甚矣

王詔　列傳六十五

傳末詔子寀以左道誅按揮麈錄寀年少輕財好客客多歸之以事免官其客冀寀復用會林靈素得幸揚言寀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蓋此客能請紫姑作詩辭寀固不能也亦不知客有此語寀對人嘗斥靈素妖妄適與前客語合靈素聞之怒譖於上上令捕寀與客下開封開封尹盛章方與工部尚書劉昞爭寵因言寀辭語連昞遣吏卽訊搜架上書得著述草槀有和寀詩未成者云白水之年大道盛埽除荆棘奉高眞箋釋以進云白

水謂來年庚子舉事昞以寀為高眞不知以何人為荆棘遂坐寀與客極刑昞竄海外昞視寀益中表也然則寀死實冤非眞左道如吳倖兄弟輩比耳又畫繼有周純者成都人游京師以畫知名與寀相親盛章嘗謂曰子能為我圖梅作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之意乎純曰此臨川詩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為之章恨甚寀敗純遂編管惠州益章之恃寵恣横如此則寀之冤可不辨而知矣

王廣淵　列傳六十八

傳中司馬光極論廣淵奸邪不可近按聞見錄廣

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
言之英宗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
書無逸篇於御屛賜白金百兩然考廣淵未嘗爲
東宮及濮邸官言舊僚者誤也彼方受魏公之知
而溫公顧力詆之蓋當時臺諫議論與宰執相左
其埶大槪如此
又按傳家集有論廣淵劄子謂廣淵在陛下藩邸
時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贄獻淺自結納故
有今日之命云云然則廣淵未嘗爲濮邸僚屬據
此可見

司馬光　列傳七十

渭南集熙寧初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王元澤
後至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
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
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意乃欲與司馬十二
丈卜鄰又靖康小錄司馬朴使金營賊問其姓朴
云司馬氏賊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且曰使相
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因欲立朴云云嚶嚶執
拗如王介甫兇燄如金人乃能感服其心如此此
子瞻所謂誠也

元城語錄言金陵事因言當時臺諫皆金陵黨金
醞造一件大事點汚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
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
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
明爲崇福退居於洛十五六年按此何等大事神
宗不惑於讒其君德可謂盛矣而傳中不載東坡
於碑誌中亦絕無一語及之爲金陵諱邪抑竊畏
其黨邪

蘇軾

葢子由東坡祠堂記極辨少公所作墓誌多非實

錄中間如公擢起居舍人爲蔡確所引又公力讓
林希又與溫公論役法不合乞外補溫公始怒有
逐公意之類是也少公晚年畏禍杜門不復見客
宜其文有巽辭然何至顚倒是非乃爾又捫蝨新
話亦云誌中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又所載
山光寺詩聞好語之句亦與東坡辨題詩劄子不
同
東坡荅舒煥書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天之生
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
生斯人也又秦少游荅傅彬老柬蘇氏之道最深

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麤者黃山谷亦云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蓋當時推重兩公如此近世文士僅解摭管便謂能學歐蘇且有從而指摘之者亦多見其不知量矣

李元綱厚德錄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頫董涕泣曰人家各有子孫董感悟但遣一小使臣逐子瞻出客舍然則子瞻得免於死幸也世人皆欲殺何意乃有

賢如彭者惜乎知其人者少矣

文忠在杭奏開西湖以溉田又議開石門湖以避浮山之險其佗一應擘畫所以惠杭人者至矣嗣後南渡百餘年定都於此上下陰受其福宋之名臣自應首推而理學大儒頗獨指摘其學術至謂其徒秦觀李廌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使其得志未必不身為蔡京得毋逆億太甚耶若秦李可以累文忠則邢恕賈易之徒亦足累二程先生矣祖分左右此後學所不能無疑也且秦李不猶賢於邢恕乎

孫覺　　列傳七十五

談圃莘老在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伯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女輩何以施錢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得福不更多乎富人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嗟乎後之仕宦者既不能行莘老此術而又喜崇飾塔廟以為一方倡取諸家貲乎抑取諸民脊乎返而思之徒增惡業耳何福之有

孔文仲　　列傳七十七

呂申公家傳孔經父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嘔血死朱仲晦據此遂謂子瞻嗾經父劾伊川及考劉器之盡言集論歐陽棐凡九劄子力言棐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呂范子弟搢紳號為五鬼又言頤則先以鼻去語最激切按器之受學溫公不入蜀黨豈亦子瞻所能嗾耶伊川即申公門下士家傳恐未可盡據又子瞻乞郡劄子言頤教誘孔文仲令其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即見後錄亦載伊川欲令經父助賈易以彈呂陶云云

章惇　列傳七十八

惇出邵康節之門那恕出程明道之門章貫自謂韓魏公遺腹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然則門人子姓耻類如此大是諸賢之恥也惇蚤歲爲康節門下士見邵氏聞見後錄

蔡京　列傳八十四

傳末燕山之役攸實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啓釁貰不成得以自釋云云考北征紀實京送詩云老慣人間不解愁封書寄與淚横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目送旌旂如昨夢身非帷

幄若爲籌緇衣堂下清風滿好好歸來醉一甌徐達上聽讀之乃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庚谿詩話亦載此予謂蔡氏父子分立門戶攸之宣撫或不出京意揮麈錄亦言徽宗有意北征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惟王黼蔡攸贊成之

京既歿門人呂姓者爲作誌銘有云天寶之末姚宋何辜文人下筆乃無恥喪心如此雖曲爲粉飾何益於京京之名在天下東坡所謂胆蠅糞穢也正可與李林甫配耳

蔡攸

靖康傳信錄金人敗盟予夜過吳敏家曰事急矣非傳位東宮使招徠豪傑何以克濟敏曰監國可乎予曰不可唐肅宗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赴都堂遂上劄子云云而內禪始決與此傳絕異按陳少陽登聞檢院第三疏言傳位事止云贊勸之力吳敏有焉並無一辭及忠定後一月又爲忠定伏闕亦不及此事又按靖康元年九月九日安置吳敏手詔略云蔡攸自知辠惡不免引敏爲給事中宣制入玉華閤閤乃禁中深密

之地非外臣所得至攸意欲留腹心之人伺察動靜且入玉華閤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攸詐傳敏有定策功其姦僞締構如此然則敏之贊勸亦未爲的也蓋適逢其會耳善乎富韓公之言曰此輩何功可書

張商英　列傳八十五

程史謂商英罷右丞專坐嘉禾頌而指事略爲誤其實不然蓋商英既劾蔡京御史臺承京風旨特借此頌爲名耳又言頌中儗司馬文正於周公亦非也按頌作於元祐二年十月商英爲轉運使是

時文正歿已逾年矣文忠烈呂正獻當國宜以事
略之言爲正
傳末商英學浮居法云云按避暑錄話天覺受法
兜率悅歷詆江西諸老宿後天覺璦顯諸老宿略
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推天覺稱相公禪
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未有埶
利之移人此曹亦然也又子瞻有言曰稷下之盛
胎驪山之禍太學生萬人兆黨錮之冤本秀二僧
皆以口耳區區奔丞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
云云今之爲浮居者分門戶附要津視前宋時尤

甚衣拂記莂了不足重輕噫吾立見其敗矣
春渚紀聞謂天覺爲李長者後身殆以其佞佛故
耳使此事果不誣則長者不免墮落矣

种師道　列傳九十

姚平仲之敗也按靖康傳信錄予時以疾給假夜
半上遣中使降親筆命予應援予具劄子辭以疾
且非紥約兵不豫備須臾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
得已力疾令將士詰旦出勒兵班荆館天駟監分
命諸將戰於幕天陂斬獲甚衆是夜宿城外而平
仲前一夕劫砦所折千餘人又辭知樞密劄子其
說略同如此則伯紀似不與劫寨之謀矣然是時
伯紀方主兵枋按玉照新志伯紀以爲功在頃刻
令行營司屬官方允迪爲露布有云臣分兵以解
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竹順若建
瓴日逐溫禺已示染鍔釁鼓之狀單于行說將羅
繫頸笞背之刑云云佗如靖康小雅秀水閑居錄
皆言平仲爲伯紀所遣又陳少陽伏闕書亦言臣
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少陽乃主伯紀
者亦未敢曲爲之諱也然則二月初一日之敗伯
紀固不得辭其責旣不待辠而又紛紛自解得毋

反爲白時中李邦彥所笑乎又按伯紀乞免策應
劄子有云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
云云然則平仲之舉殆蚤五日耳似不可謂全不
與也又乞外任宮觀第五劄子論耿南仲有云平
仲繫受宣撫司節制在臣行營司安得而與縱使
與聞止緣國事豈有佗故而南仲舉以爲辠何也
此劄似得其實矣

何㮚　列傳九十一

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此文士
從空發論耳非必能逆料事機也而㮚遂據此以

贊欽宗不知效死者正也出奔者權也稱師道老將知兵及考北盟會編其遺奏有云青滄衛濟既不宿兵無藩籬之助欲乞大駕奔長安以避其鋒云云又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然靖康君臣不知行權訖於戰守和三者皆無成局而兩宮遂致北狩治子瞻一論誤之邪胡文定公曰避寇而徙都未有能復振者周自豐鎬徙於東洛而不振魏自安邑徙於大梁而不振楚自渚宮徙於陳蔡而不振劉嗣自咸陽徙於上邽而不振赫連定自統萬徙於北地而不振李璟自秣陵徙於豫章而不振故中夏建都必與俱存而不動此亦子瞻遺意也

宣和錄金人索降表使者齋草示粘罕往返數四皆不中其文必要四六屬對孫覿與吳开相推遜上促之曰事已至此勿計空言於是覿开與梟共成之有云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上覽訖謂覿曰對偶甚切非卿平日嫻習安能及此既而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抹去大宋皇帝四字又命改易中閒數語上悉從之嗟乎和者敵國之辭也既請降矣生之惟命殺之惟命奴隸而臣妾之亦惟命尚何和議之有貳而討之服而舍之此春秋伯主之事豈可望諸粘罕斡離不之徒而梟猶自謂折衝有術唱歌飲酒不亦愚乎或謂金人佗日變計欲立異姓予以爲非變計也是固其本謀也金人雖狡適足形宋人之愚而已

東都事略跋卷中終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　靖 挍字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一目錄

東都事略跋卷下

忠義傳一則

李若水

儒學傳八則

李之才二　孫復
李覯　程頤四

文藝傳十二則

石延年　蘇舜欽
黃庭堅二　陳師道二
李之儀　李公麟二
劉邦彥　唐庚
蘇元老

卓行傳一則

陳烈

隱逸傳一則

常秩

宦者傳三則

童貫二　梁師成

僭僞傳二則

張邦昌二

附錄一則

吐蕃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一目錄終

李若水　　忠義傳九十三

傳中若水初名若冰欽宗改賜今名按北盟會編上初見公名曰若冰猶言弱兵也兵不可弱故改之又按隆平集太祖嘗問樊若冰名出何典記對曰臣慕唐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知古蓋惡其聲近弱兵云與此絕相類

李之才　　儒學傳九十六

贅耳集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又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

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又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二程與此傳稍異然錄中所述原流亦未甚分曉豈太極圖與河圖洛書或皆出自希夷邪如此則宋世理學諸儒悉當以摶與种放穆修爲宗其有功聖道不小後儒極力推重周程絕不涉其由來何也

按朱子太極通書後序二篇前篇云此圖決非种穆所及後篇自注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云云蓋非不知其由來特諱其出於陳种耳困學紀聞譙天授之學得於蜀曩氏夸族袁道潔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知此則周子太極圖說雖出自之才及陳种不必諱也

孫復

聞見錄張堯封從明復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歿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於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此視獻定州紅磁器及鐙籠錦者賢否何如傳中不忞逸去

李覯　　儒學傳九十七

按歐陽公盛時諸文士皆出其門又善范文正文

正最推服泰伯而歐陽公從無一語及之全集中止有與李覯賢良一柬亦寒暄常語耳頗不解其故獨朱仲晦有云老蘇父子自戰國策來皆從小處起議論故歐陽公喜之李不輭怗不爲所喜理或然也然予愛泰伯文簡質猶有唐人遺風自曾蘇各闢門徑而文體始大變矣竊嘗謂曾蘇之文非古文如泰伯退居類稾盱公傳家集拙多於巧樸勝於彎乃古文也

程頤

王公繫年錄三省進呈伊川服除欲與館職判檢

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又道山清話哲宗御講筵手折一柏枝伊川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非時折毁哲宗怠擲於地終講不樂宣仁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元城語錄亦云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等人也又清話伊川在講筵阻名江西僧元某罷講即遣書兩省諫垣謂豈可坐視不救於是稱病太皇夜遣使傳旨云皇帝既伏不是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登對既出又明日講畢上曰前日所名僧已令發不施行越數日講次又陳奏梁武帝事

且請觀武帝紀又欲摭要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云云據此則伊川去國殆屬自取大人格君心之非未必爾也按范太史家傳奏救伊川略謂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而言者謂頤大姦大邪貪黷請求奔丞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皆非實也此奏似最持平後來朱仲晦專咎子瞻極口指摘得毋太偏邪張端義曰君子不黨如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

伊川年譜注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某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了却往弔喪坐客難之曰即不言歌則不哭弔喪於禮無害蘇某遂以鄙語戲程某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自此始竊謂哭則不歌蓋爲餘哀未忘也歌則不哭其指安在以此詮釋聖傳謬誤良多伊川失言宜慚謝坐客之不暇何怨之有平心考之伊川涵養似不及明道邇來諸學者或優伊川而劣明道非篤論也陳氏樂書謂弔日不樂斯須之喪也忌日不樂終身之喪也可謂善讀論語及禮記者矣

按東坡集杭州召還乞郡狀臣緣疾程頤之姦云云子瞻於是失言矣然吾謂使孔孟若在必有所以大服子瞻之心不當徒用議論相攻擊也賈易出伊川之門乃指摘山光寺絕句以爲訕謗欲陷子瞻於惡逆則近乎險矣賢者報復固應爾邪子瞻之論曰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其論非不善也然而當此之時諸君子各以其類自分爲黨日夜忿爭詬鬭以君子攻君子而不知章惇蔡京之徒已睥睨其後也卒

之小人復用而洛蜀朔三者皆盡矣豈不惜哉

又買易劾子瞻法外刺配顏與兩男乞放令自便按子瞻在杭已經上奏自劾奉旨放罪久矣易毛舉細過至此老學菴筆記顏巽者放後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佗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輙曰某官乃元祐姦黨蘇某親舊覬望官我公形狀牒雖監司郡守得其牒亦畏縮解縱乃去然則易之劾子瞻公邪私邪左袒姦民排沮士大夫亦可歎也

石延年　文藝傳九十八

曼卿墓表歐陽公謂蘇子美書郤餗篆額按湘山埜錄歐陽公屬僧祕演曰此文鐫石訖且未得打忽一日於定力院見此刻問寺僧曰何從得之僧曰五百文買得歐怒回詬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徐語公曰學士豈不記作省元時邪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云兩文錢來買歐陽修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解頤因又語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與日星相磨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豈非利乎此一事殊可笑附錄於此蓋曼卿與祕演最善公作祕演詩集序亦引曼卿云云

蘇舜欽

奏邸之獄蓋欲以傾杜祁公永叔誌所謂意不在子美也按揮麈錄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文亦奇欲與此會而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詩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指此然則士大夫以飲食言語細故賈禍其酷如此又珊瑚鉤詩話子美謂人曰食中無饌羅畢夾坐上安得有國舍虞比斯言益卽爲李發絕人已甚殆亦好名之累也

黃庭堅　文藝傳九十九

黃不及蘇遠甚傳末言獨江西君子以配蘇謂之蘇黃蓋微辭也按閒見錄魯直晚年縣東坡像於室中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其推重東坡如此然又考魯直除起居舍人子由不悅會後省封還辭頭命遂格不行或言魯直後自欲名家以此相失周竹坡曰紫薇舍人立江西宗派圖而雲門臨濟分矣

又劉後邨云李翺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翺妻

又會女故退之皆名呼之然翱祭退之文乃稱爲兄師弟子姑未論兄妻之諸父可乎籍祭文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屬退之乃賴湜而傳邪近世推黃配蘇亦類此劉說與愚意最合

陳師道

石林燕語蘇子瞻稱師道詩有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工嘻不愛可爾何至以爲可惡此子瞻有激之言也後來陸務觀最喜此語嘗作

七律有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身游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豈有意用之邪抑偶合也

後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顧獨不以師道事魯直何也及考後山詩話言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又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介甫以工子瞻以新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也又言魯直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似此凡數段得毋猶未滿魯直詩邪

李之儀

聞見錄范忠宣口占遺表凡八事命之儀次第之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二人欲誣服獨傳宣中使不服曰舊制凡傳宣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已而驗之皆如所言又下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此傳言

坐黨籍廢黜非也又之儀趙郡人揮塵後錄言赦後復官因卜居當塗與郭功父相輕云云傳言姑熟人者亦非

李公麟

公麟僅以畫知名似不應入文藝傳按聞見後錄晁以道言東坡盛時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於途以扇障面不一揖故以道鄙之盡棄平日所有公麟畫於人然則公麟乃小了纖人不足取也

避暑錄話宣和間伯時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

二紙取美官者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耳又畫譜伯時嘗歎曰吾爲畫如騷人賦詩吟咏情性而已柰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翫好邪葢古人用意如此近世藝術者流不過以書畫乞食其距古人甚遠而往往高自標置可謂廉恥道喪矣

周邦彦

宣和間美成輩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張端義以爲犯者僭犯之象此二帝北狩讖也又云李師師家有二邦彦一即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云云又幼老春秋士美每以鄙俚之句綴成小辭喧傳里巷嘗自言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爲浪子宰相噫乎國事方急而欲仗此等人物以求康濟亦無以異於兒戲矣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其徽欽之謂也

唐庚

子西父病篤母史氏祈以身代已而母死父生見周益公平園集此事甚奇宜附入此傳按子西屬文本宗蘇氏不幸受知於張天覺竟爲所累劉後邨有詩云無盡頗從橫晚方攻蔡京猶稱賢宰相應爲客先生益解嘲之言也

蘇元老

傳中元老罷爲宮祠歎曰吾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語雖怨望似猶有忻幸意及考揮麈錄謝表有云忝爲黨人偶同高祖以此士大夫少之與傳異

陳烈　卓行傳一伯

李泰伯退居類稾有詩所謂一聲檀版便驚飛即指烈言也溫公傳家集論陳烈劄子備言福建路提刑王陶奏烈貪污險詐行無纖完乞追奪前後所受恩命云云因欲再行體量葢溫公之意止是爲國家愛惜大體非姑息烈與薦舉者也烈詐僞沽名本不足取傳中已有微辭其得謂之卓行乎似與常夸甫入隱逸俱應刪去

常秩　隱逸傳一伯一

石林詩話秩居汝陰嘉祐治平間屢名不至雖歐陽公亦推重之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是也荊公當國力致之登朝聲譽大減一

日大雪趨朝時秩已衰寒甚不可忍乃舉歐公詩自戲曰凍殺穎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按秩嗜進無恥不應入隱逸傳荆公嘗表其墓云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荆公阿私所好一至是邪

童貫　宦者傳一伯四

當道君之世姦佞竊國士大夫苟彊項孤立者必不復登其朝在朝亦必以不合見黜其一時相率旅進者類皆諂附執無廉恥之徒也然如楊時則蔡京客李綱則蔡攸客梅執禮則王黼客劉韐則又童貫之客益其始進俱不以正所賴文章氣節稍自表見且有殺身以成仁者故一時物論亦遂從而原之不然與其佗僉小何以異哉

呂吉甫之文本經術蔡元長之書善大字童貫之畫工窠石率爲當時所稱然不轉瞚而弃之與涕唾無異如蘇黄之流皆罹黨禁而寸縑尺幅流傳後世收藏者不啻寶玉大弓洵乎一材一藝必挾名節道義以爲重耳

梁師成

蔡攸傳道君親書傳位東宮四字授攸攸以屬吳敏李綱共成之又此傳鄆王謀奪適師成嘗保護太子益傾東宮者王黼童貫也然陳少陽三上欽宗書乃言攸沮遏尤力又言比年都城婦女衣服首飾往往飾韻字甚至幣帛亦織成此字皆師成倡之爲鄆王之讖以撼國本而獨謂吳敏有贊勷之力恐其說未盡然按賓耳錄内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佗功勞又李熙靖傳道君告熙靖曰内禪出我至誠使我無此意人言之且滅族其誰敢哉又奉迎錄道君問李綱摭夾城事且曰内禪之事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倉卒爾然則外論紛紛類皆出於揣摩非道君意也而敏與綱遂俗此驟用矣或謂兩人以奇策取執政然邪否邪

張邦昌　僭僞傳一伯五

孫覿鴻慶集莫儔墓誌銘極言邦昌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侯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訪大元帥勸進外庭無知者又述儔之論曰口人始議置署路允廸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父老

以邦昌爲請允廸得縱去邦昌既誅死而允廸坐見褒顯以王黼客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爲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席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叟進右丞百官合二狀詣軍前乞復立趙氏御史臺秦檜爲首尚書省梅執禮爲首後檜論功頌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死空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以爲功功同有不賞者以爲辠辠同有不罰者其筆墨怨望如此蓋覿亦汚僞楚官故爲邦昌與儔解釋也予謂如儔與吳幵王時雍徐秉哲范瓊輩皆應詳列始末附僭僞傳之後全

佗粹編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其人皆不待言而覿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願託名其文誌儔則惜其投閑置散老死不用而廟堂爲非是噫此文人所以不足信也

靖康遺錄邦昌初遣人迎孟后入宮其策云尙念宋氏之始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此邦昌逆迹明徵也又趙子崧劄子邦昌既僭僞號胡思獻赦文云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讓讓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以爲不可思曰如今叟理會甚濮安懿王顏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此僞楚臣僚指席明徵也又北盟會編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奉面旨文武權塋事人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時諸公皆欲作眞兩府繡鞍重蓋喝門下中書省樞密者盈道及初八九間事體一變乞免正官帶舊職秉權於是徹繖去鞍呼從稍減人皆笑之然則一時小人無不揚揚意得者一旦反正幸而免於歐刀乃敢爲怨望之辭以相塗飾欺人欺天何益之有

吐蕃　　附錄七

按蘇文忠公論鬼章劄子謂阿里骨挾其妻契丹公主弑董氈二妻心牟氏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乃詐稱嗣子僞作鬼章溫谿心等奏請云云與傳中絕異蓋外夸事迹俱出風聞故彼此不免參差大約阿里骨以殘虐失衆心鬼章乃其謀主既禽鬼章則阿里骨不復能寇邊矣

東都事略跋卷下終

康熙乙卯夏又五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益以崑山本爲之主而悉附佗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別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舉皆無之故予所考者止於新本而已閒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恤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爲古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訂則又略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孫郡丞惠政記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史書周憲

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捄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昔朱子序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於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悻悻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閒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鋟版以行世而其大恉則已見於此云

震川先生詩集考異序終

工鐫類稾告成翁將載版庋置皆山閣予爲翁筮得䷛澤風大過以示翁翁謂予曰内巽而外兌巽爲風爲隱伏爲近利市兌説也互變坤爲文身既伏匿矣而猶有文焉以其風聲説人利則倍之是大過之象也予不足以當此又兌爲口舌爲毀折必有訕之者其人姓名氏或遇水或遇金或上下有口者皆是也然川壅爲澤澤止不行訕之無害逾十二年版將廢矣内巽爲魚外伏艮爲鼠不見蝕于蟲其爲鼠所齧乎予與翁言姑記之以竢善易者康熙十五年四月上弦後一日休寧汪繩武記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二目錄

鈍翁前後類稾卷六十二目錄終

重訂歸先生詩集考異全卷　外稾十二

詩 新本詩字上有古今二字　又按先生之詩 崑山本載入外集第二卷新本載入別集第十卷

遊靈谷寺 以下四首崑本新本皆有

好鳥鳴喧喧 喧喧二字新本改作緜蠻

今按廣韻二十七刪內有喧字注二鳥和鳴不知新本何以改作緜蠻字又按此詩除首尾外其中間十四句皆屬對若改作緜蠻何以與上句相偶恐不如原本之穩切也盍校者止見近時韻譜不收喧字未及見廣韻故誤改耳疑當

從崑本　又按詩毛氏傳緜蠻小鳥貌薛君章句又云好貌至長樂劉氏始訓鳥聲朱子仍之前賢尊用傳箋未必輕易下鳴緜蠻三字不獨爲屬對不工也

鍾山行一首

甫里天隨詩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新本刪

讀史二首 以下四首崑本新本皆有

恨詩二首

送王柳州姊丈 新本刪

舟阻姑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崑本新本皆有

詠史 新本刪

今按此詩以庚耕清青四韻中字叶入十陽十一唐韻先生固有所本如昌黎集此日足可惜一首亦然也新本似不知易詩楚辭以來所以叶韻之法故於後章笞杜齊威王一詩則誤改民中二字而此詩見其不可改則遂從而刪去之然則先生之詩猶未易讀而況其文乎

落都山前後

今按漢書地理志洛都屬上郡疑落字誤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以下五首崑本新本皆有

高河近通揖 新本近字改作僅揖字改作汲又附注云揖字非韻錢宗伯不遐當以此故今改揖汲字似較穩

今按此詩俱形容霖雨太甚之意若作僅通汲則反似亢旱矣於通章詩義疑不類

淒淒聽晨鳴 鳴字新本改作鳥

今按此詩絕似退之城南聯句所謂效聯句體也朱文公於城南聯句詩因飛黏網動盜啅擾彈甕之下注云一體六句皆賦物而不言其畚

今此詩淒淒濛濛一聯亦然故聽晨鳴不言鳥下文睇宵熠亦不言蟲也豳風熠燿宵行注熠燿明不定貌益熠本虛字與鳴字相對若改鳴作鳥則熠爲何物邪疑當從崑本

瀾筋慵啓笈

今按說文大波爲瀾恐非此義瀾字疑當作爛然崑本新本皆作瀾無佗本可技姑存之

南旺

何必有大猷

今按列朝詩集有字作無字

沛縣

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今按列朝詩集無此二句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埶大略

呂梁洪新本刪

鯉魚山崑本新本皆有

蚤渡揚子江新本刪

鄆州行寄友人崑本新本皆有

坐謅兵食愁無計計字新本改作措

今按廣韻十遇與十二霽不相通以計叶聚疑崑本誤

途中悼內三首新本刪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湖上逢王五新本刪

繚絲鐙次西涯韻崑本新本皆有又按新本又有一首次西涯韻四字作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十三字

乙卯春喜聞蠲貸有作以下三首新本刪

鄔駙馬於登春坊敝寓同諸友燕集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崑本新本皆有

丙辰自南宮下第還避倭往來無定居親友少至獨有一二同志時來問學以下二首新本刪

謝陳君惠桃樹

讀佛書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山茶

春寒以下二首新本刪

感興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新本止選一首又按崑本第一首有跋云己亥庚子予在山中佛殿東法堂前有五株杏此予讀書處也新本刪去此

跋而於題下增己亥庚子予嘗讀書於此十字

偶成四絕 以下八首崑本新本皆有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火魚

皇圖日緜邈 邈字新本改作絡

今按緜邈二字出選賦然叶句頗爲未穩姑闕

之

予表兄澱山大參以自枉居士墨竹俾予題

詩 新本表字上無予字

詩跋 老可爲能竹寫貟

今按東坡集作能爲崑本當乙

贈孫太倉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新本刪

粲菴詩 以下三首崑本新本皆有

清寤軒詩 新本詩字下有次講允韻四字

獨居自常羊 常字新本改作相

今按漢郊祀歌天門云貳雙飛常羊顏師古曰

常羊猶逍遥也先生所用或本此似不必改

又按此卽徜徉之義左傳作方羊楚辭作儴佯

儴或作相又作彷徉漢書作常羊外戚傳李夫

人賦作相羊魏明帝長歌行作翔徉其義皆相

通新本似不知漢書禮樂志之常羊耳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庚申中秋子敬邀予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

相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

寐因懷子敬作 新本刪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崑本新本皆有

郭把總營中 新本刪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燕觀壁間文休承詩次

韻 崑本新本皆有又按新本無觀字下九字止作次壁間韻四字

庚申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楊李

三文學詹事子一夔子子福孫從觀海遇

雨還賦此 以下四首新本刪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又次陸韻

二石歌 以下三首崑本新本皆有

壬戌南還作二首

浗水明可掬 浗字新本改作淥

今按爾雅藔王芻也水不可言菉又按說文漉
浚也一從彔廣韻水下貌疑當從改本或又恐
是綠字傳寫譌耳文選曹植詩游魚潛綠水古
樂府有綠水曲

卮蠟益潤澤

今按柳文鞭賈篇予乃淪湯以濯之則遫然枯
蒼然白向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先生此句似
本此又按周益公謂臘歲終祭名於文從肉其
後乃有從蟲者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梔貌字
當從蟲讀此爲之辨云云見平園集如此則應

作梔臘明矣今崑山本新本皆作卮蠟疑其未
知所出耳

汶上 新本刪

登濟寧城望城武 崑本新本皆有

夜宿胡陵悼周孺亨 新本刪

淮上作 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賓應縣阻風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新本刪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新本此題次首無應制二首四字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璧 新本刪

俯拾俛有取

今按史記俛有拾印有取俛即古俯字不應重
出俛疑當作印

趙州石橋歌 以下五首崑本新本皆有

六王虎鬬趙叟騎 虎字新本改作爭

瓊州張子的與予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
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
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訊史

選人以治民 民字新本改作氓 求之傳巖中 中字新本改作形

今按此詩亦用叶韻吳才老韻補收中字入十
七眞韻注云諸仍切劉貢父詩話闕中以中爲
烝周易訟卦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中與成叶云云又按樂府相和
歌雞鳴曲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
之天下方太平中與平叶此類皆有據依不可
妄改按者似不知叶韻故誤改民字作氓中字
作形耳然民氓字義猶屬兩通如云求之傅巖
形雖尚書說命有形字而牽強太甚幾不成語
矣　又按陳第毛詩古音考以中叶眞引詩召

旻及班固高祖泗水亭碑爲證玆不具錄

奉託俞𡧦黃訪求危太樸集幷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狂犬方狺狺 犬字新本改作吠字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𡧦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絶句一首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𡧦黃韻 新本刪

鄭家口夜泊次俞𡧦黃韻因懷答年偕計諸公 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類稾卷六十二　九

出港難 以下三首新本刪

舟泊孌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一首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莊見弃田有作 崑本新本皆有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燕集有作 以下五首新本刪

若寒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燕賦詩爲謝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荅將至京先寄謝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以下四首崑本新本皆有

邢州敘述三首

曲學陋孫弘

今按此詩以十七登中弘字叶入一東二冬三鍾韻與兩詠史詩相類吳才老韻補收弘字入一東韻注云胡公切陸機詩懷襄瑰瑋播植淸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弘與風叶如新本改詠

類稾卷六十二　十

史篇民中二字則此韻亦當改矣大率前賢譜書爲文皆有據依不似後進學術陋劣而敢於慨然以筆削自命者也　又按先生詩文如此類叶韻者尚多不及徧舉讀者詳之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以下四首新本刪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送同年溫郡[illegible]荆湖行省

香山九老圖

檀谿跳澗 以下三首崑本新本皆有

宋康王棄龍渡河

十八學士歌

雲龍風虎歌以下四首新本刪

唐堯出遊康衢圖

觀漁

題秦王跳虹霓澗圖擬作鐃歌鼓吹曲一篇

題異獸圖崑本新本皆有

毋乃誕漫不足評

今按列朝詩集評字作憑字

附新本增入詩目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濠梁驛

淮陰侯廟

送袁太守之興都

清寤軒詩再次孺允韻

東房夾竹桃粤

談侍郎歌

黃樓行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

錢港

馳驛

姜御史年九十六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漢廷忠厚似相如

今按史漢相如傳不見忠厚字義所出又相如竊卓氏勸開西南夷作封禪書特一浮薄之士耳先生大儒不應稱相如忠厚竊疑新本有誤憾無佗本可按姑闕之以俟再考云　又按史

記中與長卿同名者凡二人一直相如一張相如或謂此詩所引即張相如也然先生既不自注後人何緣知之其爲僞作無疑諺所謂不拷自招者也且史傳稱東陽侯張相如長者竝無忠厚二字先生豈至杜撰乃爾　又按崑山本所載五言古詩如下第歸安亭詠史蚤渡揚子江途中悼內春寒諸作皆極有味新本刪去而增入此種次韻疇付之詩不可曉也或疑是錢牧齋先生所定然考諸全集則又不專用牧齋本耳如錢氏列朝詩集所選新本刪去二首可

見
賞荷次韻
疊前韻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晃贈任別駕卷四首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輿濟
李麻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
作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周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支鞠閣四景圖
題二疏圖
高彝海爲斷鏡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率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
明與賜見分數揩
寄胡秀才
今按以上諸詩皆崑本所無無從是正
附錢氏列朝詩集逸詩目
贈星人胡竹軒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無
磧砂寺
按先生之爲詩文也用字用何莫不有所從來
非不學者所可得而塗竄也惟諸家之本各以

其臆之所見或增或刪或改一字或抹一句於
是有崑山本如此常熟本如彼而新本則又襍
用崑山常熟二本不彼不此者一篇之文析而
爲三幾何不至於以鴈亂眞以非易是也然猶
賴諸本互有異同庶幾使後之好學深思者參
伍而考之以印求先生之命意所在而辨其孰
眞孰是則諸本皆不爲無助其功誠未可沒云
又按朱子論昌黎集云今去公之時益遠故其
片言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
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眞能好公之文者周益

公於歐陽文忠集亦然此予所取法舉凡先生之詩文載於新舊諸本者悉存其目而不敢習刪去取其間非欲自別於流俗益亦後學之宜然爾也

重訂歸先生詩集考異全卷終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康熙乙卯又五月

鈍翁續稾總目

擬明史列傳二十

卷五十一　　別稾二十一

擬明史列傳二十一

卷五十二　　別稾二十二

擬明史列傳二十二

卷五十三　　別稾二十三

擬明史列傳二十三

卷五十四　　別稾二十四

擬明史列傳二十四

卷五十五　　別稾二十五

汪氏族譜

卷五十六　　別稾二十六

先府君事略

翁先是刻類稾六十二卷藏之堯峰皆山閣矣請告以來復時時發爲述作者幾十有三年得詩五百二十首經解古文辭二百六十首彙爲三十卷即今贅所校詩稾文稾是也中間曾應博學宏儒之選入史館者六十日杜門稱疾者一年然後南歸在館所擬明史列傳一百七十五首彙爲二十四卷即今贅所校別稾是也而汪氏族譜先府君事略二卷附焉合前刻類稾凡一百十有八卷噫嘻翁之詩若文何其富且變也康熙二十二年贅與諸同門醵金謀刻於城西草堂翁遲延不許越明年秋大病再逾月始瘉遂出原本繕寫益始於甲子十月至乙丑七月告成呈之於翁翁猶怏怏不自足也必欲合此諸稾嚴加塗抹而存什之三四則贅請俟之異日震澤後學周公贅跋

助刊姓氏

友人吳士縉　王申荀　江士駒　江接芹

門人周公贅　計炳　顧敕五　曹基

吳世介　陸洼　周旦齡　朱文顯

金士蘭　江士騋　仲楝　仲樞

張大緒　江承誠　江之訓　金士蔚

周程　顧九成　陸溥　施研

華庠　蔣涵　項繼愷　吳守仁

郭樹畹　范祖說　沈毓華　顧方凝

程揩　江埜

甥陸　頤
姪　侃　士錄

鈍翁續藁總目終

同校前後續藁姓氏
受業門人
惠周惕元龍　吳縣　計　炳丙文　吳縣
顧赦五有典　吳縣　葉舒崇元禮　吳江
薛　熙孝穆　常熟　田　霢　德州
范　景聲佩　秀水
史景濂茂來　吳縣　鮑　駿聲來　平湖
時圯授期五　嘉定　曹　基德培　吳縣
吳世介于石　長洲　張　壎牖如　長洲
陸　洼天驥　蘇州　姚田脩德中　長洲
計　默希洊　吳江　項元求莘來　吳縣
董文琛乾二　長洲　董　麒觀三　長洲
周旦齡漢紹　吳縣　朱文顯武承　嶽州
金士蘭湘佩　長洲　江士駿衞蕃　吳縣
仲　棟瑤光　吳江　仲　樞拱宸　蘇州
盧之楷士則　長洲　盧階升聖望　長洲
張大緒成九　蘇州　呂維揚元英　蘇州
宋勤業嘉禹　長洲　宋聚業嘉升　吳縣
江承誠鼎臣　吳縣　江之訓憲臣　蘇州
陳景琇爾星　長洲　金士蔚六文　吳江

徐　埰洲庚　吳縣　周　程羽逵　長洲
葛灝中悌民　崑山　陸瑞麟靈昭　吳縣
周公贊采庚　吳縣　周公贄覲庚　蘇州
沈　塤友虎　吳縣　顧九成乳儀　長洲
周戴樫逸愆　杭州　陸　溥雲龍　吳縣
史某申寶臣　吳縣　周　稔春祈　嘉定
丁　澧芑士　長洲　邵維祚殿邦　蘇州
熊　枚吉臣　吳縣　范祖說肖良　吳縣
嚴茂初元發　嘉定　嚴茂穎方栗　吳縣
顧方凝履成　長洲　華　庠今咸　長洲

張尚瑗弘遴　吳江　徐祖晉懷萬　長洲
王振宗友竹　蘇州　吳　謫虞升　吳縣
郭樹畹芳谷　吳縣　賀洪道唯一　丹陽
唐姜震廷巽　吳縣
曹廷炯介昭　吳縣　蔣　涵天存　蘇州
徐　惇成裕　蘇州　徐　愔晨省　吳縣
項繼愷松年　婁縣　施瀛升士登　長洲
陸　鉉貫中　吳縣　王　弘展能　吳縣
金天麟振公　長洲　張起詒聿脩　吳縣
吳景朱紫陽　吳江　孫　炌奎章　嘉善

施　研務伯　長洲　葉嘉木贍喬　長洲
朱士玉玉尹　蘇州　翁　枚秀升　吳縣
金　賁逵文　長洲　張延卲揮五　吳縣
吳守仁靜山　吳縣　王介石授玉　句容
龐　澍子岸　吳江　沈毓華國彥　蘇州
邵維禎寧周　吳縣　顧咸惠俊民　長洲
黃江珽廷玉　長洲　王希文心殷　紹興
余　奎宿武　崑山　陳　衛抑公　吳江
陸上佑益之　長洲　周廷范子贍　無錫
嚴茂慎　嘉定　嚴茂景　嘉定

陳　宋升靈　吳江　余起霞丹書　崑山
江　埜以謙　長洲　陳燦台位三　長洲
汪志蓁倩初　太倉　顧　格于皇　吳江
畢奎曜宿臨　徽州　吳傳書世掌　嘉善
宋　嵒同　溧陽　孫　鉉　青浦
金義模範成　吳縣　金義植立斯　吳縣
王　豫貞生　句容　安志遠　遼陽
程　搢廷表　徽州　江起鵬上臨　吳縣
朱　楫茂淵　蘇州　周長吉心見　無錫
受業甥

陸　暟孚若　蘇州

受業壻

陸士麟施光　吳縣　　莊拱昌東曙　秀水

受業弟

裴翰臣　長洲

受業姪

允誥遂欣　長洲　　譚處默　長洲

侃右衡　長洲　　士鉉文升　長洲

男

徵蘭湘莽　長洲　　穀詒迎年　長洲

鈍翁續稿卷一目錄

鈍翁續稾卷一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一 詩稾一

古今詩一 盡丙辰一歲止

東軒二首

甚矣吾衰也終季愛養疴山溪當菟窟屋小抵雞
窠嬾架拋書久塵牀臥筆多文姝不可作誰與問
維摩

階草方爭茁餅梅乍就蔫忍窮娑省事養拙但隨
緣美睡支藤几閑游倚竹篌家人挑薺晚飯最
欣然

客至

快雪初晴後過從有紫交食盤登柰果飲具列陶
匏硯洺微融凍盆彎漸吐苞知君多道氣玄白不
相嘲

自題游僊詩後二首

嬾學金丹嬾問禪隱囊燕几自超然諸君未詬相
如賦誰信臞儒是列僊

季季山下守芽茨爭訝升騰乃爾遲合取藥成猶
未喫直緣身戀太平時

看梅二首

門前積雪僾凍萮十枝五枝犯寒開老人未肎殺

風景且擘雀鼇雩閒來
忍寒谿北郵西頭夜淚猶爲梅雩畱笑殺雄蠭雌
蛺蝶緋桃開時方出游

風雨二首

鳩聲未了鶯聲謗瞰瞰顛風逐雨斜掀屋卷茅吾
不悋但祈風伯赦梅雩
泥潦連郵阻客行祇應簾閣杜柴荊天公似厭詩
人閙壞盡梅雩始造晴

老友旣庭豎王子咸中連許過尋山莊

湖山數曲接橫塘開有佳賓款草堂稺子儻能供
灑埽小妻猶足任排當三升黍酒傾香碧一寸蔬

芽蒻嫩黃明月滿庭雩滿徑爲君隨意設繩牀

僧恭窗乞竹影菴主詩

叢篁百尺繞煙扉中有山僧結伴依怪石寒泉充
淨供竹鍼麻綫補禪衣巾將雩氈從容綰拂帋青
松左右揮何日得隨都講後白椎時節乞玄機

東征歌

山城僅斗大數輩皆草竊何須論攻圍拍手即笑
殺桓桓東征師視女比蠓蠛特假漏刻命豈能延
日月　聖恩廣大眞如天盍來面縛軍營前白頭

作賊尚不可女瞥況値董駛季

送友人之官京師

老去深嗟會面稀況逢鷁首指京畿綠楊芳草漸
爭發紫燕伯勞相背飛殿上香煙濃惹袞道旁輭
土暵侵衣太平事業須公等留取衰翁守釣磯

桃李二首

緋桃穠李各輕盈漸逐東風弄曉晴愼勿嫌渠俗
到骨賣雩儋上正施行
春深是處棵雩香傳粉施朱映夕陽縱乏謝家林
下致也堪作態占閨房

漫興二首

富貴由來泡影虛季舜香土乞閑居衰池故院無
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蔥韲作科分畛域李梅成
列覆庭除直饒金紫銀青好未似先生樂有餘
姓名不復挂塵寰分與羣賢絕往還種菜議租旁
舍地設扉圖對隔谿山訪求丹藥緣身病撫榻黃
庭賴手閑怕作熱官眞爛熟故應長物屋三間

過亾兒筠篔菴二首

入門無復整衣迎亭面荒涼半就傾筆竹生孫梅
結子傷心怕到篔菴行

空亭依舊枕方池畫障雲屏不復施嬰女壯季猶
至此老人娭息幾何時

東鄰小飲

江岸春無限鄰家路不迂招攜緣社肉拱揖有邨
儒斅栁賓吟嘯衣冠入畫圖暮歸猶老健茗芋不
須扶

一春

凡百俱如昨惟增鬢髮斑養痾須小忍作活要常
慳屋窵籠嘉樹牆隅出亂山幽栖了無事飽享一
春閑

衲子歎

羣衲住院紛鬨爭試問道眼誰分明葛藤椿子推
未倒旨喝鍇棒頻施行趙州雲門眇何處重詮玄
要皆死句豈如竟作粥飯僧漉囊盋帒隨緣寓我
亦不必火其書亦叟不必人其人但將龍蛇凡聖
爲君分果能踢倒禪牀抝折杖俊哉此衲眞超羣

有餽筍者戲作

日午柴門猶未開怕逢俗客侵蒼苔今朝謁入迫
然喜始爲此君之子來

願得二首

林間布穀一聲鳴桑圃陰陰麥壠平願得世爲鄉
有秩緣袍早益勸春耕

一邨姓氏比朱陳努力耕桑不患貧願得與渠輪
社戶共攜簫鼓樂田神

王勤中歲寒圖爲尚上人題二首

瘦格蒼顔覆佛龕卬陵霜霰傲煙嵐問誰曾見開
山日惟有孤松是老參

一枝和月照寒潭絕少幽人曳策探夜半暗香禪
榻畔不妨偃向鼻端參

雨

蒲箑不御絺衣輕快風吹雨來江城高梧蕭蕭葉
欲落長松謖謖枝相撐濃雲倏忽如山崩飛電復
如枉矢行雨中髣髴有龍見點如車軸聲如傾老
龍抱珠臥潭水是誰作意敺之起偶然鼓鬐掉修
尾不覺爲霖潤千里

感事四首

問道征南將羣推頗牧良旌旗昏白晝歌吹沸斜
陽少府持籌急中權運策長　王師無戰敵坐見
井蠹亾

日者凶門鑿於今未奏功嘵烏栖幙上巢燕乳林

中㓐牧三方徧征衞藕國同　廟堂頻旰食何以
慰　宸衷
稍見饑鷹附猶聞躍馬爭荆襄空守險秦越又徵
兵彝火明荒草妖狐嘯廢城遺黎俱墜哭回首憶
昇平

太白猶亾芮天心詎可知輿儓皆仕宦保社漸流
移反側情難測誅求力不支病身方忍死願見凱
旋時

好事

好事如君少山齋乃爾幽異書踰萬卷名帖半雙
鉤石向湖中得香從海外收眼前無俗物一笑暫
淹留

姑蘇楊柳枝詞十二首

江干楊柳拂行舟多少離人淚未收不向胥臺高
處望何因知有曲中愁

金昌亭北武丘東萬戶垂楊一色同煙水雲山似
圖障游人來往綠陰中

臘盡寒威尚未銷淺黃輕碧影迢迢賃他煙雨知
何限只替東風染柳條

梅花狼藉杏花香別有長條拂水長秊得免當來
往路任和煙雨罥鴛央

搖曳長隄覆廣津分明畫出渡頭春倩誰更落徐
熙墨添箇春江喚渡人

露花濃裛曉寒多細葉青青蘸綠波馬上有人看
不厭擬媮新攬入雙蛾

一番風信過江城無數長條折又生記取春陰好
時節粥香餳白近清明

池塘三月柳陰成纔透斜陽幾點明枝上黃鸝身
不露好風忽送兩三聲

望中煙樹繞層樓少婦憑欄思不休悔不從前種
桃李免教容易觸離愁

白玉堂前發數枝妝成每自下階墀中庭不是無
花看獨爲清陰立少時

漠漠飛花嫋嫋枝朦朧煙日最相宜南朝張緒今
衰老都把風流遜與伊

楊柳枝詞似竹枝閑情惟有个人知吳兒愛蹋新
翻曲誰向尊前唱此詞

後楊柳枝詞六首

又見春來上柳梢一春常並酒旗搖秊秊牽惹游
人思都在紅欄四百橋

雪後雩前濯濯新兒髻扳折敢娕頻祇愁來歲風
情減輸與曾披雀氅人
緣隄竝岸最嬋娟不帶東風也帶煙剎葉似顰眉
似輭故應常背百雩眠
層層綠浪漾晴空欲鬬淡紅與淺紅待得小桃都
著子也將飛絮嫁東風
亞字城西萬萬行翠帬細帶背時妝風流耍是無
人識自對東君舞一場
樹色依依冷食天幾多繡轂錦連錢分明少日游
儂寥魚藻池頭水閣前

晚歸山莊

遙望堯山路輕舟向草堂雞聲小聚落樹色古陂
塘一水生寒霧諸峰障夕陽偶然乘興往未暇計
行藏

晴日出游近郊

雨後秋光迴未殘竹扛兜子恣游般郊郊交雪蕎
雩白樹樹蒸霞林葉丹臙偕禽魚供逸興儘驅詩
酒佐清歡寄聲爲報知交道挂了塵冠不用彈

題楊柳枝詞箋注後四首

身如枯樹漸蹉跎柰此閑情未遣何惆悵今李才
盡也寥中錦段巳無多
誰家新詞入銀簧遙逐輕風度短牆倦倚繡牀聽
一曲等閑誤了刺鴛央
劇憐楊柳最風流拈出春來一段愁若箇解於團
扇上爲儂細細寫蠅頭
正値娶春最好天卒逢才子與新篇尊前一曲誰
相顧分付周郎作鄭箋

鈍翁續稾卷一終

康熙甲子冬十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二目錄

古今詩二

鈍翁續稾卷二目錄終

古今詩二 盡丁巳一歲止

和嚴武伯冰花詩爲許青浮賦

百卉俱未拆冰花獨燦然豔奪殘雪後寒占蚤梅前不信朔風力能攘東帝權晨曦行可待猶賜片時妍

對桃花作二首

玄烏巷池紫蜒新夕陽低映小園春桃花未必迷來路直是無人解問津

偶然乞得數株栽便有飛英點綠苔應笑嬌桃太遲鈍千年方見一花開

題朱氏畫竹

平生愛竹不愛肉寤想湘妃廟前綠空山一徑悄無人願借濃陰覆茅屋誰家東絹懸清風髣髴坐我篔簹中斜陽忽來金瑣碎細雨欲散煙逶迤酷暑年年如酷吏移栽須是蓬渠醉籐牀石枕最相宜好向北窗頻睠對千金買花君莫為餘葩俗豔能幾時霜霰殺草花常事回羨琅玕百尺枝

出游

披衣擬問向山程乾鵲飛來作意鳴身欲游時仍

老健學當發後恰晴明家人豫整琴書待童子先操几杖行社酒正清餳粥美可能乘興守柴荆

贈尤履成

先朝祖德未彫零藉甚梁谿舊典型紈扇新詞傳麗句巾箱小字守遺經池魚吹水如輕縠城雉臨窗儼畫屏聞說比來多好事西堂何異子雲亭

山中後游僊詩八首

攜得丹鑪與藥函獨尋洞府占嶄巖上清籙上書名氏羞受山中宰相銜

芭蕉滴露竹凝煙曉氣澂清物態妍手拂朵頭玄玉硯明窗點勘洞靈篇

從來巖洞隔塵氛誰共談玄入夜分鶴取琪學濾雲液擬飛折柬約茅君

洞中學藥四時栽牢鎖重屏不遣開爲是玉桃方著子直須防有歲星來

肉芝火棗未爲珍雜侑流霞一醆春傳語麻姑肎相憶不妨爲我脯麒麟

流連藥肆酒家樓淵蹟人間幾度秋昨訪安期到東海采雲一朵作扁舟

怪石幽泉曲繞邨道旁藥草襍蘭蓀世人幾箇能相覓未要乖龍守洞門

謫向塵寰近百季敢希幢節下雲煙而今嬾應虛皇制合把文章讓鬼僊

續游僊詩八首

歷訣由來自有眞漸調心息欲通神寥中已了飛騰術夜夜朝元向玉宸

養得青鸞骨相奇松間月下舞襳褷任渠飧與瓊田草不愛升天未用騎

偶來城市值親知驚怪朱顏似少時若問山中萬季藥不過石髓與松脂

自分平生似蠹魚愛穿經籍略無餘玉皇若賜先生號乞掌瑯嬛洞裏書

解后諸眞下白雲邀來對弈賭清尊斜陽滿地松陰轉卻賺樵人訪子孫

鼎中龍虎配先天絳雪黃芽火候全旋喫一丸旋換骨笑佗尸解是頑僊

留客無煩殺不鳴胡麻飯輭玉漿清爨來白石形如芋鬻就黃精味似餳

來耳仍雲杳莫尋人間歲月易駸駸眼看清淺蓬萊水不覺回頭已陸沈

郵郵

郵郵桒麥連出戶郎欣然細路垞南北艮辰社後先新煙榆木火初日杏花天屐步巹能健無煩上竹篌

過露禪菴

愛此精廬好行吟徹竹輿白雲平覆徑清溜細穿渠藤末鳴山鳥花閒響木魚悠然心地靜蚤已證如如、

葉子陽生勸予出山以此荅之

事不理問伯始濟世安人亦徒爾事不諧詣文開

杜門卻軌何爲哉北路魚南路徐朱輪錦障塞通衢江千萬蔡五百銅山金埒無遺策執啖炙手手可熱往往古今齊一轍堯峰壄客獨怡然常栖茅屋耕石田新知惟恃壁閒杖舊物賸有牀頭氈比來鬢禿齒都豁但守壠畝終餘季君不見大鵬小鷃各有慕世人未必知其故功名富貴能幾時久矣掉頭不復顧

聞子嶲

杏花結子筍𣏓萌小鳥飛來呼曉晴久與淵明相輩行敢勞若語再丁寧

怡老園訪王子勤中丞贈

君家第宅百季遺雅與炎天物色空楊柳小橋通窄徑芙容曲岸枕平池鸂鶒細細焚沈水鵝絹時時寫折枝但卷畫簾憑棐几全勝帬屐冶游兒

午眠

檻竹綠初勻清風繞戶頻體中差少病心上漸安貧小簟桃笙穩平張葛幔新午窗眠一晌最稱暮季身

姜子學在園池

何意塵囂裹方塘繞綠蘿暑清蟬語減陰密鳥唬

多斜日明高柳微風響亂荷主人修者具儻許數經過

學在所居卽文文肅公葯圃也感賦二首

曾爲安石墅屐步倍淒然浩沒園基石蘚侵洗硯泉橋心敵斷版亭面柱危椽依舊煙波好季季鑑

渚蓮

東山高臥日亭館迴參差竹影圍書几花香入酒卮地鄰俠士冢名在黨人碑門客今零落猶傳妓從時

思嗜軒詩

故貞穀先生於所居藝圃中植棗數株長君勉中遂以思嗜名其軒諸君子各贈詩書予亦賦一首

中庭棗實何離離先生去矣不可追平生絕似子曾子每逢剝棗朶我頤郎君能泣蓼莪句秋霜春露淒然處目望昭亭墓上雲手扳藝圃池頭樹

宣德窰脂粉箱歌

諸君子為此歌引物連類多至千餘言予不能然也聊約其詞為十二句

景陵踐阼承平中干戈不用季屢豐饒州甕甆充供奉聲價略與官哥同内家妝成希進御調脂弄粉常侵曙至今玉骨闕成斜猶見漢宮舊匳具百季珍翫散四方民間骨董誇宣皇香鑪壇醆皆奇品不敵君家脂粉箱

再題吳氏藝圃

隔斷城西市語譁幽栖絕似埜人家屋頭棗結離離實池面蘋浮灩灩花棐几只攤淳化帖雪甌頻試敬亭茶與君企脚揮談麈楊柳陰中日漸斜

藝圃十二咏

南邨

望望路轉溪延綠籬落靜熏風亭午來竹樹散清影微嬝一縷煙有人方瀹茗

雀柴

朝隨飛鳥出暮逐返景還主人啓巖扉相招松翠間中宵數聲警知爾憶蓬山

紅鵝館

高館驅鵝羣一一梳翎翅煗藉莎草眠羣穿杏甃戲莫學曇礙邨持換黃庭字

乳魚亭

碧流灩方塘俛檻得幽趣無風蓮葉搖知有游鱗聚翡翠忽成雙擲波來復去

香草居

光風被蘭杜幽谿森然發不知欲遺誰美人勤采折芳歲每易闌恆憂蕭艾奪

朝爽臺

結構面西嶺流觀及初曦綺霞麗太清溥露斂餘滋嵳彼拄笏人馬轉猶被羈

浴鷗池

積泉激不流白鳥泛空潤眇眇蘋蓼中數點明如雪叟有兩鴛央飛來共成列

度香橋

紅欄與白版掩映滄波上兩岸柳陰多中流荷氣爽郵居水之南屣步每獨往

響月廊

回廊何窈窕鉤簾夜景淸澹澹露彎積迢迢漢影橫漸見高梧末裊回團魄明

坐雲峰

玆峰洵云奇本自太湖選位置小山阴亭亭似孤巘何人舊題名遺墨蝕蒼蘚

六松軒

小築如空山蕭蕭淸籟發幽人披紫裓長嘯坐林樾夜久濃翠寒猶然待明月

繡佛閣

朱甍高入雲冷冷度金磬中有散彎女焚香禮淸淨梵音繞空虛從玆證聞性

藝圃小游僊六首

課罷黃庭日欲西偶然鉏藥繞幽谿昨宵雨過靑泥潤新長芝苗數尺齊

盡日焚香禮太空的應騰入九霄中乖龍耍是難驅駕喚取池邊赤鯶公

竹釘門扉荻織笆澆彎鉏藥是生涯飛來采蜨大如燕閒徧碧桃紅似霞

小飲休辭力不勝呼童頻酌九光鐙手中栝是蟠桃核的貯流霞四五升

滿巖桂柏起秋風鸞隺排煙下碧空閒道茅君夜相訪旌幢小駐月明中

松籟泉聲遠近聞重樓縹緲入層雲擬將身附門牖列乞取先生十賚文

藝圃采蓮曲四解

綠蓋平隄曲紅衣豔水濵隔煙聞笑語知是采蓮人

采蓮莫采藕拔盡愁根傷采蓮莫采葉留覆雙鴛央

采蓮池中流月色沿流明不似秋江上愁佗風浪生

纔出紅版橋又入綠楊浦但愛蓮房鮮不知蓮薏苦

藝圃竹枝歌四首

池上彎開照眼明流萍無數樸飛英一雙紫燕貼波去三寸銀魚吹浪行

鵁鶄翡翠滿沙棱坐柳坐楊綠幾層好雨忽來新

漲闊阿儂準備打魚罾

數畝清漪弄晚風南邨邨口水濛濛鴛鴦飛去望不見疑在枯荷折葦中

紅蓼青蘋九月天澹雲如水水如煙畫橋側畔好楊柳合繫儂家書畫船

離索二首

離索亦已久幽懷未易降草生都覆徑樹密頗妨窗入幕容雛燕應門仗小尨漁舟無出入常繫綠楊椿

繞垣縈薜荔緣砌上莓苔身計霜前葉名心死後灰引梧聊遣悶儲藥漫扶衰門牡何須上元無好事來

三續游僊詩八首

欲求丹藥固形神每爲無師未得眞滿坐談玄堪一笑只應傭客是奇人

松露泠泠桂魄明酒酣屢自度新聲人間絲竹不中和乞借雙成白玉笙

自入深山不記秊咢開咢落報春天社公雨過青泥潤鞭起乖龍耕玉田

竹徑松籬一兩層愛除蕨葉翦荒藤門庭須是常

修潔要候佗秊帶宅升

壽藤珍木影紛紛谷鳥鳴春不記羣開徧緋桃三萬樹外人遙認是紅雲

精思牀上坐閑身稍悟先天似宿因但使羣眞容受易不妨長作守門人

慣學冥心慣隱形洞門宋宋不煩扃誰供汲水看丹竈半是飛符役六丁

碧桃丹草繞汀洲況有瓊漿注玉甌似此洞天畱不住笑伊劉阮未風流

四續游僊詩八首

鬢能返黑頰重紅游戲塵凡迥不同除廁種蔬雖賤役姓名標在玉函中

小小茅亭絕四鄰繩牀徹夜守庚申訓狐姑獲爭嘑嘯或是山靈欲試人

來往名山疾若飛褰中擷得采霞歸相煩玉女親裁翦要製朝元五色衣

飄然醉下市樓時過客傳觀壁上詩怪殺數行姝黯澹不知是墨是榴皮

門前累月絕行蹤坐守丹鑪不啓封竹杖一枝斜倚壁無人知是葛陂龍

宋宋等陰夜色賖降眞香爐月輪斜下壇手寫朔
元曲不倩人開蔡少霞
盛取流霞與客嘗慙無一物侑瑤觴半酣忽出消
黎實破鼻清芬氷齒涼
不信山中白晝長柴門送客又斜陽松聲泉語都
耽聽忘卻殘棊滿石牀
李明遠過予歸來閣
好事誰相訪扁舟祗見君入門驚老態促席話新
聞山色迷青靄松聲繞白雲郵居多簡略卒勿責
儀文

坐王咸中池亭
楊柳芙蓉次第栽一泓寒鑑復新開羣飛白鳥渾
如雀檄繞青蘋半似萍垣短不將山翠礙廊虛能
引月明來谿鱗信美郵酤熟莫怪游人茗艼回
辟予孝穆至堯峰山莊數日賦贈二首
忽枉扁舟至才高氣復揚以吾一日長敢謂丈人
行學術波瀾闊文心曲折長數宵尊酒裏莫厭討
論詳
如君誠好事相見卽忘歸樸學愁難繼雄談卒不
違空山寒色蚤貧舍暮煙微若肎安麤糲淹留未

覺非
從王咸中見山亭歸戲題山莊二首
數片閑雲遮曲徑百竿修竹接西鄰園池莫羨王
家好矮屋疏籬也可人
門前田舍周遭密屋後谿流宛轉斜位置茅齋按
安穩王家未勝鈍翁家
病
頭旋眼重忽經旬右臂如何又不仁行傛枯藤無
氣力坐馮曲几減精神朝餐廢閣緣湯藥夜睡稀
疏任欠伸簷露芭蕉眞的喻只應蚤晚作陳人

贈壘山王君海
但得栖身洞壑閒飫看山色只如閑不知賓客緣
何事栲栳量金換假山
葺理山莊訖有感
攀竹蓋茅茨幽栖正及時風翻黃葉急雲度碧空
遲事佛那嫌佞還書不諱癡惟慙衰態劇零落鏡
中絲
贈陳均寧十二韻
羨君婁水曲栖止歷平生戶外晴波合窗中遠岫
縈女蘿牽翠密人柳弄陰輕臺為巢雲迴泉緣洗

藥淸藝蔬頻按譜選石各鐫評逸興烏皮几淸齋雉尾羹倡疇偕德曜(均寧內子善詩)著述繼康成(均寧爲鄭舉人)高士敬(弟)句向尊前覓經從席上橫生涯餘釣具心事託某枰遺世身難老韜才物不爭眈書元雅癖佞佛亦高情佗口遺民傳縣知獨擅名(均寧方輯吳中逸民故實)作傳贊

雪齋

風吹餘雪繞柴關凍雀成羣去復還喜共幽人馮畫檻恥隨稗子弄冰山疏烟細粥空濛外殘照微明竹樹閒歲計有無姑勿校暫賒邨醞煖衰顏

過周觀侯幷示公紳

從來洞庭上嘉遯有幽栖似慕梁鴻隱移居西郭西門閑雞犬靜牆敗薜蘿低惟羨吳季子才名共爾齊

鈍翁續稾卷二終

康熙甲子冬十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目錄

鈍翁續藁卷二目錄終

鈍翁續藁卷三　　詩藁三

洞庭游藁

同里周子觀侯本籍洞庭西山觀侯姊壻李子恪臣又西山世族也歲之暮秋湖中水落石出觀侯訂予往游予遂拉俞先生無殊與觀侯及周子孫雲汎舟入可盤灣主恪臣家恪臣貧而好客供張甚盛加以風日晴美遂得盡所歷之勝往返凡七日共詩若干首彙爲一卷同游者爲無殊觀侯孫雲李翁杜玄釋同岑合貞凡六人俞周倡和諸作亦間附其後是歲十月日記

汎太湖往游西山

我本謫僊人平居愛幽討暮季向堯峰猶歎所歷少結束布行縢往問西山道寄身漁艇中馮舷恣長眺浩蕩連楚越空濛度雲鳥湖神似識我倍遣風日好孤颿載斜陽去似輕鷗矯兹山峙中流秀出羣象表居人數千家炊煙浮樹杪洞天何處所無謁許徑造飛泉界道明曲徑盤空小行當會諸眞因之拾瑤草

可盤灣贈李子恪臣

數重籬舍枕湖干翠盡秋光不遣殘繞徑泉聲雲

外出卷簾山色畫中看楓林漸赤猶含翠橘實纔黃薄帶酸最羨主人能愛客旋燒芋栗佐松盤

次韻　　俞南史

愛君樓閣傍斯干橘柚纍纍未向殘笠澤亂濤敧枕聽莫釐寒翠倚欄看乳花浮盌香還媆金醴傾壺味不酸夕月晨煙吟望久誰知幽谷恰名盤

同前　　周公贊

黃花籬落繞欄干又值楓林赤未殘圃老長留秋色在湖平叟待月明看尊傾臘酒何妨濁瓮

出醃齏不厭酸願得先生同信宿石公徬里恣游盤

次韻訪李翁柱玄

輕颸流斜日未晚到門收籬落寒煙集谿山翠靄稠新知如舊洽秋色視春優悔作求名客輸君占一丘

原倡　　俞南史

家住西山麓東峰一覽收湖平空翠積徑牢衆花稠入戶風餘古留賓禮過優還思諧夙願卜築共林丘

同前　　周公贊

重湖抱高閣煙景望中收颿送殘陽沒山連古木稠衣冠時代遠藝植土風優媿我飄零慣頻季負故丘

次韻訪岑公不値

草草三間屋枯茅一把遮畦蔬寒漸甲籬茗老猶花雲覆齋廚冷風翻挂笠斜不知行化處惆悵暫回車

原倡　　俞南史

此地何季買茅茨尚欠遮竹搖千个葉藤綴半

籬花茶俗林風響藤穿屋壁斜久留徒悵望何處問三車

次韻　　周公贊

幽栖倚巖穴竹樹數重遮午下空臺鶴晴烝小徑花茶煙穿竈上香篆繞龕斜杖錫何時返徒勞長者車

石公山道中拉鳳翁勤卿同游

一輿一短邛信步路難窮解后遨山客敧嶇謁石公黃橙丹橘外疏靄亂煙中濟勝雖無具猶能往返同

次韻　俞南史

名山昝曾過游蹟未能窮復與二三子行經十八公雲栖紅樹裏人影綠波中石上欣相得高吟興每同

同前　周枝楙

高持數尺邛勝地漸能窮丹樹交祇樹支公引謝公烏號蒼靄裏人入翠屏中無數含香者挨奇若箇同

游石公山

嘗聞石公山名稱習已熟茲游下笱輿緩步向前麓山色圓暎翠湖光漾晴綠葛彎惹衣袂橘刺礙巾幅所過石漸奇一一煩記錄或如城堞連或如屏障曲或平若几案或方若棊局虛或生天風潤或聚雲族或為蜈蚣蹲或作羊虎伏或如兒孫拱或如主賓肅或淺若亢巷或邃若重屋色或樵青蒼紋或璧羅縠縈縈高復下離離斷還屬嶙或可振衣仄或危容足既疑鬣斧劈又似鬼工築不然湖中龍蛻骨堆滚谷天公弄狡獪專用悅人目芳草絡根淺孤松施頂禿皷蒼上鼯鼠嵌空縣蝙蝠翫之漸忘返苦被同游促平生解愛石拜揖每匍

匐急欲買茲山誅茅架椽竹為謀吾已決不假龜策卜

石公山樵咏四首

一綫天

峰顛嵐靄聚壁上藤蘿翻日落樵人絕時時縋飲蝯

同前　周公贄

石壁排空上天光每蔽虧試從崖下望何異管中闚

歸雲洞

誰運山中石架空作此宇惟應崔上人常逐雲來去

同前

古洞高且敞面湖開石扉湖中雨初散冉冉残雲歸

連雲嶂

孱顏欲干霄鼯鼠騰莫及夕陽楓相明還疑雲五色

同前

蒼翠殊無際氤氳了不分行人衣袂溼渾染嶂

中雲

石版

一片平如砥臨流儼畫圖許儂橫舴艋占作釣磯無

同前

片石一何瑩平侵湖水綠我來弄煙波驚起雙屬玉

石公石婆

山麓峙兩石俗傳公媼對形容極老蒼不受煙露媚或言石有神主此勝絕地相向拱而立端可作

嘉配我來祈石公乞賜風日麗短衣支一策處處搜幽異淺闖洞眞居窮闞山鬼祕與畫儻告旋叟祈檣颿利湖雲必澹蕩湖水必平馳雖無鶏酒醻庶拜神嘉惠惟虞石不言未能默相契又疑石無情牝牡竟孰是所沿公媼名但妄欠根柢我將辨其誣下語恐辭費

鳳家岡岡在石公山西爲勷卿作

石公山下秋風起青楓綠橘秋陰裏居人遙指鳳家岡一派坐楊弄湖水鳳家閣子湖之瀕湖水侵窗化作雲雲光水色連山翠湖面三山都屬君猶道春紅勝秋碧鶯能選歌蜨能拍明春叟蕩蜻蛉舟來賃鳳家岡上宅

橘香菴

菴傍橘爲名門前古路橫竹侵衣械潤雲繞脚根平勝槩盡難似高臺營未成主人能楚頌鳥可遜才情（時岑公方築拂隱臺）

包山寺

風物最清妍禪栖已有季當門重淵曲市屋衆峰圍竹是先師植碑元勝國鐫鐘樓雖擅勝零落半無椽

次韻　周公贊

山色倍蒼然來游又一季雲歸痕尚溼松老頂初圓脫屐臨泉洗題詩選石鐫精廬須蚤葺伐竹可爲椽

同前　周枝楙

包山自昝傳對此復何季澹澹茗甥馥離離椽寶圖歗聲雲外應佳句竹閒鐫欲盡登臨美從僧借一椽

毛公壇小游僊詞四首

羣石參差滿路橫黃芝赤箭逐季生只疑猶有遺

丹在絳氣通宵徹太清

擻取山靈埽洞門歸來重訪舊壇雲月明時節開清讌先約南鄰墨佐君

玉節珠幢去已遥獨留殘石鎮山茫愁渠變化成羊後喫盡黃精數頃苗

壇上亂松高百尋松彎堆積丹池陰劉郎一去不知處滿樹白雲號翠禽

林屋洞

自少誦眞誥識有幽虛天中藏不灰方挍定凡幾篇丹砂凝爲牀石髓滴爲泉琳彎拂雲根藥草紛芊眠來游若干輩名氏繞壁鐫始入頗傴側稍演益幽姸白蝠大如烏嘗撲松明煙別戶久牢扃剝啄空鏗然千季或一開季得逢眞僊岩嶢出絳闕平衍分璚田此境天所閟值此何由緣我行甚矣憊挾策未能前欲揆既瑟縮欲去仍遷延靈蹤不可見一任樵人傳

過林屋暘谷諸洞至無礙菴小愒因呈同游諸君子

金庭玉柱人中天靈境本自僊翁傳千季不閟下笙雀惟有禪客來安禪我行正值秋景暮疏林橘柚搖輕煙縈紆細路似蛇繞磽确亂石如羊眠幽禽忽來啅格磔錦蜨相趂飛翩翾青鞵布韈行復止剎竿喜峙陂東偏低牽絲蘿絡門牖高拄筆竹支櫨椽老衲一二頗樸埜季無苛禮頻周旋但燒梟皴作果飣旋取乳湩將茶煎與君遐勝恣憑眺波光鏡朗峰環連山川有靈默相助爭獻奇秀呈蒼姸況兼風緩日加麗天畀此福非偶然徑須扳藤躡濃翠窮盡絕壑窮層顛題名巖石勿草草再到洞府知何季

游洞山龍渰在其下

名山逢勝日取次共登臨龍臥渟泓穩人窮犖确演叢生多異藥清囀或僊禽猶媿塵心在金庭未及尋

洞山樵咏四首

暘谷洞

洞中耀陽烏益覺煙景媚緩緩松陰移人閒已千歲

同前　　周公贄

曉來古洞口坐觀紅日生煙嗔光風和欣欣草木榮

曲巖

幾折上層巖捫蘿常滿把露濃嵐徑淡惟見釆苓者

同前

側身層石開修藤掩絕壁摩崖舊題名滿前空翠滴

臥龍石

神龍嬾爲霖高臥荒榛裏蜥蜴竟何知成團戲潭水

同前

荊棘成荒叢定非龍潛處湖上片雲來得毋欲飛去

伏象崖

象王在崖中百獸敢侮翫麃麢正相呼見之輒驚竄

同前

何人謌象王遂向崖中伏雨過蒼苔生千季毛骨綠

銷夏灣

湖雨生綠波數尺秋瀰瀰青蒲開紅蓼動搖微風

裏伊昔吳王時畫舸柳邊橫宮人唱釆蓮人花兩相似誰知千季後緯蕭障流水

龍渚歌

龍渚在銷夏灣有大小二渚予時汎舟觀之遂作此歌

龍公蛻玉騰虛空鱗車魚馬紛椉風玲瓏宮殿鎮無恙屹然撐拄湖心中以石爲梁石爲礎雨工如羊頻戲舞陽侯似拒游人游每遣波濤衛門戶作書試投湖龍姑琅函祕方今有無我將蹋浪訪貝闕拄杖儻取紅珊瑚

後龍渚歌

石根盤盤凡幾重吞波架浪疑神工土山壓石石不動倒插無數青芙蓉朅來沿流繞山腳水花如雪與石搏斗然迸出雲一縷乖龍挾雨湖中去

洞庭橘枝詞二首

西山之人商於湖廣者多予故仿葉水心橘枝詞體以招之

阿儂家住橘林旁郎乘大艑向襄陽寄郎只寄雙頭橘蚤紅全勝襄陽黃

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季橘實大

於斗勸郎莫羨楚江游

留別橘香菴主岑公

爲我謝支郎幽栖願已償不求梅子熟但愛橘林香骨以爭詩瘦身緣受請忪浮栝如許渡當即埽繩牀

湖上禊曲五首

湖上芷雩香湖中荇帶長激波明似鏡龍女照新妝

橘社綠參差湖煙卷橘枝鴛央如有意飛上柳郎祠

蠶妾入春忪春風吹女桑郎邨簫鼓急爭賽水平王

雙鬟小龍女乘月弄珠回露重綃衣薄呼來舞一栝

入去壇猶在淡藏隱姓名不知相橘裏可有弈棊聲

予叅嗜橘此游厚鳳李兩翁竟日以橘見啗喜而有作

燕市蒲桃如彈丸鵝梨之實栝杅圍十季宦游饒此味飲酣未嚼先流涎獨有洞庭三百顆霜前霜後紅如火舟車包致殊欠佳寥寐難忘故鄉果秋來湖上風物新老饕剖盡林間珍清泉沁齒香噀爪愁殺從前消渴人

鈍翁續稾卷三終

康熙甲子冬十一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四目錄

病閒亂稾

鈍翁續稾卷四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四　　詩稾四

病閒亂稾（自戊午春至秋七月止）

予自患臂以來不復親筆硯偶有所得輙口占命諸門人以片紙繕錄散置破篋中不復省視周子孫雲請編次成卷故以病閒亂稾爲題云

軒中即事

北牖風差輭南榮日漸長雲涵硯山潤花壓壁餅香文竹新書几斑絲舊隱囊莫言無長物纔覺勝王郎

示僧

蹤蹟君毋問終秊老病侵身如寄生草心似倦飛禽香火因緣淺文章業力深笑人圖作佛未敢附知音

和唐孺含看竹絕句三首

修篁蕭颯覆幽居歎息吾廬絕不如但使主人容客歗畫船大可替肩輿

羡爾移家海上邨琅玕千个擁寒雲鈍翁自笑緣慳甚屏幛中閒見墨君

苦無隙地種扶疏只羡篔簹谷裏圖身似北人方齧簣能分束筍見存無

臂疾大作不離東軒二首

坐臥守茅茨衰殘強自支點書緣課子倒屣爲迎醫下食捐奇味行吟戒苦思淸談舊塵柄久矣不曾持

藥囊茶裹鎮相依歎息身如泡影微久廢著書才思減漸疏把醆笑談稀瓦餅花映明窗放石鼎香縈燕几飛自分風流慙叔寶也因羸疾掩荆扉

淡居

淡居歷歲時往事獨心知貧悔謀生拙衰嫌學道遲飯蔬差有味收藥頗無貲偶倚檐前杖梅花又滿枝

題王勤中畫鞠勤中有詩及淵明略反其意

黃鞠有何好自然多令姿撫我無弦琴爲花傾一卮君勿輕此花頗與小草異餓當餐落英姑置乞食事

久雨不止三首

今秊春比去秊遲花發頻逢雨過時舍北舍南泥淖甚卷中欠了討春詩

溼雲霢霂雨沈沈姑惡羣啼繞竹陰病後不禁情思惡況堪援筆賦愁霖

杖雨闌風滿四天一春孥信劇堪憐與孥動是經
季別莫怪逢春倍黯然

二物

閑居翫衆物頗覺心境融鼉鼓奏數壘蚓曲鳴三
終翠禽樵采蜨翻翻舞亦工何物敗人意獨有鼠
與蠭松鼠太狡獪下樹捷於風棗㮚固不惜任女
穿窬籠柰何敗吾書其災踰蠹蟲石蠭尤不材釀
孥有何功惟解近几案爲穴管城中試呼筆公前
被囓幾無縫二物作過多於理難姑容驅去潛復
來倏忽不知蹤此類大抵然奚足介心胷一笑且
置之高吟倚孤松

禽言

叢木蔽荒邨衆禽晨夕嘑勿疑太啁嘲一一中良
規鵖鴔阻我出似嫌路險巇苦口未及已竹雞復
如之架犁何處來相誡勤東甾縣吏嚴催科力作
誠難遲提壺則不然導我訪酒旗一醉銷煩憂勸
飲理亦宐是閒無佳客聒耳多羣迷試譯衆禽言
欣欣欲忘疲出處固細事淵明乃吾師且從課農
暇先和飲酒詩

邨行見小桃盛開

江杏稍欲闌海棠尚猶斂春光頗宗莫吾意不勝
歉徐行籬落閒小桃新出燄朱顏映日酡絳袠隨
風颭結束一何麗似覺李梅儉黃鸝語謔謔紫蜨
來冉冉竹深酒帘斜賴此增點染勿嫌標格卑此
亦未易貶

料理東軒南牆外地粗了

春寒趂曉晴幽事費經營徑石鋪初穩山松植已
成藏孥文小葉捎蜨下新鶯送老無多地欣然愿
壄情

錬虛邨訪俞文犀月

巾了柴車特地來三閒老屋繞蒼苔牆連壄叟桑
麻路門對吳王歌舞臺學覦程朱知異派詩宗中
晚信雄才長貧不辦留賓客乞得鄰漿僅一桮

肩輿登堯峰至露禪菴

上築堯山麓時時恣深探高下數里餘曲折頗齟
語奇石聳危壁飛泉赴幽潭叢篁接空虛偃松礙
煙嵐藥孥攔細䔽淺紅樵微藍遙見刹竿立知有
古佛龕叩門揖老僧閒發世外談爲我設蔬具茶
清筍節甘幽境固可喜名理亦所耽栖止悔已晚
奚庸慕孥聃

出游

春光方澹滟農事漸讙閧斧爲劉桑淬池因浸穀穿山禽唬竹落壄馬喑蕪田解后罷肩麥沿門斂社錢

過石鴟山房

不憚扶衰病頻於此地游貼波低乳燕繞徑蔓牽牛翠靄千重合青山四面收乾甌試新茗竟日小淹留

題同宗蛟門百尺梧桐閣畫卷（時蛟門方受薦舉）

病夫抱病堯山下忽枉輕舠訪茅舍入門示我修

閣圖移日臥游不能罷桐孫蔽蔽桐葉大最便涼天與炎夜江上青山横檻外竹西翠靄穿林靜主人自是王佐才要刷修翮騁長駕偶然種植高岡前一片濃陰娑碧瓦擬招佳客共聽雨或許異僧同結夏極知幽興頗不淺會待名成身得謝石渠天祿正需君縱欲據梧姝欠暇佗時寫直儻思歸但與哦詩評此畫

王咸中至山莊以松孫餅作供二首

斜陽有客款柴荆留試椿芽與蕨萌別爲松孫出方略山家風味十分清

書籤畫卷淨無塵欄藥庭孫觸眼新清坐相看渾不厭笑佗金谷聚驕人

娛老

何地堪娛老空山歲月深閑雲偏戀岫清瀨慣穿林蠟屐人嫌癖耽書自覺淫由來恬埶利眞不悔搔簪

病中書懷

久箇窮交裹飯來松扉關宋午方開此身久矣安無用明主何嘗弃不才篋裏百篇皆亂稾門前二頃半汙萊殘季但得專丘壑藜杖藤牀亦快哉

題石鴟山房

共住堯山鴟山房要覺清篟從瓴罅迸蕈占石根生不雨澗長溢無風松自鳴慙君頻乞記境絕語難成

咏四皓

詩書付一苣驪山鬼晝哭獨有希世子虎口季免辱賢哉四老人相引入深谷不知祖龍死況復掎羸鹿晩節顧大謬陰受留侯嗾定儲何與女母乃蛇畫足竟墮娥姁奸幾危卯金族若無北軍袒炎火似殘燭何如種桃人但解守耕牧季季武陵谿

桃花紅蔟蔟

看花二首

雪鬢霜顋斗覺加顛狂猶覓四孃家已嗟命薄難
禁得何況都將乞與花

澹日輕煙暝氣融名花爛熳笑東風平施五色光
明錦疑在齊奴步障中

聞薦舉　詒言志六首

苑園冊子枉牀頭自分迂疎不足收賈董高文姑
擱置可能詞賦類俳優

久忘箋傳語云何蠶譜農書記憶多署了一鎌肩

一笠只應赴箇力田科

曾學雕蟲若未成讓渠班馬獨專名白頭願作郵
夫子一卷蒙求聚後生

鄰舍讙闐壁父驚爭傳軒騎枉柴荆此翁漸被時
賢識悔不從前換姓名

紙窗竹屋栖遲穩綈帳桃笙偃印寬慙媿眷季真
大黠不曾西笑爲長安

松黃半落柳陰淡緩步前郵頗愜心莫笑吳音殊
未正也能擁鼻作長吟

堯峰讀書五首

我無宦游才中歲寄一命回翔執戟郎失轡憂蹭
蹬喞吸察友朋惝恐鬪機穽牽然賦歸來久矣杜
干請生象亦已卜但未下窆埛功名尚何言爲君
付墮甑

自少耽詩筆鉥心擢胃腎文章一小技幾受壯夫
哂遲暮甑遺經庶幾改前軫願以所得餘講說被
童齔東家章句生所見略矛盾恪守先正言吾其
謝不敏

昔我先大夫蚤被京兆薦著述鄙小儒往往貫箋
傳賦命胡不延識者每嗟唶藐貫奉遺書稍愛邈

筆硯雖踰三紀餘手澤猶未散家學詎易承勉旃
紹編緒

日者文格衰剽剟見瑕瘢類以黽黽鳴印欲希鈴
鑾歸王逝不作敝罣柳與韓嗟予異流俗嗜好區
鹹酸端坐諷六經要使正氣完諸子且擱置卑之
況稗官

百金置石田十金結茅榭瀟郎荷　主恩甫病即
得謝所慙胥腳衰無力事躡屣步攜一編出門
陰桑柘稍徂會心境高吟達旁舍勿爲渴吻憂鄰
叟牽容俗

揞大

絕憐揞大太迂疏長物由來一例無說與銅山都不信只從紙裹見青蚨

軒中弄筆偶成

家近南垞與北垞比鄰鬱鬱徧桑麻不妨拾韲充齋盎未辦唔錢付畫杈老栁已髡仍有枿小桃纔接尚無華邨人社鼓讙闐甚攪入閑身一笑譁

延客

延客上茅堂貧家治具怴瓦盆傾白墮土銼熟黃粱筍斷貓頭大蓴撈雉尾長少留君勿恤風月足徜徉

過邨家小池

棄輿不知遠悠然愜賞心試華桃尚小昂穗麥初滐翠羽明如鉚魚苗細似鍼本非枯槁各澤畔亦行吟

雨

急雨蕭蕭響竹笆溼雲漠漠暗窗紗天公不爲酴醾地壞盡牆東一架華

雨中戲咏笠子葢編槲葉爲之者

滿邨風雨苦悤悤葉笠逢時也奏功何限豪門高葢在山行輸與敗天公

陰雨

陰雨釀春寒淡憂桒麥殘天心殊憒憒山氣迥漫漫馬陸穿階出蝸廬繞壁攢病身行坐嬾高枕覺遲安

雨止

嶺頭雲斂日痕微旋下蔾牀換夾衣壯志病來銷欲盡名華雨過落將稀簷鳩挾婦欣欣語林燕將雛款款飛別有悠然心賞處堆盤豆莢藥苗肥

堯峰十咏有小序

王子咸中謂予曰堯峰奇麗甲於吳下吾子居此六季凡遇勝絕地不能一一吟咏其何以慰山靈乎予唯唯因疏十題命予各賦五言絕句予矢口而就媿其非工聊用爲來游者前導爾

寶雲井 井在舊兔水院相傳寶雲禪師所闢其味最爲甘爽

松閒溜古泉下上百尺綆僊此槐火新客來鬭奇茗

露禪菴 明萬曆中澹川法師所闢菴後有大石頗可觀

老衲啓關山門庭頗卓犖焚香卯塔前歎息高風邈

大龍洞 洞在露桙菴後自洞口迤邐至洞晉巖奇石林立推爲一山之勝

此是龍所家忽挾風霆去石上空爪痕飛騰不知處

紗高峰 堯峰最高處右瞰具區七十二峰左見石湖楞伽諸山

倚杖層峰頂斜陽一半晴震霆何處起隱隱似號嬰

響泉 泉從山巔透迤而下入盧氏墳池雨後聲如瀑霤餘日亦淸駛可聽

在山聲淙淙出山流汩汩誰家灌園翁接竹遙相引

小龍洞 洞在山麓與大龍洞絕相似

潛通上穴天迆邐出煙霧愼勿撼洞門恐遭伏龍怒

多景巖 平敞可設數十席前臨太湖

湖水望中平羣峰似黛明南風拂波面吹到櫂歌聲

松塘 湛川法師植松數百本今頗爲俗僧所伐

修榦媰薜衣細皺紛艾納幽人抱琴來埽石坐明月

竹徑 徑爲登山所必由者修竹萬挺蔭里不絕

濃陰數里中春禽嘑遠近雨過園頭忙編籬護新

筍

千人坐 陂陀數畝父老相傳爲明嘉靖中營兵誅倭之地天陰時輒聞鬼哭

堯童拾遺鏃知是古戰場日落松聲起如聞弔國殤

姜學在餽尊菜二首

偶然歸理舊柴荆未必風流要擅名但覺暮季樂免俗老饞也合喫尊羹

人世從來爲口忙惟須一食療饑腸尊羹菰飯元無價莫與微官共挍量

初晴小步

喜值晴光滿四山從容屐步短籬閒受風勁竹如强項熏日名花似破顏泉欲赴谿頻曲折鶯思遷樹每回環試馮石磴安茶具徙倚何妨憇小閑

病後示諸生是日初落一齒

齒豁頭童老病侵可堪學術玷儒林將迎但守山居約動止嘗提坐右箴 三方以數字箴坐右 恥以文詞矜後進敢緣名利變初心胸中一段蕭然處自是難從簡策尋

偕門人拉咸中往聽響泉

紅糝青梢漸滿林偶逢佳處便登臨嬾從東閣觀

奇士喜向南邨樂豀心怪石染成煙靄色亂泉流出佩環音坨中風物皆幽絕始信山栖不厭深

池上 予新得一池灌山畔其上有樹五十株

娭日和風處處妍獨來池上聽潺湲柳條細似千行綫蘋葉圓於半兩錢丘壑固應酬雅尚勳名終是欠前緣袷衣紈扇麤相稱且樂人間有盡季

坐王成中池上

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拂蒼苔坐夕陽乳燕飛飛蘢閤閤楚萍謝絮滿池塘

病起

樱皮屐子瘦匏冠病起時時小倚欄囊底神方惟斷慾局中上著是休官緣梢尚隱稀稀萼新筍纔播娜娜竿春事已闌身漸老相煩兒女勸加餐

病中襍興二首

老去靈臺久泰然冐憂衰病日沈緜萬余良藥君知否一味加餐企脚眠

駭機半爲功名發禍本多緣祿利生怪殺旨人棄瞎馬傍池猶作五更行

連日酷暑近晚稍得風是夕遂雨

赤日行中天炎炎一何烈衰羸固難支況復嬰毒熱棄閒入肝脾自分那得活姑以靜勝之躁心戒妄發昨宵月離畢茲晨蟺遷穴卒甚天將陰快風起蘋末微涼襲枕簟高臥亦已決風伯洵可人俾我寛消渴

茗孳書屋中睡起

栖身一几一藤牀睡足那知晝漏長硯潤溶溶儲臏瀋鑪溫細細娜殘香驟讙鳩語先疑雨乍轉桐陰頓覺涼卜築任渠城市近安心已覓恰相忘

題書屋壁

蘘收乞米帖案列換鵝經病怪醫無驗窮疑鬼有靈舊游眞噩寱故友似殘星願以癡聾字書爲坐側銘

龍挂

樹頭淅淅少女風烏聲讙鳴檐肏東亂雲潑墨四面起白痕一綫橫其中道旁行人指龍挂吾亦卬首覘長空片鱗隻爪杳莫覩惟見夗延修尾穹迷濛電光煜煜靁隆隆雨點覓與飛雹同路窪驟漲水二尺屋漏疑卷茅三重人言此龍壞世界諺語近誣吾不從未論甘澍慰農舍先喜快涼蘇病翁 諺言黑龍壞世界白龍護世界故云

晚景

晚景頗艱辛誰憐白首人栽田思博飯兇柳欲儲薪牢補蘆簾密平壘土壁勻餘生如此了眞箇作編民

自題小像二首

孿氈淨巾常在手斑絲文褥穩栖身偶然寫箇跏趺影便似香山社裏人

已借幻泡觀衆法要將蕉槿喻殘身入山自是安衰朽非學巢由一輩人

家人以病者請禱作此曉之

家有病熱者往往語多囈舉室共驚愕襍延醫巫至或曰鬼求食或曰風為癘衆說頗紛紛未知果誰是從來本儒家豈暇崇淫祠稍習黃農書湯齊固應議藥物與牲醴二者均一費神奸何能為治之以不治

懷堯峰時方閉戶城西

最好夕陽天支邛古岸邊微雲度歸鳥疏雨歇鳴蟬柳港讙漁鼓菱塘聚鴨船病身思小適悔寄郭西偏

書歎

暮秊貧病兩相妨追數平生黯自傷草率著書成老謬蒼黃忤俗坐清狂收身每愛蒲團穩適口惟思麥麪香家誡比來無別語但祈世世力耕桑

夜雨

病思眞如退院僧況逢急雨打窗棱爇香淡撥蝸頭鼎展卷頻挑鴈足鐙文字起衰甘未逮身名諧俗媿無能結廬幸在郊原外社父園公是友朋

消暑

從來消暑無奇策惟有杜門推第一梧桐葉大涼陰生梔子孿緐晴香發齊紈團扇暫離手粵葛短衫微露卻竹牀棐几樂何如讀書與睡中分日

聞王師南下有作

王師奄忽從金伐鼓聲讙闐陸馳鐵騎川樓船自天降鼠子何路求生全試約長繩各千尺縛取羣凶須努力　宅家封賞不負人諸君勿徒口擊賊

病

將迎常苦各動止每須人易得心降伏難令肘屈申淺苓支晚計蒲柳賸殘身一寸丹誠在空然戀北辰時方拜薦舉之命故云

悶雨

四月苦恒潦陂塘俱瀰瀰秋馬行淖中騰躍頗難駛七月苦恒暘青苗半生死啞啞水車聲比鄰各爭水禳禱何紛紜空然費牲醴湖龍貪書眠屢呼不肎起遙望西山雲其勢方靡迆風來忽散之轉盼露炎暑敢云大有季但冀中熟爾木饑火又旱吾其飫稂秕

送震禪師歸雩頂

竟攜瓢笠去知是厭塵氛亂瀑懸青壁孤峰入白雲心空遺萬象道在黜多聞絕頂姝清迥團焦季見分師許爲築鈍翁行窩於其上故及之

鈍翁續稾卷四終

康熙甲子冬十一月同里周公贊挍字

鈍翁續稾卷五目錄

北游詩

鈍翁續稾卷五目錄終

鈍翁續藁卷五　　　詩藁五

北游詩 自戊午秋八月至辛酉二月止

出門志感四首

兩兒如來長相顧牵別袂阿翁方暮季此去殊謬計覼顏拊兩兒丁寧勿嬉戲誦讀良須勤農圃亦當議但使饘粥充勉旃孝友事名利非所期吾道固如是

安車與蒲輪古人誕語爾纁帛亦何有符檄動盈紙縣吏恣讙呼敦迫乃至此蝬雀猶震驚何況赤脚婢儋簦挈襄衣嗟哉豈得已虛名解誤人貽悔當沒齒

老屋差可居蠹書差可讀稍暇乞一枕高臥何妨熟茲游頗意外畫蛇爲之足勉爾荅辟書夫豈夙所欲故轍諒難改行見不遠復殷勤屬館人愼勿毀薪木

學書故無益學劍非其流人生衣食耳餘事皆贅肬條桑朝飤蠶刈芻暮飯牛田父誡我師可免凍餒憂舍此欲何之毋乃非良謀咄哉遠行客三歎懷林丘

沂水道中

淺水恖怴涉層陂曲折過歲荒禾黍滅土墳聚黎多旅俗偏能儉方言頗易譌西風季差緩驢背鐸聲和

述感中語

四山雲執曉迷濛雨點斜飛趂朔風好是米家山水景此身眞在畫圖中

泰安行宮 俗祀所謂碧霞元君土人呼爲㛹㛹

泰山府君見稗史制人魂魄操生死晃旒廟貌殊儼然胡爲舍此趨淫祀元君殿宇倚山岡焚香翁姥紛相望琵琶聲縣牲酒熟府君屈作兒女裘少姨小姑與此類千季土偶眞兒戲漢家天子廢東封是處行宮吁可異

驢車

驢車躑躅夕陽開底事天公不放閑似惱此翁詩料減再教飽看魯諸山

病中二首

悔吝眞難釋蹄愁漸不支文情窮始驗學力病方知事業輸前輩文章負　聖時堯山好山色只合老茅茨

索米良非願如何滯　帝鄉貧多賒酒券老乏染

頦方王侍讀見贈有柴御白頦須之句半朽憐枯樹微暄喜夕陽
人情異鷗鳥歎息未相忘

送黃僉部聞訃南歸四首

朔風吹枯條雨雪方霏霏游子策蹇南血淚霑麻
衣創巨痛亦深入門何所依綵帷空飄揚瓦鐙慘
不煇
伊昔別高堂牽裾不能止山川慎跋涉丁寧頗娓
娓十指瘦見骨動勞結行李距此曾幾時音容今
已矣
豈不懷倚閭承歡竢升斗祿養願未逮遺恨積山
阜所期揚令名逝者斯不朽忠孝非殊途勉旃兩
無負
世風漸以降喪紀鮮復明古之奔喪者行哭乃見
星過竟必盡哀往往無常聲於子且觀禮子其遵
禮經

聞　駕幸湯泉十韻

律當無射候　嚴蹕向新豐鞠映　鑾輿豔雲迎
輦路紅　天王停綵仗　文母駐離宮騎從皆羣
駿追陪儼上公靈泉來滾滾佳氣繞怱怱源自丹
砂發流將碧落通登臨紆　睿覽游豫愿　宸衷
玉甃凝香霧紗窗隱朔風陽回溫谷內春在綠垣
中惟羨瑤池水能專浴日功

屢辱侍讀王先生以盧藏用种明逸常彝甫
見嘲未敢用鄙句唐突又掌賜口號四章
語意鄭重督和甚切勉邀無言不酬之義
敬荅四首以當解嘲

江外重山擁五湖十年何往潛夫詩翁但戀金
門直曾見漁洋樹色無先生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山在太湖中
芭譚相憶不勝情竟微臬比奉檄行車服儵絛稽
古力傻須飛扎報諸生
暫因移疾守柴扃曾是含香侍　漢廷太史鎔占
天上象歲星元異少微星
明年春水引歸驅的合移家占一巖從此不稱前
進士故人親授隱君銜

懷故山

往者山居時把茅僅覆首穳垣條文石小徑編槿
梛位置麤得宜山色落吾手自從辱弓旌待命闕
門久諸公悉雄才自顧獨老醜辟若宮縣中樸以
一土缶何當蒙放罷再拜　主恩厚騎驢出轘土
放船逐晴劉二月草如茵三月芎如綬往來故山

閒常得招鄰叟黃肥邨社雞白醱市樓酒葵菜與
尊絲一一可饞口浩歌余石鳴醉墨龍蛇歪不知
鐘鼎食能敵此樂否計之亦已熟浮名信何有敢
向康衢旁蠅營復狗苟

讀書

龍鍾五十五髩鬅如蓼頭崇朝手殘書移日卽茫
然回憶羈貫初駿快頗翩翩過目了大義少選竟
一編倍誦若瀉水不受長者鞭因之易驕惰研習
未肯專誰知老將至意象衰於前力學誠上策有
志無其季夜闌燭跋短餘光豈遷延身非袁伯業
撫卷慙先賢

旅中有感

平子賦歸田此事已千古時賢戀組紱往往老塵
土吾意頗恥之決策返農圃故廬雖褊小几杖絕
楚楚坐隅列諸生上席延塾父掀顙及抵掌狂語
無不吐麥飯盛瓦盆菘羹轑土釜以此助盤桓其
味勝脩脯播身利名場得失略相補區區誓墓心
豈因一懷祖

題喬舍人小像四首

桃彎流水洞中春有客停舟解問津儻厭承明恩

出牧一麾須乞領泰人（石林自言願爲太守）
恰逢餳白粥香天一任蘭橈游復沿彎事旋隨風
信了勸君乘醉暫回船
彩雲隱隱凝重重直是儂家第一峯畫史不須皴
染盡且留隙地著吳儂
試從卷裏望山茶便覺吾家舊隱遙鵑躑嶺前春
水好桃彎淡蔟搦船橋

和王侍讀韻三首

雪殘猶偃臥旅騎怯掀泥寥憶湖山曲春晴鳥亂
嗁迸階芳草茁壓屋墊梅低計日河冰泮還家叟
短藜
欲識堯峰好邨居半墐泥柘淡蠶子長彎暎郭公
嗁小市漁人集官橋酒旆低所慙猶旅食閒倚壁
閒藜
畦上頻鉏藥谿頭每罱泥塾彎無數發幽鳥不多
嗁動止八嫌僻身名自卑低何須天祿閣中夜學
燃藜

題王侍讀所藏畫山水冊

我家嶂子圖林巒宿雲解駁浮疏煙山胥蒼翠杳
無際千章松櫟俱攙天山前人家面山住土垣墊

店斷復連飛泉𡡉𡡉絡細石過鶻宲宲盤平田偶然目送𩙪神往位置無乃秦人源紅藤拄杖青莕屩欲往從之無此緣今觀此圖寸幅耳尤覺皴染加於前縈回崎岸通木彴檀欒修竹遮茅椽室中何人自偃卬非隱君子當爲偓佺邪隱邪我不知儻可依止終餘季便肩長鑱掘苓朮或置神鼎烹砂鉛回頭謝笑柳州柳如何誤作囚山篇

襍憶四首

綠芷生芽柳弄絲黃鸝晛晥燕𨰿池客游始羨江南樂歎息褒翁見事遲

架犂布穀已爭鳴急買輕騧趂雨行記得淸明須淩種莫教流落誤春耕

殿頭枚馬似緐星願乞殘骸守故扃勺藥酴醾俱好在未妨彎發抱添丁

悵悵京彎滯此身故鄉風物一番新酴醾過了吾何恨筍老蕈殘最惱人

題坐竿圖

身上短簑若𥟖綠偶來停櫂坐楊曲鰲魚吹浪上頭彎𥟖興敲鍼殊不俗輕風搖曳酒家旗兩岸游人歌竹枝羨君獨倚蓬窗坐一任蜻蛉立釣絲

題梅豹方十六羅漢畫冊

梅生解盤礴人物尤推雄前身受具戒曾入兜率宮失足蹋塵網謫來東土東猶記諸應眞寥寂嘗過從靜炷一穗香想像龎眉容心手忽融洽不著臨橅蹤或守跏趺坐或倚支頤邛或揮寶彎巾聚立談宗風稜稜瘦露骨氣象迥不同是閒有妙悟變化由襟胷俗云倣龍眠此評恐未公若人愛畫馬幾墮馬腹中晚節雖小悔何嘗得眞空梅生根器殊筆墨超人工髣髴省本來一洗畫史庸以畫作佛事儵然證神通

寫家書訖遂批一詩於後

家居山水窟游息無不𡧍至今旅館中夜夢猶憶之恒虞春雨多土屋或易敧及此風日佳苫葢安得遲徑草須屢薅籬槿須牢支橘蠹桒有蝗次第當翦治辛夸好在無高彎玉𨰿𨰿此樹吾手植溉壅必以時申寧責家人柰何飽而嬉拂衣具扁舟止足吾所知筍肥蕨芽嫩社酒行可持杜宇女勿憂吾方戒歸期

懷張隱君六子

故國風光蚤惟應旅客知壄田挑桒日郵屋焙蠶

時隱隱漁家鼓纍纍里社旗扁舟舊鄰叟徙倚倚
相思

攲枕

旋放蘆簾整布裀先生攲枕息幾身室無侍婢猶
嫌病廚有餐錢叟苦貧寒甚勝賒燕市酒風來羞
污庾公塵故鄉節物殊堪憶箭茁槐芽又一新

寄題鮑聲來草庭

鮑生嗜讀書書室開南榮梧石羅四周清陰覆門
衢如何了不顧而以草名庭草類區以別剖晰不
厭精蕵蔾善蔓延蓬藿易縱橫葶藶苦如欒菥蓂
甘似餳茈萸堲可染蒬葖略堪烹芄蘭本非蘭楚
茾本非荓凡此皆惡種詳在爾雅經生也愛芳草
辨之已分明種植與溉壅往往手親營露濃翠甲
滋日煖珍芽萌晨夕觀物變采香擘其英陶令藝
籬菊湘纍佩畦蘅二子不偶俗晚節尤惇惇生也
生東南才穎超楚傖行脫薜荔衣翻然出柴荊空
留庭前芳搖蕩春風輕

阮亭先生賜讀洞庭游槀長句一章謹依韻
奉荅

似有毛公勝尚禽別開洞府待幽尋波淡自足魚

千石壤沃眞堪畝一金倒景浮空山側畔紛紅駭
綠樹中心愴哉如許玄栖地未得招君杖策吟

和阮亭口號次韻二首

谿山猶記昔季游擘作王郎便面秋最好聆亭祠
外景澹煙疏柳隱譙樓
偶憑團扇憶曾游絕似吳淞一段秋試問夕陽紅
樹裏誰家青旆出高樓

題江干阻風圖

雲如崩山捲𧌒廓長季謗言風信惡捍索纔收百
尺蒲蚤見顛風轉旗腳大船邪許橫沙洲小船掀
舞江中流前頭麗譙定何處計程知是潯陽樓樓
外江豚吹浪急無數檣竿嘯空立風波如此路行
難寄語兒輩勿輕出

聞部議命予以原官帶病修史二首

又作東華客窮愁每萬端酒如文態薄春似旅情
闌努力先朝史安心本分官桑榆元自暝無策返
江干
翳翳塵侵面蕭蕭雪覆頭酒從王媼貰藥訪宋清
求往事槐根夢餘生水面漚兒輩尚齠齔髩齒倩
誰收

睡足

頗怪家書斷仍虞旅病侵忍窮增學力揣分息機心土銼凝塵滿柴門積蘚泼午餘眠未足軒騎莫相尋

送田鄖淵南歸

一幅輕颿趁好風恰如魚鳥脫鉤籠楊梅爛紫登盤美蓴菜微青上箸空學與衆殊鉴近樸詩無人愛始稱工渡江自有名山在莫爲紬書羨史公

題畫三首

遙指山門一徑長丹楓烏桕點清霜風光絕似堯

峰院輸女相攜話夕陽

陰陰灌木壁禽呼點綴樵邨與釣谿占盡畫圖君信否鈍翁家在此峰西

小桃著子栁飛絮輕靄濛濛細雨斜慙愧此身非社燕今年春盡未還家

記寢

寢棺當得官寢棄當得財此是想所致不想何有哉宵來我何寢夢鄖行澤國寒雲壓岸低巨浪黏天兀短蓬駕輕舠穩傍千樹荻羣鱖吹波來舉網欣有獲折栁以貫之腮紅鱗點墨呼婦持作羹用配香秔白老饕一笑粲此境墮恍惚鄰雞喔喔號落月耿破壁

題畫二首

黃栁丹楓曲徑寒白鳧翁繞蓼灣灘此中大有娱人處莫作殘山賸水看

拈取胎亭一段秋淋漓墨瀋化雲流谿山果使佳如許合荷笭箵上釣舟

決筴

久抛蝯雀計全非眇眇吳閶匹練微鄉寢暫隨胡蝶化客心遙逐鷓鴣飛嬾判衰病甿榮祿悔趁虛

名賤駿機今日稍閒有黃色料因決筴挂　朝衣

憶江氏園亭

君家卜築倚彎涇風物佳時許叩扃石骨透煙通體綠松身臥蘚一邊青縱橫藥樹穿藤架破碎谿山上畫屏記得年前曾往返而今相憶鬢星星

病

高敧一枕掩雙扉栁未成絲草未肥獨有東風酸大骨攙先透入病夫衣

題畫

科頭反手恣閑行直上山南起嘯聲古與今如一

丘貉笑人㨗壁歎功名

史館有感

病眼摩挲久不明暫抛史冊繞階行癡蠅爭映栖難穩小栁含風臥未成文字祇慙謄舊牘功名久分付來生此心已是蕭騷甚更聽春禽巧哢聲

和問亭韻送郘培風處士南歸四首

畫舩一櫂逐江波遥望柴門路幾何緣筍朱櫻鄉味好情知不作采薇歌

長河冰盡浪生㐲千里挪愁道路賖未到江南先稱意順風輕送布颿斜

青梅綠李滿江津君到江南物色新市市旗亭開社釀邨邨土屋賽蠶神

朱陸云亾道不伸異同細細共君論長憂絕學今難繼不信菰蘆有此人

繪川書院爲湯潛菴先生賦

孔孟不可作六經無完書爲學資自得耳食眞鄙儒宋賢闡絕業已獲龍頷珠從入雖有岐根源亮非殊後進未升堂論辨徒紛如彼此騰口說孰若勤菑畬先生奮中原祖程而禰朱貫通諸家學劉膚茹其腴首㾕㐲士僞次憫鰥生迂不朽在立德其言與之俱琬也東南來兀如橛株拘浮沈尋句中又似忘歸墟側聞繪川瀕高甍卓通衢豆登卭前修生徒盛簪裾講誦方歷歷揖讓秉于于杏壇一枝春爛熳開榛蕪先生隱金門喟然歎歸與願言從執鞭往賃堂廡居廁身都養末從容牖頑愚庶幾遲暮季猶得秉燭趨

病況

透檐殘雪穴窗風沈病淹愁逆旅中材拙敢期同舍恕過多須仗故人攻缺唇硯貯煙煤潤折脚鐺支榾柮紅此即暮年生計在肎抛雙淚爲途窮

奉贈徐健菴前輩

婁水之所經巉峨玉山塔羨此一隅地人傑踵相躡公家伯仲叔塤箎互酬荅翩然排天門聲望後先接中朝共推卭號爲冠蓋甲長公最雄邁戶外朋簪盍懇問傾筐篋宴笑倒樽榼頻躧長者屨且置諸生榻辟若大瀛海衆流鮮不納冐期極瀟灑經術況淹洽觀其所著書無語肎落夾壯采陳繪組宏音振鏜鞳當今右文時 詔修經國業已開蘭臺局匪但給筆札前史頗浩瀚殊論苦未協學識如長公才又富開闔發凡必毖𢖍寓思當周帀

下上三百載歷歷在眉睫何不任著述俾作羣賢
法季紬金匱餘奴僕命壽膀

冬日憶堯峰作

夾浒迨逭接竹坨壞垣穨壁壂人家輸込湖蟹肥
堪鬻縮水邨醖賤易賒賦白泉如初滴乳爛紅楓
勝欲殘粤羨伊鄰答都無恙只守柴門領物粤

病中三首

談遷彪固本相因玉局那堪臏病身回顧童烏僅
三尺異時史稾付何人
屛當書籤檢藥囊儘判筋力拄風霜殘秋欲盡人

猶臥不信蘭臺有病坊
鄉書遼絕客途窮身裸牛湊與馬通一笑形骸元
土木任佗流漂自西東

請告六首

筋力蹉跎肺氣衰膏肓豎子去還來行季自分無
官祿馮仗東歸厭此災
一輛柴車出　帝鄉著囊藥笈是輕衰菊覸莫笑
緇衣微猶帶東華軟土香
已辦輕驅屐曉雲東來粤信漸紛紛社前擬換江
邨酒解得銀魚未可焚

面如槁葉鬢如霜慚媿承明侍從行縱是　聖朝
堪眷戀也應歸骨故山旁
春向坨南浒北生紅英紫萼漸縱橫馮誰約束司
粤女小待先生曳杖行
劉了采桑種薄田好騎篛肉日周旋槿籬淡處柴
門迮不要安車特地縣

十季前請告與梁曰緝先生唱和遮字韻詩
凡數十首今日再次

去攜兒女管春華重漱流泉蹋亂霞門外一行陶
令樹籬邊全幅趙昌粤青精黃獨堪爲飯竹几蘆

屛算是家京洛輭塵飛不到不須扇肉帽檐遮

新春日再和

衰翁兀坐念春華千里煙波萬樹霞每喜鹿麛能
戀草預愁鶗鴂欲嗁粤事多結習難言學文欠師
承未入家歎息暮季須自訟敢將誇語向人遮

五續小游僊八首

西風昨夜起瀛洲贏得羣眞箇箇愁寧但蓬萊水
清淺琪粤瓊樹也含秋
紫殿頻催應制詩侍書僊子擁瑤犀擘窠巨筆從
頭埽但乞銀河作硯池

夜半瑤池宴月明嬾聽玻管太縱樹狂來秃向松
陰下獨自攜琴弄泛聲
天上材花又一新幾多牛鬼與蛇神修文老吏迂
疏甚不是瓊樓作記人
藥鑪全按坎離安每轉惟憂火候難山鬼纔知一
歲事豈堪役使守神丹
釀桂餐芝已有年願將身附地行僊平生解笑槐
腸鼠枉自飛騰不到天
急假全家赴隱居手籠雞犬上柴車不知道側青
牛客何事淹留愛著書

遠離塵土返巖阿玉洞淡嚴鎖閉多回首長安舊
銅狄幾時相見再摩挲

書懷三首

急將壁服換朝衫春水初生渀去颿猶自畏人重
檢點盡焚史槀諱頭銜
未必人間行路難衰遲自是合休官長安大道如
繩直敢作邛崍九折看
又趣輕裝去　聖朝松風蘿月足逍遥行藏無與
時賢事嬾費心情解客嘲

得蘭兒家信作

自赴　徵書又判年藥囊衣襆故依然病身寄蹟
如賓鴈稺子催歸學杜鵑去國但求鉏菜地挂颿
須趂養花天從今莫作官人看皓首龐眉是散僊

候　旨作

河上氷融草復斑此身猶滯旅亭閒藥無可染衰
餘鬢酒不能回病後顏家業漸隨花並落客心先
逐燕雙還雲泥分與諸賢隔喜有音書念閉關

絕句二首

麥青漸覆東西隴水綠初平大小谿自媿不能孏
筆削且留此手學扶犂

桑未成陰筍未萌歸田聊自齒編氓縣官比歲花
科急辦取餘齡應踐更

留別四首

悤悤馬首欲南行賸喜尊前黍酒清此別斷無重
見日故應翦燭話來生
小頓柴車大道旁離亭分手柳條長不知衰淚能
多少猶爲交情灑數行
去鉏花藥補籬此段風流自一奇鴨蹋嶺前花
可老免教人誦北山移
春明門外柳花香故舊臨分黯共傷從此雲泥相

契闊敢將嵇阮附山王

得　旨後作二首

濫簪綵筆廁蘭臺不是修門供奉材縱使此身眞化隺羽衣丹頂也歸來

爲報歸休事巳諧欣然擎袂慰幽懷養牛䆁酒三公禮未及　君恩許乞骸

鈍翁續藁卷五終

康熙甲子冬十一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藁卷六目錄

南歸詩藁

違俗

連遇大風舟行甚遲戲爲二絕

津關二首

阻風

過談家莊始有杏花時距穀雨僅七日

兀坐

題蘆鴨圖

舟中終日食韭戲作

以榆錢和麪蒸食之

張敦復前輩言汪苕文此行固善矣恨其不肎從陸不及歸賞牡丹耳予聞之失笑今日穀雨正牡丹盛開時也以水涸滯舟淸

源感賦二首

淸源

小住

絕句四首

重三日作

堯峰二首

鈍翁續藁卷六目錄終

南歸詩藁

遣俗

闌入少年場功名黯自傷病身延翅隺拙宦觸藩羊史筆尊遷固玄言愛老莊半生遣俗好安可點班行

連遇大風舟行甚遲戲爲二絕

塵沙淡淡不逢春秖覺狂飆攪水瀕風伯也如時態薄百端阻抑去官人

惆悵篙師色似灰數重雪浪競讙豗老夫別有驚心處新自風波宦海回

津關二首

正直風輕雨細餘孤舟蕭瑟旅囊虛關門令尹休相阻身是衰年倦著書

雨中一舸小如梭襆被囊衣本不多年甚暮年窮至骨免教關吏恣譏訶

阻風

絕無春事慰衰翁竟日彎環小艇中鏜鞳噌吰千折水飛揚跋扈五更風黃埃坌起迷平岸綠鴨驚呼攖半空歷盡畏途今至此始知摧折坐天窮

過談家莊始有杏花時距穀雨僅七日

繞賣餦餭餐酴粥江南花信紛相續緋桃綠李無數開社鼓鼕鼕酒新熟燕齊之間春最遲若按月令斯失時篋中裌衣空復在至今猶著羔羊皮鳧翁鴨子繞沙嘴唬鴂流鶯不到耳清明已過穀雨來甫見杏花初放藥安得歸驅策便風故鄉節物兒女同豆莢離離眠地綠櫻桃累累壓枝紅

兀坐

稞甸兀坐守船扉風物蕭條樂事稀隨病淺淡頻議藥趁時暄冷輒更衣餅花計日愁將落沙草迎

風覺易肥未審兒曹相念否酴醾開後決成歸

題蘆鴨圖

眇眇寒流遠接天荻花翻雪水凝煙竹弓絲罥眞難到俗與沙禽自在眠

世路敲嶇不易行每身經處輒心驚的應輸與滄江鴨慣狎風波了一生

舟中終日食韭戲作

長安蚤韭鵞黃色雪花飛時冒土出菜市街頭初上市每有豪門厚酬直河干半月春風吹韭葉尺許何離離賓人吐弃不下咽老夫甘之如蜜飴午餘淅黍炊香飯配以韭虀寧待勸尊絲葅苗未足方欣然舉箸空盤案偶謝微官還故鄉但得一飽百事忘茹蔬啜糲不須擇底用流涎思萬羊

以榆錢和麪蒸食之

黍飯齏湯故有緣先生捫腹每悠然旋收榆莢成清供下箸何殊食萬錢

張敦復前輩言汪苕文此行固善矣恨其不肎從陸不及歸賞牡丹耳予聞之失笑今日穀雨正牡丹盛開時也以水涸滯舟清源感賦二首

小艇搖搖未肎前埜桃著子柳拖綿爲耽煙水濃如畫愆卻花期又一年（洛陽人每稱牡丹爲花見歐陽公譜）

故里春光到關茶倘隨鳧鴨宿晴沙也知骨相殊酸薄無福能看富貴花

清源

孤艇清源上經旬繫綠楊鴨浮貪淺水燕語狎危檣淖潦扶衰疾渾醨潤渴腸滯留君莫歎猶投一官還

小住

卒承尺一返農桑重理桃栽葺柳塘仕宦不曾諳

小草文章何必倣長楊鳴機白紵如雲薄出㼌黃
秔勝蜜香相見莫詢京洛事爲君小住話江鄉

絕句四首

羣賢濟濟曳彎裾潤色斯文已有餘身是腐儒才
思拙祇堪歸校兎園書

九原精爽儼千秋肎逐黃埃白草休何事時賢若
相摵枉拋心力作蚍蜉

馬班未敢比春秋聊取前聞次第修歎息後來嚴
筆削直將書法接尼丘

學術文章兩未工三季甌窳苦悤悤還鄉但逐雞
豚社勝入伍文久友中

重三日作

三月三日清源驛廂門水淺纔及尺老夫怕蹋輭
紅土卻向清源作羈客臨清士女不好事水邊初
無麗人蹟映隄綠柳垂陰陰繞瀨彎鳧飛拍拍悶
來聊醉市上酤倦甚但羼林頭席安得掀柁開布
颿閑弄煙波半篙碧

堯峰二首

遠憶堯峰麓谿山帀故居層林唬戴勝淺瀨聚王
餘煙繞墟中綠風來水面徐時因行飯出初不要

籃輿

涤滑蜻蛉浦縈紆躑躅岡釣菴編短箬梵舍隱叢
篁遇蔭俓停杖逢郵暫乞漿峰前舊游地攲枕亦
難忘

食薺二首兩岸此菜甚多土人不知采也

擷籃挑取雪中芽未著鹽醯味已嘉說與諸傖都
不信放教偏地發鯀彎

晩薺青青含甲嫩蛋菘白白族科長江湖不少魚
羹飯未抵山蔬出釜香

旅宦

旅宦睽兒女窮愁滯歲時衰來顏瘖覺毀甚骨先
知詞賦枚皋拙功名李廣奇昨非今未是惟悔去
官遲

短檠

烏皮小几夜淒馮欲拚殘書尚未能五十季中誰
耐久故交惟有短檠鐙

春晚

不覺春又晚猶依孤櫂行河流半清濁天氣褀陰
晴吹水游魚樂迎風乳燕輕淮南眇何處千里暮
煙平

舟中飲酒

月黑風愈高雲脚垂到地繫纜楊柳根搖兀頗可
畏蕭然掩篷窗客悶排不易從來嘗酒薄況復出
郵肆霑脣取微醺過此即少味譬若仕宦中沈沒
吾所忌夜深鐙火闌竝船皆熟寐挂颿理煙檝姑
俟明日議

迂疏

黍飯葱湯養此生悠然猶發嘯歌聲極知老大迂
疏甚恰要兒曹著眼驚

荆門候啓牐得食鯽魚

斗門縣飛流一片浪覺白樂哉羣魚來躍起每踰
尺何人罾笭箵舉網三玄鯽柳條貫其頰作意猶
跳躑欣然呼買之頗覺芳鮮溢我家太湖尾櫱富
魚千石或圓而縮項或狹而豐脊四腮或含紅細
鱗或灑罌平時風月佳恆有斫鱠癖自從入京覺
此味竟難直今宵享南烹乃得弃官力滿引蕉葉
醆醉倒柁樓側

兩岸無桃李因采蒲蘭及豆覺入小餅作供

戲賦此詩

一春宋莫動愁顏絕欠名覺任意扳小草悤悤也
承乏得登書几硯屏間

濟寧太白樓其碑記爲吾家文節公所作

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瞻遺像丰采猶瀟
灑憶當供奉時才譽傾朝埜高標南山松駿氣西
極馬勳名不能羈況乃富貴假一醉詩百篇吐納
皆大雅呟然鐘呂鳴餘子悉喑啞游戲酒人中夫
豈沈湎者遺阯任城隅千秊揖廣廈隱隱面層巒
鱗鱗俛萬瓦尊醽時見酹碑文每爭打神爽游八
極窺雲儻來下

夜雨

草際獮鼃鳴林陰姑惡語蕭蕭荻葦聲送此打篷
雨珠梅牐前夜半行小艇點水如蜻蛉平明日出
煙霏斂望見淮山一抹青

書事二首

數里南陽牐輕舠趁急流長秊占雨候水面有魚
浮

河伯祠前泊紛紛禱賽謗舟人爭餕肉不復顧神
鴉

泊阜湖口其地多警

鸕鷀拍拍繞斜陽蘆荻翻翻渚漵旁祇喜病身殲

北闕肓憂豪客出南塘雲連漲水微茫白鳳翔飛
奚慘澹黃賴有鮝魚菘菜美一尊風味似江鄉

淮陰道中

楚尾接吳頭長淮滾滾流王孫不可作芳草至今
愁繞岸魚蝦市連檣估客舟何煩羨騎雀計日到
揚州

隋隄柳枝詞二首

汴水依然日夕流烏栖無復綠陰稠枯査疑是前
朝樹曾與楊家繫彩舟

千里陰陰拂御舟阿㜷行樂鎮無愁誰知身後靁

塘上一片蘼蕪壟色秋

高郵湖

蒲葉未生菰未長魚鷹飛飛來復往桃花水至游
鱗多爭向中流蕩雙槳朝來捕得數斗鮮付與估
客不論錢但祈新鱅魚苗大便是湖邨小有年

過服

過服歡悰少驚心歲月遒病身衰冉冉客路迥悠
悠櫻筍饒新味谿山感舊游歸來兒女大儻得話
離憂

將抵家三首

一別雲山已有年舊游重到輒淒然霜顱雪領歸
來客自是陳人不是僊

幾多朝士擅文雄誰復留情記此翁老大去官君
勿訝時賢方重黑頭公

知識相逢話舊餘數行清淚落衣裾不須惱我頭
銜小已被虛名暗折除

又絕句二首

豆似璵珠最覺珍含桃爛熟又嘗新暮年幾識歸
來味縱欠蓴鱸亦可人

製得吳中釣具全一聲欵乃向江天鏡湖底要君

王賜是處煙波好放船

鈍翁續稾卷十六終

康熙甲子冬十一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七目錄

鈍翁續稾卷七目錄終

洞庭後游稾

予期以九月末定省七叔父於東山於是周子覲矦復有西山之約晦前一日與覲矦及文子與也訂行十月朔庚辰從子又衡先從予至山莊翌日辛巳雨覲矦如期至與也失期壬午又雨候與也不至癸未天稍霽遂偕覲矦又衡行既至東山寓嚴翁公弈拙圃越三日丙戌侍叔父過寒山主姜自宸家自宸爲叔父女夫予再從妹壻也具賓主甚肅翌日丁亥乘姜氏舟入西山再主李恪臣家往返凡十一日遇雨者一日得詩若干首覲矦及釋同岑詩附錄如故事是歲康熙二十季也距前游五歲矣

次韻覲矦山莊晚眺

偶爾留嘉客行吟自豁然前山凝暮靄灌木辟寒煙徑小夸能活籬疏槿受編不知心遠未但覺地尤偏

原倡　周公贄

晚來倚高閣眺望自悠然黃葉孤邨雨青山薄暮煙坐檐橙蚤熟繞徑竹初編洵是柴桑咎歸田與獨偏

微香閣

樓居仙所好吾亦暫游行木落全湖現天寒衆壑清亂雲隨地湧老樹與檐平濱媿黃冠咎幽棲了一生

次韻　前人

茅山有道士騎雀洞庭行我亦扁舟至相招凌太清嵒前雙桂老檻外一湖平願事赤松隱脩然娛此生

訪詩僧止白不遇

島可居雖僻能容款戶人風松謹似雨秋靄澹於

春隙地寒蔬茂虛庭細草勻長明鐙下榻宋莫自凝塵

次韻　周公贄

藻麗今無敵長懷休上人碧雲天外思芳樹朧前春籬白茶夸密臺紅柏葉勻閑房秋自好半點不侵塵

清曠閣偶成二首　閣在拙圃

自悔登臨已技遲丹楓飄盡柳殘時莫嫌景物都寥落石瘦泉清是一奇

雲繞修籬翠繞亭蕭然無客款柴扃開窗遥對湖
流坐直取三山作硯屏

與覲庚入含山登一小丘有石刻題曰殤兒王五郎墓

面湖背崦峰崔嵬不知誰營土一坏王郎定是王
雪子吁此體魄歸蒿萊下殤胡爲禮不殺特建短
碣移松栽夕陽飛螘低荏苒月落杜宇號裵囘郎
今秋色繞楊樹無數黃葉堆蒼苔秊秊寒食棃花
發紙錢麥飯何人來墜子中歲屢喪子亦復餘淚
霑雙腮布帷翻翻寄郵舍瓦棺次第棲山崖人間
此恨遣不易頓令目暗須皚皚與君歎息殊未已
西風忽蕩松聲哀

湖中二首

湖光似鏡映斜暉紫蓼黃蘆拂釣磯寄語羣鷗須
識我莫隨鳧鴨背船飛

西山景物近如何放取輕舟一葉過乍覺霜風寒
割面白魚黃雀繞灣多

贈李翁柱玄

記與山翁別於今屢判年容顏俱老矣風物故依
然石筍穹階出藤梢繞蹬懸果園仍好在又是橘
香天

落雲陂二首

斑斑蘚花明颯颯松風起時遇采樵人放歌入雲
裏

草中鳴鬭泉松際來孤隺極望澹濛濛寒雲向空
落

藤樹歌

古榆一本有藤纏之頗若人力編緝者土人呼爲
藤樹

天王寺松石公石此榆怪甚乃其敵横柯偃蹇春
復春綠陰盤盤白日昏修藤出奇與榆爲婣葉緜
梢相束縛歷年不知踰幾何樹紋絕似絲繩絡久
疑造物之有無今歎此榆天巧殊安得良工筆力
活寫配松石作三絕

次岑公韻游林屋

正值吳江又落楓來尋傴穴與君同長松磥砢凝
肪白藥草離披結實紅路出漁梁樵鴈上人行怪
石壽藤中猶嫌洞府幽深極未許時流步屧通

原倡　　釋大鐙

輕霜一路染丹楓太史尋游衆客同爆竹聲譁

僊洞冷紗籠光燭禹書紅鉞翁命諸從游者篝鐙放礮入洞中山
疑地肺蒼煙外松作龍鱗碧淵中坐想隔凡嵒
穴下波濤定與十洲通

同前　周公贊

千株橘柚百株楓路入僊源便不同雲竇秋寒
凝髓白蘚書歲久帶霜紅神鉦石鼓煙嵐外玉
柱金庭想像中何秊追隨蓬島客舠撥靈異許
相通

洞山

輕雲霏霏不成雨天風驚我洞山去盤空曲徑遠

橫翠迸壁細泉旋滴乳山中風物故翛然綠毛老
僊不知處玲瓏古竇棲蝙蝠夭矯修藤竄松鼠松
間藏丹好在無憑誰乞我刀圭許我欲徑肩長柄
械來斸層嵐撥煙土茯苓如人杞如犬玉延之根
大如股佗秊服餌生羽翰儻藉姓名書洞府

贈橘香菴主

等是孤峰頂經營絕不同橘彎香滿樹柴甲翠成
叢詩向禪中悟心從境裏空自今蓮社約未可欠
陶公

屏嵒

一轉一幽境肩輿暫許停蜨飛方款款鳥語每惺
惺遠樹俱黃纈層嵒是綠屏欲尋舊題字嵐雨幾
凋零

過平嶺見原田流水甚可愛

疑是武陵天人家十數椽危橋跨清壑細路入平
田鳥影藏紅樹雞聲出翠煙此中堪大隱何必羨
游僊

大龍湫

往秊龍湫下陽侯頗爲虐飈風駕怒濤澎湃穿石
腳水石互吞吐中有大聲作噌吰而鏜鞳相應儼

奏樂今秊秋不雨湖流數尺縮不暇閉奇觀一一
通戶鑰此是龍所家定役神力鑿騫若老蛟騰森
如奇鬼搏大石最崚嶒小者復秀削幽竇誠窅深
平陂忽開拓徧黏漪縠文或挺芙蓉蕚曲折境屢
變來游每驚愕始知人世外別自具丘壑嗤彼甲
乙遝品題未云確

石公山道中

一徑入平岡郵居迤邐長天寒松圃綠歲早橘田
荒石骨棱棱古茶彎澹澹香經行皆畫本收采滿
奚囊

次韻　周公贇

遙指鳳家岡丹泉翠樾長樓臺仍好在松鞠欲全荒水出雲根秀風廻藥草香主人不可見空自抱琴囊岡在山西舅氏鳳翔卿所居曾偕汪先生造訪迨重游而吾舅下世先一載矣

游石公山

微雨夜來歇初陽麗峰顛綠蘋蕩寒流盧橘謌輕煙欲盡所歷紗肩輿止復前石公最蒼秀獨立俛平川露涵葛兮紫風送禽語妍絕壁眇千尺惟有蝯猱緣我將巢雲松於此求長秊偃人儻可呼騎

隺來蹁躚

石公山後襍咏四首

蟠龍洞

洞口繞流水洞中罨白雲那知蟠此者不是洞庭君

同前　周公贇

貝闕接珠宮岳前住老龍如何行雨去但遣碧雲封

雲梯

雲北嵐千尺雲南浪數重試從梯上望七十二芙蓉

同前

此路何秊闢白雲可與齊自憐癡骨重空望上天梯

石梁

淙淙雨後泉爭向層岳落一石駕長虹行人愁著腳

同前

危梁出湖中落滑我猶度佗時煙水漾扶筇但延佇

石公菴

山僧荷鉏處曲徑頗幽絕離外客來稀款冬兮似雪

同前

古壁繪蒼蘚陰崖垂碧兮由來幽勝地占盡是僧家

西山漁父詞四首

濬日輕煙流綠漪鱖魚吹浪尚遲遲阿儂要放蜻蛉艇直待風斜雨細時

魚價今秊逐漸強偶因換酒到山鄉笭箵箇箇盛

魚滿一寸銀刀論斗量（吳人謂䱓爲强）
生長湖中上岸稀矴船只在蓼彎磯鵁鶄鸂鶒都
相熟長傍船頭自在飛
雨過雲頭日日陰石駆脚下水痕淡全家習慣風
波了不怕湖邨便陸沈

次韻寓李恪臣包山書屋

舊有毛公占蠶春嵓栖今復見幽人拓開泉石俱
成畫邀取湖山竝作鄰釀黍時時豢玉醴擣橙細
細膾銀鱗客來況值佳風月不覺淹畱便及旬

原倡　　周公贊

初冬天氣暖如春谷口重來問故人鞠待陶公
微有徑山園謝宅四無鄰堆盤霜橘嘗朱實入
餤湖魚剖白鱗此地風光殊不惡行游莫計動
經旬

歸後戲與也二首

山人合在山中住有底怱時與約違但遣不嫌秋
宋莫生綃畫搨洞庭歸
丹林翠巘繞嶙峋游屐猶嫌欠一人安得無聲詩
入妙覔傳湖上兩山眞

追述

得尋洞府亦前因追述游時不厭頻丹穴乳泉皆
異境黄甘陸吉是幽人穿林翠羽形容麗出網銀
刀氣味珍除是翛然塵外客叟誰解問五湖津

蒙吳公紳索洞庭游稾賦此寄

平生愛山看不足支頤遠望西山麓今季身似不
羈隺竟理飛颿挐行檏山中佳處推石公俛覗羣
峰皆婢僕怪奇自是驚心魂秀麗眞能撲眉目橋
林璀燦步障錦雲巒宛轉屏風綠天風不起鏡流
平展盡生綃三百幅老僧知我非生人炒梟鬻茶
頻見肅枇杷彎開雪滿路點綴衣巾猶馥馥危橋

天矯曲洞幽別束行滕恣探逐洞裏傴人不我瞋
徧啓窗櫺驅蝙蝠數堆石髓堪采喫味美勝餐玄
圃玉從今解笑嵇叔夜俗骨塵緣無此福歸來悦
惚寱中游欲記旋忘什五六明春約君共長往拂
石叟題招隱曲

附三游稾（甲子春正月）

包山書屋

每維小舫輒淹畱爲愛君家草閣幽簾外湖山如
卷畫庭前彎藥儼丹丘筆牀茶竈眞高隱布韈青
鞵亦勝流安得從今隨社燕季季相訪作春游

次韻　周公贊

青籟白舫似堪西谷口名盤地最幽高閣入雲連洞府好花帶雪滿林丘詩文已卒名山業冠服尤推隱者流二老相逢成一笑十年三度得同游

西山觀梅二首

處處梅花映雪明筍輿竹杖恣經行天公似會游人意貸與斜陽半日晴

漸覺林間有落英山僧導我歷柴荊丁寧莫問山淡淺但揀梅花多處行

補洞山樵吼二首

吳王離宮

梁欐久無存荊榛冒荒土時時秉鉏人斸得折釵股

同前　周公贊

荊棘皆臺榭煙煤是綺羅浣紗人去後啼鳥學清歌

浴娥池

塋泉脂粉香傳是吳娃浴至今葦花中鴛央每雙宿

同前

聞說浴妖嬈千年香粉銷空餘池草綠一道似帬腰

由雞籠山觀梅遂抵落雲陂

竹兜隨意好池邐繞嶙峋斜照明殘雪飛泉破暗塵雲痕侵杖屨花氣惹衣巾解笑劉郎俗偎源枉問津

嚴氏傳硯齋三首

迢迢先澤冠東吳太守謀近亦無絕勝風流王內史祇書小卷付官奴

室有牙籤映縹緗庭前書帶數叢長封胡羯末今如許未怕年來硯沼荒

燕寢凝香有笞賢百年手澤至今傳銅山錢埒知多少不敵君家寶硯田

書洞庭游槀後　嚳　基

吾吳山水惟洞庭寔稱大觀前人登臨歌吼見於紀載者可謂詳矣獨是去城百里限以太湖之險雖時時往來於胸中究未得一至其地以爲恨先是丁巳秋堯峰先生偕俞無殊周覲侯周孫雲游焉有洞庭游槀一卷俞周之詩亦間

附其中基讀而豔之辛酉冬十月先生復往游從者爲覲庾及先生之從子又衡也先生得詩則益夥覲庾又衡則亦有詩有記狀物寫情皆前人所未道基讀之益自傷思天下惟功名爵祿或有命焉不可强也至若山林魚鳥之適師友之弦歌講業歷覽肆志亦何求不得先生凡兩游而俗累牽紲一不獲從則益信乎其窮也昔昌黎韓子作滕王閣記以不得躬覽其勝一唱三歎有餘思焉然千百季後讀其文無不爲之流連慨慕則其文之所留遺顧不偉哉基既無其遇復無其文將何以自解免然每讀先生之詩則煙雲之麗泉石之奇金庭玉柱之勝以及晦明變化魚鳥飛躍之致良田美地梨棗橘柚桑竹秔秫之饒凡足以發皇神智澡溉臟腑者宛然遇之尺幅之間雖未至其地而所得已多矣此韓子之所不能兼而基得傲韓子以其所不及者也夫又何恨抑庶幾佗日者先生復爲洞庭之游尚請奉几杖載琴書備冠者童子之列於以極縹緲之高窮林屋之深磅礴湖山之櫳取先生之詩而盡和之以夸燿命周諸子

或未可知也因敬書一言以竢

純翁續稾卷七終

康熙甲子冬十一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八目錄

歸田稾

吳公紳同周觀侯移庖過堯峰山莊觀侯有詩因次韻二首同集者張六子王咸中及公紳次子于石也

題天台訪道圖二首

杏嶴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

和説巖先生見寄絶句次韻六首

和施愚山見寄去歲贈別口號次韻四首

送周觀侯還洞庭次曉法師韻

再用東字韻送觀侯

寄阮亭先生三首

堯峰懷觀侯

過江氏小山書屋

送惠生元龍升寄綸霞僉事

和諸君子題元龍城東新居圖絶句次韻四首

贈沈丈三絶句

舟過虎丘

堯峰山莊拾公紳觀侯

叱䕋

叱蠅

經營

又題

汎谿

過吳氏南垞草堂

示觀侯三絶句

過東山王罌池

檢視小圃粗了因作

虎丘訪客

留客

再過南垞草堂

月夜偕周生子瞻登吳氏搴雲閣

答友人出山之問

贈西山李翁柱玄

贈橫金沈丈景之

月下演東坡語二首

甲子冬十月記事詩五首

雪後邀曉師同往蒼鴨三首

鈍翁續稾卷八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八　　詩稾八

歸田殘稾 自壬戌歲起至甲子冬止

予自南歸僅逾月而喪次妾馬甫期年而喪長妾張不二載而又有幼子昦蓀之變殀喪洊至甚疾益增遂不復寄意吟咏閒有所作輒隨手弃去其本周子覲侯從後訪求掇拾止得十之三四故以殘稾命名云

吳公紳同周覲侯移庖過堯峰山莊覲侯有詩因次韻二首同集者張六子王咸中及公紳次子于石也

枳籬茅舍也生春今兩欣逢客到頻徑有茶梅初放豔盤登鮭菜乍嘗新喚晴小鳥爭穿樹趁暝羣鳧欲撲人多少筍輿兼畫舫除君誰慰病餘身

喜君載酒遠尋春徑造無煩叩戶頻詰曲樊垣麤勝舊青蒼杞藕恰含新疏礬橫竦疑妨路馴鳥梳翎似狎人何日耦耕敦夙諾歲寒都作老農身

題天台訪道圖二首

絕壁危梁似畫圖此中有路遠偎都連礬不托胡麻飯能向山家少住無

自離洞府入塵寰丹竈全拋尚露閒若見諸眞馮

奇語鈍翁久誦頻思還

杳彎

煙雨迷濛古岸斜澹紅淺白繞郵家緋桃未放緗
梅落占斷風流是此彎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

同館四同姓聯行若鴻鴈推君尤傑出夙笞妙儕
輩方茸明陽秋聲望甲東觀史筆有秉長紀表志
傳贊公暇復製詩信手龍蛇擲煙墨之所到終篇
無點竄吾儕適旁睨重裘透汗由此遨　主知
天語屢嘉歎遹者稱王人尅期涉浩瀚破浪長
風中要疇壯夫願玉鞋錦麟袍新從　御前換東
閣梅未彎畫錦達里閈長官負弩矢騶騎填驛岸
瓜步蒜山閒父老夾道看去作萬里游奇絕平生
冠鰲脊高于山鯨目爛如電日月沐浴處試倚柁
樓覜水天略相接積氣吵難判欲求彭湖嶼遠碧
浮一綫始知木玄虛所賦曾未半棄樓亦吾心惱
受老疾絆佗年待君還雞黍尚可辦當於談笑餘
歷歷徵變幻槖中奉使錄技癢應弗憚

和說巖先生見寄絕句次韻六首

白版雙扉畫亦扃姓名羞入長官廳只拈舊日陽
秋筆箋徧田家耒耜經

鬻石燒金別受方采芝蒸朮要堪嘗馮渠算話周
髀數惟有歸田一策長

交誼元非白首新偶緣身厭軟紅塵才疏未是嵇
康比何忍將書絕故人

拈取幽棲說似君鳥窠蟻穴與平分不愁歲儉饑
寒甚紉了谿荷餌澗雲

細草茸茸繞席門堯峰一曲敢言尊農書大有奇
文在要與鄰翁細討論

平生亦解羨瀛洲歲晚其如倦宦游縱使此身眞
老健不堪筆削也宜休

和施愚山見寄去歲贈別口號次韻四首

歸來空學地行僊分向淡山了暮年獨羨君爲香
案吏至今身在玉皇前

領雪顛霜倍覺明燒丹種玉苦難成此身已是無
家了只荷劉郎一鍤行

飛泉曲折下平沙來往時時有釣槎從此殷勤屬
流水莫教浮出洞中彎

虎阜西南崔嶺東幽棲不與市塵通飛彎語鳥頻
相續常似人間二月中

送周覲侯還洞庭次曉法師韻

十季飄泊市門東何季重移故里中一路采詩尋異境全家斷藥入幽叢偃坩高與天風接古洞遙將地脉通亦擬槃秋理煙楊茶邨橘社得君同

再用東字韻送覲侯

世事低佪大小東羨君歸隱故山中但攜琴雀爲家計別貯薴苓備藥籠學術故應師屈蠖文章要自擅雕蟲不知洞府揆奇暇可有心情記病翁

寄阮亭先生三首

待詔諸賢滿廟廊才名眞擅漢京長鄒枚賈董如麻葦未數區區白髮郎

史筆何時到獲麟不妨收取不貲身故人知我吾能記許向江湖作外臣

隺瘦龍鍾絕可憐擬求靈藥養餘季弃官亦是尋常事直比巢由恐未然

堯峰懷覲侯

角巾蒲扇草堂中未覺炎蒸熇病翁高柳陰陰敲遠翠疏磬宋宋裊長紅松閒漸吐嬋娟月頭末遊生荏苒風試說似君君愛否幾時淸賞兩人同

過江氏小山書屋

秋色澹融融聊行小徑中書欄饒曲折文石擅玲瓏叢桂多季綠盆魚一色紅游從都似舊欠了鹿牀翁(俞無妹自號鹿牀)

送惠生元龍幷寄綸霞僉事

惠生元非山澤癯東吳學者推通儒六經訓故師馬服五言章句卑應徐連季樸被事行役往返始受饑與驅平原先生富才望生也從之叟修裾塤篪彼此迭醻倡豈伊挾瑟逢齊竽昨朝喜生似憶我拏舟竟過堯峰嵳嵾磬炫眼繞埜岸傒蟲聒耳鳴階除此時空山若宋寞季哉有客來門廬夜淡

共翦兩窗燭每聆快論頻軒渠生言平原許受槃行將脂轄馳驢車丈夫故有四方志安能拘守待菟林嗟予與生交契久相需不啻蛩隨驢如何忽被有力奪後來彭戴知誰與一髮青山是齊魯望中道路姝縈紆老夫老矣衰且甚過從無日良可吁祇今平原亦開閤折柬未附雙鯉魚江湖滿地水流碧鴻鴈叫月天涵虛歲寒但願佳眠食爲予問訊今何如

和諸君子題元龍城東新居圖絕句次韻四首

亞城東去結雲亭綠樹紅橋儼畫屏略與穎谿風
味似夕陽惟欠亂山青元龍故居在東渚前臨硯谿

平田一曲恰當門蝦浦牛欄埜趣存但得溪心晨
夕共不妨嘯作小南邨

竹門松徑接烟蘿剝啄由來好事多彎月中間頻
得句不知誰與作羊何

也曾軒騎往㝷春谿水挼藍柳拂塵乖俗圖中最
佳處爲儂添箇白頭人

贈沈丈三絶句

與君連袂舊情親今日俱存歲暮身乖得谿山相
近住杏彎邨裏話朱陳

山莊南去接橫金數里邨居煙靄深每向搦船橋
畔望儂思理楫一相㝷橫金鎭即沈所居也

別開蓬徑繞巖阿未有羊求共欵歌準擬與君成
二老不論時節數來過

舟過虎丘

載酒出彎涇秋光似畫屏破煙雙白鷺點水一青
蜓漁鼓譙孤店菱船下淺汀雲嵓看漸近佛塔已
亭亭

堯峰山莊招公紳覲侯

別久能懷舊老蒼提攜稾笈與詩囊枇杷黃後忪
粗減叢桂丹時興最長水面咿啞移曉月門前剝
啄趁秋涼莫嫌埜老貧廚薄翦韭烹鮮盍共嘗

殘葉

多少離披綴綠枝不禁霜打與風吹而今賸有枯
條在憶女成陰障日時

殘蠅

陡覺金風透袷衣紛紛落葉擁荊扉青蠅能得多
時活猶逐斜暘暖處飛

經營

又値春將盡深山換物彎彎殘纔割蜜雨過旋收
茶浸種出陳穀繅絲修故車謀生忪未了眞作老
農家

又題

莫信身無事經營詎有涯斲彎鍼𧎚穴壅樹掬蠶
沙短竹扶籬密修筒引水賖甫秧畦藭覔橤雨復
鉏瓜

汎谿

今日佳風日沿谿任短橈綠洗籠岸樹黃豔繞灣
彎魚婢吹微浪鳬翁立淺沙前邨猶里許隱隱犬

聲譸

過吳氏南垞草堂

飯餘屧步出於此每盤桓高下數株石周遭卍字欄廣除分美蔭圓沼引清湍筍㛹茶香熟爰令老抱寬

示覲侯三絕句

城東大道接城西三日秋霖是處泥何似山莊清絕地陰陰喬木畫眉啼

此身未覺老蹉跎醉向鐙前每放歌新製荷衣耐涼冷今宵添得酒痕多

繽林翠靄繞郵東一箇茅齋疊畫中君若不嫌雞黍儉衣須分手太悤悤

過東山王墨池

輕舟來自巨區東石隝莊前偶爾逢等是暮季君較可老夫顏狀叟龍鍾

檢視小園粗了因作

料理家園畝許寬輕衫團扇據牀看餘彎隱隱藏淡葉小蜨翻翻度曲欄加糝箭萌含㛹絲蘸鹽梅子樵微酸窮居自是饒情味未要尊罍佐一歡

虎丘訪客

亂石疏泉數曲淡祇緣佳客愛幽尋山僧靜掩散彎室滿徑綠槐生畫陰

留客

短椽疏牖接修廊剝啄聲稀清晝長憑仗幽人寓碁篰與君飽享竹間涼

再過南垞草堂

鄰家草堂好徐步不嫌頻藤翠穿松腹苔文裹石身樾清多語鳥淵淺少游鱗所季佳風月過從互主賓

月夜偕周生子贍登吳氏搴雲閣

今夕是何夕相攜草閣前一規銜嶺月數縷別郵煙藤影裊絕壁松聲咨晴泉彩雲天半落吾意始將僊

荅友人出山之問

不嫌壄父便交歡諱說頭銜是史官車爲久懸羞再駕冠空長挂怕重彈叢祠散社分餘肉僧盋逢齋寄一餐此段風流那易得肎馳嶮岨涉波瀾

贈西山李翁柱玄

會陪杖屨兩經旬知好棲居斷俗塵邀取石公爲老伴句連洞府作比鄰飣盤多摘黃金實入饌惟

烹瀹墨鱗丹曰藥鑪俱好在的應已證地僊身

贈横金沈丈杲之

老去知君久息機肎將蹤蹟狎塵鞿隱囊棊局風
流在布韈青鞵逸興飛豚黍黃雞雙蹠美輸莁紫
蟹巨螯肥一尊從此堪相對況有離英采未稀

月下演東坡語二首

自入秋來景物新拖邛放脚任天眞江山風月無
常主但是閑人卽主人
隱隱清規吐遠山酒餘茗椀頗相關人間何處無
風月欠箇閑人似我閑

甲子冬十月紀事詩五首

遥望　龍顏漸儼然鵠頭繡纈纈旂煙不愁日與
長安遠此地重瞻尺五　天
右與坊院諸臣恭迎　御舟於滸墅
咫尺　天威大道旁衰癃衰病失趨蹌誰知分外
承　恩顧不忘　先朝執戟郎
右　御舟前泊衆偏　詢諸臣姓名獨不
及臣琬琬因自通衆　諭曰曉得
旱潦螽螟政苦頻窮簷無復見京囷　至尊特地
垂　清問是處吳儂頌聖仁

右衆　俛詢吳中秋成臣琬謹對曰今歲
歉收夏大水秋不雨
雲漢　宸章迥不同小臣拜賜草堂中山南父老
驚相語夜有榮光上燭空
右衆　御書之賜詳具閣記中
竹屋茅簷寄此身門依邨山對嶙峋白雲淡處青
山下僥倖　君恩作散人
右白雲淡處云云卽　御書中首句也

雪後邀曉師同往蒼隝三首

凍雲淡雪壓檐明乾鵲飛來忽報晴縫取衲頭修

屐子與君準備探春行
殘雪初當見晛時筍輿穿歷自遲遲先生不惜衝
寒出如此風流也大奇
心血方當頻耗後筋骸況值已衰時分明曾記兒
嬉屬多看梅詩少作詩

題葛震甫書三首

五字清新久絕倫如何竹石又通神湖州儋耳風
流在五百季中有後身
微芳冉冉借光風㶒㶒叢生杞棘中怪得幽人寫
空谷秪緣臭味與渠同

竹君挺秀菽高岸蘭友滋芳被墍田倉寺寫眞俱酷似此頴風味亦脩然

鈍翁續槀卷八終

康熙甲子冬十二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鈍翁續槀卷九目錄

鈍翁續槀卷九目錄終

經解一 易

八卦方位圖說二則

河圖者文王八卦方位圖之所自出也按河圖之位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是故一六居北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卽坎卦所以北也二七居南所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卽離卦所以南也三八居東所謂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卽震卦所以東也四九居西所謂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卽兌卦所以西也然則文王四正卦之方位本法河圖而邵子所謂伏羲之圖則不知所本此先天之學所以見非先儒也朱子既主邵子而佗日又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穿鑿附會之疑後之學者可以審所從矣

陽主生陰主殺南主生北主殺乾坎陽卦也而居北殺萬物之至者所以生之也坤離陰卦也而居南生萬物之至者所以殺之也推之而極于盛衰禍福喜怒哀樂其倚伏亦猶此也

卦對圖說二則

坎離固皆正對震巽艮兌亦未嘗无正對也頤小過者震艮之正對中孚大過者巽兌之正對是也六子之中惟坎離能各自成卦震巽艮兌雖有正卦亦必兩相附而後成此坎離所以爲乾坤大用也

震木陽木也艮山陽土也山必㞕木故震艮相附而成卦巽木陰木也兌澤陰水也水草所鍾爲澤故巽兌亦必相附而成卦

上下經系卦說五則

先儒謂乾坤爲上經之主坎離用事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泰否以前乾爲主坎用事者也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有坎雖震長男艮少男亦必附坎而後成卦天一生水也自泰否以後坤爲主離用事者也同人與大有則離先合乾噬嗑與賁則離又合震艮地二生火也于是聖人以坎離終焉泰否以前有坎无離泰否以後有離无坎

先儒謂艮兌巽震爲下經之主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損益以前艮震用事遯大壯蹇解四卦皆艮震也至損益則艮震與兌巽合而兌巽始用事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凡十卦无不有兌巽者至漸與歸妹二卦則艮震又與兌巽合矣巽長女兌少女皆陰也巽陰柔而善入兌陰柔而善說兌巽用

事得非末世之象與

上下經雖卦數不同而其卦往往適對咸恆與乾坤對損益與泰否對夬姤與剝復對小過與頤對中孚與大過對既未濟與坎離對上經主天道乾坤泰否剝復坎離皆天道之自然者也下經主人事咸恆損益夬姤既未濟皆人事之必至者也

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咸恆者一物之天地也泰否者乾坤之合坎離則天地之所以泰否也損益者咸恆之變既未濟則男女之所以損益也泰否必相循環然後能立天地使无水火則天地幾乎

渾沌而并无所謂泰否矣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言水火之在天者也損益亦必相循環然後能成男女使无水火則男女幾于冥頑而并无所謂損益矣孔子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言水火之在人者也天道相禪而不已人事相因而不絕則皆水火為之也是故天地消息于水火之中男女亦衆生于水火之中

泰否者乾坤全體之交合也則在上篇咸恆損益既未濟者乾坤分體之交合也則在下篇

象說

易之取象不同有取半體者有取似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伏體反體者又有取互變體者故曰易變易也不可以一說泥也何謂半體如小畜三四得坎之下二畫則彖辭稱密雲不雨是也何謂似體如頤稱龜大壯似兌稱羊是也何謂互體如震九四互坎則四爻稱遂泥是也何謂伏體如同人內卦離伏坎則稱大川是也何謂反體如鼎內卦巽正兌之反則初爻稱得妾是也何謂互變體如乾九三互變離則三爻稱終日是也

陽爻稱九陰爻稱六說

乾卦陽純乎九者也故用九坤卦陰純乎六者也故用六佗卦九六相錯故无用九用六之辭

陰陽老少說三則

老陽者純陽无陰老陰者純陰无陽少陰少陽者陰陽相錯故曰三陽而二陰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也

三奇為九三偶為六一奇二偶為七一偶二奇為八九六七八之數即八卦也

陽老則陰伏焉故老陽之九退即為少陰之八陰

老則陽生焉故老陰之六進卽爲少陽之七

八卦皆配九數二則

天之生數九其成數亦止于九是故八卦之畫乾三坤六爲九震巽坎離艮兌六卦兩兩相對男五女四其數亦皆爲九此與天數合者也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八卦獨具天數者地統乎天也朱子謂洛書以奇數爲主聖人作易所以則洛書者義取此也

乾一與坤八合兌二與艮七合離三與坎六合震四與巽五合其數亦皆爲九故曰八卦皆配九數

坎離乾坤之大用

乾坤體也坎離用也大小過肖坎頤中孚肖離者益長少男女亦未有外水火而能成陰陽者也故曰坎離乾坤之大用

八卦在五行之先

乾兌皆金也震巽皆木也彖傳惟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置金木不言者金藏于水木生于地闢闔之始猶未有金木故也故曰八卦在五行之先

卦義襍說二十四則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乾坎先合爲需訟坤坎次合爲師比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離合乾爲同人爲大有其所以不合坤者則先儒所謂上經乃易之陽體合陽不合陰是也

乾中爻互變皆離坤中爻互變皆坎坎離所以爲乾坤之用也

泰和蕭氏曰六子如巽離兌皆陰也震艮雖陽又皆偏者也惟坎得陽之中故在六子中最貴最先用事其說則誠然矣然震與坎合而互艮爲屯坎與艮合而互震爲蒙一卦之中三男皆具坎雖最先用事震艮亦未嘗不在也此聖人次屯蒙之微意也

屯六二變節此女子之屯而守節者也故曰貞不字十年乃字蒙六三變蠱此女子之蒙而善蠱者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

上地下天曰泰上水下火曰既濟皆逆行者也故曰易逆數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陽包陰也否之六二曰包承陰包陽也陽包陰則爲君子畜小人之象故泰陰包陽則爲小人容君子之象故否逮其甚也君子不惟不能畜小人也方且以君子攻君子小人不惟

不能容君子也方且以小人攻小人是則大亂極
敗之道也
泰之上九曰城復于隍此天道之循環也聖人言
泰變而否之易也否之上六曰傾否先否後喜此
人事之輓回也聖人言否變而泰之難也轉否爲
泰舍九五之大人其誰望焉
不耕穫不菑畬則福之无妄者也行人之得邑人
之災則禍之无妄者也禍福不可以逆億惟君子
修身俟命能不貪无妄之福而不憂无妄之禍
天氣下降者也坎水得乾之中畫故潤下地氣上
升者也離火得坤之中畫故炎上
兩坎相接三四中虛此坎中有離也兩離相承三
四中滿此離中有坎也故曰坎離乾坤之交非若
震巽艮兌各不相蒙者也
坎中爻互震艮震艮中爻亦互坎此兄弟相從之
義也離中爻互巽兌巽兌中爻亦互離此姊娌相
從之義也
咸象之爲拇爲腓爲股爲脢爲輔頰舌者梁山來
氏曰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一身從拇而
上自舌而下无不以情相感故聖人取象焉其說

則誠然矣然而感必以正相感而非正則于男女
之情有餘而于夫婦之道不足也艮止也止乎禮
義則正故彖辭戒之曰利用貞
咸感也兌說也然而有心以感人則其相感也必
淺故不曰感而曰咸飾言以說衆則其相說也必
僞故不曰說而曰兌
損卦損乾之上爻以益坤之上爻是兌損而艮益
也益卦損乾之下爻以益坤之下爻是巽損而震
益也在先天則爲損陽以益陰在後天則爲損女
以益男也此先後天之分也
天地之化專者不生襍者亦不生春秋傳曰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穀梁亦曰獨陽獨陰不生獨天不
生此專者不生之驗也損卦六三爻辭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此襍者不生之驗也
彖傳曰困剛揜也是柔困剛也及觀爻象則又剛
柔交困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剛之困也
困于株木困于石據于蒺藜困于葛藟于臲卼柔
之困也以木石蒺藜葛藟之困挍酒食車紱始加
甚焉至六三之凶又有死期將至之象然則小人
之困君子終不免于自困也果何益哉

漸女歸之正者聘則爲妻者也歸妹女歸之不正者奔則爲妾者也故漸之九三九五爻辭得稱夫婦歸妹不稱者示娣妾不敢與女君抗也

萬物之質變化于水是故屯卦坎在上以水始也未濟坎在下以水終也未濟之終于坎者亦猶十干之終于壬癸十二支之終于亥也傳曰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此之謂也

心實則誠乾三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敬坤三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中畫故其彖辭曰有孚維心亨孚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誠敬所以爲心學之本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班固曰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是故五十有五之中去其五則爲大衍之數去其六則爲大衍之用數

六畫而成卦故六其老陽之數卽爲乾之策六其老陰之數卽爲坤之策

乾爻以一函三參天之說也坤爻以一判二兩地之說也乾奇三畫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兌各得其二合之爲十二畫以一函三三其十二畫是老陽數也坤偶三畫巽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合之亦十二畫以一判二二其十二畫是老陰數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于乾卦言仁坤卦言義所爲法天地以盡人道也班固曰仁者生生者闓義者成成者方故仁屬乾義屬坤也

河圖之數陰陽生成相配洛書之數陽居正位而陰居偏位河圖之數十而方隅次序未嘗不止于九洛書之數九而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未嘗不歸于十也又洛書亦以一合六

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而以五數居其中悉與河圖數協故曰河圖洛書相經緯

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凡能鑒物者皆陽也火日爲離離陽包陰故外景金水爲坎兌坎兌陰包陽故內景然則坎爲月月亦水也何以與日皆外景與曰非也月固借日光以明者也是故其景似月

卦對圖解 附

卦對圖解一

上經

乾　坤

乾坤純陽純陰對

屯　蒙
需　訟

屯蒙二陽四陰與需訟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師　比
小畜　履

師比一陽五陰與小畜履一陰五陽對合六陽六陰

泰　否

泰否三陽三陰自爲對上經乾坤具則爲泰否下經六子具則爲漸歸妹

同人　大有
謙　豫

同人大有五陽一陰與謙豫五陰一陽對合六陽六陰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无妄　大畜

隨蠱三陽三陰與噬嗑賁三陽三陰對臨觀二陽四陰與无妄大畜二陰四陽對兩對各六陽六陰益卦對有正有反有互此互對也

剝　復

剝復與下經夬姤對

頤　大過

頤二陽四陰與大過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坎　離

坎二陽四陰與離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下經

咸　恆

咸恆三陽三陰自爲對又與上經乾坤遙對乾坤陰陽各六而咸恆止于三者人不能得天地之全也

遯　大壯
晉　明夷

遯大壯四陽二陰與晉明夷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家人　睽
蹇　解

家人睽四陽二陰與蹇解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損　益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夬　姤

夬姤與上經剝復遙對合之亦六陽六陰

損益三陽三陰與困井三陽三陰對萃升二陽四陰與鼎革二陰四陽對兩對亦各六陽六陰

震　艮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漸　歸妹

漸歸妹三陽三陰自爲對又與上經泰否遙對合之亦六陽六陰艮巽互坎離兌震亦互坎離此六子具也

震艮二陽四陰與兌巽二陰四陽對豐旅三陽三陰與節渙三陽三陰對兩對亦各六陽六陰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中孚四陽二陰與小過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既未濟三陽三陰自爲對又與咸恆遙對合之亦六陽六陰夫惟坎離既濟然後能與乾坤合故聖人從盡人道以法天地也

堯峰汪氏曰卦有正對有反對有互對有二卦之對有四卦之對如乾之于坤坎之于離之類兩卦正對也如屯之于蒙需之于訟之類兩卦反對也如屯蒙之于需訟師比之于小畜履之類四卦正對也隨蠱之于噬嗑賁臨觀之于无妄大畜之類四卦互對也上經乾坤陰陽各六則坎離亦六陰六陽應之下經咸恆陰陽各三則既未濟亦三陰

三陽應之聖人之序卦也神妙之極通乎造化者
也
上經乾坤坎離下經咸恆既未濟上經泰否與下
經之漸歸妹上經剝復與下經之夬姤皆遥對者
也上經自乾坤凡陰陽各十八而後有泰否下經
自咸恆凡陰陽亦各十八而後有夬姤上經自乾
坤凡陽爻三十六而爲剝復合老陽之數也下經
自咸恆凡陰爻三十二而至漸歸妹合少陰之數
也故泰否之于夬姤剝復之于漸歸妹亦遥對也
泰否者天地之交合也漸歸妹者男女之交合也

故泰歸妹之六五其象皆曰帝乙歸妹泰傳曰天
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男女亦小天地也是以得爲遥對也
正對互對之說是矣然則噬嗑賁之後何爲乎閒
以剝復損益之後何爲乎閒以夬姤也曰噬嗑内
卦震賁外卦艮此震艮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坤
母乾父統長少二男者繼之損内卦兌益外卦巽
此兌巽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乾父坤母統長少
二女者繼之此剝復无妄大畜四卦夬姤萃升四
卦所以相次也抑又聖人錯綜序卦之微意也震
艮巽兌相對其爻際之以漸歸妹何也曰此巽與
艮交兌與震交者也陰陽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
傳所云是也
上經屬陽復者陽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生也下
經屬陰姤者陰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成也萬物
无陽則氣不生无陰則形不成
吾爲此卦對圖然後知自有畫以來陰陽奇偶未
嘗有无對者也其不與爲對者唯太極乎所謂太
極不離乎陰陽之中而亦不襍乎陰陽者是也故
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逮八卦

又生六十四卦而遂生生不窮焉皆太極爲之也
是以唯太極无對

卦對圖解二

第一節

乾☰坤☷　屯☳☵蒙　二卦合三男　互卦坤

需☵☰訟　二卦合三女　上下卦乾

乾坤相對坤輔乾者也坎離又輔乾坤者也離又輔坎者也坎用事離不用事爲第一節

第二節

師☷☵比　坤坎　一陽爲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男

小畜☴☰履　以前爻坎无離　巽兌乾　一陰爲主居三四　二卦互三女

泰☷☰否　以後爻離无坎　乾坤　天地之交合

同人☰☲大有　乾離　一陰爲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女

謙☷☶豫　艮震坤　一陽爲主居三四　二卦互三男

泰否乾坤之交合也師比坤合坎同人大有乾合離相對小畜履乾合巽兌謙豫坤合艮震相對在泰否前後此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至是離用事爲第二節

第三節

隨☱☳蠱　巽兌艮震　坎離前五

臨☷☱觀　巽兌坤　坎離前四

噬嗑☲☳賁　艮震離　坎離前三

剝☶☷復　艮震坤

无妄☰☳大畜　艮震乾　坎離前二

頤☶☳大過　巽兌艮震　坎離前一

坎☵離☲　乾坤交之正中

咸☱☶恆　巽兌艮震　坎離後一

遯☰☶大壯　艮震乾　坎離後二

晉☲☷明夷　離坤　坎離後三

家人☴☲睽　巽兌離

蹇☵☶解　艮震坎　坎離後四

損☶☱益　巽兌艮震　坎離後五

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離前十二卦坎離後亦十二卦皆相對惟蹇解不以乾換坤而以坎此適子代父之義至是震艮用事爲第三節

第四節

夬 ☰ 姤　巽兌 乾
萃 ☷ 升　巽兌 坤
困 ☵ 井　巽兌 坎
革 ☲ 鼎　巽兌 離

乾坤坎離合巽兌至是巽兌用事爲第四節

第五節

震 艮
漸 歸妹　巽艮 兌震
豐 旅　艮震 離
巽 兌
渙 節　巽兌 坎
中孚 小過　巽艮 兌震
既濟 未濟　坎 離　水火之交合

震艮巽兌爲主震艮之後繼之以漸歸妹豐旅四卦巽兌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四卦漸歸妹與中孚小過對豐旅與渙節對坎離乾坤之大用則以終焉爲第五節

堯峰汪氏曰此錢氏象鈔元圖視諸家最勝于爲分五節而襍取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學者詳翫此圖則聖人序卦之意无遺蘊矣錢氏又謂乾坤相綜爲變化而泰否居中坎離相綜爲變化而既未濟居終艮巽相綜爲變化而損益居中震兌相綜爲變化而咸恆居中皆可由此圖推之也

卦對橫圖三

陽爻十八	陽爻十七	陽爻十七	陽爻十八	陽爻十九	陽爻十九
乾	泰 否	剝 復	咸 恆	夬 姤	豐 旅
坤	同人 大有	无妄 大畜	遯 大壯	萃 升	巽 兌
屯 蒙	謙 豫	頤	晉 明夷	困 井	渙 節
需 訟	隨 蠱	大過	家人 睽	革 鼎	中孚
師 比	臨 觀	坎	蹇 解	震 艮	小過
小畜 履	噬嗑 賁	離	損 益	漸 歸妹	既濟 未濟
陰爻十八	陰爻十九	陰爻十九	陰爻十八	陰爻十七	陰爻十七

卦對竪圖四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上經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經陰爻五十二陽爻五十六合之得二百一十六所以全乾六爻之策數也陽爻十八陰爻十八合之得三十六陽退而居十七陰進而居十九陽進而居十九陰退而居十七合之亦得三十六所以全乾一爻之策數也惟其有卦對在焉故曰三百八十四爻止成二百一十六爻以合乾策之數益易以乾爲主坤輔乾者也六子又輔乾坤者也

觀橫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六爻觀竪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六大卦其義皆可見

十二辟卦陰陽進退圖

卦	月	辰		陽陰	共
復	十一月	子	少陽 老陰	一陽二十八 五陰一百二十	共一百四十八策
臨	十二月	丑		二陽五十六 四陰九十六	共一百五十二策
泰	正月	寅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二	共一百五十六策
大壯	二月	卯	老陽 少陰	四陽一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四	共二百零八策
夬	三月	辰		五陽一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共二百十二策
乾	四月	巳		六陽二百十六策	
姤	五月	午	少陰 老陽	一陰三十二 五陽一百八十	共二百十二策
遯	六月	未		二陰六十四 四陽一百四十四	共二百零八策
否	七月	申		三陰九十六 三陽一百零八	共二百零四策
觀	八月	酉	老陰 少陽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共一百五十二策
剝	九月	戌		五陰一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共一百四十八策
坤	十月	亥		六陰一百四十四策	

鈍翁續稾卷九終

康熙甲子冬十二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目錄

經解二

易問六十則

鈍翁續稾卷十目錄終

經解二 易

易問六十則

用九用六

問六爻皆變佗卦皆占之卦乾坤異是何也曰乾坤不可變也何氏曰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則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是故聖人變其例

乾之同人 之小畜 之履

問乾九二見龍在田龍非淵則天何爲乎田也曰雲行雨施則田首被其澤龍之德莫大焉聖人以喻大人之濟時如此是故傳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問乾六爻皆龍也九三何以不稱龍而稱君子曰易爲君子謀者也三四人位乾之九三居六十四卦人道之始故聖人首致意焉以明其義

問乾九四或躍在淵躍矣何以在淵也曰此言龍之或躍或在淵也變巽爲進退爲不果又與初應故其象云然傳曰或之者疑之也潛躍俱未可定也

坤之剝

問坤上六龍戰于野陰亦得稱龍乎曰非也說卦傳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與此爻義同陰不敢與陽戰主乎戰者陽也故稱龍

屯之比

問屯蒙皆坎德也屯不以君道乎坎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屯獨以君道乎初者出乎震之義也蒙兼以師道乎上者成乎艮之義也

蒙彖之蠱

問六十四卦皆所以筮也蒙之彖獨戒其再三瀆者何也曰蒙內卦坎坎爲狐疑凡明者善斷蒙者善疑唯其善疑則雖正告而猶惘惘然不知適從此所以愈蒙也故戒之

問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金夫孰謂曰謂九二也坎性陷而趨下又卦變蠱所謂女惑男者也故六三舍正應而從不正然則九二何以稱金夫曰變蠱則二三四互兌兌爲金

需之夬

問需六四變水言血者何也曰坎爲血卦四已入險朱子謂之殺傷之地是也不可但以水言故稱血

師之蒙

問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孰謂曰謂六三也蓋九二爲長子又爲丈人六三爲弟子又爲小人也小人挾上寵以逞則必生驕盈僭亂之禍有功且不可用而況貴師之將亾國之大夫乎

比彖

問比彖辭後夫凶何以言後夫曰夫者九五也四陰在五之前向夫者也一陰在五之後倍夫者也然則後夫者謂上六也

小畜彖

問小畜彖辭密雲不雨豈謂其不成坎與曰然自二至四互兌則澤氣上蒸密雲象也自三至五互離則日麗于上不雨象也上九變坎故曰既雨

泰之升否之无妄

問泰之初九稱彙征否之初六稱彙貞何也曰君子難進則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難退而又易逐于邪則聖人戒之以貞聖人之望君子也重亦未嘗輕于弃小人也

泰之需

問泰歸妹之六五皆言帝乙歸妹有以異乎曰震爲帝兌爲妹二卦者无以異也是故泰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反之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義一也

否之萃

問否上九傾否孰傾之曰九五之大人傾之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則天道也而有人事焉所謂取亂侮亡者也

謙彖之坤

問謙彖辭君子有終得毋以有終戒君子乎曰非是之謂也小人之行謙也以僞君子之行謙也以誠誠故有終僞則未有能終者也

問謙九三何以稱勞謙也曰傲則逸謙則勞坎勞卦也二三四爻互坎而三得坎之中畫故稱勞

隨之兌之革

問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丈夫小子孰謂曰六三小子也初九丈夫也三居二上故係之初居二下故失之然則六三亦震之一爻也震長男何以稱小子曰以陰故小之也

問隨六三丈夫小子又孰謂曰九四丈夫也六二小子也吳氏曰三无應无夫之婦也四亦无應无婦之夫也无夫之婦近于无婦之夫而隨之故謂之係丈夫也

蠱彖之艮

問蠱彖先後甲者何也曰先甲三日辛此巽所納也後甲三日丁此兌所納也蠱內巽而互兌兌巽陰柔之卦易以致蠱故一懲于前一戒于後也

問蠱之九二何以幹母蠱也曰幹之者三男也內卦爲震初二俱變爲坎二互至四爲艮夫以三男之母猶不能无蠱此凱風之七子所以浚自刻責也毋氏聖善我無令人情迫而辭婉以庶幾母蠱之可幹其始有得于不可貞之義乎

臨彖

問臨彖辭至于八月有凶何爲乎凶在八月也曰臨遯反對以遯二陰消臨二陽故也又坤數居八兌正秋正秋亦爲八月也

觀之渙

問觀六二何以稱闚觀也曰變坎也處坎窞之中所觀幾何闚觀之象也然則何以利女貞曰婦人无外事闚觀者其正也初位陽爲童二位陰則爲

文

復象之頤

問自姤至復歷七月矣何以不言月而言日也曰古人呼月爲日也然則臨彖何以言八月曰非是之謂也李氏曰復陽長以日云者幸其長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此扶陽抑陰意也

問復上六用行師大敗以其國君凶國君孰謂曰謂六五也孰以之曰上六以之也一陽初復上六値坤交龍戰于野之位故其占云然

大過之咸之恆

問大過之九二九五何以言得妻得夫也曰變咸恆也于是有夫婦之象焉然則九二何以稱老夫曰體乾故也

離之噬嗑

問離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何以凶也曰君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生非君子所幸而死非其所畏也或歌或嗟其不達于死生也審矣夫安得而不凶然則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詩人之說非與曰詩義別有所刺非謂日昃者必當歌也如之何其據詩以例易也

咸恆

問咸恆何以象夫婦也曰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咸恆陰陽合則有夫婦之道也然則蠱與歸妹何以不言夫婦曰以巽遇艮則陰老而陽少以兌遇震則陽老而陰少不若咸之少男少女恆之長男長女其陰陽適相等也

中男中女

問長少旣象男女矣中男中女何獨不然曰坎離所以爲乾坤用者微而陰陽之交明而日月之運寓于物則爲水爲火稟于人則爲精爲神何莫非坎離之用也不可專以男女言故不言也

遯之姤

問遯六二執之受執者誰也曰九三也故九三爻辭曰係遯言爲六二所執也上三陽遠陰故能遯九三比陰故受其繫維而不得遯也

明夷之旣濟之賁

問明夷外卦爲坤是離明之所由夷也六五乃以箕子當之何也曰自三至五互變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變坎爲險爲隱伏爲心病與箕子佯狂合故曰箕子之明夷

問明夷上六不言明夷而言不明晦何也曰不明而晦則諸爻之明其有不夷者與

家人之益

問家人之九三曰嗃嗃曰嘻嘻是二者有辨與曰嗃嗃義勝者也嘻嘻情勝者也然則九三重剛其亦昵于婦子乎曰閨房之閒易于以情揜義雖剛者殆不免焉故聖人豫從而戒之

睽之歸妹

問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其辭得毋稍怪矣乎曰信則合疑則睽物之情也合則愈信睽則愈疑上九之所見者中心疑也坎爲心病爲狐疑上九之所見皆坎象也

損益

問損益者咸恆之變也然則何以不言夫婦曰孔子嘗言之矣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釋損之六三爻者也

夬之需

問夬之九四卽大壯之九四也其取羊象同其言悔亾同然夬獨不爲吉者何也曰大壯變坤成泰故曰壯于大輿之輹夬變坎成需故曰其行次且曰聞言不信傳所謂需不進者是也何吉之有

升彖

問升彖辭南征吉何以知其南也曰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謂之南狩升合坤巽成卦拱離于中故彖辭亦謂之南征皆指離也

井之升

問井之初六九三皆曰不食九五曰寒泉食不言飲而言食者何也曰主烹飪也所以大井養人之功也

革彖

問革彖辭已日乃孚何以知其爲已日也曰卦圖離兌拱坤坤土也故曰已日然則六二何以復言已日乎曰離得坤中爻六二是也彖爻所謂已皆主坤也

鼎之旅

問鼎初六言趾九四言足九三六五皆言耳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蓋析上下體爲二鼎也上體之鼎有耳无足故曰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无耳故曰鼎耳革

問鼎九二我仇有疾何謂仇曰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二五正應嘉耦也二初雖近比而非應故曰仇

漸之觀之艮

問漸九三言婦孕九五言不孕者何也曰三四陰陽交故孕二五應而不交故不孕然則何以九三凶而九五吉乎曰五以二爲婦正也三以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則凶二五相應而成夫婦則吉此女歸之所以利貞也

歸妹之兌

問歸妹六五稱帝乙者孰謂曰謂六五也妹其六三也帝乙以柔中者化其妹使尙德而不賁飾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

豐之大壯

問豐六二得疑疾矣何以能有孚也曰孚者疑之反發者蔀之反離體伏坎有孚發若者以伏體反言之也

巽之漸

問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何以吉也曰九二之過者往往失諸傲巽之過者往往失諸詐傲與詐皆不可爲中道皆凶德也若過于巽矣而又藉史巫丁寧以自達于鬼神是則巽之過而誠者也

故吉

未濟之蒙

問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言伐鬼方矣而九四獨勸之以震者何也曰九三以剛居剛者也九四以剛居柔者也剛者慮其輕銳而喜事柔者慮其退緩而後事聖人之于九四也勸之以震則未濟者庶其有濟與

大衍之數二則

問大衍之數何以五十也曰太極生兩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

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是以五十也然則虛一不用何也曰太極其體也兩儀四象八卦其用也太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

問所謂小衍大衍者何也曰四其一幷一則爲五四其二幷二則爲十四其三幷三則爲十五四其四幷四則爲二十是以五十也邵子謂小衍之而五大衍之而五十是也草廬吳氏取之

四營

問四營之說安何從曰一分二挂三揲四扐此一說也陽爻六九五十四陰爻六六三十六四營則四其五十四爲二百一十六四其三十六爲百四十四也又合二篇陽爻共百九十二每爻以九數之得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亦百九十二每爻以六數之得千一百五十二四營則四其千七百二十八爲六千九百一十二四其千一百五十二爲四千六百八也此又一說也合此二說蓋无往非以四求之者故曰四營而成易然則必以四求之何

也曰此聖人取法乎四象之義也有言乾營十八卦坤營二十四卦離營十四卦坎營四卦者以是爲四營也其言亦可采乎曰此非傳之所有吾不知也

陰陽數皆十五

問二少之策何以與二老同也曰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此天地之生數也積之則爲十五陰陽之數不外乎此而已故老陽遇老陰爲十五少陽遇少陰亦爲十五皆自然合于生數者也故曰參伍以變三五爲十五也以是二老之策與二少之策

各極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太極

問太極之爲无極如之何曰道生一者老氏說也道在太乙之先者莊氏說也王弼以來依據老莊遂解太極爲太乙則是太極非道當别有道以生太極矣得毋異端惑人之甚與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无極蓋正告學者以太極之義也其義旣明則言无極可不言无極亦可朱陸之辨雖相持而不下然畧其辭而觀其旨俱有功于太極者也

兩地

問地徑二圍四顧止取其半者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圍三者以一爲三故三其三陽而成九圍四者以一爲二故兩其三陰而成六也然則取半之說亦可通乎曰可九者陽之極數也六者陰之中數也故曰陽取全而陰取半也惟陰數極于十二是以地支如其數而歲有十二月

六子

問六子所以爲雷爲水爲山爲木爲火爲澤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雷出于地下者也故震一陽

在下水畜于地中者也故坎一陽在中山峙于地上者也故艮一陽在上木生于地下者也故巽一陰在下火出于木中者也故離一陰在中澤鍾于地上者也故兌一陰在上木始弱而終强陽在末也火外明而內晦陽在外也澤外潤而內燥陽在內也澤惟內燥故能生金惟外潤故能鍾水

坎水

問天一生坎水水之所以最先者何也曰今夫呵而潤食而涎噓而涕哀而泣媿而汗牝牡之交接草木果蓏之包含莫非水也氣溼然後蒸蒸之久然後熱于是乎火遂熾焉此天一地二之分也

艮不爲馬

問乾震坎艮皆陽卦也艮何以獨不爲馬曰艮止也止非馬之性故也

納甲

問納甲術家之說也先儒或以此言易果可信乎曰傳有之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術者知數而不知理則流爲方伎儒者知理而不知數亦未足與窮易之全旨也然則日有十而卦止有八以八納十何也曰乾坤父母也故納其始終之四日甲乙壬癸是也甲壬陽乾納之乙癸陰坤納之其餘六日則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此數而協于理者也

人與卦象相應

問人全體亦與卦象相應乎曰然人之爲形也耳目鼻三竅皆偶口與大小溲三竅皆奇此泰卦之象也陰陽交而形始成又何惑焉

連山坤乾

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爲殷坤乾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夏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也則孔子无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爲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爲三易皆後儒謬謏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爲禮家依倣曾論妄爲之說也

卦氣

問卦氣之說亦可取乎曰吾取其可取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此文王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復十一月歷臨泰大壯夬而乾爲四月又姤五月歷遯否觀剝而坤爲十月可知也兌正秋也此孔子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震爲春分巽爲立夏離爲夏至坤爲立秋乾坎艮爲立冬爲冬至爲立春可知也其佗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每卦直六日七分則緯文之所載京房郎顗術士之所明而非經之所有吾不能知也

先儒說易

問先儒之說易備矣易其无遺蘊與曰傳有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之言易也各言其見而已舍曰能盡易之蘊則得其理者未必喻其象達其象者未必究其數也

鈍翁續稾卷十終

康熙甲子冬十二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一目錄

鈍翁續稾卷十一目錄終

經解三　書春秋儀禮禮記

尚書中星解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陰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晷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晷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鳥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虛星昴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爲蒼龍秋爲

元武冬爲白虎可知於夏言其次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爲柳星夏爲氐房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該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蓋南宮朱鳥爲鶉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宮蒼龍爲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宮元武爲元枵之次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元武秋分則見於南方西宮咸池爲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爲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贏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

度也

春秋作丘甲解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所謂丘甲者惟杜氏與胡氏傳所說爲詳謂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是杜氏說也謂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始具一乘今使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是胡氏說也按周制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其數計之一丘凡十六井得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凡六十四井得

五百一十二家以一甸所出均之四丘則是每丘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頭甲士則一人不足戎馬則一匹有奇也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爲允胡氏依司馬法立說蓋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爲百人是一丘加二人當出士卒二十五人也但未知戎馬兵車之賦併增與否故曰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

乎是胡氏之說長也

春秋傳筮象四則

秦伯伐晉

左傳僖九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汪子曰此蓋筮得蠱之彖也互變震爲諸侯千乘之象也巽爲進退去之象也三去者初二三三爻皆巽也之卦成坎坎爲狐巽爲近利市三倍獲之象也故曰獲其雄狐或謂卜徒父所筮六爻皆不變者非也夫果六爻不變何以不引彖辭觀

晉語重耳筮入國得泰必引小往大來之辭則可以知占例矣

鄢陵之戰

成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外卦坤爲國又爲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爲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爲首元者首也元王卽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爲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或謂震坤拱巽離巽爲多白眼離爲目無離無巽則中目此殆近乎穿鑿矣

穆姜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姜曰亾是於周易云云汪子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假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於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姑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

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叔孫穆子之生

昭四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云云汪子曰楚丘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言之其曰行者艮為徑路爻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三艮為兌之

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以上率與爻象合至于為祀則卦中無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亦無為名之象其佗樵引之卦尤多支離傅會疑左氏嘗文之以神其占未必皆楚丘本辭也若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史知其將興於姜張守節謂爻屬辛未又觀上體巽未羊巽女女乘羊故為姜此乃以字體牽合則并非左氏之指矣

儀禮說二則

父母之黨之服

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為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為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緦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姑姪舅甥

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矣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要之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

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矣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要之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

疑禮六則

五祀三祀

曲禮大夫祭五祀王制亦然而祭法獨言三祀禮家之言既不能統於一矣鄭玄為注又往往彌縫

牽合其辭以惑後世之聽然則凡爲大夫者將安所適從哉鄭注曲禮則曰五祀殷制三祀周制也於王制改之曰大夫有地祭五無地祭三也如此則所謂殷周異制者果可信與又注曲禮則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於王制又改之曰司命中霤門行族厲也一則有戶竈而無司命厲一則有司命厲而無戶竈如此則五祀之名果可謂之有定制與吾故曰安所適從也殷周之制絶無徵驗出於鄭一時之臆說吾不暇與之辨姑就祭三祭五辨之夫戶之與竈與中霤門相類此特一家之祀

耳非若名山大川繫於分土者與采地之有無何與焉如之何其以有地無地爲差也彼禮記非一人之書蓋作王制者一人作祭法者又一人也顧在此則專主有采地者言之在彼則專主無采地者言之兩人之言若故爲齟齬而實陰相發明者得毋牽合太甚與且記禮者未嘗分疏及此不審鄭氏何從得之此不可通之說也祭法司命者鄭以爲主督察三命皇氏以爲文昌宮星固不能定其何神矣竊謂三命本術家里俗之談而列星又非大夫所當祭者也族厲者孔疏訓族爲衆以爲

古大夫無後者夫古有宗法大宗無後則族人爲之置後非宗子而爲大夫者無後亦如之尚安得有族厲哉就如其說則司命與族厲類皆荒唐久遠難測知之神也爲大夫者顧舍其近而可知之戶竈不祀而祀其荒唐久遠者與此又不可通之說也是故祭法難信非獨大夫祀典而已如所云三廟二廟一廟皆然也決不當取以爲據嗟乎惑鄭玄者祭法取祭法以彌縫王制而惑後世者鄭玄也然則大夫之祭也宜如之何曰祭當依五祀爲正所祭之神當依戶竈中霤門行爲正其佗則

非予所及知者也

孔子祥琴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汪琬曰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曰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爲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二者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

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佗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其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葢記禮者本非一人故卽檀弓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祫祭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戴氏所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故謂之祫此公羊穀梁二氏所傳也先儒謂戴氏所記時祭也公穀所傳大祫祭也於是又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其文葢出於禮緯緯書漢世所譔本荒誕不經而諸儒信之予竊意其不然按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二大事於太廟者一有事者時祭也大事者大祫祭也孔子於春秋禘則書禘郊則書郊未有稱大事者使祫果三年一舉則亦祭之常者爾豈遂大於郊禘而獨以大事見書何也此乃三年之喪既畢新主祔廟遂合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告之如儀禮既虞升祔謂之祫事是也是其祭爲易世所僅見且不可拘以歲時故曰大事何三年一舉之有又春秋所以獨書於文二年者葢祫祭合禮則不書失禮則書孔子書之特譏僖公逆祀爾鄭玄類主此說而顧謂之魯禮若以周與列國爲不然者葢猶牽於禮緯三年一祫之文也至於諸儒謂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爲禘祫之節又謂禘以四月取純陽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皆備祫之取閏取十月禮經皆無明文後世何從知之類皆附會不當取以爲據

武王年九十三

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鄭玄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

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使果如小戴禮與鄭氏之說則成王之生也武王年八十四矣文王壽考幾及百歲及其將歿而尚未見有適長孫抑何武王得子之晚如此也左氏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者皆成王之弟又何武王八十四以前鮮於育子而八十四以後精力益以衰耗乃得子之易且多如此也儻成王爲邑姜所生則武王旣耄而邑姜猶可以生子意者其非武王元妃乎武王之世視漢世相去遠矣中間簡冊磨滅且經暴秦之火學者雖闕其所不知未爲失也而漢儒妄說云云斯亦惑矣又使果如鄭說武王八十三而喪文王八十四而生成王是時方居文王之喪如之何其遂生成王也豈邑姜任身在文王未歿以前邪又豈武王急於有子雖犯非禮而不之忌邪又豈喪禮爲周公所定而武王時未之有邪琬竊謂其年率繫漢儒附會敢於誣聖人而不自覺其妄者也然則成王幼周公攝政非與曰此載諸金縢大誥者何可非也惟武王之瘳及所謂九十三者決不當取以爲據又家禮冠頌孔子曰武王歿成王年十有三孔安國傳亦云而史記魯世家則謂

成王在强葆中似又不能十歲者其說頗多異同是故學者之道求學之可知者而得其要足矣其佗不可知者則姑闕以俟焉夫亦善於尙論古人者也

按鄭說文王旣歿成王始生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如此則是武王在位僅十年爾然周書泰誓有惟十有三年之語金縢又有旣克商二年之語孔安國謂十三年者乃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宋儒詆其非是以爲文王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冒先君之年頗屬無理故蔡氏別爲之說曰此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但周書不言武王崩於何年皇甫謐謂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孔穎達則謂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二說頗不同要之武王決非在位十年者又書序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史記仍之邵子經世亦然恐非是姑附記於此

冠義母拜子

冠義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汪琬曰母之拜子先儒訓詁紛然

有謂毋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適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於餘子者此其說皆非也夫釋經而不求其原委之所出宜其紛然悖繆如此也如以爲從子則禮所謂從子者謂婦人不專行夫死則家事聽諸子而已非拜其子之謂也如以爲代父承祖則承祖者所以承父也而可不母其母乎恐先王教孝之道不當若是也夫冠之與昏一也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爲母者荅拜其子之明文也又昏禮婦執棗栗舅坐

撫之與荅拜婦餕姑之餕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此舅姑荅拜其婦之明文也蓋冠昏大禮也雖父母舅姑亦無端坐而受子婦之拜者儀禮之文詳而小戴禮之文略不求諸儀禮而欲附會小戴禮之說此所以遂多悖繆也惟孔穎達謂拜受祭脯非拜子者差得之然亦未察於冠禮之全文故猶不免遷就其辭也

與爲人後者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汪琬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何以知之按禮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其說皆載諸禮經周公之所許而孔子黜之何也且賁軍之將無勇亾國之大夫不忠不忠無勇此宜爲聖世之大戮者也若爲人後則何辠之有吾故知其非孔子之言也鄭玄求其說而不得則曲爲之解曰與猶奇也以奇訓與疑若未順則又曲爲之解曰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求往奇之是貪財也夫應爲人後而爲之後者義也謂之不

得已可也不應爲人後無父母宗族之命而求爲之後者非義也謂之貪財可也以二者校之其人賢不肖得失相距遠甚就如鄭說孔子果欲黜夫貪財者何不明白曉暢以誡於衆曰凡不應爲後而强爲之後者勿入如此則衆皆曉然於懲貪之意矣孔子顧獨不然而槩之以與爲人後之一言其指得毋太晦矣乎此不足以深警貪者徒使凡爲後之人恥其不入而懈心於所後或不能以事父母者事之是則大可懼也且孔子何憚明白言之以爲當世勸而故爲是艱深之辭視其平時春

秋所載及論語繫辭傳所說筋直可曉者絕不相類何也吾故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

鈍翁續稾卷十一終

康熙甲子冬十二月同里周公贄技字

鈍翁續稾卷十二目錄

書

鈍翁續稾卷十二目錄終

書

與參議施先生書

琬啓去歲姜子學在傳述先生之命及齋大集使琬評閱琬不自揣竊嘗竭其區區之固陋而先生不以爲忤頋又命之曰其爲之序受命殆已踰年方逡巡未及援筆而學在數來見督不已遂不敢固辭琬聞古之人有詩文以序重者有序以詩文重者有詩文與序交相重者如子夏之序詩也杜預何休范甯之序三傳也此序以詩文重者也韓

退之之序盛山十二詩也蘇子瞻之序牡丹記也此詩文以序重者也上而孔子之序易與書降而訖於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此皆詩文與序交相重者也今先生之詩沈鬱雄麗其去古人不遠葢非待有序而後見重於時者無惑也至於琬則又殿憂轗軻未老先衰故其才識之謭劣學殖之荒落自分不齒於藝林久矣頋欲以里俗不敏之辭炫諸先生之前亦泚不能與先生交相爲重也夫先生之詩既不以序重而琬之序又不能與先生之詩相爲重而先生屬諸學在惓惓不已是猶欲薦其千金之璧而頋使以庳車瘉馬先之毋乃不可乎然琬所以不敢固辭者夫亦自揣其謭劣如此荒落如此幸而不見弃於有道長者又幸而挂名卷端得附沈鬱雄麗之作以行世而傳後儻亦所謂序以詩文重者與謹潔本附便納上伏惟先生垂察且辱賜一言以教誨之敢不惟命是聽

與宋陳兩先生書

溽暑方甚恭惟爵候動履康吉琬以謭劣下材過辱栽植得厠薦剡之列感恩知己銘鏤心骨閏月中嘗奉短啓鳴謝未審得達否比者臂疾爲患重

以咯血已踰二十餘旬矣思欵治療稍瘥便即治裝入　都不圖兩月以來沈緜益甚竊歎當此旁求之日海內士類微有識知者莫不承　詔踊躍鋭欲奮其所長而琬獨成廢人不能與給筆札從容　殿廷交戟之內覲　國光而醻知遇此所以北望延頸爲之於邑者也不得已具呈當事幸荷哀憐已命印官親驗見琬痿痺龍鍾不復檄催上道許爲移咨吏部筋諸力檄甫有成望伏冀先生始終矜恤予以曲全俾得部中准其在告不復駁査則尤門下生成之德也萬一　惠邀庥芘粗能

延此喘息則嗣後扶杖淡山行歌化日以完晚節
以訖餘齡無一非出於先生其爲賜也大矣感懇
頌禱何可勝言伏惟俛垂鑒察

答顧寧人先生書

與天生相見語次知長者比來動履清吉著述益
多殊慰卬止繼又得手教所以獎勵鄙拙過實萬
不敢當禮教廢壞久矣儼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
禮經而又上不倍　國家之制下不失風俗之宜
用以扶翼人倫開示後學甚善甚善別紙所論康
王之誥辨冕服爲踰年即位之禮依據最明援引
最悉愚嘗證諸春秋昭十年七月晉侯彪卒九月
叔孫如晉葬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
辭之曰孤斬焉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云云蓋故君未踰年
則新君不敢即位故其辭委婉如此也是時晉伯
已衰三月而葬既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猶能恪
守此禮以拒列國諸大夫不可謂非叔向力也至
若康王盛時方欲以禮教治天下豈有居喪之初
顧冐躬蹈非禮如所服冕服如所稱予一人者乎
則是太保之見反出叔向下也竊不勝惑之今讀

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後儒之喙矣惜不能起滌公
九泉與相往復耳歎服歎服珖山居讀書九年癸
覺自愿此番進退狼狽當不免有識掩口不審先
生何以誨之時節嚴寒伏惟爲道自愛不宣

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誌銘草就附上有一言欲奉告者儻即刻石則篆
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云云卒勿加
暨元配某孺人六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爲凡唐宋
元諸大家文悉無之前明成弘以上亦然即錢牧
翁文亦然也有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略之也於
此固有深義蓋女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
凡祔食者惟立男尸而無女尸故曰同几則一尸
亦此義也愚嘗論之古人之有行狀非特備誌銘
之采擇而已將上諸太史與太常者也上諸史官
所以請立傳也上諸太常所以請立謚也今雖不
復行猶當存古人遺意彼女子無傳無謚亦奚用
行狀爲哉其有不同穴者與節烈卓卓可稱者與
先葬而夫猶存者或夫歿且葬已久其事行不及
附見於夫誌者別爲之誌銘可也誌銘之不及雖
表之可也顧欲益之以行狀至於事行始末已附

於夫之碑誌中矣一覧便可得也而篆葢篆額又欲益之以暨元配云云必使與男子無别此皆贅也皆古人所不許也故愚於女子行狀悉拒不作而於葢額又欲稍存古法始可爲識者道爾知足下留心文學敢詳言以告未審足下能見信否琬拜白

鈍翁續稾卷十二終

康熙甲子冬十二月同里周公贄技字

鈍翁續稾卷十三目錄

序一

鈍翁續稾卷十三目錄終

序一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序

予聞古王者之待其臣也亦旣寵之以尊位厚之以極祿矣方其平居無事則又往往略上下之分而敦賓主之誼於是乎筐篚玉帛以貺之膳羞酒醴以饗之鼓瑟吹笙考鐘伐鼓以娛樂之一旦有事若行師出使之屬則曲體其道塗之勞與夫家室之私以慰藉而臨遣之小雅四牡之詩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者是也惟其情文周浹至於

如此然後爲之臣者莫不安其勞而忘其私憊心竭膂力以圖報稱而無難後世不然平居則體貌之文不至臨事則慰勞之情不周君之視臣奚啻秦人之於越人而大夫從事者亦遂咨嗟感歎於下北山之詩所謂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者是也夫是二詩者其不得養其親一也使人主代爲言之則皆說而知奮苟出於臣子之自言即不免乎怨且懟矣今吾舟次才高而學贍器博而志雄天子拔諸學官之中超授史職知遇不可謂不隆也會有

詔集廷臣愼簡出使流求者爭首推舟次應命　天子大說諸賚予悉越故例而舟次復條上便宜數事部議俱格不許特出　中旨曲從其請者四事且俾待陪臣來迎而後行恩數不可謂不渥也知遇之隆恩數之渥　天子之待舟次以拔古王者之時幾無以異也舟次有親在堂年且八十士大夫咸謂宜陳情乞留然而舟次不以親爲解闕尊甫生伯先生之心亦不以其子遠冒煙海波濤萬里不測之險爲虞及舟次馳傳便道過家奉觴上壽父子間氣貌怡然議論偉然安其勞而忘其私未嘗有毛髮咨嗟感歎之意所相勸

勉惟懼貫越　上命耳是誠賢矣哉其能報效天子如古四牡皇皇者華之使無疑矣予與舟次同祖越國又嘗同官翰林於其行也義不能無言旣深嘉舟次父子間之賢而又推本　天子所以能待舟次者爲之追述前聞以贈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詩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者於贛州瀕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蓋嘗受教鄉先生矣願明以

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爲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戸贊爲戸贊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爲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征利而惟務以寛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執率異此故關政日益嚴而所以勾稽利徼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之地患其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爲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告困而算緡者亦策無所出爲

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顧猶自詫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寛大爲政以招徠拊恵爲心上不闕軍國之供而下不詒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蠻竹之美與夫親舊寮友攜尊設祖殷勤道故黯然傷別之情舉凡見諸詩者皆不暇以云也

送張牖如之任南寧序

善爲政者使上官褒之不如閭閻譽之之爲愈也閭閻之衆譽之不如賢公卿大夫一二人稱述之之爲尤愈也蓋閭閻之言公而賢公卿大夫之言則可以傳信而行遠也吾門張子牖如爲人伉爽彊力綮以才名著聞及筮仕登封絕苞苴袪蠧獘嚴以律己寛以字人如冰之潔而霜之肅也如膏雨之澍而薰風之溫也不踰時而政教大行於是士民頌之於塈河南諸搢紳宦游京師者頌之於
朝既受擢南寧而邑中耿先生逸菴以中州大儒方弃官家居復爲詩文若干首咏歌而紀述之且刻諸樂石書諸綮冊以榮張子之行咨季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歎曰善哉由也既而入其邑所歎如之至其庭又復如之季路政蹟不槩見而自

春秋以來傳說其善治蒲不衰者則以孔子之言故也登封距吾吳數千里吾吳之父老子弟未嘗游嵩山之麓造陽城之堂然而傳說張子與登封士民如出一口豈非信逸菴先生之言爲可以行遠與予知張子之往南寧也其政蹟亦猶是矣張子既用卓異舉是宜備臺諫之選顧僅得通守且遠在西南荒微人皆疑張子有不豫色而張子怡然自適溯行乞予一言爲贈夫予之言豈能及逸菴先生哉聊賦五言一章期以慰張子而勉之

送釋震公歸粤項峰序

世言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爲諸神僊及應眞窩蹟顯化之所道家謂之金庭洞天山之顛有華頂峰蓋其形如蓮華然故名而俗譌華若胡誇切始音譌也仁山禪師諱震嘗結廬於頂窮茅代瓦伐竹代棟坐土石以代甎率其徒三四輩居之苦水泉不給有小池涸且久師禱於佛像前俄而泉涌出以資盥濯以供食飲無闕者其居此若干年矣康熙十六年冬自錫山杖策而來吾黨延主堯峰興福院不數月弃去將復歸故廬瀕行告予曰頂最高寒冬必須重裘夏必衣袷無蟁蚋之患每春秋日則華發巖谷閒如光明錦如五色緞絕不知其名頗有虎警然亦未嘗傷人其佗譎藤異石珍禽文獸所在皆是外人倉卒遇之輒驚歎以爲怪奇山中耳目慣熟視之直平平也細徑縈紆多斷崖絕壑嶄巖律崒之險雖土人非習知者不能至欲市鹽醯非悉百里外不可得黃精黃獨之屬隨人力所取皆可以代粱肉儼亦所謂別有天地矣於學道宜於避世尤宜又曰吾子無仕宦之慕無聲色賄財家室土田之戀能屏蹟讀書窮邨中庶幾可進於道者盍從我隱於此乎山半有李翰林書院又有王内史墨池固名賢遨嬉棲遯處也吾子顧不如古人乃日夕沈浮於塵壒中乎予淡駭師語且媿赧不自適然以師是行之太速也與之定期而別嗟乎異地非異人不能居師爲玄墓璧公受法大弟子又精於戒律好與吾黨文士游無藉者游然則師得非異人乎予將裹糧負笈從諸華頂之上衣草茹木以畢此生雖槁死不悔姑書此爲之券

鈍翁續稿卷十三終

康熙乙丑春正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四目錄

序二

鈍翁續稾卷十四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十四　文稾六

序二

募修長洲縣學序

諸子興而聖人之道衰自司馬遷劉向父子以儒之一家與諸子竝列或爲六或爲九則儒者於是乎益輕延及後世佛老之學盛行彼之爲害也挍諸子尤甚世之才且賢者則闢虛無性命之說而訛之其愚且頑者則溺福田利益報應之說而奔趍信從之其波日決其燄日熾雖搢紳大夫學於聖人之道者亦不能卓卓自拔乎其閒而天下遂無儒矣是以如來三清之室廬徧滿於名山大川鐘魚拜誦之聲日夜不絕若其殿閣之崔巍梁棟之壯麗丹黝金碧之璀錯雖闕庭弗是過也而聖人之宮乃無過而問焉者彝倫之所以斁失人心風俗之所以敗壞非是之故而誰咎與吾蓋不能無歎也吾蘇長洲學舍剏建於前明嘉靖而重修於萬曆之中葉類皆有碩德重臣與夫有司之良者出贖鍰損官俸爲邑人倡率見於學誌班班可考也及今將百五十年矣木朽而石泐殿堂兩廡之閒旁風上雨傾圮不支甚者化爲茱畦草徑有

司莫之虞也教諭姚君訓導王君始進鄉進士陸子葳文及諸生輩謀更新之估費當糜白金六千餘兩計無所出將徧求助於邑人而以序屬予予惟吳中名山如靈巖玄墓穹窿之屬凡爲佛老雄踞者蹟其土木像設所費視此殆不下數倍矣然而徒黨之勾募郡人士之施舍藉以成之甚易而獨於學舍往往攢蹙拱手有所甚難而不敢舉者何也豈吾道之與佛老孰固不能兩盛與抑如吾前之所歎者恆足爲人心風俗之累與巡撫余公方奉　天子之命持節玆土諄諄欲以教養斯人爲任度所施設必自學校始此搢紳大夫之所從出而民庶之所羣屬耳目也移風易俗莫大乎此儻能首援嘉靖萬曆時故例以倡率之則既有賢上官興之於上復有諸君子應之於下才者奮愚者慕其潰於成也決矣而又何難之足云吾故用是說爲諸君子告請并告諸余公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寧爲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值明社既屋即弃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先生孝章其如干人益以自寓其志云予惟逸民之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有虞仲墓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爲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竝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荊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荊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齒之時即無日不背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

得其解予之專恐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寧好學深思爲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擽摭最博而去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於均寧均寧其毋以老誖弃我

篆隸考異序

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後世變之以栝盂古人之所安者簟席而後世變之以榻枝古人之所聽者簫管琴瑟而後世變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

而後世變之以縑紙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於靡薄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觀聽而實不足以爲治何則執之積漸使然也今之學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說異非遂返諸科斗結繩之世其譊譊者必不止噫乎此曲士之所尚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閒猶有不可不辨者蓋隸之視篆特小變其點畫爾其於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盭也自頃近以來承譌襲繆絕不知造字之原委於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亾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矣始則私家簡牘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訖章奏符牒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衆舉凡儒林藝苑皆不免於漸染流俗宜乎世之曲士得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敉寧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爲主然後求之於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

本末晰其是非至詳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若敉寧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爲小學六書之教藉是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於同文之治匪淺尠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采焉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玄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溢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

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爲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墮識昏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之亾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期於淡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爲耳目之所囿辭章之所錮此坐井闚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輿平生以仁厚居心

以澹泊養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緝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悅然有悟顧又以爲未也遂徧蒐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二十有一則名曰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簀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好蓋其爲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既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予受讀既訖喟然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予嘗見宋儒所說厚德錄仕學規範及名臣言行錄諸書始與此錄相彷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晰部分最完且善也予先以有德與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藉此以想見君之爲人則予之說不其信矣夫佗若君平生事實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予所爲誌銘中茲不復論祗論畜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爲人甚文而淳謹有君遺風今且孜孜授刊此錄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後者予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幷附述

以見爲德者之有後如此

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顚錯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讖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兼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

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冄有比也議范滂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廩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夷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勳即薊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贊以贊也然則鐫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尚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況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

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蹩躠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始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譔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略時有欲無得辠於古人蓋其難矣既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弆此槀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僊府十二觀序

近世言僊道者必謂神僊當有宿命有骨相又有功行積累致然非勉强可冀者此其說誠善矣顧吾聞古之爲神僊者非皆忘情於世者也當其始或年少鋒鋭骯髒不平之氣未暇鉏除固嘗思以功名自奮與世之賢士大夫角材埒知祈效尺寸以爲人主用及其所遇齟齬則又思所變計而游乎方之外譬諸俊鳥之搏物也一發不中即翩然去諸雲霄萬里之上不可蹤蹟如安期生梅子真之流是已安期以策干項羽不用遂去不知所之子真兩疏譏切王氏不報遂弃妻子爲吳市門卒兩人者皆長生不死後世所稱神僊中人也由今以觀雖謂之豪傑可矣豪傑之士使其得志則必

爲張子房爲李長源功成名遂而後解尺一之組弃萬戶之封寓意於辟穀導引以怡其生苟不得志則寧與安期子真齒耳至若褰裳攘臂陸沈於埃壒之境而傲弄恣睢於金玉錦繡聲色翫好之場迷不知返此直一妄庸人也雖自負豪傑其誰許之三原梁子大千爲予同年進士數年以來諸同年率多取大官致身顯要而大千獨謫選邯鄲令以禮節忤上官鐫職里居好神僊噓吸吐納之術恍若有悟渡江至吳過予於城西年七十矣顧鬢無一二莖白者談笑步履不減少壯時出所著

書二卷言神僊事始於僊居終於僊語命曰僊府十二觀予讀之始不能測其何如人也意者其宿命骨相與夫功行遂當僊邪抑卽豪傑之士也或曰使大千果已得僊則終南太華皆其鄰壤無不可宿舂糧而往者獨柰何舍之而樸被策蹇役役於埃壒如此邪予曰不然吾郡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此固大千所託僊居也又子眞既隱吳市門其後竟浮海鍊藥至今海上有梅岑山安期亦嘗偕羨門隱居蓬萊其地皆在甬東距吾吳不遠大千之來也傑亦欲遨嬰洞天遂招安期子眞諸人與之乘雲氣而訪太清乎予果何以測之姑識數語序其十二觀云爾

參同契衍義序

神僊之學資乎內外交養或養外而遺內或養內而忘外此莊生所以譏張毅單豹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數言坎離龍虎由內丹言之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由外丹言之龍者汞也虎者鉛也精若汞陽也坎之物也氣若鉛陰也離之物也內外丹之指殊流而同源然後世猝不能相合何也以予所聞則又有與莊生異者內丹既成苟無外丹以佐之惟能延年卻病而已欲期變化超舉不可得也若內丹未成而驟服外丹則精耗氣散譬諸厝火積薪之下鮮不焚者固當用內丹爲主也注參同契者數家其說紛紜不齊而吾里中子儼周先生所譔衍義一書則專主內養之學章分句晰悉出於自得至於解上德無爲章如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以上爲上兌兌爲口以下爲下兌兌爲精門則尤非諸家所知亦淵微矣哉先生今年七十餘矣顏色䞓潤如嬰兒步履飲啖過人常若三四十歲者自言內丹已成洵乎所養之有驗也傑復濟以外丹不將乘雲氣而游汗漫偕伯陽相揖讓哉抑予復聞之昔顏魯公不屈於李希烈及既殁而握拳不開手爪俱透掌背時人稱其尸解開又閱十二眞人傳有斗中眞人降於曲阜蘭氏自稱孝弟王授蘭至道且言晉眞僊許遜傳其孝道之宗是爲衆僊之長然則忠之與孝固吾儒立身之本而亦神僊家變化超舉之要術也今先生之門則忠孝其兼得之矣忠介公侃侃義烈既不忝於魯公雖受逆閹之禍吾度其精爽可畏必且翱翔天壤訖今不死亦如魯公之尸解者也若先生直一

孤童耳數千里刺血上書竟白其父冤而肆姧黨於市自其少時至性巳卓犖如此豈非斗中孝弟王所欲降而求之引以超舉者乎先生益姑竢之然則先生之當僊也乎固不僅以此書決之也承先生命姑敘書之大略云爾

金剛經注序

此經既入中國自鳩摩羅什而下訖唐玄奘義淨凡翻譯者六家自天親無著兩論師而下訖明初宗泐凡箋釋者百有餘家而宋文憲公獨推無著配十八住天親斷二十七疑最合先佛眞實了義

然乎嘗諷繹數四宗指太密則其解易支往復太緐則其文易晦非不能探索幽微闡發理事而猶未免乎牽攣紛糾之患也此注相傳出自乩授不攻異論不涉狂見不倍儒宗簡淨曉暢葢箋釋之超然者其人稱雲峰子又稱谷口子眞儻亦隱者之流託名於乩者與吾友沈子東生讀而愛之爲之疏通證明詳加評閱久矣其擷諸什襲而祕諸篋衍矣繼又懼末法陵遲欲盡啓凡夫之信悟也乃鏤版以施而命予爲序予惟沈子之爲人也方其歷官中外即用廉辦著稱自公之暇補衣糲飯蕭然一室有黃面衲子所不能堪者士大夫叩望風采相顧歎息固巳現宰官身說法及其晚而杜門息機往往研硃滴露惟以評閱此注自課玄言奧旨絡繹奔赴筆鋒舌端儼然夙契不啻若據獅坐而秉麈拂者也則又現居士身說法矣予謂沈子固異人其始與雲峰谷口爲輩流故於其所箋釋也雖欲不形景相符而水乳相合不可得也異時合儒釋爲一盡刊去枝葉岐互之見會性命而超乘果非沈子將誰歸哉予故樂得而序之以示知教法者

休寧張氏世譜序

張之先見於詩若爾雅者曰仲見於春秋傳及短長書者曰老曰趯曰骼曰孟談曰儀之屬稍盛入漢則留侯良者其功名益大顯相傳休寧張氏即良後也予考吳郡諸張史俱不載其爲良裔而休寧舊譜則然譜圖自良至六世孫千秋皆與漢書功臣表合獨言千秋次孫讚南渡居蘇州吳江縣九里橋讚長子居蘇爲婁亭縣尹則予竊疑之計讚之渡江當在東漢之初是時吳屬會稽郡有吳縣而無吳江有婁縣而無婁亭且縣官亦不稱尹

安得如譜云云乎又漢順帝始分會稽爲吳郡至
隋始改蘇州讀亦安得豫以居蘇名其子哉此可
疑者也譜言良之二十三世孫裕其父爲憑祖爲
茂曾祖爲鎭而李延壽南史則裕曾祖光祿大夫
澄祖廣州刺史彭祖父吳國内史黨與譜皆不合
譜言裕子汎字景山而史以爲汎弟岱字譜言裕
長子演無子岱弟暢一子融而史以爲演有子緒
暢有數子融第居五又皆不合其佗官爵名字子
姓與史傳齟齬者率類此此又可疑者也予固不
能信史以詆譜亦未敢信譜以詆史也蓋譜家之

學從古難之矣以是休寧青山有張氏裔孫羲馭
名㞕昇者方用修葺世譜爲己任而又以自良以
來世遠無所徵信乃略仍舊譜於前而獨詳休寧
四大支以存宗法遺意其先葢由吳江徙著者㞕
矣至三十三世榮則遷休寧之嶺南三十五世閑
遷漁灘三十八世蕩再遷山斗㝡後四十六世五
九然後遷於青山其地皆不越休寧於是以榮公
爲始遷嶺南之祖閑公爲始遷漁灘之祖蕩公爲
始遷山斗之祖而五九公則爲青山之祖所謂四
大支者昏娶卒葬必書有子無子必書而青山其
本支也則尤加詳惟謹予謂是譜有三善焉闕疑
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夫亦可以示子孫矣羲
馭爲人謙厚好行善於鄉里來買吳門吳人皆推
長者復能延吾友周子敉寧俾訓諸子思以文學
大起其宗予觀張之先累世纓紱不絶號爲新安
聞家而羲馭事行又如此其繼繼承承昌熾於未
有艾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當在
張氏矣

吳氏家傳序

延陵吳氏率祖仲雍其後分散佗之往往用功名

文學著聲前史指不勝屈而留吳中者支分派衍
視佗氏尤盛其宗之簪纓冠蓋亦非佗氏所敢望
也顧吾友敬生先生自其尊甫以上再世潛德未
燿而敬生父子又皆高材轗軻至今猶據皋比滯
斗升之祿於庠序閒識者咸爲悒悒惟同產弟翼
生釋褐邑令遠近推冠循吏方騷騷顯達於　朝
於是敬生喟然曰此吾祖父積善之效也然其事
行久遠漸以湮沒散佚儻不筆之於冊則後生奚
述焉遂詮次其見聞所得者爲傳若干篇將鋟諸
版因書以示予曰某聞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某既刖是爲鑑今其詮次者具在吾子以爲何如予發書讀之淡歎其質而不俚詳而不蕪洵合禮所謂論譔其先祖之美者然則敬生之孝思夫豈易量也哉葢古者孝子慈孫之愛其親也生養歿哀猶未也爲之合族以敬承之爲之和洽其門內以順適之爲之立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猶未也歿而爲之行狀以上史官爲之誌其墓以𤰞於地中而貽示後世猶未也又爲之詩若文以闡發其嘉言懿行以藏於家而勸戒其子姓凜凜焉時抱不明

不仁之懼若遷固之作序傳韋孟之賦狂鄒謝靈運之述祖德莫不皆然而敬生所詮次者則遷固比也予故不辭衰病而敢勉敘其梗槩云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歷官幾三十年始在工曹卽用職守忤巨奄陳永壽汪懷德幾至得辠嗣後在粵藩又忤魏忠賢閑住當先生立朝於諸黨人絕無所附麗及其臨事輒不肎撓詘如此噫夫熹宗之季士大夫婞婗無恥爭以媚奄爲事交結之不已繼之以贊導贊導之不已繼之以頌美擁戴而建祠之議遂起葢自浙江巡撫倡之薊遼總督應天巡撫輩和之是時主稟擬者崑山元城兩相公也相與造爲駢儷揚詡之辭應荅如響於是凶德參會而生祠遂徧天下矣假令天不悔禍則九錫勸進之文必出此輩手筆前明之宗社又奚待揭竿斬木之徒桀闖獻聚而始覆亾哉顧先生以一外僚屹然榰拄其閒用能夾輔撫按率厲寮屬嚴禁境內不得擅建生祠卒使逆奄之黨如陳嵩者斂蹟屏氣而不敢出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先生之爲人豈非人心風俗所重賴者與否則亂臣賊

子相隨屬而彝倫或幾於息矣不亦大可畏邪逮至先生暮年雖復見搤於用事者屏置海外以歿而高風偉節訖今傳述於吳越人士之口彼媚奄者流上之既已伏法朝市次之卽卒死毆刀獲保晋項於牖下而兒童丞卒販夫餅婦猶能羣焉指斥其氏名藉藉嗤罵不止然則賢不肖之相距其所得孰多也觀此譜者微獨吾族羣從子姓宜謹毋忘先生之遺懿相率起而師之以求繼美於世卽凡百有官君子儀亦當奉之爲楷摹爲龜鑑且以俟太史氏有事明史者采擇其一二以備實錄

起居注之缺遺不亦可乎諸爲先生第五子沂州公所輯先生殁時沂州公尚少今距先生五十年獨力摘摭凡再脫稾而始就嘗莊語琬曰吾之爲此也文直事核庶幾可以傳信後人琬歎其誠慤也故弁著之

鈍翁續稾卷十四終

康熙乙丑春正月同里周公贄技字

鈍翁續稾卷十五目錄

鈍翁續稾卷十五目錄終

鈍翁續藁卷十五

序三　　文藁七

王敬哉先生集序

敬哉王先生不遠三千餘里示琬文集六卷琬受而卒業歎曰富矣美矣琬聞之文者貫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玆乎孔子之所謂文葢謂易詩書禮樂也是豈後世辭賦章句區區儷靑妃白之爲與孔子旣沒漢儒收拾纂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不知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說言詩者不知王國盛衰之原

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說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阼之說至於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則溷以圖讖襍以譌僞而孔子所刪述之文不晦卽亂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託以傳哉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岐而爲二韓栁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閒整剔義理之絲徵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儻微文公論說之詳辨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澌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葢文公之力居多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其人或有其人矣而琬僻處海陬猶未有見焉此所以日夜流連太息不能無望於世之學者也及觀先生所示其辭質而贍其義簡而明求諸文公諸書無所不合於以輔翼傳注而疏通

易詩書禮樂之文庶幾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與吾然後知天之未喪斯文始自孔子以來訖於今如一日也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琬亦嘗好學湥思力期從事於此固不敢自安於不賢而氣昏質惰雖欲勉進賢者之域以求溯孔子之所謂文而終不能逮也故願附名先生文集之末述其所見以求正於先生云

金正希先生遺藁序

正希先生諱聲休寧人正希其字也中崇禎戊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修撰至兵部右侍郎

徇難歿歿三十年而先生從子貴與其兄敦澄彙刻先生時文稾若干首而命予序之予惟自有明以來國家令甲刱設五經四子八股之業以爲進退士子之具當其盛也舉凡魁人傑士與夫公卿將相戡定禍亂通達時務之流胥從此出而其文章亦皆昌明博碩妙於語言爲學者所宗雖名爲時文而求諸古人蓋未有不合者也洎及神宗之末文體日益以壞而士習亦日益以變廟堂之中門戸相角人主孤立於上士大夫朋比於下曾不數紀遂歷社稷而覆之嗚呼國運之治亂人材之

賢不肖吾固於時文驗之矣時文之靡爛詭異此即五行傳所謂言之不從之孼也顧先生於明季獨慨然以國事爲己任敵軀兵間數被黨人所擠而志不少衰卒之建立卓卓如此抑何壯也間得取其時文諷誦而細繹之大率以灝瀚之氣雄放之才洸幽陗拔之思馳騁上下於思泉震川鹿門諸作而自名一家上之研極天人次之講明經世有用之學而於前古盛衰治亂廢興得失之故尤惓惓微寓其意而見諸議論翰墨之間閱其所得視全盛時作者無異可謂淳且厚矣惟其所得之淳且厚故能不爲威訹不爲利誘雖至於捐軀裁脰以殉而曾勿之恤也先生之殁豈世之小丈夫猝焉與患難相值所可得而遽辦者哉不然使用剽竊牽綴浮游不根之文以僥倖功名於一旦其人若風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無足恃而望其異時之有所建立豈不難乎此先生之文所以彌可貴愛也予故願懸此若干首於國門以示學者云貴字繇文其兄字去泥皆謙謹好學爲諸生有名於時又能醵金以刻此庶幾紹先生遺緒而亢其宗者於此乎在

襲紫樓文集序

嘉興李君明遠其先世都運公以乙科起家累官至兩淮運使嘗受業顧端文公習其風流餘韻中朝爭以東林黨人指目之歿而錢尚書牧齋銘其墓稱公少而其詩多名章麗句爲文人長而淹經術負經濟爲通儒晚而廉辦幹達爲能吏其見推服如此於是君以諸孫與其再從兄曉令繼之皆用文學有聞於東南又皆游牧齋及張翰林西銘之門是時文社方大熾君兄弟又張氏高第弟子世居長水之上四方好事輕舟過長水詣門投謁

者連日夜不絕而曉令尤重然諾性剛直好嫚罵由是爲怨家所中屢傾其產千金曉令既歿有三子斯年武曾分虎才名相頡頏其年皆少於君君則復以所長角逐其間垂老猶不少倦乎嘗歎長水一隅之地居人僅數千家而李氏百年之間科名蟬連衣冠都雅其子弟耳濡目染無不自澤於學者何其盛也君雖轗軻不偶然自少家居則有都運公爲之祖有曉令爲之兄在外則有牧齋西銘與其同門諸名士爲之師若友故其學易進而其聲望易起最後復有斯年昆季爲之族子晨夕

候問起居相與倡酬詩歌研磨古文辭之曲折遂以是娛其老而忘其貧則君之所得者不可謂不厚且季矣武曾在京師尤善乎君以武曾書造乎堯峰山中屬乎序其文集且追述社中諸故事娓娓可聽乎謂君之詩文既行於世四方士大夫必有讀之而知君者至其家世問學之原委則讀者未必能盡知也乎故次其始末以復於武曾而寓君俾冠諸卷首焉

喬石林賦草序

先是　天子既下薦舉之詔四方搢紳降及山林韋布之士咸集　闕下諸以才藝相炫燿者甚衆而中書喬子石林尤能絕出其輩行當　御試文賦之日侍衞諸近臣環列左右佗人方濡毫屬稾作囁嚅瑟縮狀石林則已展卷疾書千餘言立成起顧日晷猶未昃也琬與同試者旁睨其所爲未嘗不太息折服既而石林名在第五琬亦濫廁五十人之列奉　旨授翰林院官將共入史館有日矣於是石林盡出平時所擬賦草示琬凡如干篇琬受而讀之見其命意則根體要摛辭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爲國之選也或

謂賦家宜於侈靡史家宜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屬皆在焉不必其無兼才也劉向揚雄之於漢也蓋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成哀平以續史記矣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楊校獵反騷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贍事詳過於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敘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宮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

盛其辭閎演瀾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石林之爲良史才吾即以其賦知之矣抑琬猶有感焉昔賢歎爲賦乃俳史遷亦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二者之學見輕於前代如此比者　天子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其於薦舉諸臣往往錫之以金粟勞之以饗燕繼又寵之以清華絕非前代所及使盡得石林輩秉才以應之是誠可以不媿顧琬則非其人也蓋自予告以來才華刊落舊聞放失既不能出駢四儷六之辭以續騷頌又不能網羅勝國之典章上下二百七十餘年之人物以資筆削乃欲步趨石林之後塵其能勿汗顏而棲手乎方惴惴然以上羞　朝廷下貽藝林之玷爲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不勝其羨且慕也遂援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心之工亦欲以史才之良如揚班比者厚致望於石林云爾

頤息齋集序

義理之學一也經術之學一也史學一也辭章之學又一也學至於辭章疑若稍易而世之文士終其身憊精竭神於中卒未有造其全者杜子美之詩舉世宗之號爲集大成矣而無韻之言輒不可讀蘇明允曾子固皆不長於詩子瞻之於詩若文雄邁放逸其天才殆未易幾及而倚聲爲小詞則不如周秦遠甚儻猶輪人不能造弓圬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櫨椽也惟其憊精竭神於一藝夫然後可以盡其變而入於神且化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與若吾友徐子竹逸則不然徐子與予同年生朋嘗聚首都下既而釋褐乳昌推官別去踰二十年始復相見於吳門出其著述凡若干卷予受而讀之其詩歌甚工也古文辭又工至如酒闌游戲屈其體格以見於小詞則又工古人之所難徐子之所易微獨其才識氣力有以捷出乎衆也蓋徐子家世義興生長山水奧區若銅官善卷張公洑里諸勝固已飽聞而飫見之矣及其奔丞西南絕徼則又舉危崖陗壑重淵脩阪魚龍之所都虎豹蝯猱之所穴與夫箐谷之窅演篣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者無不閱之於目擥之於心而發之於文章加以宦游不達則又衰回險阻吁嗟轗軻撫時觸物幽憤悱惻之思生焉故其所作類皆得江山之助者也抑予聞之道成而上藝成而

下予與徐子皆老矣予年五十有九而徐子又過之頭髮皓然顧猶矻逐辭章精敝神竭而不知返夫亦遠乎道矣盍相與刊落膚華拚捐楮筆以進求其上焉者乎是則有先儒義理之學在今而後願偕徐子勉之

愚山先生詩序

道與藝一也是故道亦藝也禮樂制度文爲皆道之所寓而聖人以藝名之藝亦道也庖丁之解牛梓人之削鐻傴僂丈人之承蜩皆伎術之工巧者耳而可以與乎道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

道藝之不同而精麤內外大小本末之辨亦視乎學者之所得而已六藝之中有詩自公卿大夫訖於委巷細氓與夫婦孺之作悉在焉然而上之可以感鬼神宣政化次之可以喻情志正風俗其遽得謂之非道乎此聖人所以雅言而學者所以窮之爲經也顧後之詩人從未有貫道與藝而一之者惟其飣餖以爲富剽竊模擬以爲工不飲酒而樂不疾痛而呻吟是雖曰無詩可也是固學者之逼患而非詩之本教然也愚山先生道孔孟之道而學朱陸之學者也及其爲詩則又命辭簡切立意澹遠其體蓋近漢魏而發源則已駸駸乎三百篇之間庶幾乎能貫道藝者與向者予壽先生嘗推明其學術所自來而祈之以用世今方應　詔北首則予言始將驗矣異時以其章句登諸明堂清廟被諸箾管琴瑟以潤色　天子太平之治者非先生而誰或謂先生講道東南固不屑沾沾以詩自喜而吾黨亦不屑以詩人目先生則予以爲不然詩溫柔敦厚其教之所系甚大而顧用一藝席之則孔子不當雅言而尊經者當遂廢三百篇也豈詩人之能顧不及承蜩削鐻者與夫亦非先

生所講以率後學之指歸矣予性樸拙雖不能爲詩而嘗問道於先生故敢以斯說冠於其詩之首

山間詩序

自三百五篇以風雅頌稱而漢魏以來之詩人相繼間起凡後世登臨離別閨情旅怨之作是皆風之屬也朝會燕享征伐使命箴規贊美之作皆雅之屬也鐃歌騎吹郊壇太廟樂章之作皆頌之屬也而論者遂別而爲二體有朝廷臺閣之體有山林田埜之體且謂二者有所難兼能乎此者不必其能乎彼其說信然乎哉予以爲詩有時焉有遇

焉有地焉理亂時也窮達遇也朝埜地也世之公卿大夫雍容而入臺閣者非異人也是卽向之起家山林之中相推擇而進者也是故方其窮也則必爲枯槁顑頷愁苦之音及其達也則又改而爲和平愉懌嚴重典雅可播金石叶鐘呂之音雖詩之爲體不同而要其歸則皆其時其遇其地之使然也使易其地與其時若遇而遂不暇以工豈果詩體之不兩能哉夫亦才之疏而學之隘爾不然其疏且隘而姑諉曰難兼吾不之信也宗人舟次與予相見者再矣覩其儀覲頎然而秀偉聽其

論議傑然而磊落家故贏於財其後漸廢而賦詩益工日夕琱鎪章句研極聲韻絕不肎蹈襲時賢一字遂以才學歸焉拔出於東南人士之閒而或者聞疑舟次諸作幽陗太甚若不宜於臺閣者予謂非也蓋嘗覩舟次之所得淵潚渟泓其畜之富而養之深始於無施不可者也儻一旦翱翔 朝廷之上珥筆應制於以追蹤雅頌無難者乃不幸而僻處一鄉坎坷頓躓發爲風人之言譬諸谷歔泉鳴雖欲不幽不陗也得乎昔韓退之稱孟郊東野曰作詩三百首窅然咸池晉又爲之太息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愁思而使自鳴其不幸邪舟次固今之東野也使復有退之者出則能知其所得也審矣

問亭詩序

問亭先生固我 太祖武皇帝之曾孫而 世祖章皇帝之再從子也嘗出其所賦詩歌一編授簡於琬命爲之序因復於先生曰文者道之輿而詩又文之菁華寓焉者也昔者周公召公皆以周之懿親夾輔王家翼亮數世若文武肇造於前成康丕承於後誕集大命以詒後之人實惟二公左右

厥辟當其時僇力協心罔不夙夜故能使盛德大業爲周室冠宜無暇求工於一章一句與學士大夫競能角長審矣然而考諸詩小序豳風七月鴟鴞東山周公作也小雅常棣亦周公作也大雅公劉泂酌卷阿召公作也頌清廟烈文諸什又周公作也其旨婉其思深其辭舂容而典麗後之學者雖欲規橅而則效之不可得也夫德業盛大旣如彼詩歌典麗又如此一何其有兼長與蓋文以載道周召所得於道者深斯不求工而無不工也今天子倡右文之治昭示薄海內外方欲擧末俗

而返之成周故於萬幾清閒屢出　御製炳炳煌
煌譬諸列星二曜垂象無極於是化之者近自本
支遠曁臣庶率皆竭蹶於藝苑回翔乎文圃摛藻
擷藻應之若響而先生則尤　王家之卓爾者也
其學貫穿經傳谿綜典故而又深研性命之指博
求天人之源先生之於道也苑誠恐陋不足闚測
其所至若其近體之清新歌行之雄放所謂載道
之言之工亦既傳誦而屬和其一二矣顧此豈足
以槩先生哉先生位雖尊養雖厚然猶未及見用
且復恥於求試故其長隱而靡燿耳儻　天子廸

簡有道之佐一旦得以懿親出奇心膂重任用俾
恢張至治措天下於乂安然後盡發其所工者上
之作爲雅頌以是奏諸　郊廟施諸燕饗朝會必
能鋪揚先烈美盛德之形容次之采風謠陳勸戒
惓惓反覆三致意焉亦必與豳風七月者比由此
進廁周召二公之間誠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美哉
斯編其始基之矣苑雖病且衰謹拭目以竢願
覽觀先生制作之成焉

問山詩稾序

予往在戶曹從吾江丁子澹汝游愛其爲人磊落
多奇未久而予奉使以出既還又以養痾請告南
歸雖嘗讀丁子之詩顧未暇閱其全也逮予應
詔至　闕下丁子始投予問山集若干卷予受而
卒業大篇短章開見層出訇然如鍾呂之鳴煌然
如藻火之麗洵乎其爲詩人之雄也盖丁子之少
也生長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幻靈泉
穹壑雲霞出沒怪禽珍獸嘉卉異果極玫瑋閎闊
非常之觀既有以觸發其心志及其仕也回翔幾
輔以達乎　天子之都俛首郎署十餘年矣博通
國家之故事習聞名公鉅卿之論議而周覽乎

古昔酒人俠客仗劒擊筑悲歌忼慨之遺阯至於
簿書稍暇則所過從者悉皆四方騷雅之士日夕
從容乎壺矢碁局鉛槧罇俎之場又有以恢拓其
耳目而陶冶其情思故其發之於言無不合黼黻
中鏗鏘未嘗求工而自造於工也予比歲退老田
壄舉凡杖屨之所經不過畦武而輪楫之所至亦
不及一舍入與蓬首垢面者居出與鎌樵筒釣者
爲伍以是學術日陋而神氣日衰雖閒一賦詩往
往穳唐躋號叩之喑然而無聲循之黯然而寡色
夫豈能睎丁子所造哉而丁子猶惓惓於予始不

知其老將知而耄及之也乖復得相見於此願往就丁子學焉則又自顧其學術之陋神氣之衰年齒之蹉跎放廢其尚可與研窮其曲折而追溯其源委否邪丁子必有以告我

旅行日記小序

晉賢遊江省其外舅於巢往返凡若干日同行者爲周子青士相與賦詩若干首合爲旅行日記一卷予平生雖未嘗至巢然記中所載如南徐如廣陵如眞州皆予束髮以來奔丞南北所習游之地而白門鳳臺則又嘗承乏奉使於此文章政事之餘予金粉之故蹟訪王謝之風流上下俛卬玄其發爲詩歌以稍攄其蘊積顧才拙而思澁先後見諸紙墨者蓋寀寥無幾也今觀兩君子吟咏之富能無媿乎當晉賢之往返江上也賓朋親故相匯登臨醻酢相交錯由日記考之疑若無暇晷者而兩君子從容跌宕贈荅倡和於其閒口占手錄比於徇搆至其意思之淸新章句之工麗則又皆不爲苟作此予所尤媿者也俞子無殊言晉賢方戒期淡秋將偕二三子由長興泛二汊探張公善權諸洞籃輿畫舫匏尊竹杖嬰游山林泉石之中其境益勝其所得之詩亦當益加恢奇予非獨媿之而已實不勝歎且羨焉姑附數語於日記之末而又執筆以俟

西郊汎雪倡和詩序

常熟蔣子文從所葺汎雪詩若干首并系以圖成一卷如左予惟汎雪韻事也汎雪而賦詩綺麗尤事之最韻者也雖然蔣子知雪之可喜而未知其可畏也予在郎署十餘歲每遇雨雪則京師道上馬牛車驢相蹂踐中閒泥濘踰數尺左右冰陵如山邇晨入署輙有顚仆之恐又嘗奏事　行殿夜半抵南海子風雪甚猛大聲發林木閒幾於蠛蠓鬼歘鐙火撲滅始盡迷不知路旁皇良久遇騎者援之始得免及請告歸里冬杪過盱眙衆雲四集彌望無人煙予方棄肩輿積雪覆輿盈寸輿人力倦不能荷衣裘皆溼手足至僵涷欲裂上下崗搆犖确确有聲氣色悉沮喪乖而前達逆旅則童僕無不置酒相賀以爲更生甚矣予之畏雪也至今偶一追維猶不寒而粟顧蔣子以高才生從容谿壑之閒靑簾畫舫與諸賓客縱觀山雪舉酒吟賞且能見諸翰墨爭奇角勝刻畫盡致夫蔣子不知

雪之可畏猶予之不知雪之可喜也豈果雪有異哉所遭之會不同爾假令予前此脫去塵網輕裘席帽得往從蔣子觀雪於虞山雖風流蘊藉或不足比肩羣賢然猶欲偕酬嘯眺望之樂用以娛其情而寫其志亦何不可喜之有予既自歎其所遭而又羨蔣子之擅此最韻事也故願爲之序

續倡和詩序

予廬在西郭外距楓橋僅五里爲市井闤闠之區四方商旅襍處比戶無弦誦聲竊嘗歎曰是安所得詩人而友之乎頋有公紳觀矦二子家於洞涇

之西與予廬最邇二子者皆好爲詩清新秀整駸駸乎造於詩人之域此亦一鄉之傑出者也先是嘗刻其倡和稾旣命予序之矣而二子者復續爲之不已所學逾進而所賦逾工予甚歎而服焉始予之爲序也告二子以作者之法今願益以一言曰求諸風神韻氣之全而已不見夫土木偶之爲美人者乎方其刻木搏土而被之以丹青也其形貌美人也其服飾美人也兒童說之而有識者未嘗顧問焉何則爲其神韻之異於生者故也夫作詩亦有神韻焉摹擬非也塗澤亦非也此則在二予自得之而予言之所不能助者也審又進乎此則微獨傑出一鄉雖嶄然特立於江之南可也

許南交送行詩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古之才人求名於文墨之間未有能以詩畫並著者也有之自王摩詰始蓋其才情氣韻得之有絫每一落筆莫不盡善故世之言詩畫者舉皆宗之嗣後若文與可之竹蘇子瞻之樹石米元章之雲山人物庶乎其配詩以行然文米率畫勝於詩而子瞻則又詩勝於畫若摩詰所謂畫中詩詩中畫者殆未能超然優入

其域也則荀卿子之言猶信吾吳累百年來士大夫兼長詩畫者殆不下數十家而獨推沈啓南文徵仲爲最昝人謂沈畫神品文畫妙品得者寶之如拱璧至於其詩則後生晚進從事文學者往往守一說而不能會通乎大全故至今持論微有異同以視摩詰雖或未之能逮而已頡頏乎文蘇之列矣虞山許某南交其家世故多顯者顧獨沈酣詩畫中歌行近體蓋宗晚唐而畫則出入北宋諸家與文沈異派而同源佗日以上舍生將往考職吏部旣戒期矣吳會諸君子知南交者悉以一言

贈行而嘉興曹秋岳先生爲之倡予彙而讀之竊謂南交年少儀觀秀㢮問學淹洽固足以傾動一世況又重之以詩若畫乎使當觴咏之餘盤礴點染必能使觀者神怡而聞者竦聽挾此以往其繩王侯之履而丞公卿之車騎者殆不可以指屈矣宜諸君子咏歎不置也昔文徵仲貢入京師聲望方爲同朝所重遂得薦入翰林然則南交豈遽以選人終哉

楊柳枝詞序

予按郭茂倩樂府有折楊柳詞凡四調其二爲横吹曲則梁元帝有詩及古詞上馬不捉鞭五曲是也其一爲相和歌瑟調曲則默默施行違一篇是也其一爲清商西曲歌則月節折楊柳詞是也又有楊柳枝詞者白樂天尚書所製其詞皆咏楊柳本事詩云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聞是曲問誰詞左右具以對因東使命取永豐坊兩株植於禁中尚書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詞一章曰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矣後乾符五年許能爲許州刺史令郡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賦其詞爲新聲楊柳枝詞本末如此又按樂天此詞自本事詩所載之外復有八首中閒或云洛陽或云館娃錢唐盖不盡爲小蠻作劉禹錫屬和亦然本事詩云云未可泥也今此卷倡和雖非專宗劉白然不可不知其緣起故錄於卷端以示覽者有考焉

鈍翁續稿卷十五終

康熙乙丑春正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六目錄

序四

鈍翁續稾卷十六目錄終

序四

山薑書屋詩稾序

開　國以來迄今三紀士大夫言詩者莫如山左爲盛自王先生貽上以詩學倡於京師四方騷人墨士爭趨之其鄉綸霞田公於甲科視王先生雖稍後及居郎署詩名亦大震始與王先生相頡頏王先生之詩其辭雋逸其旨清婉而和平而我公尤縱橫跌宕可喜舉凡贍物寫形緣情敘事無不頓挫開闔各臻其勝間一出奇則如夏雲之突兀怪松之礧砢未易名狀所謂橫空硬語妥貼排奡者惟公有之葢我公之詩近於子美而王先生往往神似太白譬之江河之流發源各異至於波濤奔放望東海爲歸宿則鈞也今王先生既長成均其詩教當大昌矣若我公則方持使者節視學東南擥三山之名蹟弔六代之遺風登高望遠所賦尤工顧猶祕諸篋衍中後生晚進未及盡覩也今年秋予門人惠子元龍還自江寧述我公之命命予爲序遂因元龍以復於公曰　國家科舉例依前明故事不復如唐人之用詩顧今　天子振興

文治萬幾之暇 御製成帙且嘗 詔舉博學之士 親試諸 體仁閣下復以五言排律第其中乙殿最既又大宴 廷臣首擬漢柏梁臺體 命諸臣以次繼作固未嘗諱言詩也當我公考拔之初亦嘗課諸生以一詩矣益遂盡出其所祕縣播國門俾東南學者人弦而戶誦之各知有所矜式庶幾得與王先生左推右輓以闡揚三百篇之指歸而輔翼 聖天子爲潤色太平之助不亦休哉

唐孺含詩稾序

詩亦難言矣哉才非高弗工學非贍又弗工高矣贍矣非有師友淵源講貫磨礱之益則雖工而猶

未盡善也而今之學者顧易於言詩出其謏劣之才與夫固陋卑俗之學上無師承爲之本下無交游磨礱爲之助往往以飣餖爲博以綴緝爲麗偭然自附於作者之林而不之恥抑何多也予游京師者久坐老南歸始得交唐先生孺含讀其詩而歎服之謂其非飣餖綴緝者比也先生自少好詩老而隱於荒江之濱室無萊妻厀下無適子僦屋而居待脩脯而食欣然長吟雖屢空弗恤也其才雋邁而加雄奇凡韓翠之所至狀人情寫物態牢籠萬變纖悉畢具無不寓之於詩其學自經史外諸子百氏稗官小說凡可資爲詩者必皆淹洽貫穿疏通其指歸及其言詩也則又一以子美子瞻爲宗推而上之由開元景龍黃初建安務達於三百篇然後止顧猶不自以爲足往往篋其所得操舟至吳門就陳子均寧韓鞾鐙貰酒相與討論而鍛礪之卽屢易其稾弗靳故其詩無弗工者而以淹於布衣杜門挾策甘自退老於田間由是士大夫知之者少可爲太息也予嘗評先生詩曰子美子瞻吾所不敢論使陸務觀范至能劉潛夫而在儻得與先生上下角逐於文酒之社各出其所長

雖有善論者亦未易優劣之也會予老病方甚苦於詩文之逋遯居山莊而嫐者嗾之猶不已顧獨深愛先生作樂爲之序欣然忘其心之所苦云

贈處集序

錢唐趙使君恆夫先是權關揚州京師諸老先生咸賦詩以贈而予方以疾請告未能追逐其後也逮予告歸輕舟見君於江次君已葺諸贈詩成秩鐫之版矣乃命予爲之序予惟士大夫之涖官政者莫易於權課而惟催科爲難又莫易於掊徠估

人而惟駕馭桀驁不馴之衆爲尤難何也方使君之令交城也在兵燹纔定之後揭竿挑戟負固而逆顔行者尚不可以數計當此之時以文告羈縻之不可以武事草刈而禽獮之又不可使俗吏際此亦有不心攝而氣沮者君則顧睨其衆蔑如也方集諸貧從以雪夜高會及乎酒闌燭跋奮然戎服介馬趦趄數百里之險從而相視要害誅致閒諜皆卓焉具有成畫無幾時而諸渠魁悉已泥首曲卻生殺惟命矣抑何神也窮巖深谷胥吏之所不到符檄之所不通其氓逋租稽稅沿以成俗也

非一日矣至是佩使君之德而懾其威無不男負女戴輸將恐後使君以是急獲上考出諸郡邑之右雖西漢循吏未有能兩兼者也而君恢恢有餘故吾謂之難至於値承平之餘四方行旅往來江淮吳楚之鄉艫銜尾而車湊輻直其恒耳而揚又一大都會也苟一旦撫之以寬政其孰不輕千里如里閭而卬使君如怙恃乎持籌算緡之暇雖日夕與騷人墨士置酒獻歌翺翔乎觀梅之閣馮弔乎迷藏之樓其於坐鎮不旣裕如也哉故吾謂之易定乎潘子次耕太息君之才以爲不可及者在彼不在此也然則竹西刊水之閒謳吟大作固不俟詑今而始驗也君能勝其難者則於易者何有而贈詩槊末之及乃爲推明次耕之說以序其首

侶巷齋詩槀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所感慨憤激於中不獲已而始託諸文辭是故欲正言之而不敢也則微言之欲微言之而又懼其不吾察也則旁引曲喻丁寧往復纏綿悱惻而言之此無佗所以自明其不得志者然也使其得志則將發之於事功而達之於民物又安肯此區區者爲哉故曰詩能窮人古之爲

詩者自唐宋以來若杜子美寓食於西蜀李太白黃魯直皆罹竄謫陸魯望林君復下及近代孫太初謝茂秦之徒又皆布衣終其身若梅聖俞雖得一官而訖不顯無一非相望於窮者也至其甚者賈閬僊蘇子瞻劉潛夫之屬則又專坐詩罝辠豈非詩愈工則窮愈奇之驗哉吾友張子曾餘始亦窮者之一也張子少好爲詩以格於科舉未竟其業旣與予同捷省試又屢上禮部不第最後由絓誤被絀遂無復仕進意專求工於五七言體榜其齋曰侶巷益自比於物不得平則鳴者短歌微吟

累數百篇其文辭亦既斐然矣至是命予爲之序予告之曰窮不足以累張子也　國家待詮吏部者歲不下數千人屈指其達者僅一二而止耳其佗皆求免於窮而未逮者也且其窮又不坐詩以予之陋劣其爲詩也加無師友淵源之益距古之作者尤闊遠然而坎坷偃蹇坐老而無成則亦不免乎窮獨柰何以張子之窮遂以爲詩咎哉吾聞之也不有得於今必有合於古不近而榮顯於一時必遠而丕傳於後世若張子之詩是也然則窮不足以累詩乃足以累張子乎或曰張子既緣好

詩之故而益窮而復取吾子窮者之言序之其爲計左矣窮固未易瘳也予曰然請并述以告張子

陳均寧詩稾序

予友陳子均寧吳中之隱君子也先予甫踰弱冠與均寧定交是時均寧館於徐氏予同輩皆年少盛氣坐未定論議蠭起均寧獨嘿不應徐出傚辭相屈服舉坐皆竦於是均寧方喪其偶且患嗌血藥鐺茗銚竹牀棐几之具位置瀟灑意頗若自得者閒一賦詩多幽陗奇崛語繼而別徐氏去相見益稀康熙九年予以贊郎詣告歸均寧來以詩見示閱其旨趣不屑規模古人而自然超逸遠出塵壒之表益勝於曩日譬之噉諫果而飯苦筍咀嚼有味然猶未及銓次也其後予復由史館歸則已成帙矣且曰子其序之予惟均寧之詩卓然自名一家固不待予言而傳獨念予兩人爲故舊將四十年矣中閒人事之牴牾道路之遼闊幾於不復相見不自意垂白之餘顧得殷勤握手時時慰藉於里門酒闌燭跋追記向定交時腸肥腦滿其動止多可笑者怳焉如昨寥如隔生爲之太息不已是不可以無述也

春草軒小稾序

處士君諱遠臣字孔輿姓龔氏世爲無錫鉅族少孤而貧事其母以孝養稱長而習舉子業且潛心先儒義理之學明胙既訖遂歎息曰先儒有云學道而應舉譬諸避人而入市也於是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文來吳門徧從前明士大夫游遨靈巖鄧尉閒所賦詩益多名春草軒小稾未及版行於世也既歿之十有九年見寥其子佺曰若方鍥吾詩宜乞汪鈍翁序之佺是時已弃儒初不知鈍翁誰也瘖而歷訪親故知其爲予因介中表周生子

贍詣予請序予讀其詩氣平而語和不失古詩人之教非若麥秀黍離感憤怨懟者比信乎可傳者也雖然周有占㝱之官所掌六㝱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彎生所㝱於斯六者果何徵邪詩文小伎學道者恥爲之君墓木且拱矣而猶惓戀不忘邪當君之生也與予氏名不相諳聲問不相接未嘗有桮酒硯席之雅及其歿也而顧知之地下邪予之窮於世久矣杜門空山士大夫好予者無幾而君之靈爽乃獨愛慕如此邪豈鬼神所好惡視人世遽相徑庭邪予不卒少學古文辭晚

而衰病荒落自分且湮滅無聞焉若君之所作顧已藉藉騷人逸士之口反欲託予之餘波殘餕然後能不朽邪是皆未可以爲信也抑聞之知道者曰生猶㝱也死猶覺也君既覺矣而予方十洸九浮於碌碌塵壒之內顧令以㝱中之語傳覺者於不朽則君之爲計左矣特以生之來請也其辭甚哀而思傳先公之詩其志又甚確易所謂子克家者也予故不能嘿嘿云

張青琱詩集序

昔賢論文有二體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惟詩亦然鋪揚德伐磊落而彎贍者臺閣之詩也裒回畢光雕琢而纖巧者山林之詩也舂容翱翔澤於大雅者臺閣之詩也悲噂憤慨鄰於怨誹者山林之詩也是故王公大人之所賦讀之如伐鼉鼓如考鯨鏞如撫琴瑟之和平臺閣之詩也騷人思婦之所吟讀之如擊土壤如叩瓦缶如聞蝬獻蟲鳴之淒淸山林之詩也有唐諸名家若燕許之巨麗李王錢劉之新逸皆臺閣之詩之屬也至於盧仝之怪奇李長吉之刻削孟郊賈島之寒瘦則山林之詩之屬也爲臺閣諸體者必贇必壽考必大其

設施於世爲山林諸體者必不偶必不永年必無所表見而自放廢於寂寞之瀕浩蕩之墟以此相士大率皆然獨於吾友張君青琱失之青琱起家中翰洊登贊郎駸駸乎向用其平生歷臺閣之日居多舉凡見聞所經與會所觸無不寓之於詩大章短什傳頌士大夫之口祭酒吳梅邨先生最善歌行每推青琱長歌數千言太息其不可幾及所居與予比鄰數用文字相命逐青琱閒出一篇予未嘗不瞠目而擊節也蓋其體實有合於所謂臺閣者然而官不越郎署年不及耄期最後遂轗軻

困頓以殁何其宜壽而弗壽宜貴而弗克大其設
施與予以是有感也異時　天子右文　詔舉博
學宏儒　御試於　體仁閣下而第其甲乙假令
青瑚枉列得裔其淹洽之學雄麗不羣之材抑揚
上下筆墨稍異即以掄首選非難而追惟青瑚之
殁也則已久矣予以是重有感也於是其女夫金
生名定者排葺遺稾若干卷乞予序之予故論其
大略亦藉以哀吾亾友云

洞庭詩稾序

釋氏之爲詩也有詩人之詩焉有禪人之詩焉唐

之皎然靈徹詩人之詩也貫休齊己禪人之詩也
詩人之詩所長盡於詩而其詩皆工禪人之詩不
必其皆工也而所長亦不盡於詩所長盡於詩者
以其詩傳不盡於詩者則以其道與其詩並傳故
皎然靈徹貫休齊己之作聲聞相頡頏於後世莫
之能優劣也錢公本儒家子少讀書知名長而逃
之釋氏徧參尊宿遂受記莂爲曹洞家大師退休
洞庭之顛把茅蓋頭日與其徒以灌園種竹爲務
閒嘗弄筆賦詩句琢字削不極於工不止以是出
語皆標新采雋入唐人閫奧蓋能以貫休齊己之
道而兼皎然靈徹之長者也夫固超唐諸僧而上
之矣吾謂詩與禪非有二也昔之言詩者貴乎妙
悟且舉大曆以後作者比諸曹洞一宗信斯言也
讀公之詩知其得於道者至矣遂矣吾豈易闚而
測之哉

姚氏長短句序

詞與詩類乎曰不類詩本於三百篇以溫柔敦厚
爲教者也其後雖不盡然然上之可以徵治忽次
之可以示勸懲猶有風雅頌之遺焉若詞則不足
與於此矣然則能詩與能詞者有異乎曰否李太
白詩人之正宗也而工於詞歐陽永叔蘇子瞻數

百年以來所推文章大家也而工於詞至於黃魯
直秦少游周美成之屬亦無不詩詞兼擅者古之
名公鉅卿下訖騷人墨士旣以其遠且大者紓而
見之於詩矣顧又出其餘力組織纖豔之文流連
閨房之境倚聲而發之用以侑桮酌佐笙簫號爲
詩餘未有能詩而不能其餘者也錢唐姚子升聞
方以儁邁之才灝博之學與其友人剡意爲歌詩
相犄頡頏皆祕諸篋衍獨取所填新詞一卷寓予
予讀之歎其掇采也麗其寄情也微其攄思也婉

而多味往往語盡而意不盡語意俱盡而情猶不盡此誠詩人之詞也殆非世之淫哇浮靡者比矣若曰姚子所工專在是則吾未敢以為信

鈍翁續稾卷十六終

康熙乙丑春正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七目錄

序五

鈍翁續稾卷十七目錄終

序五　　文稾九

盛遜齋六十壽序

崑山盛君遜齋年六十乞詩若文於士大夫諸以頌禱之辭應者固已積成卷帙矣而同邑隱巖禪師又命予一言予惟崑山雖小邑顧自南宋以來號爲賢公卿淵藪訖於　本朝而徐學士立齋以對策第一人及第葉讀學訒菴又居是榜第三人嗣後學士兄健菴果亭兩編修相次登甲第率如讀學而三徐先生遂巋然推鄉邦重望今方請急家居東南學者無不蹻企其門牆以望見顏色爲幸文軒晝舫日夜相屬而君之伯氏珍示又用文章負盛名釋褐中書舍人與徐葉諸先生有戚誼往還交契最洽獨君居其閒泊如也閉戶埽軌絕無世俗孅靡驕侈之習惟以讀釋氏書爲事晨夕課華嚴經必盡數卷不踰旬而周雖盛寒酷暑不少輟或設蔬饌招引幅巾方袍之士與之共飯極論性命精微之學娓娓不倦稍暇輒解衣盤礴舐筆伸紙游戲繪事閒既成俗子有乞之者亦不輕予也葢幾忘其爲珍示之介弟與徐葉諸先生

之交游戚黨矣昔馬少游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鄉里稱善人足矣予誦其言未嘗不感而歎息也然古之君子寓身出處之閒得志則龍見不得志則蚓伏而蛇行固其道然也夫苟不得志矣是雖布衣徒步恬靜自守以終其世無不可者尙何車馬之羨而掾吏之求哉若少游者謂之止足則有之而未可與語達士之觀也今君之爲人如此庶幾乎樂天知命者予聞其膚革甚澤飲食起居與壯盛者無異此非有得於道而能之乎隱巖爲釋氏尊宿所以稱君行事甚具其來乞予言者葢君之長公玉臣意也玉臣高才好學有聲庠序異時能養君之志而恢大其業者於是乎在然則予烏得而無言也

鮑翁八十壽序

平湖鮑生聲來游吾門有年矣聲來年少負才氣自舉子業外善爲五字句詩旁及佗古文皆工而又揵戶讀書不爲游閑嬖戲事先是奉尊甫復宣翁之命挐舟過予草堂執禮甚恭予既受其贄即爲之上下聖賢性命之微古今文章之變與夫事物之所由興廢人才之所由盛衰窮搜眇索皆詳

生所不樂聞者而聲來不咎其迂也嗣後予養痾蕘峰歲時必再至山邨荒落殆不能具鹽醯晨夕相對蔬羹糲飯而已而聲來亦不嫌其儉也予竊太息以爲賢顧聲來則謂此皆吾父之教也歲之季春予方應 詔留都門聲來羸糧非屨來省予於旅次相與慨然追惟吳中前輩所爲課督其子姓者雖至飲食細故動止進退之小節尺寸悉有程度而淡疑近世之不然也後生晚出往往以裘馬相徵逐以賄財相誇競少不習弟子之職長不知有老成之風然則世變安得不亟亟哉聲來具聞其說憮然側立曰吾父之教某也殆不失前輩遺法洵有如先生所云者予於是知聲來之賢固非無所本而能者也又嘗聞復宣翁自幼習爲藝文不幸食貧孤露稍廢書服賈以養大母蚤暮起居善適大母意晚而淡於釋氏諸書怡然若有所會所置家產僅及中人而性喜施予重然諾悉聲來結納士大夫不之問以是里人稱長者今年壽八十葢嘗與鄉飲价賓爲邑大夫所引重邑中榮之予遂告聲來曰吾聞古之八十者人主與之杖而復其子及其拜命也一坐再至所以敬老尚賢

如此自王化衰熄惟鄉飲之儀僅存有司非不以時舉行顧直迫於令甲而爲之耳其去古禮也遠矣此不足以榮而翁也聲來厎節厲行卬承其燕私之誠俛繼其詩書未竟之緒俾功名昌於身遺澤被於後人庶幾足爲而翁榮予實於此有厚冀焉雖然予德卑而望輕言之而平湖人士或未之信也異時聲來致身 王庭其賢名益彰而復宣翁教子之法亦益顯白於天下然後士大夫之信予者必稱予知言也夫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元龍留京師日夕往還於予之門相與講道術勗文誼甚歡也既而念其母太君年七十將南歸爲壽乞予序以一言且以書先之曰吾母陳氏自歸我先君律和公事先祖母朱夫人孝謹夫人賢之里巷傳爲美談凡爲姑者至以相譙讓柰何不效惠家婦前明之季母謂先君曰時事可知君能師伯鸞高義妾亦請椎髻布衣以從先君慨然曰吾心也遂弃諸生隱居東渚之龍山吾母躬自操作先君亦稱吾母能儉勤以佐其生也某同母妹一人庶弟妹四人吾母悉待如己出親授章句諸嫁

取儀秩均平如一爲人淑婉有度曉詩書略記古今事蹟舉動以禮訖今踰五十年爲婦爲母無不可法者也又曰古之言女德者必以無成爲尚故自執勤服事紝績酒食之外無佗可稱其有遭逢不幸務面踰垣如列女傳所云盖亦有所不得已也吾母幸處無事從容於舅姑夫婦之閒雍雍怡怡衆揩有適雖無奇節異行川以驚駭世俗然於地道無成之義或者其有合也不幸生子不才如某者賤貧無藉求食遠方今雖假裘告歸而裝橐如罄於是推露車而入門曳敝衣以上壽則吾母

之心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又曰某之窮於世久矣惟夫子諒其遇而察其志得藉一言以重俾後之讀夫子之文者以爲子雖不才而其母之高風淑行無媿於古則又不幸中之深幸也元龍之辭可謂婉而中質而不肆孌而不靡者矣予竊有感於元龍也元龍高才好學恂恂守己卓焉有立於世京師文游林列名公卿大夫知己甚盛驅車造門倒屣迎謁者踵相躡不絕士苟若此未有終窮者也考之於經其始爲窮則變變則通之漸焉而何賤貧之虞元龍行也使持是以慰太君太君能無

逌然而喜粲然而微笑邪惟媿予之窮更甚於元龍衰遲偃蹇舉世之所詬厲則其於言毋乃一不足重乎頋獨歎息元龍所述於予衷深有會焉因遂刪掇其語序之庶幾元龍之才可以重太君也又庶幾元龍之才與太君之賢可以並爲予文重也

葉母顧太君七十壽序

里中葉子陽生盖儒而醫者也歲之三月其母夫人顧太君年七十同郡諸士大夫與陽生厚善者相率庀羊酒陳筐篚再拜進觴而先期乞予介壽之辭予惟葉氏之習醫也兩世矣陽生尊甫紫驅

先生名噪吳中其治小兒也雖委巷矮屋未嘗不下車親詣雖羣兒嚎啼襁褓中便溺狼藉佗人弃去不顧者必詳視顱顖細量其饑寒飽煖未嘗有倦容窶人子提攜到門手不持一錢必欣然予善藥亦未嘗有吝色也以是全活甚夥及陽生承尊甫之業所讀書益多其所治證亦益廣吳中諸郡邑聞陽生名爭延致之日夜肩踵不絕庶幾東垣丹谿復出也而陽生又善食酒賦詩尤喜畜古書畫鼎彝罍洗之屬羅列几案閒故士大夫爭欲與

陽生游逾於紫騸在時益其父子間爲名醫如此既而詢諸里人則嘖嘖歎羨太君以爲葉氏數十年來皆得太君左右之力不淺云予嘗聞太君之誨陽生曰而父用活人爲心有叩戶者不以昏夜風雨爲解不以其家之貧賤富貧其訾詶之有無爲輕重故見信於鄉黨見禮於達官大人女能之乎能是則所以慰而父也陽生唯唯受命已又誨之曰甚矣醫道之難也人之存亡修短係於噓吸不可少有誤也藥性不辨經絡不審方書不精病者之飲食起居好尚不明此數者皆敗道也女其

愼之微獨以慰而父亦所以慰吾心也陽生又唯唯受命然則太君之用心此可槩見而陽生之醫所以繼尊甫而獨擅吳中者不有自來與抑予嘗論之古之言神醫者自俞跗長桑君而外如陶隱居弘景孫眞人思邈其後皆僊去爲道家所推重然隱居嘗注本草經矣又嘗著名醫別錄矣眞人嘗譔集千金方矣益延年久視飛升駐世之道其積德累仁未有善於醫亦未有大於醫者也若太君者能教其子壽人之父兄子弟幾千萬家矣而有不自壽者乎陽生能受太君之教壽人之父兄

子弟幾千萬家矣而有不獲致壽於一親者乎吾以是知太君之康寧壽考方自今日始而予之大書特書繼此爲太君壽者尤未易屈指盡也或稱太君仁孝好善綜理家政皆井然有法此雖閨門女德所難顧非太君致壽之原故不暇縷述云

賀母荆太孺人八十壽序

丹陽賀拓菴先生以文章學術著聞東南每過吳門必詣予草堂與予握手講論相善也予因是知先生家世之詳盖先生去官家居奉事其母荆太孺人者二十餘年於此矣太孺人亦安先生之養

膚革日益潤手足日益彊飲啖步履與盛年不少異歲之四月壽八十矣子若孫若曾孫與其婦盛服升堂東西列者若而人女子子攜其子若孫而至者稱是若宗族之老率其子姓若中外諸姻戚嘗所往來之黨與邑中諸大夫士車騎塡巷陌裘帶纓絇充溢里門羊酒豆實陳於庭纖紈文綺之篚登於几酒芬殽潔以次捧觴再拜亦足彰拓菴先生之孝養矣而先生意猶未足又先期命予致頌禱之辭予以通家子不能往廁大夫士之後勸太孺人一爵故遂不敢以固陋辭竊惟孔子之作

春秋也書宋伯姬紀叔姬於策而錄詩邶鄘之間則采共姜此其節行當見稱述無疑也至於周召二南其德化極於江漢可不謂之盛與然其中間如葛覃之節儉螽斯之多男小星之不妒忌采蘩采蘋之供祭祀考其所咏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顧取之以冠十五國風何也易家人彖曰利女貞先儒以爲男貞易女貞難共姜二姬之屬女子之賢而變者也貞也葛覃小星采蘩采蘋之屬女子之賢而常者也亦貞也所遭之常變不同同歸於貞而已今觀太孺人之賢庶幾於古之常而貞者

其歸我贈公也考憲副公方在堂兩家門戶鼎盛娣姒僕媵爭以奢侈相夸尙太孺人恂恂謙退獨用鮮衣好食爲恥尤善承君舅長史公意當長史公之忤驕王而被急徵也太孺人流涕治裝雖愛子抱病未嘗纖豪顧望也贈公少負才學重名性又倜儻不屑問生產凡四方名賢及酒人弈客挐舟投謁者絡繹於門贈公必盛供張列樽罍置酒高會連日夜不絕加以贈遺勞贐之需所費不貲太孺人稟命惟謹悉力拔簪珥質條脫以佐之亦未嘗纖豪吝嗇也故一時推爲賢婦贈公旣捐館舍拓菴先生又仕宦迍邅不進家益中落太孺人處之怡然閒語先生曰吾非望女以祿養也庸何傷乎居喜率家人操作每至丙夜紡績紃紝之具不離於側縫紉綻緝之物不去於手其撫庶出女下逮臧獲咸有恩意人人謂太孺人愛我也故一時推爲賢母於前所云古之常而貞者鮮不合焉至乎康寧壽考子孫滿前享有拓菴先生之孝養及於百年而尙未艾也予又徵之於詩孔子旣列女德諸咏於前及其末也系以魯頌閟宮一篇所以祈君子者至矣而又承之曰令妻壽母葢是女

德也上而天子諸侯藉以爲王化之基下而公卿大夫亦藉以爲成家理俗之本家道之熾昌未有不始於令妻而訖於壽母者也非太孺人其孰當之予故敢進斯語爲太孺人頌禱無疆云

鈍翁續稿卷十七終

康熙乙丑春正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八目錄

記

鈍翁續稾卷十八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十八　文稾十

記

御書閣記

皇帝踐阼之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戊午　東巡至蘇越二日庚申　御舟還次無錫　駐蹕惠山之麓　召巡撫都御史臣斌　諭曰編修汪琬久在翰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是誠可嘉特賜　御書一軸女宜傳示不必令彼前來謝恩亦不必具疏陳謝許其從私家祗受臣斌奉命即來官役併恭齎　上諭及　御書南下夜漏十餘刻臣琬聞知出具朝服跪迎於大門之外繼又九拜三叩首受書於堂中既竣事然後敢啓重封敬覽數四凡行楷三十有五行一百三十有一字乃臨故尚書其昌所錄詩餘三闋也筆墨所到光采暉映如鳳之翥如龍之騰如日麗天如雲出岫横縱變化幾於化工雖云臨筆夫豈其昌輩流專以一藝名家者所能髣髴其槩哉其前有致中和小璽其末又有癸亥春　御筆臨董其昌九楷字覆以康熙　御筆之寶臣琬舒卷甫竟感愯有加盖臣在今世諸儒中學術才行最號疏拙向

者承乏史館卒免舉戾自請告以來姓名不挂朝籍者踰四載矣不虞蟣蝨小臣尙辱眷注勞以溫言錫以　宸翰受恩受奬高厚無際蓬蓽之內爛然有餘燿焉在昔唐太宗之於其臣馬周也嘗賜飛白宋孝宗之於其臣范成大也嘗賜石湖之號此其人皆居腹心股肱之寄夙爲至尊所親任安其恩數稠疊滋渥且渙然而所得筆蹟多者不過十餘言少者僅兩言耳而史官備載之二臣列傳推爲榮寵至於成大則又遣作文章大書深刻登諸樂石庋諸署屋用是侈大君臣相得之義以

誇示鄰里詒子孫況乎臣琬之所被過此什伯者乎顧惟犬馬之齒漸就搖落氣薾力疲圖報無所繼自今以往其敢不夙夜戰戰臬臬益思勉自剥厲期無負　皇帝不與外事之旨庶幾省身寡過或能對揚　休命於萬一云

草庭記

平湖鮑生聲來有讀書之屋三楹頜其前榮曰草庭而乞予記之予惟屈原作離騷嘗以香草喻君子如江籬如薜芷如菌桂如揭車如蕙茝如蘭如鞠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則如茅如蕡如菉如葹如蕭艾如宿莽是也而或謂蘭蓋指令尹子蘭而言然則江蘺薜芷又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且令尹椒嫉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昵亦豈離騷本旨哉予竊疑子蘭名氏乃後人緣騷辭附會者其說頗非是今鮑氏之庭所有者果香草乎抑惡草乎聲來從予游三年予觀其人篤信好古之君子也使遇惡草必非其臭味必將斬伐芟刈之不暇而奚暇偕此以名其庭此其所託始爲蘭鞠蕙茝之類可

無疑也聲來讀書稍閒盍亦考之爾雅以辨其名廣之本草以審其性時其榮落彎實從而植援以扶之抱甕以灌之開徑延賓客親故以翫之寫爲圖畫發爲歌咏以形容之乎審如是則庭之得是名也雖百世而後衆芳銷歇猶能與南陽之草廬成都之草堂竝傳於好事夫豈騷人香草空言無事實者比與

展硯齋記

宗人季靑購得古端硯一於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屐遂以屐硯顏其齋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

以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爲之記予問曰季靑何以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爲宋季物閱世四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於季靑之室季靑弱冠以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靑之拳拳於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哉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鍾彝鼎罍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法書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以來訖於唐宋諸凡賢人

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供耳目之翫而侈見聞之博也葢得其鍾彝器皿則可以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以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以上鏡國家之盛衰與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以爲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亾久矣一切流風餘韻往往散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而毁弃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留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靑既年少有志而又力足以副之益當遐收博摭使是數者悉充牣於齋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葢自展硯始若區區以此硯爲古則季靑之名其齋也毋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邪吾知其必不然矣故爲述前之說以廣之

蘭室記

晉士會食采於范而武子其謚也而班固古今人表則列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兩公孫龍相距踰百餘年而鄭玄謂仲尼弟子郎論堅白異同

者盧橘枇杷一果也而相如上林賦有云盧橘夏熟枇杷橪柿蔓菁萊菔兩菜也而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萊菔在北名蔓菁古之名物甚夥載籍甚冗而學者彼此詆訶又甚繇碎雖有博洽之士亦安能一一疏通證明而俾無小誤於其間乎予家藝蘭數本每夏秋之交莖既放昇置室中以自怡說客至輒從而誇示之有客笑曰此土續斷耳非離騷詩疏淮南子陶隱居之所謂蘭也而吾子取以誇客其不爲有識誚者幾希予曰不然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玄不知

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盧橘不害其有辭賦名注本草者不知蔓菁之非萊菔不害其有活人之伎今茲學也嗅其氣則郁然而芳覩其色則油然而潤可以入吭歌可以侑栝酌可以供采掇可以對之而忘埃壒之爲患濟暑酷日之爲煩蓋非幽人逸士莫之能樂此也雖以蘭譽之夫亦宜矣予固非博洽者又何必辨其孰眞蘭孰贋蘭孰專蘭之實孰冒蘭之名而誤者邪因揮手謝客曰姑爲我撥去離騷詩疏請以異日受命

姜氏藝圃記

藝圃者前給事中萊陽姜貞毅先生之僑寓也吾吳郡治西北隅固商賈闤闠之區塵囂湫隘居者若之而茲圃介其閒特以勝著圃之中爲堂爲軒者各三爲樓爲閣者各二爲齋爲窩爲居爲廊爲山房爲池館郵柴亭臺略彴之屬者又各居其一予嘗最其大凡則方廣而瀰漫者莫如池邐迤而淺蔽者莫如郵高明而敞達者莫如山顚之臺曲折而工麗者莫如仲子肄業之館若軒至於奇擧珍卉幽泉怪石相與晻靄乎几席之下百歲之藤千章之木干霄架壑林棲之鳥水宿之禽朝吟夕哢相與錯襍乎室廬之旁或登於高而擥雲物之美或俛於淺而闚浮沉之樂來游者往往耳目疲乎應接而手足倦乎扳歷其勝誠不可以一二計蓋茲圃得名也久矣圃之主人亦屢易其始則有袁副使繩之以高蹈聞於前其次則有文文肅公父子以剛方義烈著於後今貞毅先生復用先朝名諫官優游卒歲乎此而其兩子則以讀書好士風流爾雅者紹其緒而光大之馬蹏車轍日夜到門高賢勝境交相爲重何惑乎四方騷人墨士樂於形諸吭歌見諸圖繪訖二十餘年而顧益盛與不然吳中園居相望大抵塗飾土木以貯歌舞而誇財力之有餘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蕩爲冷風化爲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藝圃後記

藝圃從橫凡若干步甫入門而徑有桐數十本桐盡得重屋三楹閒曰延光閣稍進則曰東萊草堂圃之主人延見賓客之所也主人世居於萊雖僑吳中而猶存其顏示不忘也踰堂而右曰餺飥齋折而左方池二畝許蓮荷蒲柳之屬甚茂面池爲

屋五楹閒曰念祖堂主人歲時伏臘祭祀燕享之所也堂之前爲廣庭庭左穴垣而入曰暘谷書堂曰愛蓮窩主人伯子講學之所也堂之後曰四時讀書樂樓曰香草居則仲子之故塾也由堂廡迤而右曰敬亭山房主人葢嘗以諫官言事謫戍宣城雖未行及其老而追念君恩故取宣之山以識也館曰紅鵞軒曰六松又皆仲子讀書行哦之所也軒曰改過閣曰繡佛則在山房之北廊曰響月則又在其西橫三折版於池上爲略彴以行曰度香橋踰橋則南邨雀柴皆聚焉中閒壘土爲山登其顚稍夸曰朝爽臺山麓水涯羣峰十數最高與念祖堂相向者曰坐雲峰有亭直愛蓮窩者曰乳魚亭山之西南主人嘗植栗數株翼之以軒曰思嗜伯子構之以思其親者也今伯子與其弟又將除改過軒之側築重屋以藏弆主人遺集曰諫草樓方鳩工而未落也圃之大凡如此主人爲誰前記所謂貞毅先生是也以蓺名其圃者主人而命予爲之記者仲子也仲子名實節字學在餘悉載前記中不復著云

石鴝山房記

吳中石之美者如太湖峻邨之屬最著以堯峰文石爲甲泉之美者如武丘法雨七寶憨憨之屬最著又以堯峰乳泉爲甲故吾吳游者莫不盛推堯峰尤西山幽絕處云石鴝在堯峰之麓居人不及數家然其行路所踐皆文石也晨夕所引以灌稻田汲之以供食飲洗濯者皆乳泉也又加以竹樹相映帶王子咸中愛之遂築別業讀書其閒暇即之美巽樂之勝雲霞煙霧出沒之奇麗悉與泉石探泉源窮石脈極其登陟所至而休焉予竊異之以爲咸中年力甫壯方鋭志勳名學術而故居又在吳市西南隅絫稱舟車冠葢之衝其中則有文恪公怡老之園有先君子者俊之堂以嬰以游以燕以儇自生長以來葢三十餘年矣出則可以結納四方名士大夫入則可偕其諸伯仲從容獻歌文酒之會計無便於此者顧弆之不居而補衣絫食屛蹟於澌山窮谷與泉石爲伍無四方結納之援無伯仲文酒倡和之樂予度其人非恬執利厭塵囂曠焉有得於胷中者不能然也然則咸中之居此而豈徒哉顧予數嘗詢咸中以所得而終不予告則又何也作石鴝山房記

傳是樓記

崑山徐健菴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斲木爲橱貯書若干萬卷區爲經史子集四種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錄家乘山經壄史之書附焉子則附以卜筮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凡爲橱者七十有二部居類彚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爛然於是先生召諸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舊矣蓋嘗慨夫爲人之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

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舞歌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娛樂也吾方以此爲鑑然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而問記於琬琬衰病不及爲則先生屢書督之最後復於先生曰甚矣書之多厄也由漢氏以來人主往往重官賞以購之其下名公賢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親操翰墨及分命筆吏以繕錄之然且裒聚未幾而輒至於散佚以是知藏書之難也琬顧謂藏之之難不若守之之難守之之難不若讀之之難尤不若躬體而心得之之難是故藏而弗守猶勿藏也守而弗讀猶勿守也夫既已讀之矣而或口與躬違心與迹忤采其華而忘其實是則呻佔記誦之學所爲譁衆而竊名者也與弗讀奚以異哉古之善讀書者始乎博終乎約博之而非誇多鬬靡也約之而非保殘安陋也善讀書者根柢於性命而究極於事功沿流以溯源無不搜也明體以適用無不達也尊所聞行所知非善讀者而能如是乎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於書者上爲　天子之所器重次爲中朝

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潤色大業對揚　休命有餘矣而又推之以訓敕其子姓俾後先躋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於當世琬然後喟焉太息以爲讀書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雖傳諸子孫世世何不可之有若琬則無以與於此矣居平質駑才下患於有書而不能讀延及暮年則又跧伏窮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舊學消亡蓋本不足以記斯樓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爲一言復之先生亦恕其老誖否邪

南垞草堂記

堯峰志南北二垞相傳元末顧阿瑛嘗避地卜居於此其事不見他書未知果然否也南垞在胡巷邨南予居邨中吳公紳先生屢訪予於此而樂之因買地築小園爲草堂於其陰堂之前喬柯數章文石參列飛泉從山顚來穴垣而入每瀧瀧鳴除下堂之東爲漱石之廊又東爲攬雲之閣又東北爲容安之軒予山居多暇輒屣步徐吟其中然其勝未有踰草堂者公紳遂以南垞之名名之而且屬予記之予讀歐陽公所記許氏南園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一節以示勸何其工於立言之體也今吳氏善行殆不減於海陵之許蓋公紳少故儒者及壯始業醫以是喜讀書爲詩好施樂義有以病告者無論寒暑風雨必往旣悉心治療其疇謝有無舉不校也有餘貲必用以分給親故賓客隨手散去家不留一錢親故待公紳舉火者日常數十人故雖爲良醫有盛名而甚貧異時遘末疾動止須人一切甘脃藥餌米鹽薪炭之資俱自公紳長子毓乾主之毓乾奉侍起居不解衣襪廢寢與食者凡六十晝夜公紳有宅一區有田三頃毓乾願悉推予諸弟又願償其父所負佗人金至五百餘兩然毓乾亦貧方謀醵錢爲之其仲弟于石以諸生從予游三年亦恂恂醇謹如毓乾噫乎吳中風俗獧惡往往錐刀之末箕帚之微而至於母子相誶伯仲相鬩者所在是矣顧吳氏善行獨萃於一家若此歐陽公又以爲使許君子孫其孝弟久而愈篤將見園中之草木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蓋氣戾則咎徵應之氣和則休徵亦應之此理之固然無足怪者故予於吳氏亦云然則公紳其扶杖隱几從其諸子姓愉愉然安居於茲堂以竢焉可也

伐楊柳記

楊柳易生而空於水涯春夏之間往往多美蔭吾吳故澤國也人家瀕水率栽楊柳以取蔭焉然其木稍久則空中而易朽不足備梁棟器物之用髡之惟可用以薪爾此莊周氏所謂不材者也而吾黨顧作詞以寵之傳相放效多至數百首儻亦楊柳之季邪剡詞甫竟而官中造火藥需其木爲炭巡撫下令長洲吳兩縣命伐城內外楊柳民間騷然而無知者懼所由之擾復私自伐之公私所戕殆不啻十之六七或咎予詞若爲之讖然予曰非

也吾聞福不可妄邀而名不可倖得楊柳以不材之木而橫被詩詞之寵則其致此災也宜矣然櫟社以不材全而楊柳獨以不材見伐此其不乖而非莊氏之言之不驗也於是復有客曰此二說皆過也夫楊柳無知之物寵之以詞不知榮辱之以斧斤不知辱者也今使士大夫處榮辱之會澹焉漠焉能如此木之無知則幾矣曾是不能而顧譏誚焉於楊柳不亦陋乎予異其言故記之

游林屋洞記

予旣至西山之明日遂游包山寺又明日游石公

又明日登洞山始至林屋洞洞門庳隘非傴僂不得人予病臂未能也方裹回洞門之側一輿夫一童子賈勇攜火炬而前得見所謂石牀與神鉦者出為予道之客或問曰洞果四通乎予曰然是之謂地肺抑道書有云山腹中空謂之洞庭猶身之有腧穴神氣之所行是也然則所通道里幾何曰言其西達蛾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者郡國志也言其北通郎邪東武西通長沙巴陵者玄中記與輿地記也其言雖或有本顧世人未嘗有至者莫能悉其然否也然則洞中果有靈異乎曰昔之得石函素書及得嶽瀆經者已久遠不可徵矣近世有郵人入洞嘗獲銅龍二持以歸家闔門疾疫大作郵人懼仍投諸洞中而癒此則山家所共見聞也其非靈異而能之乎大率巉巖窈窕奇絕可喜之境道書所謂洞天福地者不有僊真必有鬼神異物從而呵護之時出光景以震燿愚俗固其宜也吾子又何惑焉

重修報恩寺記

報恩寺直府治臥龍街之北俗但謂之北寺宋世佛日崧法師道場也按郡志在孫吳時為通玄寺

在唐為開元寺至吳越有國始易今名宋崇寧中加號萬歲尋以崧法師開演華嚴疏鈔於此敕為賢首教寺其地故有塔十一成凡再建再毀紹興末行者大圓重建始去其二級為九成明隆慶中又不戒於火僧如金重建推為一郡浮圖之冠蓋此寺屢興屢廢踰千載矣由宋而元訖於明初其徒侶日益蕃其規制亦日益恢大長生田至千八百畝有奇黃文獻公溍宋文憲公濂後先為文以記邇者百餘年以來田俱不可復問而殿宇亦傾圮並盡寒煙古木荒谿敗草棲鳥雀而牧馬牛者

不知其幾何月日矣惟塔猶巋然獨存逮入　國
朝亦復圮剎漸𢇁有僧惟一者募修頗力卒未竟
而罷康熙五年太傅金文通公歸老於家偕其仲
子侍衛君顧而歎息促延剖石璧公主之首葺不
染塵耳殿繼興塔工施者輻湊坌集於是飛金湧
碧絢燿中天之上欄楯俛雲鈴鐸交風緇俗瞻卬
莫不踊躍讚頌方議肇正殿之役會文通公及璧
公相次卽世嗣法席者一源聞公卽璧公大弟子
也甫涖事慨然引爲己任盡裒衣盂所儲倡之復
集社友凡十輩醵金左右之聞公喜曰役可興矣
遂鳩材名匠諏日從事起十二年冬閱九年而始
潰於成其崇十尋而縮修加於崇十三尺而贏廣
視修之數而倍其半中楹奉安金像三坐摶土設
色悉出名手佗若栖禪之所演法之堂旁及齋寮
廚庫之屬大細略備共縻白金二萬餘兩危檐重
霤文階畫棟如役神力如入化宮文通公璧公之
繄願至此方大愜而聞公又示疾矣臨化召門人
曰吾精力盡殫此殿苟無文述之將何以示諸方
坐來者乎門人某等旣承遺命乃介侍衛君屬文
於琬琬竊觀吳中諸名剎莫如靈巖玄墓兩剎最

著類皆倚名山以成其勝惟其有泉石可翫有階
崖洞壑可沿可游以是春秋佳時士女信向者爭
趨焉第非挾宿舂之糧藉舟車之力不能以至也
若報恩則距闤闠僅步武耳四塀而外市廛賈區
鱗次櫛比初無泉石崖壑爲士女之觀也然而宮
廬像設之壯麗寶雩名薌之幽馥鐘鼓魚版梵唄
之悠長無日夜不在庸俗耳目閒於以警其惰媮
而激發其齋心好善之念者豈不尤易易哉所謂
不離世間有爲法而入第一義諦將在此矣琬故
樂敘其興造本末俾刻諸石若社友氏名及所輸
財如干則另列於碑陰云

重修堯峰露禪菴記

由蘇之府城西南行三十里爲堯峰與福禪院循
禪院東麓折而入竹徑以升乎峰之顛松篁交翳
泉石旁互而其地獨平衍可廣袤數十丈則露禪
菴在焉前直具區西接靈巖穹窿東闞楞伽茶磨
諸山層巒重壑俛卬左右游者以是菴爲最勝先
是有崑山僧性海號湛川和尚者來游堯峰說其
山水擇石穴以栖止卽俗所謂大龍洞是也土人
安和尚誠樸稍餽之食適大雨雪三日樵采路絕

山顛無煙火土人合噪曰和尚凍餓死矣入審往求之則宴坐穴中誦佛號如故也父老悉敬異焉共醵財構木龕於菴阯俾居之巳而施者坌集和尚始刱菴其地一切像設堂廡齋寮庖湢之屬釋氏所宜有者皆略具為屋如干區其後旣與禪院規制日益弘敞乃邵往住持其門而是菴命門人守之訖今且百年菴不能無傾壞諸僧取足自容旦暮香灺僅得弗絕而巳上人懿曉字尚德和尚之四世孫也慨焉捐其私橐庀材鳩役大治土木於是易朽支敧飾其漫漶而崇其卑庳菴以絢耀

夸好凡春秋之交士女瞻卬者漸盛然上人衣盂之儲罄矣予所居山莊距菴三里許數肩輿往勞之上人輒自奮曰未也因旁指蓺蔬隙地謂予曰此可營建傑閣吾將丞京師具詞禮部而聞諸天子儻得賜吾佛所說大藏教典庋鐍於此則死且不憾子盍為我記菴之顛末以示諸檀施庶有哀吾志而佽助之者予許而未暇為也及予應詔北上則上人先在每過予旅舍必以記請予阻之曰記易易耳教典果可蒙 上恩以賜否建閣之貲安出河冰將泮盍從我歸老蕘峰乎上人默不應而去予嘉其志之勇以決也因告米子紫來予施文子施書合成此勝緣可乎遂為之記而乞紫來書之以鐫於石

鈍翁續稾卷十八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十九目錄

鈍翁續稾卷十九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十九　　文稾十一

傳一

御史王公傳 并贊

公諱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抗疏劾總兵官鄧玘臯狀大略謂玘自用兵以來淫汚刼掠每捷皆係殺良冒功以此敗類置之行閒正如稂莠之妨苗虎狼之噬物爲禍最鉅伏祈罷其兵柄行勘正法庶幾斬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時主兵者方横玘又閹臣私人疏上大忤閹臣意被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十七年三月流賊陷京師公聞之渤泣不食自草壙誌訖再拜訣其父布政公入室沐浴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拒戶皆自經死遺命速葬士和字允協縣學生始公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棄門嚮解士和不爲動且曰此世間好事女曹安用喋喋爲遂作絕命辭一章其略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涸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無所兮蹶從吾親於帝鄉會　世祖

章皇帝既定天下　詔禮官具甲申死難諸臣本
末上之爲之臨　朝太息特命賜諡宣付史館甚
盛典也凡蒙賜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
獨不得與議者至今惜之嗟乎封疆之臣則死封
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若夫官已謫矣身已退矣
夫固無封疆社稷之責矣當其時雖入山蹈海爲
世之逸民遺老無不可者而顧泣血飲恨忼慨殺
身何其壯也故吾謂公死爲難能導其妻若子俱
從死尤難予友王子貽上痛從父之不得附於
朝也以其事寓予予讀絕命辭尤爲之潸然出涕

故備載之乃系之以贊贊曰
願爲良臣勿爲忠臣咎賢所遘遯矣昌辰公職柱
史犯顏批鱗侃侃諤諤不有厥躬彼其之子伏機
思逞一蹴中之匪人伊命明政不綱門戶鬩爭泰
極而否陽詘陰信鴟張蝗聚惟此黃巾無小無大
瓦解土崩天傾日夸廟社以淪公則痛之卬嘷蒼
旻羣拜犬豕屈厀苟生公則恥之以臣死君婦也
死夫子也死親於乎閒氣萃公家門願告太史毋
俾泯泯定不一書以懲九京以勸大節以激頹風
與天壤俱與日月新

予既作此傳成貽上寓書於予述公聞變卬握
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僞縣
令買三俊者至公求死益力偕于孺人共縊於
室又繫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公峡守者稍懈
乃縊死及葬會哭者數千人買三俊亦來衆怒
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逸免所述視傳中稍
詳因并附識於後

華鳳超先生傳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啓二年進士歸
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
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閹
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
夫爲世指名者悉墮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
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漣以疏劾忠賢得辠忠憲
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
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
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先生姓名
衆以爲允久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
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
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

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
以養母引退卽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
不許遂直陳三大可憯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
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
造門請命昏夜爲常加劄墜淵惟其所欲甚至詆
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
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諸臣之專
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威福下移
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
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斃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

師辱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己愛民之余
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
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啓事也
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爲危之先生
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
成誅化貞而逐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
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
弘光主卽位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
改驗封到署甫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十
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間疏爭

者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如先生者僭之自
諸生時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卽深信不疑及
從公游造詣益深遂公既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
巋然稱東南大儒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
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面尤爲巡撫都御史張公
國維巡按御史祁公彪佳所重每先生至吳門兩
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爲先是周延儒再名過無
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以殊擢及
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延儒然先生俱不報謝
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

之用又論爲學曰居讙收之時常自收斂常自鎮
靜處闃寂之地常自震慄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
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鄧氏鎮標兵猝至先生
以不薙髮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並以緩
言款先生先生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
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
一是日天大靄雹晦冥風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
曰此不要錢尊吏部也無不歎息泣下從孫尚旟
從先生死僕薛成鬬先生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
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死十五年縣人作神主祔

東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趨先生

前史氏曰余聞先生之當鼎革也閉指頭上髮歎曰留此必貿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泰徵字嘉生其系出自琅邪後遷徽之祁門唐乾符中避黃巢亂又遷於歙數傳族益大土人嘑其郁曰王千故先生爲歙縣人大父贈給事

公世綱父鄉飲公文謨皆客於江陵先生生其地故遂寓籍爲江陵學生自少善屬文名噪湖襄間年二十餘嘗以貢試抵會城有前輩白君某者絫知名至是年且老矣與先生値詢名氏先生具以對白君愠曰吾聞王嘉生名巳久計其年當與吾相輩行若年少柰何妄語既而知其果先生也始大歎服又嘗醉登黃鶴樓適諸名士方大集先生故使酒癡醉遽出語侵衆衆亦醉爭起詰何之至有欲毆者或從旁識先生乃嘑曰此江陵王嘉生女曹絫所嚮往者也衆大驚遂延先生上坐與定交其見重如此先生屬文甫就卽爲同儕傳誦以熟往往竊其所作取科第去而先生猶浮沈諸生中踰壯始舉於鄉越七年始成進士出馬文忠公世奇之門釋褐廣東吳川知縣調繇新會丁母艱服闋補福建建陽縣所至俱大著聲績崇禎十七年以卓異擢禮部主事會懟帝之變竟不赴官歸隱歙之檀山杜門教授爲業盎先生之學非獨長於舉子義也其於經史百氏無不淹洽旣居文忠公門習聞其論議所學益進每與人辨說必旁引曲證纚纚數千言具有條貫及其見之於文尤淡

沈曲折可驚可喜由是徽之學者悉籯糧笥書往從先生游歲亾慮數百人一經指授其高第顯名者後先亦不啻數十人先生每出游山水閒不攜傔從或以一童子自隨或諸門生相扶掖而巳晚年病足久不癒用晉習鑿齒故事作半士賦寓意中閒襍以譏諷其援據甚博徽人皆誦述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嗟乎天之生材也未有有其具而不適於用者也然而見用者恆少而湮沒於窮巖淡谷者恆多如先生其一也使先生冐出所長以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抗踵也而顧放弃乎

宋寘之瀕僊游乎塵壒之外託於老且死而不用
豈非其不幸邪抑予聞之昔文中子之在隋也其
門有魏鄭公薛太常之屬吳淵穎之在元也其門
有宋文憲公王忠文公之屬故身雖不偶而所造
就弟子率號與王之佐後世稱說其師道數傳不
衰今先生亦然距先生之歿已十餘年矣而徽士
大夫之在朝者濟濟並列溯其師友淵源一惟先
生之歸夫豈遂遜於文中淵穎哉則亦未可謂之
不幸也予故聞先生之風而樂道之遂從其仲子
基榮之請采掇遺事如此

田先生傳

先生諱緒宗字彷文一字文起世居德州曾祖三
戒明嘉靖中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寶臯皆
州學生先生家貧力學自其為諸生時設塾於桑
園鎮從游日衆學者已推大師矣已舉順治九年
進士授麗水知縣麗水當浙閩之衝其俗剛悍號
難治又值兵亂後徭賦頻緐胥吏數上下其手人
以益困先生句稽土田戶口各書之於籍凡輕重
多寡疏數一以籍為準不復任胥吏其敝遂蘇通
濟堰在郭西五十里剏自蕭梁時豁以鄖松遂兩
谿水分為支流四十有八所灌田可百餘頃其後
堰廢堰旁田皆不治父老以告先生單騎往視歎
曰此非吾責乎即募民修復之工省而利倍又學
宮居欅山顛世傳唐李鄴侯泌所建韓侍郎愈所
記者也歲久悉圮先生復出俸金葺之公暇輒親
視生徒必以文行相訓誡由是吏民說服始先生
之未至麗也嘗作箴仕自記一篇所以勗己甚備
既之官凡所設施悉如記中語故甫三月而縣人
歌之曰邑侯淸雞犬寧邑侯廉婦子安未幾卒於
任民閉罷市號哭者踰七日夜不絕其得人心如

此予惟班孟堅之論循吏也必以經術為潤飾吏
治之本一切簿書期會不與焉若先生之業經生
也既以淹洽為人師其涖官政也又以慈惠為人
牧經術吏治不兩兼之與然則先生其殆古之循
吏也閒又疑孟堅所譏其於趙廣漢張敞之屬類
皆抑揚往復歷道其聰明才幹雖使異世而下猶
慨然想見風采及為循吏傳也舍勸農建學拊與
水利一二事而外絕無佗稱述若文翁召父皆然
疑未可與趙張輩頡頏也然而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恆在此不在彼孟堅立言微矣特讀者未之察

耳世之衰也吏皆浮沈簿書期會之中其治益以敗壞求如張且不易得而況於文翁召父乎牽而有先生者出駸駸乎西漢治術之遺此非今人所能也予故曰古之循吏也惜先生既不永年其設施亦遂未竟而予筆力纘蒨又距孟堅遠甚不得已姑承綸霞兩來兩君之命勉爲之傳亦欲以風輓近之居民上者不知讀者見之又以爲何如也先生長子即綸霞名雯次子兩來名需後先皆第進士綸霞今官江南提學僉事兩來方爲庶吉士

岳先生傳

先生姓岳氏名薦字西來山陽諸生爲時文有名然非先生好也時時獨肆力於古自經傳旁及諸史百家亾不淹洽貫穿久之所得益深語人曰聖賢精微盡於六經四子書其尤要者在大學一篇耳由是以踐履爲實學以體認天理爲根柢以佛老爲必可斥以古聖賢爲必可法矩言揩行雖盛暑中衣冠動止秩如也時人皆迂而笑之當明崇禎末知天下將亾酒酣耳熱輒噫嗚歔欷罷去人又或以爲狂獨與劉翁禹度善家苦貧食常糲穅竅然奉兩尊人惟謹其翁性闊達喜爲豪舉先生求娛其意者百端恆恐不得當也翁姥相繼歿每哭踊氣息不屬者數矣然壯健無疾至是以毀故病羸終其身有庶弟甫生其生母棄歿會先生亦產女令婦弃女而乳其弟弟又患瘍日夜號嗁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瘍毒膿血淋漓被體先生固怡然婦亦化先生行不少怨恨也劉翁既善先生又雅重其爲人命二子始大始恢從之游先生教二子專用宋儒程朱之學爲準非徒以章句文字相敦勉也其後二子皆成進士始恢官吏部嘗語予曰先生非今之所謂師也其殆古之經師人師也又曰某昆弟所以粗知學行不敢貽羞先

人者率先生力也先是康熙六年劉翁授官岑谿其地故多瘴或尼翁行先生聞之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昔巢谷不憚萬里省東坡於海外吾雖不逮古人願偕公行遂之岑谿未期年竟歿於官舍矣壽僅五十有一先生無子頗爲歌詩門弟子欲藏弃其稾先生不許曰人顧力行何如耳安用區區小伎爲哉又嘗爲文章發明經史之說既成旋亦毀之終莫能闚其際也劉翁作岳先生傳予刪剟其凡如此

舊史氏曰岑谿翁之稱先生也甚備其末謂談述宜在文苑經學宜在儒林操履堅正宜冠獨行遐民後之爲良史者何處焉予甚媿翁斯語然先生言行風采四方無知者微岑谿翁父子將安所徵信乎故備述之

鈍翁續藳卷十九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藳卷二十目錄

傳二　書事

鈍翁續藳卷二十目錄終

傳二

文文肅公傳

公諱震孟字文起先世衡州人自衡廣遷始定居於蘇有諱林者偕其弟森後先舉進士林官至溫州知府森巡撫都御史而文之族始大林生翰林待詔徵明徵明生國子博士彭彭生衛輝同知贈左諭德兼侍講元發元發生公年二十一以春秋經舉應天鄉試凡十上禮部天啓二年始舉會試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於是熹宗幼冲太監魏忠賢擅權羣小相次用事方下講學之禁而

謀盡逐東林黨人公乃疏請勸學勤政語侵忠賢忠賢怒指摘疏中字以爲嘲訕有旨將予杖閣臣力救改降二級調外遂策蹇以歸公故與姊子姚文毅公希孟及里中周忠介公順昌友善其志節略同又視東林諸先生輩行甚後而丰采論議數相企慕故羣小爭目爲黨魁及歸里忠介公既被逮死文毅復以事鐫職公日夜懼不免豫訣家人俟緹騎到即引決卒而不及於禍未幾一妄男子作步天歌以寓刺譏廠衛捕獲即鍛鍊獄辭令牽

連公公亦遂削籍崇禎改元薦起侍讀尋進左中允左諭德充日講官累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纂修熹宗實錄日講如故公在講筵見人主聰察過甚而諸臣方用門戶相齮齕莫有能當上心者每臨講必反復開陳務關切時事以諷帝輒改容嘉納焉旋察公挺挺忠正論說有裨於國中宰輔遂嘗曰文某倒好始講筵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神宗方命講禮記至是又命講春秋閣臣溫體仁輩緣不樂公而春秋非顓門不能講公少習是經爲大師體仁不得已以公應命講至宰咺

歸賵傳賵凶禮也於例當闕帝令補講章進覽公乃推明春秋之義極言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帝甚嘉歎降諭諸講官今後當講者悉以此類推舉朝益知公將大用矣其明年廷推閣員公資淺不在推中特旨命吏部取公年籍履歷入遂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之爲史官也值北兵甫退吏部將借邊才以翻前所定逆案公再疏爭之羣小已相與側目繼又上疏請改正光宗實錄其略曰臣猥以非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恭請光宗實錄副本校

對見中閒外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莫如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三大事祖要典邪說而應和之盜逆黨崔呈秀等請旨重修見今藏於皇史宬者是也方進呈之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訂以故含糊從事後來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之蔵者至今邪說猶在黨謂一入史宬不可復改則流傳後世將安取衷國是攸關非細故也因條次所宜改正者共目凡五疏入大忤體仁輩意而帝獨心善其言出御平臺手公疏示閣臣帝銳意嚮公而體仁及王應熊兩人猶齗齗力持之

詰問良久兩人者辭窮無以對方叩首曰此誠逆黨所造邪說也今要典之燬已久又蒙皇上申飭即可垂示後世矣實錄雖不果改而奉俞旨申明略如公之奏焉由是益與體仁輩忤既入直應熊去位而體仁滋中多數乃力求所以中傷公者會都給事中許公譽卿與公婚家福建右布政申紹芳得罪公竟以是能去先是吏部尚書謝陞不厭衆望數爲科道官所糾陞頗疑譽卿指使譽卿故公所推重者也用是并疑公最後陞糾山東布政勞某賄推擢登萊巡撫衆議大譁因交章彈陞陞

窘甚具疏自辨遂誣譽卿紹芳坐以馮蕣與投爭官誹缺其事絕無左驗益陰傍以傾公也故事凡奏疏至閣中閣臣以次分票是疏不隸體仁所而體仁徼取之竟擬旨削譽卿籍且票且目公公從容曰言官爲民極榮事也彼方德公玉成之耳體仁益慍露聲言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惟此爵祿名位而文某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出此悖倫滅法之語欲以激怒帝帝果意公有私得旨閑住公能而譽卿削籍紹芳亦下獄矣公歸里甫半歲而病歿當公之病也聞文毅公訃往哭之慟其病遂

革距文毅歿時相去僅十有五日四方賢士大夫爭悼惜之公性方嚴不苟合以是數忤小人在內閣不滿三月雖屢見寵顧而受同官排陷訖未及有所設施家居公廉自守苞苴不敢及門通籍凡十有五年至於貴顯其第宅猶仍諸生時所居從未嘗拓地一弓建屋一椽也生平淡惡內鬪不與交通有太監曹化淳者故出王安名下浮慕公賢嘗遣私人祈公黨得循例往來外廷事敢不惟命或勸公往投謁公哂曰此謁一入其辱尚可滌洗乎其後見排體仁咸謂化淳與有力也越三年始

復原官致仕又二年贈禮部尚書南渡初追諡文肅公嘗因流賊不靖疏言致亂之源有四中閒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與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汚慘刼驅民爲賊之狀尤極痛切及公既歿明竟以此亾天下云有兩子長子秉最知名明亾隱居竺隝之丙舍杜門著書終其身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訪公故居蓋已易主矣因抵其讀書之所所謂青瑶嶼者俛清沼攀修柳慨然久之適大風颯颯起林木閒輒想像公掀頷抵手痛詆逆黨時也琬謹按公行狀及秉所譔烈皇小識詮次爲傳以授秉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

總督施公研山傳

公諱維翰字及甫一字研山其先大梁人宋靖康末由汴京南渡居琴亭之東南元分琴亭爲上海縣故公遂爲縣人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三年登進士第釋褐臨江推官有異政以卓異徵遂擢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其明年遷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公體貌秀偉在班行中頎然俛視諸同列　世祖見而異之曰是一漢子也出巡按陝西　世祖崩未訖事而徵還康熙二年請告其明年復補江南道公在院嘗劾湖廣巡撫官冉詐貪吏及劾順天巡撫縱兵爲盜而顧卸辠有司以自脫者皆奉旨嚴究一時諸大吏無不懾然慴伏十一年有詔內陞仍以正四品服俸管江南道事其明年陞鴻臚少卿再轉光祿少卿大理丞累至太僕寺卿宗人府丞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性穎敏博通古今尤諳前代典故章奏數十上所言皆宗社大計未嘗毛舉人細過以沽名塞責綮嫉貪吏以爲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於州縣則州縣不得不取

於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又言四民各有定業今文武諸官或兼事商賈質庫連肆販舶彌江旣奪閭閻之利復脫關市之算不可以不加禁止又言考察糾舉之法密於文臣而疏於大帥悠悠忽忽養癰成痏此由　國家令甲無督撫甄別大帥之責故也自今以往有婪贓肆虐者督撫不以入告則事發同辠庶幾軍肅而人安矣是時方奉新例凡言官所糾不實準反坐論公力爭之且言督撫不能覺察州縣致爲科道所糾已有隱徇之辠矣今仍發與審究彼欲卸其前辠安得不益庇

私人乎況乎陰肆營求陽騁狡辨彌縫掩飾無所
不至言官身在內廷復非兩造又何從而折證之
臣恐言路從此結舌鉗口矣福建總督題補總兵
官公言總兵一方重鎭非　上命卽廷推從未有
地方題補之例也以　朝廷推轂授鉞之權倒付
大吏其敝豈可長乎海上諸降卒日至而未有以
安插公言投誠之衆不能計口而給食也一遇水
旱恐爲隱憂臣思各提鎭官歲有汰兵柬其丁壯
以補缺額使降者不以游手長姦缺者不以名募
滋擾亦杜漸防微之要策也東南賦役煩重民力

不支公言民間大役五年一僉小役十年一僉此
定式也比來官吏姦貪每役止編一年往來僉審
頻繁用邀賄賂宜復舊制俾小民時日稍暇得盡
力耕桑以安南畝又請減蘇松重賦又言江南租
入必俟九十月以是舊制十月開徵今民未束作
而催科已迫何以給之又勸　天子親耕耤田以
重農事又八旗犯辠者例先墩鎖各城門公言民
人重辠監禁莫不居有囚室食有囚糧而旗下墩
門之害未易枚數暴露寒暑莫之飲食請得與民
人一體羈監至於辠婦亦先墩門男女淆襍貞淫

無辨宜另行羈候以別嫌疑崇風化前後所言其
善持大體悉類此雖下部議或從或否又有始雖
不從其後卒見施行者以故章奏每上京師士大
夫率傳錄其稾以相稱說而　天子亦自器重之
旣長御史臺適督撫官有薦舉非材例應降調而
覔以加級紀錄抵銷居任自如者公首劾之曰故
事京察大計及拖欠錢糧不准抵銷以事情重大
當宁不可姑息也今　皇上委黜陟之責於督撫
而大半瞻徇情面顚倒是非其溺職不更甚乎疏
入　上善其言已而巡撫山東之命下公旣荷

上眷遇甫至官則勸懲彰癉一秉憲綱以行屬山
東歲大祲賴公賑濟有方境內遂得無事又請截
留漕米五萬石以活羸餓又因青萊距臨淸倉窵
遠辦解艱難請永行改折以息轉輸又因米豆翔
踊請一應兵馬支應悉照價估辦以甦賠累由是
士民說服三年政成遂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浙江
地方軍務其爲政一如山東不數月而　天子以
爲兩浙內地易治惟福建險遠邇兵燹者已久今
其民甫脫湯火且地瀕巨海姦人易以生心非具
幹略以文武自將者不能制臨而綏馭之及總督

飮乃歿　廷臣而謂公往焉公是時已病會方
遣滿大臣巡視海上公力疾偕行已二十二年春始
踰嶺病革未抵會城而歿壽六十有三巡撫官以
聞於　朝　天子驚歎下　詔稱公操履清愼茂
著勤勞　命所司賻卹有加公爲人孝友醇至與
人交坦易不設城府居家撫幼弟及諸甥備有恩
義及公之歿也弟甥皆哀之如父仕宦三十餘年
愼於取予無扳援覬覦之習歿而親故檢其遺槖
橐僅足具殯殮云元配沈淑人子一曰是彝由例
監生考授知縣側室子二曰昌奕煬曰是訓維公

嘉言懿行殆不勝書而其閒服官涖政之實有關
於天下國家不可無所詮次以告後人以竢史官
采擇俾載諸金匱石室之藏顧予嘗辱公同朝爲
郎定交有絫不敢謂不知公者又嘗承乏史館以
紀事爲職故諾公子是彝之請謹刪葺行狀及公
平生所類疏槀件繫如右

金節婦傳

節婦胡楙之休寧人嫁金騰茂騰茂蚤殀於是節
婦年甫二十五姑徐在堂猶無恙遺孤明誠僅周
晬耳節婦號慟不食欲以身殉騰茂殀既而矍然
曰姑老息幼吾死將誰依乎遂起治喪如禮不令
姑見毀容騰茂家故貧至是窘益甚餠盎無朝夕
儲節婦籍紡織縫紉易粟肉以養其姑略如騰茂
在時明誠少患痺瘉毀齒猶不能行病且篤節婦
抱之涕泣禱於神曰是兒乃金氏所係一綫也不
可死吾願以身代死無憾一夕夢神人授之藥厥
明明誠病果起不踰年彊壯且異恒兒矣其冥感
如此節婦又以貧故不能延師口自命之讀書識
字課督甚力既長又命出游里塾故明誠雖爲賈
而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未幾姑徐老

病坐臥牀蓐中家無婢媪節婦日夜扶掖起居凡
飲食搔抓下訖滌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垂
十年而姑始歿節婦艱苦具至無怨言亦無怠色
曰婦道宜然姑之將歿也嘑節婦與訣曰吾無以
報女願女得新婦異時所以事女者如女事我我
可慰於地下矣言未既執節婦手泣下而瞑節婦
亦號慟幾絕如哭騰茂時也於是族黨皆太息其
孝以爲難節婦至今在其年七十五矣顧矍鑠如
故明誠生子且有孫若曾如干人內外斬斬[illegible]遵
節婦儀法休寧諸婦女稱節孝者必首推金節婦

云予門人貢宇箎文明誠之族也乞予傳之且曰將往求旌於有司予遂爲略其始末嗟乎在禮婦人以婉娩順從爲職國風二南所咏如葛覃采蘩采蘋小星諸詩又皆勤辭濯其祭祀與夫不妒忌之德非必俟若節高行然後有聞於世而見錄於聖人也其後王教衰微苟非節義彰著不得與於國家旌門之典然亦皆從事具文而有司莫以爲意幸而有司留意其間則其所被旌者又皆豪彊貲顯有氣力之家居多至於閭閻之間雖其若節高行往往沈薶湮滅至老而不及旌者殆不知其

幾矣如節婦亦其一也夫國家創爲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蓋將以勸乎彼也若其被旌者或不足以勸而閭閻之卓卓可勸者又不皆與於旌則風俗安得不益壞而教化何以復興哉此今之有司之責也故予傳節婦旣訖因并論之云

書事

書恭迎　大駕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冬十月　皇上東巡將抵蘇二十四日丙辰臣琬偕在籍坊院諸臣具舟往迎於望亭是夕　御舟至無錫臣等還宿滸墅關廿五日己夜方半前驅傳呼　御舟將至諸臣皆具朝服跪坐民家檐下以待戊午旣旦　御舟踰關恭迎於南新橋岸次　皇上傳諭使前臣等蜎蹶前趨數十步　御舟始泊臣等列跪岸側　皇上徧詢諸臣姓名訖獨不及臣琬琬因自通姓名蒙　諭曰曉得隨詢臣琬行年幾何琬謹對臣犬馬齒六十有一復詢吳中秋成何若琬又對今歲歉收夏太水秋不雨　皇上若微頷者因徹　御前餅餌二盤以　賜且傳　諭曰舟中無他所有今以此慰勞若等　御舟將發遂遣侍衛送臣等歸舟而後

行臣琬退爲諸父老恭述　天語無不歡呼歎息甚且有泣下者蓋聞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未有不念民食而能致郅隆者也　皇上東巡所至亦旣蠲民租三之一矣顧倉卒弭檝則又咨訪參尋注民瘼如此此稀闊盛事雖尚書所稱皇帝之清問下民何以加焉臣琬老矣跧伏草埜何幸以垂白之年得偕田閒父老沐浴乎　聖人之澤而耕鑿乎太平極治之時也竊懼記注官不在　御舟左右未能遂悉其詳故謹書之以備采擇

書周明在葬親事

里中有周德者忠介公孫諸生茂葵次子也年甫十三而孤繼又喪其母沈家貧不能自活習句讀爲里塾師踰數年積所得塾中金二十餘兩日夜思葬其父母康熙十九年卜地横山之陽庀葬事悉如禮所積金不足輒稱貸佐之然後克葬是時德年二十有八猶單居未娶也德又有伯兄在湖州或語之曰葬者大事非女弱力可辦盍往就女兄謀諸德泣曰吾兄困於賦役方救死不贍某何敢累吾兄或又曰不孝以無後爲大女始將壯矣曷若姑移是金先營昏聘乎德復泣曰此非某志

也古者未葬不改服今吾父吾母久淹淺土某其敢求安於家室乎謝不聽葬既訖於是徐先生樹丕聞而嘉之爲作貧葬歌一章德字明在善書法爲人有行義雖窶甚親識以緩急告恒典衣服賙之弗恤也然士大夫無知德者故德至今無婦猶浮沈童子試中舊史氏曰予歸自京師聞德事於里父老故爲書之嗚嘑德之用心也可謂加於人一等矣繼今以往儻又能奮於學行不自矜以息雖庶幾乎古之君子可也

記誌銘石刻事

文待詔先生爲陳以弘𧫴誌銘一首八分書亦先生筆以弘者名鍵都御史璚季子太醫院判周原已壻即今姚城陳氏之先也當時既刻石矣不知何故不歸於陳竟蠹落棄鯉坊民家民婦誤以褻器寘其上是夜寒熱譫語若有馮之者責婦不當犢汚此石民家大恐百方禱祀始瘉遂疑此石爲祟移送西鄰禪興寺中寺僧恐俗亦不之識也自是弃諸中庭蹸躪者若干歲矣寺中相傳石之由來如此族子右衛嘗讀書於寺以予之好訪前賢名蹟也乞諸寺僧遣兩輿夫舁來城西示予予因

以一舟載歸山莊稍暇考先生甫田集又不知何故不載此作獨愛其文章之整麗筆墨之端秀乃嵌入莊右垣中蓋由誌所云正德巳卯到今康熙壬戌相去凡一百六十四年嗟乎石果能祟人邪豈文字不可褻昵其應遂爾邪又豈先生有靈致然邪抑適會民婦之自病姑委其祟於石邪不然是文字之工且妙者或有物焉實訶護之而不欲使其堙滅無聞也故記之石一共四十四行七百五十七字無篆蓋刻者爲章簡甫

鈍翁續稾卷二十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贇校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一目錄

碑文

陳文莊公祠堂碑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睢州節烈祠碑

明故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清故　敕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誥先韓府君墓碑

鈍翁續稾卷二十一目錄終

碑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歿也是爲崇禎七年閱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謚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爲弘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偕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臥龍街關壯繆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窄逼市闠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丘得民居若干楹闢而更新之門廡壯麗堂

寢崇閎其旁則餕食有所庖湢有廬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畝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煙雲竹木之靚深實稱神明所棲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謁某爲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嘗從兩公子游儻獲挂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所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譔文莊公家傳備言公

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興妖人孫文豸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僅而得免嗟乎閱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始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亾也以十常侍唐之亾也以北司是宦官與士大夫爲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攙然並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

吾郡被禍最酷不秊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秊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鋃鐺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靦顏蒙面絕無顧恤號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爲邪此公與諸賢之秊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爲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埶

蔑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而俱歸於澌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執手忿曰指斥其姓氏以爲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爲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丘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祏主有不欷歔俛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衰回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爲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譔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曰故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倡寮吏以嚴毅約束胥史而以慈愛拊循閭閻諸士庶惠威並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余本義興淡入山阻衝冒雪霜不辭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閒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爲公報也請遂度地剏爲專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既而訖如士民之請衆遂踊躍效命相率買地虎丘之麓工不待鳩材不待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豆既設笙歌既登蹌蹌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庭廡顧瞻肥牲之石嘅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報公也復相率詣余乞其辭余不暇以爲則公之子辰又繼以請益余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 本朝以來旱潦蝗螟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閒蕭然愁歎彼爲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龢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丘有林兮森非非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飈爲駕之林泉佳兮是栖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蒓之羹神惝怳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磬颸舉兮雲翔曷不少留兮玆堂神之去兮旁皇生撫我兮殁又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葢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

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開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於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戸經於梁家人鷩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曜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讙嘑奔丞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裵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

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卽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眂牲有所庖湢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以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春埽淸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旣伐旣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鶩下固讓不獲命始靦顏執筆爲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

而以烈著者朱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佗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譔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勑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汚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

之潰或懼於威或訹於利俛首曲郄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嘑恭人氶矢貞正平居從容縈志先定嗚嘑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摧我胷肎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嘑恭人遺爽不泯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飈馳雨驟陟降怳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閟　天子表之濯濯新宮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明故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既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法書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弆以爲奇翫與彝亭董文敏公齊名益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藴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游乃得偕公子儋討君同官於朝君出其所譔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敘

琬常所誦說者爲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別自號長白又號石公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爲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啓聘者爲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太僕公徙家彝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爲吳人舉萬厯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恥爲章句之學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

任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
國會城巡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
列戍外地賊攻急旌旗刀槊皆不及設守堞者居
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閱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
賊遁奔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僞也衆不之
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
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讎殺廣南酋儂應祖
者自稱知高後志不軌陰鬨三部攖谿趨名安南
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强鷙雄視諸
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

悉爲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
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執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
急擊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
怵甚度諸部未可猝定允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
敗俘斬僞王公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衰皆
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狀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
遂不復錄及還福建忌公者猶不止且受中朝要
人指覔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築室
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
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嬰山水間稍

間則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
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
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淩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
賢罹黨禍者相望公歎曰吾僅而得免所幸者知
幾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
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
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
卒男子子一卽簡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
十四年舉人以　名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
編修沈某次瑶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

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
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
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美粟以
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至其佗親故老無依者斂
無棺槨者生長不能嫁娶者悉以次周恤不倦既
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
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既生復還能先而終
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爲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
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略相當恭人殁居教簡討君
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

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厝以祔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喪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蓋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譔狀中敘公雲南事雄麗典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人之傑維邦之彥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既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功煒矣顧遘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天平於焉游樂筆墨所濡

潤及丘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迴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清故　敕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誦先韓府君墓碑

韓君誦先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　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爲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骯髒壹鬱之志詘於地上者始得以次信於地下嗚嘑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爲名諸生記問淹博

行文未嘗屬草默而好深湛之思速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佗人所到吾黨同硯席者往往傳寫諷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即病越明年春而歿瀕歿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已志以勗其子及慕廬先生既貴贈君翰林院修撰配周繼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昆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祔其棓丈墓伯兄業許之矣既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爲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

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耳君不能興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請告南還始諏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塡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余故曰詘於地上者信於地下嗚嘑其亦可哀也已誦先字也諱馚别自號幼徽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諱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曆中舉人歷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君

冊冠而黄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嘔血終其身君爲人沈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貧遺加盛歿而君爲發其封鐍惟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卒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貲家遂大困所餘敝書數篋老屋數間而已

君脫身攜慕廬先生讀書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肅然自得絶無幾微憾也甫臥病即取伯兄所徵役貲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弃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佗言致傷吾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殀次菼今官翰林院侍講學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出孫男三女二慕廬先生旣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曁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余文其隧道之石余在翰林於慕廬先生爲後進而其少也實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詳旣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卒先生之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繁志也乃爲敘之如此且作銘曰

峛彼穹窿幸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精之也深閟之也久旣久旣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帝廷　帝寵游加孰能與京君癘榮矣君志遂矣君兮安栖穹窿之趾矣

鈍翁續稾卷二十一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稿卷二十二目錄

行狀

鈍翁續稿卷二十二目錄終

鈍翁續稿卷二十二　文稿十四

行狀

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行狀

曾祖龍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祖鏜　皇初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學士
加一級再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本生考爵明武德將軍錦衣衛正千戶　皇初
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一級再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本生適妣
張氏生母焦氏並累贈一品夫人
考愛明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皇
初贈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再贈通奉大夫
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一級三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妣張氏累贈一品夫人
本貫直隸順天府宛平縣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丘自公曾
祖光祿府君始來京師贅於晉故遂爲宛平縣人
家譜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凡再傳而家始大
[illegible]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廠太監陳矩
賢之欲援府君爲署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

曆中進士初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歿而董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鄉衣府君生公甫晬卽以子府君爲之子稍長善屬文旁及詩歌古文辭皆優爲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鼐提學御史左公光斗二公絜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焦夫人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愼

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蒙首選卽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錄尋除祕書院簡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爲弘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右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illegible]爲

諸生卽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外諸子百氏無不貫穿務考論古今治亂廢興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弘文院請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卽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爲允及在禮部感　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要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剏自前明

說於　本朝會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剏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主槩不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仁宗相類憂勤惕勵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祀列張浚三命爲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酈瓊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其積慮在於併兵雖

為南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
祀　詔議祫祭禮公疏言玄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
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啓運山玄附中岳
壇天柱隆業二山玄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有
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為不然疏言
周公制作前代比諸帝王今既配享武王於廟禮
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為褻非尊崇之
得也議者謂北嶽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
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

在恒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
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
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為便
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又安　天子銳意擲興禮
樂公既鉅儒問學淹洽為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
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古證今侃侃建
白雖或　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
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
生熙先與公同為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
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之以為　國家[illegible]王

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　天子方
倚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　詔
皆不許會　世祖皇帝奄弃羣臣公治　大行之
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
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予公告公雖里
居上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咸望公
復用或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
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動止康寧如少壯者故事
當赴補公徑不肯起遽以老乞致仕自是訖公之
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為

公惋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為仕宦者所難
公交游滿天下少時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
士既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息雖單門後進韋行闒
絕每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款曲凡被公禮遇者
人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
成名性清慎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
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舍諸僧寺且設位
為文以告曰吾翔貧故人貸福有何年生宋君某
者寓亦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
君歿公促其子至如數予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

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竟悉
寻之平居無聲色博弈之尚晚歳益嗜潛汨惟潛
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於諸儒論難
不强爲異同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
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詩風雅正變則謂論
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
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
之本在聲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
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
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又補肆

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
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
制槩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
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
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佗碑銘之
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榮其父祖者往往數千
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
葉君方藹序公集曰色黝然而光味沖然而長蓋
實錄也間旨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嬰遨山水間
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誦之有青箱堂詩十

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襍著
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遘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
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邨之西
原配一品夫人梁氏有賢行前公四十年歿詳具
公所譔行狀中公之葬也穿夫人墓而合焉子男
六人長熙順治丁亥進士累任　經筵講官兵部
尚書加三級梁夫人出即士大夫所稱肯庭先生
也次㷂國子監典簿次然山西霍丘知縣次照刑
部江南司員外郎皆側室趙安人出次燕候補員
外郎次默候補國子監學正側室周氏出女子子

六人長適太倉州同知陳承吉次適丁亥進士福
建按察使張弘俊次許聘諸生朱持正殀次適辛
丑進士行取候補主事米漢雯皆梁夫人出次適
諸生張弘佐趙安人出次適候補兵馬司指揮孫
道林側室田氏出孫男十人孫女十一人曾孫男
一人於是肯庭先生衰絰踵門以公之官階與其
學術勳業當得　賜謚立傳不可不爲之狀以竢
太史氏之采擇且藉是乞銘於大人先生納諸幽
竁登諸麗牲之碑以示來世而垂於無窮遂述公
治命屬狀於琬琬辱於公爲年家子又嘗辱公譔

稱其文又嘗與校公全集雖才識駑下不足以闡
公之淡然竊願上附於知公者故敢攟摭公家譜
年譜及胥庭先生所述行略件繫如右

鈍翁續稾卷二十二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美校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三目錄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江左道李公墓表
鄉飲賓郤公墓表
郤氏石表陰記附
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
天岳山人墓表
敕授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烈婦周氏墓表

鈍翁續稾卷二十三目錄終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墓表

公諱允禎字貞甫其先家江西贛縣後徙山東之德州前明世宗朝有諱逢時者以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嘗爲監察御史諫止大同馬市與倖臣仇鸞忤其事具載前史即公之四世祖也曾大父諱汝棟隆慶庚午科舉人大父煥國子監生父嗣美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郞母高宜人公少工場屋之文舉崇禎癸酉科鄉試入　國朝用薦除故城知縣調豐縣已兼攝碭山縣事碭山土寇方熾上官欲柬材幹吏使剿賊度無險豐令者故遂以委公公棄閒冒重圍出賊不意入其城賊疑有大兵繼公後逡遁遯去於是碭諸大家爭以通賊相告訐公皐其渠而條疏寬釋其株連者甚夥碭人甫定會濟寧駐防軍至聲言將屠城城中恟恟思潰公先諭民無恐即治牛酒往逆其帥於數十里外爲言境內皆良民已無賊矣帥不肎從公與往復數四大聲曰縣固某之縣也脫有不虞

某自任之卒拒使不得入及公還老幼擁拜馬前曰使君活我微使君不死於寇必死於兵矣治狀纍聞遷南城兵馬司指揮踰三年進工部營繕司主事順治八年初建端門成以督琉璃窰功予員外郞銜加一級賜文綺名馬各一又以覃恩階奉政大夫十一年進虞衡司員外郞以督淸江船廠竣事疏獻羨餘白金數千兩於　朝　世祖嘉公廉再加一級尋進屯田司郞中十三年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行次岳州遘疾遂乞致事歸閱五年終於家康熙改元九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公性嚴重寡言笑居官以公廉自持尤長於治劇凡所區畫必先事爲之備好釐奸皦剔於敵爲雖老猾吏無不緉手屛氣者而又能揃惰細人若惟恐傷之案牘滿前輒迎見立解抉摘其根株悉盡以是士民始而畏繼而愛及其既去且久而益思慕不釋也故城額丁二萬餘兵燹後死徙者過半顧歲征猶如故民閒大困公編審已有緖矣適改官將去乃大集父老取故冊焚之曰毋爲若譬異日累也因鎖書吏密室中晝夜開除以新冊申上官竟得請其困始蘇豐庫吏張某號蠹魁

案公始至豫陳金帛什器於署公大駭曰此出正項乎抑爾所自置也吏漫應曰司庫者故例耳公怒曰庫中絲豪皆公賦何得僭是餌我命悉徼其具杖吏黜之未幾吏果以賍敗自是終公之任未嘗支庫中一錢黃河決上官徵柳材急豐當輸柳萬餘束吏請率下里公曰如是則敝安底止且必誤期日遂嘑諸大家告以某所廢地有柳可刈某某戶有斂禾牛車可發官錢以貿衆皆曰然不踰日而事辦豐有豪民欲淫妻之妹爲其夫所辱銜之賄大盜引爲同劫其人不勝搒掠前此獄已具

瘐且死矣公獨覺其冤微行入獄中具得獄吏與豪相左右爲姦狀立置豪及吏於法而釋其人有嫠婦擁貲甚厚其夫兄利所有謀嫁之不可嗾某甲使自誣與婦姦甲至官果如所嗾公以無左證不信也姑緩其獄而繫甲空舍陰使吏詭之曰伱得弟婦財將解訟矣久之公名甲於庭陽正色訶曰若知死辠乎衆皆質若彊姦律彊者死促入死囚獄勿留行甲大懼泣且訴曰實無姦也彼誡某爲之又欲貰某死乎婦遂得白有兄弟訟田者官得兄賂抑其弟弟訟不已公廉知其情卽判歸弟

田弁以大義加鐫責兩人皆感泣卒爲兄弟如初碭諸生有訐監生范某欲叛者公嘑騎將詰其家衆力諫不聽既至止從者於外親行視室中所在錢穀充牣而叛具無有也出叱諸生曰若讐始睨其財欲藉亂劫之耳柰何遽陷人滅族事未幾復譌言范監生將引賊至矣先是公頗奇范狀貌乃勉使以武自奮遣率衛致諸徐州其後范果官守備屢向公垂涕以謝公之愛護士民多此類也嘗夜度大河猝遇盜艘數十從者皆不知所出公言笑自如已而盜詢知爲公輒謗語曰此好官也不

可犯遂以次散去是時民閧爭藉藉頌公而諂上官訖搢紳大夫亦數相引重尤受知於徐州道張公兆熊每語寮屬曰李君眞能吏也最後公出榷清江巡按御史秦公世禎抵境所逮繫佗關姦胥不下數十輩獨清江一無所問歎息謂公曰某雅聞君清操今所見始勝所聞矣秦公名御史以風釆著江南雖同時大吏莫不震慴者而公顧爲所知如此公歷宦中外十四年橐無餘貲家無賸腴之產先世所授田數頃既擧於鄉悉以讓其弟及引疾歸杜門謝絕干請有司莫能識公面居常訓

誠諸子嚴而有法子姓亦無敢違公教者娶宋玄
人繼趙氏又繼董玄人子男三長浹順治丙戌科
進士芮城知縣嘗與討叛將姜鑲有功不得敘中
考功法免次濤康熙丙辰科進士由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修次澗州學生孫男六曾孫男二既葬編
修君謁次公事略畀琬識其墓琬曰考諸前史所
紀如漢之黃丞相霸卓太傅茂皆非有幃幄之勞
介甲汗馬之績惟以吏治循良遂得封侯錫土而
茂又圖像南宮列名元勳之次照燿史冊聲施無
窮以今觀公之為政夫豈不頡頏古人哉至於碭

山之亂揭竿弄兵者遮塞道路公挺身策騎挾數
吏卒蹈不測之險視羣盜譬若豚犢然不煩尺箠
寸鏃驅之境外卒能撫恤其善良而保完其子女
俾碭之遺黎得沐　國家休養生息之化始三十
餘載者其誰之賜也惜乎壽不讎德位不配功故
公所可表者僅止於此琬不敢以老病無文為解
謹刺拾其大端識之非徒慰公地下而已蓋將告
　國史之傳循吏者使有所考焉公之葬也以某
年月日其地在州之某鄉某原是為表

鄉飲賓郤公墓表

公姓郤氏諱文燦字明叉別自號海鷗武進之滸
湟邨人性孝友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餔以粥糜
疾病無治療者給以藥稱貸無可償及佃人不足
於歲入者捐其負死無棺櫬者斂之欲葬無所者
坎瘞之族之貧不能舉子者歲給乳哺米十斛至
十歲止老而鰥嫠無歸者迎致於室與偕食飲終
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家待公經紀其昏嫁
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故饒
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為悔也縣中
有大徭役輒悉其家財為衆倡後先長吏皆愛重

公稱公長者凡再飲於鄉再被旌門之典於是巡
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後御史
詰曰縣豈無佗士可應者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
實未見有踰郤某者其為長吏推服如此臨殁屬
其子長蘅曰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今不逮矣
女其割宅一區為康節先生祠割田若干畝為祀
田吾死不憾其後長蘅竟如公命蓋公即康節十
八世孫也當公之葬也長蘅自狀公行以示前大
理評事賀君瞻度為之銘長蘅自少力學用詩古
文詞知名大理君又東南通儒長於三禮之說其

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蘅顧命予表其墓予自惟才力駑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爲公役豈復有加於大理君及長蘅所述者哉顧嘗卬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厲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閔公之不得志而夃使其得志有祿位則所施必博所落𢋴必大寧僅見傳頌於鄉邑已也是數者實於私心有淺慨焉雖微長蘅鄭重謹誘猶當出其不敏之辭冀得附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爲長者而使末俗有勸於此又況卬之以吾長蘅之命乎故遂略其行誼大書於墓曰是爲鄉飲賓海鷗郜公之墓至於世系子姓生卒歲月具詳誌銘庶幾可互見云其墓葢在定安東鄉之中郙

郜氏石表陰記　附

予既表海鷗公之墓其後與公子子湘相遇京師復以母孺人行事爲請葢予之表公墓也孺人已先公歿於例當得附書會予文體已就且其佗具詳貿大理所譔誌銘可以互見故不復書而子湘則歉焉意若有不足也相繼請不已於是案行略續爲之書曰孺人姓楊氏大父諱某父諱某年十五歸海鷗公公性豪邁不屑問家人有無而孺人能濟之以勤歲時治脯醢粔籹之儲以燕集賓客及饋遺其宗親者無算厚薄多寡悉有程則稍暇輒手自力女工爲諸婦女先未嘗少懈也公好施予往往傾其貲不顧而孺人能濟之以儉平居減衣節食卽銖寸戒勿妄費積其所有率盡用以贊公爲善以是篋中無私財公屢失丈夫子年四十餘始得子湘愛之異佗兒每抱持膝上雖嬰戲不加呵譴而孺人又濟之以嚴子湘甫十歲卽籍學宮爲諸生孺人不色喜每自塾歸必詢所業見其進則言笑異佗日不則怒不食嘷之長跽且泣且數之或相譬止卽曰此吾所以愛兒也已而子湘數試於鄉不利公及子湘皆於邑不快孺人顧慰解曰兒但當力學耳遇不遇命也吾又誰憾葢其明曉大義能與公相濟多若此晚而好佛構小閣具像設其中晨夕膜拜不輟時時對婢妾談說佛法及一切果報事聞者屬耳忽倦卒年六十越三年葬於中郙又二年公亦卒遂穿其壙與孺人合焉實順治十八年十月某日也子湘名長蘅子湘其字也有儁才在京師凡吳楚諸士大夫無不折

節下之者其聲譽方駸駸大起雖未及官於　朝
信卓然不媿孺人家教者也因書以遺之俾礱石
之陰而幷刻之

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

翁諱如江字觀瀾自少好讀書尤倜儻有大志以
豪傑自任不屑屑家人生產當前明崇禎中流賊
亂中原翁年四十餘草數策自揚州往說南京參
贊尚書范公景文其一爲海運事大略謂寇氛方
熾萬一截淮河漕運之路則京師及九邊諸將士
枵腹嗷嗷將何以濟宜及今招致海上水工諳求

故元時朱張所運故道每歲運糧數萬石試之以
備不虞先是翁嘗脫范公子於難公故雅重翁至
是益奇其策薦授蓟州同知翁笑不顧去游鳳陽
巡撫史公可法幕史公所以奇翁者一如范公滋
欲試翁海運策會邊餉告匱而東南又大旱蝗遂
出帑金數千兩委翁糴於湖廣是時大江多盜乃
置其金甕中署之以酒舟人揚驅竟進凡糴數萬
斛烝募沙船若干艘汎海尅期達津門司餉者大
說上其事又將縻翁以官翁又不顧歎曰吾爲國
家計耳豈爲一身謀仕宦哉徒步南歸絕不自伐

其功也於是海內名公鉅卿爭重翁才凡過揚者
無不造門定交而去山西有富商者至揚捕吏利
其貲誣以大盜將殺而有之翁廉知其故用危言
動捕吏吏恐尋緩其獄卒得白富商者齎金帛拜
謝翁於庭卻不受又欲甘心諸捕吏翁輒善解之
有武弁得罪巡按御史命縣令摭其私令與翁善
以屬翁翁辭曰蹤蹟人過吾不爲也況媚要吏乎
令媿悟而止劉莊場富人訟繫於官出白金數百
兩屬翁援之翁費私財營救事解還富人金驚曰
非金何以得免翁曰賓無所須金也卒還之諸親

故來假貸者必如其數以應積券累累弃敝簏中
終歲不一省視也於是有緩急者爭褒說翁行誼
無不以翁爲歸既至悉厭其所欲而去觀瀾翁之
名遂噪於江之南北矣翁世系本越國公後自歙
屢遷始定居於揚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世襲錦衣
衛千戶妣應孺人配李宜人子五振麟兆麟皆蚤
亾起麟燿麟府學生懋麟康熙丁未科進士內閣
中書舍人女二亦蚤亾孫男女十五曾孫男一翁
年九十猶康健如壯盛時數集諸老人爲燕會須
眉皓然衣冠甚偉談笑驗日夕不倦見者有神僊

之曰又一年不病而歿當　王師之下江南也居揚州翁適在開城中遇刃不死已薙髮為僧復大索諸僞僧殺之翁又得不死人皆曰此長者之報也故卒能享有上壽及見其幼子登上第以功名文學駸駸貴顯夫豈卒也哉諸孤將葬翁某鄉某原中書君衰絰過堯峰乞表翁墓予官京師嘗與中書君合族其視翁也嘗在同姓諸父行故敢表之曰

嗚乎翁之才行備矣顧予獨歎勝國之季士大夫持祿保位雖有磊落奇偉非常可喜之士往往不

能用也用之矣亦不能竟其施設也以翁之奇其所挾持諸策度必有卓卓出人耳目表者其說既不獲盡試於國而其文亦遂不獲流傳於家故為著其大略不獨以發明翁之本志又以惜翁之遭時不遇也

天岳山人墓表

山人諱策字晉之姓龔氏常之武進人最後客關陝間嘗挾杖登嶨山顛拂石題名而後下因號天岳山人既官　本朝為鄧州同知然猶以山人自命鄉曲熟聞者亦遂號嘑之故不復庨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山人自少從大父按察公宦游南方習其言論風指通知中朝故事遂究心國史之學為文尤長於詩賦典贍整麗與時俗好尚迥異嘗明之亾也作金陵燕臺懷古絕句詩各百首其文約其義隱繇音促節如庾信之哀如唐衢之哭如羇人思婦之半愁如露蟬寒螿之悽咽往復上下三致意焉又作三朝史議三篇其最善者言建文帝未遜時史臣紀事不當內靖難而外遜國持議平正君子韙之夫亦可以閔山人之志矣山人先世有諱大有者以進士官南御史偕武宗南巡

首率諸寮諫請回鑾不報其孫有諱道立者又以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擅廉能聲吉水鄒忠介公嘗作兩龔合傳以美之即山人大父也父可宗國子生山人雅無貲介紈綺之習讀書彊記銳欲以文學自奮踰壯方補諸生聲譽即隱隱起平生所師事皆中朝賢公卿大夫所結納皆四方知名士相與更倡迭和前推後輓故山人姓氏益大噪操舉業遐柄為書賈所弃湊其靚一第始可掇拾也又數試於鄉不獲收其科於是始自傷坎壈稍稍[illegible]怠而國亦遽亾矣順治中所厚故人在內閣強

之使游國學例當得一官遂客游秦晉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乃返鄧州除目既下頗鬱鬱不樂欲弃其符不果之任未數月竟歿於鄧壽六十八配蔣氏王氏子男曰士勳曰士烈曰國子生士薦士薦才最高稱能繼山人者也女之壻曰諸生孫復道曰黃元禮孫男七孫女五某年月日卜祔山人於按察公之墓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國矣李之何受官乎曰非也漢之亾也梅福爲吳市門卒宋之亾也諸名儒者遯或不足於養輒食書院山長之祿以自給後之尚論者莫能優劣也歸潔其

身於山人何疑焉庸敢表而出之以示士薦俾伐石刻其辭墓上

敕授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於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亾矣爲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既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衣綮車與耄穉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諸孤屢謝遣之卒依依不忍舍去說者以爲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巖箐之間獷獠出沒其俗好人而怒獸不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符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廑得六人撰其本則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者由鄉進士官沈丘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丘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自靖公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即爲名諸生文才雄博下筆縱橫數千言立就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談經義爲士

子傳誦餘膏賸馥霑溉一時其從弟及山陽諸後進藉此率後先取科第去而公顧浮沈諸生中自如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爲時文蹊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陵覆試諸舉子　殿廷中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誡公勿往公笑曰吾爲其易孰當爲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裝岑谿白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饋遺請託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徭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

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讀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産毒草民有小忿輒嚙草致斃乃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爲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槀中俸金三百兩命民次第葺屋以居鄰縣賊彭奇等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千人衆詗知不敵悉洶洶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敢犯公閒出方略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插血氏名冊公曰此皆良有姓受賊脅耳若株連者衆何以令反側子自安乎取冊

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蕚植竹吟歗其中書清心省事四字於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必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闕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谿於是蒼梧人喜曰眞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罔吾公也於女何有及公既歿甫斂而擢授宛平之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謚公之吏治其所本於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十年進士今官吏部某官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

詳具誌中公性醇直無城府爲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既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訖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於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甃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槥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以十三年某月日芝麓龔先生亦既誌而銘之矣閱十年吏部君至吳復命予文其墓道之石予爲芝麓先生門下士自度文

筆衰薾不足以繼先生之後顧又念嘗承乏史館是宜述公事行表而出之以竢後之良吏如班孟堅者擇焉故遂不敢固辭公墓葢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墖云

烈婦周氏墓表

洞庭周之球之女曰壽英嫁里中蔡氏其夫瓊滋有心疾壽英鬱鬱不自得夫兄瓊滋兇暴人也強欲私之輒往詷壽英壽英亟訴諸姑姑反恚曰若嫌若夫不慧今得慧者顧猶不快邪瓊滋益無忌復亟詷之壽英知不可訴也詈不絕口急翦匳中

金服之不死縊於牀乃死里人惘惘將控諸官會之球遠客湖廣而蔡氏復賄里人止其事於是其冤遂不白矣明年之球歸始葬女於山南復自銘之其辭酸楚讀者無不爲之球及壽英太息也康熙十五年壽英死久矣瓊滋忽夜發狂摵戶手刃其妻與所生女子一人乃自刺死明日戶闔不開家人穴而視之見三尸相枕籍大駭有小婢匿於牀下噭詢其故具言中夜𨵦見一紅衣女子往來室中若導之使殺者衆始悟爲壽英冤也紅衣蓋壽英大斂所服云方死時年十有九汪琬曰太史

公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蓋微獨生者有之也帷死亦然如杜伯射宣王魏其灌夫守武安是矣至於東海孝婦之死又能致枯旱三年然則匹婦雖微及其精誠所激往往動天地泣鬼神何可忽也今壽英之冤疏而里人不能白也親而父母兄弟詘於周之族與其昏因親故俱不能白也而壽英有知顧自報之於二十年之後瓊滋得不暴尸市中幸矣予於是表其墓既慰壽英於地下且以警夫世之兇暴不仁如蔡瓊滋者十六年四月某日也

是事也訪諸周氏而信訪諸周氏之親故而信及予游洞庭訪諸傭夫而又信顧予作此表一年矣始有蔡旅平者不知何人自稱瓊滋之父挾其族黨執力娓娓爲瓊滋辨且悁予使刪此文是則兇人之幸而烈婦之大不幸也猶有鬼神其遂悍然無忌憚如此乎翁歸震川書張貞女死事又書其獄事又有貞婦辨又與嘉定諸友書與李浩卿及殷徐陸三子書始不啻數千言丁寧反覆不措予始疑其煩由今槪之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康熙十七年四月己丑鈍翁記

壽英之姑姓陸氏牀下小婢名貞秀篇中言納賄止其事者指其里人有私息議單是也詳見旅平所與予書中旅平字文若年已邁矣其不敢與周氏辨而顧譊譊予側蓋有居中從臾以誤之者始予之爲此表也僅以存烈婦而已初不欲廁其舅姑名氏旅平既已自言則予不能爲之諱矣次日又記

鈍翁續稾卷二十三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稿卷二十四目錄

墓誌銘一

鈍翁續稿卷二十四目錄終

墓誌銘一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鄉飲大賓繆公墓誌銘

自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來　國家舉行　臨軒策士之典凡十有三而以第一人及第者吾郡獨居其五海內傳爲盛事中間有太公與太夫人皆無恙能享其子之祿而屢受　天子貤封之錫者則惟學士徐公庶侍講繆歘起兩先生之家爲然侍講尊甫鮮青公尤老壽侍講既第公數遨嬉自得居則有亭池礬木之勝游則有山川泉石之娛日夜偕故人賓從與夫鄉里之老談笑偃卬於尊罍壺矢之側肥脃之味不絕於口絲竹謳歈之音不絕於耳加以　命詞　寵賚後先疊至門庭之盛鮮與爲儷如是凡十年而公始斂古之洪範傳所謂五福者庶幾其悉有之吳中之人皆知侍講之孝養其親顧不知公之勸飭指誨所以勉侍講於成者惓惓備至蓋訖暮年而後能盡食其報也公諱慧隆字子京鮮書其別號也先世自常熟遷於府城故今爲吳縣人曾祖憲祖天秩並贈布政

使司右參政考國維萬曆辛丑進士歷任貴州右參政而歿嘗平蠻寇安邦彥之亂功載前史妣蘇氏徐氏皆恭人生母齊氏公為諸生不尚虛名亦不屑屑章句行文不屬稟頃刻數千言可就諸老儒皆遜避之當勝國之末公慨然意有所不懨輒弃去舉子業惟以課督侍講為務於是延予友宋子既庭館於家是時既庭方與公之弟子長先生以文章雄吳下名聲相埒予既善既庭而予季南書復受業其門數人者晨夕侍講讀書之舍數用文學相淬礪公每肅予輩入必具酒炙示殷勤未

嘗以丈人行自抗也嗣後侍講學益進聞望亦益重四方鉅公貴人及知名之士舟車造門者相望公必率侍講逕勞其間身自備賓主之禮其遇單寒者則折節慇懃尤有加焉雖甚煩費亦不怠以中止故侍講訖成通儒而後遂受　天子非常之知特簡之以魁多士皆公善教其子致之也侍講既第親故動色相賀公不色喜詒書誡之曰若何以不媿科名惟安分不躁進勤學不曠職則忠孝具在是矣侍講內艱服闋公趣之入　朝侍講念公老矣故為事遷延其期公大慍曰忠即孝也

方　國家多事豈若從容內顧時乎立遣治裝為行計久之侍講又將請告覲公七十壽公復詒書報之曰吾彊健善飯毋庸若歸養為也蓋其始終勉勵侍講者若此然則公之優游暮年以怠其老以遂其志食侍講孝養之報而享有此五福者夫豈偶然哉公性坦直不設城府數好周人之急雖名為貴公子而弱冠孤露即能以一身搘柱其門屢思慕參政公悉敘次歷官政績亟數千里外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至今稱公孝云公享年七十積封至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配王宜

人文恪公鏊五世孫也先公七年卒前禮部尚書宛平王敬哉先生銘其墓子男一人彤即侍講也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顧瑞書孫男一人祖齡尚幼孫女七人皆配名族宜人之葬也墓在吳縣鄧尉山之麓至是奉公匶往合焉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某日也予自病假歸里杜門無賓客公獨再詣予茗甃書屋握手勞問如平生歡且辱有獎借之語故侍講屬予銘予不敢辭銘曰

溯繆之興由東漢晉代有顯問爰及參政參政㧗蹟實於吳門服勤王事以啓後人公載其美播之

堂之如彼鴻鷟空奮而飛不在於躬在其哲嗣童
雕煌煌安受　帝祉維積之豐維報之隆藏是玄
室壽考令終

敕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寧菴

徐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舍計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爲位以哭其年九月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

孤之辠戾於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爲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爲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廸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卿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翫於庭直可千金名先生眎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奇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公爲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間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行輩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授祕書院簡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爲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冤而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

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　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爲外僚如先生比者未久輒復名用至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名嗣後　世祖晏駕遂坎壈以終此可爲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屛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夜奔烝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流蕩析乎爲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佗人上每

秋冬之閒下令開濬某所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旣而卒賴以無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廉不肎以一錢入私槖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閒供役率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謫發一切諸宿敝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相顧縮手不敢爲欺所上奏銷册歲不過數千金閒與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旣窃睨其所爲遂相倚如左右手益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知其學之適於世用也故旣中巡按御史譏卒相與力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晩歲益務爲沈湥人莫能闚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之面絜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附學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韓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爲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卽發明誠之一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韓先生皆大顯於　朝左推右輓其勳業規模當何如也顧韓先生旣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歷歷緒餘而已如琬所序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爲　國家惜者也琬肅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駑旣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藴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孱薾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纂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安其執筆逡巡而有媿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定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滸牛首之側土厚水湥龜卜襲食永藏於玆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余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樸出於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

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旣亾吳中好事者亦皆弃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旣而天下蕩平若共饑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官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方邊左多事爲歌詩多憤懣激烈聞於諸邊帥爭欲延致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旣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

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卽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亾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　王師渡江吳人始淡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轉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乘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

以是三吳碑版刻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爲希閒喜畫樹石皆蕭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旣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詑交游文稾凡數百種無不褎潢成帙度置縢鐍惟謹予嘗亟詣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爲先生非忘世者也旣已遭逢不偶浮湛流俗凡其豪邁之性磊落軒昂崢嶸突兀之氣未及剗洗方抑抑無所發舒不得已寓諸書畫閒吳中後生晚進高談

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競欲求之筆墨蹊徑之內俱未爲知先生也其知先生者則謂先生學邃於古且超然有自得之致夫亦知之而詑未盡者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嘗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爲況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貞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壽七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銘按狀曾祖莵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寧夏衞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

貞瑛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
爲某官次侃次祜次預蚤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
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
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菴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
丕以志之銘曰
於學則豐於德則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
蘭先生所藝篋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
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江太乙墓誌銘

休寧之江繇號右族其先世蓋家於浮梁唐天復
中有主休寧簿者遂占籍焉是後子姓延衍散居
休寧之郡陽梅田二鄉而公則從梅田徙蘇者也
諱五聲字太乙以鄉飲大賓諱茂時者爲父鄉飲
賓諱泮者爲大父昆弟凡七人諸昆率以文學擅
名仲氏又舉於鄉而大賓公獨奇公才特命之治
鐵冶於蘇遂用冶鑄起其家爲人任俠重然諾徧
交四方賢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吳者無不造門投
謁公必盛供張酒肴筐篚具送迎之禮由是得好
客聲而予之族女方歸公家孫爲昏因家故汪氏
亦無不交於公者公所居在吾吳西郭外比年以

來予徙居公里相距不數十武顧予宦游京師有
年及其歸也又以病杜門獨不及登公之堂而識
其面然詢里中人則澡然推曰此長者也公既歿
免喪而公之諸子始介其友俞子無姝數往還予
家時時敘說公軼事益知其果長者公性好施予
尤厚於同族有貧而鬻女者立捐貲贖出之且爲
之擇所歸有無行被陷於盜者族人咸唾詈不齒
也公顧閔而援之得脫其辠其人卒悔悟不復爲
非或以緩急告卽如所需以應久而負公不償公
遂毀契書如此者凡數人貲亦不下累千金公之
好行其德悉此類也平居嗜讀史書又喜購古鼎
彝罍洗次至官哥窯以下磁器若前代朱黑髹具
之屬羅列便坐左右每閒於家政及賓客之務必
入精舍焚香據几或摩挲諸翫好或手史傳一弓
且覽且諷翛然如在世外非獨其人長者也蓋寔
有隱君子風焉享年六十歿於康熙某年月日配
程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男五援荷士駒皆國子生
援芹吳縣學生士習蘇州府學生士駼吳縣學生
女六人其四皆配名族餘未行孫男十六人承謨
府學生承倘承詩吳學生承倌承儆承俊承誠吳

學生承份承說之訓府學生承俫承度承祐承恩承祐承偲女十三曾孫男四女三承談卽娶于族女者也承誠之訓從其季父士騋今方游于門某年月日諸子葬公某鄉某原以程孺人祔公旣隱德弗曜而子若孫類俱守公遺業恂恂謙謹足爲保家之主且有讀書能文章者其蕃其昌豈不在後之人乎於是無殊爲之誤狀予則誌而銘之曰善之積也慶有餘公藴其善弗及攄詒子若孫詩與書其興勃焉立可須銘以識之語非虛

鄉飲賓八十翁席公仲遠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踰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須衣冠甚偉其輩行旣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敘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開樹石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淡而於應舉之文冣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弃所業儵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亾而不

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爲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譽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僅營權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翠亭董尚書玄宰陳徵君仲醇常熟錢尚書受之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始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與予雖晚進

卒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焉不可復覩矣古曰任䘏曰先民能無爲之追慨乎哉翁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淸買店所有盡亾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匳中金置二女爲翁備側室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厄妝具嫁遣其最後置者女侍翁彌年旣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薙齒治道粱葺學舍衆所

夸說義舉者在翁祝爲固然雖叟僕握算不能以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飮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其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瑱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珠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久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難積善爲難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闕易微指乾三惕若畜之翕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而湖幽宮旣考餘澤緜緜伐石是詔

周宏叔墓誌銘

君諱某字宏叔姓周氏其先家於常州有諱應者宋開慶進士歷知建康府制置安撫使始居無錫

其後世佗徙越十一傳而復歸故自君以上數世皆無錫人君爲諸生以才略著聲譽不率蚤世配龔孺人生子男子一廷旦縣附學生子女子一適龔某孫男三鈞鑄鍠孫女一曾孫男女三君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日春秋三十六孺人卒於康熙十九年某月日春秋六十八相距踰三十五年先是廷旦卜葬君於大池之新原及免孺人喪之次年遂啓君壙以某月日奉孺人匶往祔其距君之葬亦踰三十年矣君有弟文季予鄉試同門生也故廷旦介文季子某來乞予銘予不得辭因按狀中

所載次第韻之爲銘以授之廷旦復言曰先人弃孤某蚤故其述遺事也弗詳此某沒世有餘憾者也予應之曰昔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若吾子知而述者視孔子不既多乎夫何憾銘曰

以國爲氏巨莫如周源也則遙霈霈其流君之鼻祖曰瑜公瑾爲吳名臣江東以振自瑜而下繼繼繩繩醇儒循吏在宋有聞爰自毗陵來居無錫里曰錦雲於田於宅元明之交子姓播遷有諱清者始還故廬曾大父後大父惟新潛采匿曜仍世弗

振皇考懷良碩德諤諤郡延鄉飲充賓之介厥緒既作逮於君身少居黌序郁然有文文何足多此小儒事君視動名直戾契致詔遴騎射聘而輓彊俛卬自雄莫與抗行勝朝之末黨人鴟沸君雖家食爲國喑噫辟彼嫠婦不恤其嫠宗國將隕宁夜涕洟江淮搶攘震驚郊壘釃酒椎牛願衛里社志斯豪矣人則搤之材斯長矣命又促之及乙酉歲洊臻喪難殷憂弗勝覓訖君算嬪惟孺人鴛湖其鄉婉婉令儀克事尊章克睦娣姒諸姑姊妹以是助君克稱賢對君之甫歿孺人號吁臣也死君婦也死夫於義安然藐孤孰怙强顏視息冀完門戶孺人盛年苦節以貞送老字幼如君尚存孺人白首甘節以終見君地下靡媿於衷長山之陽大池之側君與孺人實棲體魄有檟有松鬱乎墓門君與孺人用佑後昆後昆如何遺澤爾保爾熾爾昌茲銘可考

純翁續稾卷二十四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五目錄

墓誌銘二

鈍翁續稾卷二十五目錄終

墓誌銘二

清故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
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以疾歿於位閭治聞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穉無不慟哭失聲及明年春喪行遮道號哮拜送者數十里不絕公子共柩既免喪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老爭招攜往觀或太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其明年公子復至聚觀如初其泣下者亦如初噫夫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吳人入
本朝以來甫脫兵火即旱潦疫癘之災無歲不有十室九空蕭然愁歎而為有司者不思覆露撫循之術方搠興大役以朘其生而摧其力獨公用清靜無事為治順民之欲與之休息故輿頌悉歸於公予嘗論之吳人所患如病羸者然神耗氣衰雖峻補猶虞其不任況可益以苦寒剋削之劑乎是宜節其起居調其衣服飲食然後可以稍延公能得此意以治民民既翕然說服而又惜其設施未竟也儻天假之齡俾得建牙開府於江淮之間

以宣布　朝廷德化不當大有造於吾吳與然則
公之歿也豈惟公之不忝直吳人之不忝已公諱
國棟字千霄別自號芰賢先世居浙之德清後徙
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從子也六世祖允及高
祖葵曾祖天敘皆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
士祖希哲縣學生私謚恬節先生考士淳以文端
公蔭歷官至饒州太守公讀書明敏過人十歲善
屬文順治初與伯兄皆以諸生舉於鄉伯兄既擢
進士而公連不得志於禮闈遂授谿縣教諭遷國
子監助教進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故官遷刑

續集卷二十五　二

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
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盤踞
海島中時時出沒剽掠為雷廉患公請諸制府集
兵三千分五路以行而躬總其節制繼又慮賊之
佗跳也急檄鄰道及安南國王各出兵分扼要害
耀遂受禽招徠餘黨所全活數千人廉人爭感公
德刻主於名宦祠生尸祝焉遷整飭寧武兵備參
議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公屢官監司率
在兵戈倥傯中變事多矣及涖蘇蘇居江浙舟車
之衝視佗道尤劇而又值　王師有事於閩粵羽

書旁午芻茭糗糧之需猝不及辦有司皆惴恐公
綜具成算從容指撝咸中肯窾事興賴以無乏而
民閒晏然若不知有兵者未幾而采木之役起疾
驅入宜興溪山中晝夜督視以勞遘疾而歸踰三
月歿是歲十一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公頎然
長身閒學淹雅工詩喜書而於弈尤入能品與人
交不翕翕熱亦不落落涼雖挾布衣下士未嘗有
疾言傲色歷官三十餘年補衣糲飯絕無聲色觴
飲之好約束胥吏往往皆重足立而撫視士民則
藹焉具有恩意尤耿介自守不為禍福利害所搖

續集卷二十五　三

終其身如一也雷廉諸富人被賊誣後先株連下
獄公察其冤力爭於制府前悉脫其械而出之諸
富人念無以報裒白金數千兩壽公公大駭曰吾
憫若無辜耳若柰何以此汚我卒卻不受中朝貴
人遣伶入吳伶故吳中無賴子里人屏不齒者
也至是怙埶恣為姦利有司以賂入故爭折節下
之至與揖讓行鈞禮公獨不少屈伶又以非法干
請亦不聽或勸公益稍委曲為一官計乎卒峻拒
不可伶大怒去然亦不能豪毛有加於公也由此
聲望益大重喪歸之次年卜葬於大興縣方家莊

祖塋之次元配賈恭人前卒遂祔葬焉子男一人辰卿共樞例監生娶徐氏側室葉孺人出也女一人嫁賈恭人出也共樞好學而有文所娶爲太僕卿武進徐君某女故數往還吳中共始至也實來徵銘且曰知公者莫予若也予惟前此請告十年適當公治吳時公嘗以微言動予曰何以教之予正色曰昔漢杜密家居每多所陳託而劉季林以閉門埽軌稱清高士頗爲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季林從兒使君將使某爲密乎抑寧爲季林也公笑而頷之故其相知最深不可以不銘銘曰

鼎鼎鉅族文端基之碩儒循吏惟公繼之公未來吳吳人惶惶及公至止歌舞康莊仁以矜物廉以律躬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吳人思公瞻望公子餘慶緜緜是續是似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歿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洲金鷄鄉之諴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年諸子將奉其匶與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爲姪孫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游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太伯後裔由太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曆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晚值明亾自稱南國廢人髫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弘光王南渡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

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鋮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倡和尚書張公慎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成淪弃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攝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龍略謂祖制惟科臣得司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爲

本兵夫以詔魏逆者爲公道假魏逆而枉亦必昭
雪而後可以薦崔逆者爲公道假崔逆而枉亦必
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無論是否卽登啓
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而不設是悖
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憾公刺骨其明
年進兵科右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
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以淸君側爲名初公之枉
衢也蔡奕琛嘗以賓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佗推
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辠南渡初召
爲吏部右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滋銜

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傷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
仍撫荊襄且言鶚與鎭臣良玉忼慨同仇共矢夾
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加詰責已而良玉兵
起卽暴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
九江安慶諸處京師未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
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疏獨中止
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
統兵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
至人皆嬰城固守公詗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
辠當斬幷及鎭臣牟文綬劫掠狀或沮公曰君休

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票旨責公阻
撓國安軍又自露章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衞獄
羣小必欲殺公以快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
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獄由是益急
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
母徐太孺人避地郡舍中　皇淸順治三年巡按
御史用地方人才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
中塗而返凡杜門御埽者十有七年太孺人壽終
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爲人公廉彊
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

亾東南利病至於是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肎媕
婀骫骳取合權要故滋爲小人所忌其得不死者
幸爾雖然公卽死亦何媿之有彼小人者豈遂能
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
有太僕卿諱存仁者世宗朝爲名諫官事具前史
卽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故以儉勤佐
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搖手戒家人
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蓋
其孝謹類此公之旣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
學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

癸丑科進士誧殤詵廩例太學生諶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卽從琬游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鈗次適貢生李緜初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果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蝸沸肆言鉤黨淸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崩折孰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爲遺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壄水環流牽木鬱蒼公歸斯丘桒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卬

顧徐赤墓誌銘

君諱埴字徐赤姓顧氏自孫吳有國以來千四百餘年爲吳中著姓父某祖某皆太學生曾祖某蔭監生而高祖九思則隆慶中進士累官至通政使者也娶於王亦著姓少傅文恪公六世孫女君年甫二十六而病病數年始瘉方危急中所賚醫禱無算其家遂落且以文士雅不善治生數被困於徭賦而會王孺人又歿自分病不能支遂析產諸子而身受其養性恬澹寡欲初無媵侍至是病稍瘉益揵戶獨居一室中諸子以鮮衣好食進者輒屏不御巋然靜坐終日頗習導引養生之說怳焉若有所悟如是者若干年而丁太學公艱以過毀復病病屢瘉屢發又六年而卒享年五十有八實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君少善屬文號名諸生爲人仁厚坦易未嘗忤物尤喜賓客凡四方士大夫造門者無不盛供張與相結納當君未病時里中故有文社曰愼交予之族人多廁其閒而君亦與焉故予與從父自遠再從弟寶文皆數從君課藝飲酒甚歡而予仲弟揩九尤善於君其後社事益盛往來率賢豪知名士然以文章行誼見推輩行者計不過數人君其一也旣而各以佗故引去予亦宦游滯留京師而君遂病廢識者悉爲君歎息及予自郎舍告歸始復得相見君雖善病而起居動靜如故予謂君旣知養生以致壽考無難者嘗舉此以告君之長子救五顧予言竟不驗也哀哉予長君二歲自遠少於君亦如之揩九寶文視

君俱略相上下當君之卒也寶文巳先一年死而自遠揩九死且久其最久者幾二十年矣獨予褒老僅在爾然則敘君事行使傳於後世非予其誰君有子五人曰敕五曰數錫皆太學生曰撫五曰三典吳縣學生曰良五女三人適太學生陸裕國吳関諸生胡鳴皋孫男女若干人先是王孺人葬長洲縣尹山某鄉之原君歿之明年諸子奉其匶往合焉君性純孝絫不信術家言其葬父太學公也術者阻以日干不利正色曰古者葬有定制何論利不利哉設不利吾自當之蓋達而知禮如此

故諸子悉守其家法云敕五字有典三典字有常方以文學著聲庠序間用能大君之後而顯揚君者將於是乎在銘曰

名不升於　朝壽不逮於耆天乎何知以君之善士而僅止於斯

席舍人墓誌銘

予數游洞庭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圯每新雨輙淖不可行諸往來者病之最後過其地則易規以石中甃以甓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爲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故時山中婦女無佗業每空手坐食以爲恆冣後織作聲殷然接衢巷問誰爲之則又曰舍人募鄰郡女工所教也問絮本及紡車繅床諸具安所取乎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爲誰蓋諱啓圖字文輿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爭以其官呼之云已予寓於席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行頗詳及將葬君來儀前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爲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黃巢亂始家莫釐峰之陽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考本楨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

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少卿官妣吳淑人而君之母則譚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稾有存者爲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爲俛拾卬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而家待君資其昏嫁死喪者若而家山中細民苦貧祁寒則施褚衣炎暑則施紵㡜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斂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冢至三十餘畝以畀之坎穽歲值大歉則出粟周

之多或千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弃遺於道者歲所費率逾數千金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熾富起家往往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鮮衣服盛輿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僕無襛好每積所入悉斥之於施予親黨患其異己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惜久則合一山大小疏昵莫不頌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爲君異也君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徧萃先賢嘉言懿行條晰部分其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戸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爲憾今卒少瘥有不彊力成書而敢自惰偷者歿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簀上俛晛之葢其勤於問學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末以爲得之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急將誰叩也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衝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有九年某月日葬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昝太史公謂淵淡而魚生之山淺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氏之屬其贏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剏有似君者也以太史公之文雄麗可喜故得遂傳於後世予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君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遇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人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劼次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彩次許鄭茂鼎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續稾卷二十五 圭

古不朽者維德與言後儒弗能澌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宰木森芊人亾名存庶幾萬年

周文季墓誌銘

無錫周君文季諱炳文享年五十有四以康熙七年某月日卒於家以十年某月日葬於軍鄣山先塋之次曾大父某大父縣學生惟新父鄉飲賓懷良皆有潛德配倪孺人三子廷韓廷范廷楊三女壻王仁濟龔僑蔣士震孫男四曾孫男二君舉順

治十一年鄉試與予同門生而予回翔郎署過從甚稀君至京師閒一詣予飲往往栝未闌燭未灺郎上馬言別未嘗促御握手相款曲談笑也故予之知君也淺逮予老且病鍵戶淡山中故交闊絕初不測君在亾廷范賓來堯峰拜之問故則曰吾父墓木且拱吾母倪孺人亦相繼物故久矣問其學則曰廢而輓彊矣問其資生之策則曰吾父不喜治生遺汙萊若干畝已不足給饘粥矣因出其再從兄緘齋先生所譔事狀示予然後得君之爲人已廷范留山中浹辰相與徵述君遺事然後益悉其詳予泫然流涕自悔知君晚也乃襍取事狀中語幷所述者書之曰君內行醇備析産不計多寡肥瘠奉母方太孺人最恭自始疾訖革攜手戒家人毋令太孺人知將斂而目猶視太孺人至哭而拊之乃瞑雅善地理之學先是父葬鄧尉山有年君揣非吉壤謀欲遷葬諸昆弟難其事治命諭諸子曰必遷之廷韓遂改卜軍鄣山及啓故竁則羣螘果蝕棺木幾盡矣是時君櫬猶在堂當遷之夕家人聞堂中鳴咽號泣咸以爲君之靈也平居著長者譽好急人之難鄉曲有忿爭者必詣君剖

曲直交游親故以非辜被陷者必向上官爭其冤上官見君持論伉爽發於至誠亦俱信從之有同年生頗使酒難近方醉譊時聞君謦欬聲輒肅然起嘗語人吾所敬事者閤一縣惟周鈞心耳鈞心益君別號也自少嗜讀書博覽彊記不專資爲舉子文也凡四試禮部不第歎曰得而不止是無義也失而不止是無命也吾其如命何可以止矣遂考選教職其後以佗事詿誤亦竟不及選也家故雄於一鄉暮年益中落賴倪孺人力持之孺人尤習儉勤至老且篝鐙操作不少休迎婦送女皆出自孺人遂以積勞遘疾享年五十有五卒於十二年某月日距君歿五年矣又十年與君合葬拔周氏世譜相傳爲吳偏將軍瑜之後其徙無錫景雲鄉者自宋制置安撫使諱應者始至今四百餘歲子姓猶環居是土土人因姓其涇周涇云銘曰

才之充學之豐誰不如轗軻終命爲之道則窮猗
幽宮氣鬱蔥侍兩親有婦從筮言吉子孫逢

鄉飲賓徐府君墓誌銘

徐之先皆祖偃王又皆祖漢徵士穉而吾吳諸徐故多仕宦家然往往各自爲族其譜牒絕不相通

莫知其何別也宋淳熙閒有爲常熟教諭者始家
直塘鎭其後又遷長洲之采雲鄉列居下塘是爲
下塘徐氏自明世宗時迄今百六十年徐之以進
士爲大官者凡四人舉於鄉者又數人餘或以貲
或以諸生貢學宮遂出而仕宦者相望也故其人
視他徐尤豪凡貲產之饒室廬臺榭園池之壯與
夫輿服伎妾優伶之麗都悉冠於吳中四方冠蓋
日夜争湊其門旣入　本朝而徐氏驟衰子姓多
以驕肆縱恣破其產略盡中閒能爲恂恂篤行長
者始不過一二如府君是也君自少喪父族人輕

其孱弱輒搆訟傾之君家於是中落及君爲諸生
頗彊忍自力旣而有子曰堂又能佐君幹理其家
故稍稍復起然君每安澹泊好善樂施親故有不
能婚葬者必贍給之羣從有盜鬻先世義田者復
率衆捐槖中金贖出以供歲祀由是徐之長幼俱
服焉醇厚謙謹蓋其天性族少年嘗有所恃桀驁
以非禮侮君家坐皆爲憤恨君笑不校也中歲喪
其配汪獨居二十餘年旁無侍媵蕭然自得晚尤
潛心於釋典遂嘑子堂傳其家日惟晏坐諷習而
已與予比屋而居予旣老病杜門而君亦罕出不

數數見也歲時偶一相見言若不出口者其在里
中雖賤夫幼豎咸踧踧然與爲禮稍閒謹護辭輒
爲避去里人推君長者年七十舉鄉飲賓衆悉以
爲允其明年以病脾卒又明年堂將卜葬君於陽
山祖塋之次汪孺人先卒遂舉其柩合焉君諱綸
字[illegible][illegible]父以達王父治安皆有隱德大王父有聲
縣學生汪孺人生男子一卽堂也太學生女子三
壻曰諸生施贊曰朱楷曰江文模葬有日矣堂麻
衣冠踵門請曰吾父於先生爲世戚且鄰比也知
吾父者始莫如先生茲墓石已具而未有刻辭孤

大懼無以顯揚而遂賈越其遺緒敢惟先生也請
予乃諾而銘之銘曰

予聞君祖考以來累世長者至君之身益以長者
有聞徵獨徐氏所希覯也卽吳中巨室以貲富顯
名者多矣而布衣恂恂卒莫踰於君維秦餘杭馬
鬣巍然宏爾孫曾餘慶之延如曰無徵眡予銘言

鈍翁續稾卷二十五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六目錄

墓誌銘三

鈍翁續稾卷二十六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二十六　文稾十八

墓誌銘三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矦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生旣庭聞之爲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亾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忝其師學可不謂憲乎盍以貞憲易先生名衆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爲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旣庭皆交先生久旣庭旣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爲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曆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䰟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恭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啓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亾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以事坐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黃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而先生𡬶爲陶

菴所引重　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旣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瀞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佗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夭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瀞亾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柱其閒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殯殮次拊孤窮葢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瘞華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瀞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訹

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瀞蹤蹟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桀開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丞佗縣匿邨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還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義勝於己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

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嘆爲小友晚而定交於尹孚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孚尤嚴憚不敢以驕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爲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涸溺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爲

宗以爲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爲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汩汩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闢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譌體而極之自得以爲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葢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

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
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
孺人知縣諱節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
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棻出嗣伯父後女
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
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震
霆晦冥轟擊倏焉止霽雲散水寒才與學充氣又
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
也如何汔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

想見其人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念劬墓誌銘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褒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
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
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也費縣
教諭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
諱梟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
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耀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
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修
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越五年奉　旨外
陞遂除分巡雎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寧道布政
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
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
至通奉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雎陳嘗自署
其廳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
爲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鄢城縣縣
故公之屬也一夕盜踰城劫庫帑殺縣官去闔城
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開道馳至諭以
無恐且收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

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譁諸總督總督召公詰責公
曰縣官於某爲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柰
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
盜佗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鄢城鄢人喜相
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邪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
十里不絕其在福寧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
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
辱張給事僕爲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衆卒
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
逐竄以免衆遂欲脅鎮將爲亂會其將已潛行入

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彼撻者復嗾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鞫即禽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劍方林立咸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嘑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輩乃敢挺而譊以至殺人辠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輩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辠有專坐於若輩何如衆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輩氣燄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邪要名被縊者妻及其家所養童訊

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剿海盜盜或逸入與化界鎮將禽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嘗薙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廈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岡山額真統兵營會城中備應援而額真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撻箠或苦饑飢墜崖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

者毋踐要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屢其瓜期可乎乃議屢歲四易者爲再易益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輩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間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爲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訹責公又槩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　旨鐫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婪獲辠士民咸快巡撫而

憐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愼知名其去雖陳也將渡洪澤湖楊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憐此石差頑耳不然即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涖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誡曰汝母僅生女僕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不瞑也公既受命則又曰俟女有立而後葬女母及公以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晩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

太夫人憂數力疾往問起居待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閒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丞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維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語吏治　帝曰往哉女學既達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涂方軌胡然中躓所學什

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銳積慶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竢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仲翁文濤墓誌銘

由吳江縣治東南行七十里有地曰盛澤其閒川流回環煙火稠密四方商旅雲檣風驅相望至止號爲巨鎭而處士仲翁之家在焉蓋居此累數世矣翁善生殖喜讀書好客不厭遺其兩子棟樞挐舟過堯峰之麓數從予游予聞翁之訓曰儒者以品行爲上辭章次之以問學爲先仕宦又次之故兩子斌斌醇雅有聲庠序閒爲輩行所推許及翁歿將葬棟來乞銘侍予側竟日與之談笑未嘗露齒揖之食飲未嘗輒舉酒肉訪以先人遺事必掩淚而對不踰月樞復來速銘其舉止復然予始歎仲氏家學有素又稔知翁爲孝義篤實之君子也

翁諱某字文濤其系出先賢季路世居山東濟寧州有諱基者宋建炎初南渡始徙籍吳江嘗知台州府卽翁之十六世祖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時彥皆潛德弗耀母徐生四子翁其季也甫八歲而孤臨父喪極哀如成人里父老以爲異長值湖寇

之亂亟避佗境屢瀕於死家以是遂落而奉事母徐逾謹最後母病將革夜輒籲天求代并刲股肉以進母歿且久言之必嗚咽不止里父老益以爲難家既中落以儉勤濟之故復起其自奉過薄無世俗奓靡放佚之習輕財好施雖傾橐弗顧中外姻族子姓不能衣食婚嫁者必以告不幸死喪不能含斂坎窆者必以告翁悉厭其所欲而去佗如藥病者棺殣者泉粟其窮獨者不問識與不識也甃其衢路之淤者圮者木石其港瀆之不梁與梁而不支者不問里衆之匄募以否也先是故產已

析矣而伯兄爲怨家所訐遂興大獄翁度兄不能枝梧願出所受十之四爲助族父或搖手曰若年少不解事必貽後悔翁奮曰吾奚悔哉既而獄久不決挺身趨訴上官乞直兄冤牽連彌年盡費其所受産始得解伯兄陽陽弗之問翁亦怡然無秋毫芥蔕意也嗚呼斯可謂之君子也已以故遠近慕翁者爭趨之歿而里中無少長爭出涕太息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吳人澆浮舊矣頋以斯鎮一隅之地而得孝義篤實如翁之爲者則孔子之言不猶可徵矣乎翁自少警敏雖以避亂廢

書暇即記誦經史旁及天官曆數諸家略皆通曉以吳江瀕水尤好言水利至於合縣所賦錢穀一切款項本末利病無不瞭然者在衆中論議侃侃不肎詭骫婞阿隨衆意開闔衆亦敬而服焉臨歿告諸子曰吾家故先賢裔也若軰能力學積善毋辱我與吾祖足矣壽五十四娶吳氏子男六棟國子監生果捷吳江學生樞府學生鸞鳴浙江錢唐學生楷槐女四長適太學生王統次許諸生蔡某方某孫男女四卒以康熙二十年某月日葬以明年某月日其墓在珙字圩之八轉瀆距所居凡九里銘曰

遙帶淞江近俛具區有木裔如有丘盂如既葦既安君子之居維後之振維前之儲委慶後昆久益有餘銘以俟之斯言匪諛

觀濤翁墓誌銘

東山金君孝植曰吾金之先故居彭城宋建炎初始散徙江左元延祐中吾始祖遷於洞庭東山之橘社邨十一傳而至吾父觀濤翁年十歲略通經書大義不卒年十一而孤稍壯弃儒佐席氏賈翁故席出也門下諸客行賈者數輩其舅獨知金甥

公廉可任禮之在諸客右命諸客悉聽翁指翁善治生佗賈好稽市物以竢騰踊翁輒平價出之轉輸廢居務無留貨而已以故佗賈每致折閱而翁恒擅其利佗賈所市物爭取賤直其貨多苦窳翁獨求其賢良者人以是悉趨翁諸所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數倍凡佐席氏者三十年所遣客歲丞四方往則受指於翁返則報命其子本悉集翁所席氏不復問其出入然未嘗取一無名錢所親厚或微諷曰君縱不欲自潤獨不爲子孫地邪翁叱之曰人輸腹心於我而我負之謂鬼神何諷者色

赧而去爲人有至性尤忼慨尚義居母悲泣踊殯葬悉如禮伯兄病客任丘翁往與訣病者噤不受藥翁以藥進齧翁指幾墮翁絕不覺痛遇僧傳以良藥始得瘉有脊白金若干兩者其人客死無子行求其壻歸之壻家大驚初不知婦翁有金在吾父所也故山中人皆推吾父長者又曰吾父之歿也植年甫十有九未嘗詣戶外事吾弟幼者九歲吾妹幼者猶在襁抱中賴吾母施孺人左提右挈以有今日吾母外持門戶內勤操作送女迎婦代吾父枝梧者三十餘年而始歿吾父不問生產有財輒分散貧交及疏兄弟既歿而家無餘貲吾母施予亦然遠宗近戚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有幼而無所歸者率招致於家衣食而嫁娶之病將革植從弟之婦來視疾手白金償逋吾母猶卻之曰若夫客外若盍留此資薪米乎蓋其用意仁厚如此此直吾父吾母之大略爾其佗懿行甚夥植老矣始不能悉記而備數也因遂再拜流涕曰植之葬吾父也年尚少隧中之石闕焉未有以刻今吾母又將葬矣敢以其辭累吾子遂出事狀及侍郎葉文敏公所譔翁小傳示予侍郎性耿介不妄許可

頷傳中次第遺事略如金君之言且謂洞庭人齗齗逐末趨利而獨推翁有古獨行君子風洵如是是可銘也翁諱汝鼐字元調曾祖焰祖繫考有聲皆不仕翁少奉父命出嗣從祖祖父某後嘗考授禮部儒士晚而築室太湖之瀕頷以觀濤故用以自號云享年五十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某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葬管家嶺之原孺人享年八十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諸子卜於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奉其柩合於翁兆子男四孝棐先翁一月卒孝植國子監生孝樞亦蚤卒孝梓女四適周時杰張起鴻葉文榮姚垠孫男女各六曾孫男女四銘曰

士而賈行吾所歎也賈而士行衆所難也孝友潔廉翁之賢也侍郎有云不可刪也吾復申之後人之所徵信也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冢子秬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瀞適在佗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瀞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

瀞以逃達於支硎之中峰詭言追者將至瀞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女死吾世父目不瞑矣女速行吾代女死立遣瀞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臂閒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瀞姓名於衣襟始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泅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僞有追者當以示之紿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薙君髮覂其名一正授以盋曰女勿留此吾誓不女泄也復至中峰中峰僧匿之而瀞亦薙髮亾命閩道渡江匿於揚之天寧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君在所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峰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閒逾三年聞瀞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膺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故里以其長子棄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棄天死又以幼子來安繼之於是君遂無後瀕歿命以掌亭先生子來爲己後噫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內外枝梧門戶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天夢夢從古所歎不獨在侯氏然邪

君諱汸字記原老居秬園遂以此自號益太學公諱岐曾子而太常少卿諱震暘冢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被名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宮門乎公由是大奇之稍長爲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於用而君尤忼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折漕米也著爲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正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伏闕請免鮮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絫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且爲諸公卿條具利害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遣私人邀賂君即拂衣以歸是後遂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歸自京師知明將亾盡出其室甯孺人奩具易金歸諸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剝筮者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爲長子成卦皆動

乞與婦行也變而碩果乞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
福所謂不喪匕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
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上承王母黃裳居
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康熙十
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是爲出於死
門君笑曰嚮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今已矣
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爲知命壽六十有四配
杜繼爾二子枲來乞皆爾出即後先嗣從弟者也
女二許嫁許珌柴某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爲學益
進嘗論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剛

直者乾主於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
精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
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一本乎柔順中正益必如
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吾
能免於悔吝乎益晚歲所得如此某年月日其孤
萊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庚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
彌慇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蘗兮甘如飴夲生全
兮返故栖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
際今往從之兮其可以無媿

鈍翁續稿卷二十六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貫校字

墓誌銘四

鈍翁續稾卷二十七目錄終

墓誌銘四

誥封王母張安人墓誌銘

予既請告歸吾友王子貽上命予傳其伯兄考功府君越二年又傳其從父御史府君已又以書來告曰某用文辭累吾子者凡兩世矣今吾妻張安人年甫四十而歿某感悼不已願復以累吾子吾子其亦憐我而惠之銘以慰吾亾者而損吾悲乎予於是發書往唁之且讀貽上所譔行狀其狀里居世系曰鄒平安人所生邑也前巡撫河南都御

史諱一元者曾祖也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諱延登者祖也鎮江府推官諱萬鍾者考也李孺人其適母而安人則最出也其狀生卒子姓曰前明崇禎十年六月某日今康熙十五年九月某日安人之生卒年月日也有四子長啓涑例監生也次啓渾又次啓汸皆縣諸生而渾蚤殤者也次啓沐甫五歲方呱呱而泣也其狀事實曰安人之歸於我也年十四雖生長富貴而無紈綺金玉之好衣非數澣濯不忍易也上事王舅暨君舅君姑孝謹如一接姑姊妹娣姒和而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

終歲絕不聞譙訶聲兩大人皆喜謂新婦賢某忝成進士族黨畢賀宜人顧欿然無幾微見顏色宜人又舉次子涯兩大人愈益喜謂新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子也先宜人之喪宜人治家益勤吾諸姊妹歸寧宜人禮之視昔有加食飲服用之物纖悉周至諸姊妹嘗歎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與歸矣此宜人之佐某操家政者然也同里徐隱君東癡貧且老冬無緼袍宜人出絮帛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官廣陵吾友許天玉北上以匱絕告是時橐中蕭然媿無以應也宜人笑曰勿慮

因指跳脫示某曰此不足許君行李費邪舉以相授無吝色在京師與諸子爲文讌四方人士輻輳邸舍宜人治肴核茗醴必躬親之不以委臧獲有不給輒質簪珥不恤也此宜人之佐某禮遇賓客者然也已矣今而後不可復得也蓋貽上之狀云爾予與貽上同舉會試又先後同官戶曹往予宦游時與貽上詩文桮酒相往來日夜無閒其能知宜人之賢者當莫如予予踰壯而喪其室袁顧視弱息穉女在側數浪浪涕下不可制其能悉貽上感悼之情者又當莫如予顧使予言之不如貽上自言爲詳且到也使予代貽上言之又不如貽上自述其所欲言爲尤嗚咽而歔欷也故爲次第行狀中語稍刪潤之而繫以銘曰

蕭艾敷榮芝蘭戕兮鴟鴞匹游鵷鸞傷兮懿哉宜人令德章兮曾是不延天難詳兮有丘歸然遠咎殃兮九丸檟梓永青蒼兮夫君逢吉子孫昌兮爰勒貞珉示不忘兮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學士子端陳先生將奔其母張淑人之喪所司以聞　天子爲之惻然

詔遣學士屯泰公喇沙里公勞問先生於喪次賜以乳茶銅酒四器且宣　上諭曰爾廷敬宜勿過哀以致滅性恩意有加焉已而復命　上又問先生動止容色如何兩學士具以對嗚乎休哉此皆　君臣相與之異數攷諸故事惟滿洲重臣始得之先生漢人也其官又甫及三品顧獨蒙眷注優渥如此　本朝三十餘年未嘗有也於是先生擗踊號嘑幾絕者數矣及奉　上諭然後哭有常節積五六日然後能蒲伏踵宮傅大學士高陽公之門乞銘淑人隧道之碑公既許諾顧又屬琬

誌其壙琬按張氏世居澤州之沁水淑人則故陝
西商雒道左參政諱之屏之孫威縣知縣諱洪翼
之女歸澤州陳氏則故贈儒林郎浙江道監察御
史加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諱經濟之婦今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昌期之配也與詹事公相莊者四
十餘年而歿凡積三封而始錫今稱則皆用學士
先生貴故也淑人自少聰穎爲翁媪所鍾愛威縣
公嘗曰若男也我張氏其可復興乎教以四子及
通鑑列女傳諸書無不成誦且能通知其解姚王

孺人又善理家其訓率淑人者尺寸具有程度淑
人亦善承翁媪意由是張氏諸宗黨無不賢淑人
者以女公子之貴來歸詹事公絕無纖介驕逸態
一切烹飪縫紉諸項細必躬親之姑范太安人老
而喜潔清非淑人饋食則不甘性端靜笑語率不
苟稍暇即出書於閨莊誦若經生然絮不信鬼神
祈禱之事尼師巫姥尤距弗與往來待內外大小
疏近悉以禮其於庶出子愛之均一雖家人初不
覺其與母也先是順治初姜瓖以大同叛澤州爲
賊所據賊絮聞詹事公名數遣人誘致公公數裂

其書幣以惡言復之最後毀賊怒邋衆開公於所
居之中道莊堡公率堡中人力禦之是時淑人甫
娩女即自奮曰此非吾安養時遂起具糗糧治酒
炙佐詹事公拊循堡中人人皆感激無異志一堡
得賴以完淑人與有力焉由是陳氏諸宗黨又無
不賢淑人者淑人享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卒
於家以某年月日卜葬於中道莊東山之原子男
八淑人出者六廷敬順治戊戌進士累任　經筵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
習庶吉士廷繼恩拔貢生候補國子監官出繼叔

父後廷藎州學生蚤夭廷愫例監生候選州同知
廷扆歲貢生太原府府學訓導廷統歲貢生候選
知縣廷翮例監生廷翰州學生廷敬廷藎廷愫廷
統廷翮廷翰皆淑人出也女子子五淑人出者四
適諸生盧啓茂例監生候選州同知秦光先例監
生王仁堂官生候選州同知張中驥例監生楊健
其適秦氏王氏張氏楊氏者亦皆淑人出也孫男
女七曾孫男一嘗學士先生之幼也凡四子書悉
淑人口授以熟及就外傅晡自塾中歸淑人必籍
[illegible]督課之與塾師不少異學士既登侍從以儒學

文章在 天子左右然淑人歲時必寓手書其訓誡尤嚴於膽事公 天子器先生日久每稱先生厚重沈默可屬大事方有意嚮用而憯其以喪去位咨嗟太息者移日用是勢問不置先生述以告琬曰廷敬兢兢守官奉而得祠 上異恩微吾母教不及此言竟因拊膺而慟蓋淑人讀書曉大義其賢比於古之列女故其教子之效卓然可見而庶幾燿於無窮琬老矣無能爲役然竊惟少爲諸生嘗受知於提學御史道莊公公即學士先生世父也繼又從先生游有年其能悉淑人事行者宜

莫琬若故遂忘其不敏覥顏執筆以誌淑人且譔列 上諭於前俾先生稍紓其哀以無忘 天子休命而大慰淑人於地下儻亦淑人之志也夫乃作銘曰

采蘩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和鳲鳩之仁風詩所美萃於淑人淑人如何以古律身豈惟律身曰忠與義用相夫君亦勗其子爲國良臣乃熾乃昌乃裕後昆幽宮有石是刻銘文石可泐也名不可泯

誥封薛母王宜人墓誌銘

宜人諱寧字子安姓王氏其家世故孟縣著姓爲前明處士諱某之女年十五歸於薛爲 皇朝故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弘文院學士諱某之冢婦今大理寺右寺副名某字大武之妻大武嘗官戶部郎中故宜人得 錫今封最後從大武官京師遘疾而歿享年五十有四康熙十八年某月日也大武既遣其喪還詣予言曰將葬顧有銘予惟與大武偕舉進士稱同年者凡二十有六年中朋儕授戶轉稱同寮者三年雖出處睽合匪一而垂老復得過從於此予交游漸以衰落惟大武過之如昔於相知爲淡銘宜人者當莫宜予遂序而歸之

按大武譔狀其述宜人平繁大約謂儉勤以佽其夫孝謹以奉其尊章籩豆腆潔以供其夫之賓客歲時問饋不絕以睦其娣姒與薛之諸姑姊妹逮大武伯仲析箸宜人則指所遺翁園一區曰此園不足灌所乎吾翁撫化厚產舍此非吾需也大武述之夫亦詳且具矣雖然是猶未足槩宜人也方大武自轉郎入爲吏科給事中賀者填門宜人不色喜及其被詿左遷即大武亦不免慨憮不自聊之意而宜人顧獨安焉語大武曰歸耳諫職誠不易稱君今而後釋重荷矣大武性微卞急又落落

負才氣不行逆自摧折以合時俗宜人憂其如此必隨事懇勉之且桀問數出若語以相鐫戒詆曉歲不廢大武聞宜人言亦未嘗不心服也欲其狀中具述宜人事行既詑則又檃括於篇末曰宜人於某名爲伉儷而實有朋友之益焉然則宜人洵賢矣哉今夫女子之賢者考之於經不過率其烹飪滌漱紡績補綴之恒以義豐家以禮正內而已至於安窮而輕達善世而諧衆在吾黨猶或難之豈閨房婉婉者之及知哉觀宜人所以勸勉大武者則宜人之賢又加於詩若禮之所謂賢也生子

男子三長宏聲次同聲皆縣學生次振聲子女子一壻諸生禹卜年孫男女五卜地在縣之某鄉某原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君子友之家人宜之宗親婣黨罔不儀之燦燦者翣轔轔者輴達於幽宮宜人之棲其藏萬年不陊不夸欲知宜人眎此銘詩

王母徐夫人墓誌銘

惟太倉太原王氏爲吾吳望族之冠自文肅公以名德秉政在明神宗朝調護兩宮保全諸諫臣號賢宰相事具前史編修公繼之雖位不大顯而材譽燁然著聞海內有子太常公耳目濡染克守家學以訓其子姓訖今由甲科登仕版者接踵起太常公治家尤整肅閨梱內外雍雍雅雅相勸以義相勗以孝謹文肅公父子之遺澤沿數十年賴以不墜則太常公側室徐夫人勸助之力多焉夫人與太常公相次歿其子進士君撰等卜以某年月日祔葬夫人於太常公之新阡使來徵銘琬於進士君爲同年生相從游者久其母弟仲君則又琬從妹壻也故雖老疾杜門不敢以文辭荒落爲解按狀夫人姓徐氏父纓良世居靑浦本儒家子弃

而業賈以然諾伉慨稱母沈氏夫人年十六歸太常公是時太常公之母周太恭人尚無恙動止必據禮法子婦輩少當意者顧獨親夫人未嘗譴呵夫人居恒無媟語戲容侍太常公側奉盥授帨惟謹至其佗食飲瑣碎之務承命皆然閫門數千指滋以夫人爲賢爲人有器識親故緩急來告者必傾橐周之雖力有不及亦必爲之咨嗟歎息良久乃止進士君與其冢子原祁後先高第內外悉賀夫人坦然不加喜迨進士君詿誤被格不獲仕於朝又皆謹謗稱屈而夫人亦怡然不形於色辭

嘗口占數百言命原祁繕錄以戒諸子其略曰比者歲荒賦急家落親衰女嬭日夜惟修身保家爲念猶懼不支若或喜怒失常或宴飲踰節招尤致疾將何以慰我老人乎又曰世情嶮巇取友實難貌交不如心交以酒食結人不如以道義結人皆格言也故進士君以下類能卓卓自立用學行知名東南而諸臣室子弟當喪亂後率緣交游匪類傾其家者相屬夫人言遂驗性儉勤妝澤不變嫁修一切女巫尼姥嫗婦拒不使進室中條畫措置雖下至履綦盤匜之屬咸井井有方戚黨中微涉

遨嬉及所營服玩過珍好者必搖手相約勿使徐夫人知聞有竊議夫人迂者夫人知而哂曰嚮我一人作女流樣子可矣於是聞且見者滋益以爲賢或退而視其婦若女庶幾異日師法徐夫人萬一也於乎自先王之教既衰內則廢缺凡爲女子者耳不聞保姆之誡口不誦圖史之文加以臧獲婢媼構煽其間鮮不浸染於驕忲恣睢相安成俗者也夫人顧獨不然是可以銘矣春秋六十有六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歿於康熙某年月日距夫人歿十有四年而太常公亦捐館舍所生丈夫子三人撰順治乙未科進士非摅皆國子生女子子二人皆適名族孫男九人原祁康熙庚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原博州學生兆新國子生兆建兆封昭溥昭復府學生昭駿昭彼孫女十有四人曾孫男女十人其子姓昏嫁之詳及塋地在所於例當書者先具太常公誌中以故略不悉書嫌再告也銘曰

女惟其德不惟其才婉娩淑順亦曰艱哉夫人之賢實應禮經有不知者視而子孫子孫奮與爲王國楨夫人成之俾似前人築丘登登植檟如雲越百千世永從其君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予往以薦舉抵京師嘗介家舟次與賓應喬子石林定交舟次落筆妙天下於人少所許可顧獨推服石林才學不去口且謂石林之成名也實其母先孺人教之於是石林亦介舟次屬予銘其母墓蓋距孺人之歿二十餘年矣石林之言曰吾母姓潘氏先世有諱埙者以都御史巡撫河南平青羊山賊有功載在前史其高祖也吾外祖父諱叔暘雲南馬龍州知州母仲孺人吾母生而穎異爲父

母所鍾愛外祖母雅好讀書故吾母亦好書外祖
母雅工五七字詩故吾母亦善詩先府君喪吾前
妣王孺人吾母年十九來歸即操家政既而府君
以御史官京師吾母方家居有同官來巡鹽者知
府君之不受賂遺也乃私餽白金二百兩於家吾
母固辭曰金至二百非交際行禮也卒拒不受府
君巡按浙江副都御史陳乾陽以書屬爲貪吏府
君不聽而遽劾之用是觸乾陽怒及回道遂奏府
君所爲非是得旨鐫職府君索乾陽書將上諸朝
吾母執不與報曰發人私書昔賢所恥荼香酒熟

待君偕隱久矣府君始大說服明之亾也吾母流
涕累日作絕命詩四章置衣帶閒闔戶自縊爲家
人所覺故得免最後萊補諸生吾母怨怨不樂復
作詩一章略敘其所以教萊者以淡有負於前四
詩爲媿其通曉大節多類此吾母既好書遂能博
知經史府君晚隱柘谿之上杜門謝客坐臥一小
樓吾母數舉古人出處成敗以相質且以慰安府
君府君嘗曰女負吾益友此吾母之爲婦道者然
也前妣王孺人生吾兩兒曰邁曰英又生吳氏長
姊至吾母歸時兒姊皆長矣吾母昏男嫁女晝夜

拮据鮮遺禮者尤篤愛兩兒然待之嚴甚兒嘗遊
飲至中夜吾母燒燭端坐讀書於堂中必俟其歸
然後寢既而兩兒悟詑不敢夜飲其將責萊益嚴
萊出或使夜始還吾母怒必令長跪達旦蓋府君
生萊也晚故稍示寬假而吾母以爲不當驕而縱
之輒賦戒子詩示意焉自是萊嚴吾母過於府君
又視庶母所生兩幼弟不異已出疾方革猶諄諄
以屬萊與兩兒也此吾母之爲母道者然也予因
以其言訪諸舟次舟次爲石林同郡又嘗同硯席
又加有昏因之好其稱述孺人與石林言悉合則

孺人之賢信矣府君諱可聘天啓二年進士累官
河南道監察御史孺人封安人以子貴復贈令稱
卒於順治十有四年享年四十有九生子女各一
子即萊也字石林康熙六年進士今官翰林院編
修方爲　天子所知駸駸貴顯未已女嫁劉士壯
孫男三崇烈太學生崇讓歲貢生崇修女六長適
進士劉國黻次適歲貢生丘璋次許舟次子宸褒
次許太學生朱經次許黃之鈞次幼其王孺人及
側出子女具詳御史府君誌中府君葬柘谿而孺
人之墓在鄭府莊距柘谿凡二里銘曰

詩三百篇孔子所采女子諸詩蓋莫善於衛之二
姜顧予猶嘐其貞而入於變衰而近於傷也孰如
孺人形管有煒賢婦賢母臉古列女厥封若堂樓
見於此敢作銘詩永告來裔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李氏世居嘉興長水之上當勝國末有李曉令先
生諱應者以文章氣節著聞東南晚歲鬱鬱失意
客死身中其配顧孺人躬拊諸子督以讀書修行
晨夕不怠嘗述先生語曰窮達命也但俾吾有子
為通儒為善人足矣否則雖錢萬緡得三公非吾
望也以故李氏諸子次第嶷然成立伯曰繩遠字
斯年仲曰良年字武曾叔曰符字分虎率皆器識
雄邁論議卓犖所學則迆演淹貫悉達於川為詩
賦古文高筆雅韻可歌可誦閒出新拔句輒絕去
睨近窶陋畦徑同縣曹侍郎秋岳雅推轂後輩極
口首稱之浙東西嘑為三李遠近交游知三李者
未嘗不歸重孺人之善教其昏因宗黨知孺人者
又未嘗不推服三李之善承其母教也武曾北游
京師舉朝士大夫熟習其氏名而予尤與之相得
文譽籍籍在人耳目閒最後應博學宏儒舉諸儒

竝集　闕下是時武曾學益高聲價益大嘆凡名
卿巨公悉爭先延致求識武曾面私屈指摘摩以
為必李生也當首是選者語聞諸儒則譁應曰然
既而竟中忌者襆被出國門矣衆遂搖擊擯領代
為武曾懊惱及武曾歸省孺人於家孺人安之再
述先生前語從容曰古人有言吾期女以志養非
祿養也母子闓怡然戀戀絕不以屈抑見於色辭
嗟乎在孺人母子則得之矣如　國家失材賢何
如當路者以人事君之道何今遠距舉宏儒時且
五六年矣武曾尚浮沈諸生中斯年分虎亦如之
誰之不如而褐衣徒步相率旅食於四方何也豈
誠先生所云命邪孺人顧氏考廣東左布政使元
鏡妣吳淑人性警敏識大體以女公子為翁姥所
鍾愛遣嫁甚腆曉令先生喜豪俠賓友輳造門
供張贈遺費擲廢中物略盡孺人不少慍亦不少
顧恤也事君姑沈及少姑張盡得其歡自先生之
歿家事遂落一手指柱門戶撿校米鹽屑當褎橐
用以迎婦送女辛勤者凡若干年昆弟奉布政公
遺指分與孺人田二頃佗產稱是笑曰吾嫁時所
齎安在此亦命耳柰何復以吾故減昆弟產乎李

不受少習孝經毛詩小戴禮列女傳及唐人詩集背誦無失㤀長從布政公官署書牘旁午輒代削答草以進尤工於詩與先生倡和甚夥既居先生喪悉取稾焚之曰吾不忍憶和詩時也遂一意歸命佛乘稍作偈頌道所得而已疾革不亂出簪珥衣襦徧給家人與訣曰吾期至矣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九諸子卜以明年某月日合葬先生之墓子男五季曰震遠蚤殀又側出幼子曰嗣遠女三壻曰祝翼銓曰諸生徐萼曰鄭曾孫男四女五曾孫男一同縣繆山人天士評孺人夫婦詩曰先生遭喪亂其辭多憂憤感激而孺人每佐以達人語不入兒女輩纖弱氣習悄乎其稾既焚予不及見也銘曰

內則邈矣世無女師有儀有德孺人之思手瘃足瘏以支坎坷孰慰其心有子克荷孺人在堂諸子犂邈教之誨之遺澤父書孺人在室予則出游乘是懿訓譽問乃遒維天之報視爾所積積既厚矣報未十一嗟爾後人宜昌宜熾天久斯定盍姑竢之

敕封楊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吳氏太學生諱某之女年二十歸於楊則太學生諱某之婦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諱某之配也贈公捐館舍者逾九年而太孺人卒壽六十有八祔葬贈公之兆先是贈公之未病也豫自爲誌銘且戒其子勿乞身後之文於諸顯者益又八年而歿諸子遵行其志惟謹及太孺人將祔然後家子行人君率其仲季請予銘太孺人之藏予聞太孺人之訓諸子曰女父昔勗女輩親名師謹交游敦天倫飭行檢戒偷婾節嗜欲勿絕昔種勿墜先人遺緒女輩儉以此數語書紳庶幾能有立矣行人君以　王事便道歸省太孺人又誡之曰官雖閑無負廩祿家雖貧無事干謁盍其庭訓如此然則太孺人洵賢矣哉是宜銘按狀贈公家產僅及中人稍贏輒斥以施居平勇於爲善里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拯療之嬰孺弃遺者收育之婦女自遠方流離至者贖還之其女兒之窮者無不恤也諸甥之孤露者無不撫也因戚宗族之以緩急告者無不應也凡此皆太孺人與有力焉贈公每爲一善太孺人必從旁相勸和往往盡傾橐中所儲終其身未嘗有吝色奉事君舅君姑

以孝謹著降而承接贈公之女兄及公之諸娣惰禮周至終其身未嘗有怠容以故里人旣雅稱贈公長者每舉述太孺人稱之以爲善相君子也性尤儉勤垂老不輟女工有諫止之者微哂曰吾非此意不慁也享年雖不甚永然及見兩子同時舉於鄉又及見冢子行人君以高第官於中朝躬被章服享有祿養歲時奉觴上壽合內外子姓進祓接踵登堂跪起者不下數百指其於洪範五福固已略備矣此賢者之報也予覩贈公之自銘有曰生而自述之恥也歿而人諛之亦恥也行不今於人可畏也言不足以示後昆尤可畏也予銘士大夫家者多矣殆不能無媿贈公之言故其述太孺人也惟采蕞其信而有徵者不敢用膚文剿說以誣太孺人儻亦贈公之志與子男三人泓康熙已未進士官行人淵與伯兄同年鄉舉潁上學教諭溥國子生子女子五人壻貢生孶俶銅陵教諭泰汝泌泰準諸生孶學潛國子生高大酉其許泰準者未嫁而殤孫男六人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一人卒以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日祔以是歲某月日葬在姚灣祖塋之側銘曰

相夫於善訓子於學婦德母儀於焉卓卓伯也先翔遂登天逵仲季有聞尚其繼之我非良史慕古遺直銘此賢母庶秉直筆如贈公言戒爲諛辭公而有知知之否邪

鈍翁續稾卷二十七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贄技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八目錄

塔銘

鈍翁續稾卷二十八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二十八　文稾二十

塔銘

中峰曉菴了法師塔銘

師諱覺了字曉菴長洲朱氏子年十六贅徐翁家生子女各一逾數年嘗寥挈其家人汎海遭風俱溺一老僧獨負師以出驚痁有省又逾年婦若子女俱殁徐翁欲為更娶師執不許薙髮崇義菴中居無何往受戒於退翁儲公已又聽講於蒼雪徹公既訖事復歸故菴杜關閱藏經三載始受法於徹公大弟子緣中經公支硎故有中峰講院廢久矣至一雨潤公居之始復興當明崇禎中徹公次補潤公講席來住中峰其同門友汰如河公住華山兩山對峙鐘唄之聲交應相與日夜弘法闡義傾動四方凡名公賢人降及閭閻士女無不肩摩踵接往來絡繹於支硎天池閒惟二師之歸故其道場最盛自二師繼歿華山竟屬退翁為靈巖子院而中峰亦復漸廢悉庰賣所有田以償官稅於是殿閣傾圮道旁諸喬木斬刈略盡僧徒亦次第佗竄矣諸檀施集議非了師主之不可師黍以楷柱大法為已任即空兩手入院歎曰某不自力則

先祖一鐙熄矣住院凡十有六年始師之至也一室蕭然食無鹽豉臥無幬裀披無褚絮師顧恬不揩意益務發明微公之道及其暮年施者大集然後葺宇繕垣藝長稗植稺松復飯僧故田若干畝俱有端緒遠近譁曰蒼雪法師復出矣會盛夏講華嚴玄談以勞示疾講未竟而化世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二將入龕緇白哭送者數百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師狀貌淸削雙目炯然性坦直無城府好學不倦自釋典外如左氏傳國語史記漢書並能倍誦下筆行文多可觀而尤長於詩平居

口不言阿募足不蹋貴顯之門與予友吳先生公紳及周子覲庚交善春秋佳日非師杖錫出山即公紳覲庚榜舟桀與訪師山中三人者焚香歠茗流連吟歗往往以夜續晝故師倡和詩尤多亦數從予游自見予後詩體遂因之小變予惟古之文人苟不得志必自放於山顚水涯招致方袍白足之徒相從娛遨疇對無閒如淵明之於慧遠退之之於大顚子瞻之於辨才參寥輩皆是也蓋其徒類皆聰明忠信顧又浚之以學問濟之以雄談偉辨故率爲諸賢所喜而其徒又欲藉士大夫之賢者以見重於世儻所謂逃名儒行者與抑果此失之而彼得焉也以予之才識憫劣其距古人遠甚而師之期待始不啻陶蘇者比予亦愛慕其爲人每相見必坐語移時各不忍舍去夫豈偶然哉師臨化名諸徒屬付託又告之曰銘我必堯峰先生蓋猶不忘於予也以是受法門人明瑺踵三來乞予銘以刻諸石越明年將奉龕入塔公紳覲庚又代爲速銘且曰石已具先是微公與其師潤公兩世皆建塔講院之側師至是又祔其右方相去若干步云銘曰

吾嘗遇師訪以華嚴綱提領挈其語諵諵如車引絲蟬連不絕如泉注壑淙潺不竭如牡出鑰砉然而開疏通貫穿是大辨才才既辨矣又嫻文學小儒聞之鮮不退卻胡爲不延遽示化期吾喪良友衆亾導師窣堵巍巍與祖相望維此祖孫法門師表

崑山遐佛場性空臻禪師塔銘

康熙十七年冬臨濟宗三十二世性空臻禪師告寂於京師之龍泉寺越明年正月門人超曉等用其法闍維火燼之餘四齒不壞得五色舍利子凡

三百餘顆法衆見者咸流涕太息謂師之道行爲
希有也趙曉將函其骨南歸乃持道安靜公所譔
行狀乞銘師之塔師嘗訪予寓舍予見師眉目蒼
秀脊骨稜稜出衣表與之語簡澹有味方欲援爲
方外交而不意其遽逝矣予悵然久之因是不敢
以不文爲解按狀師諱行臻字性空代州人姓邊
氏母韓夢金牛入懷而娠弱不茹葷好靜坐甫十
餘歲薙髮爲僧徧游諸方者數年聞天童密雲悟
公法席之盛往受具戒咨決生死大事問生從何
來悟公棒云卽今從何處來進云從堂中來公又

棒云旣從堂中來還歸堂中去師豁然其後聞山
石崩墜有聲始有省復求密公印明甫開口公連
棒趂出已而游揚州福緣菴閱大藏經至雲門語
錄中一棒打殺語悦然見悟公大機大用欲復往
依之而値公遷化遂亟謁費隱容公於金粟寺容
公卽悟公授法大弟子也命充監院如是十三年
淡加器重曰先師之道賴子不孤矣而師猶不欲
以出世自炫也棲止崑山陳氏廢園中穨垣老屋
饘粥不給恬然不爲意逾五年徒侶漸集檀施亦
不遠數百里而來於是剏建殿堂樓閣旁及方丈

之室香積之廚無不悉備珊礎丹黝冠於一邑巍
然稱寶坊矣乃標其額曰選佛場諸方衲子傾慕
挈缾扶錫問法坐下者日夜相繼恒苦乏食又募
田若干畝以備接衆費會虞山維摩寺延師住持
師厭選佛場之諠也往應其請未幾語諸門人曰
吾老矣吾北人也緣當在北盍往游　帝都乎遂
偕趙曉輩擔囊附舟趨京師寓龍泉寺不四月而
示疾常熟翁編修寶林方進謁次師與之坐語未
竟合掌跏趺而逝室中微聞異香逾時不絕臨逝
時不說偈不作遺囑識者稱其有古雪竇風云師

在選佛場也嘗因僧化席書偈有百丈當年卷卻
玉峰今日重鋪之句僧問百丈旣經卷卻玉峰何
故重鋪師云爲女瞌睡未醒僧送拄杖師云古人
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
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與和尚師云如是
卽被山僧奪卻也僧擬議師大笑問懸羊頭賣狗
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直分文進云衲僧本分
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荅女蓋其方便接引多
類此壽七十一僧臘若干嗣法門人若干人受度
者又若干人有語錄二卷行世塔在崑山選佛場

之某原銘曰
道法如川源同派別臨濟一宗雲仍相接鐙鐙穴
童寶推中興師其世通祖印是承建大法幢鼓大
法鼓應機豎拂用導聾瞽清風白雲去來無蹤擂
倒須彌獨露虛空夢江之瀕巍巍窣堵人龍歸依
永衛斯土

廣福院藐菴谷禪師塔銘

師諱秉谷字風過別自號藐菴俗姓任氏揚之通
州人父某母馬氏師少警敏在提抱中聞僧誦經
及念佛聲輒喜躍不已甫就塾授書過目不忘及

長棄家投本州天寧院年十七受度十八受具戒
已復入揚之天寧寺方禮佛次聞有諷報恩經者
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懼然汗下有省自是徧叅
諸方嚴栖水宿參究不怠最後謁退翁儲和尚於
靈巖翁問女何處人師曰與和尚生緣不別翁曰
老僧雖從人家屋檐下來且喜無腳跟到女尋覓
師曰某甲慶季巳得展禮翁笑曰隨女顛倒參堂
去依翁久之乃處以書記於是豁悟日濬先後閱
八年始遣領衆遂出世於滸墅之廣福院院雖古
刹然蕪廢且久師補衣苴屐隨衆作務見者咸爲
攢蹙捼手而師顧坦然也間受施舍輒銖寸積累
悉費以支傾起仆如是者十有七年重濬放生池
盡恢民間所侵故址大緝殿堂樓閣垣廡之屬俱
有成緒矣一日忽示微疾卽豫尅化期且諭監院
某仰主院事瀕滅唤侍者取盤水水至則曰我身
本淨無煩此也因掬水拭目顧左右曰箇段光明
也要大家委悉遂含笑而逝康熙十九年閏八月
某日也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八受度弟子
若干人越二年建塔於院後之隙地遵遺命也師
性抗直在院與諸學人晝夜相淬厲每值往來問

荅必禽縱不少置然訖無所付囑或以爲請慨然
曰道法陵遲有日吾安忍妄用一拂一偈記莂非
人以裨販先師乎其孤峭率類此院故密邇榷關
爲吏胥商旅錢刀謗爭之地師晨鐘夕梵清規肅
如暇則閉門宴坐無異窮山深谷中絕不知有關
市也以故衆皆習師而安之予章句之儒於宗門
絕無知解不足以闚師之所詣先是嘗過師於院
中語及玄要師詰曰居士畢竟作如何會予曰一
卽三三卽一耳師哂曰是則是矣然猶未在卽如
所謂第一句中薦得與祖師爲師第二句中薦得

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自救不了云云分明有三句在玄要亦然然則三玄次序豈可漫無剖判邪今相距幾十年猶能記師此語故并述之銘曰三峰之傳燁然天下甘露法雨如傾如瀉爰有嗣孫闡揚綱宗門庭峻絕誰紹遺蹤緣聚而來緣散而去去來從容本無礙故瓦龕數尺石幢嵂峋詩以表之用示學人

鈍翁續稾卷二十八終

康熙乙丑春二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二十九目錄

頌　贊　題跋

原缺第二葉

頌

雎州湯烈婦旌門頌幷序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雎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劫氏將驅之出氏厲聲呵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辱女婦天誅將降行見磔若輩肉餧飤犬彘爾不憖死尚敢以刃鋸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訖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婺頒毀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其長

上諸府若司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謹昧死以聞 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 詔有司遵著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年氏子侍講某暨琬俱職禁林具述其母節死始末琬惟我 世祖章皇帝誕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即 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謚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異焉蓋與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脩嬡勵國規摹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 褒寵豈不宜哉琬忝史官牽掣厠某之後以文字爲職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章授某鑱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

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武功旣弛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 錫寵章靡遠弗屆靡幽弗光雎女氏趙來嬪于湯幽閑貞正秉恵之常時艱孔棘兇豎扇殃叫吸紛紜雎人心恇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何知方恣彼猖有沫者血李膂兇鋸維此雎人載謳載颺亦維雎人脊言謡傷柱史采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豈有愛而不女揚亦匪女私女節則臧乃命雎人伐石崇岡乃築之基

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絢兹門牆詩美游女實扞暴彊史稱禮宗之死以伉氏也儷之卓焉煒煌維 帝女嘉女節益彰有嵩則高有河則長山摧川竭令聞不亾

念佛頌幷序

中峯了法師與諸居士倡蓮社示予念佛三昧詩一首予爲作此頌

佛在女心念在女口一百八珠數在女手心口手如與佛爲一欲求西方先藉佛力如何是佛念佛者誰戴頭覓頭狂走何爲根塵淸淨是即淨土身

心安隱卽蓮雩坐六時行持恍見佛容藹然坐斷佛見亦空一念不著一念不生是眞念佛佛其證明

贊 銘附

俞無殊像贊

於乎先生其貌甚臞而才思則腴此一異也其年甚耄而筋力則少此二異也其居甚陋而問學則富此三異也太湖之涯玄墓之次梅雩郁芬篁竹森翠以嘯以吟樂此千春是蓋今之詩老而古之逸民

琴士某像贊

攜此頌琴供奉 天室淫哇之曲是屛是黜安用琵琶空侯感槊 帝歌南風爰和其音庶階治平以慰 帝心襄邪曠邪復作於今

釋曉公像贊

未開口前猶較些子開口道得便落第二惟此上人據坐秉拂有聲如雷非言非默

獲邨石硯銘

獲邨良材黃章黝質登翁之几殺墨宜筆兼是二者以相著述其形石也其德維玉

題跋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右嘉定時公乾所西臺奏議三卷公諱偕行字汝健乾所其別號也前明萬曆中進士由知縣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抄沒祟信伯事特旨降調邊方裸職歸卒於家當公之甫爲御史也太倉王公錫爵在內閣餘姚陳公有年在吏部富平孫公丕揚在都察院時方崇尙淸節百寮廪廪奉職人主雖不視朝而礦稅未開中官未遣內外治安無事號爲國家之極盛居言路者類多挺挺守正不撓不

阿公卽其一也琬讀公所葺諸奏凡二十六篇中間如論沈惟敬媚倭之奸以爲賜稱封貢實許和親遂幷劾石星宋應昌李如松輩皆國家文武大臣曾不能練兵選將屯田積粟以衛封疆乃今日議封明日議貢騷騷乎又有和親之說不聞請尙方劍以斬惟敬首而反爲曲辨隱諱其謂之何又因雷震西雩門極言章奏旣留中不發加以小臣言事獲皋者一切禁錮而驕驚不分大臣稱疾請告者一切慰留而薰猶無別臣願視逐臣之才品爲取舍如孟養浩鄒元標之直諫所當亟用而中

有沽名偏拗者舍之可也視大臣之賢否爲去留
如陳有年之忠鯁所當亟輓而中有瑕疵可指者
聽其去可也又言財賦諸水也導之爲江河疏之
爲溝澮則萃生咸需其益若積壅既久必奔潰四
出而流害無窮畢穆公曰絕民用而實王府猶積
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今太倉之積貯
已空矣太僕之馬價已匱矣而東倭北敵未有息
肩之期皇上以天下爲家何必藏富內府而徒爲
潢汙之聚乎蓋公所爭者率皆天下大計苟從其
言有裨宗社非淺於乎偉哉顧考之神宗實錄既

不及爲公立傳後來秉筆纂修者亦無從悉公始
末琬鄉里後進距公之歿不過數十年去公之居
不遠數舍而其流風餘韻亦泯乎未有聞焉是可
歎息者也今季公曾孫圯授來游於琬之門然後
得覩此二十六篇者幷其名位猶未大顯設施猶
未大究而遽連蹇以終也意者其待後之人乎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在圯授念之而已圯授字期
五縣學生方以高才知名吳下云

題楊柳枝詞後

楊柳枝詞七言絕句體雖權輿於白尚書樂天而
實原本風雅後之人既相與師承其意又從而變
易其體而推廣言之是故有言離別者卽詩所謂我
往矣楊柳依依之意也有言閨房男女者卽詩東
門之楊其葉牂牂之意也有感身世之仳傷上僭
之以示諷刺次僭之以自鳴其不偶者卽詩折柳
樊圃狂夫瞿瞿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菀者柳不
尚息焉之類之意也其間或興或比所以師承風
雅而寄意於楊柳者其旨趣固顯然明白讀者可
以吟諷紬繹而怳然遇之於不言之表者也特其
體與風雅異爾若其意則未嘗異也近世後生淺

學不能詩者往往敢爲大言鄙此詞近於兒女子
之語而傲睨以爲不屑爲果如此也則三百篇之
內諸詩咏楊柳者具在孔子何故不删而自漢以
來諸儒之傳箋訓詁者亦何故尊之爲經使得廁
於風雅之列而又相與師承之乎至於稍能詩者
方其爲此詞也則一切取前賢之殘膏賸馥飣餖
襞積以自附於騷人墨士以厭塞求者之請若有
程課督責不得已而後作者而徐按其中舉無有
也蓋其能成章者亦歷歷矣於是倡和諸詞多至
一千六百餘篇而所錄止於如此就其所錄之中

又皆瑜瑕優劣屑見迭出求其旨趣之所在則未知祝三百篇之與比果孰離而孰合孰近而孰遠也豈不難哉予故不敢以細佗人姑題其後而願私與諸門人共勗之云

題袁氏冊後

予家與袁世戚袁之先介隱公以隱君子稱生方齋懷雪兩公兩公之子吳人推汝南六俊方齋所生則谷虛志山兩公懷雪所生則陶齋謝湖臥雪胥臺四公是也胥臺諱袠官至僉事生吳門公諱褒尊尼官至副使爲予亡室安人曾祖臥雪公諱袞

生德門公諱年官至參議爲安人本生曾祖相沿甲科文望具載國史家乘吳人共目爲巨族之冠今振之先生年七十餘須麋郁然讀書好義俗醫以隱其次子令推尤英妙能文即志山公諱裘之孫也方兵燹後袁氏稍衰先世遺澤暨正嘉隆萬閒諸名公所贈翰墨悉落好事者手散佚久矣先生與令推力加購求始復裒先人諸小像自介隱公下略備而吳文定諸公題贈及志記之屬具在裒潢成冊噫夫介隱公以來所以詒子孫者非不善也顧非得先生父子之賢相與引之於勿替則散者其何以復聚而佚者其何以復存乎夫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魯人失而復得春秋許之是冊也祖考手澤在焉不啻如弓玉而已袁之子姓庶幾承先生之志世世寶之先生命予題其後予娶於袁宜乎述袁之家世也加詳焉

跋　御書閣記

臣琬僻居堯峰歲月已十有三易茅茨數椽安之久矣既拜辱　御書之賜謀搆一室以庋而貲力弗能逮也先是草堂之後有閣曰皆山敞徹放扁稍加塗塈恭懸綸　御筆於中及記既登石則又

陷置壁閒而要其顏曰　御書閣命家人灑帚啓閉惟謹并戒賓從子弟毋得非時輒登示不敢褻也

跋素問

經言五運六氣詳矣抑予聞元人葛恒齋即可久諸父行也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益損劉守眞張子和輩値金人彊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已此說實發內經所未備

予則以爲後獨衰世之人宜用補益也方其盛時至於承平稍久率皆豢養於聲色酒食之中平居則精神氣力先已衰耗一旦有疾而用宣洩寒涼之齊必不能堪也審矣葛之同時惟丹谿朱先生亦得此意後之凡爲醫者不可不知也雖然豈惟醫哉

跋正字通

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知有經也此書論禫字則宗戴氏侗以爲釋服之名如此則禮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爲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

矣論袒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爲免冠之免讀如字如此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絰逆猶鞅使衛太子絻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此書方行於世予聊摘之以戒後學云

跋茅鹿門手蹟

茅順甫先生手錄所賦詩一冊其曾孫某上人購藏予按順甫在前明世宗時自命有文武材爲文章滔滔莽莽尤善談兵嘗僉事廣西提卒五千人直擣府江賊巢連破十七砦又東南被倭胡績谿開制府浙西凡料敵設諜率用順甫策居多其才氣雄奇如此設使今世有順甫輩數人落落布行閒何患寇氛充斥之有是故覽其遺墨雖在吾儕後進猶不勝高山卬止之思慨然想慕順甫之爲人又況身親其裔孫如上人者乎至其詩體字學姑不備述云

跋梅淵公詩畫

淵公與予同務驗二十年出處相左及今始得把手且得見其詩若畫其雄邁之才雋逸之氣風流跌宕之姿絡驛奔赴於梧酒談笑筆墨文采之閒

游吳諸吟尤爲絕構名章傑句一惟唐人之歸蓋梅氏自都官以來才士閒出獨淵公以其裔孫頡頏前哲望乎世無歐陽永叔蘇子美久矣其誰能與淵公抗行者摩挲此冊不勝嘉歎云

跋鮑聲來游黃山記

嘗徧讀游黃山記惟好吾家文節公一篇以爲序次整麗近世莫能及也後文節二百七十餘年而虞山錢牧翁復有紀游如干首造語甚奇刻畫幽附賁絕非常可喜之境襍以論議甚備然予不之好也鮑生聲來自山中攜所記示予且發問曰錢

記若何予告之曰嫌其客氣勝爾於是生唯唯旣而披覽生作見其不造語而工不刻畫而幽情夐絕之境絡驛奔赴紙上能令覽者目動神愯髮竦倪犂崖卬危壁扳蘿捫松至乎其顚而休焉喟然太息以爲此眞能言之士也但未知與吾家文節相距上下幾何爾姑題其後以竢習於文者評之

跋宋其武遺蹟

始予官戶曹其武先生方在翰林每得侍教左右見其飾鈔漢書一冊或行或隸悉姸麗可喜心甚愛之訖今相距幾二十寒暑其從子叔遂乃出此

冊示予筆墨爛然與前所見無異而先生之墓草則宿已久矣拊歲月之易邁慨舊齒之云亾展閱未及終冊輒不勝泫然也

跋王咸中手簡

咸中自京師簡予言諸公追溯當年娼嫉之人甚且唾而詬之云云嗟乎君子小人初非難辨方小人之娼嫉君子也排擠者一附和者十幾遂變白爲黑以蕕易薰此自古聖賢所不免況衰庸陋劣如予者乎然而非予所患也至於稍久則水落石出而議論之公自不可揜向之排擠者旣已骨化形銷莫知所往矣卬其佗附和之徒其始或訹於埶利或壓於氣燄皆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一旦無氣燄之可畏與埶利之可馮亦遂烏散冰解而無餘其於予則豈有損哉予自歸田以後布衣蔬食讀書講藝以自娛說數年之中習而安焉季而問學不致荒落名節品行不致墜失者是亦娼嫉之人之玉成我也豈非所謂愛我者疾疢惡我者藥石與閒嘗辟之如作噩夢寤之旣覺則恍惚不復記憶矣尙何容芥蔕爲寄聲中朝諸公姑勿唾且詬焉可也

跋來虞先生手蹟

右子美秋興詩一卷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所錄卷末自誌丙寅歲益天啓六年也按年譜先生先自粵東入覲覲畢歸里兩乞致仕不允始復之任不數月竟被黜以歸此爲再至粵時手蹟也又按是年奄黨方熾乃楊左受禍之次年先生方不安其位故書此以託諷寓志所謂聞道長安似弈棊及文武衣冠異昔時者頗附合時事其意益亦微而章矣竊惟先生在工曹數忤巨璫使當魏奄擅秉之日或得入居卿貳則其盡言直諫必不亞於楊

左諸君子顧獨以外簃之故不及與楊左齊名朝右此先生之命也先生之不幸而楊左之幸也然先生既被黜優游家食合於明哲保身之義末年雖未大用可謂身名俱泰而楊左竟與禍會身死之後至不能芘其家室此楊左之命也又楊左之不幸而先生之幸也距先生歿五十年其曾孫僎年少好學出此卷示琬琬不勝撫卷太息爲之尙論其世如此至於忤璫始末具詳年譜及琬所譔族譜中此不復著

跋石交紀牘

來廣先生嘗以部使者持節張秋會宛平米太僕亦使清源相與往還最數此石交紀牘序一篇石與石隱贈答詩二首皆先生爲太僕作石隱蓋太僕自寓也其稾舊藏從父沂州公家今始裒爲一帙而附太僕赤牘於後琬嘗追遡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部轄在中朝頗加遴擇其官故尤號清貴而是時又令甲寛弛吏牘稀少中閒士大夫有才望者率能出其詩文杓與頡頏上下每遇燕集則往往命縑染翰流連倡和以爲常及其出使往還亦然風流文采每爲好事者所豔稱以近時郎吏視之不旣瞠乎其後哉於乎自諸門流品漸襍而予於是歎士大夫遭逢之會各有幸不幸也琬在京師與太僕孫紫來相善顧琬生旣晩不能遍知兩家世好之誼而紫來亦未嘗以此見語蓋距先生與太僕之歿亦已久矣異時有便郵將乞沂州公繕錄其文寓書紫來使知此始末以備吾兩家嘉話云

跋擬明史矦岐曾傳後

予昔任纂修嘗作矦氏三傳上之史館未知其得入明史否也今讀岐曾子涵所撰父行實頗略述

陳給事亾命事尤詳且與父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皆傳所不載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辠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之故而卒失子龍僨死可也府君就須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先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尙無反狀況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檄丞一隸丞首就逮死生惟命何爲乎統兵五百聯舸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大敵者已而擔囊揭篋繫其妾婦廝養磬室而胥劫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

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辠誅及其身亦已過矣俞見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茲騈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拏戮而府君拏戮又何也盖勝兆事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茲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依謀叛未行逃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滅子龍一等佗人捕得及辠人巳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支關誚毀之章焚詣闕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縣內之畜指昔生爲強寇罷董貓以極刑勾連瓜蔓抄掠不已卒使一時士民魚亂獸散亾命湖海往往相梯媾爲羣盜致屢 當宁十餘年宵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予讀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葢涵躬遭家難又不敢逆斥厥考無辠故其辭徬徨宛轉猶有古人怨而不怒之遺意因附記之以抒涵之志且俾後之君子有以考焉

跋詩問

予前作詩問其首則言諸矦之詩亦有風雅頌三者不獨天子詩爲然或疑其臆說非也予又嘗以豳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閒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旣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玄以七月一詩偹有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予故書此以袪觀者之疑

鈍翁續稾卷二十九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藳卷三十目録

祭文　襍著

鈍翁續藳卷三十目録終

鈍翁續藳卷三十　文藳二十二

祭文哀辭附

祭葉訒菴先生文

嗚呼有明名臣夙推文莊碩德鴻材史所褒揚延二百年遺澤浪浪爰及先生伯仲抗行巍科甲第後先焜煌伯也溘外宣力東方先生居內委佩巖廊咸謂二難汛紹前光云何茲逝卑不可詳訃音踵至覩故倉黃憶昨分袂春明一觴琬嘆老疾分守田桑旋覗先生志氣激昂期先生者致主澤民位不爰立年不杖鄉命也如何殊失所望言別幾時音容渺茫向黍昏嫶又側門牆感念平昔毎九回腸本非至人曲折難忘喪之荊歸君蒿悽愴俯劘几筵淚霑盈眶既悼我私亦斯文傷嗚呼哀哉琬故不敏才疏學荒先生知我指摘膏肓髮種種矣敢絜短長擬謝子曌緉手山莊復陳蕪辭何不自量侑此爵耳非曰成章先生有靈𡚒鑒中藏

祭陳母張太夫人文

母儀煌煌內則烈烈其姜伯姬聖經所述孰如淑人安常履吉篤生儒臣用佐　王室嗚呼哀哉淑人之賢聲聞㲄日內自君姑外訖親暱歎息徊範

無不遵率謂與太翁偕老可必何行之婉何境之逆顧促其年而不期耋天豈有靳奪之令卒宜修反促宜隆反晉學士泣官久參密勿瞻望二人逌邈天末每念倚閭綣綣如結版輿錦軒將迎莫逵屢欲陳情弃此組紱淑人附書語極懇切勸以報稱俾無燕佚無戀庭闈致曠厥秩慈訓諄諄形諸楮筆非此母也寧具此識手澤儼然至今成帙陽月既望云發腫疾學士旁皇頷蹙心怵弁丞日者以數推毀五行家言皆曰小厄流星爲災禳之即止言而不驗可爲嗚咽彼醫雖良束手徒朮嗚呼

哀哉如琬輩者才疏志拙受知學士毀言弗恤嗟枯植朽十年如一豈惟感恩實印賢哲我儀其清私餽必黜我服其慎溫樹必吶文章工邪學術得失酒闌鐙灺殷勤相質白首若此辟膠黏桼詎於淑人有同子姪媿未登堂以名通謁赴晉亟來能不驚怛踦旅京華舉步如歷何由匍匐往助執紼醴酒不清蔬肴不潔悵焉生悲淚霑要絰魂無不之悽愴恍惚庶其來乎千里一吷

先墓焚黃文

琬忝冒祿位積有歲時季叨餘庥免於辠戾用獲荷茲　寵錫祖考顯揚伏奉順治十八年正月登極制書　榮贈先考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先妣宜人　璽書褒嘉光賁泉壤而琬以久縻官守弗克躬告幽冥乃者旣卜新阡敢襲昔賢燎黃之義祇薦墓下以展慕思音容眇然詎勝哀感

陳氏子哀辭并序

陳鳳翥字聖章吾友均寧次子均寧方病及鳳翥生而瘰故小名曰愈年二十夭葢距上殤無幾也少不好舉子業好唐宋以來大家之文又好爲小詩旁攻書畫運筆皆有法度吾見其所寫牡丹芙蓉頗得前輩筆意詩亦整秀可喜均寧哭之久而不衰乃刻遺稾一卷以行又爲淚言凡數十章附

其後云昔虛谷方氏謂自周東遷以入春秋卿大夫壽者鮮矣獨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至襄十五年行父始卒吳季札王壽夢少子讓國時年可十五六至哀十一年救陳猶存兩人壽皆近百歲鄭子產歷事簡定聲獻四公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卽以知禮稱至定十年始卒兩人亦以慮八九十歲當春秋衰世

卿大夫不得其壽之時而四卿皆恭儉慈惠薄取
厚予有以致壽考其說甚新異然而非通論也孔
子在春秋年僅七十有三顔子淵蚤死夫孔子大
聖卒不登上壽及門之賢者莫如子淵顧蹈六極
短折之禍豈孔顔不及此四卿邪何壽夭相闗絶
若此也蓋使有德與才而夭不害其不朽若愚無
知之流雖年逾百歲與瓦礫木石頑然長存者亦
何以辨聖賢之所以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然
則所謂才而夭如陳氏子亦其一已予既以此慰
均寧且系之以辭曰

吁嗟孺子性端良兮濡染家學藝能長兮讋彼威
鳳燦文章兮將翱將翔如其名兮雲逵匪遥儵摧
傷兮鷹隼高飛鴑鵰鳴兮休畱姑獲恣披猖兮鳳
也何辜中道戕兮君毋叫天天茫茫兮彼修此短
靡厥常兮賴是遺墨紛球琅兮襲之匱之騰輝光
兮爰載令問未渠央兮吁嗟孺子斯不亾兮

襍著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
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
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卽子
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衆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
謂不可也何則衆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
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子小人之相左也始不
啻若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疏而小人密君
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
小人每陽爲柔和以陰行其險陂其孰不能合而
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并包調停乎其閒則君
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屛弃於門牆而小人
必被親暱於戸闥之閒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襍

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閒者是故二子者之
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始亦衆
與不能之流爾然且戒其爲友又況便辟柔佞之
小人顧可與之醻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
然則大易言包荒得尚於周行何也曰此聖人所
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人
而欲行之其不爲小人所用而敗壞家國者幾希

戒非毀詩文

浙僧某自說善詩向予極詆東坡予徵其說僧曰如汲江煎茶詩大瓢貯月歸春甕云云甕乃盛酒器詩言貯水眞亂道也予笑曰易井卦九二爻辭甕敝漏豈謂盛酒乎又一生矜其博學詆東阡北陌句爲誤予曰河南人謂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此出風俗通義也已而復指論語注穀於菟穀當作㲉遽言晦翁不識字予因出左傳漢書序傳示之則正此㲉字也師古注漢書云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生始語癸嫛乎後進讀書不多而年少氣盛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遂敢於非毀前賢此直井鼃夏蟲之見耳故書此以爲兒輩戒

文戒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顛倒誖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爲然自命作者嘅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竝見日中見斗又令山涌川鬬桃冬華李冬實夫豈不震燿耳目駭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儻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方且詆僕言爲老狂故不敢以告佗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汪姓緣起考

按越國公行狀汪姓其先汪芒氏之後或言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羅鄂州汪王廟考實曰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嵎之山者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狄於春秋時爲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爲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死齊難爲聖人所褒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春秋閒蓋嘗一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以爲異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雖傳數世其質尙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舍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嵎之長狄大人以爲證乎羅說

甚辯故吾汪當從姬姓裔爲正又按舊譜稱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後子孫遂氏之竊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爲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敢取以爲氏魯君亦不當以此命大夫也至若季公鉏之後爲公鉏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爲春秋時當不然也故吾汪之得姓當從食采爲正蓋始則以采地爲氏繼則以氏爲姓也

按春秋秦地有汪邑傳所謂先且居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又史記年表秦報我殺敗於汪是也若魯邑之汪不見經傳未詳所在姑闕之以竢博雅者考焉

二蟲除

蠅

京師多蠅而亦首者爲患最甚其所嗜羶也其所遺亦羶也尤善招引同類羣集器物間凡物白者過之皆黑芳者過之皆臭驅去復來民間往往剪竹擊之每擊必殺數百其患猶不止噫乎蠅逐臭以斃其軀視蟬之吸露蓼蟲之茹苦者異矣

白蛉

有蟲細若浮塵北方土俗謂之白蛉善齧人雖設幮幌不能隔也民間率蒙絮衣自蔽猶能入人肌肉其毒逾於蝨陳子謂公嘗評之曰蝨陽而蛉陰蝨拙而蛉巧蝨之用疏而蛉之用密其負蟲中之小人與善哉評也吾何術以避之

記律呂

太史公曰律呂爲萬事根本是故吹以考聲列以候氣以聲之清濁考之而樂生焉以氣之先後候

之而曆生焉何謂律陽管有六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陽月之管名之曰律律法也與陰氣爲法也陰管有六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六者爲陰月之管名之曰呂呂助也助宣陽氣也又拒也與陽相承更迭而至也又總而名之曰十二律其閒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有旋相爲宮之次所謂上生下生者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是也蕤賓陽律宜下生乃上生大呂陰律者蕤賓當五月於時以陰爲主故陽得上生陰此一說也黃鍾爲宮隔八相生至蕤賓而窮

窮則變故復爲上生此又一說也所謂同位異位者如黃鍾初九下生林鍾初六同爲初位則象夫婦林鍾初六上生太蔟九二初與二乃異位則象子母故曰律取妻而呂生子也所謂長短分寸者諸律以黃鍾爲準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是也所謂旋相爲宮者以黃鍾爲之宮則姑洗爲之角以中呂爲之宮則南呂爲之角自宮律本位左旋第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法推之則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凡十二律皆然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

至於六十四也大略律出於管管定於尺尺成於黍後世有言隔七上生隔八下生者有言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爲法者是律無一定之說也有斷竹爲管者有別用準以代者是管無一定之說也有取古尺爲節者有請人主中指寸爲節者是尺無一定之說也有爭圜積者有爭方積者有以黍橫累者有以黍縱累者有以一黍之廣爲分者有以一黍之長爲分者有以十二黍爲寸者有以十黍爲寸者則是積黍亦無一定之說也諸儒彼此衆訟而各自詡其有心得神受及其爲曆則往往失之不密爲樂則往往失之不諧亦孰能闡律呂之全旨哉善乎溫文正公之言曰非后夔復生莫之決也予初不明此學姑記其略以竢考爾

按班志蕤賓亦下生如此則中呂止三寸三分使三分益一不過四寸四分豈能復生黃鍾之律其誤甚明而蔡氏取之非是又有謂黃鍾三寸九分者其說雖辨然盡變先儒之說亦非是

記納甲

乾父納甲壬陽日坤母納乙癸陰日者乾坤始終包羅十日故也三男納其陽震納庚坎納戊艮納

丙三女納其陰巽納辛離納己兌納丁者六子各得乾坤一畫故也乾坤始於甲乙長男長女居其次而不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而不納庚辛者卦必自下起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自然之序也又乾初爻交坤生震故震初爻納子午中爻交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上爻交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陽道順故順傳也坤初爻交乾生巽故巽初爻納丑未中爻交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上爻交乾生兌故兌初爻納巳亥陰道逆故逆傳也納甲之義盡此矣至於沈存中所謂天

地包育之理與參同契以月之明魄取象於卦韰者其說皆傅會不足取

鈍翁續稾卷三十終

康熙乙丑春三月同里周公贄技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一目錄

擬明史列傳自序

列傳卷一

太祖十三公主 太原長公主 臨成慶陽兩公主

鈍翁續稾卷三十一目錄終

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訐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顚錯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虞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夷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勳卽蒯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贊以贊也然則譏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尚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況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訐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躄跛

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譔止於如此然而舛繆迭見缺略時有欲無得辠於古人益其難矣旣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弆此稾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公主傳

仁祖二女

太原長公主淳皇后所生下嫁駙馬都尉王七一洪武初追冊命有司具禮改葬

曹國長公主太原母妹下嫁駙馬都尉李貞主性純孝助貞理家尤儉勤蚤薨貞引其子文忠避兵依太祖洪武初封貞恩親侯追冊皇姊孝親公主先是兵亂主未葬命有司具禮葬於李氏先塋詔曰公主祠堂碑亭其制悉視功臣之贈爵爲王者

已進貞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因加冊曹國長公主帝恆追念姊自是待貞益厚爲賜第禁城西偏既就第敕貞免朝贊拜不名數臨幸與宴飲甚歡皇太子諸王亦數往存問帝有征行輒令守宫省貞亦孝友晚歲尤折節恭謹嘗曰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爲也以是始終蒙恩甚渥薨贈隴西王謚恭獻子文忠自有傳

太祖十六女（第三第十第十三女蚤薨無封號凡十三公主）

臨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李祺韓國公善長子也是時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官誥幷朝服儀從甚盛既婚會帝以疾罷朝者踰旬善長失不候問於是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善長且言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復不行禮請父子竝付法司奏上善長父子免冠待辠闕門有詔勿問洪武二十二年祺卒永樂中子芳官至留守中衛指揮使茂至旗手衛僉事主薨闕

寧國公主孝慈皇后所生下嫁駙馬都尉梅殷汝南侯思祖兄子也殷善馬射尤能爲文既尚主嘗命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稱殷幼承家教長而篤學博通經史頗有才藝其爲太祖獎許如

此建文中以總兵官鎭淮安燕王遣使假道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燕王乃自泗水濟師及即位詔主招殷南歸主不得已嚙指血爲書授中使馳示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起居中使曰去矣既入見成祖謂曰駙馬勞苦荅曰勞而無功已都御史陳瑛希帝指劾殷招藏亾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咀呪幾得辠其明年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伺殷入朝擠之笪橋下溺死誣殷自投水主疑帝殺之牽衣哭問駙馬安在帝笑曰當爲公主跡賊俄都督許成發其

事帝自臨訊淡曦兩人者乃曰上命也柰何辠臣
帝怒使力士捶落其齒斬之謚殷榮定既又宥殷
子順昌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僉事諭之曰朕不
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
德中子世襲始成祖之起主嘗貽書阻之成祖不
荅及抵淮與主書言兵故以自解且命徙居太平
門外勿罹其禍主亦不荅然帝故重主即位後歲
時勞賜精鏐文錦名果法酒及它珍玩無算諸主
俱莫敢望焉薨宣德末
安慶公主寧國母弟下嫁駙馬都尉歐陽倫倫頗

不法洪武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以牟
利所至驛騷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
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過河橋巡檢司擅捶
辱司吏吏不堪以聞於朝帝大怒遂賜倫死保等
皆坐誅主薨闕
汝寧公主下嫁駙馬都尉陸賢吉安侯仲亨子也
主薨闕
懷慶公主成穆孫貴妃所生下嫁駙馬都尉王寧
寧壽州人既尚主掌後軍都督府事建文中嘗洩
中禁事於燕籍其家繫錦衣衛獄成祖即位稱寧

孝於太祖忠於國家正直不阿橫遭誣搆封永春
侯予世券久之坐事下獄見原卒子貞亮官羽林
前衛僉事先寧夭宣德中主既薨貞亮子彝數乞
嗣衛僉事不許十年援詔言公主適孫當嗣侯乃
命以衛僉事帶俸奉主祀寧能詩頗好佛一日侍
成祖語及太祖時事帝為愴然因勸帝飯僧誦佛
經資太祖福利帝不懌恩禮由是漸衰寧又有子
貞慶詩尤工與十才子列
大名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李堅堅武陟人父英洪
武初為驍騎右衛指揮僉事歿贈指揮使堅有

才勇既尚主掌前軍都督府事建文初以左副將
軍從北伐及燕師戰勝負略相當封灤城侯予世
券最後戰滹沱河燕卒薛祿刺堅墮馬因揕刃所
堅堅大呼我李駙馬也勿殺械送北平道卒子莊
年七歲嗣侯成祖即位莊父姓名在姦黨中天子
以主故宥莊主懼禍及遂納誥券於朝主薨宣德
初莊在南京師事劉溥先生放浪詩酒以壽終
福清公主鄭安妃所生下嫁駙馬都尉張麟鳳翔
侯龍子也麟未嗣侯卒子傑侍主京師亦卒語在
龍傳主薨永樂中

壽春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傅忠潁國公友德子也主最太祖所愛詔賜吳江縣莊田一百二十餘頃田皆上腴凡為糧歲八千石踰佗主所入數倍薨洪武時賜明器儀仗以葬

南康公主下嫁駙馬都尉胡觀東川侯海子也海嘗以辠奪祿田及觀尚主有詔給田如故永樂初遣觀使晉府還科道官劾觀僭乘晉王所賜櫻輿妄逮問詔姑宥之已都御史陳瑛等又劾觀娶倡為妾强取民閒子女數十人且言與知李景隆逆謀陛下曲加寬宥絶無悛心遂罷觀朝請先是觀

兄斌敶歿無子觀以得辠不得嗣侯卒宣德末主乞以子忠嗣詔授孝陵衛僉事進都指揮同知主薨正統中

永嘉公主郭惠妃所生下嫁駙馬都尉郭鎮武定侯英子也英卒鎮不得嗣侯以建文元年卒至宣德末主乞以子珍嗣語在英傳景泰六年主疾革上書願捐前後所置無錫縣田十二頃歲入租七百餘石盡歸有司以佐軍儲從之是月主薨世宗即位玄孫勛方承寵為主乞追謚特賜謚貞懿前此公主無謚例蓋異數也

含山公主韓麗妃所生下嫁駙馬都尉尹清建文初清嘗掌後府都督事宣德末清已卒主乞以子勳為孝陵衛副千戶從之故後天順六年英宗以主壽最高嘗致書慰問詞最恭謹所侑金珠銀幣良厚是歲薨特輟視朝一日

汝陽公主永嘉母弟下嫁駙馬都尉謝達達父彥字子起鳳陽人少孤育於外家孫氏冒其姓數從征討有功累官前軍都督僉事詔復謝姓選其子尚主建文初達嘗掌中府都督事及卒無子成祖命以其從子為後賜名鏞宣德末主乞以鏞為孝

陵衛百戶從之主薨　中

寶慶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駙馬都尉趙煇煇父和以千戶從征安南敶歿煇襲父官先是成祖即位主甫八歲命仁孝皇后撫之如女永樂十一年煇以千戶守金川門年二十餘狀貌偉麗帝見而異之遂選以尚主主既為后所撫裝齎視佗主倍渥婚夕特詔皇太子送主入第蓋異數也主有賢名先煇薨煇至成化十二年始卒凡事六朝歷掌南京都督及宗人府事家故豪侈姬妾至百餘人錦衣玉食享有貲富者踰六十四年壽近九十中

朝莫不欣豔或謂其有房中術故致壽考云然燁爲人貪横天順中自言嘗上書請迎駕沙漠乞封王寧例封侯詔不許又受郭昭賂助昭謀奪其兄昌爵相與誣昌不孝爲都察院所劾卒得宥焉

福成公主南昌王女母妃王氏下嫁駙馬都尉王克恭克恭嘗爲福建行省參政後改福州衛指揮使

慶陽公主蒙城王女母妃田氏蚤寡有節行太祖甚重之旣薨命皇后皇太子及諸王皆以少牢致祭主下嫁駙馬都尉黃琛琛本名寶後改今名以帳前參隨舍人擢兵馬副指揮太祖愛其謹厚選尙王女累從王師征討多著勞績歷官龍江翼守禦千戶洪武初冊兩王女爲公主授克恭琛駙馬都尉遷琛淮安衛指揮使其後禮官上言皇姪女宜改封郡主克恭琛當上駙馬都尉誥帝曰朕惟姪女二人不忍遽加降奪其稱公主駙馬如故公主歲給祿米五百石視他主減三之二駙馬止食本官俸尋擢琛中都留守卒官子鋐至都督僉事

或謂福成慶陽皆太祖從姊者誤也

擬明史列傳卷一終

康熙乙丑夏四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二目錄終

韓林兒傳

韓林兒欒城人或言本李氏子也白其先世以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林兒父山童益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宗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等數人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也當主中國乃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發覺福通等遽入潁州以反而山童為縣官所捕禽林兒與其母楊逃入武安山中福通據朱皐破羅山眞陽確山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及光息二

州衆至十餘萬元人無以禦也踰三年為至正十五年福通物色林兒在所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州奉以為小明王未幾稱皇帝建國號曰宋改元龍鳳都於亳拆鹿邑縣太淸宮材以治宮闕尊其母楊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與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劉六者福通弟也遵道等各遣子入侍會遵道有寵於林兒頗擅政福通疾之陰命甲士撾殺遵道自為丞相加太保政權一歸於福通元人圍亳福通挾林兒遁

安豐踰一年以其黨分道略地遣毛貴入山東遣
李武崔德破商州下武關以闚長安而福通身自
攻汴梁已又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
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田豐
趨益都宋兵大振元人皆恂懼其明年汴守將竹
貞遁去福通逆林兒都汴既而關先生破頭潘等
又分其軍爲二一軍出絳州一軍出沁州踰太行
焚上黨破遼州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不絕
遂於塞外無不若宋兵者關先生復東掠遼陽抵
高麗境悉燬上都諸宮殿元主以此不復巡幸而

田豐遂破濟寧東昌諸路毛貴亦遂破膠萊濱莒
諸州陷益都路殺元宣慰使董摶霄於濟南進掠
栁林以逼大都元主至徵四方兵入衛議欲遷都
避其鋒賴大臣諫乃止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
聽命福通徒擁虛名於上諸將在外者率不遵約
東所過焚劫無遺甚至啖老弱爲糧且皆福通故
等夷雖福通亦不能制福通嘗譖李武崔德兩人
無功將以逗撓辠之兩人遂叛降於元由是宋兵
雖盛而林兒號令不行於外略相羈縻而已數攻
下城邑元兵亦數從其後復之宋人不知守也惟

毛貴視佗將稍有知略其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
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
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
凡官民田各十分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
者凡三載及元將察罕帖木兒起兵盡復關隴其
明年大發秦晉之師會於汴城下察罕自將鐵騎
屯杏花營以諸軍環城而壘宋人屢出戰輒敗嬰
城自守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食將竭福通計無所
出仰挾林兒從百騎開東門遁還安豐盡弃其後
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之屬皆爲元人所

得是時李武崔德既外叛白不信李喜喜兵敗相
繼奔於蜀關先生亦破亾而毛貴復爲其黨趙均
用所殺有續繼祖者又殺均用齊地大亂察罕巳
取汴梁乃用兵威脅降田豐王士誠桑勝趨定山
東於是宋人之埶孤矣益都守將陳猱頭獨爲宋
堅守不下與福通遥相聲援豐士誠亦乘閒刺殺
察罕入益都元以兵枋付察罕養子擴廓帖木兒
圍城數重猱頭等遣閒使詣福通告急福通引兵
援之遇元師於火星埠再戰又大敗遂還保安豐
元人急攻益都穴地道以入殺豐士誠而檻送猱

頭於大都宋人勢益窘是歲龍鳳八年元之至正二十二年也其明年吳將呂珍圍安豐宋人乞師於太祖太祖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强不可不救也太祖遂親率師以往而珍已入其城殺福通矣太祖擊走珍以林兒歸居之滁州其明年太祖建國號曰吳又二年林兒殂先是太祖駐師和陽值郭子興卒宋人遣使招諭和陽諸將牒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太祖慨然曰丈夫寧能受制於人邪然猶遵用龍鳳年號不與林兒絕也有司歲時每設林兒御

坐於中書省最後劉基語太祖曰此牧竪子耳奉之何爲遂徹之林兒既殂始下詔以明年爲吳元年其年遣大將軍長驅定中原元主北遯蓋距宋亾僅歲餘云林兒凡立十二年

論曰宋之林兒不足當楚之義帝然而蔽遮江淮俾太祖從容肇造得以剗漢平吳無佗牵制者誰之力歟司馬遷謂陳涉爲漢驅除竊於宋人亦云

郭子興傳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術游於定遠言禍福輒中由是貲稍饒竟留居焉里中富人

有瞽女郭公推其祿命當貴其人笑曰疾廢無所歸何言貴郭公乃請昏遂贅其家生三子子興則仲也始生郭公卜之視其兆曰吉長必大吾門及長任俠喜賓客會元政方亂益散其貲椎牛釃酒與壯士相結納至正中偕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諜也縛以告子興子興奇太祖狀貌解其縛而與之語收置帳下俾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小張夫人亦指太祖曰此異人也娶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

各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戇且麤惟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俱不說合謀傾子興子興以是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而我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也元師破徐州徐帥彭蚤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蚤住有智數子興與相厚善而薄均用於是德崖等譖諸均用曰郭某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以爲然因乘閒襲取子興幽諸德崖所太祖自佗部歸知而大驚急率子興二子詣於蚤住蚤住曰吾在其孰

敢魚肉而翁者與偕詣德崖砦中破械出子興挾之以歸既而元帥閫濠乃釋故憾合力守者五閱月始解圍去蚤住均用遂皆自稱王而子興及德崖等爲元帥如故未幾蚤住病死均用專兵枋很戾益甚將以計殺子興太祖乃遣人說均用曰昝大王窮迫賴郭公開門延納有德於大王甚盛顧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是自翦其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也且其部曲猶衆萬一稍不如意大王能無悔乎子興藉是得免及太祖取滁州乃將其所部徙居之子興爲人故梟悍善鬭然性悻直少容方事急時輒從太祖謀議親信如左右手及其既解即猜忌而疏斥之人疑太祖必不平而太祖與孝慈皇后奉事子興夫婦愈謹子興欲據滁自王太祖告之曰滁四面皆山舟楫不通商旅不至非可以即安者也子興默然太祖又取和州子興命統諸將守其地孫德崖軍饑就食和州四境數懇太祖求駐軍城中太祖不得已納之有讒於子興者以太祖之納德崖也怒甚自滁來視師將有所行遣而德崖聞子興到遽謀引去前營甫發德崖猶留視其後軍子興不以語太祖立誘

致德崖鎖其項與之對坐飲酒於是孫郭兩軍鬭於道太祖馳至德崖軍慰撫之亦爲其軍所執得徐達救免語在達傳子興既執德崖欲甘心焉聞太祖被執始縱德崖去是日微太祖救解幾名變居無何子興卒其子長天敘以元帥攻集慶路被執次天祐官右丞陷賊又次天爵坐謀叛後先死女入後宮事帝爲惠妃子興無後洪武元年追封滁陽王詔有司建祠用中牢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十六年諭太常丞張來儀文其碑或曰有郭老舍者即子興季子也老舍生諒諒生昇昇生信信生琥俱以王孫歲朝京師弘治十五年命琥爲奉祀琥請乞不已正德中奪官

明玉珍傳

明玉珍隨州玉沙邨人身長八尺餘目重瞳子徐壽煇起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儻能遯集壯勇保完鄉里衆所願也乃團結千餘人屯青山推玉珍爲屯長及壽煇稱皇帝使人招玉珍曰來則共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玉珍引其衆降以元帥守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其目遂眇是歲元至正十三年壽煇治

平三年也久之玉珍率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開
遇元義兵元帥楊漢於江中漢言重慶無重兵而
左丞哈林秃與右丞完者都不相能若回船出不
意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直前
曰機不可失也若分船爲二以半貯糧歸沔陽半
因漢兵攻重慶事不濟則掠財物而還於我無損
也玉珍從其策竟襲完者都執哈林秃以獻壽輝
壽輝以玉珍爲隴蜀行省右丞已而完者都自果
州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義弟明二禦之明二
者黄陂人知勇有異於衆玉珍寵愛之使從已姓

或嘑爲明三奴其後復姓名曰萬勝二踰攻嘉定
夜潛遣健士緣城刦烏牛山砦嘉定遂陷而大佛
猶相持不下玉珍親率衆繼之禽完者都及平章
朗革歹參政趙資歸於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爲
已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以禮葬之蜀人謂
之三忠於是諸郡縣相次來附居無何陳友諒弒
其君壽輝而自立玉珍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
逆如此命以兵塞瞿關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
南隅歲時致祀衆遂推玉珍爲隴蜀王玉珍以元
前進士劉楨爲參謀朝夕侍講楨字維周瀘州人

嘗爲大名路經歷棄官歸家玉珍之攻重慶也道
瀘部將劉澤民語玉珍曰是間有劉維周者能文
章政事其材可大任也玉珍欣然往見之與語大
說即日延至舟中尊禮備至玉珍稱王之次年楨
屏人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唐北有劍閣沃
壄千里自遭靑巾之虐人物凋耗大王撫而有之
養其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業當於
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騐曰此非吾敢望也
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與一旦將
士或思其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玉珍

猶不聽及翼日楨又言之玉珍乃謀於衆以明年
春即皇帝位於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
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倣周制六卿以戴壽爲
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
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牟圖南
爲翰林院承旨改府州縣官名是歲至正二十二
年宋龍鳳八年漢大義三年也蜀兵眎諸國爲弱
勝率不滿萬人玉珍絫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文
學數折節下士既即位設國子監以教公卿子弟
設提舉司教授所以教州縣生徒建社稷宗廟求

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額以十分取一爲則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其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又下詔除釋老二氏教然猶令民間持彌勒佛號蓋玉珍以已從壽輝起兵壽輝本倡言彌勒出世故也由是識者譏其敝云其明年出師攻雲南命萬勝由界首鄒興由建昌指揮李某由八番三道並進鄒李皆不至惟勝以兵抵雲南梁王孛羅丞營金馬山又明年挾大理兵擊勝勝以孤軍無繼引還重慶復命鄒興取巴州又明年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

爲左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皆平章事竇英鎮播州姜珏鎮夸陵皆參知政事荆玉鎮永寧商希孟鎮黔南皆宣慰使是歲命萬勝取興元遣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其有謀臣如攸彧猛將如遼郃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脣齒之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爲鑑自後信使往返不絕其冬蜀

中星隕如雨明年春玉珍病革召戴勝等諭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薨凡立五年年三十六子昇嗣葬玉珍於江水之北

昇年六歲爲皇太子旣嗣位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權同聽政是時昇甫十歲諸大臣皆麤暴不肯相下而右丞相萬勝知樞密院張文炳兩人故有隙文炳與玉珍養子昭善昭出入禁中乃嗾昭矯彭氏旨名勝殺之勝開國功最多死不以辜蜀人多憐之者吳友仁自保寧移檄以清君側

爲名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壽書曰不誅昭則國必不安衆必不服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辠於是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專擅自恣國柄旁落天統之業衰矣是歲昇遣使告哀於太祖已又遣使入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報之昇嗣位之三年是爲明洪武元年明師克元都昇奉書稱賀其明年太祖遣使來求大木昇遂幷獻方物帝賜璽書荅曰朕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以來類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術未聞今足下立國必圖所以守此可也其冬遣平章楊

璟來招諭璟勸昇歸朝昇不能從又明年興元守
將以城迎降於明師吳友仁數往攻之不克是歲
明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又明年乃命征西
將軍湯和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唐趨
重慶前將軍傅友德率副將軍顧時等以步騎由
秦隴趨成都先是戴壽言於其主曰以王保保李
思齊之强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儻一旦有警
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
比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示備昇以
爲然遣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唐峽口至是又遣

戴壽鄒興吳友仁等益兵爲助遂北倚羊角山南
倚南城砦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爲飛橋三平用木
版置礮以拒明師又遣兵北守金牛隘傅友德覘
知階文二州無備進破階州又破文州戴壽聞二
州破乃留鄒興等守瞿唐而自與友仁還會向大
亨之師以援漢州數與明人戰皆大敗壽大亨丞
保成都友仁丞保保寧會廖永忠亦破瞿關飛橋
鐵索皆縱火燒斷鄒興中矢死夏人皆潰遂破夔
州師次銅鑼峽昇震恐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
彭氏泣曰縱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命耳仁曰然

則柰何彭氏曰大軍所過孰如破竹不如蚤降以
活民命昇卽遣使齎表乞降於是面縛銜璧輿櫬
與母彭氏及官屬降於軍門湯和受璧廖永忠解
縛承制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使壽大亨
子弟以書往成都招諭悉送昇等京師秋七月昇
旣至詔禮官議受降禮禮部臣援孟昶降宋故事
上言皇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辠表
侍儀使奉表入宣表官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
俛伏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
辠昇等五拜三嘑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

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始率文武
官行賀禮帝乃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孟昶異宜
免其伏地上表待辠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
第京師冬十月湯和等悉定川蜀諸郡縣執保寧
守將吳友仁遂班師還凡得夏金銀印五十八銅
印六百有四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
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六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
十人詔侍臣劉基作平蜀頌又御製文一篇推功
傅廖兩將軍以示廷臣云五年徙歸義侯昇於高
麗

陳友諒傳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氏祖千一贅於陳因從其姓父普才業漁友諒少讀書略通文義有術者從友諒游相其先世墓地䂀期示友諒曰某年當大貴友諒心竊喜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聞羅田徐壽煇與倪文俊兵起壽煇已稱皇帝國號天完慨然偕其兄弟赴之普才內恐語友諒曰汝漁家子何不歸守故業乃作此滅族事荅曰術者之言此其時矣竟不聽文俊以友諒爲簿書掾數從戰有功擢領兵元帥文俊專天完政友諒心不平他文

俊謀弑壽煇而不果出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自稱宣慰使尋稱平章政事是歲元至正十七年天完治平七年也其明年率兵陷安慶又破龍興瑞州諸路因分遣諸將取邵武及吉安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建昌贛州信州諸路已又遣將取襄陽又攻衢州取杉關由是友諒兵在天完諸將中最彊友諒既陷安慶命部將趙普勝鎮其地普勝數與王師鬬太祖患之招致普勝所善客爲其謀主者厚賫金帛使潛入友諒軍說陳氏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誇其功悻

悻有德色友諒屢銜之且疑其貳於己藉會師安慶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友諒之見圖也以燒羊逆於鴈汊甫登舟友諒卽殺普勝而幷其軍乃以輕兵襲池州遇伏發盡覆於九華山下僞使使者告太祖曰戰非吾意也巡邊者悞爲之耳益其飾詐類如此始友諒之破龍興也其主壽煇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數遣人阻其行未幾壽煇遽發漢陽次於江州江州蓋友諒治所也友諒伏兵郭門外然後逆壽煇入乃閉城門悉殺其所部而卽江州爲都奉壽煇以居友諒自稱漢王置王府官

屬立府第於城西隅遂挾壽煇東下攻陷太平路駐舟采石磯急謀篡位遣部將陽白事壽煇前陰戒壯士挾鐵撾伺其後立擊壽煇碎其首壽煇旣死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神像棄之卽皇帝位於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命天完官屬自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天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冠服俱沾濡幾不能成禮識者以是知其不終是歲元至正二十年天完治平十年也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卽位盡撫有江西湖廣之境益驕蹇自恣恃其兵彊遂欲東取建康又爲故將

康茂才書所誘引兵直抵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王師覩前拔之友諒麾衆與之爭衆潰趨舟適舟膠於淺殺溺及被俘者無算友諒棄別舸脫走江州王師乘勝復取太平路既而太祖悉兵西上奄及江州距城五里而軍友諒倉卒不能禦挈妻子夜奔武昌於是江西諸將相次乞降於太祖其明年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桼每船凡三級級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盡銳往圍南昌親督衆屯於撫州門用飛梯衝車諸具百道薄城城中堅守幾

三月友諒不能下聞太祖以兵來援始徹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於湖中之康郎山所殺傷略相當越三日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王師不敢印攻友諒氣盛指謂諸將曰是可一鼓禽也日將晡東北風作太祖以漁舟實荻葦及火藥其中遣善舟者操之使前傷具走舸因乘風縱火延燒漢舟百餘艘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以勇略見推於漢既死友諒為之氣索是戰也王師乘小舟往返輕駛而漢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故遂及於大敗翼日戰又敗友

諒欲退保鞵山而太祖已先搤湖口邀友諒歸路相持湖中者數日友諒謀於其衆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以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則自示弱也萬一彼以步騎躡我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既而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而懼舉所部詣王師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益困太祖凡再移友諒書其略曰吾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雅志也公既失計肆毒於我我輕師開出遂奄有公之龍興十一郡猶不自

悔禍復搆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骨肉將士重罹塗炭非逆天背人之效邪公即僥倖生還亦宜卻帝號革黃屋左纛之制坐待真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卒不報久之漢軍乏食不得已率樓船突圍欲出禁江口西遁王師復以火筏火器衝之漢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而友諒方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撝驟中流矢貫目睛及顱死矣其軍遂大潰太子善兒被執太尉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先是友諒之起既不聽父普才言普才家居漁如故

及賓往逆其父於是普才又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汝死所矣不數歲竟死如普才所揣云友諒故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其宮中他器物類是漢亾之後江西行省以牀獻太祖歎息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靡宜其敗也命有司毀之友諒凡立四年

理爲友諒幼子兄善兒被執張定邊率羣臣奉理嗣位改元德壽其冬太祖親督兵征武昌明年春定邊知事急遣卒夜縋觀音閣踰城丞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入援必先次軍洪山王師擊禽之以徇於城下必先嘗兄事定邊遙嘑曰事不濟矣兄其善自圖惟速降爲上定邊氣結默默者良久必先故驍將漢軍號潑張一時倚以爲重見之皆喪沮由是欲降者衆太祖乃遣漢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語在復仁傳理率定邊等開城門出降既入軍門理俛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辠也師旋建康授爵歸德侯先是普才五子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諒又次友仁友貴友仁友貴前死鄱陽遂封普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贈友仁南康王命所司立廟祀之以友貴祔理歸京師出語頗怨望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爲小人蠱惑不得完朕恩宜處之遠方洪武五年徙歸德侯理及歸義侯明昇於高麗詔故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普才等滁陽

論曰術家之言多奇而卒中筈與王固嘗有之而姦雄亦間託焉彼相墓云云得毋陳氏欲倡以惑衆與不然知其興不知其亾卒陷友諒僭逆致不良死其言不亦妖乎

熊天瑞荆州人本爲樂工藂亂從徐壽煇鈔略江湘間後受陳友諒命攻陷臨江吉安又攻陷贛州友諒嘉其功俾以參知政事守贛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路久之陽言欲率兵東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友諒不能制也漢人攻南昌檄天瑞會兵天瑞覰望不應命陰圖取廣東乃造戰艦於南雄不一年艦成遂率舟師數萬趍廣州是時元將何眞方據廣以兵逆於胥江天瑞恃已彊謂廣東可不戰下也會天大雷雨震折其艦檣不能進天瑞驚怛卬天祝曰某不應取廣州者卬

天嘗霽祝已天果霽始旋師歸贛望氣者言於天瑞曰將有外兵至可爲厭勝天瑞不之信太祖兵克臨江始大懼遣養子元震築壘太壹頭爲備及平章常遇春等抵贛州城下天瑞悉力拒守凡五越月乃肉袒詣軍門降太祖宥之授指揮使其明年從攻浙西叛降於張士誠敎城中飛礮以擊外軍外軍多傷者城中木石俱盡至撤祠廟民居爲礮具吳人皆患之士誠旣禽天瑞遂伏誅有周時中者龍泉人嘗爲壽煇平章事其後亦率所部降太祖問天瑞何如人時中極言天瑞反覆不忠策其必叛至是果如時中言時中累官吏部尚書出爲鎭江知府歷福建都轉運使司副使元震本姓田氏善戰有名天瑞愛之故養以爲子常遇春之圍贛也元震竊出覘兵埶遇春亦引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是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遇春遣從騎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且鬬且丞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由是喜其才勇旣從天瑞降薦以爲指揮使天瑞誅復故姓云

擬明史列傳卷二終

康熙乙丑夏四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純翁續藁卷三十三目錄

列傳卷三

純翁續藁卷三十三目錄終

張士誠傳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有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兄弟並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鹽作姦利頗輕財好施得羣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弗譍而弓手丘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卽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剿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自度得辠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過丁谿爲大姓劉子仁者所掐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衆遂陷泰州取興化結

砦德勝湖有衆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拒不受攻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是歲元至正十四年也元命右丞相脫脫討之久不下會脫脫罷官去元兵遂大潰士誠復振踰一年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而身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攻據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諸路改平江爲隆平府卽承天寺爲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於棟上以識是歲太祖亦下建康遣使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今者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報太祖之以兵爭常州也士誠遣士德赴救馬蹶被執始復太祖書請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贖士德太祖不許士德小字九六勇略爲士誠諸將冠潛寓書士誠俾降元人以求助遂不食死士誠旣感士德言而又數爲苗帥楊完者所敗因請降於元元拜士誠太尉授其黨官秩有差久之元賜御酒龍衣且來徵漕貢士誠乃貢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旣而士誠益驕命其所部頌功德以求王爵元人不可

士誠以計誘殺楊完者遣兵趨據杭州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爲王太妃以弟士信爲丞相置王府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元人徵糧不復與遂與元絕有參軍俞思齊者字中孚泰州人諫士誠曰爲賊不貢可也臣而無君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卽移疾退是歲至正二十三年也當是時士誠拓土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上下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

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藉者爭趨之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號為有器量而中實闒茸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士庶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自金玉珍寶訖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於家前堂羅鍾鼓後房被綺縠理筦弦日夜以歌舞相娛樂諸將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高臥邀求官爵美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躡不絕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踘一不以軍務為急及其喪師失地而還士誠槩

置不問已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如此故遂至於亾焉太祖與士誠接境士誠數以兵侵掠適太祖方討陳友諒未暇技也友諒亦遣使約夾攻太祖而士誠欲守境以觀變故雖許漢使者而卒不行太祖既平武昌即回師徇下士誠淮東諸郡移檄平江數士誠八辠使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兵東伐自太湖趨湖州吳人逆戰於升山又戰於七里橋於舊館皆敗士誠親督兵戰於阜林之墅又大敗復遣潘元紹以赤龍船屯於平望為聲援常遇春縱火焚其船所失軍貲器械無算由是

湖州及嘉興松江諸守將相次出降而杭州亦降於朱文忠遂進築長圍以困士誠先是太祖之東伐也集諸將議所向常遇春請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擣姑蘇夫亦士誠之巢與穴也太祖曰否士誠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相倚如左右手今不分其埶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非取勝之道也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至是果如太祖言士誠拒守數月太祖移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為賢以全身保族為知若漢竇融宋錢俶是也

爾宜三思慎勿自取夷滅為天下笑士誠得書不報數突圍決戰俱不利故養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鬬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又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平江城遂破士誠猶收餘衆戰於萬壽寺東街其衆散悉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世雄促解之大將軍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瞑目不荅舁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京師竟自縊死年四十七命賜棺葬之方士誠之被圍也語其妃劉曰吾敗且死矣若輩何為劉荅曰君毋憂

妾必不負君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羣妾登樓
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死有二幼子匿民
閒不知所終先是王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
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謠其後卒驗云士誠既
亾潘元紹等皆誅死太祖乃御戟門召故吳諸降
將諭曰取富貴易保富貴難汝輩在吳既於逸樂
惟知聲色子女是故卒爲我禽自今宜革心滌慮
勉佐大軍削平禍亂庶幾長享富貴延及子孫張
氏覆亾遺轍不可不戒也諸將皆叩頭唯唯士誠
自起至亾凡十四年

論曰士誠斗筲小器顧得乘時僥倖割據方隅既
無立國之謨又鮮幾先之哲乃欲擁烏合之衆假
浮夸之客屈強跳梁遷延歲月不亦難乎太祖比
之隗囂可謂知人矣

方谷真傳

方谷真本名珍一名國珍台之黃巖人身長七尺
餘體白如瓠見者皆異之元至正中起兵掠沿海
州縣元不能制招授定海尉谷真不受趨犯馬鞍
諸山誘殺達魯花赤泰不花元人復招授徽州路
治中谷真仍拒命乃以爲海道漕運萬戶由是據
有台溫慶元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縱橫家
言遂說之曰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袂
一呼海瀕響應溯江而上則南北中絶擅餽運之
衆以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粵可傳檄定
也足下豈有意乎谷真曰君休矣吾始志不及此
願君勿言子善遂謝去元累擢谷真至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是時東南承平日久特起稱亂者自谷
真始谷真既受元官益擁兵驕恣元人亦姑羈縻
之藉以通海運於上都不復詰責也太祖取婺州
使主簿蔡元剛使慶元谷真謀於其下曰江左號

令嚴明恐不能與之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
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衆皆以爲
然谷真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
百匹太祖復以鎭撫孫養浩報之谷真請以三郡
獻且遣次子關爲質太祖乃曰古者慮人不從則
有盟誓盟誓不已有交質子此皆衰世事也苟誠
心來歸何嫌何疑而以質爲哉厚賜關而遣之復
使博士夏煜拜谷真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
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谷真名獻三郡實陰
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惟受平

章印誥而已太祖察知其情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夫知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是時元方趨授谷眞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分省慶元谷眞受之如故特以甘言謝太祖絕無內附意也及得所諭書竟不省太祖復以書諭曰禍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矣大軍一出恐不可以虛辭解也谷眞詐窮始陽爲惶懼對使者引過曰鄙人無狀致煩鐫責既而谷

眞從子明善趨爭平陽爲參軍胡深軍所敗乃與谷眞謀請歲輸白金三萬兩以給軍賞又謂俟杭州下卽納土入朝太祖遂詔深班師吳元年旣克杭州谷眞據境自如方遣閒諜假貢獻名以覘王師勝負又數通好於陳有定圖爲犄角計太祖聞之怒命徵軍糧二十三萬石於谷眞仍以書諭之且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也書到谷眞集衆議事其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姑蘇姑蘇勍敵成敗未可量也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左丞劉庸曰江左多步騎此平地長技也其如吾海舶何衆皆以

爲然有丘楠者獨爭曰二者均非公福也惟知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之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與計不蚤定不可謂知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辭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錢俶乎谷眞不聽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思汎海而已太祖遂數谷眞十二過命參政朱亮祖下台州繼又下溫州命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谷眞率所部遁入海中其部下諸將相次出降湯和數令人開示以順逆谷眞始遣關奉表乞降

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之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吳越故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姓不戒潛構釁端猥勞問皐之師私心戰兢用是遂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孝子之於其親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面縛待
辠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
辠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
蓋幕下士詹鼎辭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
吾諭至於六師徂征猶懷覬望不即斂手歸命况
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辭哀懇迫人
於險吾故恥之當爲汝不記前過汝勿自疑遂促
谷眞入覲面讓之曰若來得毋晚乎谷眞頓首謝
授廣西行省左丞數歲卒於京師子禮官廣洋衛
指揮僉事禮弟關虎賁衛千戸所鎭撫關弟行字

明敏善詩承旨宋濂嘗稱之劉仁本字德元谷眞
同縣人元末以進士業中乙科歷官江浙行省左
右司郎中與張本仁俱入谷眞幕數從名士趙俶
謝理朱右等賦詩尤有稱於時谷眞海運輸元實
仁本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溫州也獲仁本以還太
祖數其辠鞭背潰爛死餘官屬從谷眞降者皆徙
滁州獨赦丘楠以爲韶州知府

論曰小說家謂谷眞故佃富人田糵閒臨田主貯
瓮中遂以倡亂信如此亦倍義甚矣然且不忠於
元不信於明顧太祖殺陳有定而貰谷眞其視漢
祖之待丁公季布相距得毋遠乎抑果表文悽惻
足以動帝心也國珍稱谷眞者益以降後避明諱
云

陳有定傳

陳有定一名友定字安國福清人徙居汀之清流
世業農爲人沈勇喜游俠鄉里皆畏服之嘗充明
谿鎭驛卒有汀州府判蔡公安者至清流募民兵
討賊有定應募入見公安與語而奇之使掌所募
兵署爲黃土砦巡檢以功進淸流縣尹及陳友諒
兵戰於黃土擊走其將鄧克明不數年元超拜有

定行省參知政事尋加平章事開省延平盡有福
建八郡之地有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及
據八郡數招致文學知名之士如閩縣鄭定廬州
王翰之屬留置幕下粗涉文史習爲五字小詩皆
有意理然頗任威福不循法度所屬違令者輒承
制誅竄不絕漳州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
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儈廩
省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郡縣如室家驅官賓
如圉僕擅儈廩如私藏名雖報國實有鷹揚跋扈
之心不知足下欲爲郭子儀乎抑爲曹孟德乎有

定得書怒移檄漳州曰蚤降則享富貴不則噍類無遺良不受命有定竟以兵誅良由是威振閩中太祖既取方谷眞遣使至延平招諭於是有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明使者瀝其血酒甕中與衆共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吾輩竝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巡視福州環州城皆築壘距壘五十步輒築臺一戍益嚴兵爲拒守計太祖遣將軍胡廷美等由江西路入杉關湯和等由明州海道趨福州有定閉杉關破急分軍爲二命其將以一軍守福而自率一軍守延平以相

犄角及明師抵福之五虎門城中引兵逆戰而敗明人竝緣南臺蟻附登城有定不能救也踰一月湯和進攻延平有定謀於衆曰敵方氣銳難與爭鋒不如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有定疑所部欲叛而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人知有變益急攻城有定嘑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惟一死報國諸君宜自努力因退入省堂印藥於是所部爭開城門納明師師入趨視有定猶未絶也舁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有定復甦遂械送京師先是明師在浦城參軍胡深敗於鉛江上

有定執而殺之語在深傳既入見帝詰有定殺深狀有定抗對曰事敗家亾死耳尚何言卒坐弃市子海一名宗海工騎射亦喜賓禮文士有定既被執自將樂詣軍門降至是從有定死帝命胡深子禎斂有定肉以祭其父云有定與方谷眞後先起事皆假元位號據有一方其才亦略相埒谷眞舉族内附徑保令終而有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其完節益非谷眞可望也鄭定字孟宣好擊劒爲有定記室及敗浮海入交廣閒久之還居長樂洪武末累官至國子助敎王翰字用文在子偁傳中

納哈出傳

納哈出札剌兒氏元智國忠武王木華黎裔孫也至正中以萬戸守太平太祖既拔采石磯因縱兵克其城執納哈出以其元世臣子孫待之良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太祖遣降將黄儔往察其去就納哈出曰荷恩不殺誠不知所以報然我北人也終不能忘北儔以告太祖太祖曰吾固知其心也顧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覬北歸今强留之不情不如縱之達爭曰狼子埜心縱之必貽患不如殺之太祖曰無故而殺之非義也遂資而遺之及

大都旣下帝數命諸帥北清沙漠凡故元遺衆或俘或遠徙由是鈔掠益希邊境漸以無事獨納哈出駐兵金山入寇遼東自若帝頗患之每遣璽書反復風以利害且用好語爲納哈出敘說故恩不聽凡遣使數輩最後復遣黄儔遂爲其衆所殺至洪武十九年乃命大將軍馮勝率師討之初納哈出旣歸元元人嘉擢其官累至丞相所部遂益彊分爲三帳曰榆林曰養鵞莊曰龍安一秃河輜重無算馬牛羊布塋元主屢招之亦不至及是大將軍以師薄其地而帝又遣其故將乃剌吾齎書往

諭乃剌吾抵松花河納哈出且驚且喜謂曰吾意汝死矣顧得復相見於此因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具道所以始使使者獻馬於大將軍名爲約降實覘明師彊弱使者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納哈出指天噴噴歎曰天不復許我有此衆矣柰何會大將軍遣右副將軍藍玉往一秃河受其降納哈出從數百騎詣玉營飲酒歡甚酒次以口語相讓爲鄭國公常茂斫傷其臂都督耿忠以騎擁之趨見大將軍語在藍玉傳於是所部官屬將吏三千餘人士卒二十餘萬人悉解甲隨納哈出降

帝聞之大說齎賜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文綺稱是賜其妻子粟五百石旣入見帝撫慰曰若猶念朕故恩乎今而後可以報矣納哈出頓首謝遂封海西侯授其官屬指揮千百戶分隸諸都司有巒乃剌吾者故納哈出部將從寇遼東爲明守將所生得帝遂活之旣抵松花河納哈出送之元主所元主欲殺之賴左右力諫得免復歸納哈出因爲其部衆備述朝廷撫恤之意以是納哈出所部心動無有戰者帝嘉其功亦擢授千戶二十一年命納哈出從征雲南納哈出性嗜酒日夜

耽飲不節盛夏又好以水沃體遂得疾詔太醫視療數戒其飲及行飲酒如初疾大作卒於武昌子察罕嗣改封瀋陽侯坐藍玉黨死同時有五十八者阿速人習其國書入元國子學麤識傳記元主枉應昌以爲平章政事聞納哈出降亦帥衆來歸賜姓汪氏授河州衛指揮僉事數從征阿者失力八秃及打虫番皆有功爲人頗淳謹旣歸明益恬退不與衆競卒能以功名終

擬明史列傳卷三終

康熙乙丑夏四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四目錄

鈍翁續稾卷三十四目錄終

擬明史列傳卷四　　別稾四

徐達傳

徐達字天德濠州人滁陽王郭子興之據濠也太祖爲其部帥達往從之一見語合留置麾下出入必從謀議授鎭撫傳位諸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泗再從取和州皆有功太祖爲孫德崖軍所執子興亦方誘執德崖達詣德崖軍請代且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帥太祖始得脫身歸達亦徑獲免未幾從渡江拔采石磯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尋從破禽元將陳也先於太平城下別將兵取溧陽溧水二州遂從下集慶路命達率諸將

以舟師拔鎭江授淮興翼統軍大元帥時張士誠方據常州挾我叛將陳保二將闚建康達禦之於龍潭大敗之請益師以圍常州其平章張士德來援達曰士德勇且狡未易力勝也豫設三覆以待遂禽士德進圍常州與先鋒遇春合擊張士誠軍於牛塘復大敗之禽其將張德其明年克常州進僉樞密院繼克寧國又以輕兵徇下宜興太祖親攻婺州命達留守應天別遣兵破天完將趙普勝於池州遷同知樞密院事從取無爲州別以兵夜

掩浮山寨破普勝部將於青山因得潛山縣還鎮
池州與僉院遇春設伏敗陳友諒軍於九華山下
斬首萬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將
爲後患達不可乃以狀聞報使勿殺而遇春先以
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遣餘衆於是始命
達盡護諸將矣士誠兵陷安興率師復之進行中
書省右丞從破友諒軍於龍灣取江州前營漢江
之沌口復從取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叛以沌口軍
還討平之從援安豐破士誠兵遂圍廬州會漢人
寇南昌召達自廬州來會師遇友諒軍於鄱陽湖

以輕舸搏戰獲其舟一艘俘其衆千五百人友諒
軍奪氣再命留守應天進左相國率兵取廬州略
下江陵常德夷陵衡州復下淮東諸郡縣太祖遂
議征吳右相國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諸大將如
李伯昇輩擁子女玉帛直旦暮人耳用事者黃蔡
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威德以大軍壓
之當自潰太祖大說拜達大將軍平章遇春副之
率師東下大破士誠兵於湖州之皁林擒甲士六
萬人進抵平江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
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

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
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塔
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上
置弓弩火筒又置巨礮其中所擊輒糜碎城中大
震達遣使請事敕勞之曰將軍天性忠勇故能遏
絶亂略消弭羣雄雖古豪傑士不是過也今者事
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
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平江
城破執士誠送應天得勝兵二十五萬人始達之
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其左公營其右

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
里者死既入城吳人按堵如故師還封信國公尋
拜征虜大將軍北伐車駕親禡於龍江是時稱名
將者必推達遇春兩人者才勇相類皆太祖所倚
重遇春慓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每下
城邑不能無誅戮而達所至不擾即獲壯士與謀
亦皆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多樂附大將軍者
遇春不及也至是太祖而諭諸將謂軍中持重有
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又
謂達閫外之寄汝寶任之進取方略宜自山東始

於是師行克沂州降其守將王宣取益都定兗東
諸郡縣其明年爲洪武元年冊立皇太子以達兼
太子少傅達濟河取汴梁李克彝遁去由虎牢關
入洛陽攻潼關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鄜城遂
入潼關徇下華陝鈞許陳汝諸州及諸山寨帝幸
汴梁達率諸將還謁行在所置酒勞達曰河朔士
民忍倒縣以待將軍將軍其以時進兵達既拜命
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趨德州取長
蘆次於直沽作浮橋以濟師敗丞元軍於河西務
長驅入大都元主北遁達陳兵齊化門執其監

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
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
泣職無狀且不先納款斬之自餘不戮一人封府
庫籍其圖書寶物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
視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有所侵暴凡獲玉印二
玉璽一奏捷京師承詔置六衛命孫興祖領之分
徇保定及中山河間真定懷慶次第平之合兵西
取澤潞元主使其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出鴈門徑
保安以攻北平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
原必虛孫都督統六衛之師足以鎮禦今乘敵不

備直促太原傾其巢穴使[illegible]不得戰退[illegible]所依所
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illegible]
皆曰善乃引兵徑趨太原擴廓至保安[illegible]還救
之達選精兵夜襲其營擴廓遁去遂克太原得甲
士四萬馬稱是別遣步騎屯石州於是嵐忻霍絳
猗氏平陽悉下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
議師所向諸將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
慶陽易於臨洮請先向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
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
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地產足以佐軍儲威以大兵

思齊不丞則束手縛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
度隴克秦州入鞏昌遣右副將軍馮勝逼臨洮李
思齊果不戰降張思道弟良臣以慶陽降達西
征平涼良臣復叛還督諸將攻拔之良臣自投於
井出而斬之盡定陝西地詔達班師賜白金文綺
甚厚其明年北征復破擴廓於定西取興元乃還
是歲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改封魏國公參軍國事
予世券爲建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名達與贈
國公文忠宋國公勝賓射勞以交阯弓五十形弓

百諭曰古者諸侯有四夸功賜之弓矢因復命北征達抵嶺北而還自是往返鎭北平者十餘歳太陰數犯上將帝心惡之召達歸京師十八年薨帝臨其喪拊尸大慟者良久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位皆第一達在軍中號令嚴肅諸將奉之若神尤能與最下士同甘苦統兵幾三十年勳勞甚盛不自矜伐帝嘗以兄呼之益恭謹不敢失禮家居絶聲伎之好日夜延接儒生雍容如也以是帝稱之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正無疵昭然日月者大將軍一人而已子煇祖添福增壽膺緒添福蚤卒

煇祖初名允恭身長八尺五寸有材氣以勳衛署左軍都督府事避皇太孫嫌名改賜今名嗣爵數往巡陝西北平山東河南還領中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建文初燕王將起兵王次子高煦方留京師煇祖其舅氏也先是帝頗疑煇祖兄弟至是高煦入煇祖廐中竊其善馬而逃煇祖大驚遣人追之不及乃以聞於朝帝遂親信煇祖久之命率師往援山東與燕兵遇於齊眉山凡再戰再破

之燕之驍將死者至十餘人燕人大懼將引避而有詔召煇祖還衛京師煇祖既還於是諸將勢孤相次敗績矣及燕兵渡江煇祖猶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力戰王既至金川門獨弗迎下吏命供辠狀煇祖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勳及券中免死語成祖大怒削爵勒歸私第尋繫詔獄五年卒永樂十八年帝乃曰煇祖與齊黃輩謀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煇祖煇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遂命其子釋迦保嗣賜名欽萬曆初詔錄建文時死事諸臣廟祀南京以煇祖居首欽嗣爵之次年入見帝於北京乞守其父墓忤旨謫居中都仁宗即位復爵卒子顯宗嗣卒無子弟承宗嗣歴爲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卒子俌嗣持重善爲容南京士民稱之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俌夢宋鄂王岳飛入其室故以飛字名之爲人溫然長者加太子太保自俌鵬舉嗣爵後相繼踰百年俌凡再領提督守備共五十三年鵬舉亦三領是職共五十六年既皆享有壽考又久握兵政一時稱盛事云卒子邦瑞嗣邦瑞其庶長子也先是鵬舉有所嬖爰奏立爲夫人欲以

其子邦寧冒適爲非次格不許故邦瑞得嗣卒子惟志嗣卒族弟弘基嗣加太子太保卒謚莊武子久爵嗣順治二年歸附

增壽勇敢善騎射以父任累遷至左都督徐氏既於燕爲戚屬而增壽又數從燕王出塞征乃兒不花由是歸心燕王建文帝既與王相猜嫌因謂增壽王得毋反乎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及燕師起數以京師虛實輸於燕帝覺之未及問既而燕師至帝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劒斲其臂於左順門下王即位追封武陽侯謚忠愍已又進定國公子景昌嗣永樂二十二年坐事奪爵仁宗即位詔與魏國公欽俱復爵如故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幼越七年始得嗣以心疾予半祿龍朝請卒子光祚嗣以東宮舊恩超進太傅又以監修武廟二宗實錄成加太師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璧嗣加太保太子太傅卒子某嗣嘉靖中詔裁恩澤侯世封有言定國公功弗稱者世宗卒弗奪也洪武諸功臣惟中山子孫有兩公分居南北京而累朝恩數則定國公常倍之矣

膺緒初爲尚寶卿擢大同中衛指揮僉事進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永樂中仁宗爲皇太子時輝祖增壽皆前死而膺緒以舅氏獨見尊寵既即位授其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世襲指揮使勿絕

常遇春傳

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長身白晳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遇春察聚終無成卒所部壯士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寤而太祖騎從適到遇春即迎拜無何請自爲前鋒太祖曰汝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涕泣固以請猶不許曰能相從渡江乎俟克太平事我未晚也既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陳於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操輕舸繼進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先登元軍皆披靡我師乘之遂入太平乃授總管府先鋒進管軍總管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舟師襲據采石太祖患之遣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元軍勢既合戰復出奇兵衝其舟大敗之勢命守溧陽從攻建康功爲諸將先從元帥徐達取鎮江再援達於常州之牛塘遇春督諸將力戰破張士誠兵進統

軍大元帥既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從達下寧國
別取馬馱沙從下池州功最進行省都督馬步水
軍大元帥從取婺州轉同僉樞密院事守婺尋攻
衢州降之進僉院移兵攻杭州未下召還應天從
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陳友諒將攻池州聲言救
安慶太祖策知之命從知院達守池遇春與達伏
銳士於九華山友諒軍果至伏發俘殺萬餘人復
從破友諒軍於龍灣太祖追友諒命遇春留守進
行省參知政事從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命援
長興俘殺張士誠兵五千餘人其將李伯昇解圍

遯尋覘安慶城破斬叛卒羅友賢於池州悉平其
餘黨當是時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右
丞達與遇春為三而榮尤宿將善戰至是怏怏有
異心謀伏兵刼太祖事發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
以為不可曰人臣而以反名如之何宥之臣誓不
與其生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自是益愛重遇春
從援安慶戰功最俘殺士馬無筭又從圍廬州城
將下太祖名遇春會師伐漢遇春至友諒亦引樓
船出鄱陽湖以逆我師遇之康郎山漢軍乘上流
傾國東下其鋒銳甚遇春與之聯舟大戰會友諒

太尉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舟適膠於沙執且迫
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退走太祖舟始得脫而
遇春舟猝被圍又力鬬以出翼日復偕諸將大戰
嘷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且縱火苣焚漢樓船風
怒火熾煙燄障天湖水為之盡赤所焚溺甚衆凡
鏖三日漢軍死者過半而我師失亾略相當諸將
頗內怯以江水湍急請放舟東下姑縱友諒去遇
春在側獨無言太祖知其情命遡舟西上以控湖
口遇春乃應曰善而又別出奇兵絕漢饟道是役
也卒殲友諒蓋遇春力多焉已從圍武昌圍甫合

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邀擊禽之必先
漢驍將也城中由是氣奪遂出降進中書平章政
事從左相國達取廬州略下臨江之沙阬麻嶺十
洞牛陂諸寨又取贛州悉定南安南雄韶州還取
安陸襄陽尋從克泰州復克高郵淮東地既下以
副將軍進攻浙西鹵張士誠將尹義於太湖直趨
湖州之升山水陸鏖戰吳軍大潰遂圍湖州吳丞
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屯於舊館壓我師背遇春
將奇兵繞出敵後營東阡以絕士信歸路士誠知
事急親出兵拒戰遇春一鼓破之復破其援兵赤

龍船於烏鎮於是舊館降得兵六萬以徇湖州湖州亦降遂圍平江久之諸將破葑門遇春亦遂破閶門以入吳平名見進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復以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帝親諭曰當百萬之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遇春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角甚非吾所望也遇春拜謝洪武元年以遇春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諸郡取汴梁進攻河南元軍以五萬人陣洛水北遇春單騎手弓胥矢數十隻突其陣敵發二十餘騎攢

槊刺遇春遇春一發中其前鋒大嘑馳入麾下壯士從之盡俘其衆於是河南悉平還謁帝汴梁帝勞之曰將軍以大軍北征不踰歲而取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亾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與大將軍祇奉成算以效馳驅何功若勞之有復辭往河南從下河北諸郡遂入元都別下保定河間眞定與大軍次太原擴廓帖木兒來援遇春言於大將軍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不如夜劫之可以得志達用遇春策立走擴廓而太原下二年詔改遇春左

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塞取大同轉徇河東下奉元路遂與宗異軍合西拔鳳翔而會元將也速寇通州詔遇春還救以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擊走也速遂選步騎徑鹿兒嶺進追元主於開平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師還次栁河川薨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武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謚忠武葬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墓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沈鷙有膽力毎臨陣輒爲士卒先

尤以射知名平居雖不習書史而用兵多與古合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必聽約束惟謹一時言名將者率推遇春配達竝稱二王遇春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故軍中又稱常十萬云子茂昇

茂以遇春功封鄭國公予世券性驕稺不習事帝亦知之故不使將兵洪武二十年始命從大將軍馮勝北征納哈出勝固茂婦翁也茂以不得任褊裨意邑邑不樂多不奉勝約束勝數誚責之茂應之又不順勝頗銜茂未有以發也會納哈出請降

來詣右副將軍藍玉營酒次與玉相忤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是時茂方在坐麾下趙指揮者解蒙古語密以告茂謂納哈出將遁矣茂被酒因出不意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其臂傷於是納哈出所部聞之有驚潰者勝故銜茂至是增飾其狀奏茂激變遂械繫至京師茂亦言勝諸不法事帝收勝總兵印而安置茂龍州龍州故守趙貼堅土酋也其妻黃以愛女予茂爲小妻最後茂死戍所而會黃與貼堅從子宗壽爭州印相告訐其事頗連茂帝已置不問矣或搆蜚語曰茂隱佗所實不死且謂宗壽知狀帝命窮索茂久之卒不得茂蹤跡或曰定死矣乃解茂無子

昇以兄茂得襲嗣封開國公等加太子太保建文末燕王兵至江上昇力戰浦子口及卽位安置臨安以憂死弘治初錄昇曾孫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年以刑部主事李瑜言因命求遇春及李文忠鄧愈湯和四臣後遂續封復四世孫玄振懷遠侯卒子文濟嗣卒子胤緒嗣

論曰太祖奮自一旅戡定四方雖曰天授實二王之力多焉二王身依日月皆得剖符錫土其功名可謂盛矣顧中山慶延後裔與明終始而開平獨不幸蚤世子姓亦相繼得辠此何以哉或謂開平嗜淫好殺非中山比觀其阬九嵏之衆流血數里宏乎食報若斯之促也後之爲將帥者可不鑑哉

擬明史列傳卷四終

康熙乙丑夏四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五目錄終

鈍翁續稾卷三十五目錄終

李文忠傳

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兒泗之盱眙人父貞尚仁祖女是爲曹國長公主太祖之親姊也保兒生甫十二公主薨貞攜之間關避兵幾不能存久乃謁太祖於滁陽太祖見保兒且喜且悲拊之曰吾甥猶吾子也即使從國姓賜名文忠延師誨之讀書年十九以舍人從策應池州驍勇爲諸軍冠別攻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前襲洪元帥營降其衆

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張士誠遣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以輕師破其陸兵取所馘首載巨筏中放之中流水兵見之亦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襲殺金華帥胡大海以叛急擊走之諸暨守將謝再興亦挾士誠兵叛又擊敗之其明年士誠將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寇新城文忠往救令去城十里而軍日未晡有白氣亙天或告曰吉是破敵徵也新城守將遣間使詣文忠所以謂衆寡非敵盍姑避之以俟大

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苻堅八十萬敗於謝玄庸非衆乎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寡而整何彼之虞彼輜重山積是天富汝軰也戰既合文忠横槊親引數十騎乘高馳下斷其中堅手格殺數人出入陳中所向皆靡逐督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振地是時兩山民方觀戰山上至是復羣譟曰賊敗矣伯升兵遂潰前後蹂踐死者甚衆谿水爲之不流凡斬首數萬禽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無算伯升僅以身免自是氣奪不能軍矣太祖名文忠還賜以御衣名馬復鎮歲餘又命率師攻杭州進下桐廬新城富陽餘杭四縣杭州守將潘原明懼遣其員外方彝詣軍門乞降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員外遠來得毋以計緩我師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豪無犯杭吏民方慶更生其何敢緩文忠因引入臥內與飲酒而遣之翼日入城原明以女樂道迎急麾之去營諸軍於麗譙乃下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捷聞即軍中加行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洪武元年率師平閩中餘寇還爲偏將軍從右副將軍常遇春

北伐語在遇春傳既而遇春卒於軍詔文忠代將率師往援慶陽甫及太原聞慶陽已下而大同被圍甚急文忠曰移援大同便軍中或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事吾得專之有言不援大同者斬此師遂次馬邑禽其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禽四大王命前軍阻水爲營元人乘夜攻之文忠堅壁不動以二營委之士皆殊死戰不可敗比明策其饑疲乃分左右翼奮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所俘斬及降者萬餘人追至莽哥倉而還未幾授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別出埜狐嶺抵察罕腦兒禽其平章竹貞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賴及后妃宮人諸王省院官又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追其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又降萬六千餘人捷聞帝大說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加文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予世券尋領都督府事蜀平詔文忠鎮撫還復以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總東道兵取和林抵哈剌莽來元

人遯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於負重乃留東平侯韓政守輜重驢駒河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達土剌河破丞其將哈剌章等追至駱海敵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敵疑有伏遯去文忠亦引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方忠之俄而所乘馬跑地泉以湧出三軍賴之俱濟乃刑牲祭焉尋復從大將軍行邊營於代縣分遣兵出其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其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復斬其宗王朶

朶失理俘其承旨百家奴自是敵益遯遯邊境無事尋命參軍國重事兼領國子監事文忠有器量膽略頗好學問嘗師事余孶范祖常胡翰通知經義爲詩歌亦雄壯可觀功名既大顯矣及其釋兵家居則又恂恂若文士帝心雅重之非獨以甥故見寵待也晚節諫帝誅戮稍過帝乃曰安得儒生家言乎由是微忤旨洪武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位皆第三始帝即位即以文忠父貞爲駙馬都尉封恩親侯其後以文忠故又進封曹國別食公祿一時親重無有踰

李氏者貞先文忠薨文忠三子曰景隆增枝芳英皆帝所賜名也芳英至中都正留守

景隆小字九江讀書通典故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爲人長身秀眉明目顧盼燁然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太祖數目屬之既襲爵進掌左軍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建文元年燕兵起大將軍耿炳文數敗績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共薦景隆乃詔即軍中代炳文賜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令一切得以便宜行景隆貴公子本不知兵而又驟握兵柄自矜大每升帳輒踞高坐無敢與抗者其麾

下故多宿將皆景隆丈人行景隆一無所加禮悉怏怏不肯爲用識者知其將敗矣景隆馳至德州受代即會兵前營河閒燕王聞之語諸將曰李九江紈綺少年耳一旦付兵五十萬是自阬其衆也景隆乘閒圍北平與燕王戰於城下再戰再大敗所失亾以十數萬計已復戰於白溝河又大敗景隆南奔燕王追之殲其衆略盡建文帝未之知也方加景隆太子太師遣使者賜黃鉞金鉦彤弓矢使者渡江遇風失之乃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遂名還京師泰與子澄慟哭乞正景隆辠以謝天

下不聽燕師渡江學士方孝孺又執景隆於朝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於是廷臣爭毆景隆幾斃帝徑宥之及燕師抵龍潭遣景隆等數輩往見王王曰勞苦公等意良厚景隆蒲伏叩頭不能語王曰公欲何言始以割地講和請王不聽曰公等顧爲說客邪吾救死不暇何用地爲吾惟欲得奸臣耳景隆遂密請輸款以歸師至金川門遂從谷王迎降成祖既即位所以奬慰甚至尋充修太祖實錄總裁官永樂二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畜養亾命與其弟左

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巳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削景隆勳號勒歸私第帝不忍奪其爵猶以輔國長公主故也未幾廷臣復言伺事者至景隆家景隆坐受闞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其辭復株及增枝命削增枝官與景隆俱禁錮私第中盡沒其家產奴婢且命絕景隆食餓旬日不死乃稍稍給食至永樂末始死或云谷王橞謀反遣其黨造妖讖謂高皇帝十八子當有天下帝疑景隆姓應之故遂得重辠如此孝宗即位錄景隆曾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璿孫性爲臨淮侯卒無子璿三子沂嗣性諸父也孝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學喜賓客以詩名著有岐陽王風卒子宗城嗣亦能詩同時諸徹侯中士大夫無不推轝言恭父子者宗城文采差不及父而風流好事相類萬曆中東封議起宗城嘗奉命出使其事不竟而歸語在　傳

增枝建文中任前軍左都督成祖即位命節制荆襄諸處兵備既坐景隆得辠遂同禁錮景隆死而增枝獨存正統十三年以恩例聽自便壽終於家

論曰岐陽雖用肺腑之親受心膂之寄及考其奏功始過寧河東甌遠矣顧又能敦詩說禮從容尊俎小雅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岐陽其殆庶乎

鄧愈傳

鄧愈本名友德太祖賜今名虹縣人父順與據臨濠與元兵戰死兄友隆代之復病死衆推愈領軍事愈年甫十六每出戰必先登陷陳爲軍鋒冠衆皆喜曰悔不使仲君蚤將太祖起滁陽愈自盱眙來歸授管軍總管元將陳也先之被禽也愈功最及從入建康下鎮江皆與有功進廣興翼元帥出

守廣德州破長槍帥謝國璽於城下俘其總管武世榮緘甲首千移鎮宣州以其兵取休寧績谿復與元帥胡大海合師取婺源別遣將徇下高河壘進攻建德再破走長槍帥余子貞獲其馬百戰艦三十俘其卒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自嚴移鎮饒州饒濱彭蠡湖與漢人接境屢戰皆有功擢中書省參知政事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以其兵取浮梁樂平悉定饒地前屯臨川之平塘鄧克明據撫州遣使僞降以款我師愈知其情卽卷甲夜馳二百里比明入其城克明

乃單騎走愈號令嚴秋豪不犯城中人爭勞牛酒亦悉謝不受改江西行省參政鎮南昌初太祖之下江西也漢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皆降兩人者以降非己意殊怏怏不自得太祖既命兩人以所部從愈守已又命從右丞徐達攻漢兩人者不欲行遂謀作亂舟次女兒港掠所過商船布爲旗幟還趨南昌夜襲新城門而入愈猝聞變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被殺且盡所跨馬三易皆踣幾不能脫最後得養子馬槃之始奪撫州門而出自歸於太祖太祖弗之辠也既而右丞達還師復南昌宗走死檻泰送應天命愈佐大都督文正再往鎮之其明年陳友諒悉衆號六十萬入寇治樓船高與城等乘漲直抵南昌城下圍之數百重愈分守撫州門最當漢人要衝友諒親督衆以攻於是城壞且三十餘丈愈且築且戰城得復完漢人攻之益急凡晝夜不解甲者三月會太祖親赴援射殺友諒於禁江口其圍始解遂與平章常遇春合師取贛州略下南安南雄諸郡等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是時愈年甫二十八兵興諸將帥蚤貴未有如愈與岐陽王文忠

者愈容貌魁梧多膂力爲人愼密守法其事太祖最恭順有所委初不憚危苦雅好敬禮士大夫尤嚴戢士卒嘗引師過安福州士卒有掠州民者鄱陽涂樞方爲州判官入謁愈曰將軍奉行天討若良民先被其害甚失弔伐之義樞辭氣激揚將吏悉怒睨其側愈聞大驚急下令禁止且欣然顧謝曰微君見責吾不及知也由是所在皆著聲望而太祖亦心重焉乃命出鎮襄陽襄陽爲建康上游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燹火壁壘相望新附之民尚未有固志太祖賜愈書曰汝宜謹法度施惠愛撫

辜者勿妄殺有辜者加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汝其勉旃毋俾我有西顧憂愈之治襄陽略如所賜書遠近說服及愈去襄陽且久其人猶慕思之吳元年擢御史大夫其明年加兼太子左諭德拜征戎將軍攻下唐州南陽隨州悉定金商均房之境後二年改征虜左副副將軍從出隴右大敗王保保於定西諭降河州土蕃諸大酋及朶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參軍國事予世券又明年改征南將軍討平澧州谿洞蠻

獠又四年復改征西將軍征吐蕃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鹵無算獲馬牛羊十餘萬名還道薨追封寧河王謚忠順柩至三山門帝臨奠且躬視其葬地因諭侍臣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勤勞甚至有功無過言竟爲之歎息遂命侍郎朱夢炎文其神道碑云長子鎮改封申國嘗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使次鏞旗手衛指揮使弘治初鏞銘曾孫炳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極子繼坤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孫世棟嗣卒子某嗣

湯和傳

湯和字鼎臣濠州人與太祖同里閈幼有奇志每逐群兒嬰必習騎射爲戲及長身長七尺倜儻多知略家貧以賣漿自給滁陽王初起仗劍率壯士數人歸之以管軍總管從太祖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部曲率資驕不用命惟和奉約束甚謹太祖心嘉焉采石之役和所部獲馬三百率千人從擊陳也先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動率與諸將禽也先以獻別下溧水句容從入建康命從大將徐達取鎮江進統兵元帥從取金壇轉同僉樞密院事

守常州以其兵攻下江陰地與吳人接境張士誠凡再寇再擊卻之遂從達大破其軍於錫山進中書右丞復從參政常遇春解長興之圍功最超拜平章政事尋討平江西劇盜取永新州再守常州從大將軍率師伐吳略太湖降其左丞呂珍於舊館進命諸將攻拔平江論功賜金帛洪武元年建御史臺以和爲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命討方谷珍於慶元谷珍棄大舶丞海島遣使諭降之椉勝下福州鹵陳有定以歸遂從率汴梁偕右副將軍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二年從大將軍平

闊臁三年從襲擴廓帖木兒於定西師抵察罕腦兒復獲其將虎陳積功封中山侯四年拜征西將軍奉詔伐夏夏人鎖瞿唐峽以遏舟師和不能進而偏副將軍廖永忠以奇兵破夔州夏人洶懼和遂長驅入重慶降其主昇是役也前將軍傅友德與永忠功大且多和不與焉師還所賜倍減於兩將軍五年從北伐窮追至和林其明年命鎮通州八年移彰德是冬出追伯顏帖木兒於察罕腦兒十年加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左都督左柱國進封信國公俾議軍國事予世券明年巡撫西

河州十四年再從北伐下灰山又明年經理四川永寧壩濠士馬十八年討平五關山獠還入朝是時帝念天下承平無事意不欲諸大將久典兵枋然猶未及發也和微覺之從容爲帝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先是和在常州多酗過醉中出語怨望帝知而心銜之其後至鐫之券詰及伐夏又數賜書責其逗撓至是一言合帝意帝大說立賜寶鈔五萬錠命治第中都既而謂和日本小夷數擾東海濱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以守和遂築海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其一戍之二十一年新第成和率其妻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萬有五千文綺凡四十襲賜和夫人稱是夫妻皆各降手敕褒諭蓋諸大將莫敢望其寵爲自是和歲一朝京師二十三年朝元旦感疾失音帝即日臨視歎惋久之遣和歸故里既又詔其長子鼎迎至京師俾以安車覲內殿宴勞備至賜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朝疾瘳劇又命安車舁入躬自摩撫其體與敘舊勞及里閈諸事和不能對惟稽首而已遂又賜寶鈔命有司豫爲

營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故家修絫畜媵妾百餘晚歲悉資遣寧家所得賞賜半以問遺里中諸父老雖位上公及歸而見布衣時故交遺民意歡如也其後諸大將相繼受譴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和之築城海上也先是有指揮方鳴謙者谷眞從子帝以其習於海召問防海事方鳴謙請量地遠近置衛若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壁壘相望則倭無所得入入亦無所得傅岸又請籍民四丁爲一軍其議皆自鳴謙始和因乞鳴謙偕行鳴謙又進其客王文啓代和圖所相城戍

處上之詔俱從其策和在浙東築城夫多擾民民聞藉藉咸以爲不便文啓懼謂鳴謙曰浙人譁矣君盍爲湯公一言鳴謙入言於和和怫然曰吾聞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譁者老夫將手刃之不踰年城成浙人卒賴以安正德中巡按御史英上言故東甌王和守備寧波城戍精堅倭至今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命有司歲時奉祀報可子鼎官至前軍都督僉事卒贈信世子輗至太原中護衛鎮撫孫燮皆蚤卒醴至右軍都督同知征五開卒於軍悉弗及嗣弘治初錄鼎

五世孫紹宗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靈璧侯卒子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嗣

胤勣字公讓和之曾孫也年十五六入學廁生徒負才使氣尤工爲詩應天府尹嘗詣學諄諸生胤勣後至嘗箸顧植立與府尹大聲相辯折奮褎丞出既罷題詩府署門而去巡撫尚書周忱聞其名名作啓事卽席具狀數萬言忱上書薦胤勣有文武才是時少保于謙在兵部請集衆試之因摘古今將略及兵事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衆環視歎賞遂累任錦衣衛千戶遣與中書舍人趙榮通問英宗皇帝於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抗荅不少屈景泰中又用尚書胡濙薦進署指揮僉事久之坐事謫爲民成化初復官充參將守禦延綏孤山堡三年八月虜方大掠子女而東率麾下百餘人邀之境上以衆寡不敵力戰死之胤勣爲人軒豁倜儻兩眸睜然顧奮起如戟每掀髯談論輒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人蔑如也平居博學強記所賦歌詩悉豪放奇崛酒酣援筆揮灑不少休觀者莫不氣奪與太醫院吏目劉溥御史晏

鐸之徒號十才子胤勣尤矜伉自喜獨兄事溥推遜之以爲已不及也死之日朝士賢者爭太息謂用胤勣才未盡云

論曰語有之功被天下守之以遜信哉斯言太祖諸勳臣大都以晚節驕恣夸亾其宗雖法網少密殆亦不遜之效也若夫明哲保身則東甌近之矣

沐英傳

沐英字文英濠之懷遠人年八歲失母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爲己子冒姓朱氏名之曰文英其後英漸以功名顯有詔使復沐姓遂止名英而以

文英爲字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鎭江稍遷廣信衛指揮使洪武元年從下福建別以兵破閩谿諸砦移鎭福寧節制郃武延平汀州三衛尋遷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府中機務繇積英年少明敏處決賴以無滯孝慈皇后毎愛重之數稱其才於帝而帝亦自器英久之命鎭撫關西尋充征西副將軍從將軍鄧愈出塞西渡黃河略川藏燿兵至於昆崙俘男女以萬計馬駝牛羊以十餘萬計論功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西平侯予世券再充征西將軍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以二萬計頭畜以二十餘萬計復以所部兵略亦集乃路登賀蘭山偵知其穹帳所在分兵四翼蹢其營降其國公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其明年又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別以兵渡驢駒河鹵其知院李宣以歸遂改征南右副將軍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由辰沅徑羅鬼中前下普安循格孤山而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平章達里麻以兵十萬距王師於曲靖英曰彼謂我師罷於涉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會天方大霧冒霧趨白石江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友德欲濟師英曰未可我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率諸軍嚴陣若將渡者而出奇兵潛從下流以濟使張疑幟於山谷閒梁人恟懼英急麾軍渡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鏖戰良久復縱鐵騎蹙之遂大敗之長驅入雲南梁王悉死滇池島中悉收其金玉子女圖籍移兵分徇屬郡皆下之獨大理不下大理倚點蒼洱海爲固又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故南詔所築也土酋段世搤之以守英自將取之不能得別遣一軍從閒道扳點蒼山而上度其既上乃策騎亂流進克龍尾關與山上軍前後夾擊遂鹵段世得其城由是永昌崔慶會川相次平悉定雲南地是歲詔班師命英留鎭雲南英辨方物以定貢賦視民數以均力役疎闊節目以便安其人未幾平緬及八百媳婦皆內附已而宣慰使思倫發悉衆三十萬入寇定遠英親率兵擊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英喜曰賊不足破也翼日寇驅百象而前象皆被甲荷闌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摽槍以摽我師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軍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軍多列火器閒以長刀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

風縱礟大噪諸象皆股慄有荅剌亦者莌之梟將也方殊死鬬左軍小御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以來左帥遥見一人握刀馳而下益麾衆力戰英督大軍乘之不移時而賊大潰斬馘四萬餘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盡殪渠帥刀思郎斯郎理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自是諸蠻震慴麓川始不復梗矣其明年入朝宴英於奉天殿賞賚加厚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既還鎮復破丕上脩阿貧於龍窩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番部有重譯入貢者矣英凡後先鎮

雲南十年自其西鎮之次年哭孝慈皇后及再鎮之三年哭懿文皇太子皆極哀至嘔血遂感疾二十四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英之在鎮也簡置守令勸課農桑有惠愛於民居常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略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使講說經史聽之靡倦性又好良馬嘗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由是飫馬甚盛太祖初起時數養佗姓爲子每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養子多至二十餘人惟英之勳績在西南最大佗如徐司馬何文煇雖名賢將猶遠不逮云子春晟昴皆嘗鎮雲南昕駙馬都尉

春字景春材武有父風年十七從英征西番及從征雲南平江西寇皆先登積功授後軍都督府僉事羣臣請且試職帝曰兒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嘗命慮烈山四又命鞫捕叛黨於嶽州所開釋各數百人既嗣爵鎮雲南屢平緬何東川叛酋復平越巂龍窩刁千孟諸砦在鎮七年留意屯田水利闢田至三千餘頃復民五千餘戶鑿鐵池河又灌田數千頃民受其利卒無子弟晟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寡言笑讀書善強記太祖喜之

甫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進左都督既嗣爵即代鎮雲南建文帝自焚也成祖疑其由地道以出或言匿晟所使使者詗察無狀始獲免充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兵從平交趾入朝論功封黔國公予世券又賜玉帶金帛寶鈔大宴殿上御製詩褒美之遣還鎮已復從平交趾餘寇正統四年命征麓川叛酋思仁發不利前鋒都督方政戰死晟燒輜重擁衆丞亂昌布按官以聞英宗使使者薄責晟晟告使者失律喪師辠固當死因慚懼發疾薨於楚雄方思仁發未叛孟養宣慰使刁賓玉嘗

命思仁爲質於晟晟兒子畜之至是師次潞江遂遣人往諭思仁降思仁故桀驁陽許諾晟爲按兵以待而思仁部將緬檢壁江上急挑方政戰政不勝憤數請濟師晟不許政夜與其子瑛獨率麾下渡江擊緬檢烝之斬首三千餘級獲象數千乘勝深入爲賊所敗乞援師於晟晟方卒思仁降恚政違已節制閉賊壘欲不遣兵左右固諫乃姑以少兵往又徐行政知晟援不力即遣瑛歸曰毋庸父子俱死也瑛叩頭流涕求與政偕歸政拔劍叱之曰吾將官死分耳策騎馳賊陣中被殺一軍皆殁而晟衆亦潰烝矣其後思仁發誅朝議念晟元勳後且有平交阯功薄其辠與方政並予封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雲南自黔寧王以來撫服其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晟家前後所置土田園墅邸舍其直鉅萬珍寶余貝充牣庫藏後房曳羅綺者至累百人所役使奄奴亦數十計而又謹事中朝諸貴人歲時饋問不絕雖用兵非晟所長然獨能檢馭其下頗善致聲譽云子斌嗣幼以晟弟都督同知昂代鎮斌卒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尤幼不能嗣以琮從兄右都督璘璘弟都督同知瓚相繼

代鎮共十五年琮始得嗣數討服叛酋以功加太子太傅卒謚武僖無子族孫昆當嗣請於朝朝議昆高祖昂寔英之子晟之弟昆宜嗣西平侯不得嗣黔國公下雲南守臣議皆言百餘年來南蠻知有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蠻人所輕從其言昆遂嗣公爵昆能詩既嗣爵亦數平酋寇凡三賜璽書褒諭再益歲祿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卒謚敏靖子朝輔嗣好學有文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卒二子融肇繼殤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嗣其淫惡益甚詔削朝弼爵以子昌胙嗣朝弼復欲殺昌胙逮至京幽於南京故第以死始沐氏鎮雲南久不能無貲驕自督撫諸大臣往謁者及門率下輿布按兩司官以下遇輒避道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方用事頗弗謂善也萬曆中昌胙嘗出恚僉事楊寅秋不避遂笞責其隸人寅秋亦恚與昌胙訟於朝中朝率右寅秋於是昌胙屢奉旨切責云萬曆中論平隴川酋岳鳳功加昌胙太子太保久之乞休子叡以都督同知代鎮論平順夫酋莽亢等功進叡右都督已

原缺

而武定尋甸諸夸相繼叛旣平昌胙効失事狀獻被逮復起昌胙鎮之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卒孫啓元嗣卒子天波嗣安南酋沙定洲突引衆入雲南城大掠天波倉卒不及戰逃丞永昌先是元謀土官吾必奎叛天波乃檄諸土司會剿必奎旣禽而定洲承檄至聲言謁辭天波遂作亂天波母妻皆死是歲 皇清順治二年也踰一年爲流賊孫可望所誘遂降可望及 王師至復丞緬甸緬人又誘執之天波竟不屈死其子忠顯忠顯子神休事具國史沐氏鎮雲南者二百六十餘年凡二王九公一侯一伯四都督傳十二世乃絕

昂字景顒能詩歷官都督同知嘗從其兄晟討麓川不利旣代鎮復討麓川又不利與定西伯蔣貴合兵始平之擢左都督賜金帛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子僖南京錦衣衞千戶僖子璘璘弟瓚皆官都督同知瓚子誠都指揮使誠子崑即爲族祖黔國公琮後者也

論曰太祖之封諸勳臣也或中絕或及身嬰禍衆矣其剖符受土延十餘世者惟中山黔寧爲然黔寧名雖藩臣而實君長一方視中山殆尤奇焉抑

鈍翁續稾卷三十六目錄

列傳卷六

鈍翁續稾卷三十六目錄終

廖永安傳

廖永安字彦敬其先由黃州徙巢遂爲巢人永安少以氣自豪妖人彭祖兵起與兄永堅爲祖萬戶祖既敗歿永堅悉往仕漢永安復與弟永忠率戰艦千餘艘偕俞通海等屯巢湖結水砦以捍寇患與廬州左君弼有隙屢受其窘永安輩懼爲所襲遣間使至和州請歸太祖且乞發兵爲導太祖乃親詣巢湖道其戰艦以出會元中丞蠻子海牙聚兵馬場河太祖督舟師攻之元人駕樓船不利進

退而永安輩操舟如飛凡再戰再破元兵於是始定渡江之策矣頃之發江口永安請舟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不如徑攻牛渚可以萬全乃舉颿向牛渚是時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守磯者驚亂太祖急麾甲士奮勇以進采石鎮兵皆潰遂從取太平授管軍總管以舟師破海牙水柵獲其船十五艘又從禽陳兆先於江寧鎮遂入集慶擢建康翼統軍元帥以舟師從取鎮江克常州擢同僉江南行樞密院事又以舟師從將軍常遇春自銅陵趨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率師抵

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鹵天完將洪某遂克池州偕俞通海攻江陰之石牌砦降張士誠守將欒瑞擢同樞密院事又以舟師破士誠兵於常熟之福山港再破之於通州之狼山獲其戰艦以歸遂從將軍徐達復宜興乘勝追敵於太湖遇其將呂珍與鬭舟膠於淺被執永安長於水戰本率舟師歸太祖所至輒有功及是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卒爲士誠所囚太祖聞壯永安守義不屈遙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竟歿於吳吳平始還喪帝迎祭於郊洪武六年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如

永安及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巳前歿猶未有謚號乃下禮部定議禮部臣議曰有元失馭四海糜沸英傑之士或起義旅或保一方泯泯棼棼莫知所屬真人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公臣廖永安等皆熊羆之士併力之才非陷堅歿敵卽罹變捐軀義與忠俱名燿天壤陛下淵一天下追惟舊勞爵祿及子孫蒸嘗著祀典易名定謚於禮爲宜臣謹按謚法以赴敵逢難謚臣永安武閔殺身克戎謚臣通海忠烈奉上致果謚臣德勝忠毅勝敵志彊謚

臣大海武莊闢土庐境武而不遂諡臣再成武壯折衝禦侮壯而有力諡臣廼德勝武桓其臣世傑業封永義侯與漢世祖封蒞恂景丹相類當即以爲諡詔從其議又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已又改封永安郡國公無子授其從子昇爲指揮僉事始永安兄弟之歸太祖也其父旺從渡江不仕卒凡有子五人長永清即昇父也次永寧蚤卒次永堅爲漢參政來歸亦卒又次永安最少永忠與俞通海等六人自有傳

胡大海傳

胡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太祖初起大海丞謁滁陽命爲前鋒從渡江與諸將略地以功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衞帳下從破宣城命倅院判鄧愈戍之遂從拔徽州大敗楊完者援兵於城下又從克嚴州降完者豁洞兵三萬人進樞密院判官大海謂蘭谿去嚴甚邇蘭谿下則婺之右臂斷矣遂自引兵攻克之從取婺州遷樞密院僉事復引兵下諸暨州張士誠將呂珍來爭州城謀堰水以灌城中大海救之奪堰反灌珍營珍埶蹙乃馬上折矢與大海誓請各解兵許之都事王愷自婺移書謂大海曰此珍授首之日也愼勿聽珍狡謀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還人皆服其威信尋引兵平處州已又平信州以爲廣信府擢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又以王愷爲左司郎中使佐大海先王師克嚴時苗將蔣英劉震李福皆自桐廬來歸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至是三人者謀作亂震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也福獨謂其衆曰舉大事寧顧私恩乎於是三人者晨入分省署英陰揣鐵椎褎中而陽請大海乞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信之嘑馬將上英遣其黨鍾矮子

者跪馬前詐訴英過惡且曰蔣某欲殺我大海未及荅反顧英英出所褎鐵椎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遂被殺又殺大海子關住及郎中愷大掠城中畔奔吳其後李文忠出師杭州杭人執英以降大祖命誅英刺其血以祭大海也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是也以是其軍一行遠近爭趨附之及聞大海死無不流涕者初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熠熠有光既死敵兵犯境軍中

或寢大海若生時或覩炬火滿壁洶洶有甲騎聲師出輒大捷或疑大海陰助云累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饗晉卞壺廟洪武初配饗太廟養子德濟

德濟字世美不詳其何許人大海率以從太祖與攻婺州爲誘兵大破元師於梅彎門外禽其將李有章由是知名大海既下信州太祖以德濟爲行樞密院同僉使守之漢將李明道寇信懼大海之趨援也分兵據草平鎮以遏其師德濟告急大海

率師由靈谿進德濟知之乃出兵與明道力戰大海復從後夾擊之遂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得士馬器械甚衆會大海爲蔣英所害而處州降將李祐之亦殺院判耿再成以叛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寇諸曁德濟自信往救之乘懈得入城與院判謝再興分門而守夜過半出敵不意選甲士斫珍營珍士馬大驚擾相蹂躪死者無算珍遂遁去擢浙東行省參知政事移守新城士誠將李伯昇又率步騎大入寇德濟閉城門戒將士勿輕鬬遣使取閒道乞師於總帥李文忠文忠馳抵龍潭距敵營不數里而軍密語德濟期以明旦並戰戰甫合文忠引騎銜嘑突入敵人皆披靡而德濟亦出城中兵乘之斬其甲首數萬燔燒其營落數十伯昇復遁去所弃輜重山積累日舉之不盡於是太祖召德濟至建康旣陛見諭廷臣曰孰謂我朝無人如德濟亦豪傑士也已又名文忠至詰以誅羅彥敬事彥敬故德濟行省都事先是德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文忠知之意不樂且疑德濟使然乃誅彥敬欲微以戒德濟其所部將士皆怒丞說德濟曰何處不富貴盍改圖之德濟怡

然曰右丞殺彥敬自爲廣信作戰衣有敝耳非爲我也敢再言者斬至是太祖責文忠以爲失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擢浙江行省右丞賜駿馬一未幾改左丞移鎮杭州命從大將軍徐達出塞方駐兵沈兒峪會元人夜劫德濟砦德濟失利大將軍因斬其部將數人械德濟至京師帝念其舊功乃曲赦之使還軍中聽調而敕諭大將軍曰將軍欲效衞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自今諸失律者將軍其用軍法從事久之復以德濟爲都指揮使使鎮陝西卒

何眞傳

何眞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末歷河源務副使弃官歸會縣人王成陳仲玉作亂眞請於行省起兵討誅仲玉復圍成砦募能禽成者予鈔十千成奴遂縛之以出眞旣如數予之鈔即促具湯鑊烹奴使數人號於衆曰四境有奴叛主者視此於是衆皆說爭趨歸之盡併有循惠二州之境已又破海盜邵宗愚累官江西行省右丞贛州熊天瑞引舟師數萬欲圖眞眞逆之胥江會天晝晦大雷雨震折天瑞軍舟檣舟不得進眞遂擊走之

廣人得賴以完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將取廣東時方營福州先使使以書諭眞其略曰乃者元綱解紐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奮起分割州縣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梟征橫斂蠶食一隅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四方底定惟兩廣僻在遐荒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其留意焉遂杭海趨潮州師旣至眞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糧奉表以降永忠聞於朝賜詔褒眞曰朕惟古之豪傑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之屬擁兵據險角立羣雄之間非眞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朕方興歎爾眞連數郡之衆乃不煩一兵不費一鏃先期來歸雖竇李奚讓焉玆者驛召來庭錫爾名爵用旌爾功於是永忠抵東莞眞率官屬迎勞遂奉詔入朝擢眞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且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知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卿能輸誠納土不逆顏行信可謂識時務者眞叩首謝曰臣眞本蠻邦之

人遭亂結聚不過全軀保妻子之計非有他也今幸日月麗天靡幽不燭臣眞死辠其敢上逆天命帝曰名者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其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眞受命之官頗著聲望尤喜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已復轉山東還右布政使尋轉浙江進湖廣左使加封東莞伯致仕卒眞貌豐偉美須頳吐音如鍾少時有相者謂眞異日當封侯眞笑不應也其後卒如相者言子榮嗣坐藍玉黨死榮弟貴常侍懿文太子授北城兵馬指揮擢鎭南衛指揮僉事貴弟宏官至尚寶司丞亦坐死

韓政傳

韓政睢州人嘗爲義兵元帥率衆歸太祖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於是李濟據濠州名爲張士誠守而實觀望不決太祖使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嘗聞順逆者成敗之埶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閣下誠能審成敗之埶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垂於竹帛信矣濠梁乃吾主上故里陵墓親戚皆在無時或忘於心左相國方統三軍徇取淮東西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加兵故獻計左右願閣下觀天時

驗人事因時立功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考之陵寢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甚大纖芥小嫌不足爲閣下累也竊又思閣下所爲果爲元與爲張與如爲元也則元君闇弱姦孽擅政寵將跋扈天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驕淫悖道亡在漸刻閣下以此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甚爲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埶之本昧於成敗禍福之幾非知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知亦閣下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舍逆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復遷

延疑貳大軍一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身爲俘鹵或膏塗草埜不亦貽天下笑哉濟得書不報太祖歎曰濠固吾家也濟所爲如此使吾有國無家可乎乃命政率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濟度不能支始出降政歸濟於應天太祖聞之大說以時守濠州命政移師攻安豐鎰其四門不下潛穴城東龍尾壩入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其將忻都竹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里獲都忻而貞引兵來援與戰於城南門再破走之是時淮東西悉平已從平姑蘇已又從北伐分兵

鎰黃河以斷山東援軍遂取益都濟寧濟南皆與有功克東平政功尤多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以師會大將軍於臨清檄政守東昌既下大都檄政分兵以守廣平政遂諭降白土諸砦拜下蟶尖砦蟶尖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爲元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大將軍之北伐也嘗遣將士收服諸山砦降者相繼而蟶尖獨恃險不下至是以兵逼之庸誘殺居義及小鎖兒以降凡得士卒萬餘人居民男女稱是尋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予世券移鎮山東未幾復移河

北招撫流民復業甚衆從左副將軍李文忠出塞由東路踰居庸關擣應昌遂取和林深入土剌進抵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命巡河南陝西再從信國公湯和練兵於臨清卒追封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楊璟傳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以管軍萬戶從太祖由總管進親軍副都指揮使從下婺州遷樞密院判官再從伐漢以功擢湖廣行省參政移鎮江陵進攻湖南蠻寇駐師三江口復以招討功遷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與廖永忠會師取廣西進克永州攻靖江未下而永忠以師來會璟告諸將曰敵所恃西濠水耳今決其隄岸破之必矣乃遣兵破閘口關盡決濠水築土隄以達城下且購守隄士爲內應遂入城執其守將也兒吉尼先是參政張彬攻南關爲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禁止之民乃以安復移師徇下彬州降其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顔還爲偏將軍從北伐留鎮南陽未幾詔璟往使於夏是時夏主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璟旣至數諭昇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

共議而諸大臣方專恣心不利昇歸朝遂皆固持以爲不可昇亦莫能決也於是璟還復遺昇書曰竊聞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沖之姿席先人之業據有巴蜀艱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知乎若以險阻可恃則三苗之據不減有扈之國不亞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無不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諄諄而諭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如陳張之屬竊據吳楚造舟塞

江河積糧過山嶽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子龍歸江夏王師致伐執窮銜璧主上宥其辜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絶豈不賢知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凡今之爲足下謀者佗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於此能不爲之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覩順逆之機在足下審之而已昇遂不聽踰二年而夏亾盖略如璟書云洪武三年論功封璟營陽侯予世券從伐夏戰於瞿唐不利夏平充副將軍討定辰沅蠻蔻再從大將軍徐達鎮北平十五年卒追封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嗣部韃靼軍戍雲南以多道亾降普定指揮使

胡海傳

胡海字海洋定遠人嘗入土豪赤塘王總管營自拔來歸授百戶從取元將賈魯兵克泗滁二州進萬戶從渡江拔元中丞蠻子海牙之水砦矢傷左足遂破陳也先兵從取集慶先登取鎮江矢傷右脅從取元將謝國璽於寧國刃傷左手因遷充先鋒從圍湖州墮其東南門月城矢傷小腹及右臂從攻安豐刃傷右股及胷鏖戰於紹興生得賊四百餘人進都先鋒從破漢兵於龍灣又從克安慶矢傷右臂與漢人相持凡八戰皆大捷遂入江州從攻廬州礮石傷右臂海屢戰屢受傷然鬭益力太祖壯其勇授鞏槍上千戶復從克荆澧衡潭之境擢寶慶衛指揮僉事遷指揮使命鎮益陽從平章楊璟征湖南廣西未下郡縣由祁陽進圍永州與守兵戰於東鄉橋生得千萬戶四人以夜三鼓先登及抵靖江又與守兵戰於南門生得萬戶二人以夜四鼓自北門八角亭先登海功最命爲左副總兵剿平左江上思蠻調征蜀克溫湯關殺守關將一人予世襲指揮使仍鎮益陽從征雲南由永寧定烏撒進克可渡河與副將軍沐英會師攻大理酋段世悉衆扼上下關以守是時定遠侯王弼自洱水東引兵趨上關英親率大軍抵下關而

遣海以夜四鼓取石門開道度河繞出點蒼山後扳大樹緣崖而上立王師旗幟平明英士卒望見之皆踴躍嘑噪酋衆大驚英遂斬關入海亦壓山上軍下擊酋衆前後受敵悉潰丕雲南既平論功封東川侯予世券踰三年以左參將從北征又三年以征南將軍討湖南諸蠻寇皆有功師還乞歸鄉里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幣稱是病疽發背卒長子斌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陣歿次子覲駙馬都尉

張赫傳

張赫濠州人江淮大亂嘗團結義兵以捍鄉里嘉山繆把頭每遣人招之卒謝不往聞太祖起遂率衆來附授千戶以功進萬戶從渡江所至攻伐皆與以功擢常春翼元帥守禦常州尋從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又從攻武昌已又從伐張士誠進圍平江諸將分門而軍赫軍閶門士誠屢出兵突戰屢挫其鋒吳平賜彩段表裏又從克慶元幷下溫台洪武元年擢福州衛都指揮副使進本衛同知復命署都指揮使司事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間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悉患苦之帝數遣使使諭日本國王詔書謂能臣則當奉表來庭不能臣亦當斂兵自固永安境土如必欲為寇將尅期命舟師颿驅往剿滅其國纔又數絕日本貢使然竟不得倭人要領赫在海上久所捕鹵不可勝計最後追寇至琉璃大洋親率士卒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其弓刀諸器械無筭帝偉赫功遂命掌都指揮印尋調興化衛召還擢大都督府僉事會遼東漕運方艱軍食後期帝深以為慮以赫久於海上習知海道曲折因命赫督海運事久之封杭海侯予世券赫前後往來遼

東十二歲凡督十運勞勩備至軍中賴以無乏病卒追封恩國公謚莊簡同時有朱壽者亦積戰功至都指揮大都督府僉事又積督運功封舳艫侯皆與赫同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示勳臣五十七人各從其類為標目以江夏侯周德興而下十九人為一類赫壽相次皆與列焉後三年壽坐藍玉黨死

論曰海之通運始由秦始始皇時起黃腄琅邪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其後元萬戶張瑄朱清遂獻海運之議海中風信有時自浙西抵大都凡萬四千

里比及運踐不過旬日力省而利倍未有善於此者明初仍之歲漕粟七十萬石以給遼東則杭海舳艫兩矦之功茂焉兩矦與珦清適同姓氏夫豈其苗裔與一何習於海也逮會通河成而海道竟廢萬曆以後雖建策紛如直空言而已

張溫傳

張溫不詳何許人從太祖渡江授千戶從平武昌擢統軍元帥又從禽張士誠賜綵段表裏擢天策衛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徐達北伐檄守蘭州洪武二年冬元將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率

步騎奄至溫集諸將議曰賊悉衆襲我擊與不擊孰便或對曰我兵寡不敵不如固守俟溫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俟彼不退然後守以待援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保保軍少郤已而復進圍城數重溫閉城門戒將士備禦甚至時鞏昌守將于光赴援會戰敗被執保保以徇於城下光大嘑曰諸公努力大將軍行將大軍至矣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數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事聞擢溫大都督府僉事已又命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當蘭州之受圍也保保兵以夜坎

城而登千戶郭佑方被酒臥不之覺佗將巡城者擊退之圍既解溫將斬佑天策衛知事朱有聞入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能斬佑以令衆此所謂軍法也將士無敢議者今賊既退矣始追僇之不惟無及於事且當有擅殺名竊以為不可溫謝曰非君不聞是言也遂杖佑釋之帝聞而兩善焉升賞有間綺帛各五表裏其明年命溫以參將從平蜀賜白金綵段十一年又命以副將從討西羌俘獲人畜無筭封會寧矦予世券又明年命往理河南軍務十四年從征雲南二十一年從北伐皆有功

後以居室器用僭上獲辠遂坐藍玉黨死初溫自陝西至京師入謝帝諭之曰蘭州一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功以隳故仁者不矜其功而知者克成其名惟仁與知所向無敵二者有一不備雖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知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及溫被辠蓋率負帝所誡云

王弼傳

王弼其先定遠人祖四七始遷臨懷之谿河弼有

侍力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山[illegible]
倜相保踰年率所部來歸太祖知其才使備宿衛
數從攻伐積戰功累遷至驍騎右衛親軍指揮使
從圍平江弼軍盤門張士誠親悉銳士突圍出西
門轉戰將弁副將軍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
據北濠截其後而別遣兵與關良久未決遇春往
拊弼背曰軍中皆稱爾健將爾能爲我取此乎弼
應曰諾即馳騎揮雙刀奮擊敵小卻遇春遂率衆
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逸
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由是不敢復出吳平賜白

金彩段從北伐既定元都自河中渡河取陝西前
至紅螺斬頭山而還擢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
使從討西番進封定遠侯復從平雲南予世券洪
武二十年以副將軍從征沙漠降元將納哈出二
十一年復以副將軍從大將軍藍玉出大寧路抵
慶州諜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方營捕魚兒海上
乃從間道往襲之達百眼井不見虜玉將引還弼
拒曰不可吾與公奉詔提十餘萬之衆期以埽平
王庭空行空返將何以復命玉於是復進詰旦飲
馬捕魚兒海南偵知虜主在海北相距八十餘里

因以弼爲前鋒選輕騎直薄其在所會天大風揚
沙晝晦虜不之覺也虜自謂去塞下絕遠大軍乏
水草必不能深入竟不設備方整轡直驅馬牛欲
北徙忽顧見弼軍大驚相次皆潰脫古思不知所
爲以數十騎遯去所鹵后妃子女官屬及人畜鎧
仗凡數十萬二十二年詔功臣還鄉賜弼金帛銀
鈔如例帝親諭勞之弼頓首謝曰臣弼蠢庸語知
不足料敵勇不能陷堅屬當天心厭亂眞人乘
運弼等奉行天誅如振枯摧槁其何力之與有顧
得叨冒寵靈榮及三世愧無以報稱萬一於是歲

一朝京師又五年卒子六人或謂弼坐傅潁公友
德事與友德皆自殺故其子不得嗣封也

孫炎傳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長身鐵面一足偏跛所至持
辨風生人莫當其口元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
煜皆以詩名炎游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爲歌詩雅
以才略自負嘗輕視章句儒太祖取建康名見炎
炎陳元運將終勸太祖延攬賢士以成大業太祖
甚說之授行中書省掾所謀多合太祖心乃愈以
爲可用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歷遷行省

都事會克處州命擇守臣咸以處在山澤閒盜賊馮結難其人太祖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以敕牒未署者付之悉聽炎自辟用炎匹馬入處州是時處城外皆賊窠穴不奉官府約束炎坐廳事名城中父老列階下諭之曰天將弃元人其知之海內分裂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甚或握兵戲㵎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面諭爾民將以安爾也爾民審思之有不遵化者必盡爲僇皆叩頭受命出以轉告其鄉人謂孫使君不可亂狎炎亦下令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良民擇其勇健者練爲兵時時教習之復擇衆所服者爲之長有警則率以禦無事罷歸農於是民皆安之炎又銄至一二儒生問才而賢者錄其氏名如劉基章溢葉琛輩皆伏匿山谷中不肎出輒爲書遣使招致之基尤豪俠有名自以嘗入石抹宜孫幕不當爲佗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基無以答逡巡就見炎置酒與飲爲敘說古今

成敗事基深歎服之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建康太祖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踰三年苗將李祐之賀仁德叛襲破處州禽炎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賊知炎不爲用攜罇鴈斗酒啗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劃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賊方持刀擬炎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極口罵且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耳遂引枕臥賊伺其睡害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

論曰讀炎御寶劍歌又觀方孝孺所譔炎事知其偉然丈夫也使炎不死其勳名始與文成公侔矣文成身居王佐而炎不免以血膏凶刃命也夫

胡深傳

胡深字仲淵處之龍泉人父鉦仕元至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歿遼東深載其匶南歸夜泊大崖下寢老父促之行曰此崖且崩驚寤甫移舟而大風雨至崖果崩深僅而得免人謂孝感所致至正中處州萬戶石抹宜孫江西行省參政恩寧普相繼辟深參謀其軍事是時郡縣盜賊竝起深佐其帥且討且招之積功甚著最後宜孫以行樞密院

判官鎮處復假深行軍都事督兵討賊所至無不平者是歲冬太祖命僉院胡大海擊破玄孫於處州得其城移兵分徇屬縣深方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謀閉關爲拒守討四縣士民咸請於深願內附以活百姓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國家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哉深遂往見大海以降太祖索聞深名召授中書省左司員外郎監築龍灣虎口二城辭命招集舊部曲從征深進親軍指揮使守吉安於是處州爲苗軍所據總制孫炎死命以所部馳

續稾卷三十六

往討之比至而城已復遂擢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其明年叛將謝再興引張士誠兵犯東陽深往援之因建議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失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縣五十里別築一城以守其工不旬日成樓櫓壕柵畢具已而吳人舉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拔始引去太祖嘉其功遣使賜以名馬溫州方明善取平陽深遣偏師復之而親以大軍攻溫明善若國珍從子也乃與國珍議貢白金三萬兩以乞退師太祖命深班師入覲欲遂枋用之深辭願還守外以自效

太祖方即吳王位即除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諭之曰俟閩浙平當還爾中書矣其明年深請以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會取福建乃命指揮朱亮祖等赴之深先以兵攻下浦城又下崇安建陽二縣太祖復遣使即軍中賜以所御名馬還師與亮祖遇遂合擊有定別將於錦江深視黑祲壓營以爲戰必不利亮祖促之曰師至此庸可緩乎山澤之氣變化無常何足徵也深不得已進擊破其二柵敵兵圍深數重會天已暮深突圍欲出馬蹶爲所執送於有定有定方欲誘深從已未有害深

續稾卷三十六

意也深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方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會元使至竟遇害於福州洪武元年追封縉雲郡伯先是深之師曰王先生者嘗率門弟子起兵逐寇完龍泉城龍泉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深在閩寧普幕聞之馳而歸泣告同門友曰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求害王先生者誅僇之士大夫率推其義深在兵閒久又守鄉郡餘五年善拊循兵民以故衆皆愛之及其死也處人立私祠祀之是歲值有星變太祖嘗占之曰東南

當失大將急遣使諭渼淡已敗歿矣

擬明史列傳卷六終

康熙乙丑夏四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七目錄

列傳卷七

鈍翁續稾卷三十七目錄終

何文煇傳

何文煇字德明滁州人元帥世隆之孫年十三太祖撫爲己子冒朱姓及長授總制寧以天寧翼元帥使守宣州頗著聲望久之擢江西行省參政數攻討江西未下州縣新淦鄧仲廉負固率兵往克其城禽斬之遂以參政從取淮東復從破平江賜綵段表裏進行省左丞復姓何氏以征南副將軍與平章胡廷美由江西路進取福建師度杉關入光澤縣徇下邵武建陽甌建寧元同僉達里麻用其參政陳子琦謀閉城距守文煇與廷美環四面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煇營乞降詰旦總管翟也先不㪍亦率衆降於文煇於是廷美怒兩人之不詣己也欲屠其城文煇馳告廷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計耳今既降矣柰何以私忿殺人廷美乃止師入城秋豪無所犯惟檻子琦送京師由是汀泉諸州縣聞之皆相次歸附文煇功居多會車駕幸河南名文煇扈從既至汴梁命爲河南衛指揮使留守河南遂以指揮從大將軍北取陝西所至皆有功檄守潼關擢大

都督府都督僉事予世襲指揮使復以參將從平蜀賜白金綵段要命留守成都文煇號令明肅軍民皆德之遷大都督府同知踰三年移鎮北平又移鴈門以疾召還卒於家帝稱文煇謀略深遠威望凜然遣營葬滁州東沙河上卹賚甚厚子環成都護衛指揮使征韃靼殲歿國初多畜義子與諸將士分守諸路故用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宣州馬兒守婺州柴舍眞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周舍者沐英故軍中又皆呼沐舍馬兒者徐司馬柴舍者朱文剛文剛與胡大海耿再成死處州之難而道舍卽文煇也其人率皆以功名顯惟眞童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者亦以義子前死無爲州史不言其小字云

徐司馬傳

徐司馬字從政揚州人元末兵亂年甫九歲弃道傍太祖得之因養爲子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及取婺州除總制命助元帥常遇春守禦吳元年授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從副將軍李文忠北伐禽故元宗王慶生擢杭州衛指揮使尋進都指揮使詔復徐姓九年遷鎮河南是時南北兩京

竝建汴梁號國家重地帝簡賢司馬故特從近召
任之於是宋國公馮勝方往河南練兵會星象有
變術者以爲占在大梁乃使使者齎敕誡勝且曰
升以此語馬兒知之爲帝所親暱如此旣而復敕
勝與司馬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錯處
尤宜嚴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衞王抵汴
之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
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敕中皆官而
不名其見倚重益略與宋公埒十九年入覲遂擢
中軍都督府僉事二十五年率師討越巂其明年

還至成都以疾卒司馬故好文學遇人無貴賤率
溫溫謙厚所至能拊循士卒拯恤其貧苦甚得衆
心其在浙東河南尤有惠政結納士大夫無所不
傾公暇退居一室相與講論終日蕭然如寒素者
比雖戰功不及何文煇而儒雅過之自少賢富卒
之日家無餘貲與文煇竝稱賢將云

郭雲傳

郭雲南陽人武勇有謀略身長八尺餘狀貌魁偉
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白泉砦賊不敢犯累
官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河南郡縣皆
降明雲獨堅守裕州不從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曾
諒圖之雲猶數出戰及兵敗被執大將軍呵之跪
雲植立且罵且求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縶
送京師旣見太祖奇其狀貌命釋縛仙方閱漢書
問之曰識字乎對曰識因以書授之使讀雲誦其
書甚習帝大喜厚加賞賜用爲溧水知縣民皆稱
之帝益以爲賢特擢南陽衞指揮僉事兼知南陽
府事使還鄉收故部曲就戍其地凡數年卒長子
弘年甫十三帝爲下制曰昔之君天下者尤必褒
崇忠義故漢高祖封雍齒而斬丁公傳於史冊以

爲美談郭雲出自田閒倡率義旗保障鄉曲殷軀
累年竭心所事王師北伐人神響應而雲集一旅
之衆數戰不屈執縶援絶終無異志朕嘉其節概
試之有司則閭閻頌德俾鎭故鄉則軍民樂業斯
可謂純臣矣雖無汗馬之勳倒戈之效治績克著
忠義凜然可以子弘入開國功臣列授宣武將軍
飛熊衞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爾職爾弘毋狎
小人毋驕武事用承乃父厥惟懋哉

王銘傳

王銘字子敬和州人初隸元帥俞通海麾下從通

海攻元將蠻子海牙於采石以銘驍勇選充奇兵戰方合銘率諸奇兵大噪衝之遂拔海牙水砦自是數有功從通海與吳軍戰於大湖流矢中銘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通海勞之曰爾誠壯士答李陵賢將也其麾下褁創而鬭固宜顧予何人乃得此於爾復從拔通州之黃橋鶩項諸砦賜白金文綺復從擊漢軍於龍灣逐北至采石銘獨突其陣敵兵攢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所殺傷過當賜文綺銀盌選充宿衛遂從太祖取江州復從破漢軍於彭蠡湖之康郎山又從破之於禁江口等

命銘招諭英山諸砦銘乃以意諭守將沈頭陀輩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樓船數千猶不能自完汝瞽保區區尋丈之險況能久延哉今大兵四討遺孽不蚤束手歸順將安所逃死且戰且撫徑下英山擢管軍百戶從副將軍常遇春與吳軍戰於湖州之升山再戰於舊館已又戰於烏鎮凡大小戰數十銘功爲多命守松江移太倉以其兵捕斬倭寇千餘人復賜白金文綺洪武四年都試百戶諸善用槍者率莫能與銘抗進太倉衛管軍副千戶擢長淮衛指揮僉事移溫州銘在

溫上疏曰臣所領鎭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威靈猝有風潮之變捍禦無所執須改爲臣敢以聞於是繕城濬濠其功悉倍於舊又加築外垣起海神山屬郭公山首尾二千餘丈宏敞壯麗屹然稱東浙巨鎭焉帝甚嘉之予世襲銘嘗請告暫還和州溫士女遮道送迎府縣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不置意有愧王指揮多矣銘之得人心如此竟卒於溫

武德傳

武德壽州安豐人元至正中以材略應募爲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德知元將亾慨然言於元帥張鑑曰天生吾才堂堂雄萬夫今不刎於東即挫於西事孰可知矣不蚤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腐爛豈不惜哉鑑然其言遂相率歸太祖以功授千戶分隸李文忠麾下從文忠赴將軍常遇春於池州力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從取於潛昌化遂從克嚴州賞銀盌一由千戶進萬戶前軍元帥楊完者軍於烏龍嶺德請曰此可襲而取也德願爲前驅文忠問曰何以知其可襲對

曰桀高覘之見其郛曲從舉不安且其聲𨷖是以
知之文忠曰善卽襲完者覆其營移兵從取蘭谿
又從克諸暨又從攻紹興先登陷陳傷右臂不顧
文忠歎曰諸將士人人如武某何戰不捷哉賞米
三百斛加銀盌一將英叛金華賀仁德叛處州浙
東大震從文忠定金華又從攻處州遇仁德兵於
劉山德馳當之戟手訴仁德曰若叛逆當死死在
須臾尙敢與王師抗邪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
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呼突入諸軍繼之仁德敗
丞再戰再敗之仁德遂爲其下所殺德還師守嚴

後二年定官制改管軍百戶從文忠擊破吳兵於
諸暨賞綵繒二段文忠遣從諸將援浦城所過山
砦皆下又遣從擊江山盜德直抵其營羣盜大驚
徐譬以禍福相率羅拜乞貸死皆撫定之復從文
忠下建劒汀三州還師守嚴再從文忠悉定閩谿
諸砦由百戶進管軍千戶移守衢尋予世襲賞文
綺四襲最後從靖海侯吳禎行邊禎以平陽重鎭
外控島夷而察德可屬任命就鎭平陽在鎭八年
致事久之帝發兵征雲南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帥
偕行始同德來歸者張鑑淮西人善用槍故號長

槍軍旣歸太祖太祖每遣鑑攻伐必與德俱先德
卒官至江淮行樞密院副使

論曰德直一搴旗陷堅之才耳顧能擇主而事可
謂知矣及其最功則又僅受中賞不得與佗公侯
齒何數奇甚也竊感德所與張鑑言者故爲論次
於篇

王溥傳

王溥饒州安仁人仕漢爲平章事守建昌頗著聲
績太祖南征嘗命將攻建昌不克未幾院判朱亮
祖復擊溥於饒之安人港溥以兵拒戰師遂不利

而還漢將李明道等寇信州僉院胡大海往援禽
明道及溥弟漢二歸於行省李文忠文忠命二人
以書招溥是歲太祖帥師征漢拔江州友諒敗丞
武昌溥遂遣使來降命仍守建昌明年太祖次龍
興率其衆來見數加慰勞命從歸建康賜第聚寶
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尋遣溥取撫州
及江西未附諸郡縣復從克武昌進中書右丞洪
武元年以溥兼詹事府副詹事從大將軍北伐屢
有戰功賜文幣七表裏尋擢河南行省平章不署
事歲祿率視李伯昇潘原明云先是溥未仕時奉

其母葉避兵資谿遇亂與母相失不知存亾者凡十八年溥思母切肯瘞母若告以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及是溥從容言於帝曰臣少孤賴母葉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得事陛下立分寸功比者蒙恩褒崇三世陛下假寵於王氏甚厚念臣去鄉邑且久儻得賜告歸展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帝惻然許之且命禮官具祭物給之溥歸率士卒躬詣資谿之桃源山以物色求之不得晝夜號泣者三日既乃得居人吳海能言賊逼時狀謂是時夫人病不能行即投井

中死矣溥又訪得井方疑信次俄有鼠自井中出徑撲入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母遺屍果在溥哀嚎不自勝乃具衣棺即其地葬之人皆稱溥孝感溥卒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李伯昇傳

李伯昇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士誠據平江路伯昇官至行省平章事數引兵寇常州長興新城之境及王師伐吳攻湖州士誠遣伯昇赴援伯昇由荻港潛入城與右丞張天騏拒守既而大將軍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徇於城下諭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倍之摘刀欲自殺左右爭抱持之得不死衆訹伯昇曰勢孤援絕太尉且不自保何況公乎不如降也伯昇俛首不能言遂從衆出降平江被圍既久伯昇知其事迫不忍士誠之死欲說令歸命乃遣所善客踰城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名之入曰若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與亾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是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

虎落阱中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東取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收名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有功者賞敗軍者僇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不特三吳可保雖天下不難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何不言客曰此時雖有言吾知公不吾聽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相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倜然視天下不復有人方且美衣玉食歌童舞伎日夕酣宴而莫之倦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聞失一地不知縱知

亦不問故其事至此士誠曰吾甚悔之足下將何以敎我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則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戴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熟鏖於彭蠡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之所與人力固無如之何也今者敵攻我益急公始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矣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吾竊慮執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雖欲速死不

可得也故吾以爲莫若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最下當不失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乎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將思之然徑不降也平江破大將軍復遣伯昇詣士誠所諭意伯昇論之再四士誠終不應士誠縊伯昇復促解之語在士誠傳至京師太祖命伯昇仍故官洪武元年進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府事尋命征守陝西三年以功賜文綺及帛十六段帝欲優待之使食平章祿不署事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率兵討靖州五谿諸蠻寇平之帝甚嘉焉十三年命往理潭州軍務無何復遣使名還卒於京師子孫世襲指揮僉事

擬明史列傳卷七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八目錄

列傳卷八

鈍翁續稾卷三十八目錄終

擬明史列傳卷八

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谿人至濂乃遷浦江始師吳萊先生受其學已又游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之門兩公皆大儒亟遜濂自謂弗如也於是學者悉稱濂潛谿先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辭不行徑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建康遣使者辟濂濂始歎曰吾聞大亂極而眞人生斯其時矣遂與青田劉基等俱入見帝尊禮之除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兼命授皇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於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於時然基雄邁有奇氣數求爲世用而濂尤雍雍自命儒者不肎妄有所合既俱被徵基遂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帝左右備顧問嘗名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襃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已御端門帝口釋黃石公三略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又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帝悉稱善未幾以疾告歸帝與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

箋稱謝幷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以
副天下之望帝覽書大說名太子爲語書意遂賜
札褒荅焉洪武二年名充元史總裁官除翰林院
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濂雖用文學進然在帝側
遇事輒有所規益未嘗依違順旨會甘露屢降帝
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
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文
正得辠進曰文正辠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
諸遠地則善矣帝又語及神僊對曰漢武好神僊
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

天下其有不治乎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淸而身泰矣
帝稱善者良久其明年遷國子司業又明年坐事
謫安遠知縣五年名爲禮部主事遷太子贊善大
夫問以帝王學問之要濂請觀大學衍義乃命大
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
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既如詔因
曰漢武溺方伎之學喜塞外之功民力既敝然後
嚴刑督之臣竊謂人主能以義理治心則邪說不
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

代歷數及封疆修短廣狹既備陳之復曰三代之
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後世莫及又問三代
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
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胥化矣濂
之隨事納忠皆此類也未幾又遷翰林侍講學士
欲使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習卒待
辠禁近足矣由是帝益重之濂性朴誠加小心周
愼官內庭既久從不訐人之過帝多暴怒在側者
輒惶懼失度不知所出濂獨乘間以一言解之帝
亦未始不嘉納也所居室署溫樹二字客有問禁

中語者卽指示之値方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
日問濂昨者飲酒否坐客爲誰所進何具濂悉以
實對帝喜曰誠然卿不欺朕也間名問羣臣臧否
惟舉其善者且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他則不
能知也有奏書萬餘言者帝厭其迂衍議欲辠之
以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復以
問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故耳陛下方開言路惡
可深辠既而帝覽其書有足采者悉名廷臣詰責
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悞辠言者於是帝廷譽之
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

事朕十有九年必誠必謹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故久而愈益親信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所以慰藉之甚至濂雅不善酒帝嘗强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歡樂御製楚辭一章幷命侍臣咸賦醉學士詩又嘗躬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諭之曰此能愈疾延年故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九年復擢學士承旨其明年致仕賜綺帛若干問濂卿年幾何矣曰犬馬齒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

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又明年來朝十三年以長孫愼獲辠安置茂州濂狀貌豐偉美須穎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竝在朝一切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夷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天子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句驪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濂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誠意伯

基而一代禮樂制作多屬濂所裁定聲譽烨然播聞海外卽基猶遠不敢望也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矣先是濂之謫安遠也坐議孔子廟制失旨然濂又有私議一篇其說皆本於禮畧曰世之言禮者率取法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尸出入降立於阼階亦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

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無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坐於堂上西楹閒設先師神坐於先聖坐東北皆以莞則猶埽地而祭也今襲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肖像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牖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倣乎古者有大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用秉炬當之庸非賓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書有毛公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與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

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也其餘當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乎其弗悖禮意與今則襍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俱廁其中吾不知其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今一切寘而不講回參伋子也配享堂上路點鯉父也配食廡間張載則二程

之表叔父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斯爲甚吾又不知其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耳今則襲魏漢律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其儀不具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節文爲詳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乃舛繆至是

佗可知矣至於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之襍乎雅俗升降之昧乎左右則尤更僕未易數也議出諸儒廷之顧訖明世竟不及盡從云正德中追謚文憲仲子璲最知名

璲字仲珩善詩尤工書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名爲中書舍人其兄子慎亦爲儀禮司序班帝數試璲與慎幷教誡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或奏事久不能起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廷衆皆以爲榮慎坐胡惟庸黨璲亦逮坐竝死建文帝即位追念濂舊學

名琰子懌復官翰林而濂門人樓璉鄭楷亦次第
擢用璉自有傳
論曰當濂之受知於帝也優游禁近非堯舜之道
不陳覲其奏對往往諷而不失乎正蓋所以匡救
將順者微矣卒能大展所學潤色鴻業俾有明制
度煥乎出兩漢上區區叔孫通桓榮之徒曷足道
哉曷足道哉

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嘗
從耆儒李習游元至正初舉江浙鄉試授明道書

院山長換高節書院避亂家居太祖取太平安與
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帝狀貌謂習曰龍姿鳳質
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帝召安與語時事安獻
言曰方今海內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
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
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徧
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帝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
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
取而有之據其形勝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帝又
曰善授安元帥府令史亦授習太平知府習字伯

羽年八十餘矣卒於官安遂從入建康調行省都
事擢左司員外郎進郎中帝既得劉基宋濂章溢
葉琛四人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
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帝多其能讓克
武昌命安爲黄州知府安性寛仁長於吏治旣至
黄輕徭薄稅招徠流亡民賴以樂業視事三年移
知饒州治如其故是時方急軍興安善諭所部輸
之軍中賴以無乏信州盜蕭明攻饒安督吏人拒
守且登城諭賊衆曰若皆良民柰何反爲賊用衆
泣曰使官府悉如太守吾輩寧至於此城卽破保

不相害也會援師至賊遂敗去諸將欲屠鄉民從
賊者安不許曰彼爲所脅耳柰何殺之由是民得
以完帝嘉其功賜詩褒美焉視事三年入朝饒人
歌之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
既而復命知饒饒人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
流湖水有涘我思侯德立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於是方徵四方宿儒集
闕下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已又修律令復命爲議
律官洪武元年帝御東閣與章溢等侍側命安論
前代興亡本末帝曰喪亂之原未有不由驕佚者

也聞卿論此淡慠朕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又嘗論學術安因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者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拔本至論也既爲議禮總裁遂與省臣條上郊社宗廟諸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日冬至祀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日夏至祀地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爲一廟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餘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則仲春仲秋上戊日凡兩祀安

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故也今捌屋非禮或祭而遇風雨當於齋宮望祭帝皆從其言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爲最舊及官侍從其承寵遇愈渥至御製門帖子以賜褒美有加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朕縏知安安寧有此且若安從聞之曰聞之道路帝大怒曰若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既又命安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從容勞之曰自卿首謁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固巳淡契於衷繼是而往敭歷中外裨益良多茲念江西上游都會撫治者實難其選朕故以命卿安對曰臣微陋所虞奉職無狀敢不竭力以報至江西政績益著四年卒於官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安所學尤長於易諸儒稱其筮驗若神云方國初之議諸禮也是時宋濂方以外艱家居其儀率經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祫禘禮用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最後復有所改易焉語在禮樂志

論曰太祖之渡江也三吳豪傑未有至者而安獨

先迎謁力贊大計卒之無一不讎非王佐之才能之乎昝鄧禹追光武於鄴下房元齡謁太宗於軍門並以一言合意遂爲元勛安始兼之矣以擬劉宋斯亦其流亞也

孔希學傳

孔希學字士行孔子五十六世孫祖思晦奉母以孝聞仕元爲寧陽學教諭仁宗時訪求孔子世適平晉李孟具以思晦對遂封衍聖公思晦薨子克堅嗣克堅卽希學父也爲人豐頤秀額通春秋左氏傳順帝用薦者言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

爵傅希學旣而克堅官集賢直學士亦徵希學授祕書監卿値劇盜毛貴犯畿輔廷議遷都關中克堅爭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存亾奈何弃而佗之今勤王兵方四集可一戰平也其後卒如克堅言克堅累遷國子祭酒以世亂不樂仕父子相率弃官歸鄉里明師抵濟寧克堅謝病使希學迎謁大將軍於軍門大將軍徐達禮重之遣詣京師太祖名見希學訪以古今治道奏對稱旨因諭曰爾父果有恙乎希學曰主臣臣父實病不能行乃使使者齎敕起克堅而會克堅亦已力疾抵淮安遂

偕使者至覲帝謹身殿帝以老秀才嘑之從容慰勞曰爾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五十有三帝曰爾年未耄而疾嬰之朕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其不可不務學爾宜敎誨爾子曁爾族人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儒術有光矣克堅頓首謝卽日賜第一區馬一匹米三十斛翼日又名見顧謂侍臣曰朕不授孔克堅官者欲優崇先聖後故養之以祿而不責以事也於是命希學襲封衍聖公如故且置衍聖公官屬六人竝從希學選擧帝待克堅父子以賓禮郊社必致膰肉歲時賚問不絕

洪武三年克堅疾篤特詔中官臨視賜金綺遣還薨於道希學旣服闋歲一朝京師班次丞相帝嘗問希學曰爾上距爾祖幾何年矣對曰近二千年矣帝曰世代綿遠如此而人尊禮如一日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聖人無所不學故得爲聖如蔣寶之對雖道諸尙識之況道德之奧乎爾其勤學不怠毋孤朕望希學頓首謝希學兼通經史文辭典贍每賓客讌集輒談笑揮筆其章立就又工隸書得者率皆藏去家居復祭田爲豪民所侵者五十頃禮器禮服樂

舞儀式悉以次修擧士大夫無不稱之始元仁宗以思晦爲中議大夫予四品印最後進嘉議大夫改三品印帝旣命希學襲封乃謂禮部官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今其後嗣秩止三品弗稱褒尊孔子之意因授秩二品鑄銀印賜之其誥則視一品云希學薨子訥嗣傳十世　皇清順治初仍　命世襲不絕至今希學從子諤族孫公恂

諤字貞伯擧永樂六年鄉試明年會試乙榜第一時仁宗方以太子監國謂侍臣曰孔氏子姓在本朝未有仕者何不以進士取此人侍臣皆曰考拔

者不容徇私也吏部將除諤學官仁宗名見賜冠
帶命送國子監肄業未幾春坊缺左中允仁宗顧
謂東宮官曰中允官幾品曰正六品仁宗曰孔諤
可因授左中允俾教皇子諸王賜第一區及佗器
物甚具諤師道嚴正一無所阿嘗撰中庸補注三
篇繕稾以進仁宗嘉之尋轉大理寺評事洪熙初
改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遼東所至皆著風采出爲
河南按察司僉事卒於任
公恂字宗文中景泰中會試適聞母疾遂不赴廷
對帝知之問禮部官曰孔公恂何以不至禮部具

以故對乃遣使名之入於是日將午矣試卷不及
備命翰林院給以筆札既登第卽丁母艱歸天順
初補禮科給事中久之詹事府缺左右少詹事帝
愼擇其人有以公恂及春坊右贊善司馬恂薦者
因面授是官帝還宮大喜謂孝肅皇后曰朕爲汝
子得兩賢臣爲輔孔公恂聖人之後也司馬恂賢
人之後也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是時方以皇賚
妃有寵於帝於是具冠服拜謝中官讙傳以爲盛
事憲宗卽位改大理寺左少卿尋復以少詹兼左
諭德坐言事謫漢陽知府遭父艱不行服闋復以

少詹管南京詹事府事卒於任孔氏在明世舉鄉
試者自諤始進士甲科自公恂始

楊元杲傳

楊元杲字文縈滁州人家世儒者太祖駐兵於滁
適天大旱憂之元杲言於太祖曰滁之西南豐山
中有柏子潭龍祠每禱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黿鼉
浮皆雨徵也太祖卽齋沐往禱訖立潭西崖久之
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神食茲土其可不恤吾
民與神約三日必雨不雨則毀神祠因連發三矢
潭中而還及期雨果澍元杲由是爲太祖所知與

同里阮弘道數侍左右日見親奉既入建康立江
南行中書省授元杲弘道左右司員外郎是時幕
中軍務絡繹命偕侯元善陶安更番掌行機宓文
字悉當太祖意尋進元杲本司郎中會討婺州叛
將蔣英命詣金華總理軍儲事賊平始召還而弘
道亦於是歲以郎中從大都督文正鎭南昌於是
漢人入寇圍南昌甚急弘道佐文正督率諸將晝
夜拒守以待援兵城竟得全弘道與有力焉得擢
宣徽院使元杲弘道皆於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
文學練達政體而元杲知慮尤周密數見器於帝

帝嘗曰文臣相從渡江掌簿書文字勤勞十有五年如楊元杲阮弘道者子孫皆令世襲所鎮撫可也其後元杲歷應天府尹弘道歷福建江西行省參政皆卒於官元杲有子賁尤博學強記以辭翰知名薦授大名知縣至周府紀善

范常字子權亦滁州人祖孟申學者稱青山先生常幼警悟嗜學淹通古今知名於時同里楊元杲阮弘道既在太祖左右常亦杖策謁軍門因留置幕府太祖之取和州及渡江定建康也悉參謀畫禮遇視元杲弘道久之授太平知府太祖諭之曰

此吾股肱郡其民數罹兵革勞徂久矣爾宜有以撫輯之常既至募民墾荒土時民間乏種糧會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公私俱賴以濟暇即延師儒招誘民閒子弟教之學民甚安之入爲侍儀使數訪時政及古今事宜常述所聞以對其辭多質直又嘗撰滁和事蹟至是上之太祖大喜洪武元年擢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凡禮樂制度皆命與議以老疾免復起爲起居注力請致仕御製詩四章送之初常每自稱瑯邪山人或問曰山人隱者稱也吾子方在天子左右何山人爲常應之曰獨不聞士各有志乎某雖忝侍從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犬馬齒且益衰儻荷天子哀憐得返故隴此吾所以識也竟得請以老壽終於家子組官至雲南參政有修潔稱

危素傳

危素字太樸其先建昌人始祖全諷唐末以起兵討群盜功擢撫州刺史累封南庭郡王後遂遷撫之金谿故素爲金谿人少通五經大指以文學見重於時游吳澂范梈之門皆折行輩與爲禮南臺中丞張起巖少所稱許獨推服素挾之入大都薦

授經筵檢討歷官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出爲嶺北行省左丞上疏言事不報弃官居房山者四歲明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爲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將投井寺僧力輓之大哮曰公無死公不食祿有年矣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喪國史也素遂止兵[illegible]入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其書出之元實錄得以存者素之力也帝悉名元故臣來南京素等陛見命以新衣冠賜之尋授素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亾之故且詔譔皇陵碑文皆稱旨會甘露降

鍾山廷臣稱賀翰林應奉睢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中及太寧下及萬靈則膏露下起居注魏觀曰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此所謂和氣之凝也於是縈又進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兹者降於松柏葢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縈因勸帝宜告宗廟頒示史館帝不許縈等皆頓首謝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故官秉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偕諸學士賜宴饜遣內官宣勸又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各以詩進縈詩最後成帝獨覽而善之曰縈也老成始有

先憂之意佗日帝御東閣側室中縈行簾外履聲橐橐然帝詰何之對曰老臣危縈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也於是御史王著等希旨論縈亾國之臣不宜尙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先是元之滅宋也江南浮屠總攝楊輦眞珈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以爲前宋會稽諸陵寖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眞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裒諸帝后髂齒建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厭勝而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皆籍於官飲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縈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於帝帝歎息良久謂縈曰宋主初無大失德元與宋亦無世仇既取其國何乃縱姦人肆惡如此耶特遣主事谷秉義之北平購訪顱骨所在得諸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故陵葢實自縈發之云

論曰百里奚愚於虞而伯秦魏徵緘口於李密而爲唐良佐信乎識時勢之宜也危縈以勝國俘囚擢居禁近頋不能竭心嘉謨而甘露之對頗涉附

會能毋爲上所非薄乎和州之謫非不幸也

許存仁傳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人父謙受學於金履祥學者稱白雲先生太祖克金華訪求謙後名存仁至應天與語大說授府學教授仍命入傅諸子尋擢國子博士從至濠州太祖將改葬仁祖謂存仁宜何服存仁曰於禮改葬緦既葬除之太祖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縗冠白纓衫絰皆以麤布爲之又嘗命存仁進講存仁講尙書洪範至休咎徵之說太祖曰天道

微眇難知人事感通易曉天人必以類應今宜上下交修以求格天之本存仁對曰善御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顧問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省刑薄賦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専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是歲吳元年擢祭酒存仁故通經術有學行深見禮遇出入殿廷垂十年每從容訪以經傳旁及古今禮文施行損益之宜亦無不與論議既官國子條上事例數則皆報可而會言官以移用官物奏坐存仁辠太祖覽其章不問也既而存仁

請告歸里浙江僉事程孔昭劾存仁寓杭取妾以象牙飾牀失師臣體乃詔安置韶州遇赦歸復爲忌者所劾言存仁歸不應赦條被逮死獄中弟存禮亦有學行嘗爲北平敎授存仁當祭酒時贛縣劉丞直字宗弼元至正進士亦知名士也由博士擢司業與存仁同寮相厚善存仁將請告丞直曰不可主上方天與人歸公爲儒臣宜留此以俟登極存仁既得辠始悔不從丞直之言丞直仕至浙江按察司僉事以才識爲帝所稱

曾魯傳

曾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或欲以神童舉之其父不聽稍長日取三史記之舉及其餘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遂以文學聞於時元至正中魯率里諸豪集少壯共保鄉井數具牛酒爲衆開陳順逆衆無敢爲非義者人號其里曰君子鄉洪武初名魯纂修元史總裁官宋濂稱魯談葺功最多史成賜金帛以魯居首復與編類禮書議禮者蠭起魯於衆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說則是從某說則非有辨詰者必歷舉傳記以告尋授祠部主事開平王常遇春

之薨也高麗王遣使來祭魯欲觀其文使者固靳不得已始出之外函襲金龍黃帕函中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義安在使者謝過命易去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視之其王陳叔明也魯曰前王日煃今何以驟更名趣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始具知叔明纂日煃位頗不自安故託修貢以覘朝廷意帝曰島夷乃爾狡邪御其貢不受由是帝器重魯嘗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何官對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階進禮部侍郎帝

將歸倭人俘命儒臣草詔曾具稾以進帝說曰頃者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其昌乎未幾命主京畿鄉試會甘露降鍾山羣臣爭以詩應制曾獨進賦帝命侍臣取諸作更番誦之至曾文獨喜其整核歎曰此曾曾作邪豈新進可驟至哉是冬以疾乞休未抵家卒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以古爲筆者曾得之也以筆爲古者宋某濂也其見推重如此

鄭湜傳

鄭湜字仲持浦江人其始祖綺常戒子孫勿異爨子孫世守其言至湜凡同居者十世矣國初表其閭四方稱之曰義門鄭氏洪武十四年姧人誣其家以交通故丞相胡惟庸事吏逮捕甚急是時主家政者爲湜之從兄濂先以事往京師吏將逮湜諸兄代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師濂迎謂曰吾家長也當任其辠弟勿與湜曰非兄辠也二人爭先就獄帝聞之召見二人諭曰朕知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即赦其辠賜酒食且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具以所行對帝嘉歎良久遂放濂還而命授湜布政使司參

政吏部言參政無缺員乃特設參議官以處之因授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湜舉所知湜遂舉同郡王應等五人其後亦授參議皆有聞於時湜少聰警姿貌魁偉嘗受學於承旨宋濂濂急稱其才既至官吏民熟湜家聲輒相戒勿犯南靖民爲亂被詿誤者數千人諸將部曲多掠其婦女湜皆言於主帥俾縱遣去有劇盜殺商而取其財其同行者得脫訴於官既禽盜矣驗辠無有不肎承湜夜取盜訊之因縛置於庭匿吏案下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相向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以詰盜盜驚服吏民以爲神未踰年卒湜卒後四年詔天下度田命太學諸生繪田爲圖諸生有以賄敗者其事牽及濂復當逮濂弟洧又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就吏乎遂自誣服死京師洧字仲宗亦宋承旨門人也夜嘗籠雞臥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下筆爲文章多奇俊語死而鄉人哀之私謚曰貞義

徐宗實傳

徐宗實本名垕以字行其先鄞人宋南渡後有爲黃巖令者卒官子孫遂家焉宗實與弟宗茂皆穎

悟力學昆弟自相師友時人以二難目之元末兵
亂宗實無仕宦意設塾教授於家性方嚴諸生至
者輒立教條課督其勤怠以爲常久之被薦赴闕
太祖欲使任風憲官宗實以草埜辭除銅陵簿復
請告迎養重忤帝意謫戍淮陰驛已而朝廷選駙
馬都尉東川侯子觀在選中帝欲爲之擇師難其
人乃命起宗實比至教法嚴明略如家塾時觀受
教甚恭既入府成昏會當講授中使援佗府例置
駙馬位於中堂北牖下南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
東向宗實憮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

我一布衣故詘師道哉即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
爲說書越明日復然中使侍左右者皆大驚相顧
以目觀年少又緣賚公子尚主宗實慮其驕蹇遺
書數千言引古義相戒勸甚備且曰如此則福不
如此必名禍觀得書流涕謝執弟子禮愈益恭自
後遇士大夫率循循退讓若儒者帝聞而嘉之名
宗實慇勞數四由是宗實賢名譟於都下洪武末
授蘇州同知嘗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又
春時暴水齧隄建議請修築上官以妨農且勞民
沮之宗實奏記曰治隄非佗役比若水患不退斯

田不可耕田不可耕斯農事盡廢其所妨多矣今
第規令有田之家量田多寡俾募貧人代力則無
衣食者悉得所資所謂以佚道使民非勞之也上
官卒從其策吳人皆以爲便屬縣有節婦王氏元
季未及旌宗實乃爲之請禮部謂事在前朝不當
允於是宗實上言封比干墓至今傳爲盛典獨非
前朝事乎朝議稱其識大體婦遂得旌用薦超擢
兵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兩淮海州女子年十六許
嫁而夫亾歸夫家持服養其姑姑歿既葬自誓不
更嫁采訪使上其事禮部又謂年未五十不在旌

例宗實復言隨事處中斯爲合義不宜但拘牽文
法也此女既能哭夫竝嫁之初又能剪髮葬姑之
後雖剜目截耳無以復加自應與立志卓異者同
科詔如宗實言宗實意以海內方乂安爲吏者宜
勸農桑致教化佐天子休養斯民故其所至輒詢
民疾苦表率孝弟節義之行其舉職類如此及在
朝則又數陳時事得失凡與大臣廷議是是非非
率所見力言之一不肎出傅會語以是不得久居
位再使浙江爲忌者所中被劾免尋起尚寶司丞
成祖即位疏乞骸骨歸踰二年坐事逮至京卒於

逆旅少保永嘉黃淮其高第弟子也

擬明史列傳卷八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三十九目錄

列傳卷九

荅祿與權　張籌 文貫附

胡子祺　劉士貆

羅子理　劉辰

鈍翁續稾卷三十九目錄終

荅祿與權傳

荅祿與權字道夫其先乃蠻部人有別號荅祿者子孫因以爲氏四世祖抄思始仕元至隨穎等處萬戶自是世爲元官與權舉至正初進士由祕書監管勾歷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入國朝寓居河南之永寧歛遂爲永寧人爲人博學强記善諧詭以元故官名赴京師洪武六年用薦者言授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是歲重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從與權請也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十

六本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兆國家之福明聖世之應也茲者瑞麥乃上帝假草木以彰君臣巽體同心之象又產於盱眙盱眙地屬臨濠固帝鄉也是宜薦諸宗廟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且新麥之登尚以時薦況瑞麥乎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非湯不敢當其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已又請祀三皇其略曰臣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三綱由之而正九法由之而敘者也故堯舜禹湯文武承其道爲統孔子顏曾思孟述其道爲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三皇所爲繼天立極爲萬世宗者豈但陰陽醫術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今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祭而三皇者獨闕焉非所以崇德報功也臣愚謂陛下宜祀三皇春秋躬行祀事帝覽疏稱善遂因與權言廣之命有司特建帝王廟於京師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致祭其制度皆自此始七年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未之任復留爲御史又請行禘禮其略曰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必推其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者

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爲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而禘禮未舉宜敕羣臣參酌古今行之以成一代盛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議者以爲虞夏商周四代其世系明白皆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所自出當時所謂禘者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祫禮非禘禮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猶未有考則禘祭難於遽行於是與權議遂格未幾擢翰林修撰坐事降典籍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賜致

仕帝既停禘禮至嘉靖中禮官復以為言或云禘德祖或云禘顓頊世宗皆不從詔曰可稱皇初祖帝神毋庸主名五歲一行於太廟奉太祖配其禮始定焉

張籌傳

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巽性剛直任氣當張士誠之被禽也吳將某天祐固守無錫屢殺明招諭者不下明師謀將屠城巽奮曰事急矣即率父老與天祐大聲相辨折使速約降天祐意沮復縋城趨謁明帥祈勿誅僇降人帥見巽氣貌奇偉大喜

許諸城中人率賴以完巽有力焉籌舉元浙江省試第一洪武四年尚書詹同薦授翰林應奉未幾進禮部上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葺漢唐以來藩王事蹟為昭鑑錄六年擢湖廣行省參政九年召為禮部尚書命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籌有文學記誦淹博又在禮曹久其於歷代禮文沿革俱所諳曉然亦頗善附會先是吳元年建大社大稷壇於宮城西南皆北向社東稷西又嘗命學士陶安等進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諸議悉從其說行之已數年矣既而天子以創業之始凡一切禮樂皆定有所更定而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且悉沿前代之舊不足以彰一代盛典遂命禮部再議於是籌上疏言臣等奉詔詳考社稷配祀及合祭分祭與夫社主之設臣謹按通典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因旱遷社以弃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祭句龍稷祭弃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

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平水土功故配社弃以播種功故配稷二說不同漢元始五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弃配食大稷唐宋及元則又以句龍弃配蓋皆本鄭氏此配祀之說初未有一定也至於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社於新邑孔注云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時社與稷固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而章氏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

九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不可岐而二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社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亦有明徵也至於壇位則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於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漢建官社大稷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在含光門之右大氏皆本成周左祖右社遺意社主之設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主各以埜所宜木名其社小宗伯立軍社鄭注云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

土地所生最爲堅實故也唐神龍中議立社韋叔夏引鄭義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位版大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盖兼用矣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桼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瘞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弃配稷弃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

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未果漢嘗易以夏禹而禹已列祀帝王之次弃亦配食先農請罷勾龍與弃配位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帝覽奏大說乃命有司改築壇又疏言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敬之意至唐升爲上祀而國初復仍中祀祭服或用通天冠絳紗袍或用皮弁行禮訖未有定今有事社稷既奉仁祖淳皇帝配其禮嚴重宜爲上祀具冕服以祭奏可籌

既驟更祀典其說最當帝心顧遹儒或竊非之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年再起爲本部員外郎其秋復尙書任尋以事免

胡子祺傳

胡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水人明師下吉安猝有寇變民爲寇所脅者千餘人寇退大帥將盡殺之子祺丞謁營門力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心始得免洪武三年以儒士選授監察御史先是帝嘗名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有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宜爲都者帝以天下甫定國家財賦

轉輸悉資東南重勞其民故遂已之詔改建廢汴梁爲南北京以臨濠爲中都然而非帝意也至是子祺首上書請都關中略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埶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所不堪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不足以限禦戎馬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諸水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係宗社之胙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覽書稱善其後遂命皇太子

巡行陝西爲擇文武諸臣扈從且諭之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葢微示太子以遷都意及太子自陝西還無幾時而薨會帝亦遂病於是卒不果云子祺爲御史尋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屢平冤獄凡祠廟不載祀典者悉令徹毀閒宋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卽舁出掊碎之已又改知彭州彭故有都江諸堰秦時守李冰所鑿導江水以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修之勞費不貲元季兵興堰廢民失水利旁堰田遂不治子祺建議修築請以竹木代

鐵石爲之衆初疑不可就又謂當役萬人子祺曰得二千人足矣未幾堰成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遷延平知府延平聽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去子祺至命焚祠要作室其上居之妖亦遂息踰年卒於任子祺有惠政吏民皆罷市恣哭次子廣永樂中至大官有傳

劉仕貆傳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父閌閌兄閈與其弟閱皆以春秋應舉爲元官獨閌不仕家居著書終其身仕貆少受父學洪武初里人有忌仕貆者以里役

陷之爲安福丞張禧所辱仕貆心憤益以學自力扁所居室曰悠然晨夕讀書其中從游者日衆洪武十五年應賢良舉策以求賢圖治之道仕貆條對略曰取人自古爲難求之以貌則偉於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富於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於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以言則佞於口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於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取人猶曰不然況乎郡縣諸臣舍是五者惟取廕祿之流醫巫工卜之子僥倖以寬其責顧欲至治之興其將能乎是

故任一人不如任衆人自今學校所貢宜令學官審之有司覆之其果經行修明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所舉宜令縣令審之郡守覆之其果行藝淸淑然後進之吏部舉凡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錄以爲績每失人則紀以爲過及其考課績多者陟過多者黜加又厚祿秩以作其廉信刑罰以警其罔如是則官得其人人稱其職矣對奏稱旨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州在海外民夷錯居其俗故獷悍不可盡繩以法且善用蠱每上官至輒致所產珍貨爲贄受則喜以爲無猜嫌不受

則懼且致禍遂投毒蠱殺之由是仕宦者至瓊悉爲所汙無得免者仕狟方以廉正自持旣涖任又數有恵愛輕徭理枉大得民俗之和雖卻其贄夷人不忍害也故時辱仕狟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進謁大慙怖幾不敢卬視仕狟待之坦然與佗吏等禧遂感服其不宿怨如此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仕狟亦例降遂改授河泊使二十三年渡河遭風歿於水其同寮張仕祥言諸官乃得葬焉

羅子理傳

羅子理本名性以字行泰和人洪武四年舉於鄉授德安同知先是有盜號糟李萬戶者引其黨入府治劫殺太守以下掠庫藏官僉其黨悉就僇獨糟李逸詔捕方急蹤蹟所過食宿凡繫獄者數百輩民閒騷然子理至或負遺厥詣府稱糟李實歿此是也詰問歿幾何時一歲矣子理曰始歿時曷不言驗其首則須髮具在皆皓然白也因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乃出所繫數百輩諭之曰朝廷但欲得賊耳若糟李旦出汝輩皆寧家何爲甘受楚毒庇一賊乎與剋期十日期必獲卽汝輩俱良民也繫者叩頭曰府公欲活我敢不竭死

方悉解縱去七日果生縛糟李至庭下遂以獲賊聞於朝勞其衆罷遣之郡檄促賦民鐵民猝不能辦子理先治署後疏閘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鬻子理曰無庸鬻也盡出以代民賦有餘則取貯官庫銖兩不以自私益其公廉如此爲政務寬恕與小民相見煦煦如恐傷之惟遇姦贓吏一無所假貸有干請者輒不聽聲望大著其下畢畏服焉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發覺子理方攝府事逮治之仁懼死不敢出會僉事朱逢吉行府仁乃出誣子理佗過欲規以自免子理將就鞫參政陶凱與

雲間之馳招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邪湖廣二十七府纔得賢守三人其可枉乎三人者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子理也逢吉應曰諾卒抵仁皋白子理之誣秋滿至京坐擅用東木染軍衣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槖無百錢不以掛意年七十卒於戍所子理性耿介不喜與俗人處記問賅博爲文章切淡工書法其在西安也四方諸儒集者甚衆吳人鄒奕歎曰合吾輩所讀書僅及羅先生半耳西安諸生從受經者其後率多舉進士云

劉辰傳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其祖少育於舅因冒舅姓爲王至辰始復姓劉氏太祖下婺州辰首詣軍門上謁署典籤左丞李文忠開省嚴州辟置幕下有元帥葛俊者守廣信文忠嘗檄使出兵俊不受命又嘗當嚴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聞苦之洶洶思爲變文忠檄止俊俊亦不聽且出惡語侵文忠文忠怒欲臨以兵辰進諫曰如此則變生矣乞公毋張皇某請得以單騎往諭遂到廣信反覆爲俊陳說大義俊始悔謝文忠意亦解是時俊頗桀驁其不至激變者辰之力也尋授監辨金華茶鹽官秋滿以親老句歸久之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數奏辯寃獄帝皆從之擢鎭江知府辰爲人忼慨善議論喜立功名尤長於吏治數爲民興利除害不少怠府有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江中有司責民賦如故辰請於朝得免京口牐廢東南漕運者別取新河江陰二港出江遭風輒損辰親相視自京口抵呂城百二十里悉募民浚治重立牐門凡數處漕河盈涸不常每卬練湖相灌注湖故有三斗門亦廢辰復修築之及斗門成漕舟無阻而湖下田亦益

稔公私俱以爲[illegible]浙東西輓輸民死境上者輒爲收瘞之其疾病者給口食衛出境賴以全活凡數百人丹陽道接句容諸惡少無籍者率伺昏暮行劫爲行旅患辰詗得其巨渠縛以徇其盜遂息士民無不頌說辰者永樂初名修太祖實錄既成進江西左參政尤有惠愛奏蠲荒田額益至六萬餘石未幾坐事免歸起北京行部左侍郎數被顧問以老致事歸踰年驛名至京疾作夜遣還卒於常州始辰之署典籤也嘗奉命使方谷眞谷眞夜遣左右飾二艷姬以進辰叱卻之谷眞大慚服由是

遂知名云辰有從父良仕元爲常州萬戸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良遣其子毅齎蠟書取閒道求援浙江行省未還而城陷良獨不屈闔門赴水者十餘人於是良死久矣辰向士大夫數稱述其從父死時事良藉是亦有聞於世

擬明史列傳卷九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目錄

列傳卷十

馮堅　李仕魯陳汶輝附

韓宜可周觀政歐陽韶附　凌漢

葉居升　道同

鈍翁續稾卷四十目錄終

馮堅傳

馮堅不知何許人洪武中授江西南豐典史縣民說之爲作德政謠一章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以福民社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係於一人陛下春秋高矣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而猶未罷此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以福諸王諸王方當英妙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愼也臣願擇取

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庶幾謹守藩屛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要荒以福中國先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成至治者由其懾服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以施其政教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爲中國之福四曰勵有司以福生民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者也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具實以聞於朝而黜陟之則爲有司者有不遷善改過而勇於自治者邪上下守法則刑清訟簡家給人足足爲生民之福矣

五曰褒崇祀典夫生而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譽著於後世往往載在祀典崇德報功使民慕思不忘者也臣願備敕有司采訪歷代忠烈事蹟量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減省宦寺夫寺人之設不過備使令給灑埽而已在昔人君多爲所制由其晨夕密邇故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也以陛下鑒察之明萬萬無此臣願上覽史籍裁去冗員不惟嚴重朝廷實可杜異日威福陵僭之漸七曰謫易邊將用將閫邊國之大事在昔人君假以兵柄久在邊圉率致放縱淫泆不可

駕馭陛下聖謨廟算業已舉無遺策凡諸將帥必察其言行可託腹心者然後置諸閫外又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墮內輕外重之漸八曰采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夫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未盡得人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寮吏所嫉其能自立不屈鮮矣故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夫立法防姦有國之先務也自陛下既置勘合編字爲號彼此各藏其半凡有徵發必驗之使

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敝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塡寫發遣旣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廢曠也書奏帝覽而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頃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儻得若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堅同時有寶慶衛舍人倪基者亦言四事一

任武臣二制民產三興學校四察賢能帝命參贊與平衛軍事其言雖不盡施行然欲以廣闢言路故率皆超擢云

論曰馮堅之疏非能自下廁上如賈誼劉向然也其言邊將益揣摩迎合者微矣故能深當帝心驟致尊顯帝顧謂之未然豈其然乎

李仕魯傳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自少穎敏篤學足不闚戶外者益三年又聞婺人朱公遷得宋儒朱熹之傳千里往從之游盡受其學聲望隱隱起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初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對曰臣逢掖士不能左鞭右弭佐陛下馳驅中原冀武功成以文學進耳帝笑謂文武一也朕方收攬賢才豈區擇文武乎除黃州同知諭曰朕姑以民事試子所學行且召子矣居黃期年用治行聞果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之敎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暇則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若吳印華克勤之屬又驟蒙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

徒橫甚羣臣莫敢言者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後先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相濟也今者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閒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距豈有閒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而會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剏立職官許之乃改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敎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其於道敎亦然嘗度僧尼道

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嚮即示子孫萬世法程柰何舍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爭之力章數十上其爲人剛介有氣節本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之學以闢佛自任既見僧徒蹟横如此而所言又訖不施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寘笏於地帝大怒立命捶撃死士大夫皆痛惜之汝爍字耿光諸安人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少卿在朝數言得失最後忤旨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汝爍死數歲帝始悔悟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然僧録及道録諸司所設官訖明世竟不復革矣

論曰甚矣哉佛教之惑人也英武如太祖猶不能納仕魯讜論且加慘殺焉況欲以止聱愉顔望諸中主而下乎嘗考蔣山之爲法會也天子親屈萬乘之尊皮弁搢圭率公侯百官臨幸筵坐樂舞竝作倡優奏獻僧會者至謂佛光夜見天雨娑羅樹子夫亦近於不根矣於時朝多巨儒率莫能救止而宋濂又侈以詩若文至謂普拔幽冥感動天地噫此儒者所不道也

韓宜可傳

韓宜可字伯時浙之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宜可拒不行洪武初薦授山陰縣學教諭轉楚府録事尋擢監察御史無何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侍太祖坐方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姦佞似直恃功怙寵内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乃敢排陷大臣邪命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辠者皆以上悉屯鳳陽其人毋慮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辠之大小而施舍之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公私大小以協衆心帝可之著爲令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以爲奴婢宜可獨不受且極論辠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辠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及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昏因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適天晴無雲忽雷火遶殿中帝驚曰得無枉是人邪宜可遂獲免復疏陳二

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以事安置安南復用薦再起雲南參政入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樞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山陰人以薦授九江學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

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教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於是左右無不側目駭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又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亦薦授監察御史方有詔月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值帝凝怒將僇人佗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辭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樸誠爲霽威從之未幾乞致事卒於家

凌漢傳

凌漢字斗南河南原武人洪武中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帝善之授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爲會稽知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會按察使陶垕入覲帝知漢無辠爲垕所沍命釋之召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曰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臣竊謂在春秋戰國則可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帝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邀漢置酒且欲厚餽以金漢曰法如是耳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帝聞之嘉歎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頗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

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已又改禮部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此土許之居歲餘徽誅起左贊善又歲餘復擢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帝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徽枉臣有後憂今伏誅矣臣故敢歸爾漢性嗜酒帝數戒諭之然以廉直爲帝所知亦以此見忌於衆故居官數起數仆云

葉居升傳

葉居升字伯巨臨海人洪武九年以平遙學訓導

上書曰臣伏讀聖諭有云邇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夙夜思惟咎在朕躬其諮臣民直言得失無有所諱於是海內聞之歡呼鼓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知盡忠以應陛下之求況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遲於女主或潰敗於戎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能救臣每讀史未嘗不切齒搤腕於其間也

勝國之季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略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其敝而又有太過者與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為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於抗日臣敢於抗君也陛下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凡上下等級必有定分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為彊幹弱枝遏亂原而崇治本也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土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敝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之規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

望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與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犬牙相制其誰敢抗者臣竊以為不然何不攬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

過者也昝買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蚤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世藩屛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俾子孫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前代享國之數具在方冊可得而鑑也蓋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必爲之徹樂減膳誠以天生斯

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惟其仁愛之篤浹於民肌淪於民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遠者至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亾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與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

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惟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獲功平反者多取辠或至以贓辠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櫟犯死辠免死充軍矣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辠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

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辠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僇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爲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善惡惡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

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知如良平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辠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爲廉爲知矣苟取其短而弃其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知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辠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辠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强敵在前則揚精鼓鋭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禽之必獲可也今賊人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以討之彼方驚駭潰散入於深林大壑不可蹤蹟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肎舍死而爭鏠戟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戸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佗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而又加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戸口盛而後田壄闢田

壄闢而後賦税增方責守令年增戸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税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戸口雖蒙憐恤而猶見在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太原諸郡則又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此臣所爲太過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宏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則起遷之殘酷裒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戸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文武高帝之才非不欲使教化行富庶備也葢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僇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陛下

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氷之及於泮也氷之將泮非太陽所能驟致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

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敎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督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

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廂鎭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郷僻處則又徒存其名耳守令未嘗以敎養爲已任也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檄取遯依又未嘗遣人巡行廉訪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鬭爭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埽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者也顧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辠爲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

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非不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矣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民社者閒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儔舉世不可驟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顧

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敎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泊乎末年忓城之將力屈計窮往往視死如歸忠臣義士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敎化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自古未有不數十年弃城降敵者亦不可勝數雖老儒

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何人乎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敎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且令宿衛聽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可以塞覬覦富貴僥倖爵祿之心也治道既得於是陛下端拱於上百官效能於下陰陽調而風雨

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臣干犯天威辠在不赦書上帝大怒命逮繫刑部獄瘐死獄中先是居升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有詔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居升死二十餘年皇太孫卽位湘齊代諸王相次得辠而燕王獨起兵用靖難爲名遂以有天下

論曰居升所說大氐祖賈誼之故其文則不如云嗟乎遜不可以議遜疏不可以間親何則淺言之

疑其怪迂深言之疑其搆鬭故也居升雖切中利病顧欲以此自免難矣諸史館改此書率失其眞爲略劉原文著於篇

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初薦授太常寺贊禮郎出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横數縱辱縣中佐吏無所忌前令率不能堪同峭直少溫藉不避貴要凡軍衛非理者一切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動土豪數十輩好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

卽巧詆人以辠人莫敢誰何同廉得之立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詬亮祖以賄求直亮祖置酒召同酒次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柰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佗日亮祖出遇被械者桀酷日中悉捽額哀嗁乞免亮祖遽破械屬之甯氏羅氏以女納亮祖府中其兄弟因怙勢爲姦利同復按治之亮祖亦奪去既而以佗事笞同同積不平乃條其事奏之奏未至亮祖仰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帝始悟以爲同職且卑而敢廉言大臣不法事其人有骨鯁風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甫到則同已死矣於是縣民爭悼惜之或刻木爲同主祀於家有事卜之輒驗遂謹傳同死爲神云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笞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邪必笞竟始得遣自是上官益嚴憚之然同竟用此敗亮祖既陷殺同帝召之還以同故坐辠罷其職語在亮祖傳

擬明史列傳卷十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贄抜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一目錄

列傳卷十一

鈍翁續稾卷四十一目錄終

汪河傳

汪河字某廬之舒城人少倜儻有大志嘗師事武威余闕受其學以文章知名太祖渡江用爲行中書省掾數陳時務每高其才進大都督府都事會元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命河使察罕議論稱旨已而其子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亦以書幣來通好太祖即遣河與錢禎往報河至河南擴廓遂留之太祖方有事於漢未暇按也久之遣使以書遺擴廓俾遣河還其明年又遣書曰曩者遣汪河報聘三年不返予竊疑之意者閣下方與孛羅相競得毋慮使者或泄其謀乎予竊以爲不然夫幽燕北襟居庸南阻三關此都會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此所謂伯王之基也閣下自應遠交近攻以圖大業顧計不出此方且千里裹糧與我爭江淮之利弃舊好而生新釁非策之得也夫兵埶既分其力必薄是以孛羅雖死亾餘孽跳梁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閣下內無腹心之託外無蜉蝣之援埶孤力竭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辭邪若復益以東南之兵則四面竝起閣下將何以禦之然則執我行人於閣下亦何利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如魏武之於漢乎然魏武能使公孫康禽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禽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皆在掌握然後略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延紳正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古之爲國者非獨其君善斷於上也其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今拘留之意雖出自閣下亦以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伯業其可得而就邪倘能憣然改轍返我行人續我舊好救災恤患各保疆宇予爲閣下計當無便於此者吳元年春復遣書曰予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距數千餘里繼聞先王捐館閣下克承其緒先命使者跋涉而來予喜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用是遣汪河報禮不虞反得辠於閣下獨不知春秋已事乎當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會盟以道如魯襄即位衞使子叔晉使武子來聘公亦以武子如衞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閒不聞執其使者齊桓伐楚屈完與盟晉人絕秦呂相先往此兵交之閒亦

未聞執其使者古人豈不能爲閤下所爲哉誠以所爭者小所失者大也今閤下地非不廣而兵非不多也然而張思道擁刃於涇關李思齊抗衡於隴右俞寶之兵畜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于恐閤下自以爲成功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演爲閤下惜者也是以奉書惓惓實欲盡忠誠竭忠計閤下何爲拒之若是力哉誠能以春秋諸侯爲法即擇使者將命且命江河錢穀南返豈惟不失前盟亦足以取信於天下不則禍患日嬰强敵日衆仇讐不解閤下必將悔之凡

三與書終不報亦終不遣河洪武元年王師下河洛擴廓遁悉定西河始得歸河自出使被拘陝右者後先六年完節不屈帝甚嘉歎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擴廓竟以致敗九年立皇子㭎爲晉王拜河晉王左相親御便殿諭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羅復仁傳

羅復仁字某吉水人少嗜學尤通天文書漢陳友諒辟爲翰林院編修未幾弃官去王師取九江復仁謁太祖營門因留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齎蠟書諭降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又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理且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頓首請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雖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慟者竟日理驚絕之使入見復仁又持理哭哭止問故乃以太祖意諭之曰蓋聞成大事者不忘人之功亦不錄人之怨況足下即承先業本無辠戾儻能稽首歸命必受土田之賞通侯之印孟昶錢俶可得而擬也與其閉門邀禍孰若開門求福乎主

公心惻足下故特遣復仁諭意理心動猶未有決復仁因語理曰大兵所向猶摧拉枯朽不降且屠城中民何辜盍蚤爲之所理善其言即率官屬出降還國子助教以復仁老特賜小車出入每見又賜坐食飲已出使山西還擢編修會安南以兵侵占城占城遣使訴於朝遂命復仁齎詔至安南使歸所侵地其王既奉詔贈遺復仁金貝及佗土物甚衆悉卻不受帝聞而賢之進弘文館學士在帝前數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間率其第值復仁方手塗其完壁

急哮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居第於城中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衣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復仁奏減江西秋糧及兵餉帝皆許之留三月復賜玉帶鐵拄杖裘馬食具遣還鄉竟以壽終

論曰自果桃棗茹之饋集以成臧而攖珠玉者不問於是乎士無廉行久矣羅復仁御絕域之贐貂扐者之器然卒為人主所知優致醲賞既久不衰其孰謂若節不可貞與夫太祖之表復仁蓋亦以示勸也

蔡哲傳

蔡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仕漢陳友諒為御史太祖既下南昌哲遂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進右司郎中遣之贛州招諭熊天瑞天瑞遂遣子入侍太祖嘉哲功擢行省參政會夏主昇遣使來聘乃命哲往報之先是帝與夏使語使者盛言其國東有瞿唐北有劍閣棧道西控成都沃壄千里實為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阻誇其富饒豈為國久長之道邪至是誡哲曰若勿效蜀使多設浮辭貽笑鄰國也哲既受命遂挾畫史與俱所至輒圖其山川扼塞處及還自蜀哲言於帝曰明昇闇弱大臣戴壽吳友仁輩擅政其亾可立待也因出所圖以獻遂為伐夏張本尋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擢浙江行省參政召入中書已又移福建復召為侍御史洪武三年以所舉御史犯法被劾免官卒帝湣惜之命賜棺歸葬鄉里

傅安傳

傅安字志道祥符人洪武中起家後軍都督府吏授四夷館通事舍人歷鴻臚寺序班擢兵科給事

中先是西域撒馬兒罕數使使貢馬帝因遣主事寬徹往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馬兒罕諸國甫至別失八里其王黑的者火拘留之帝乃復遣安為使安遂與其副郭驥發甘肅酒泉出玉關八百里徑流沙西北二千餘里至古高昌復西至亦剌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抵撒馬兒罕之境其王駙馬帖木兒自恃去中國遠頗驕倨不禮安安辭氣侃侃為具陳本朝富彊振古莫與敵王宜以時順命不當傲詒使貽後患其王遂拘留安不遣而又欲自誇其國廣大發使道安由小安

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還踰黑睿諸城計萬一千餘里凡六年始復返撒馬兒罕國都安始終不爲屈其王亦竟不遣安永樂四年駙馬帖木兒死安等乃還明年抵京師於是十二年矣成祖錄其勞賜第東華門外與郭驥俱進禮科都給事中給祿不署事以示寵異安奉使旣久通知外國情僞爲番人所信服天子有事西域必以命安復屢使馬哈麻諸國諸國悉使使者隨安貢獅子名馬珍寶於朝最後又使別失八里封其酋納里失罕爲王復被拘留者十餘年乃還洪熙末遂請終

養且乞賜敕命行在吏部言安留外國凡二十餘年未及考覈例難給授宣宗曰安爲朝廷使遠夸艱苦多矣其可拘故例乎其即予之踰四年卒於家賜祭葬安之屢使西域也京師士大夫爭推重安爲賦西游勝覽詩侍讀學士曾棨序之以漢博望矦張騫爲比士大夫謂棨知言郭驥從安還自撒馬兒罕踰二年使本雅失里見殺

趙秩傳

趙秩不詳其何許人洪武三年爲萊州同知奉詔往使日本至析木崖入其境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且援詔旨譙其不奉皇帝正朔王曰吾國雖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化惟蒙古小視我使使趙姓者覘我虛實姑用好語詠我而以兵隨其後吾國賴天之祐靁霆波濤漂溺使者戰艦無算自是絕不與通今天使亦趙氏豈谷蒙古使者之苗裔乎始亦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皇帝聖神文武固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我朝之兵天兵也爾禍必不旋踵矣況天命所在人莫能違皇帝之以禮懷

爾孰若蒙古之以兵襲爾者於是其王氣沮下堂禮遇秩秩遂以其使入朝是時天下大定帝數遣使招諭海外諸國有沈秩者字仲庸烏程人是歲以福建行省都事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往使浡泥既至其王馬合謨沙倨坐不爲禮秩乃命譯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海內外無不臣者浡泥彈丸地顧欲抗天威邪王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君父也安敢抗秩隨折之曰果如是王若何不敬乃率官屬受詔如禮翌日王辭曰浡泥數被蘇祿侵擾國事不靖俟三年然後入貢秩曰皇帝登

大寶有年矣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其貢使皆接踵於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許之已復畏蘇祿不欲行秩見其相王宗恕厲聲曰爾謂蘇祿非中國臣邪蘇祿尚稱臣爾國何有宗恕乃以白王溯行秩御王貽遺王又惑左右言謂其使曰天使不受刀布若等殆不生還矣秩復丕王所曉譬之王舉酒酹地曰願天使毋抵中國亦願渤泥使得卽還敝邦秩遂以其使至又有楊載者嘗官行人凡再使日本還復使琉球皆有功帝皆賚之賞賚有加云

論曰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若汪河傅安此固有明之蘇武而趙秩沈秩則猶隋何陸賈也持尺一之函仗萬里之節卒能播揚威信以服遐荒其勳名殆與將帥等矣

擬明史列傳卷十一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二目錄

列傳卷十二

費宏弟寀　翟鑾

鈍翁續稾卷四十二目錄終

費宏傳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年十六舉於鄉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改左贊善進丁內外艱歸服闋名修通鑑纂要進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遷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擢尚書正德五年太監劉瑾已敗凡釐正瑾所更禮部諸事宏之功居多惟加鄉試諸解額自若或以爲疑宏曰求賢國家盛典也科場期迫矣盍姑聽之聞者俱大服其明年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直內閣推平盜功錄一子錦衣千戶辭換六品文階又辭乃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尋改兼戶部尚書是時倖臣錢寧方驕橫無忌而又陰黨寧庶人宸濠欲交歡宏餽以綵幣拒不納改餽佗珍玩其直率數百金卒拒卻之寧懟且恚初天順中朝廷知寧靖王不軌革其護衞爲南昌左衞至宸濠始賂劉瑾復之瑾誅再革至是宸濠有異志謀籍護衞爲助輦白金鉅萬主寧家徧賂中朝貴人遂上書求復護衞宏歎曰予之則江西士民無噍類矣乃揚言閤中曰王虎也而可傅以翼乎勿予俟事下兵部兵部尚書陸完故宸濠黨也宏遏諸朝語之曰護衞再革矣不可復也完繆曰如祖訓何宏作色曰公自爲之某不與知也卒詔予寧王護衞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不兩月中旨責宏私縱其從弟編修寀以是引咎能去甫發而寧遣騎尾宏抵臨清焚其副舟始盡宏歸卽杜門自守宸濠猶恚不已嗾費氏怨家計於朝不能直立縱羣盜發掘宏先人墓毀其家宏僅而得免未幾宸濠及寧相次伏法中外士大夫懇薦宏者衆十六年夏世宗遣行人

卽家起宏加少保入直如故推翊戴功錄一子錦衣指揮使辭改授正千戶又辭始換七品文階焉自正德以來人主荒遊無度羣盜竝起四方民力凋敝及帝卽位加江淮大水山東河南旱蝗相繼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偕同官楊廷和蔣同心輔政數勸帝反武宗之舊以休養小民爲務因條上荒政十策幷請蠲逋稅減太僕所賦馬十之五庶輕齎羨銀以給漕卒大同軍叛朝議將討之宏獨曰亂生於激耳若討而勝則玉石共焚不勝則彼將據城拒守所傷咸重多矣莫若觀變而

徐階之其後卒爲首惡而鎮城以定悉皆宏本謀也先是主事桂萼張璁數爭論大禮宏頗揣知帝旨閒與廷和韙遜名以諫然不復爲特疏每議事帝前亦絕不復言帝以是漸親宏諸閣臣後先引去而宏得獨留萼璁猶未有以怨也嘉靖三年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其明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又明年進華蓋殿大學士宏爲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雖不能强諫亦從不附離萼璁諸議兩人驟貴顯用事舉朝率惡其人諸翰林官至不屑與竝列宏亦每示裁抑使不得擬佗翰林萼璁始大怨其銜之如廷和而會帝禮待宏有加帝喜爲詩歌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如此蓋前此未有也萼璁滋害宏寵且怨之萼即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且使宏得以憑籍寵靈厭服朝士帝置不省遂與璁毀宏於帝言宏納主事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布政使鄧璋等賕又言嘗結納宸濠黨樂工張仁及佗不法事宏上疏乞休略曰萼璁之挾私而怨臣者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爲

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璁者疑臣內閣之首事必關臣操縱抑知臣下釆物望上取聖裁非可徇私專擅者也萼璁日夕攘袂搤擘覘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伏祈俛賜骸骨曲爲引避而已及璁居兵部右侍郎言宏劫制部臣又與萼醜詆宏無不至章奏十餘上宏連疏乞休帝亦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讒萼璁也六年春千戶王邦奇希兩人風指上書請誅故大學士楊廷和等并誣宏與同官石珤爲廷和黨給事中楊言疏爭以爲宏等不幸爲姦邪所誣陛下宜嚴究主使勿俾得動搖大臣帝繫言詔獄語在言傳宏愈不自安事白乞休愈力竟偕珤致仕仍許馳驛如例是歲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閱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萼既前歿而璁已更名孚敬用少師去位帝始追念宏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矣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以稱塞朕懷宏頓首謝是後顧問益切賜銀記曰舊輔元臣其冬暴疾卒官天子咨嗟久之賻典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宏釋褐始五十年凡三入內閣佐兩朝始十年中

閒雖遭讒構訖能以功名始終其自少保入也弟
寀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第三人爲編修竝在
史館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共列一
時罕與爲比懋中者宏同產弟舉人完子也仕至
某官懋賢至某官宏世父瑄嘗爲工部主事治河
呂梁亦有能名至贊州參議
寀字子和舉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八年授翰
林院編修寀故與宸濠妃家婁氏者有連宸濠因
欲結納寀兄弟其謀復護衞也陰遣所親誘寀持
千金屬賄宏而寀拒不聽且急以語宏故宸濠黨

思幷中之始御史余珊嘗劾宏私寀援使入翰林
事已解矣至是復奉旨詰責令宏陳狀宏陳本末
畧曰臣弟寀之改庶吉士也在臣未入閣之先其
除編修也則在臣既入閣之後一門羣從竝列清
孿竊自揣度濫叨已極言官指摘情非不公語非
不正也向者屢辱詔旨許寀如舊臣上負天恩次
昵骨肉之愛不能具章牢辭辠莫大焉卒而猥蒙
陛下保全放臣兄弟俾得吭歌聖澤於草野臣之
願也即許宏及寀致仕寀歸踰五年宸濠遂反乃
閒道趍贛州言於都御史王守仁曰儻先取南昌

以覆其窠穴次據大江上流以遏其歸路賊進退
首鼠必成禽矣已而果如寀策於是紀功給事中
齊之鸞訟宏冤幷言寀清愼無過宜賜錄用世宗
復寀編修充經筵日講官進左贊善嘉靖六年出
爲南京尚寶卿歷右庶子掌翰林院事及右通政
國子祭酒吏禮二部右侍郎凡六改官皆在南京
共十有四年始召爲兵部左侍郎尋改禮部擢尚
書兼翰林學士二十六年廢加太子太保至少保
是歲卒官贈文通帝方寵信寀遣使使者賜金帛
甫及門而寀歿矣

翟鑾傳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永樂中隸籍錦衣衞至
鑾始讀書以孤童善屬文舉弘治末進士選庶吉
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孝宗實錄忤劉
瑾與同官皆外遷遂爲刑部主事五年復故官進
侍讀嘉靖改元充經筵日講官與修武宗實錄進
學士尋擢禮部右侍郎六年會推閣臣帝意屬張
孚敬而推者弗之及也諭令再推遂次第及鑾不
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不
數月而孚敬亦竟以尚書大學士得入鑾長身玉

立語音清朗動止可觀先在經筵時常爲帝所稱
賞爲人好滑稽然貫醇謹無佗腸閣中竝直者楊
一清及孚敬一清故元老其材器識行俱前於鑾
而孚敬尤驟貴用事鑾居其間惟折節謙和墨墨
自謹守而已帝賜鑾銀記二諭以密封言事鑾訖
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
何獻替之有用是能久安其位而帝頗心易鑾不
甚委重其明年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踰四年進兼武英殿大學士自一清去
繼入者桂蕚李時方獻夫之屬遠在鑾後然得加

公孤官鑾顧不得也數以文章娛侍帝帝有作每
令鑾賡和或元夕或壽辰必令撰致語及詩或佗
有瑞應鑾亦必撰表頌以賀又嘗名游西苑令簪
紅藥簪於首佩以蜀扇敕中官促鑾賦詩稱謝詩
成賜飛魚服時人咸以爲榮其明年以母艱能積
五六歲帝亦不復記念鑾也十八年春車駕將南
巡慮俺荅猝闌有警少傅顧鼎臣建議請遣重臣
按行九邊以怵止寇患且薦鑾可任乃即家起鑾
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發帑金二十萬
兩付鑾賜璽書俾便宜從事一切總督鎮巡官俱

聽約束其行自甘肅始遂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
保德州渡河歷清水營次榆林仍自花馬池而西
直抵寧夏越甘肅謁嘉峪關止復折而東由延綏
取內道山潼關以達保定復折而道遵化永平臨
山海關極於廣寧還入薊門過喜峰燕河太平馬
蘭諸鎮往返凡三萬餘里所至宣威德散金錢以
犒諸士卒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
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在喜峰則與總督都御史
劉天和議拓關關成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及復命
仍以故官入直再論諸邊斬馘功予錦衣世副千

戶尋加太子太傅又以陝西捷推功加少保以安
南降推功賜金帛及俘奴二十一年少師夏言既
黜遂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代言班閣臣首鑾雖
恭謹無大建白然遇事亦間有所裨益帝怒言官
奏不以實鑾從容對曰彼得毋恃許風聞故邪怒
即解又詢邊將鑾曰莫踰於周尚文微嫌過嚴耳
帝欣然曰善嚴固當以寬濟也尚文果以功名著
世謂鑾知人既代言秉政其次鑾者嚴嵩方藉勤
敏結帝知帝寵禮懋勞嵩者過鑾遠甚嵩日益驕
縱而鑾頗示裁抑以故積不相能思中傷鑾而去

之會科場議起先是鑾子中書舍人汝儉國子生汝孝已同舉於鄉矣二十三年春又同舉進士高第其所受經師崔奇勳者又與汝儉兄弟竝舉皆同考官編修彭鳳所取士也京師中口語藉藉嵩適欲中鑾立嗾科道官劾鑾等帝怒下其章吏部都察院鑾上疏辨其語多引西苑入直以自解帝益怒曰翟氏子雖有軾轍才亦不宜竝進奪寒士路部院其勘治以聞卒勒鑾及汝儉汝孝除名爲民奇勳亦如之鄉會考官論辠有差鑾初歷官有修潔聲中開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

邊起也邊境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鑾愈益和雅絕不事威福諸大吏盛供張食飲輒與燕集相笑語連日夕衆大喜過望然所入餽遺亦不貲已歸京師輜重殆千輛充斥道路家藉以饒足而聲譽由此頓衰晚歲又爲其子所累訖不復振隃二年卒於家穆宗即位復官諡文懿方鑾之爲侍讀嘗偕同官湛若水等疏爭大禮後在內閣充明倫大典總裁則又附會孚敬極論爭者非是其前後異節多類此汝儉復以錦衣蔭累官指揮僉事

擬明史列傳卷十二終

康熙乙丑夏五月同里周公贇挍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三目錄

鈍翁續稾卷四十三目錄終

夏言傳

夏言字公謹貴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核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人出按皇莊侵占地二萬頃糾中官趙彬建寧侯張延齡次第其七疏皆報可尋轉右請杜傳乞及傳奉諸員論救被逮知府郭九臯其章率諤諤爲舉朝所誦內艱服闋補故官尋轉禮科左進兵科都給事中往勘山西諸將平盜功臯所奏皆當還又劾去行邊都御史王憲聲望大重調吏科都給

事中帝漸器言才思大用之矣是時天子既盡紬廷臣議尊冊獻皇帝徽號而專任張孚敬遂日夕晉議禮文以制作爲務嘉靖九年言上疏曰農桑天下本禮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陛下躬行籍田而後宮不備蠶事非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帝覽而說之以爲然而郊議遂起當太祖初即位本用陶安諸儒說建南北郊不數年而改合祀踵行已久帝顧兆謂善也大學士孚敬頗持之言窺帝意上疏曰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圜而高以象天也方而下以象地

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折
以瘞埋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於北郊
即陰之義也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宐也圜
丘祀天者高朗在上所以昭天明也方澤祭地者
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安有柴樹棟宇襟諸人
道者哉今國家合祀輒殿而屋之設主其中弗稱
經義宐以太祖初即位詔為據帝益大說以為然
下廷臣議羣臣無應者詹事霍韜辨論尤切遺言
書席為奸邪言繳上其書并劾韜乞皇帝為繫韜
都察院獄久始得釋而賜言四品服繼又議改配

太宗於大享殿孚敬持之亦下廷臣議無應者言
獨上疏贊成之曰禮父坐子立孔子云事死如事
生太祖之於太宗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
之祖顧與太宗連祏並席用卑匹尊非禮甚矣周
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先儒謂
天即帝也郊而曰天尊之也以后稷配焉后稷遠
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以
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
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今陛下配太祖於圜丘
以擬周之后稷配太宗於大享殿以擬周之文王

所以尊太祖而親太宗也斯百世不易之道也帝
愈益大說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充
經筵日講官寖益向用其賜束帶且視尚書矣繼
又議禘禮言上疏曰禮不王不禘禘者蓋以禘祖
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足
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虞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
帝嚳是也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為始祖百六
十年以來居中南向享歲時之祭者德祖也陛下
定大祫之禮而統羣廟主者又德祖也然則主禘
祭者復可屬諸德祖乎身為太祖之始祖又為始

祖之所自出無是理也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
周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於考若強求其人如李
唐之祖老聃亦非孝子慈孫所忍為也臣愚以為
宐設先祖虛位如宋儒朱熹說而以太祖配於是
中允廖道南以朱氏顓頊裔請禘顓頊孚敬皆不
可曰仍禘德祖便言復疏爭其非是帝竟從言議
進少詹事兼學士言驟以論議忤孚敬及韜悉思
偕事中言然帝方器言甚未有間也而會司正薛
侃乞擇親藩司香太常卿彭澤先竊其疏示孚敬
且曰言為屬草孚敬聞諸帝帝出侃疏問言言絕

不知遽荅曰陛下春秋鼎盛此疏不可行帝疑之及命會訊侃侃被劾掠不肯承都御史汪鋐從旁大聲責言鼻青不勝憤推案出部諸訴詈爭敬復以聞帝不得已下言獄最後遣太監張佐出訊其故始得白乃能爭敬而釋言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遂擢禮部尚書言肩目疏朗美須髯號能折節士大夫既掌禮部所建白益當帝意遂加公孤官至少傅太子太師所賚銀記御書暨綵蟒飛魚麒麟諸服玉帶精鏐上尊珍饌異果之屬歲時不絕其寵待出諸尚書上始與閣臣侔矣霍韜益告言

寵而又會府尹劉淑相坐事捕繫從獄中上書訐言非法言知韜主之與韜數攻擊至條韜大辠十餘時韜已官南京禮部尚書帝為庇淑相而鐫韜俸一級以慰言言由是氣遂驕十五年秉武英殿大學士入直內閣尋加上柱國少師十八年行幸大峪山進居守救緩帝怒切責言怠肆令上所賚銀記御書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未幾怒解命止言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其秋奉先殿震名言不時至帝不說越明年始還所追銀記御書以陝西三邊奏捷推功言復少師太子太保又以

江淮賊平再推功言賜金帛言氣益驕是時霍韜適掌詹事府事數修故怨不平於言而言復偕武定侯郭勛爭寵交惡有訓導蕭時芳者奏言勛言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心蹟未協非國家之福乞召賜桮酒以釋其釁語多不經御史舒鵬翼亦言比者災異頻仍邊鬨告警所賴以輔翊匡贊者二三大臣也今顧私相攻訐以報纖芥疑必有小人引類論訛煽禍其間此臣之所大恐也帝遂降謫時芳鵬翼有釁既而韜以病物故言與勛交惡猶自若又明年昭聖皇太后晏駕詔問皇太子

服制言報疏多譌字帝切責言言謝辠且乞歸治疾帝益怒令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而廷臣交章爭劾郭勛勛亦遂以是月坐斬未幾瘐死獄中言既罷乃上禦邊十四策嘗帝帝怒復解復言少傅太子太師命疾瘉入直尋盡復所奪官階顧寵待亦稍減矣自郭勛死帝憐勛不已頗疑廷臣受言風指以此追咎言而未發方帝之居齋宮也許入直諸賢人乘馬言獨乘小背輿以自異又嘗雕香葉冠賜諸賢人言拒曰非人臣法服不敢當又請以皇太后所居慈慶殿改太子宮帝積

怒言者久二十一年秋日有食之既下諭曰此臣子欺君父外陰侵內陽所致也令言革職閑住其明年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既去繼言者其才悉弗逮不稱帝任使且相繼或死或免帝遂復念言又明年名至京師再復所奪官階入直如故言性奢靡所居宰多高甍雕題廣池曲樹之勝左右媵侍殆及晉樂諸部以累百計俱極海內甲選服御膳羞不啻王公氣剛而愎每偃蹇自信其在內閣也前後所值同官如李時顧鼎臣嚴嵩輩行故先於言言以氣陵之出其上視嵩尤

蔑如也然時鼎臣長者數恂恂退遜置不校而嵩傾險有城府言絕不以爲虞先是言爲尚書嵩以侍郎事言最恭謹其後有隙至是言猶用故意待之凡有所擬旨略不顧嵩嵩亦噤不能吐一語以此恚言次骨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並爲御史所糾言故擬旨令陳狀以窘之皆造言所請死炳至長跪親奉橐金以進然後得解遂與嵩比其謀搆言萬端言未之悟也故遽及於禍言喜功名思建立不世勳以固寵其婦翁蘇綱雅善總督侍郎曾銑銑方請兵將復河套言以綱故信銑可倚以爲其勳必成亟下銑疏兵部帝猶允豫未決嵩乘閒爲帝言銑兵啓釁狀陽引咎乞罷陰以語侵言言始大懼謝辠且自辨帝不說切責言強君脅衆嵩復力詆言專擅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其怒不可解矣二十七年春盡奪言官階令以尚書致仕然帝無殺言意也言甫去京師而禍作嵩伺言去便代草咸寧侯仇鸞奏訐言納銑金二萬兩相關通爲姦利事連蘇綱詔捕綱下鎮撫司考問嵩與陸炳崔元等定謀炳遂鍛煉不餘力而元嗾中官向帝前實其事已論綱戍邊即遣官校逮言

於是曾銑先坐斬矣言逮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不免矣凡再疏訟冤極底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姦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實殺臣害臣以肆其毒名惱臣救臣以市其恩臣之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而已其辭絕痛切獄具法司官不敢雪言冤援銑律以請謂言當在議貴議能例帝悉置不省竟弃市年六十七流其妻蘇廣西削其從子主事克承從孫

尚寶丞朝慶爾爲民天下爭惡嵩以故無不咨言
殀者隆慶初復官謚文愍言少有時譽文章敏捷
雖以附會致貴顯然所學頗長於禮其在禮部適
孟冬時祭侍郎顧鼎臣翟鑾奉主値有期功喪
於例宜引避援古諸侯絕期喪以自解言駁之曰
自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
建邦啓土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
臣也故期服可絕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偃然以
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父兄弟否乎禮如諸父昆
弟姑姊妹之喪既殯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

歸由是觀之若未殯則無有與祭者也二臣之喪
前於祭矣乃欲弃喪以自便乎又禮小功緦麻執
事不與禮執事謂擯相禮謂饋奠執事輕饋奠重
故也今二臣所服非小功緦麻比皆服之重者也
太廟奉主實兼饋奠又皆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
者而與夫禮之重者非臣所敢聞也又禮期之喪
卒哭而從政從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政也夫庶
人尚須卒哭躬爲士大夫顧冒期大功而與於禮
是今之士大夫其守禮不及古之庶人遠矣鼎臣
韜亦無以難也或疑言緣私忿發此然識者稱其

得禮意云言始無子有賤妾任身妻蘇嫁之及言
殀始逆妾所生子歸其貌絕類言未幾病殀言後
竟絕

論曰嘗聞之也富者必使可貧貴者必使可賤不
則執極於難返而禍生於所忽使言也繹滿虧之
義守止足之戒一斥即退不亦翩翩賢公卿哉惟
其履盈蹈險怨偶爲仇卒之先笑後咷人與己俱
不免也身劇宗亾復誰尤乎

李春芳傳

李春芳字子實其先自句容徙興化少舉鄉試五

上禮部不第嘗游南太學爲祭酒歐陽德所知曰
李生大器也特晚成耳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第
一授翰林院修撰閱十年帝揀詞臣入直西苑特
命春芳撰文多稱旨遂與侍講嚴訥俱超授學士
再進太常少卿賜一品服尋進禮部右侍郎改吏
部左四十二年擢禮部尚書先是宗室蕃衍中外
數十萬人悉卬給縣官歲入不足以供天子患之
春芳乃臚列故事具疏以進一切封襲昏娶及子
女名數歲時祿賜之屬皆嚴爲之限帝覽而嘉焉
賜名宗藩條例諸藩之有約束葢自此始其明年

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偕嚴訥俱入內閣春芳性寬和立論喜持平不事操切與訥畧相類雅以潔廉自持餽遺請囑一無所受而又屢推轂賢士大夫舉朝竝稱其長者於是徐階方秉政爲天子所寵任春芳遇事必推階階亦自重之以故相得歡甚其明年改秉吏部尚書是歲穆宗即位進少保尋充纂修世宗實錄總裁官再進少傅已又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會有詔重修翔鳳樓春芳歎息以爲縱不能勸成節儉柰何令開侈端即密上疏曰先皇之世海內騷然苦

工役久矣今朝政方新安輿百姓要始顧恩澤未洽而大工復興天下將有以闚陛下繼又言太倉羨金不當取江南織造歲額不當增身篚及奇巧珍異不當以次徵索帝皆感悟而止是時階既去位春芳繼階秉政務以安靜稱帝意帝亦稔知其廉謹頗倚信焉未幾而俺荅款塞之事起詔下廷臣集議衆不能決春芳與同官高拱張居正獨力言其可許或難曰此前代和戎覆轍也不鑑且辱國春芳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子皆媾甚則爲之臣妾是故制款在彼今天以其孫畀我爲餌彼方

願聽要約則制款在我與前事迥異夫何辱國之有許之便或難曰即不辱費且不貲春芳曰不然自敵人之倡亂也數十年矣朝廷秏糜金錢芻粟歲以巨萬萬計是猶塡巨壑而注漏巵也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兩者孰多許之便或又難曰是誘我也有如得孫而倍約柰何春芳曰不然彼之愛其孫異甚孫歸且厚德我我之放一鹵雛始弃匹鶩孤豚等耳有如不虞而殺之毋乃激憤而啓侮也許之便或又難曰是狃我也彼以羸畜竭我帑藏必將伺釁而逞柰何春芳曰不然我外與之市

而內修備士有餘力國有餘財非制敵之勝算邪許之便衆詰無以難乃率拱居正面贊於帝前款議始決以俺荅歸我叛人推功春芳進中極殿兼支尚書倖當春芳之秉政也其次爲居正最後拱亦以故少傅復入兩人皆負幹畧用功名相期許每傲睨公卿間其視春芳蔑如也而拱尤驕橫方修徐階故怨所以搖之萬端語在階傳春芳既善階數從容出語譬解之拱益內慽且與居正俱忌春芳踞其上春芳在閣率不能有所施設意抑抑不自得嘗課庶吉士因引漢丙魏同心輔政爲試

目欲以諷拱居正兩人兩人者忌猶不解遂引疾乞歸疏凡六七上隆慶五年許致仕遣行人護行命有司給夫廪如例甫一歲而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士大夫謂春芳知止云春芳歸而翁媪皆尚無恙惟日夜置酒侍養爲樂及翁媪俱以壽終又數年而春芳始卒贈太師謚文定先是春芳雖大顯其諸子悉滯場屋閒有以試事上謁者欲請開棘正色拒之既致仕居正遂大用事其三子後先取進士高第或以告春芳春芳哂曰彼子貧不如吾子安也未幾果如春芳言孫思誠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仕至禮部尚書曾孫希菸萬曆末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其他以科名著者踵不絕至今稱望族云又有名信者亦春芳曾孫由歲貢生授和平知縣　大清兵至廣東州縣望風降附信獨城守及城陷與其子泓遠淑遠皆死

擬明史列傳卷十三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四目錄

列傳卷十四

鈍翁續稾卷四十四目錄終

倪岳傳

倪岳字舜咨其先由錢唐徙上元父謙以進士第三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僖謙嘗奉詔祀北岳因祈子於神母姚夜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故名之曰岳舉天順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進侍讀充經筵講官久之進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岳爲人環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若神人然自少文章敏捷居官益博綜經傳貫穿經世之學每大廷集議輒忼慨極論一

切軍國便宜多所參定又長於奏疏操筆數千言會文切理無不舂容條暢善啓人主意既佐禮部是時耿裕方爲尚書嘗稱疾在告惟以方正持大體諸若禮文制度率皆待岳而決弘治改元憲宗祔廟議起議者咸謂太祖爲不遷之主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岳言是知尊太祖而未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國家自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其不可祧也明甚懿僖仁三祖當祧今宜祧懿祖一廟別於寢廟後建藏祧所在以效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奉祧主合享以備古大祫之制

禮也議者又謂孝穆皇后當祔廟者岳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又有欲改孔廟從祀諸儒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各抱遺經專門講授故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加祖述訖今引用尚多何可盡廢至於七十二子名字相沿已久生二千餘年之後安敢臆定詔悉從其議諸疏皆岳所具草也會災異求言岳既與裕合疏

陳七事已又獨陳八事大率諷帝昭節儉以先天下言四方爭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上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之分封益增後將何以繼之是宜以時減殺比歲額外設官多濫凡所供億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亦宜以時裁革其言雖不盡用然公卿間率推重岳與王恕馬文升劉大夏三人者齊名朝廷帝亦深器其才有意大用之矣於是遂代裕爲尚書又數勸帝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買胡邀利以奇獸獻者不可受番僧惑世以異術售者

不可進故事歲終類上四方所奏災異具文而已岳必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爲據言甚懇至冀以感動帝心帝頗嘉納焉調南京吏部改兵部參贊機務名爲吏部尚書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干請皆遏不行或沮岳別白太過且召怨岳笑曰吾職當是耳佗非所恤也同官中尤推遜馬文升然論事不肯苟阿文升嘗言方今財用大耗惟蘇松折糧銀價可稍增以儲國費岳拒曰東南民力已竭顧復重之萬一有意外變誰任其咎事乃止十四年卒官贈少保謚文毅岳前後所上奏疏甚夥其在南京論西北用兵利病略曰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孔思加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肆掠之所擁衆長驅遠逾千里近不下數十百里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藏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以致兵埶不輯

邊患靡寧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儋爵優游朝行犇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被掠平民捏稱首級凡功籍所載皆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草莽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況乎聲東擊西者敵人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常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謂爲得策乎至於延綏兵馬屯集軍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仰關西向徒步千里大道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率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斃矣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豫徵

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徵發
也甚不得已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姻權貴私親
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
民輸芻粟以給鹽然恃豪右専請託者率占虛名
而鬻之而商粟貴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
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
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
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
少則粟益貴不知者以茶鹽銀布名爲準折糧價
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

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人日米一升
馬日芻一束追逐二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
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攘之計巧爲影射
之謀凡其所經悉有開支背公行私罔上病下莫
此爲甚又曰舉朝論議紛紜不一其有懷敵愾之
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
奮武揚威足使河套一空計非不善也然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
窮搜遠擊棄危履險儌倖萬一贏糧遠隨則重不
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縣

亙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情見勢屈
爲敵所乘失坐勝之機蹈覆後之轍必矣復有欲
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盡除朶顔諸衛棄勝而
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諸衛也不過羈縻保塞
以固吾圉耳今設若是將使藩籬頓壞邊釁益多
妄挑禍患是爲無策或又謂昔之東勝不可守既
已弃東勝矣今之延綏不易守莫若幷弃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
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弃延綏則異日之害鍾

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
救夫亦謀國之繆者矣遂條備邊五事其一爲復
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三方俱
近黃河中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
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艘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
戶部所計山右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諸
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諸州
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儻踵故蹟而行以省陸運
之費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方今河道當潼關
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

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以達邊堡又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且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加以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命水部諸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訪求故蹟某處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設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舟以備裝運悉疏通而導滌之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遠之利不但三方之困獲紓雖遠方之物不難致矣岳之立論詳盡切於世用皆此類也先是嘗與父謙同時在翰林士大夫榮之其後父子遂並謚文尤相傳盛事云

弟阜字舜熏成化末進士以庶吉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淸介知名歿幾無以斂同官爲醵貲歸其喪倪氏自是世以文學稱南京皆阜後也

毛澄傳

毛澄字憲淸本家崑山弘治中割其地爲太倉州遂爲州人祖弼有長者稱壽至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澄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充纂修會典官書成進右諭德侍東宮講讀武宗爲皇太子稱於孝宗曰聽毛先生講殊明白也孝宗喜方秋夜置燕即撤以賜武宗即位進左庶子兼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內艱罷尋以太監劉瑾摘會典誤降侍讀累遷學士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武宗南巡數倡羣臣疏諫及寧庶人被禽車駕駐通州議卽行在所僇之復倡羣臣言當告太廟如故事武宗皆不能從也其明年武宗崩充奉迎使迎世宗於興邸將入見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者澄曰後將何以加之豈勸進辭讓之文遂可廢乎乃不果行旣卽位賜金帛有加尋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使固辭不受於是帝欲上興獻王尊號而羣臣謂宜考孝宗四月戊申下禮官議澄

引宋司馬光濮議以進且曰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相類臣等議立崇仁王厚炫爲興獻王後陛下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孝宗皇考改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祝文告興獻王及上箋興獻王妃皆自稱姪皇帝某議上帝曰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其再議丙寅尚書臣澄侍郎臣俊會同侯臣倫臣勛臣杲駙馬都尉臣震臣泰臣元伯臣銳臣偉臣全禮臣柱臣佶尚書臣瑤臣觀臣子麟臣春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廷儀

臣頤壽臣璜臣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臣瓚參
議臣霑臣明卿臣鑑少卿臣鏜寺丞臣瘠臣縉少
詹事臣詔侍講學士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欒
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臣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
臣胥祭酒臣汎給事中臣九敘臣錫臣寰臣玄錫
臣洙臣嚴御史臣以旂臣秉中臣龍臣琳臣綸臣
鰲臣克宅臣仲賢臣孟和臣鎮臣洛臣潮臣茂堅
六十有三人上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庶人
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繼大統承宗廟崇仁
王襲興王封主祀最宜明制天子於諸王尊行稱

伯叔父自稱皇帝不名今陛下稱與獻王皇叔父
稱御名至矣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曰三代以
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
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羣臣
議是帝曰前王典禮至博爾諸臣其悉心究之六
月甲申尚書臣澄侍郎臣俊會同公臣崙侯臣倫
臣隺齡臣延齡臣勛臣鏊臣杲駙馬都尉臣震臣
泰臣元伯臣欽臣偉臣鏓臣全禮臣柱臣坤臣信
臣熹臣良都督臣勇尚書臣瑢臣觀臣子麟侍郎
臣欽順臣宗仁臣廷儀臣鉞臣頤壽臣璜臣琳都

御史臣綸通政臣義臣瓚參議臣霑臣明卿臣鑑
少卿臣鏜寺丞臣瘠臣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
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欒侍講臣孔暉諭德臣
鼎臣臣仁和臣熙臣時洗馬臣胥祭酒臣汎司業
臣惠給事中臣九敘臣錫臣寰臣玄錫臣洙臣嚴
御史臣翰臣以旂臣龍臣滌臣鰲臣獻臣英臣克
宅臣孟和臣鎮臣伯溫臣金七十有二人上議加
皇於叔父陛下伯叔諸父莫齊矣加大於王天下
諸王莫齊矣興獻王稱號既定王妃隨之天下王
妃莫齊矣推尊非禮也莫詳魏明帝詔稱親非禮

也莫詳宋程頤議仲尼曰事之以禮臣等愚昧其
敢越禮異論卬累聖德因錄明帝太和三年詔及
頤議以進留中不報於是帝惑張璁說八月庚辰
朔復下禮官議澄集羣臣五十有二人如前議不
聽戊申如前議又不聽九月庚午復如前議天子
既迫禮官言以是久不決而興獻王妃至自興止
通州不入乃復下議戊寅澄集六十有三人議曰
臣等昧死言夫禮可以義求不可以情徇也臣等
一得之愚竭矣若卬體聖衷俾稱情合義則密勿
腹心之臣在非臣有司所敢專也帝竟以張太后

旨加稱本生父母帝后繼又得所示御批加皇字去本生字澄復爭曰二統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班示天下帝乃曰此慈壽太后懿旨也卿休矣其能勿議澄既議數不合意鬱鬱欲乞骸骨去而會亦遂病凡十餘疏請致仕帝數詔御醫往視遣中使勞以羊酒蔬米覽其疏愀然曰澄老成持重朕方倚毗柰何病至此踰一年始命其屬一人護行竟卒於道贈少保諡文簡澄爲人簡易不設城府喜推轂士大夫遇事侃侃無婉婀態又雅好退讓在禮部時遇吏部尚書缺廷議首屬澄固謝不可侍郎羅欽順力持之澄正色請推喬尚書宇故時論尤以爲難舊史稱其有古大臣風云

論曰嘉靖初之請考孝宗也廷和與澄倡之舉朝賢士大夫和之至杖戍以死不悔嗚呼盛矣然而世之學者或右楊毛或右張桂紛紛訖無定論善乎黃進士淳燿推言之也曰大禮之議張桂附會歐陽修一時槩議爲非竊考歐陽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而藉口也何也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韓歐則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竝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爲悼考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出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乃諸父昆弟之通稱未有斷然以稱本生父者歐陽所爲鄙俚難若過當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何如宣帝稱考亦何渠不可訓乎且宣帝之失在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悼后當時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仁宗乎顧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者諸矦王之母亦爲后非用是匹帝也濮安懿王稱懿皇始非歐陽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師丹疏言恭王稱皇乃丹所許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以爲帝太后至尊之號劾宏註誤聖朝帝太后既不當稱則知稱恭皇非是丹疏所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爾而謂丹許之此歐陽遂非文過之辭不可以此并舉其稱考也今張桂議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

父子之道皇上以倫序當立非爲孝宗後云云夫世宗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宮中所育然止可比宣帝不可以光武中興比也光武遇亂崛起且緣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先儒援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皇止於置園即園立廟尚比諸侯之禮獻廟用十二籩豆及八佾與二祖八宗竝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二統而其徒付羣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者也故曰張桂不得藉口也淳耀之言云爾特采列之以俟知禮者折衷焉

汪俊傳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既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忤太監劉瑾及閣臣焦芳謫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名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嘉靖初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左會詔上興獻王尊號與尚書毛澄及喬宇輩同心力爭澄既引疾去代爲禮部尚書於是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下其章禮部三年正月俊集羣臣共七十有三人上議力辨萼言非是其略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萼言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

不出此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佗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帝不聽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又不聽於是議稱皇考益急且詔建祀室於奉先殿側俊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皇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皇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臣不敢導陛下於非禮凡再下部議俊等爭益力最後俊兩疏乞休帝切責其肆慢予致仕俊與毛澄後先

長禮部並以議禮忤旨去位澄之在告也數遣御
醫中使慰勞不絕而俊獨被譙讓其恩禮視澄有
閒矣及明倫大典成鐫職閒住卒隆慶改元贈少
保謚文莊始俊父鳳累官貴州右參議四子皆舉
進士俊其次子也俊兄僎至工部郎中弟偉字器
之以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後至
吏部左侍郎又與俊皆以議禮不合相次歸偉季
弟佃字有之初父兄慮門戶太盛爲擇是名曰畱
此子力耕可矣佃奮曰某獨不能繼父兄讀書進
取乎亦由庶吉士累官侍讀中忌者謫寧國通判
後復至南京太常少卿卒官時人稱鳳善教子也

吳一鵬傳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尚書周經以讒去位一鵬疏請畱
之士論皆咨其直正德中進侍講充經筵講官與
修孝宗實錄以忤太監劉瑾出爲南京刑部員外
郎遷禮部郎中一鵬在翰林久兩尚書皆故舊見
輒瑟縮不自安而一鵬抱成牘立左右咨稟自若
也瑾伏誅復官如故出爲南京國子祭酒轉太常
卿內艱服闋入爲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
汪俊悉心爭大禮無所懼及俊既去一鵬署部事
會外轉給事中陳洸附會張璁桂萼請議其說益
不經至謂陛下生於孝宗歿後三年卽位於武宗
歿後三月無從受命一鵬疏爭曰謹按春秋以受
命爲正始故隱公元年不書卽位謂其上無所承
內無所授則削之所以明繼統大義也陛下繼武
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合於春秋之義而洸謂
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之君矣洸又慨
傷壽安皇太后喪禮不復三年臣等愚昧竊以爲
獻皇帝既厭於孝宗而不及申迎養之情今陛下

亦制於正統而不及隆居喪之禮禮與情一而已
矣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疏入
畱中不報已遂詔議建室一鵬率羣臣六十七人
上議事干正統臣等方欲守祖訓本禮經援師丹
程頤之論以啓悟聖心眛死不敢奉詔因遂劾璁
萼等曰璁萼謂繼統公立後私又謂統爲重嗣爲
輕臣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
所以承宗宗之與統何輕重公私之有請遂罷議
以璁萼付法司論治不聽已遂建觀德殿命奉安
獻皇帝神主一鵬請別設神位如奉慈殿故事亦

不聽已遂遣一鵬往詣安陸改題神主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奉迎以來一鵬復爭曰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神主入大內者安陸乃啓封之地昔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惟陛下財察又不聽於是一鵬遂行及神主至自輿則席書爲尚書與璁萼等怙寵用事方以議禮自任俛視諸僚屬一鵬及朱希周皆在部亦遂不能與抗矣尋以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東閣掌內制修武宗實錄成進尚書予告歸省既還朝乞賑恤江淮水旱濬治運道帝頗嘉納之命出理部

事一鵬貌穎而龐爲人寬然長者先官學士於例不當得南京祭酒繼又不當得太常一鵬居數年俱不爲意至是復由內閣出未幾爲桂萼等所忌加太子少保復改南京吏部人或代一鵬不平亦絕不以形辭色也其器量蓋如此久之年七十再疏請致仕卒於家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字純叔少有才譽嘉靖八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吏部主事歷光祿丞至湖廣參議先是陳洸上議也鴻臚少卿胡侍亦與辨曰祖訓兄終弟及者蓋以嚴適庶防覬覦爾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與一鵬疏稍別其意亦相發明云竟席潞州判官尋下詔獄削籍侍字承之正德十二年進士

朱希周傳

朱希周字懋忠其先由崑山徙吳縣高祖吉官至戶科給事中父文至雲南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正德中與修會典成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尋爲劉瑾所不說奪一官

與修孝宗實錄成復官如故別賜御製詩一軸十一年進侍讀學士踰三年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復轉左嘉靖初佐其長數爭大禮三年六月奉迎獻皇帝神主將至詔協律郎崔元所習樂舞生於大內是時希周署部事疏諫不聽已而議更本生尊聖皇太后尊號復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逾三年於此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以取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不足以求孚於天地宗廟社稷且本生非貶辭也今若去之則與昭聖皇太后無辨

昭聖之心萬有一不安陛下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不下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周悉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遂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並奪俸一月而大禮遂定其明年遷南京吏部尚書希周性謹愿舉動率守尺寸與同里吳一鵬皆有長者稱顧尤恂恂退讓以及第第一人官六品者二十年不遷意泊如也既掌南吏部閱歲司考察及事竣科臣無與者或譖希周有私希周意不樂抗疏自辨謂

科臣故應考者少郎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劾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劾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引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歸近三十年中外慰薦者前後凡百疏竟不復起居恆耿介不妄取予所過雖里巷婦孺亦必喣喣問勞無疾言遽色其恭謹蓋天性也吳下少年有爲不善者輒搖手相戒舉希周別號曰祕之恐玉峯先生知其見嚴重如此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天子儻哀憐老臣賜謚易名幸勿以文爲謚文故其父諱也後遂謚恭靖詎得從所屬云

金獻民傳

金獻民字舜舉緜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爲人通敏强幹習於法律前後巡按雲南及順天並著風采出爲山東湖廣副使正德二年遷湖廣按察使當獻民之巡按順天也嘗承勘魏家店隙地定蘆葦及木占可稅者凡千二百餘頃至是閱十餘年已更赦矣而司禮監監丞張淮承劉瑾風指劾獻民勘地不實逮繫詔獄虜爲

民瑾誅累起貴州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歲中回院歷右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嘉靖二年京師歲旱風霾加四方災異頻仍詔諭中外百官修省獻民條晰上諭列爲五事以進帝善而從之歲中調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兼督團營三年春五星聚於營室占者謂天下有兵獻民疏陳邊備因勸帝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翫好廝傳奉諸員以外絕門庭之寇內弭蕭牆之虞其秋土魯番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軍務率太監張忠總兵官

杭雄等西征旣行御史鄭氣言獻民帷幄重臣顧使行師邊境旣非居重馭輕之道抑以馳驅數千里罷敝之卒而欲當鴟張虎視桀悍難測之虜亦非所以爲算也不聽行次蘭州諸將已大破賊逐之出境捷聞乃命旋師叩錄事如故以功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獻民疏辭且引疾乞休溫旨不許會總兵官神勛者坐行賄事逮獻民爲言官所劾獻民不與辨力懇致仕優詔賜馳驛以歸仍給夫廩如例初獻民偕諸大臣疏諫大禮疏俱留中不下及將冊皇考獻皇帝獻民與少卿徐文華號於衆

曰改稱孝宗爲伯則太廟無考矣如正統何遂相率跪伏左順門又語侍郎朱希周曰是舉也在閣臣尤宜力爭希周以獻民語趨告大學士毛紀石珤亦遂跪伏以諫帝錄諸伏闕者姑薄獻民等罪各奪俸一月是時獻民旣以議禮忤旨內不自安凡引疾欲歸者數四然帝無怒獻民意也至是始得如所請云卒贈太子太保

擬明史列傳卷十四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五目錄

列傳卷十五

鈍翁續稾卷四十五目錄終

秦金傳

秦金字國聲其先家高郵宋國史編修觀之後觀子湛通判常州因徙武進其後又徙無錫故金爲無錫人年八歲能賦五字詩父客皆傳誦焉舉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至郎中父艱服闋起故官出爲河南副使進左參政分守大梁道會流賊方劫河雒閉金帥民兵期參將宋振於陳橋合帥破賊多所斬馘賊聞風大震境內由是得完進山東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前後條上便宜十八事語極剴切數討巨盜賀璋廖琪於江上叛苗於香爐峰叛猺於彬州桂陽諸境次第平定詔加俸一級蔭一子錦衣世百戶疏辭得免進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又改戶部左侍郎世宗即位賜金帛仍命加俸如初嘉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金率諸臣上疏曰陛下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致天祥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保終之難也竊觀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逮是以天心仁愛示之警懼因歷舉不能如初者八且曰

有一於此足以上干天和況兼之乎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在公朝而左右不與也今政所以淆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臣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股肱有託耳目有寄是謂政在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地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鑰實移於下矣是時帝漸狃內寵諸嬪御進奉者衆加內官崔文等恣橫用事故金疏及之章下所司尚書汪俊深善其言力勸帝加采納帝雖無嫌忤然亦不能盡用也尋改南京兵部已召爲戶部尚書先是金在南京數諫爭大禮及三年秋七月又率羣臣伏闕以請帝大怒詰問侍郎何孟春是舉孰爲倡者孟春頓首謝曰臣與尚書金等卬惟高深欲效涓埃之助協心同辭實無庸於倡也乃奪金等俸一月既而上聖母皇太后冊金及孟春等遂不至帝復加切責良久始得解金爲人樂易喜推轂士類及居官則一以廉正自守在戶部視事三年尤孜孜爲國內府諸監局所招軍匠多者至數千人金執奏以爲財用國

之大命其出納之盈縮係四方安危輸將之緩急係小民休戚比者庫藏空虛而額滋此費奮耗後將難繼不聽供應庫太監請下部搯辦珠石金又奏以爲珠石不產於中土皆遐荒之人鑿山縋海跋履險阻而後得者也今滇黔南粤頻年凶旱子女仳離若復行誅責公私騷擾其何以堪且陛下方躬節儉爲天下先柰何用泥好之具勤勞斯人乎又不聽金既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避例自陳遂命放歸仍予馳驛夫廩如故事閱四年慭薦金者不已帝亦追念金老成明鍊年且未至起南

京戶部尚書十一年召爲工部閱一年加太子少保其明年進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自釋褐訖謝事五十餘年經事三朝歷官六部始徧南京諸尚書皆號閑秩獨兵部最爲重任金凡再居是職其寄倚之隆亦當時所僅有也卒年七十有八贈少保謚端敏孫柱族曾孫燿

柱字汝立爲諸生工書選授中書舍人與大學士高拱雅故拱得鼻倉黃去京師官校方四出偵視諸門下皆竄匿柱追送百里外顧謂偵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武進吳中行疏諫閣臣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時偵者益衆柱挾醫往視湯藥自若又顧謂曰吾固秦中書也居正積前嗛遷柱曾府審理故事中書無出爲王官者柱亦絕不措意辱以考察罷同縣顧憲成極推之謂有古烈士風云

燿字道明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及吏科都給事中張居正方秉政操切諸官寮如束溼獨燿以才幹爲居正所稱數參駁部議不已居正反戒之曰持論何過峻乎燿從容對曰當言則言非故求多於人也擢太常卿歷

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距族祖金官巡撫時已七十餘年矣其祖孫聲望略相類於是忌者追論居正故黨命解任聽調猶不厭竟坐事削籍卒士論咸歎息以爲冤

趙鑑傳

趙鑑字克正壽光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蕭山知縣擢監察御史巡按大同宣府二鎮會虜酋火篩入寇疏陳方略甚悉并劾平江伯陳銳等討賊逗撓狀聞者壯之出爲安慶順德知府遷浙江右參政正德八年進陝西左布政使是歲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歲大饑請發內帑以賑軍民且率僚屬力講救荒諸術其明年遂條列所行五事一曰均水利二曰實屯丁三曰墾屯田四曰給牛種五曰團耕牧以閒乞加獎勸朝廷從其言又明年改掌南京都察院尋歷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尚書嘉靖二年召入仍爲刑部寧庶人之誅宗室被逮者衆疏請止坐元惡而寬釋其株累者所全活亾慮二百餘人鑑居心平恕而尤精核法比數典刑獄俱以稱職聞爲人氣剛好面折人過然性坦直無城府以是鮮有怨者嘗給事中陳洸緣家居不

法論死桂萼故與洸有私數爲訟冤於朝鑑向萼固爭至聲色並厲又嘗待漏直廬或屬鑑以事立呵之曰此豈君請託地邪其守正不詘率如此先是萼及張璁以議禮驟拜學士舉朝爲之不平給事中張翀輩前後交章劾萼璁賦性奸邪立心傾險變亂宗廟離閒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不可不示重懲奏既入翀因謀於鑑曰儻奉旨下部便須撲殺二人以雪衆憤鑑乃上言二人之辜誠如言官所劾宜付臣寘之於理帝逆知其情切責鑑朋比撓法由是其謀訖不行既而鑑與伏闕遂奪

俸一月五年夏引疾乞休優詔馳驛以歸陛辭日御製詩一章書於龍箋賜鑑以寵其行蓋異數也卒贈太子太保謚康敏大學士石珤每稱鑑清鯁忠實時人不以爲過

趙璜傳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其父之官過石首墜江水中流半里許不溺見者驚異稍長還巨賈遺金一囊其人援襲爲謝不顧去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府多豪滑吏善舞文璜豫擇里民樸敏者教以法律期

年得二十餘人遂逐豪滑吏殆盡漢庶人牧場歸於官募民佃作久矣王府復爭之勘者率依違持兩端璜訖以予民民皆說服正德二年遷順天府丞坐累下詔獄例黜閱三年復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革官吏冒支之敝歲省軍儲萬餘石改調山東是時齊魯閒多盜民以益困璜長於治劇一切科徭悉爲區畫得宜公私便之有河灘地數百里民閒號膏腴乃集流氓墾之許復其業遂爲良田番僧怙寵者豔其利奏乞起科以自入璜上疏力爭始得免十年擢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

史總理河道閱三年召理部事世宗即位加俸一級以乾清坤寧兩宮工竣賞勞有加轉左侍郎署部事尋擢本部尚書久之以世廟工竣復賜金帛璜在部久才幹與戶部尚書秦金齊名其守正不阿亦相類工費出入金錢例皆浸漶無可稽以故姦吏得竄穴其中至璜始令所司各具籌籍相句校其儆詭除先是有仁壽宮之役璜虞工費不貲乞毀玄明宮石經山諸房保安洪福諸寺悉付廠賣以資用玄明宮者故太監劉瑾所剏也飛梁危棟連房洞戶其制度尤極壯麗雖內庭亦不之及

計瑾所糜財以虛數十巨萬至是皆毀璜又取其餘材別修佗官廨舍及城隍神廟俱新之時人咨璜以為能方議毀時給事中徐景嵩持不便也遂誣劾璜關通富豪為欺蔽乞加罰治璜疏辨語侵景嵩并發其先時變易官產恣行奸利狀且請移疾以避言官之橫帝以璜公清有素為謫景嵩而特賜慰留焉及詔治皇后父陳萬言賜第佑工直六十萬兩璜頗持之萬言乃譖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於帝欲激帝怒以怵璜帝果下寬璘詔獄璜不為動疏言二臣聽命於臣者也臣奉行無狀於

二臣無與焉乞宥之而以其辠辠臣不聽然其後僅予直六萬兩寬璘亦竟釋辠由是戚里滋不說既而與秦金等伏闕疏諫大禮又嘗言東廠匠價不宜追陝西織造江西建貞人府不宜遣使最後復言觀德殿當勿改作章奏累上諸權倖忌者益衆帝意亦漫疏璜六年春引例自陳與金及兵部尚書王時中竝罷閱五年復起工部尚書以疾辭不至卒於家贈太子太保諡莊靖璜在部中適遇大工務斥佗人援手無所出獨璜調度自若及落成而財不告匱役不告勞繼璜者始弗逮也故既

去而人爭思之

何孟春傳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少游李東陽之門舉弘治六年進士東陽將選以入翰林以父艱罷已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嘗出使山陝淸馬政還上五事并劾巡撫官不職狀朝論韙之出為河南參政進太僕卿武宗欲取馬價佗用極言不可乃止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砦叛夸設永昌府復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益賦若干石以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即位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中道

改吏部尋遷左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緣歲不登做漢魏相條奏八事一引相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言請減百官俸皁一引范鎮言請裁冗費一引蘇轍言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言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言請禁遏糴一引趙汝愚言請豫免災傷州縣來歲稅錢帝曰制䘏養廉國家恆典也其如故餘悉嘉納焉與同部尚書喬宇侍郎汪俊同心謀慮舉朝皆倚以爲重而會力爭興獻王大禮竟觸帝

怒得辠去先是大禮議之初起也孟春猶在雲南即虞小人有以邪說進者上疏曰臣閱邸報進士[illegible]偁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未見部議則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秦漢來帝王或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蹟具載史冊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此實爲得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此實爲失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

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不謹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多官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恐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白虎通父矩也度以教

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母牧也言有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曰匹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文此所以別也然則皇叔考之稱其可加興獻王乎或疑考字爲誤必且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歷矣而議者或不然何

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詒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巳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

並斥爲朋黨孟春卽夕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璁且曰宋歐陽修謂小人欲讒害忠良必指爲朋黨臣等用是大懼不得巳條爲之辨者非與璁爲口頰誠欲聖明知欺妄之在彼也疏上帝

大怒責孟春徇情奏擾孟春乃倡於衆曰憲宗朝嘗議慈懿皇太后葬禮有跪門哭爭故事此可援也因相率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帝傳諭使退衆皆曰必得兪旨乃敢退凡再傳諭衆猶跪伏慟哭不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幾二百人而令孟春等待辠踰日責孟春曰若藐朕沖齡敢於聚朋譁呶其姑從輕奪俸一月然怒孟春猶不巳改調南京工部旋引疾以歸其後明倫大典成遂削孟春籍踰數年卒於家穆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問學淹博李

東陽數稱之曰子元必張吾楚凡居恆論議俱依據古今不爲浮辭冗說官郎中時嘗請復孔子帝號及釐正七十二子氏名并請以公孫尼子入從祀朝廷莫能行也又嘗論郊祀有曰古人立言或舉一以該二或舉重以見輕如言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名誥社於新邑馬融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州長祭祀州社禮擇元日命民社非遺稷也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夫天之與地社之與稷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攷

軾氏引舜肆類武王柴望及昊天有成命之詩以明之謂祀天則地祇在焉其亦辨矣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言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謂之帝又言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夫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兩漢魏晉以來郊祀皆配以一祖唐遂有二祖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二帝配我太祖合祀天地於南郊以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

宗並配則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此亦以義起者也意蓋緣世宗改祀典而發是時孟春已家居久矣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學者遂稱燕泉先生云

徐文華傳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風采大著吏人莫敢撓以私既還會江西副使胡世寧爲寧庶人所陷詔鎮撫司考訊文華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比見寧王乞護衛則與護衛乞屯田則與屯田凡璽書之褒嘉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於重法臣恐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執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奉臣馬昂納任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昏之女願陛下萬乘至尊而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於天下後世則醜孰加焉萬一防閑闊略不幸而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其害豈眇小哉疏入俱

不報文華爲人有節操遇事侃侃敢言居恆號能詩文而所學尤長禮經乃條上太廟五事一曰祧廟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成周以文武爲宗別立二世室比太祖俱百世不遷蓋親盡則祧宗廟之常數也世室在七廟之外以待有功與德當祧而不可祧者故劉歆謂周至懿孝則文武當祧於是世室始立國朝追祀四祖迄仁宗而七廟已備宣宗升祔固當議祧而禮官習見太祖改建九室謂爲定制不敢輒議不知聖意淵淡正欲虛二世以擬周之二世室也使當宣宗

升廟時卽奉德祖爲始祖則懿祖當祧矣自時厥
後英宗憲宗升祔則僖仁二祖當祧矣孝宗升祔
則太祖當居東第一室以擬周之文世室仍虚西
第一室以竢太宗以擬周之武世室始爲不詳於
先王也今仁祖已在祧列猶奉以備九廟之數臣
恐以爲過矣一曰禘祫按禮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者祭諸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則謂之禘合毁廟之主而享於始祖之廟則謂
之祫蓋縟儀備節莫詳於禘祫而報本追遠亦莫
淺於禘祫謂之閒祀謂之毁祭謂之四獻謂之饋

食皆是也漢唐而下或禘非其祖或祫不及祧雖
曰不禘不祫可也太祖崛起自德祖以上無可推
之親此禘祭所由不講也憲宗升祔禮官始議祫
禮頗所定儀節不於三年而於每年不以十月而
以歲暮不知其何所取也夫不王不禘者禮也未
聞王而可以不禘三年一祫者禮也未聞可偕歲
暮之祭當之也臣竊惑焉宜罷爲典革使不疏不
數可矣一曰特享按禮猶礿祫禘嘗祫烝解者曰
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由是
觀之春時特祭三時合享自古然矣方太祖之始

建四廟也亦嘗孟初特享於各廟餘時合享於德
廟自同堂之制興而特享始廢臣愚以爲禮貴得
中專於特則不足以萃其離專於合則不足以全
其敬專特傷仁專合傷義二者胥失今合享既專
在禮則爲失中而臣之區區又有甚不安者太祖
刱造區夏厥功莫大而百二十年於兹未嘗正東
向特享之位其何以伸萬世報功之典乎宜仍準
禮經凡仁與義兼盡也一曰出主按禮天子祫祭
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蹕是古者合
享於太廟未有不出主者也自大改建太廟之制

正殿止設各廟衣冠而木主永韜不出臣愚以爲
主所以依神主之所在卽神之所在也廟無二主
而可用衣冠代之乎漢作原廟月以衣冠出游顚
見譏於先儒而以之代主何以異是宜自今合享
之禮必出木主庶乎列祖在天之靈式依於上而
聖子神孫亦得致誠敬於下也一曰祔食按禮殤
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孔子亦曰凡殤與無後者祭
於宗子之家程頤又謂成人無後者祭終兄弟之
孫之身太祖建廟每祭以壽春王等配益取古祔
食之義也然本爲旁親祀宜有節及孫而止是祀

止三世耳舍曰此主士庶人而言非可通於天子則從祖祔食各以班祔固不得而紊也既從祖而祔亦從祖而祧安有正享之祖已祧而祔食之孫乃巋然獨存者乎所謂二十一王者臣愚未明其昭穆以意逆之非太祖之伯叔父行則其昆弟行也在伯叔父則與懿祖同昭而祔食於懿祖在昆弟則與僖祖同穆而祔食於僖祖今二祖奉祧而諸王猶以時享不知其所祔者何祖此尤宜亟停者也疏入帝震怒誚文藝出位妄言命禮部集議以聞是時文藝方以數言事見忌權奔爭欲擠之而禮官又率無學術不能淡通禮意遂庌文藝所言非是命下詔獄治舉法司當文藝杖贖還職竟以中旨黜爲民世宗卽位起陝西河南按察司副使入爲大理右少卿錚轉左於是集議典獻帝大禮文藝偕諸大臣力爭帝入張璁桂萼言不聽三年七月戊寅率羣臣伏闕命奪文藝俸八月辛亥大禮議已定又疏請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爲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未幾而有洛川張寅之獄三法司官

會訊者皆被詰讓待舉而巡按御史馬錄逮矣其事遂連文藝幷下詔獄於是璁萼等攝法司事獄既具責文藝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凡大臣前爭大禮者皆後或依違順旨文藝顧堅守前議不變及得舉論者咸咎璁萼報復云

擬明史列傳卷十五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贄挍字

鈍翁續稿卷四十六目錄

列傳卷十六

鈍翁續稿卷四十六目錄終

鄒守益傳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大學格物致知傳中庸乃首言慎獨不言格物者何邪疑久不釋往謁王守仁於贛州守益故守仁會試同考時所取士也相與反復者閱月乃釋然曰道在是矣遂從守仁游復從起兵討宸濠世宗既即位始赴官京師嘉靖三年議加興獻帝尊號且議建室以祀守益上疏曰禮所以正名分別嫌疑者也君失禮則入於亂臣失禮則入於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推恩本生尊為帝后其於私親非不隆矣乃復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視正統疑若無別臣聞尊無二上是以我太祖製孝慈錄其敘五服之制有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三年為所後祖父母承重為本生父母降期即喪服之隆殺則廟制祭法皆可類推伏望陛下恪遵祖訓不為異論所惑致以失禮詒譏天下疏入帝責守益出位不聽是時張璁桂萼數與廷臣相辨詰尚書汪俊及御史馬明衡朱淛等力

爭不能勝先後罷黜以去守益復上疏曰伏見陛
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自公卿至於臺
諫百執事推大宗小宗之義辨正統私親之等以
道事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姧人妄熒聖聰致煩
天語詰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陳一言道路相
傳且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
令以爲忠長此不已殆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以
父寢疾憚於易簀益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
息爵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益尊之至也而孔
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

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之議援經證古
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者也陛下不
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夫亦少失其平
矣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
後世所㡿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
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古也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
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去國者召而復之庶幾聖志
堅定國論昭明無復姧人敢有動搖宗廟離間宫
闈者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

震怒重加㡿罰豈不以爲欺慢可惡哉然而陛下
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
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乎疏
入再責其出位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因建復初
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稍遷南京禮部郎中聞守
仁卒爲服心喪繼又告歸奔哭其墓復與同門生
講學於天眞書院久之起南京吏部郎中召爲司
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聖功十三圖帝又責其
假借訕謗幾再得辠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
南京翰林院事御史毛愷言守益名儒㣲學宜留

侍東宮不當投之散地竟以忤旨被謫而守益遂
復南矣錄擢南祭酒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應詔
自陳備言上下交修之道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
爲祥享國長久爲據帝大怒削籍閒住守益爲守
仁高第弟子其赴補編修也旣別守仁守仁念不
已門人問故答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謙之近之矣及削籍益以講學自任四方學
者踵至嘗語之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
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功夫則同所從言之異耳
若以戒懼趨意爲非斯誤矣其持論率如此學者

稱東郿先生凡家居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子善官太僕卿孫德涵至按察司僉事德溥舉會試第二至洗馬尤知名

崔銑傳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父陞累官至參政銑舉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孝宗實錄與同官見太監劉瑾率長揖不拜由是忤瑾指書成出為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召復故官是時閣臣李東陽當國上書東陽曰銑聞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蹟而

毀積夫告人之道有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執事何不時請而對鄉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使人主淺信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之共政矣爵有二客世讎也見必以刃援及其同舟遇風率共圖以濟非前相怨之淺而後相為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也彼臣者亦願執事善告之彼如我聽失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執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不然使事敗而圖之亦奚及也因以薦賢理財弭兵諸事為勸懇懇數千言東陽不能用也充經筵講官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學者稱後渠先生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尋擢南京國子祭酒嘉靖三年集議大禮久不決於是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俱以執議去位其他擯斥杖戍者相望而張璁桂萼等驟貴顯用事銑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餘其情則欒盈意嚮求勝無已悍

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儌幸之徒踵接至與臣聞天子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三四人之心者也賞之是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為忠忠則逆旨希旨為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不說命銑致仕閱十五年用薦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有都御史王暐者故句容人也乃言句容朱家巷為皇祖故里乞賜表揚當銑覈實銑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為罔事始得寢未幾

疾作復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少輕俊中
歲自勵於學言動悉皆有則嘗曰學在治心功在
慎獨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
敬長者性之本也若删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
也又嘗作政議其序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
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
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人心弗異也係乎主
之者乎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不激不隨期之
可久凡篇中所論說悉倣此意世多有其書故不
載

馬理傳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少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入
國子監與高陵呂柟安陽崔銑相友善數共切劘
於學由是名重京師高麗使人慕之錄其文以去
已而丁生母及父艱連不與試安南使人在館問
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耶其
爲外夸所知如此正德九年復上禮部四方學者
聞其名至相率聚觀之是歲舉進士授吏部主事
與郎中不合以疾請告歸閱三年始起偕郎中張
衍瑞等疏諫南巡詔跪闕門五日予杖奪俸未幾
告歸教授諸生於家嘉靖初母艱服闋復起轉員
外郎偕郎中余寬等疏諫獻皇帝大禮下詔獄再
予杖奪俸如諫南巡時尋進郎中五年考察外任
官於是內閣與尚書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
提學官理以爲不可力爭曰魏校蕭鳴鳳唐龍此
三人皆當今有數人物也必欲去之請先去理三
人者乃得免朝議遊之其明年擢南京通政司參
議未幾告歸閱三年即家起光祿卿朋一年又告
歸閱十年復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八
年以地震卒年八十三嘗語學者曰見行可之仕

惟孔子能之學聖人者不可不自量其力以效理
之出也不一二年即歸歸必久之始起凡釋褐四
十六年歷官不過十年而已其恬於進趨皆此類
也平生爲學之指每舉慎獨爲言本與呂柟崔銑
善其立教亦相似

舒芬傳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
瀚由是知名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
修撰其明年先是武宗數微行會有孝貞皇后之
喪甫踰月即欲輕騎往諸天壽山且詔罷沿道兵

衞芬度帝將幸宣府疏諫不納及還自茂陵帝棨
鹵車入西長安門遣左右奉孝貞皇后神主從之
又疏諫曰太皇太后作配憲宗者有年矣生無失
德非前代所謂不得正終者比也而祔主顧不得
從午門入告禮傷化莫斯為甚使他日作史者以
春秋法書之曰六月某日車駕迎孝貞純皇后主
入自長安門則讀者必以春秋公穀書地不書地
之法求之將太皇太后不得正終之疑其何以解
於天下後世與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
祖列宗及太皇太后之靈儆告陛下也又曰本朝

太祖之制有步輦大涼輦大小馬輦有玉輅大輅
太廟有鹵車也此蓋庶人所載柩者古之帝王嚴
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儀其孰大於車服哉今夫大
人君乎必冠冕佩玉以為常使之袒裼裸裎則媿
赧而不敢出矣輿臺皁隸必袒裼裸裎以為常使
之冠冕佩玉則束縛而不能拜舞矣安有為天子
者顧厭棄大輅袞冕而鹵車褻服之是安哉惟陛
下不吝改過則幸甚俱不納其明年帝將南巡於
是寧庶人有異志大臣陸完及佞幸錢寧江彬輩
皆與私相結納芬憂之歎曰車駕出必不利復率

編修崔桐等疏諫曰古之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
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若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
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今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
設四民告病哀號之聲徹於遠邇故一聞南巡之
旨凡在衢路莫不張皇逃竄然則陛下之出幾於
秦皇漢武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
亦可鑑矣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
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陛下將北嚮朝之乎亦
將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則左右寵幸之
人無死所矣抑臣有痛哭流涕不忍為陛下言者

宗藩蓄劉安之志大臣懷馮道之心方且以祿位
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弈棊以革除年
間事為前例特左右者知術短淺不能以告陛下
耳如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其
肯與是漫游哉是時諫者甚衆而芬言尤危激大
臣及諸佞幸皆怒詔芬等百有七人跪闕下者五
日乃悉予杖芬創獨最甚幾斃臥翰林院中掌院
者懼得辠命舁芬出芬不為動曰吾固翰林官也
當死於此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世宗即位召復
故官且加俸一級嘉靖三年春詔聖皇太后壽旦

詔免諸命婦朝賀芬疏諫曰皇太后誕節此陛下愛日承歡之時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臣恐敬以禮衰情以文薄矣使此旨而出於皇太后也陛下固不當將順使果出於陛下得毋重傷皇太后心乎伏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疏入奪俸一月自是凡四疏乞致仕又疏乞改官以便養皆不許是秋詔尊興獻帝為皇考獻皇帝復偕羣臣跪闕以爭下獄予杖芬創如前杖時再奪俸三月其明年以內艱歸卒於家芬性穎拔所學貫通諸經頗好天官家言而

尤明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矣已甚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語其子曰六經皆明於世而獨周禮未行予校定卒成全經惜乎其未進諸朝也汝其毋忘吾志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又以諫知名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揚州人鄉試第一與芬同舉進士桐及第第二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受杖復奪俸六月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參議累擢至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致仕卒

朱淛傳

朱淛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進士其明年與同縣馬明衡並為御史淛選授甫閱月是時羣臣方爭論大禮未決而會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淛遂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川臨若朝賀一免無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疏言旨之出也非惟臣疑之在廷及衆庶莫不疑之何也物免朝賀在恆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與興國太后

令節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遼互臣民之疑其何足怪伏惟孝宗皇帝臨御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閭閻父老道及孝宗遺事甚或流涕天下思慕孝宗如此則其念皇太后何如哉萬一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使陛下貽譏於天下匪細故也夫母子之閒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況孝敬難篤而易疏讒言難拒而易入其可不委曲加之意乎帝得淛明衡疏大怒遣官校捽兩人至內庭命中官詰責曰旨出皇太后意若小臣顧敢離閒宮闈歸過於上乃俱下詔獄考訊侍郎

何孟春論救不聽御史蕭一中復論之亦不聽殿
後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相次論之竟貶
謫逅等有差於是帝意必欲殺此兩人召閣臣將
冕變色謂曰此輩誣朕不孝辠當死無赦冕郤行
頓首請曰淛等愚昧死固當然陛下方興堯舜之
治柰何有殺諫臣名良久帝色稍解乃曰卿休矣
當爲卿成之冕又固請末減至繼之以泣帝不得
已始命俱除名爲民然其大治議禮諸臣辠蓋自
此始矣淛明衡雖同縣同官又同以直諫得辠而
淛獨號長者其交於人不欺或爲人所欺亦不之

校與明衡皆家貧而淛貧尤甚發爲詩文無豪髮
怨尤語亦絕無所干請及遇小民利病則又不能
嘿嘿雖忤有司弗顧也以故爲興化賢士大夫所
重柯維騏尤極推之謂淛所養最深云巡按御史
屢薦不報凡家居三十年始卒

豐熙傳

豐熙字原學鄞縣人宋清敏公稷之後祖文慶以
進士累官布政使嘗筮蔡遇豐之革喜曰卦符吾
姓吾子孫其昌乎熙舉弘治十二年會試既廷試
孝宗親覽其卷大奇之拔爲第一已易置第二特

賜第一人袍帶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轉右諭德
劉瑾心銜熙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艱服闋疏乞
終養繼母不報世宗即位進學士與獻王大禮議
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以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
夫爲侍讀學士熙倡翰林諸官曰此冷褒段猶流
也吾輩其可與同列邪並疏請告歸帝不允既而
下日將上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冊熙等又力爭
且相率詣左順門伏哭以爭帝怒滋甚錄熙及給
事中張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
芳寺正毋德純八人下詔獄遣戍遂戍鎮海衛先

是廷臣競序張璁等爲小人而璁亦劾羣臣朋比
欺妄及璁等既得志始相率請釋謫戍諸臣辠其
疏皆以熙居首帝悉不聽最後熙老矣會謹身殿
災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熙等刑部尚書龍亦言
熙年且七十乞量許生還終不聽遂卒於戍所長
子坊字存禮鄉試第一舉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
禮部主事坐事降通州同知致仕熙坊父子皆博
學能文章熙爲人嚴重不妄交許而坊尤狂誕傲
僻數與人忤故所至率畏而遠之家居稍久乃上
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尊獻皇帝廟號稱宗以

配上帝帝覽其言大說無幾時而遂稱睿宗配享玄極殿其議蓋自坊始然坊所言絕紕繆與熙前所爭尊號相反時人責坊畔父云坊晚歲改名道生字人翁竟貧病以死居嘗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

安磐傳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授兵科給事中嘉靖初累至工科都給事中會以太監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衛指揮磐疏言不可者八且曰此八者在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疏入帝不能用初有錦衣千戶張儀者在武宗朝附太監張銳以進頗恣横及帝即位始奉旨革任至是御史楊百之代儀訟寃極稱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因勸故太監銳禦其餽遺令銳以是免死而儀首功不錄無以薄示酬報於是舉朝咸鄙百之爲人磐疏言百之憸邪陽爲儀游說而陰與張銳交關爲再起地百之情得度無以自解乃誣磐挾私行謗事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悉不直百之已議加黜罰矣而刑部則謂兩人交訐宜俱逮治以昭曲直詔

從寬奪磐及百之俸百之遂舉免其明年京師大旱風霾並作而帝在宮中又好興齋醮所斂物料不貲磐疏諫曰變不虚生夫霾豈明有所蔽與夫旱豈澤有所壅與間歲以來法宮不聞露禱之誠外廷不槪求言之詔非所以承上帝子萬民也伏乞早御經筵咨詢輔弼約省宮中用度以爲臣庶先庶和氣可回災沴可弭繼又疏劾太監崔文曰臣聞佛老皆異端而佛之害尤甚臣不敢遠引廟以近者武宗皇帝爲陛下鑑武宗初歲亦嘗留神講學矣其後受左右蠱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皆陛下所見聞也自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服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服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服陛下之儉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服陛下之英斯所由垂譽無窮者也曾未踰時而遽襲舊轍臣愚其何望焉然非陛下本意實文等爲之也臣按文本鐘鼓廝役冒陞太監既革復任貪緣用事顧乃導陛下至此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

所謂儉損其所謂英貽譏天下後世皆文爲之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陛下也陛下既爲所動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財無已則導以游夸導以土木導以征伐文等方且連類以進伺隙以逞故曰文可斬也疏入皆報聞而已磐爲人剛正遇事鑿鑿敢言率切當世之務方大禮議之起也即與同官力爭不聽既而議稱興獻帝興獻太后磐又爭以爲興爲國號不可加於帝之上獻爲謚號不可加於母妃尊號之上決當伸

大義屈私恩以示天下不聽既而議稱皇考磐又數爭并席張璁桂萼等附和之非亦不聽是歲七月偕羣臣伏闕慟哭立逮下詔獄與修撰楊愼等七人凡再受杖遂削籍以歸卒於家萬曆改元始贈太常少卿磐力學工詩文雅善楊愼及同里程啟充徐文華彭汝實時推四川人士冠云啟充字以道以御史坐事謫戍卒隆慶初贈光祿寺卿汝實字子充南京吏科給事中坐事黜爲民

楊言傳

楊言字惟仁鄞縣人父明彝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言舉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使於代爲代人所重既而大同卒作亂代懿王出奔復遣言往竟奉懿王以歸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會詔建獻皇帝世室言疏諫曰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求諸義而協者也顧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勑興王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夫亦外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敬毅二帝也諸說率皆不經陛下前既皐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

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議臣不知其何以相戾也疏入不報未幾而有王邦奇之獄邦奇狂武宗朝用傳陞得錦衣千戶貪縱不法已遇詔裁汰矣邦奇以詔出閣臣楊廷和屬藁由是心怨廷和及數諫究於朝輒爲尚書彭澤所抑則又怨澤乃上書陳邊事以爲吐魯番侵軼皆澤廷和啟釁所致宜亟誅此兩人事下兵部部議猶未具也邦奇復誣大學士宏珤悉廷和邪黨又訐廷和子主事惇擅廢舊牘令前後奏辭不得驗及其甥侍讀葉桂章女夫修撰余承勳與澤弟沖相交關請託

諸狀帝爲邦奇下悖等於獄所株連甚衆言疏諫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琦乃天子師保之官而百寮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姦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臣竊爲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姦擅政之日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亂所謂十世宥之者也即所擬詔條或矯枉過正然事專爲國今去國無何禍延子壻臣恐全軀保妻子之臣皆日賀廷和爲國家任事者哉惟陛下盡廓讒言以全大體疏入天子方内銜廷和不已怒言代大臣游說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

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手指且墮無撓辭御史陳察在側大嘑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臣聞察嘑大驚相顧引避帝數目攝察察不爲動既能察復極言無論邦奇語非實即大臣不自飭或扞文罔無以厭消物議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不當使小人窺見風旨帝亦不能辠察也以是言獄得解謫爲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復言前給事中楊言因事納忠心非有他也顧以敢諫得辠用舍如此其何以勵臣工示民庶伏乞名還故官則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胥得矣遂不報言既被謫稍遷至蘇州同知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夸陵知州稍遷荊州同知累官湖廣參議又坐事削籍卒言性儉約家居爲中布袍而已見子弟豪侈者痛呵之曰吾死不願汝曹爲此初王邦奇之自詭也奏至六七上天子輒下其章所司給事中安磐惡之力言邦奇小人不有所懲則不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辠詆部成其姦奏之辭故巧辨厚詆乃至此極惟勿惑姦謀與釀禍源則夲甚給事中章僑亦繼言之俱不見省其後邦奇果與大獄而言遂得辠幾死矣獄成邦

奇亦降總旗不復用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弘治中進士授南昌推官擢監察御史忤劉瑾罰輸邊粟百五十石既而引疾歸者九年始復起爲御史出巡按雲南會武宗將南征察灝行抗言弄兵者陛梁彭纛閒豈能擧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虛無人卽不北憂虜獨不憂蕭牆内邪帝不懌奪俸一年至雲南又念天子數佚邪游後宮無就館者疏請曰臣越在外徼妾干國家大議死辠死辠陛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

年矣先帝十八年而弃羣臣亾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慮爲一玄早定大計擇親賢貞禁邸遂端良之士屏翼左右庶有以植根本息闚覬臣誠不勝大望不報嘉靖初復由按四川還既脫楊言於死上論尤推之以久次擢太僕少卿坐事謫海陽學教諭累遷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山西按察使山東浙江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致仕卒察短小精悍絫忼慨喜事所居官必有廉潔聲再日始進一肉其儉約與楊言略相類年八十餘

卒且革猶請捐私田三頃於官以給縣中諸生貧者

夏良勝傳

夏良勝字于中建昌人少游鄉先生羅玘之門舉正德二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閱五年授刑部主事改吏部進員外郎於是流賊劉六等方熾條上用兵便宜諸狀有曰戰勦之法識時爲上賊所恃者弓馬之力值玆秋爽誠彼之利必乘雨攻之如李愬雪夜取蔡可也又曰京軍愞弱才能被甲有據鞍上馬者是矣臣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竊意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諸軍不必給與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抑且堅其必死之心如古之濟河焚舟是也又曰軍威以殺爲主賊令嚴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則必死我屢敗未僇一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以卒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今若申令主帥使得按法行誅如樸萁之僇莊賈將吏其有不用命者哉良勝論議率類此及武宗詔將衛巡卽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極言禍患方至且曰陛下巡游不止臣等殆不知死所帝怒下詔獄考訊已復予杖瀕死黜爲民

嘉靖初名復故官仍加俸一級尚書喬宇才之薦爲文選郎中會大禮議起良勝疏爭不聽以久次擢南京太常少卿外轉給事中陳洸上書自訟乃附會張璁等議庇良勝與尚書宇等羣結朋黨任意排擠狀帝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良勝官茶陵凡所入薪俸一切納諸公庫或譏其矯歎曰某待罪於此此豈足贓邪及明倫大典成詔責郎中良勝脇持庶官釀禍特淡復坐黜爲民其明年逮繫都察院獄久之戍遼東三萬衛先是良勝在吏部也嘗輯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稾凡前後議禮諸

疏其在旣家居有怨家王棨者進其稾於朝以爲訕謗并訐良勝佗不法事獄成法司當良勝杖贖而帝怒良勝不解竟以特旨遣戍矣踰五年卒於戍所始爲諸生時猶未名良勝也提學副使蔡清奇其文訶曰吾子異時爲良臣當無以勝矣因命易今名其後良勝立朝果不負淸許云

擬明史列傳卷十六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七目錄

列傳卷十七

鈍翁續稾卷四十七目錄終

薛蕙傳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以能詩聞王廷相謫判亳州見其詩異之曰可繼何李其後卒與繆陽景明齊名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疏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三月即引疾歸久之復起故官換吏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嘉靖三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其解曰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何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其重本柰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亾亾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亾而支存存而猶亾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曰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

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柰何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諸始祖始祖受諸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饗百神以爲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爲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可絕也者則始祖之統可闕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辨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下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佗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爲重矣明大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

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
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
鎔諸天下無難矣其辨又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
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可疑者也適有
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夫經傳繼嗣之指
彼臣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而騁夸辭可謂
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
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
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
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

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
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
繼大宗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人不可以無
其本所以立大宗也小宗之家五世則遷安知始
祖之所從出與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
不爲重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
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
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
而禮適子不得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
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

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
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
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爲之子其言
出於公羊而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
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蔣若修之說其悖禮
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
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
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
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

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閒將不曰父而仍曰伯
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
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
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
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
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
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
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
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
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

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卒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為後世禍矣戈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迺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后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為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亾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

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仡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意書奏天子大怒下蕙鎖撫司考訊已貰出之仍奪俸三月會陳洸由外轉給事中藉議禮驟得復官恣橫甚舉朝惡其為人為諸給事御史所劾洸以己之外轉也事緣吏部郎夏良勝及蕙先已切齒及良勝既被訐見斥而蕙故在洸因上疏自辨逆揣帝風旨盡排擊諸異議者於是亳州知州顏木方坐辠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姦利章下所司蕙亦上疏自辨帝不聽有旨勒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待命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萼等用事復引疾堅臥不肎起竟以此終其身為人貌臞氣清持己峻潔屏居州之西原上陂魚灌蓻意欣然自得也晚歲悟老佛之旨又嘗證之於經旁及宋儒諸書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始喟曰是矣撰約言五經椑說及老子解

以自見武進唐順之極推之時人不之好也顧鄰
盛好其詩或以為溫雅麗密有盛唐詩人風始勝
李寥陽云朝議甫欲以春坊官起憲則憲既前歿
矣
論曰旨哉憲之解為人後也江寧顧璘嘗言當議
禮時兩家附和者俱衆其人非能深考極論折中
禮制也甚則懷覬望心以倒為玩惟侍郎何孟春
情辭明晰實由其衷斯則信矣及觀憲之所解援
據經傳視孟春始有加焉意者璘或未覩與不然
其何以無稱也解有上下二篇上篇但說儀禮不

及采采其尤切者云爾

汪應軫傳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少有志操補諸生慨然慕
宋范仲淹之為人舉正德十二年會試第二旣成
進士選庶吉士大學士毛紀聞其名欲一見之竟
不往也十四年諸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
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弃業罷市逃竄
山谷儻不即收成命則生人必至塗炭陵寢宗廟
必至震驚萬一變生叵測其禍有不可勝道者昔
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
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
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
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嘗有言而成帝能容
之臣雖不才欲以永自況矧當不諱之朝遭逢陛
下聖明其何懼而不言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
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事竣擬
授戶科給事中已在謫例矣而會有旨補外遂改
授泗州知州州地衝瘠又係祖陵在所禁民不得
濬池築隄為旱潦備由是益困有力者惟以艾草
捕魚豢雞豚為業應軫到始課民植桑因募江南

女工教以蠶繅織作民大便之政聲日起帝方南
征中使絡繹道路皆桀黠橫暴多所求索應軫率
壯夫百餘人列舟次嘑聲震地中使為之氣奪應
軫又立麾夫使輓舟行頃刻出州界後使至者乃
斂戢不敢肆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
數十人應軫拒不可奏言州子女荒陋且比多流
亾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儻蒙納之宮中俾
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嘉靖元年名復故
官仍加俸一級疏辭不允新建伯王守仁為御史
彭啓充所劾應軫代守仁辨且言守仁有功無過

論者不當輕聽招撫之辭援以入告忍使勞臣解體山東礦盜王鏜等作亂分掠東昌兗州流入直隸河南諸境奏言弭盜大略不出安之勝之之策安之之策匪一而莫急於推擇守令勝之之策亦匪一而其要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材豪二也固搤險要三也廣開告訐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別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與禦戎不同禦戎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夫自官司視之則有此疆彼界之殊自朝廷視之則皆祖宗之土地天子之赤子也請著

爲令凡一方有警不即撲滅以致延蔓者兩處鎮巡諸官俱從重論報可京師諸舖戶例以十年編審充是役者類皆破家又奏言昔西漢以郡國豪傑大姓實京師本朝亦徙有富家凡所以重根本也衆輿用度取之遠近之職貢錢帛之屬則戶部掌之瓮醯庖膳之屬則光祿掌之所謂以天下奉一人奈何其獨困京師哉縱曰抑末不當若是之甚也且京師之民五方罷襍惟以懋遷爲生今平居既加抑勒而緩急調用又先於天下豈先王能邇與宅中圖大之道與臣考和買之敝自宋南渡

始或準以鹽或估以絹蓋偏安一隅不得已而爲此取辦之計耳夫和買本非善政和買而不給直與偏累京師以戕根本則尤非政之善者也臣以爲革之便章下戶部然亦不能從也應軫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俱落落可用以便養乞改南遂換南京戶科是時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講論獻皇帝大禮雅知應軫名璁又同鄉也意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言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疏入不報已遂出爲江西僉事引疾歸巡按江西御史徐岱稱應軫文行槩聞於時加以居官

氣節衆望所推不宜寘諸閑散遂復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無何又以父艱歸服甫闋病卒鄉人私謚清憲先生

王思傳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之曾孫舉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以行其志六卿得以專其職今者不然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

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於正朝外又日奏事左順門且不時召對便殿凡此皆欲通上下之交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奏事不過一二件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則上下不交甚矣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燕閒少賜名問勿以遇裁而懼裁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爲虎所傷閱月不視朝思謂

同官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疾子不可不問君有過其可不諫邪復上封事略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宏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柰何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生殆非壽考萬年子孫千億之道也疏上思待命數日留中不下特旨降遠方雜職遂謫三河驛驛丞王守仁巡撫南贑檄思使贊軍議從討寧庶人亂嘉靖改元名復故官仍加俸一級又錄軍前功復支九品俸尋充經筵講官三年與同列屢爭大禮不報其年七月又與伏闕繫詔獄予杖

病創死於是死者思與編修王相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澯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司務李可登凡十有六人隆慶初俱贈官有差思別自號改齋安福鄒守益每推之高陵呂柟亦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則改齋其人也王相字懋賢鄞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九年進士申良字延賢陵川人以舉人授招遠知縣縣爲流賊所圍良數出戰有功由是城

得以完累遷常州同知至戶部員外郎仵瑜字忠父蒲沂人舉鄉試第一正德十二年進士臧應奎字賢徵湖州人亦十二年進士

張曰韜字席珍興化人亦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之南巡也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埶張甚先至鎭江吏民莫敢誰何將抵常曰韜召父老往逆之而命壯者儲瓦石以待父老遮彬黨境上以好言諭使勿入俱不聽即壯者起投瓦石大呼彬黨顧耳目非是又怪衆洶洶疑有佗變乃稍退且馳使告彬而曰韜亦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

郊立行部過常謂曰韜事迫矣彬將以佗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行而東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累騎至大索曰韜誤截御史舟東陽捕截舟者而陰縱使去曰韜遂免由是常得以安入皆頌張推官矣爲御史僅數月數言時政得失方席書等之以中旨超擢也疏劾書等陽述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路不可不重加褫罰既受杖舁卧於地猶口占疏曰臣言狂誖安席死未幾竟死追贈光祿少卿

張漯字景川順德人祖善昭以舉人授兵部司務超擢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永樂初既殺練

子寧其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於是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使練某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賜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疏入中外皆壯之漯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乃訟洪不法狀洪坐削籍漯官廣昌如故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事會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之經略哈密也遣使以金幣許土魯番贖城印既而土魯番叛瓊劾澤啟釁欲中以危法謀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

惡乃遣私人誘漯署牒且曰澤所爲者南宋覆轍也事成當有顯擢漯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邪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爲我謝王公毋汙我訖不肎署事始解尋進員外郎漯性剛不能容人過嘗有御史毛鳳者招之飲被酒語不合遂起搏之其任氣如此竟受杖被創死或傳未死前猶力草疏數千言及病革投其疏顧友人歎息疏已亾不知其辭云何也追贈太常少卿

毛玉傳

毛玉字用成雲南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於是太監劉瑾初敗玉疏言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秉心傾險制行憸回舉浮於羣姦惡僭於逆瑾不加顯僇何以服天下心疏入不允然聞者皆快之丁外艱去服闋補南兵科又丁繼母艱去服闋晋爲吏科尋轉左是時世宗即位逾年矣凡從興來諸內官漸怙帝寵竝驕佚不法又故太監谷大用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鑒因歷敘武宗時事勸帝戒睹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

嘉納焉寧庶人既伏誅株連諸戚屬收繫者不下數百人命玉往訊玉多所全活又疏請表揚死事諸臣用勸忠義事皆下所司先是有御史譚嘉者故號狂躁數上書訐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且效宋范仲淹百官圖歷敘廷臣五十餘人列爲四等論者弗之予也給事中安磐首劾嘉以小臣肆侮殆非盛世所宜有而玉亦言嘉倡邪成憲變亂國是宜斥之以爲言官恣睢者戒由是諸御史不說與玉交惡玉遂請罷不許三年七月與伏闕諫大禮下獄受杖偕王思等相繼死踰十有一日給

事中張原亦杖死玉爲人樂易善事繼母撫寡妹有恩既死凡爲諸臣請卹者悉不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又偁陳玉與張原殁無以殮妻孥流離狀亦置不省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張原傳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卽疏言朝政六事其三四爲禁貢獻明賞罰語尤剴切大略謂天下幅員萬里宜乎賄財不可勝用然一舉事而計臣告匱者何也民貧故也民所以貧不由於守令之哀斂則由於守臣之貢獻也比年軍需襍輸十倍前制皆取辦於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間既不能堪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色競出新異號曰孝順彼豈損己之財以娛陛下哉取於民者千百進於上者一二國家亦何樂於此而受之今夫人君馭下惟賞與罰賞罰不明下何以勸邇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胥玉甚至禦敵者或弗霑恩覆軍者或弗示僇且有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戰而奏功者此士卒所由解體而夸虜所以跳梁也疏入帝責原奏擾亂爲新添驛驛丞嘉靖初名復兵科仍加俸一級在

科踰年章奏凡數十上會毛玉與御史許宗魯倫以諒相攻擊原疏言祖宗寄耳目於言官風聞有諭摭拾有禁所以防壅蔽導忠益也今被劾者率具辭巧飾或乃迭相排觝庶僚同於聚訟朝廷爲之多事所損國體非尠因乞先賜廓罷帝以原言爲然詔加戀留焉其明年伏闕與修撰楊慎等俱被杖原遂死杖下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原文章敏捷書法入能品或稱其紀事得史法可觀

鄒經邦傳

鄒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

主事進員外郎嘉靖二年詔工部治泰和伯陳萬
言賜第其費當白金六十萬兩經邦力諫不宜寵
待外戚太過由是直聲大起內艱服闋補刑部明
倫大典告成之次年十月癸亥朔日食經邦抗疏
其略曰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
孔之醜說詩者言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又曰純陰
而食陰壯之甚也又曰所以然者以四國無政不
用善人故也今茲日食質之小雅所呱其象懸符
得毋調和變理亦有皇父其人乎邇者陛下納諫
官陸粲之言已令大學士張璁致仕第以議禮有

功見留衆議洶洶陛下不之恤也夫君道陽也臣
道陰也陰盛至於侵陽變無大於此者是以漢制
策免三公而璁顧去而復留何也臣竊謂議禮與
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
明父子之倫以示繼統繼嗣之辨此禮之當也故
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偏若夫用人行政則
必分別忠邪斟酌才力與卿士庶人共之乃陛下
稱璁有功不察其心不揆其才而加之任是私議
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
夫禮惟其當然後百世不易使所議而誠非公禮

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
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世世守之乎則莫如
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而無容私焉若璁輩
者厚之以資予時之以歷勞保全其終始以答其
功於是博選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相與講明
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治俾萬億年之後廟號世
宗聖子神孫永久勿祧顧不偉與失此不爲而過
加璁輩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于天人之
怒徵獨非國家福也亦豈璁輩利哉臣抱區區竊
效茅焦伏質之義不敢避斧鉞以聞疏入帝覽而

怒曰經邦妄毀典禮動搖國是且引茅焦自況其
視朕何如主立下詔獄考訊是時帝怒方甚經邦
禍且叵測會乾寧宮西房災乃命遣戍鎮海衛於
是學士豐熙先戍其地五年矣經邦既至日夕相
與勉勵於學稍暇即著書不輟踰七年刑部尚書
唐龍乞放還熙經邦等有旨不許又踰二十八年
竟卒於戍所隆慶初長子諸生康生上書請卹會
大學士高拱方力爭濫卹先朝得辠諸臣非是由
是久不得請神宗即位康生復訟於朝始復經邦
故官先是豐熙之以戍歿也士大夫無敢憂哭者

獨經邦經理其喪甚至衆莫不多之經邦初患無子及至鎭海有五子最後諸孫仕宦不絕咸謂以忠直獲寘祐云萬曆中衛人立祠祀經邦與熙及故主事陳九川爲三賢九川亦以謫戍至鎭海者也

姚淶傳

姚淶字維東繼制尚書鏌之子舉嘉靖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三年七月與學士豐熙等跪諫大禮於左順門遂下詔獄予杖復官如故九年四月郊祀議起又與學士張潮等並主合祀而淶言尤切其疏略曰臣愚以爲合祀之禮未易輕改也斷之於定鼎之時者太祖也行之而安者二十年襲之於徙都之日者太宗也行之而安者亦二十年承之於繼世之後者列宗也行之而安者復百有餘年天淸地寧百神受職命其燕慶成者慶天心之克享也臣故曰未易改也且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古之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其陰陽先後之序斯則得矣從之可也若冬至夏至之祭臣有疑焉周以建子月爲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

倫各有攸宜蓋制禮本意也今所用者夏正也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以分祀爲說則地先於天非所以尊上帝也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是其大者且雖通矣佗如樂有六變八變之奏儀有彝車大裘之文去古已遠必欲悉倣周官非今日所能考議也章下所司卒不用未幾充經筵講官累進左諭德侍讀學士以外艱歸卒於家淶所學長於諸史少從鏌官邊塞頗知兵開利害數謂邊防海運最當世要務作邊圖海運策且嘗論邊患曰今之議禦寇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戈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拔之予所聞皆非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所闕有三平沙浩漫淡沒馬足雖樹弗茂弗滋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鐵仗窳楛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始足則金之爲用寡矣民多穴處寇至輒先築壁壘自固而肩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加以遠戍無水則卜諸雨近郊無草則刈諸塞下民皆冒死以爲生而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疏乎然在天者猶可誘也今所謂人謀者予惑之夫論孰則

外急而內緩用才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恥當劇任率謂莫勞於董徒役莫瑣於討會計莫縣於獄訟獄莫危於治軍旅往往遷延求避夫責之以一事之長猶難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具焉者也其難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刑難於獨勝食難於造請役難於類仍兵難於兼示訓養而食之不給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勳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功此邊鄙之淺憂而予之大惑者也其所慨大都類此然既以議禮被杖其後復與修明倫大典又待詔文徵明在院中諸同院率推重之獨數見窘於涞故爲士論所非云

論曰涞之敘邊患具矣自是軍興促數百餘年朋士大夫率操文墨論議壁社稷而覆之始有甚於涞之所惑者可勝歎哉故附掇涞語著於篇

韋商臣傳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舉嘉靖二年進士在京師屢從侍讀湛若水游授大理寺右評事三年冬上疏略曰臣惟古之刑官有士師卽今之大理是也大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辠之輕重而已有廷尉平卽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

重之宜而已故銓曹參注評事必以才望清高者充之臣商臣媿非其人而猥蒙此授則平決庶獄其職也請得以獄之大者爲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羣臣以議大禮忤旨者謫在則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他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凡十有七人以哪中使逮問者則副使劉秉監布政馬卿知府羅玉僉仲道等凡十人以失儀就繫者則御史華奇主事蔡乾等凡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及細民訐奏下獄者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衆心所關甚鉅者也因遂言豐熙等當宥者三劉秉監等當宥者四又言比者水旱疾癘星附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加以西戎犯順說者謂仰五星聚於營室之應有識莫不寒心臣竊以爲平反庶獄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蓋刑罰不失其平則人事和於下天道亦順於上矣惟陛下大奮明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而正告訐者之辠則舉甚帝詰商臣沽名賣直謫靖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汝寧道僉事討平汞寧巨寇黃某以功受賞又治

伊王用猶忿虐殺其妃皐不為執力所撓具論如法商臣意頗自憙數以搏擊豪彊為能由是諸大家率不樂臨潁有杜給事者與同縣趙僉事搆怨其仇殺三人商臣署按察事持之甚急中朝貴人每寓書求緩其獄弗聽也遂積謗詰出於朝而遷四川左參議竟以考察罷官卒商臣性剛介敢於嫉惡故多得謗至貧困以死然垂老終不自悔也知商臣者或以狷者稱之

馬永傳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嘗為鎭番參將永性機警善射遇人俛首下視不苟言笑既襲官以討流賊劉六等知名進都指揮同知江彬之隸兵西内也永當隸彬麾下稱病不赴強之輒稱病篤歷官至都督僉事同知充總兵官鎭薊州薊州一軍遂為諸邊雄數戰有功武宗嘗率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固爭帝注視久之顧左右曰此馬永邪笑而止以功進右都督嘉靖三年大同軍亂廷議將撫之永疏謂賊不可撫佗日九邊效尤將釀唐室河北藩鎭之禍乃不果撫先是永之討流賊也為提督都御史陸完所賞識

至是乃上疏雪完乞加賜諡蔭又請宥議禮諸臣豐熙等皐帝大怒奪永總兵命南京閒住御史魏有本疏救帝益怒幷命謫有本外任於是給事中沈漢上疏曰永之在邊也知勇過人韜略邁衆士卒感其恩外夸畏其威實國家干城之將也其為完陳乞完已死矣子孫微矣聲勢無可託富貴無可求然而永言之不已者以受知於完故也昔齊威王使章子將以應秦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之不叛也曰章子為人子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有本之意以永受知於完尚思圖報又況荷陛下生成之恩覆幬之德其有不竭力報稱邪蓋有本之視永如章子然是故略其言而取其意錄其功而悲其皐也陛下既不之聽又從而加廢逐焉不已過乎都給事中鄭自璧亦訟永功曰永往為把總則有褒子嶺諸處之捷為參將則有擦崖子之捷及陞總兵則有洪山口大嶺諸砦之捷即大同用兵一疏見稱縉紳閒亦可占永之將略矣今官民保留者其疏不下十數使威望不足以服人才識不足以禦寇胡同然一辭若是哉

是後救死者益衆始命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四年遼陽軍亂名鎮遼東十八年廣寧軍亂死帥家丁捕斬數十人軍始定以功進左都督明年卒於鎮遼人爲罷市哭喪過薊薊人哭亦罷市皆立祠祀之死爲將每厚撫閒諜數得虜情偽故戰輒勝又能與士卒同甘苦雅名知人凡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云死既歿尚書鄭曉作頌兩篇盛稱死與梁武壯公震並有古良將風

擬明史列傳卷十七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贇技字

鈍翁續稾卷四十八目錄

列傳卷十八

鈍翁續稾卷四十八目錄終

趙時春傳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嬉每列旗幟部署自御之年十四舉於鄉踰四年爲嘉靖五年會試禮部第一既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嘗上疏曰邇者災變頻仍陛下下詔求言已涉旬餘然而大小羣工類以浮辭面謾者何也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淸受賞纔而都御史鋐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蘭進瑞麥矣指揮梅進嘉禾矣鋐及同官東進鹽麥矣禮

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鋐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而尚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流涕不能自已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設諛熒惑聖聰者即加誅譴庶其可化佞爲忠也帝乃曰時春必有所溢其詳列以聞即趣時春對對上譏其掇拾貢直下詔獄黜爲民踰數年以薦起除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與羅洪先唐順之上疏請朝東宮復黜爲民久之又以薦起除兵部主事凡再協贊大將軍仇鸞軍鸞方倡馬市時春憤曰此亾宋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軍而效市儈可乎由是忤鸞爲所搆幾重得辠已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命統民兵禦虜轉副使起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時春伉慨多大言遇人有不合意卽面詰不少貸或方持杯酒相歡笑有語及寇警者輒投袂起數謂人曰使吾得備偏裨領邊卒五千挾弓矢閒以長槍巨斧卽俺荅丘福不足平也其氣銳如此作禦戎論論攻守有曰大敝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書封彊印約束利兵健將星羅雲布孰不爲不彌威不爲不張猝有狂

夫奮挺之難恫愓相枝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賄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閒投機有閒則偕亂齊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觧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敵人之衆曾不百一於中國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孰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知知均尚聖四者敵人之所短而

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敵也明矣
撤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
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知難爲而況勇怯
之閒哉此彼之所以襲吾長而斃吾短也夫勝敗
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彊弱等而
將知勇班也使吾餉千金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
兵能當也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者之比也
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
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
彼矣又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愼守以

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罹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
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
患在內也萌於至近發於至遠浸淫潛毒徧滿天
下一夫棄機邊徼交訌終之在人而始之由我明
主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
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
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
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
解之患卒有大寇列疆而守誘其深入絕其鈔掠
詗知其情僞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種落之性

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
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過百家則不能
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
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窮無閒則不
能出矣輕騎四遠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
泉則困虜肉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
徧遮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羈士而不鬭愼
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
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甲兵
之獲固已利矣況其乘勝而遠鈔也虎不見人不

敢搏見射獵者則吞聲埶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
善者也旣官山西益思以功名自奮三十二年虜
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親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
武諸將畢會時春盛氣欲戰遂及敵戰於天仙嶺
敗績倉黃投一墩有守卒縋之上乃得免事聞詔
解任聽調時春凡數起數廢至是甫見用又一戰
而敗其氣亦少挫矣歸十餘年卒平居讀書善强
記文章豪肆在京師與唐順之輩齊名詩尤伉浪
自喜類其爲人然或謂之秦聲方駐軍廣武也時
春擐甲欲馳總兵官李淶爭曰敵悍不易當也公

其駐此某當往時春不聽既戰將敗洣歎息謂曰
公急去某死此矣與其子松力鬬死參將馮恩等
皆死全軍盡覆時人頗以咎時春巳天子贈洣少
保左都督謚忠愍予特祠子松亦贈都督同知

曾銑傳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爲諸生以才自豪與同縣
蘇綱者相善舉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擢監
察御史巡按山東適遼陽戍卒亂拘執都御史呂
經閉城拒守廷議將討之銑疏乞加原宥以安邊
鎭因單騎往諭凡經所行不便者悉立罷密計擒

首亂數卒治辠餘衆安堵如故才望乃大著以功
擢大理寺丞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巳復移
山西敵頗憚銑威名不敢犯邊者踰年遂以兵部
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其明年虜騎入寇親
督將吏出塞直擣定邊衆夜邀擊之黎明敵見大
將鼓旗相嚮辟易大潰凡斬首百餘級生獲一人
所奪馬牛橐佗器械無算邊人謂比年以來未嘗
有此捷也詔增俸一級賞勞金幣有加銑感帝知
遇益圖所以報稱者念套衆爲中國患上疏曰臣
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獫狁衛青所取

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前元
遠遯沙漠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犂王庭薄海內外
皆入版圖豈但河套附屬巳哉後以套地孤懸既
徙東勝之兵復改榆林爲鎭方其初徙套內猶未
有患也風土膏腴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
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可謂失計
之甚者也馴致種落編氓渡河剽掠士馬自是住
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宗欲復之而不能武宗欲征
之而又不能詭使大酋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
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

民濱山大川執顧在敵而不在中國天心擾亂將
待陛下陛下選將鍊兵歲發帑藏以濟邊圉凡所
以攘禦外患保安兆人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
深長之思以收復舊業爲陛下言者何也蓋軍興
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
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以動也然而介甲汗馬
常懷憤激邇者親履其地目覩凶醜跳梁切齒腐
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
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
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敝則中國勝臣請

以銳卒八萬益以山東槍手二萬每於春夏之交水陸竝進直擣巢穴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爲八議以進帝心頗喜詔與撫鎭諸臣同上方略銑復條十八事及獻用兵八圖帝猶覽而嘉之下兵部集議然甫踰月而銑敗初銑所善蘇綱以女嫁大學士夏言爲繼妻綱數爲言稱銑才可恃言以是主其議旣下兵部部臣以銑所需金錢及計調槍手太夥皆難之而重違言指議猶未決也會銑復請誓劒得專僇大帥以下帝給漸惡銑下諭曰套衆之患久矣今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屠毒何於是言與同官嚴嵩交惡嵩欲傾銑以傾言乃極陳其不可狀且侵言甚力以激怒帝帝意果大變銑遂得辠詔遣官校往逮矣又咸寧侯仇鸞總兵甘肅每以驕恣不法爲銑所劾最後有旨收緊而嵩雅親鸞代鸞草奏誣席銑用兵失利遣其長子淳陰賄蘇綱俾關通大學士言其語絕無左驗然帝意方向嵩嵩從中下之由是銑重得辠旣逮至法司言銑辠無正條此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怒猶不解竟當銑交結近侍官

員律論斬妻子流二千里死之日家無餘貲聞者莫不冤之而言亦相繼斬西市銑性果銳有膽略長於用兵其在軍中也嘗以歲除夜猝命諸將出邏是時寇無警諸將皆卸甲置酒不欲行急賂麾下鈐卒求緩於銑妾妾以語銑銑詰知其故卽出斬鈐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騎出不意擊敗之翼日歲旦諸將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烏鴉非時驚鳴以故知之軍中用是大服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古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無問識與不識痛悼至今特贈兵部尚書謚襄敏有榆林指揮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嘗知其才從徒中錄用復積戰功累官至游擊及銑旣敗惡銑者遂併訐珍竊滅軍餉予銑子充餽遺法司考掠備至珍不肎承銑子用是得免然珍竟坐死

論曰三復復套一疏抑何銑之忼慨壯烈也曾未成師以出而顧身伏歐刀禍延家室楚殺得臣趙夸李牧適足詒敵人笑而已世宗自謂英主及其爲姧人所愚乃漢桓靈之不若嗚呼能無杜諫臣之口而灰志士之心乎

王象乾傳

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嘉靖中進士累官貴州右參議三殿工起貴州例當采木木產蠻中而有羿蠻者作亂梗其道上官檄重光以兵往遂出不意引兵圍諸蠻蠻猝不及鬬皆詣重光請死重光縛其酋杖之而許以降因留督采木役甫竣而卒特贈太僕少卿父之垣亦累官戶部右侍郎象乾舉隆慶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擢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保定知府歲饑民流率屬縣賑貸有方政聲以著遷汝州道副使十七年進口北道右參議西虜故推俺荅爲雄既受封順義王其佗部遂相效款塞而口北所直諸大部曰哈喇慎曰老把都曰永邵卜曰火落氣尤驕悍難制歲縻市賞銀二十七萬餘兩然猶時叛時服象乾議裁之乃衷甲卅刃躬往坐市臺諭諸酋曰有旨切責疆吏無滋爾嚳横索故我來更定約束諸酋愕相顧唶唶詫語象乾堅坐不動厲聲曰爾詫何也鏹白如雪幣綵如雲聽我則皆爾物也不則我閉關絕爾以此募甌脫襍存將與爾爲難爾詫何也酋見象乾氣盛無以應卒裁市賞及撫賞銀

七萬餘兩著爲令象乾少機警有膽略雅善騎射又熟知外夷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世舉能屈指道其詳稍暇噂大小諸酋犒以牛酒與丞馬角射爲戲酋矢未發象乾已應聲命中悉大驚以爲神又能出好語厭慰拊之益大喜曰那顏愛我那顏者猶華言大人也史車二酋以降夷世保塞下久矣有小酋安兔者誘使叛去象乾奏記巡撫王世揚曰此肘腋患也不停順義王賞二酋不可得世揚從其言竟獲史酋又奏記曰酋老矣其壯子勁兵俱在漠北誅之變生不若薄責而貰之世揚又從其言史酋卒招其族及車酋次第來歸共邀敗安兔馬胎山下安兔亦遂因順義王乞款嗣後寇掠益希象乾逆揣粟價將踴豫請帑金二萬兩展轉糴而息之凡得羨粟萬六千石羨金倍之用以繕治衣甲及塹長濠百餘里以遏敵衝其嫻於方略皆此類也二十年加右布政使已遂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二十八年加兵部右侍郎象乾駐鎮既久諸酋咸服其恩信每見象乾使者必問那顏能噉重酪黃羊乎率舉手稱歎故邊境得藉以安其明年轉左侍郎總督川湖貴州軍務是時

播州楊應龍方伏誅詔改土司爲流官當應龍之叛也水西宣慰安疆臣與楊氏有連陽雖助兵討賊而陰懷觀望及應龍誅其黨爭匿水西謀變象乾至輒檄禽之播與水西接境自烏江北延袤六百餘里號膏腴故皆播地也疆臣欲據爲有象乾執不予中朝議者交章論劾以爲啟釁非是象乾爭之益力因繪烏江圖以進并上疏極言疆臣不法其略曰臣惟西南土夸非塞外要荒者比也列聖授之衣冠假之名號土地以供賦稅甲兵以聽徵調名雖夸也實與列郡無別苟其方命圮族未

嘗不撻伐而揃薙之如黔之田氏蜀之安氏薛氏隴氏楊氏是也是以諸夸弭首帖耳馴於大化顧若疆臣荼毒西南斯其漸亦難長矣使臣而不言異日必有以養亂辠臣者臣而言之今日必有以多事辠臣者臣欲審處其一寧言而受多事之罰比年以來節據烏蒙等五司竝道將府縣極諦疆臣爲患告急之文無日不至夫五司籍雖隸蜀所出者黔之軍餉所供者黔之站馬也無五司是無黔也無黔則滇南之道不通無五司是亦無滇也然猶得諉曰五司夸地夸人相攻固其恆態若建

武則極邊重鎮矣永寧烏撒衛城則蜀與滇黔之門戶矣筠連則內地郡邑矣敘州則提封千里水陸交衝川南都會矣遵義則府治才立瘡痍未復尤陛下所欲撫摩而噢咻者矣疆臣與其弟堯臣不焚於此即掠於彼虔劉我民人婁略我士女剖孕婦之腹斲死者之棺慘毒之狀蓋自昔所未有也臣聞御馬者銜轡在前鞭策在後無鞭策則踶齧及之矣養犬者左持粱肉右操制梃無制梃則搏噬及之矣此恩威竝用之說也朝廷之於安氏毋乃用恩太過乎欲占播土則予播土欲邀諭祭

則予諭祭求無不獲欲無不遂無怪乎跋扈跳梁而不知止也爲蜀慮者曰大兵之後如久病尫羸不可復勞果如是也必諱疾忌醫而後不死乎爲黔慮者曰安氏於黔如附頸之癭割癭者懼創其喉茲則尤過計矣獨不曰理其本而標自定乎疆臣既以驕恣扞法廟堂又以姑息豢疆臣將竢其盈貫而始加誅焉得毋傷用恩之初意哉是故不如稍示裁抑俾而全之之愈也公孫僑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翫之蘇轍曰欲其用命必見其所害欲其樂從必見其所利今也有翫而無

畏有利而無害求安氏之效死用命必不得之數也臣之此言非獨爲五司也亦所以完內地非獨完內地也亦所以全安氏也抑思陛下豢安氏甚厚假或天誘其衷彊臣悔辠自新使臣言不驗是西南之福臣之上願也脫也天奪之魄怙惡勿悛異日厪陛下西顧之憂毋謂臣今日不言也其後不數歲而水西果叛三十四年以外艱去官先是朶顏屬夷長昂者屢寇寧前官司革其額賞長昂子猍暈大心慍乃誅插漢諸酋聲寇薊門於是廷推總督官神宗記象乾姓名曰是爭水西地界者

可遣也即家起故官總督薊遼軍務象乾尅期往視事立檄道將控關門而徐遣使丞插漢諸酋帳中申明朝廷威德且稱象乾命諭之曰爾領賞自若也柰何從亂諸酋縶懾服象乾遂各解去猍暈大執孤亦請獻馬牛羊橐佗二千四百有奇以自贖事聞加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四十年名理部事踰二年象乾年六十九以疾乞休歸里天啟改元起故官提督九邊軍務踰三月復出總督薊遼兼制宣大等處其明年廣寧既陷而哈喇慎酋罕孛羅勢又率衆聲寇薊東京師大震象乾遣使諭

之曰爾祖父以來世受天朝豢養恩爾顧不率祖父忠順乃甘爲盜邪罕酋詢知爲象乾驚曰那顏在此即附使者叩獻酥酪未幾而插漢等八部哈喇漢等五部朶顏屬夷朗素接踵至與罕酋相繼願移帳守關門如故約蓋象乾誘致之力多焉屢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每條上款戰事宜中朝議者復以爲散金錢媚虜非便既而象乾以繼母艱去官瀕行遂上疏曰臣聞禦戎之道戰守款三策盡之矣能戰能守上也諱和而言款不得已也下也假令省款費以佐軍食謝款名以振國威言者色

動聽者神愯豈不愉快顧非所以理危疆而收實效也臣請據 大金之始謀考先朝之已事參驗目前之利害爲陛下陳之可乎臣聞 金人之初舉事也與諸酋數相結納昏以子女遺以金珠往來之迹徧於王庭彼豈不知金珠子女之足愛乎所失者小所圖者大故也夫我之謀 金人也猶 金人之謀我也其賄諸酋也欲以分我之勢也我之款諸酋也亦欲以分敵之勢也如其不款是敵勢已彊又附而益之吾勢已弱又拒而攜之禍未弭於東而釁復啟於西一建州尚苦不支況驅

諸鎭之敵合爲一建州也哉海外有善弈者世莫
能肉也客請與之弈輒視其子所投而遂效焉善
弈者不能勝無他因之也胡不因敵人之謀我者
還而謀敵則款不款利害較然矣西部之款也自
穆宗始前此俺荅跳梁爭火達於甘泉者屢矣穆
宗還其愛孫厚其封爵而款始定當此之時海内
殷富士馬飽騰兵力非不足也閣部諸臣如新鄭
如江陵如蒲州皆喆輔偉人非怯而畏慗者也然
而九塞莫不用款金繒之費餳糵糗糒之需甚不
貲也款事方始朝廷駭愕爭言不可者章滿公車

穆宗以聖神之明包容之度慨然獨斷迄今六十
年開塞上之老父緩帶而行稺子含餔而舞戎馬
不闚於長城而羽檄無警於中國類皆穆宗之賜
也今關門歲餉不下三百餘萬以三百餘萬之積
議者猶不之惜獨何愛此二十餘萬者不撫西部
而俾爲吾用乎臣聞造父之習御於泰豆氏也計
步置木循而蹈之無跌失也而後二十四蹏險夸
若一無他因之也胡不因祖宗已試之塗轍循而
撫西部則款不款利害又較然矣如其不款當有
起而收之者何也款之一策吾與　金人所竝爭

也使西部之衆　金人誘而得之則必反爲彼用
彼若以順義孔部卜火落氣諸部摯吾肘於西以
插漢哈喇慎衆顏諸部揕吾吭於北而自帥建州
之銳與哈喇漢諸部彎弓鳴鏑長驅而鬭榆關則
噬臍之悔其有及乎是故不可以不急款也荅在
漢也搢紳之儒爭言和介胄之士爭言戰今則反
是武夫怯而甘於和文吏激而快於戰臣又襲江
都長沙唾餘娓娓言款廷臣筆舌紛錯而臣言不
移者誠淺痛夫封疆之危不暇爲身名慮也邇者
殘遼之款漸有緒矣夫款非善始之難而善終之

難也彼罕孛羅孰之入慗也臣以款收之虎敦莬
等之歃盟也臣以款餌之哈喇漢諸部之被嚇於
强敵也臣以款挑而貳之朗素之欲爽盟不貢也
臣以款責而徠之譬若養虎賦狙因所欲以調其
性爾含款不事無異逸駕之馬銜絶轡弛尙可馳
之騾之俾爲吾用乎臣去矣後之繼者儻不禰臣
塗轍臣恐獸窮則攫鳥窮則啄亦終於償款之策
而已蓋其謀議如此然惟象乾善用諸酋佗人不
及也插漢虎墩莬憨與順義王哈喇慎皆故元小
王子後也獨插漢種最貴其大酋得稱憨中閒稍

屢爲兩部所侵至是虎墩兔襲敗兩部凡朶顔三十六家本附哈喇愼者皆潰插漢始益彊遣使入新平堡乞賞堡將誤殺之虎墩兔挾爲兵端邀犯大同殺掠人畜無算是歲天啟七年也懷帝甫卽位復卽家起故官命以督師行邊明年春促使入見是時象乾年八十三矣帝御平臺勞曰卿五朝元老忠猷彜著其悉以方略告朕象乾頓首曰臣犬馬齒踰八十口語艱澁願繕疏以聞帝又固問款戰事宜及插漢始末象乾具以實對帝愀然曰酋或不受撫柰何象乾曰陛下卒付老臣勿慮

也帝喜曰卿年雖老精力猶壯儻蹶復有期皆卿力也象乾至宣府虎墩兔已引去卽招使入塞議賞會宣府地大震死傷者衆象乾日夜弔撫收骼已乃按行諸營壁汰減老弱相地穿坎瘞火器植木簽以待未幾而邊備已大飭矣月餉不至士卒皆饑譟請先發餉銀四十萬兩又括三鎭廢銅鑄錢若干又檄諸酋積歲額賞貯庫者若干佐之以濟軍需由是軍得宿飽矣虎酋旣至象乾遣使與之往復酋初猶要挾不已久乃服曰惟那顔命卒用銀八萬兩有奇定議命鑽刀設盟且表進駿馬

弓矢俱如例插漢遂不復叛款事竟復以疾乞休疏十餘上帝諭象乾曰卿老成謀國朕方倚爲腹心干城者也惟念衰年多疾姑聽卿去卿其加意珍攝以副眷懷賜白金四十兩蟒衣一襲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五贈太師象乾釋褐六十年居邊鎭垂二十年外夸信向士民安堵訖能以功名終其爲巡撫也値礦稅太監方横數與之力爭故佗境怨讟載道而一鎭獨晏如其在兵部言福王不宜久留京邸又言所撥莊田踰制羣小側目天啟中有造東林同志錄者山東遂首象乾云象乾羣從

同時仕宦者不下五六人頗多知名

象晉字子進象乾同産弟也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部主事請告歸是時給事中亓詩教御史韓浚枉朝以姧邪亂政皆象晉同鄉也象晉惡其人絕弗與通爲所中以考察謫浙江按察司知事象晉聞之怡然曰此讒人自圖報復耳非國家意於某無損也屢遷禮部員外郎歷河南按察使蘭陽王母妃藉勢與大獄株逮許州諸生踰五十家多所侵枉官司莫敢誰何象晉悉平反之賴以全活者衆進浙江右布政使致仕象晉性

醇謹所居官以廉辨稱晚節於羣從中最爲老壽
年九十三始卒子與胤字百斯崇禎元年進士選
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疏薦同官王道純可大用
幷劾總兵官鄧玘淫縱非法有旨降調外任遂弃
官歸十七年聞愍帝崩慟哭自經死妻子及長子
諸生士和皆從死士和賦絕命辭曰痛予生之不
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墜世道之淵淵兮何四維之
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
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讀者哀之象晉從兄象
坤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亦歷官至浙江山西布政

使廉名尤著都御史溫純上言曰邇者習尚豪奢
風俗益敗其原皆自士大夫始乞顯陟一人以風
厲天下臣謂莫如王布政象坤其見推重如此
象恒字微貞父之猷官至浙江按察使象恒舉萬
曆二十三年進士授祥符知縣以艱去復補曲周
擢監察御史請告歸者八年始復起會遼左告警
中旨促經略楊鎬出師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
喪師爲鑑聞者不以爲然及用故御史熊廷弼代
鎬舉朝咸謂得人象恒獨憂之歎曰夫夫性剛而
愎能無僨乎聞者又不以爲然然其言皆驗進太

僕少卿天啟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其明
年聞廣寧陷因節省公費銀凡二萬兩助邊幷選
將才兩人齎致榆關上疏曰遼之大壞也一壞於
論議之多一壞於人心之失故自山海以外之事
必視爲梱外之事不中制不務撓而後可以奏功
山海以內之人必視爲同舟之人上親下下附上
而後可以固圉方今主憂臣辱臣故不得已而有
言也又明年卒官贈兵部右侍郎象恒公忠憂國
其在吳也嘗疏劾吳江知縣轉鈫程織造太監李
實又嘗疏城安慶又乞改折漕水丁糧乞免嘉定

婺亭諸縣額布三分之一東南人悉傳頌云弟象
春萬曆三十八年舉會試第二雅負才氣詫曰奈
何尚有人壓我遂與榜首韓敬不協官至吏部郎
中亦以考察罷象春及從兄象乾皆世所指目東
林黨友也

論曰當神宗之季遼羅陽九東西交訌加以官秕
於朝民咨於壄雖欲不和諸戎其可得乎是故象
乾所建未爲失策也然而明德衰矣天方授　清
顧欲馮烏合之羣扞虎哮之旅亦少左矣棟撓榱
折其孰從支之

擬明史列傳卷十八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槀卷四十九目錄

列傳卷十九

李逢時　金士衡

侯震暘子峒曾　岐曾

周宗建

周順昌朱祖文　五人附

鈍翁續槀卷四十九目錄終

擬明史列傳卷十九　　別稾十九

李逢時傳

李逢時字化甫德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二十九年擢監察御史是歲虜酋俺荅大入蔻由通州薄京師游騎分掠畿甸居民民扶傷挈集城門下九門方晝閉不得入號噑聲徹大內又諸鎮援軍踉蹌至糗糧不具武庫甲仗不時給京師米價騰躍詔發太倉粟五萬石出糶有司評價不決逢時亟言宜啟九門縱民入勿徒示敵以弱宜速給諸軍軍貲器械驅之出戰勿拘小挫論辠宜重減粟直以贍貧民勿激內亂帝並嘉納焉是時城中官民洶懼上下莫知所出逢時凡所條畫咸中機宜舉城頗賴以安其明年巡按宣府大同兩鎮先是馬市議起悉內閣嚴嵩及咸寧侯仇鸞主其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爭不能得竟坐辠去廷臣相顧愕眙無復能繼繼盛言者俺荅滋益驕所部往來塞下剽奪無虛日詰之即諉諸用互市爲解將士不敢逆拒邊備益弛逢時深以爲憂乃微陳其害以動帝意大略言數日內俺荅凡三入蔻似與通市情實相左宜敕邊臣備禦仍遣使宣

示天威令約束部落無生他釁自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干請儻能守約與市如故不則據實奏報一意戰守事下兵部部臣亦陳羈縻非策帝意果動有旨從逢時言逢時得旨即驅出非時求市者并下諸通事於獄其明年春正月虜數犯關山雙溝諸砦逢時遂疏言歲初入犯俺荅約束安在今惟當大集士馬尅期討伐毋以隱忍顧忌釀致大患斯帝王恩威並濟之道也又言失律總兵官徐仁等當逮死事指揮王恭當錄帝始大感悟從之不數月兩鎮馬市以次罷仇鸞亦遂死於是下諭曰敢復言通市者辠至斬識者謂逢時前後諸疏情辭婉切善啟人主意有功於邊甚鉅由是聲譽大著久之巡按南畿疏言巨盜李之彊等焚劫縣鎮幾梗運道因發巡撫臣沈應龍總漕臣連鑛匿不以聞狀帝爲切責諸大吏戴辠平賊而慰勞逢時有加逢時既久次又數言事具有聲望於例當內遷而都御史趙文華其登第時房考官也名語曰盍稍員通即卿寺可立至逢時岸然曰去留惟公命品行則某所自主也文華銜怒出爲湖廣按察司副使歷廣東按察使山西左右布政

使致仕卒爲人剛正有守所交皆賢士大夫方俺荅寇京師也嘗歷薦人才翰林則趙貞吉尹臺王維禎科道則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光洵黃如桂部司則江晁李倈劉自强黃元恭張材張遜業起復知縣則馬如驥以爲皆豁嫻方略可備任使其言雖徒不行然此諸臣者後多以功名致大官顯聞於朝而貞吉入內閣士論尤推其賢故咸許逢時知人

金士衡傳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父應徵嘉靖末進士由奉

新知縣歷官嶺北道副使雲南左參政以廉能知名奉新故無城應徵出俸金築之及官嶺北念奉新城庳再檄南豐羡金命之增築其後土寇犯奉新人卒賴以完士衡其長子也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應徵故廉吏居恒不營生產及士衡爲縣有父風吉水鄒元標候之舟次見其臥具敝綮因餽以二布大歎服而去由是兩人遂相友善二十七年用卓異徵閱三年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是時中使四出以采礦監稅爲名所在恣暴民不堪命士衡上疏曰曩者采於山榷於市今則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此蠹刑餘小醜市井無藉不知宗社遠謀一旦假以利權貪饕無狀如楊榮倡斅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此其尤著者也陛下深居內廷目不覩閭閻饑苹之色耳不聞士女齎咨之聲朘削殆盡而猶眈眈逐逐不知顧恤夫今天下亦多事矣水旱之虞盜賊兵燹之警在所有之蕭碭豐沛之間河流泛溢破城決隄平陸匯爲巨浸居民化爲魚鼈顛沛流離之衆易與生亂忍復橫征巧取以蹙之哉是故一榷采也及今議罷猶可以安易危以泰傾否其權

在上不在下設或因循不止獸窮則攫鳥窮則啄其權在下不在上權不在上而國家之禍有不可言者矣陛下停止之諭不啻再四柰何明詔之而明格之重天下疑也夫始而疑中而駭終而相顧太息以爲給已太甚得毋羣起而以不肖之心應陛下與語云信者國之寶需者事之賊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則宗社幸甚不聽於是我　太祖武皇帝方起建州密謀將取遼陽舉朝莫以爲虞士衡獨憂之上疏曰滇南之有鳳騰霄粵東之有交彝此藩籬之患癬疥之疾也遼左之有大敵此門

庭之患心腹之疾也昝人謂女直兵滿萬難與輕敵況乎生聚訓練以十萬計哉又曰神京資薊遼爲臂肘薊鎭又仗遼左爲犄角遼危則薊鎭不得獨安薊鎭危則京師不得晏然而高枕此忠臣義士所以搴裳投袂不能自已者也既而甘肅地震役上疏曰臣聞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前此湖廣以風霾冰雹告順天以陰霾晝晦告豐潤以地陷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告山東山西以牛妖人妖告今甘肅又以天鳴地裂山崩川竭告矣陛下謂此治徵乎亂徵乎若明知其亂而泄泄

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夫天下者祖宗櫛風沐雨百戰而得之天下也傳至陛下何以肩越若此邇者邊軍告匱望闕門而號泣者不可億數而大內所積朽腐充庤自若也陛下何不出帑金數十萬分給九邊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卽驅之效死疆圉何不可之有自稅使之出也有年於此矣小民黎藿不飽裋褐不充蕭條困苦弃墳墓捐溝壑言之痛心酸鼻而縱橫掊尅者日夕不止譬有尫羸垂絕之夫責以肩重荷而行千里其能乎哉夫古之鹿臺西園瓊林大盈非不富且厚也然而無

濟緩急此覆轍之遺轍已事之明鑑也陛下若復遷延其間則兵已困矣民已殫矣外則敵人乘虛而深入內則山海之藪聚草澤之鬪伺一夫狂嘑羣起嚮應當此之時上下離心其誰爲陛下捍禦者土崩瓦解莫可收拾轉盼旋踵大事且去然後陛下悔之亦無及矣又不聽士衡在南京諸科臣缺員不補每兼掌六科事章奏數十中間危言極論約略相類聞者爲之撟舌不敢下而士衡率不顧也逮神宗既弃羣臣不十餘歲而天下大亂淩涇以訖於亾始不出士衡所揣云三十八年擢通

政司參議既與鄒元標友善又數稱巡撫李三才可大用朝中目爲東林黨魁竟中忌者以考察降浙江鹽運司同知不赴閒十年用元標薦復起兵部郎中進尚寶卿至太僕少卿天啟初引疾請告歸卒於家士衡再世仕宦生產不踰中人所居屋僅完亦絕不措意先是楊應龍伏誅土酋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嘗劾象乾起釁最後象乾弟象恒以巡撫抵吳意弗訓善也已廉知士衡清介狀始稱說不置吳中自是遂兩賢之南京有妖人劉天秩之獄兵部用匿名書株

逮甚衆士衡又嘗上疏固爭凡無辜得免者數百人其居官平恕且侃侃不阿蓋如此

侯震暘傳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堯封以進士歷監察御史忤閣臣張居正外移累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暘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閣臣沈㴶相表裏埶徼張甚既遣出宮而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爭謂禮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爵昭公慈

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論乃止夫古之慈母職兼教養猶恩以義絕何況今之幺麼里婦其可數昵至尊哉女德無極高明不祥陛下即爲客氏富貴計亦當稍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褒回眷注稍遲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不可宮闈禁地奸璫羣小睥睨其側内外鉤連則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之殷鑑也疏上讓震暘沽名卒不省會遼事方棘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兩人者不協數持論相抵牾兵部尚書張隺鳴頗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知其必敗疏謂事埶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有如不然則督其明白回奏以聽處分收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略隺鳴威望素著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辠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本兵如不可出則遂以經略授化貞另擇沈深有謀者代爲巡撫以資後勁

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以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水陸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決僨國事於是方有旨集議而廣寧陷矣化貞廷弼相率逃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辠立功震暘大憤懣再疏謂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仍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廥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

關然而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百萬餉以收全局乎抑止擒撫殘卒出之關外以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定者廟堂之上欲行法則牽於情欲徇情則制於法及今不蚤定逃臣之律幾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者舉益略如震暘疏云已遂糾閣臣沈㴶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比且發其擅殺故監王安狀帝大怒命調外任繼又鐫二級以歸震暘任吏科才八閱月章奏數十上其大者率係國家安危治亂辭最切直爲小人所淚悍竟用是得辠去然訖莫能害也及震暘歸

未幾而黨禍遂大作矣越五年卒於家其明年爲崇禎元年子峒曾以主事奏曰先臣震暘用狂直得辠先朝忝遇陛下復官而先臣已不及待先臣觸忤權奸持忠入地儻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特贈太常少卿凡三子峒曾與岐曾最知名

峒曾字豫瞻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吏部歷官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參議會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及峒曾將謁見長史戒定引咎拒不荅既入見王問誤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史乎峒曾毅然曰胥史何辠此藩奉參議參議所奉朝廷令甲也胥史何辠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寵峒曾守正多類此累遷嘉湖道左參政以卓異被擧名爲順天府丞是時所擧僅五人與峒曾同擧者穀城方岳貢江陰張有譽皆旋至大用而峒曾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名爲左通政又以疾固辭　王師下蘇州偕進士黃淳燿率吏民城守城既陷遽投池水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演字幾道演弟潔字雲俱皆從死嘉定殉國最烈者吳人訖今推侯氏黃氏耆老述之至泣

下

岐曾字雍瞻國子監生少以文行與峒曾齊名峒曾既死越二年軍府名購故給事中陳子龍子龍雅善岐曾嘗過宿其家旬日去岐曾遂坐累不屈死有寶山參將者義之嘆爲好男子云

周宗建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改調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天啟改元夏四月京師大雨雹於是魏忠賢用事宗建疏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

謂養賊近見朝廷處分章奏始於害正之漸遂糾忠賢目不識丁衷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疏入會天子方御講筵講甫竟忠賢恚甚摘疏中語指示諸閣臣問此何等語也葉向高從容曰言官也何可深究忠賢色稍解始得免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給事中侯震暘力諫不聽宗建復疏爭語尤危切有詔奪俸三月忠賢故與客氏比益憾宗建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宗建鞏引其黨僭內察欲盡逐東林諸臣乃詆宗建姓名其中宗建聞而歎曰網羅成禍不遠矣吾固不

惜死遂上疏幷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廣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廣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廣矣今且欲尼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內既有忠賢爲之指揮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因請誅忠賢鞏甚力忠賢恚且懼乃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且乞自免欲以激帝怒帝果責宗建回奏宗建申請不爲屈擬予廷杖

復以向高救詔改奪俸一年至是凡再奪俸矣客謂宗建盍少休乎宗建奮曰舉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於是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宗建亟陳內官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驕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豫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宗建巡按湖廣丁外艱歸是時忠賢益恣

橫無所忌其黨亦日熾都御史楊漣左光斗輩交章訟言於朝凡所稱援必及宗建前疏忠賢由是益追憾宗建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臧皋既得旨削籍尋復與周起元等俱被逮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三千餘兩搒掠無虛日宗建偃臥不能出聲鎮撫官許顯純詬曰若尚能說魏公不識丁字否一筥出片紙付獄吏宗建遂死獄中是歲六年六月也其明年愍帝即位以廷臣言命贈太僕寺卿予特祠詔歸所追贓五百兩其又二年　大清兵薄京師徇地至遷安始宗建所糾郭鞏者興縣人

也方以忠賢黨被席怨望上北帥書求內附及
大清兵退語頗聞愍帝大怒逮至論死

周順昌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寀殊橫順昌廉其役有犯者輒捕置於法由是與寀及監司媚寀者忤不恤也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俱以廉直知名未幾引疾歸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餞之與同起臥者累日且許以愛女配大中孫官旗屢促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

不畏死男子邪若歸語魏忠賢我故吏部郎周某也因嘷忠賢名罵不絕口在旁者愕眙率相顧咋舌避去其語頗聞忠賢於是御史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皐人連因且誣其署選時臧皐有旨削籍矣順昌猶刺刺向人罵忠賢不止也既而前巡撫周起元之獄起天啟六年三月順昌與周宗建等次第俱被逮順昌故廉吏慷慨敢言事既家居數爲有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伉冤抑狀以是吳人德順昌甚官旗逮順昌者至民聞藉藉譁語魏大監矯旨殺周吏部皆大詬恨方宣詔次諸生力言於

巡撫毛一鷺請抗疏雪順昌是時吳人環集爲順昌乞畱者數萬官旗或怒叱之衆大鬨爭毆擊官旗有死者一鷺僅得免已遂拘順昌官廨中衆猶數千人守順昌涕泣尼其行客諷謂事迫矣盍蚤引決順昌謝曰某小官也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殛元凶以報天子竟以中夜棄開出傳官旗赴京師遂下詔獄忠賢銜順昌次骨坐贓銀三千兩至榜掠無完膚顧每被考順昌必極罵忠賢如故鎮撫官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噀血濺

顯純面罵益厲與宗建相繼益死獄中喪至吳吳人趨迎皆哭失聲是日吳中大風拔木凡三晝夜乃止愍帝即位順昌子茂蘭刺指血上書訟於朝贈太常寺卿謚忠介予特祠於是給事中瞿式耜亦特疏稱順昌及楊漣左光斗三臣者其立行最高得禍亦最慘故天子卹順昌倍渥云同縣諸生朱祖文雅敬卬順昌順昌獄急祖文匿京師爲納饘粥湯藥甚謹及謀輸贓無所出又爲奔走假貸諸公間然順昌竟死祖文亦遂憤鬱發病死方吳人之毆官旗也一鷺飛章告變且捕械首亂者顏

佩韋等十餘人以間有言黜諸生數人而斬戍亂民有差佩韋等瀕刑皆大嘑爲周吏部死可勿憾佩韋尤陽陽不色變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當知我死義非喜亂也忠賢敗吳人合瘞其棺虎丘東號五人墓五人爲佩韋及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墓即一鷺所疏建忠賢普惠祠故址也好事者每歲時往醊酒焉

論曰聞諸太剛必折其順昌罵奄之謂矣頗相傳被禍之日至於傾城走倪炷香流涕以送匪賢而能致然乎若顏佩韋之屬則又皆何儕鼓刀者耳猶且捐軀截脰不惜殉順昌於死任俠尚義如是孰云吳俗澆靡哉

擬明史列傳卷十九終

康熙乙丑夏六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五十目錄

列傳卷二十

喬可聘

衞景瑗　族子胤文

鈍翁續稾卷五十目錄終

喬可聘傳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魏忠賢勢方張即請告終養崇禎改元補前官可聘性儉約居官謝絕干謁舉止嚴如諸生同朝唯嚴事黃道周劉宗周而親善倪元璐馬世奇陳龍正皆世所謂東林黨人也中書事少日夜相切劘問學講求性命之指尤汲汲以政治得失人才邪正為慮吏部左侍郎張捷嘗力薦呂純如為本部尚書帝以純如在逆案中有旨不許給事

中呂黃鐘遂薦捷為之可聘乃上疏曰臣謹按逆案者陛下所欽定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案百世不可改易者也顧臣聞道路之言羣小方與金載寶謀欲攘臂搤擘棄閧以翻此案今觀捷舉純如黃鐘即舉捷彼倡此和相倚為姦則前言果大驗矣陽消陰長其害安窮此臣之所大懼也竊謂羣小猶黨逆於溷濁之世而黃鐘獨黨逆於清明之朝捷舉浮於逆案諸人黃鐘舉又浮於捷若不蚤折其萌則凡在案中者必彈冠相賀眈眈逐逐而來大禍自此始矣疏上可聘聲望大著黃鐘訖外轉閣臣溫體仁頗畏忌可聘遣所親微諷之曰喬君但到門投一刺臺省可立得也可聘笑曰某區區七品官耳安敢登宰相之堂哉竟不往凡滯留中書十年始考授監察御史因陳官守言責疏帝嘉勞焉每覽疏中有緊處輒御筆以硃圈之先後共六十四圈宣付史館蓋前此未有也巡按浙江浙中士大夫下訖吏民俱搖手相戒勿犯喬御史其見憚如此可聘為人恭謹外剛而內和不尚刻覈詭激之行以鉤取聲譽雖與東林諸人還往及其臨事是非可否率皆直道而行不肯雷同附麗

嘗出巡金華舟阻水漲求縴夫不得蘭谿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邮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棄肩輿冒雨去人疑王贊必得辠而可聘卒慇薦之在籍右侍郎蔡奕琛故與溫體仁同里相厚善為東林諸人所惡會有以奕琛私書上聞者下可聘勘報可聘平心決之或勸深文以入奕琛辠可聘拒曰發人私書前賢所恥且某奉三尺法不可故縱獨可周內邪於是東林黨魁亦有不說者矣都御史陳乾陽又以私人屬可聘可聘不聽乾陽亦陰銜之遂坐他事降應天

府知事累遷大理寺正悉謝病不就福王南渡仍起御史掌河南道印數言亟罷廠衛停燕飲君臣交儆畜決大計以圖中興之治皆不省外轉御史黃耳鼎承馬士英阮大鋮風指疏訐鄭御史劉宗周所舉遊朝士甚衆得旨嚴詰可聘言宗周開誠布公此社稷臣也耳鼎厭薄外轉連章詆閣株引善類非人臣體請以耳鼎所轉瑞南道換臣為之事得中止最後上疏論治兵其略曰用兵有權權在我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欲和則和如注矢石於高墉之上皆我所得而操縱也權不在我譬千鈞

之牛受制三尺之童弭首而下之行止不能自持矣國家殷憂方甚亦有知今日用兵之權者乎請先言戰唐安史之亂徵兵回紇是時肅宗親統六師與李郭收復中原特倚之以為犄角之助事已兵休酬以金帛而已本朝自罹寇變徒牽敵寇爭衡遂致燕雲山左坐視淪沒此時始欲厲兵秣馬侈言恢復豈可得乎此戰局之異於唐欲戰不得戰也請次言和宋北狩之後偏安江左是時高宗勵精圖治諸大將屢奏戰功南人氣勝金源膽落是以王倫輩得成和議耳基業甫就我兵積憊從

未斬將搴旗讋服四遠顧顓恃尺一之詔一介之使俾彼疆鄰就我戎索此和局之異於宋欲和不得和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昔操百萬敗於赤壁苻堅投鞭斷流敗於淝水孰非不疆兵非不衆然而長江大河波濤洶湧雖衆且疆無所用之是故於守為易因上防河事宜且曰當此危急之秋晏然自謂無事議和不成必將大舉及今綢繆猶患其晚乃徒狃偏安苟且旦夕卽不能光復大業獨不念祖宗締造之艱乎疏上亦不報　王師下江南可聘弃官歸以老壽終於家嘗自言始讀

王文成公全書奉教於劉念臺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學已又與幾亭陳子游知有居敬窮理之學晚節讀宋諸儒語錄知有四通八達理一分殊之學其後益潛心朱子始知有存養性情主一無適之學所著自警篇及訓子諸書文多不載念臺者宗周幾亭者龍正自號也先是溫體仁故忌可聘然數語人曰脩使君清正君子未可沒也黃耳鼎既被劾卽造可聘門謝辠終其身不敢怨可聘之正己格物多類此至其歸老也宗周龍皆已前歿惟可聘耄年獨存江南北咸嚮卬之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舉天啟二年會試閱三年始成進士授河南推官以廉明爲巡撫都御史范景文巡按御史吳甡所器重用卓異徵遂擢監察御史嘗疏劾閣臣周延儒辠狀直聲大震出巡按畿南以外艱不候代奔歸詔奪俸三月服闋補故官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剿賊兵餉景瑗抗疏席之大略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洊臻百姓病已棘矣柰何復加徵以促之耶詖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亦以劾閣臣

逼體仁得辠下詔獄於是名對平臺景瑗在帝前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方寵信體仁聞景瑗對大怒禍且叵測而景瑗侃侃弗顧也遂降行人司正屢遷至大理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東犯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景瑗議調兵趨控鴈門總兵官姜瓖覩望不肎行及賊攻寧武關守關者周遇吉數遣使告急又促瓖出兵瓖益執不可且曰此非吾境也景瑗不得已謀率麾下士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瓖開城門出降時景瑗猶

督麾下巷戰賊衆大至士皆散丞衆擁景瑗入自成營或叱之跪景瑗不爲動踞坐於地大哭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淸澗一民耳非有天命不至此君能輔佐我我當益加君官景瑗瞋目曰吾仗節旄朔漠汝曹朝食肎從女作倡逆事邪自成見景瑗言切急命掖之出顧見瓖戟手罵曰賊奴萬段女與我朝盟而夕叛我死不女宥賊衆皆力阻之益奮罵不已越三日再擁見自成自成又好謂曰君忠臣也吾將具車騎放君還家矣景瑗曰國破何家可歸盍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搶階石血

淋漓被面絕而復蘇自成又命掖之出復三日驅景瑗行至海會寺景瑗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竟桀閒自經死有繼母及兩子從行賊亦不之殺也未幾弘光主即位追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蔭一子錦衣百戶

胤文字祥趾景瑗族子也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歷編修累至左諭德十四年李自成破西安胤文慟哭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次第上五疏備陳禦寇方略且捐家所有請以佐軍需有詔褒勞及京師既陷薙髮匿民閒賊推求得之考訊備至已

而棄閒南奔督師史可法疏薦命以故官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高傑軍西討傑死又命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傑所部兵經略開歸軍務繼又命兼徐楊巡撫於是 大清兵南下督臣王永吉上疏曰敵兵距泗僅二百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闗入盱眙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連塘可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如此則事勢不支矣宜救胤文及提督劉澤清以全力控搤徐泗庶保江南門戶不聽已而傑遺兵皆潰 大清兵遂破揚州胤文赴水死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終

康熙乙丑秋七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稾卷五十一目錄

列傳二十一 儒林

鈍翁續稾卷五十一目錄終

張以寧傳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固始人唐末從王審知入閩遂家古田父一清仕元至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逮繫獄因詣縣仲理尹異而詰之以寧自言能爲詩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由是得釋以寧亦遂用童子知名以春秋舉元泰定中進士由黃巖判官進六合尹內艱免官滯留江淮者十年順帝徵爲國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當元之季在朝諸遺老如

虞集歐陽玄揭傒斯黃溍之屬多相繼物故而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時人皆歸重焉小張學士王師取元都與危素等偕赴南京奏對稱旨復授侍讀學士特被寵遇其年秋奉命使安南封其主日煃爲國王御製詩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煃卒國人乞以印誥授其世子以寧不聽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朝且請襲爵之命俟後使者林唐臣至然後入境將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安南大說天子聞而嘉之賜以寧璽書比諸陸賈馬援再賜御製詩八章及還道卒遣官歸其匶敕有司所在致祭仍給三歲祿以贍其家以寧爲人潔清家居不營財產其奉使往還也自襆被外無佗齎裝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嘗爲說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心也至公焉耳矣聖人與天地之心一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世之學焉者顧欲任傳以疑經其亦惑矣以寧言春秋多所自得數與後輩講說不少倦

所譔胡傳辨疑最號辨博惟春王正月考猶未就及寓安南者逾半歲時時命筆不輟旣卒業甫閱月而病已革矣先時以元故官來南京者推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稾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家古田翠屏山下學者稱翠屏先生門人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讀書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十七年進博士作春秋鉤玄稱能傳以寧之學

胡翰傳

胡翰字仲申一字仲子金華人父英仕元爲太平

路總管府照磨治政有績翰年甫七歳嘗拾遺金於道守不去坐俟遺者還之歸以告母母大喜曰此兒必以志節顯長從吳萊游又登許謙之門爲學日進時侍講黃溍待制柳貫方以文章高天下見翰文皆大驚頌說不去口往游大都多長者交有勸以仕者輒謝不應還過廣川作文弔董仲舒墓其辭云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虚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夸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知道術裂而民散兮

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夫大雅兮繄孰爲之表厲聖塈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卽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枉辟欲引致於當道兮情眷眷以悱惻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黜質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騂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薦羞登褻味以實瓚兮瀝黃流而注茲競刓方以爲圜兮攡渠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

下皇皇其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兮疇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獃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揆淵原其尚眇兮又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卬兮槩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激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諒非吾心之所冀其寓意如此遂東歸隱居南華山幾二十年洪武初翰爲東南老儒於是大臣交薦其文行方入見適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言曰金華多章句

士不習軍旅籍爲兵徒糜廩粟耳詔特罷之時翰年已六十餘帝憫其老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尋名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道童諸傳既成賜金帛以老得放還隱居長山之陽復移北山卒年七十五翰性嚴毅寡合晚節乞文者踵門不苟許也與宋濂王禕爲同門友其文名相上下或謂翰造詣淵源踔厲風發殆過濂禕云所著衡運正紀皇初井牧諸作學者莫不傳誦稱爲長山先生

趙汸傳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少不好舉子業師事九江黃澤先生受其經學稱高第弟子繼又謁學士虞集於臨川留一年所集大歎異之元季方亂佐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院都事王師至徽州與同皆內附始汸嘗築東山精舍期以讀書奉母至是益無進取意隱居星谿之古閬山杜門著述尤潛心於諸經嘗荅巖陵徐尊生書論周禮五帝曰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諸儒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儒論說於經旨似猶有未盡於禮意似猶有未類此吾黃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奉甚奉甚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不反求諸經將安所取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荅來貺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祀五帝曰禮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與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

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猶四望非一方也大宗伯祀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又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禮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旬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秉言

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祀物徒異同而已先
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
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
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
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
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
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
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
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
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

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
帝爲主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邪朱子又
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
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
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
郊爲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
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
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爲
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

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
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
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
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
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
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
宗以廟言也太祖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
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
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
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緯

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賢
闢而明之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
望風詆排此黃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
如有意於此則聖經賢傳與諸儒成書具在惟足
下勉之甯生得書服其詳贍自遜爲不及也洪武
初有司屢徵辟及以議禮名皆辭疾不就已又名
修元史史成不願仕得旨遣還未幾卒汸既師事
黃氏始授六經疑義千餘則繼又授六十四卦義
與學春秋之要故汸所學原委六經莫不淹洽貫
穿而於易象春秋尤有師法嘗曰二經皆夫子手

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旨然後其教乃備每告學者求經以積思為本根以自悟為歸宿所撰易序卦圖說乾坤屯三卦辭春秋集傳屬辭師說諸書本經會傳發明甚具學者皆宗之稱為東山先生謂漢以後經師家類多離析章句卒制文義獨汸超然見其大者為明世儒宗冠云尊生字大年亦以文學知名與修元史及禮樂書尊生綮有去志方修書時每敝衣破履為頽顏容乃聽之去以壽終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屬文知名浙東西與義烏王禕相友善洪武三年詔修元十三朝史成將復修順帝史是時禕方為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故有足疾致書於禕曰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纂修此固其職向者執事道錢唐時不疑僕不材已欲引置史局僕因當敷陳情實矣不意執事猶惓惓於不材且病之人也竊惟近世論史者以為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

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莫不隨日以錄日曆所以不可忽也然猶患其出於吏牘或一日之譌則後難更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故歐陽公慮之奏請監修宰相歲終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譌失則佗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凡僕所陳皆執事所熟知者而僕自有知以來頗識前元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略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升遐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存天曆間所纂經世大典虞公集依

六典爲之一代典章文物纚備玆者前局之史既
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此書可以參稽一時纂
修者僕雖不能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
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不難若順帝
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
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
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才卓識爲之
提綱挈領然如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
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必無以副執
事之望有司迫促上道舟至嘉興驛足疾大作謹

奉狀左右乞賜矜察一斐遂不至未幾用薦署杭
州學教授名修大明日曆越四月書成將授翰林
官一斐又以足疾辭賜綺繒三襲錢六緡遣還杭
州宋濂嘗稱其文能與六經之道俱云

歸有光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唐宣公崇敬之後九歲能
屬文甫弱冠盡通經史及唐宋七大家諸書蔚爲
名儒舉鄉試第二屢上禮部不第退居安亭江上
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共推東南大師別自號
震川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氏名至嘉靖末始舉
進士授長興知縣每聽訟輒引其人吳語事解立
縱去間有所斷擊直行其意與大吏忤中蜚語量
移順德府通判怱怱不樂乃上疏乞致仕且曰臣
髫齔厲志白首不衰願及未死之年成漢二史作
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不報隆慶四年
入覲又乞改國子監官會新鄭高拱內江趙貞吉
相次在內閣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寺丞留掌
制敕與修世宗實錄未踰年卒官有光之學原本
六經而好司馬遷書得其風神脈理故爲文超然
俊逸可配古大家云是時太倉王世貞方以辭章

名傾動海內有光獨歎曰今之文難言矣未嘗知
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
用以詆誹前賢意蓋指世貞也其後世貞聞之亦
媿服焉治經尤深於易作易圖論二篇學易者皆
稱之上篇略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
也昔者庖羲氏印觀俛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
以八卦盡天地之理凡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
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後之人以一說求之無所
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

偶之類皆可以易言也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爻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人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爻推而衍之此明者之述也由其一端以達於聖人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易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是故散圖以爲卦則卦全紐卦以爲圖則卦局邵子用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下篇曰或以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也不曰易有太極云云乎此其所謂橫圖也不曰天地定位云云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也不曰帝出乎震云云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以爲四時則東西南北緊是焉定非

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盍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八物四時人之百體與天地之所有何所不取所謂推而演之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剌然必因傳而有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王輔嗣韓康伯諸人絕無以圖爲說者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有光旣卒吳人能傳述其學者推諸生唐時升婁堅時升字叔達堅字子柔皆嘉定人有光幼子子慕字季思萬曆中舉於鄉亦有學行崇禎時追贈翰林院待詔族子子顧

子顧字春陽父有堅以孝行聞子顧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正陽門災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最急者無如東宮講學而最可慮者無如章奏不下皇太子輟講六年矣中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

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閹寺出一言利之疏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心乎章奏一切寢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剸裁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伏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財鬱於帑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範傳肅時雨若蒙恆風若漢書五行志王者鄉明而治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災火爲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肅而近於蒙是故火災屢作陛下何不卬體天心首命皇太子出閣亟發一切章奏以消天下之

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禳閹臣王錫爵見其章歎曰眞諫官也是時天子春秋高福王未之國小人方睥睨兩宮間而廷臣養交持祿黨論大起四方又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子顧數請飭紀綱以發寶效釋門戶以破嫌疑名致舊臣趙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竣福藩府第趣遣之國以一羣心蠲賑災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士冒請以足度支且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爲未必驗故不之信邪言惟無驗驗則不可爲矣桀夸斂怨之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爐不復燃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也然則爲人君者獨柰何峻御過計之言而欲援必驗之禍哉其辭痛切如此然卒留中不報以都給事中久次擢尚寶司卿進太僕寺少卿累官南京通政司使乞歸加刑部侍郎致仕卒子顧於書無所不闚爲文得有光家法其廉潔益天性也既歸至無屋以居光祿卿須之彥假數椽居之客至麥飯葱汁而已或勸稍事請託爲子孫地笑曰吾猶倦也乃欲令我倚市門邪族子起先字裔興崇禎末進士授刑部主事明亡不仕卒晚歲亦嗜易

多所纂述爲人沈靜少欲妻亡不再娶鄉人稱其長者

來知德傳

來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舉嘉靖末鄉試嘗得薛瑄日錄一書而說之因從事義理之學又謂學莫邃於易乃結廬鬴山下讀易六年無所得復遠客求谿溪山中潛精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凡二十九年作周易集注成自謂多先儒未發者萬曆中薦授翰林院待詔卒於家知德論易有

錯卦有綜卦錯者左右相錯也綜者上下相綜也其論錯卦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卦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各爲之圖以衍明其指中間論上下經篇義最善今剟其大畧著於後論曰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萬物之男女也易之數也對待不移者也自乾坤歴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乾坤變矣故坤綜乾爲泰乾綜坤爲否乾坤既迭相否泰則凡萬物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亾不可悉紀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非否泰之相推無否無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體也無水火則乾坤不靈然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乾坤之水火可交頤大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故上經首乾坤必歴否泰至頤大過而後終之以坎離下經首咸恒者陰陽之定位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歴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於六陰極於六至此男女變矣故咸之男女綜爲損恒之男女綜爲益男女既迭相損益則凡萬事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亾亦不可悉紀自夬以下至節無非損益之相推無損無益非易矣既未濟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無既未濟則男女不靈然亦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男女之水火可交中孚小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故下經首咸恒必歴損益至中孚小過而後終之以既未濟天道之體雖以否泰爲主然而未始無人道人道之用雖以損益爲主然而未始無天道也

朱睦㮮傳

朱睦㮮字灌甫周鎮平王諸孫父奉國將軍安河以孝行聞睦㮮妊十四月始生少穎敏李夢陽見而異之年十五授鎮國中尉弱冠即工属文大都典雅有法顧謂不足進於道去之乃復覃精諸經是時河洛間宿儒如衛君聘名易和太芳名書周伯昌名詩周涿之名春秋許守謙名禮睦㮮先後從之游率得其指歸尤邃易春秋高陵呂柟谿以學行爲士大夫所重嘗與睦㮮論易輒歎曰吾子輔嗣流也其見重如此家故饒財僮奴數千指皆令執業自給逐什一之利以此家益大起而睦㮮又盡費以購書及結納四方賓客聲譽藉甚先是

海內藏書家悉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睦㮮次第購得之共萬二千五百六十餘卷起萬卷樓諷誦其中於諸王孫一切裘馬蒲飲之好泊如也萬曆初詔建宗學周藩推舉爲宗正因與宗諸生排日講說經義雖盛寒暑不輟弦誦之聲徹於學宮數命諸生刺舉同異作五經稽疑若干卷又作經敘錄及授經圖若干卷其他復多所論說識者謂漢劉向不過云年七十餘夲門下士五百餘人詣官請以聞於朝乞賜祭葬若謚詔加祭葬焉方睦㮮之舉宗正也見忌新會王睦樒誣以獻女得舉睦㮮不按也會天子遣使至河南議限諸王祿米睦樒衆是益搆睦㮮嗾宗人毆之盡拔其頷鬚曰悉爾謀也國人率不直睦樒其後竟坐辠廢而睦㮮官宗正如故有子勤羨亦好學自明興以來諸王孫讀書能辭章者踵不絕至於湛淡經術則惟鄭世子載堉與睦㮮爲然載堉附見鄭靖王傳中

黃淳耀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祖世能官平涼衛經歷以爭死囚獄與推官忤陰中以不謹法罷官去都御史顧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乃爲酷吏所陷邪亦劾罷推官淳耀少力學爲諸生即以名行自厲同縣侯峒曾無錫馬世奇皆鄉先生名知人一見淳耀歎異折行輩與交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未授官而歸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淳耀獨不往或問其故應曰諸公多善干者往則必爲所牢籠矣君子始進其可不以正邪訖不往淳耀體貌魁秀讀書尤潛心先儒性命之說每置日曆有事必書其上以驗所養覜節尤多所自得嘗爲書謝其鄉試房考官因自敘曰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竊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蹟於諸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剗規模涵揉驟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旣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旣有得於心而有言之者矣雖無言可也如某家之叔度是也某比來刊蕚踐實覜思性命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恍然有見於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之學門庭雖殊而歸趣則一世儒舍性命

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詖淫邪遁之害及於政事而不可救也某竊有識知其敢賈賈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溺也哉　王師下蘇州淳耀偕諸大家率縣民城守師既破入城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亾與亾此儒者分内事耳遂自經死其弟諸生淵耀亦從死淳耀嘗言學必以識爲主惟其識到故能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實者一出於道德又言自唐宋諸大儒以來率以府攘二氏爲任後賢明道不及諸儒而獨師其排佛如矜力然務求相勝斯亦病矣其學所見率類此縣中從游諸生甚衆經淳耀指授皆有名於時及其既歿私謚貞文先生淵耀字偉恭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一終

康熙乙丑秋七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五十二目錄

列傳二十二　文苑一

鈍翁續稾卷五十二目錄終

楊維楨傳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少時日記書数千言父築樓鐵崖山中積數萬卷去其梯俾讀書樓上踰五年貫串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也因自號鐵崖舉元泰定中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淸場鹽司令以狷直忤物十年不得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楨著正統辨千餘言故總裁官歐陽玄讀且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而不果擢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以兵亂未及上往來吳越閒張士誠累招

不赴遣其弟士信就維楨問計因獻五論且復士誠書曰閤下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謂閤下不可及者有四兵不嗜殺一樂聞善言二儉於自奉三厚給吏祿而誅姧貪四也此東南士大夫庶幾望閤下可與有爲者也或意閤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直言決不使見遺毀譽決不使亂眞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僕獨疑閤下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括民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賢不能不貳也六者之中少有一二可致覆

邦閤下奈何不省也況乎爲閤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閤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閤下親族姻黨者有朘削之權無祿養之法矣某假佞以爲忠某託詐以爲直某飾貪暴以爲廉良閤下信佞爲忠則臣若靳尙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若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蹻者進奪臧者退矣是非一繆黑白悉淆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覩閤下左右參贊之人未見砭切政病規進閤下於遠大者使閤下有可爲之時有可爲之埶而訖無成效其故何也爲閤下計者寡

而爲身謀者衆也苟無內變必生外虞此不待智者後知明者後察也閤下狃小安而忽長慮得毋懈東南士大夫之望乎惟垂采僕言無溺羣小之聽則小伯可爲錢鏐大伯可爲晉重耳齊小白也不然悔之晚矣書到士誠不從諸用事者合譔共目爲狂生其後士誠竟以是敗維楨徙居松江之上造門受業者無虛日太祖自初起時雅聞維楨名洪武二年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使徵之是時維楨年近八十矣謝使者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

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
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命以安
車詣闕凡四旬所纂序例略定遂乞骸骨抵家卒
著書數百卷皆行於世維楨所至好接引士類士
相率趨附雅不善飲酒然頗耽聲樂出必以女伎
從酒酣輒戴華陽巾披羽衣自吹鐵笛與歌聲相
應和賓客皆次第起舞欲以此依隱翫世遂爲禮
法士所嫉維楨岸然不屑也同時有郭翼者字羲
仲崑山人文章淸麗所學尤長於易維楨數稱之
翼亦嘗上書士誠勸其反元歸政棄時進取且曰

若晏安逸樂坐銷精銳四方豪傑並起吳其必亡
之地雖欲閉境自守執將日蹙其可保乎士誠怒
翼言切欲殺之妃劉阻士誠曰郭生策誠善大王
縱不能用獨不能度外置之收士心乎乃得逸去
太祖嘗徵授訓導翼怏怏不自得與維楨後先歿

蘇伯衡傳

蘇伯衡字平仲始祖遲宋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
嘗守婺州遂家於金華伯衡其九世孫也父友龍
受學許謙之門仕元至行省左右司都事伯衡性
警敏工古文辭吳元年選授國子學錄進學正屹

然以師道自任嘗著空同子瞽說四十篇學者皆
傳誦之其論文有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
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
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
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古詩三百篇多出小夫婦人
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止耳空辭
乎飾乎曰不在辭飾狀情寫物在辭達達則一二
言非不足未達則千百言非有餘空何如曰如江
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
帥之於三軍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營廄如構居第

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
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
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
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衞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
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
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
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景光常新也如煙霧舒
而雲霞布何也曰動盪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
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
曰淡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

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逕何也
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迴曲折
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
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
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廟朝何也
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
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器何
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赤粟如布帛如精
金良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琢刻也將
烏乎以及此曰易詩書三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

赤之所傳孟荀莊列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咏焉
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
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
之化雨露之潤物之冤鬼以生蕚薆羽毛極人力
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
之言莫之致而至矣蓋伯衡所自得者如此居國
子五年以薦者言名見帝親擢翰林院編修伯衡
以瞶疾辭許之遂乞歸省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
士餞諸龍江以續文定公古史相屬洪武十年濂
以承旨請老帝問曰在外有文學士如卿者乎卿

其舉以自代濂對曰臣鄉蘇伯衡博學能行爲文
敷贍有法要未可以徵疾廢也因徵伯衡至京師
名見將大用之復辭以故疾乃賜衣鈔遣歸二十
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未幾起處州教授坐
學卒於獄二子恬怡救父幷被刑

張孟兼

張孟兼名丁浦江人有俊才爲鄉里所稱然負氣
傲睨好面訐人洪武初以薦至京師與豫纂修元
史既成授國子監學錄遷禮部主事再遷太常司
丞誠意伯劉基嘗稱孟兼之文嘗侍帝側論文章

士基曰學士臣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
次張孟兼也孟兼復數語濂先生何不於上前薦
我濂亦才孟兼將薦之會帝欲用越僧證問濂嘗
見證文否誰有之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證
所與書諂名孟兼以證書至帝顧謂濂曰張丞是
卿門人邪濂對曰臣里中子耳爲文有才甚誠意
伯臣基稱之帝熟視之曰生骨相薄仕宦愼勿驟
也未幾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孟兼性廉勁既抵
司糾擿豪猾無所貸吏民畏慴皆曰避張僉事擢
山東副使時布政使吳印者鍾山僧帝親遴拜官

詔使娶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自以受帝知禮節頗簡傲而孟兼又負其才且印新用又倚也易之數以語侵印印不平會爭鈔法事孟兼詞印違制謫問布政司僚吏且揚言將上封事於朝印大恐即疏劾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帝入印言以爲孟兼不遜笞治之孟兼既被笞即捕爲印書奏者欲治以辠印又疏言狀遂請去官避孟兼之横不者必爲所擠帝怒曰是乃欲與我抗邪逮赴京師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捶撃至死始孟兼遷副使予告還家浦江令丞皆門謁奉牲酒爲禮

孟兼坐受其拜饜牲酒出之其自尊大如此鄉人勸以少遜讓不聽竟及於禍印山西之孟縣人帝既殺孟兼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改左布政使尋移雲南久之名還京師復任陝西其兄昭亦至福建布政使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父介元末爲松江府掾嘗賦檢田吏詩一篇爲東南人士所稱凱少孤力學尤以詩知名爲人長身而臞雅善權譎有才辨每居衆中論議率淸發可畏往往屈其坐人洪武三年薦授監察御史於是諸將頗擅功驕縱加天子懲前元姑息之敝政令嚴察羣臣多不稱旨得辠者漸衆凱乃上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諸將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者督兵有餘而君臣之禮恐未究悉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輩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罹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

以收佗日驅策之效則人材輩出矣帝嘉納其言敕省臺延聘儒士更番直午門爲諸將說書葢自此始未幾帝慮囚畢命凱詣皇太子覆訊太子遞減其辠凱還報帝從容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爲持兩端不懌而罷由是心銜凱凱惶懼託癲疾告歸既而帝遣人密詗之以佯狂得免凱性恢諧既免於難往讀書九峰山中每倒戴烏巾反跨黄牛游行山澤間好事者聚之至繪爲圖云竟以壽終先是楊維楨僑淞江上常熟時大本者出其所賦白燕詩維

楨頗嘉之凱方在坐微誚其非工維楨意不許也凱別作一篇以獻刻畫盡態維楨始亟稱賞連書數紙徧諸坐客時人因呼凱爲袁白燕其名遂從此起自號海叟有海叟集若干卷皆凱所手定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博學無不覽尤邃於羣史性好權略遇事爽邁有才辨所論滾滾聳聽是時元參政饒介適參吳王張士誠軍事啓甫弱冠介見其詩驚異延坐客右岸然一無所讓介自號醉樵山樵又號醉翁因命諸客作醉樵歌啓詩成贈白

金三斤欲致之士誠所謝去不顧隱居吳松江之青丘上與楊基張來儀徐賁往來倡和爲詩友洪武初用薦偕同縣謝徽名修元史並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尋命啓入內府教諸王及功臣子弟三年秋帝御闕左樓啓與徽俱對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諳國計且孤遠不敢驟當重任徽亦固辭並賜白金放還其後徽復起終國子助教而啓先在翰林嘗賦小詩薄有所規諷帝徵聞而銜之未發也始啓以史事爲祭酒魏觀所知及觀知蘇州府啓方屏居青丘藉授書自給觀雅重啓移其家自近日夕相接見甚歡適改修府治厲啓作上梁文觀得罪遂連坐以死年三十九無子其妻周藏其遺藁以授姪立行於世楊基字孟載其先嘉州人大父始徙吳基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試不利歸隱赤山張士誠辟記室謝去客饒介所明師下蘇州以饒氏客安置臨濠復起滎陽知縣謫鍾離後屢用薦累至山西按察使坐事罰輸作死張來儀本名羽以字行潯陽人受易於山陰夏仲善爲文縝密宛麗來僑吳中元末署安定書院山長洪武初薦授太常司丞兼翰林

院同掌文淵閣事詔撰滁陽王廟碑文文成稱旨坐事竄嶺表未至召還自投龍江死徐賁字幼文由常徙吳以工詩畫名亦受士誠辟與來儀俱謝去洪武中薦授給事中累至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軍率師抵中原以所司乏犒勞爲所讁下獄死吳人言詩每稱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或謂啓才力聲調三子遠不及也時又有王彝者字常宗嘉定人以布衣名亦與修元史已又薦入翰林不就與啓俱死魏觀之禍彝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貞文得蘭谿金履祥之學號有根柢嘗著論

一篇力詆楊維楨爲文妖時人頗傳誦焉

宋克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能彈下飛鳥家饒於財盡費以養客及與少年游飲兒天下亂頗學古兵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游無所合遂泝江淛而還下居以氣節間衣冠爭慕趨之克皆傾身與相接張士誠據吳有部將恃勇横甚數使酒毆辱士類不可近嘗置酒召克飲或勸毋往克笑曰彼惡能勇耶往坐上坐爲說古賢將事其人竦聽至汗浹背居爵下跪起爲克壽竟酒無敢失禮於克其能以氣服人如此性伉直多辨好箴切人過然游士凡至吳者察其賢必與周旋延譽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於諸公開其㫖具之士誠聞其名欲招致幕府克察士誠無成困謝不肎起士誠怒將中以法卒用計獲免雅善爲詩其於書法尤工所作草隸無與輩者最後家益貧稍厯事閭門時時賦詩見志居南宮里與高啓友善啓喜稱之爲作南宮生傳云洪武初薦授翰林侍書終鳳翔府同知啓北郭十友克其一也

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貧患無書以讀傭於昌門南市徐氏爲治藥肆徐氏者故多書主人翁奇行穎敏乃令徧讀所庋書數千卷不三載辭去家無一書顧議論踔厲咸有據依客詢所從得曰得之藥肆翁耳由是名日起洪武初有司延爲學官是時學官無恆秩猶服儒衣中諸生心易之偶取五經相質問行隨方占對詰不能難皆咋舌避去既而謝生徒屏居石湖瀕知府魏觀徒步往訪之不肎見久乃治裝游南京於是國家文法苛嚴人或尼之笑應曰虎穴中可遨嬉也往主涼國公藍玉家教授其子弟藥暇用兵法說玉玉頗然許及玉謀叛遂以其黨被誅方張士誠據吳吳人數運礮石貯城四闕自固行竊計曰兵法不云乎柔可制剛儒植弱篠脆而偉者綮布其端冒之卽礮石不能害也及大將軍攻平江果用是策行喜其言中益好談兵然竟坐是死矣行亦嘗豫北郭十友中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二終

康熙乙丑秋七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鈍翁續稿卷五十三目錄

鈍翁續稿卷五十三目錄終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三 文苑二　別稾二十三

楊循吉傳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八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則手足踔掉不能禁人號顚主事枉郎署屢稱病浹歲中移病促數尚書厭而詗之遂疏請致仕歸年才三十一歸久之上書乞追謚建文君援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大略謂以親親言之因當祝景帝今景帝已上謚號矣以遜位言之尤當祝元順帝方順帝之北奔也蓋知天命歸於我明不敢復爭故沒而太祖嘉其恭遜謚之爲順然則建文君追謚之典豈容已哉疏下禮部部中大驚至不能舉故案賴天子寬仁弗辠也正德末武宗南巡聞循吉名召至南京數命爲樂府小令每奏輒稱善然不授以官使廁諸伶閒且諭曰若能爲伶官長乎循吉大悔恨謀於伶臧賢爲請急放歸於是縈鬱頓衰嘉靖中老矣復上九廟頌篘陽求嗣儀報聞晚歲益落寞自爲壙志卒年八十九循吉嘗屏居支硎山下每課誦經史必折松枝爲籌不往復精熟不止所誦多至數千卷不以病故輟也爲文章必潛精涇思者竟日

鄉先達吳寬王鏊悉推重之性狷狹好持短長又好以問學窮人至頰赤不顧故士大夫稱其博而譏其褊南京顧璘語人曰過吳門不可不詣楊先生然亦未易輕詣也循吉既卒吳中好事率剌取谿刻事悉傅之循吉爲談諧資則又不盡然云同縣都穆字元敬居與循吉共里其輩行稍後記問淹洽略相似而文章弗如舉進士歷官禮部郎中乞休加太僕少卿致仕晚益閉戶讀書中夜有取婦者大風雨火滅徧乞不能得衆曰都少卿家有讀書鐙在也及至果得火益其好學如此始穆會

試時與唐寅爭名甚其才名出己上寅既下詔獄被旁或謂穆所致也吳人以此頗非薄之

唐寅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自少爲文章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繆晉日夜縱酒不屑意舉子業諸生或施易之寅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遂舉弘治中鄉試第一巳詹事程敏政爲會試考官或訐寅同舍生關通敏政家人事連寅并寅下獄掠問不承竟坐旁爲吏士大夫無不惋惜者故寅才名益熾寧庶人聞之遣使以金幣聘寅

寅既見庶人陰察其有異志因使酒箕踞爲猘狂不慧狀庶人不能堪乃縱寅歸以是得免於禍寅故跌宕自喜既被旁益放浪詩酒尤長於畫家貧輒鬻以供其友文徵明綮高寅才而塈其如此每以言懇勉之寅遂與徵明書曰竊聞累呼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荊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竊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自分搰囊泣血鞶於鳥獸而君卿猶恐其辠戾殷

勤教督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矣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氏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皿獲奉君卿頡頏鰲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放軼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亾付之談笑顧亦能忼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愛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齊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有此士也蕪歲月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牽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

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熟談論之戶轍鼓古而贊升日而稱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蹈虎口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舉頭搶地卒之崑岡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狠衆乃食人馬鼇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督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俛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墜乎君卿僕季同心者於兹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兹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西風鳴枯蕭然踦客計無所之將春掇桑椹秋拾橡實餘者不逮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歔欷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强執鋭與荊吳劍士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勳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欲周旋世間又遭叵測禍與命期皐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闚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僇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揣願繼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藴奥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歿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拊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僕縱輕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則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使復鹿鹿

塵中屈身俛眉以竊衣食士大夫其謂僕何後世其謂唐生何縱日輕富貴猶豪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惟君卿察之寅所著書竟未就而卒

徐禎卿傳

徐禎卿字昌穀一字昌國常熟人徙吳縣自少穎異家不蓄一書然無所不通甫冠講求作詩之要爲談藝錄受知於鄉先生楊循吉沈周尤與唐寅祝允明文璧相友善稱四才子舉弘治末進士在京師與李夢陽游夢陽方以辭章雄海內亟推禎卿所作時人又稱李徐既舉進士孝宗遣中使至

內閣問禎卿及陸深名淺以此得入翰林禎卿顧
弗得也授大理寺左寺副乞徙南便養會失囚左
遷國子監博士禎卿雅善賦嘗讀揚雄反騷閔屈
平之含忠獲謗乃作反反騷賦其辭曰稽卭氏之
攸肇兮槩楚均之遐胤庚帝項之流胤兮承靈澤
之汪濊夙黽力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仄卬吾
均之潔修兮羌引軀以伏義播昌烈之赫煜兮集
衆芳之菲菲憤遭世之眊濁兮褋紛揚於江之汜
枉炎漢之微季兮孰臨岷而悼均投東藻之菰丽
兮何理拙而誹淺冤均志而抑道兮冀披誦而有

明惟帝監之有嚴兮敢黨俗而誣貞初均幼志於
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謇厲節以植身兮慕浩蕩
之修謇進亹亹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遒準前修
以其蹈兮追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渠兮經五
常以綴佩靈修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
既沐修之昵澤兮又信言之噲噲苟中路而還好
兮寧于心之有介況光寵之的皪兮衆睊睊而妒
之何有愬讒與招慝兮排蛾眉而錙之颸蕙服之
紛郁兮遭紛娟而幽毀寧遭幽以屏席兮敢詭汙
而合蔵鳳翔林而罥網兮龍行陸而困螘彼鳳與

龍豈無知兮亦處世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玉兮
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長兮比干皇皇而不
忍去世蔑複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涉湘波以
南愬兮睠均心之確忠俗叢蕭而鄙蘭兮實重孽
之所醜效精白以殉軀兮自先聖之所厚秉靈氣
之玄籙兮巾以巫咸之嘉告覽九州以求匹兮寧
閒容之有淑測神占其未然兮豈均曾好此詭疑
諡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身於淤泥餐秀芬以介
南兮竟河清之難竢逆苟生以保舉兮夫何悔於
九死況浮雲之翳翳兮晦洗落其曷排揚陵微而

淪度兮晨北風又雨霾精喪回而不去兮焉拙誠
其未爽人情重於捐故兮焉冀日月之回光懷薜
離與杜蘅兮時不與其有芳褋紕拉以颸波兮馥
烈烈其彌章精氣通於至清兮神髣髴以馮虛駕
玉虬與雲驂兮訪大傒之舊廬聞至道其可承兮
欽均誠之匪懈含伏游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
怪徭貞士之蒙佞兮憤伏鬱而靡悔務光沈於淵
瀨兮將惡浮埃之霏靄忠賢忉忉以若身兮盍有
隱於騶䏶避三仁之所裁兮見歎譽於孔父獨耿
耿而靚侮兮曾吾均之所尤日卬愬之惟誠兮騂

執正於陽矦佗所作文誄感舊賦諸篇皆善世稱其典雅沈鬱雖瞽植陸機不過也禎卿體貌修削目瞳炯炯燭人以多病故好養生之術最後與王守仁論學而說焉竟卒京師年三十三同縣黃省曾字勉之父遺產千金與兄魯曾悉廢其貲購書以讀舉嘉靖中鄉試嘗游守仁之門又從夢陽稱詩夢陽亦數推之然省曾視禎卿稍後起其文益弗逮云魯曾字得之先省曾舉於鄉魯曾子德水字清父省曾子姬水字淳父父子昆弟相繼皆知名

祝允明傳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參政顥之孫武功伯徐有貞外孫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既長濡染二祖遺風遂以文章有名於世舉弘治中鄉試主司王鏊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已而果然鏊自喜以爲能知人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興寧介嶺海其民溺巫而喜訟允明示之禮且餉諸生親授以經學俗爲一變羣盜竄山谷時出焚敓輒設方略捕得三十餘輩民間賴以無警遷應天通判亾何乞身歸允明性通倪翫世自放好飲酒博塞爲俠邪游然每椉閒闔戶著書有叩扉者嘑之若弗聞也尤工書法晚歲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以爲榮居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必名所善客醵飲歌嘑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餘一錢及其卒也幾無以斂云有常熟桑悅者博學强記受知於學士丘濬放爲大言屢以孟軻自況時人皆謂之狂顧數推服允明嘗論文學曰舉天下惟悅最高其次祝某其次羅玘悅字民懌舉成化初鄉試除泰和訓導稍遷長沙通判謫柳州會以艱歸不復出

文徵明傳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先世由衡州徙吳溫州知府林之子少不慧家人或少之父曰兒秊晚成勿慮也長而日誦數千言且好修長者之行弃父喪於溫御屬縣賻贈累千金溫人爲搆亭旌之及家居巡撫都御史俞諫請與相見憐其貧欲遺以金數微諷之徵明陽若弗覺也佗日過徵明居又欲浚其門外渠謂曰術者言渠通則子當得第徵明謹謝曰公毋念渠也通此將損旁民舍諫乃歎服而去絫師事侍郎吳寬太僕卿李應禎

處士沈周先生故其詩文書畫悉有法又善唐寅祝允明徐禎卿皆文章知名士寅善畫允明善書禎卿尤工於詩惟徵明盡兼其長顧三人率跅弛自喜而徵明性方嚴以名檢自厲及遇交游無長少輒又恂恂謙厚三人者舉不及也以是嚴憚徵明久之受知巡撫尚書李克嗣貢至京師用克嗣薦超授翰林院待詔嘗與修國史賜金帛士大夫以爲榮而徵明意忽忽不樂居翰林三年數疏乞歸不許永嘉張孚敬徵明父所取士也以議禮驟貴欲納徵明自助徵明數引避於是方稱疾在告

而會天子杖戍諸廷臣主濮議者徵明愈迫欲歸復三疏乞致事始得請御史鄭洛書乃上書勸留徵明爲翰林重其言雖寢不行朝論韙之既歸杜門以翰墨自適四方賓客造請闐咽爲人固溫然長者然居常廉介自將凡辭受率多不苟尤諳大體前此寧庶人有異志遣使齎金帛招致唐寅及徵明徵明辭疾不往寅既往而佯狂得返時人兩高之且尤推徵明能知幾也已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幷及佗珍玩直百鎰來餽徵明俱不啓封使者固請徵明曰王賜也啓而後辭不恭竟

不啓亦不報謝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向受拜而悉卻其贄曰使小夸知國家法最後寅允明禎卿皆前死而徵明獨老壽用德望文學重於時雖吳中婦孺亦聞其名年九十卒先是文氏故居衡徵明因自號衡山以識吳人至今高卬之稱衡山先生後進與徵明游者甚衆最知名者陳道復陸師道暨王寵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屬道復初名淳後以字行少受經徵明所師道字子傳由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以養母請告歸歸而游徵明門稱弟子凡家居十四年乃復起累尚

寶少卿寵字履吉少與兄都御史守履約同學而名過之徵明長寵二十四歲愛其才折輩行與定交年僅四十死穀祥字祿之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累吏部員外郎以持法忤尚書汪鋐左遷眞定通判以歸累徵不復起與師道俱有淸望年字孔嘉其人亦長者天球字公瑕穀字叔寶天球以書穀以畫皆繼徵明表表吳中者也徵明子彭字壽承國子博士彭弟嘉字休承和州學正亦有名彭孫震孟自有傳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三終

康熙乙丑秋七月同里周公贄校字

鈍翁續稾卷五十四目錄

列傳卷二十四外戚　列女　方伎　宦官

鈍翁續稾卷五十四目錄終

陳揚王傳外戚

陳公逕其名世居揚州無子長女適季氏次淳皇后公既卒以季氏甥爲後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媼王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每遣大臣代祀其明年中都守臣上言伏惟陛下追眷陳氏本末亂宗叟迷兆域軫心揮涕日夕靡遑臣等旁詢父老徧歷郵虛得公葬地在下縣盱眙丘隴如故是宜加樹塋表栞㭊廟祠臣又聞人言公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趑趄遠遯既次南海帥隕君崩卒徙俱溺公

亦舟破中濤脫死海島招攜創殘匍匐沙際累石支釜調糜荷活已而食盡自分喪軀適旁有死馬衆欲烹食曰我饑餓且死食死馬肉亦死死等耳公方彷徨寤白衣人謂公勿食馬肉吾舟挈女悅惚未信俄寤如初是夜櫓聲入耳若寤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公膀曰舟且至柰何不起公驚立熟視身在艬中食頃颶發舟如輪轉公夙諳巫呪叩齒揮神須臾風波靜恬檣柁寧捷同舟謝公共進酒食比至通州送公登岸歸於故里厭弃弓矢假籍符術避地盱眙津里鎮久之始生二女季即皇太后也作配仁祖誕育聖躬公卒年九十有九臣等無任豐異伏惟宋元之交彝綱塗地戎貫滔天神冑攸鍾乾靈未殄皇太后之有父乃陛下之有母也豈偶然哉臣等謹昧死奏帝曰朕固已聞之矣因命中書省爲朕外王父揚王立廟盱眙墓次遣太常卿陳昧往奉安神主祭以太牢其祭器悉自金所造仍製王袞冕王夫人冠服焚之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復酒埽戶凡二百一十家世守王墓有司用歲時行祀禮且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其先所立太廟東故祠遂詔有司徹之云

馬徐王傳外戚

馬公逕其名孝慈高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媼鄭王夫人繼又念王無子與揚王並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及祭其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於考妣云云四年五月宿州新廟成帝召禮部尚書陶凱諭曰皇后德懋塗莘功高任姒佐朕布衣䢋清寰海實惟慶宗發此靈胤惟后父馬翁世籍宿州閔子鄉少事耕農長負膂力疾惡如仇拊順若狎墟中敬憚莫敢頡頏元末使氣殺人藏命定遠已而江淮驛騷閭井饑困

避地轉徙醬器竢時謀諸室人鄭乃以愛女託於
好友郭子與子與豪俠首難收召民兵朕遹歸麾
部稍著勳庸子與顧朕喜曰行且爲女擇配又曰
莫如吾女乃館朕甥盧薦成嘉禮又曰吾女馬公
季女也惟吾夫婦愛如己息肯本嗣徽祥由天定
朕時敬諾周旋有年及登大寶遂正軒龍業有詔
褒贈翁媼矣於是物色嗣息竝遭閔夭朕感悼益
滋雖烝嘗以時而情文未備典禮無稽始卽王塋
闢地作廟奉安神靈俾有司祇供祀事女凱宗伯
賛司人鬼其次第朕言刻諸樂石凱再拜受命二

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以王外親武
忠武聚爲之復洒埽戶凡九十三家其佗禮文悉
視揚王云先是帝嘗訪得后之親族將授以官后
力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用私
妾家且引前世外戚以驕佚致禍爲辭帝善后言
賜金帛而已故馬氏訖無貴顯者

湯祖契妻傳　列女

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故名家女知書有志節
崇禎十五年流賊破歸德將抵睢氏知城必陷豫
以死自誓城既破卽自經及投井皆爲家人所救
氏復誓曰不死非烈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入其
家將牽氏出氏厲聲呵曰若輩倍逆至此行伏天
誅當寸寸磔矣尚敢脅我邪奮駡不絕賊怒遂遇
害　皇清順治中巡按御史列其事以聞　世祖
詔旌其門

戴思恭傳　方伎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唐平南節度使昭之後也
本儒家子好言醫先是義烏朱震亨嘗游許謙先
生之門又嘗學醫於宋中官羅知悌以醫知名學
者稱丹谿先生思恭父欲善震亨遣其子從之游

震亨奇思恭穎悟盡告以所學而思恭尤邃於醫
因亦以醫名東南洪武中太祖召至京數供事內
廷二十五年秋思恭年近七十欲使領太醫院事
以老疾辭遂授御醫詔風雨免朝燕王病瘕醫官
韓公懋治之既瘉輒發辭曰臣伎殫矣請召思恭
思恭至視其方皆是也問王何嗜曰嗜芹思恭曰
得之矣和藥以進燕王夜暴下皆蝗也晉王有疾
亦嘗延致思恭其後王薨太祖怒盡逮繫晉府僚
屬時思恭方侍左右從容進曰曩者臣受知於王
王飲臣之藥數矣然臣竊以聞戒王此疾復作法

不治也今乃果然太祖爲之改容所逮者皆得免其善悟人主意如此太祖大漸力疾御左順門詰責諸醫侍疾無狀悉付詔獄獨名原禮慰勞曰女仁義人也於女無與慎勿恐思恭頓首謝越十有六日而帝遂晏駕矣太孫即位竟擢思恭院使逮王來入朝思恭告王以太祖語王爲太息大書仁義二字賜之肅王慶王爲作詩若贊一章士大夫咸以爲榮永樂初又以老疾辭弗從至再四始許致事仍賜金帛誥命未幾復遣使召至京思恭病不能行以安車迎入成祖憫其老命勿拜猶臥官

舍惟特召乃進見數月復乞骸骨歸既抵里具牲醪往謁震亭墓陳所賜金帛於前歎曰凡某得荷謬恩至此者皆先生教也是歲卒於家年八十二震亭之學長於內經惟思恭能得其傳以授吳人王賓先生賓復授盛寅韓凝其後寅凝兩人皆以此致貴顯矣始思恭與學士宋濂同里相善濂嘗效司馬遷作太倉公傳歷序思恭療疾奇中者爲文以贈文多故不載思恭同門友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博通傳記能詩文工畫亦善爲方與思恭齊名所著醫書累百卷前思恭卒

滑壽傳　方伎

滑壽字伯仁許昌人元初其祖官江南自許昌徙儀眞始生壽壽學於韓說先生日記數千言操筆爲文章立就溫雅有法尤長於樂府鎭江王居中以醫客儀眞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能習之乎壽既終卷請於師曰素問爲說非不備也而篇次不無錯簡某將彙萃爲十二類難經本素問之旨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實多某將原本其義爲注而傳之

先生亦許某乎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吾守師說者無以語子子過我矣自是壽學日進益求張仲景劉完素李杲三家書博通之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自號攖寧生名播吳楚間嘗以秋日游吳值富人婦臨產不下輒呼壽壽有他故不得往下階拾新落桐葉與之曰以鬻飲未食頃報已乳矣或問其故壽曰醫特意耳夫妊及期而不乳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以此助之斯其氣足矣故乳壽之神效多此類年七十餘狀貌如童子步履輕矯飲酒輒無算有延致之者無問貧富賤

貧必爲盡力治療故率皆德之所著絫問鈔難經本義十四經發揮諸書危絫宋濂皆嘗爲之序云

王振傳 宦官

王振山西蔚州人幼以閹入司禮監讀書出事英宗於東宮爲局郎帝即位超授司禮監太監漸有寵振性巧佞善迎合人主意是時英宗春秋方富誠孝太皇太后與聞朝政嘗御便殿召諸大臣英國公輔內閣士奇榮溥尚書濙入太后從女官數十人悉佩刀劍環列英宗西向立英國公東向閣臣及尚書西向皆立於皇帝下太后與諸大臣議

事人人有所懲勉既而宣振至俛伏太后頓作色曰爾侍皇帝多不律辠當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亦皆跪頃之太后色稍平乃曰再犯不爾貸也故振終太后世逆自斂戢及太后崩英宗不親政事其權一歸於振振始怙寵驕恣俛視諸大臣自成國公朱勇而下見率郤行唯唯受命不敢講鈞敵之禮而帝亦益親倚振加振從子千戶山錦衣衛指揮同知已又授山弟林指揮僉事皆予世襲又賜振金幣無算以敕勞之至謂振在朕左右幾二十載保衛調護克盡乃心正

言忠告實多裨益其見寵待如此振益弄威柄無所忌監察御史李儼以遇振不跪下獄遣戍侍講劉球以應詔陳言大理少卿薛瑄以平反俱忤振意球被支解獄中瑄亦論死僅而得免內使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先後坐匿名書數振辠惡所司律以誹謗妖言詔即磔之不覆奏由是振威震朝廷帝惟其言是聽時時嘑王先生每問左右王先生云何正統十四年秋七月虜酋也先入寇振勸帝親征敗績於土木振與其從子林皆死先是寇至塞下詔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禦之師已出矣

而振與其私人謀思欲挾車駕邀不世功遂以親征勸帝帝從之詔下二日即行且特命郕王監國諸臣交章諫率不能回帝意扈從文武吏士倉黃就道車駕抵宣府風雨交作井源敗報踵至從行諸臣疑懼復交章請駐蹕振怒悉驅之使前略[illegible]進踰鷄鳴山欽天監正彭德清沮振振猶詬怒學士曹鼐曰臣下命不足惜柰天子何終不聽八月己酉進抵大同暮有黑雲如繖壓御營上靁雹風雨復大作鎮守太監郭敬密爲振言虜埶叵測不可復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師徹夜行不止壬戌

次土木驛距懷來僅二十里虜追騎已迫衆欲入保懷來城會振輜重數百兩未至遂留車駕以待甫踰日虜縱騎襲擊我師師大潰解甲弃刃相蹂蹈死者過半振既被殺而帝遂爲虜所獲矣懷來守臣以聞郕王召見百官於是侍郎于謙等請正振辠王猶與未決謙等力言振傾危社稷不赤其族無以謝天下因相率號慟王乃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往籍振家羣譟曰振黨也爭毆順立斃又毆其長隨毛貴王某者亦斃尸三人於東安門軍民猶奮擊不已遂縛振從子山於市族屬無長少皆

斬其黨以輕重治辠有差既籍振家振私第別業數區無不弘壯鉅麗擬於掖廷所藏玉盤徑尺者凡十珊瑚高六尺以上者七八廄馬萬餘佗金帛珍玩稱是皆沒於官天順元年帝猶憫念振從太監劉恆言命復振官爵刻木爲振形招䰟以葬且立祠智化寺寺故振所建也凡費金錢鉅萬至是賜額曰旌忠始英宗在虜營景帝使使者李實等往迓實衆聞流涕爲帝具言振擅政喪師之辠帝亦憮然悔曰此朕不明所致也及既復位則又厚卹振中官死後得立祠賜額者自振始

曹吉祥傳　宦官

曹吉祥不知所以進正統間屢擢司設監太監是時方出征麓川及鄧茂七諸寇皆命吉祥監督軍務招諸達官工騎射者隸麾下凡百數十人吉祥每煦煦市小恩諸達官故樂爲用英宗之在南宮也偕從子欽與石亨等謀矯稱皇太后旨往迎太上皇復位遂率麾下諸達官以從既有功召入司禮監進封欽昭武伯擢欽兄鐸鐸弟鉉及從兄鏞俱都督諸達官亦冒其功悉以次陞賞帝寵待吉祥父子視石亨輩略相當吉祥怙寵貪沓與亨表

裏爲姦利數賣官鬻獄侵奪細民田廬又數肆邀求帝多屈意從之時人竝嗁曹石及亨誅凡從亨冒功者皆革㡿惟吉祥庇其黨自如錦衣衛僉事逯杲與交惡頗伺其父子陰事吉祥始懼自念曹石本一體人也亨既得辠已不得獨完乃以計厚拊諸達官犒勞不貲諸達官亦以吉祥執始則禍且至益相與要約爲死黨由是始有邪謀矣欽又招吉祥門下客馮益屏人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應曰有之君家魏武帝是也欽喜竊自負既而坐錦衣百戶曹福來事科道官交章劾

欽皋福來者欽家奴也亦以冒功受官嘗病狂出逃欽私遣奴亮逐得之搒掠幾斃帝大怒手勅章示欽曰不悛者皋死因降敕戒諭公侯伯都督諸武臣時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初石亨之誅帝亦敕諭諸臣然後收繫至是吉祥欽懼不免又逯杲伺欽益急於是其謀滋甚欽部署諸達官於外而吉祥潛為內詗謀已定未有以發也會命懷寧伯孫鏜統軍西征剋期視朝臨遣欽遂謀以是日舉兵先一夕置酒飲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都指揮馬亮等於家告之曰縣官意叵測不速發必為石

氏續若輩亦并菹醢矣衆皆曰善夜未半馬亮者慮事不濟中悔遁從酒閒亾去詣恭順侯吳瑾告變瑾卽以聞帝大驚立繫吉祥禁中且詔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勿得啓欽未之知也夜漏將盡率其黨馳騎殺逯杲於私舍已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所傷閣臣李賢於東朝房挾之令上章雪已已遂焚東長安門不得入去殺吳瑾於道促攻東安門孫鏜急集官軍逐賊欽駐兵東大市街與相距天向曙其黨稍稍遁去鐸鉉鏞三人被殺欽亦受創從數騎悉安定東直齊化諸門欲踰城竄又皆不得出始復悉還其家赴井死日晡天子御午門詔百官鞫吉祥於廷越明日磔諸市并磔欽等尸以徇諸達官及其親故同謀者後先皆伏誅籍其家財賚將士其客馮益亦死先是欽之見寵待也附離者立至要職惟欽婦翁賀老屏居窮巷中絕不與往來欽欲予以官固拒不可故欽敗而賀老者獨得脫時人率多其智

擬明史列傳卷二十四終

康熙乙丑秋七月同里周公贊校字

族譜序

宗法之亾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賢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優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余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鬬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額欲率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爲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

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諱言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丁世孫宛華序

鈍翁續稾卷五十五目錄

鈍翁續稾卷五十五目錄終

蘇州汪氏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得 字逸　詳見後　一子本海或云五子世遠無考

本海 字逸　詳見後　四子顯某某諱仲叔俱無考

顯 無子以異姓子本爲後其後徙無錫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謙 字仲虛　詳見後　一子道

道 字公達號一朴　詳見後　五子櫺樺桂明德係庶出

櫺 一子源澄

源澄 字世聯　絕

樺 號東亭　四子源涇源瀾源洲源湘

源涇 絕

源瀾 絕

源洲 夭

源湘 一子定

定 絕

桂 字子芳號感椿　詳見後　二子源清源淇

源清 字世潔　一子自隆

自隆 五子超鵬超鰲超鸚超鵾超虬

超鵬 絕

鈍翁別稾 族譜

起鵑 瑒

起煮 絕

起鶚 號侍堂 無子以起元長子序爲後

起虬 號敬萱 絕

淡 字世發號石塘 詳見後 四子善禧言哲 善哲係庶出

善 絕

禧 字延之號研山 詳見後 三子起龍起鳳起鶴

起龍 字伯雨號玄圃 詳見後 十子度康庚康璞庭庸瓦瑞歐湄摩 湄摩係庶出

起鳳 字無朋號來虞 詳見後 七子庶廣學慶希汲灝希浚 灝浚係庶出

起鶴 字聞子 詳見後 三子府廉磎

言 一子起鸞

起鸞 字鳴和長洲學附生 絕

哲 號侍塘別付壽官 一子起元

起元 字貞復 三子序慶廉 序出嗣起鶚後

鈍翁別稾 族譜

研山公長房伯雨府君下一支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明 絕

穗 一子巨川

巨川 二子逢時遇時

逢時 絕

遇時 絕

度 字子貞 無子以弟廣州公爲後 廣州公既殁以幼子萬祚爲之後

庚 字子載長洲學附生 二子球瑤

球 未娶夭

瑤 字仲翔 絕

康 字子凱吳學附生 一子璣

璣 字嵩令 二子嘉雯

嘉 字令德

雯 字雲儀

慶 字子美吳學附生 一子玉

玉 字玉衡府學附生

一子玨

二子譓詮

庭 字子政
絕

庸 字子常

孫瑞 原名庸依父中遠公命嗣長兄度後崇安令名字肅卜順治丁亥進士累官廣州知府復歸後本生
四子樹聲樹滋樹屏萬祚 滋屏俱殤萬祚係

樹聲 字先予官旗生
一子俠

庶出出嗣子貞公後

歙 絕

涓 字滄洲原名應字肴徵吏員現任太不如縣
三子瑾璜瑛

瑾 字小瑜太學生
考授縣丞
一子儒

璜 字陽復

瑛 字紫玉

摩 字君崖

璘 字以玠

三子璘璨夢奎

璨 字山文

論爲兄後　琬

按魯公孫嬰齊爲兄歸父後春秋書仲嬰齊卒孔子許之乎抑譏之也說者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孔子蓋譏之也今吾子貞公夭而無子廣州公幼鞠於其嫂及宦於廣遂以次子爲子貞公後君子善之善其不以仁害義不以私廢禮也或謂宜嗣次房長子不則嗣廣州公長子此則不然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適子不得後大宗說者曰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廣州公其知禮意矣然則古無以長子爲兄後者與曰有之子思之兄死子思使白也繼之此孔氏之變禮也

研山公次房聚廣府君下一支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庶 字鄰伎崇禎壬午舉人

珣 字在之長洲學附生

潭 原名譎字處默副榜貢生

裕 字乃弘太學生

一子珣

六子漘謨大勳敷麟藩

一子裕

謨 字允孚 奥學武生 二子愼 達吉

愼 字五典

大勳 字彥猷 長洲學武生

廙 字次馮 附例太學生 六子瑗珽璉漪 項璵 琦項璵 係庶出

瑗 字奇璞 長洲學附生 三子允諧丕訓賡謨

允諧 字進猷

丕訓 字昭垂 二子基留

基 字青田

賡謨 字而成

珽 字搢略 長洲學附生 三子縄紹紳

縄 字上武 二子奭奎

紹 字上猷 一子宸

紳 字上苑

子

璉 別見後

琦 字萬郊 長洲學附生 徙居盱眙 三子有讜謀詒 奉父次馮公命以有讜嗣弟修能後

謀 字 子

詒 字 子

項 字修能 奥學附生 未娶夭 以萬郊長子有讜爲後

有讜 字 子 本萬郊

璵 字弦升 徙居山東高苑

子

廖 字與叔 附例太學生 四子瑺大受琮 璵俱庶出 瑱 琮俱殤

大受 字龍彥 府學附生 三子諟訢訥

諟 字自聰 子

訢 字 子

瑱 字青寬 二子訥詁

訥 字敬功 子

㝢 字維億 長洲學附生 一子寶璐

寶璐 字寶文 附例太學生 一子廷濟

希汲 原名庭 字均萬 崇禎丙子舉人 允綱 字斐昭 太學生 現任彰德府通

份 字武暫 太學生

歷任沂州知州判
二子攸介元綱
攸介錫
四子份侃僎何

瀝 字日遠長洲學庠生
四子棐楷樹德
桓
棐楷桓係庶出

棐 字仲歐

楷 字正書

侃 字又衛

僎 字文升

何 字功人

希浚 字宜有吳學附生
二子璟琯珩

樹德 字又三
一子儼

桓 字雙表

璟 字

琯 字

珩 字

附見

次馮公下另一支

十世

璡 改名漢汪字廣之吳學附生出嗣外祖通政使毛具茨公後
四子攸齊登第學詩家楨

十一世

攸齊 字卜臣歸安學增生

登第 字洲臣府學增生

十二世

學詩 字二南
一子學里

家楨 字周士
無子

論爲外祖後

琬

廣之之嗣於毛也始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予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始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鬼神不歆非族嘗廣之之

歲時祭告也毛之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於禮失孰甚焉然則返汪之姓守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之志者或謂世俗往往養佗姓子爲後爲所養後者安如之何予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有後也安立別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

嗟乎人各止一本今廣之之子既以其芺毛公爲曾祖矣復以我布政公爲曾祖是二本也卜臣昴弟凡四人而惟一南有子假令時無子者將立毛氏以爲之後乎抑立我宗以爲之後乎卜臣順號讀書知道理而不急思反本吾不得其解也或曰廣之蓋嘗分受其芺公之產矣如之何其可忘也予曰不然外祖無嫡嗣以外孫奉外祖之命而承其產理直詞順又何必託諸爲後以蹈此非禮之舉哉鈍翁琬再記

研山公三房闓于府君下一支

九世

膺 字元御號玉宗 詳見後
三子琬學朱珮學朱出嗣樹美公後

十世

琬 字苕文號鈍翁 順治乙未進士 歷任刑部郎中戶部主事
六子筠樹稷做謝敦詒景蘇龍樹自穗以下俱庶出

十一世

筠 字高吹 詳見後
無子

十二世

廉 字簡當號謙山 詳見後
四子珣璘珊琥

珮 字南賓 詳見後
無子

珣 字上輔吳江學附生
三子守謐敦詩出嗣西齋後 嗣坊 敦詩出

謐 字敘都
二子樹威觀光

璘 字宸臣府學附生
二子其宸羣

珊 字西齋長洲學附生
無子以上輯次子敦詩爲後

琥 字𦬆友

子

膺 字樹美 詳見後
二子穰靖俱殤以玉宗府君次子學朱爲後

𧷤 字備九號拙菴 詳見後
二子邁蘇涵質

邁 字德存吳江學附生
未娶夭

涵 字蘭若

子

論爲未娶者後

琬

或疑未娶不宜有後予告之曰古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禮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二十以上皆冠者也而可不爲之置後與禮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夫殤宜無後者也然且

有時乎置後此先王之不得已如檀弓所載童
汪踦之屬其殆禮之變也而況不爲殤者與是
故吾族弟頊吾從子遵慧皆宜有後爲之置後
者是而疑之者非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壄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爲之後者所以重
祖禰也義不繫乎既娶與未娶也而顧欲以未
娶格之是知母而不知父者也

南費之屬疾也親執兒子涵質手而立以爲
後及指九與長子遵慧用繼蚤世於是涵質
復歸後其父而南費無嗣矣今吾既葬南費
夫婦歲時埽祀之禮不闕吾又奉有幼子景
蘇甫時俟其稍長欲命奉南費夫婦之主吾
己心許南費有日矣惟南費生而苦貧所存
僅薄産百畝耳涵質有之已久吾不忍奪也
儻吾蓄積之後景蘇能繼吾志讓諸涵質向
不有則可謂之孝矣不然兄弟爭産微隔吾
日不聰即吾族亦當屏景蘇勿與齒也戒之
戒之如景蘇不育而涵質有子宜以其子繼
遵慧而身仍爲南費之後庶不負南費執手
之意也夫　鈍
翁琬再記

附見

貞復公下一支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廣 字君浩 絶

庶 字叔茂 一子禎

禎 字敍碧 子

侍萱下一支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庠 字嗣殷 本貞復公子 四子琳珍璠璵

琳 夭

珍 號玉湖 子 無錫 徙居

璠 字楚玉 子

璵 字魯玉 子

始祖諱得居蘇之長洲縣石塘橋始從張士誠軍
吳元年丁未歸徐大將軍達麾下併本衛中所
遂爲衛官籍配黃氏繼李氏合葬桃花塢北洌
二尙利字圩
二世祖諱本海配王氏祔葬桃花塢
仲虛府君諱謙字仲虛配陳氏祔葬桃花塢
一村府君諱道通字公達別號一村鄉飲大賓壽
六十七配林碩人合葬吳縣梅灣山府君爲人
忠誠惇厚無疾言遽色人望而知爲長者
感椿府君諱桂字子芳一村府君第三子吳縣學

生庭前有椿樹高五尺抱可三人以上因名其
堂感椿待詔文徵仲先生扁其額遂以此自號
享年四十六配李碩人祔葬梅灣
石塘府君諱源濴字世發別號石塘感椿府君次
子享年六十五以孫起鳳貴贈中憲大夫江西
右參政葬梅灣新阡配盧淑人享年七十三葬
長洲縣廿四都奉字圩
研山府君諱禧字延之別號研山石塘府君次子
萬曆丙子舉人享年五十七以子起鳳貴累贈
中憲大夫江西右參政配周淑人享年六十六

合葬吳縣寶華南火字圩新阡府君留心經世
尤長天官地理之學至今吳中談地理者俱推
服不衰行實另詳墓誌銘及別傳
閒于府君諱起鶴字閒于研山府君第三子廩例
太學生生萬曆戊寅九月十日卒己未七月二
十四日享年四十二配湯碩人生萬曆己卯正
月二十五日卒崇禎戊寅八月五日享年六十
合葬吳縣鄧尉山十九都十八啚賓字圩府君
性嚴整爲學嗜古文詞所作時義典麗有則其
名與伯仲相頡頏自仲兄來虞府君旣貴益閉

戶衞謹未嘗有世俗貴介態士類歎息以爲難
玉淙府君諱脩字元御別號玉淙閒于府君長子
天啓丁卯舉人生萬曆甲辰七月十八日卒崇
禎甲戌七月八日享年三十一所著有寸碧堂
稾行世以子琬貴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配徐
安人生萬曆乙巳三月十八日卒順治丁亥十
二月四日享年四十三合葬吳縣堯峰新阡行
實另詳先府君事略
附見
伯雨府君諱起龍字伯雨別號玄開研山府君長

子附例太學生鄉飲賓享季六十八以子永瑞
貤贈中憲大夫刑部郎中配張恭人府君爲人
仁厚與人言惟恐傷之吳中稱府君謂陳太丘
王彥方復出也

來虞府君諱起鳳字鳴朋別號來虞研山府君次
子萬曆辛丑進士歷揭陽知縣工部郎中江西
右參政按察使廣東左右布政使權奄魏忠賢
擅權遣使入廣以催辦竹木爲名陰諷立生祠
有劣處經歷陳嵩者倡其議府君怒杖斃之
由是忤忠賢適會推浙江巡撫矯旨勒令閑住

崇禎初復補原官分巡海南道卒於任享季六
十配徐繼丁皆淑人府君行實另詳季諦及吳
縣志

讓水府君諱廉字簡常別號讓水閩于府君次子
長洲恩貢生以推官改授鄞縣知縣涖任未幾
卒享季五十三配袁氏享季五十七

樹美府君諱㢠字樹美閩于府君第三子享季二
十九配吳氏享季三十二

拙菴原名琰字搢九改名學朱別號拙菴玉淙府
君次子吳江歲貢生出嗣季父樹美公後享季
四十一　時文譽翕然所著有拙菴四種藏於
家配袁氏享季四十五

南費名珮字南費吳學附學生玉淙府君第三子
享季二十八配王氏享季三十六合葬姑蘇山
下行實另詳墓誌銘

伯子筠字禹吹吳江學附學生鈍翁長子妣袁安
人季三十二所著有箸菴遺稿行世娶毛氏無
子鈍翁權命叔子穀詒爲之後

徐僜成公幼子生而有文在其兩手左水右
王因命名曰汪其後遂以爲氏（或云食采於汪按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未聞以王父名者且周人重諱決不爲此非禮之舉食采近是）有名

踦者（踦左傳作錡）以童子汪郎之戰與孔子同時
見於禮記及左氏傳漢建安三季有名文和
者爲會稽令始居新安（或云文和漢龍驤將軍非是）新安
之族至唐越國公華而始大（或云公始名世華避唐諱去世字又相傳有二弟世英世榮又越國公行狀載公子男八人長建次璨達廣遜逵爽俊）
於是子姓蕃衍散而佗之徧於吳越江楚之
間芻及隴右史家所謂旺古族者皆其裔也
宋元以來以文章釋褐登執政列侍從者指
不勝屈而吳越爲盛若吾宗不知徙自何時

或云自新安來居平江之陸侍郎橋橋在今
府城閶門内世系久遠疑莫能詳也故斷以
明初隸蘇州衞官籍諱得者爲始祖云

蘇州汪氏族譜終

鈍翁續稾卷五十六目錄
先府君事略二十四則

鈍翁續稾卷五十六目錄終

奉政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illegible]男琬謹述

府君棄諸孤蚤歿不及習知嘉言善行稍長所聞於先宜人及舅氏徐仲威先生仲父鄞縣府君者特什百之一二爾歿再四追繹用敢述其所知闕其所不知恆兢兢以上誣先德下疑後人爲懼絕無誇詞贗語庶幾可免罪戾云

府君童季即喜爲詩方從蒙師張咸所先生肄游每課讀稍暇輒私賦一詩既就必乞張先生和先生謝不能必强之成章予幼時猶及見小冊

三四葉有殊筆圈點絕精工皆府君在童塾與先生聯句詩也

先宜人來歸時府君方延名儒陸君飛先生於家陸先生有時譽持師道甚嚴重每夜整衣冠相對誦讀不五鼓不止府君臥聞雞鳴即起趨書塾如是累月遂大病祖母湯碩人與曾外祖母徐素鍾愛府君憐其質羸又不敢開諸陸先生私以錢賄持更者命移更鼓差蚤冀府君得稍息也不期季府君學業大就

甲子科府君初赴鄉試文譽益振先是申文定公與研山公爲研席交文定長子尚書玄扈公聞府君才索闈墨觀之歎曰此必速甚者也聞于爲有子矣

甲子臨試時府君猶未諳二三場文體張咸所先生以爲言因取程表一篇示府君府君讀一過曰易耳其後丁卯中式表最擧贍詳整爲士林傳誦

府君爲文敏速每與交游文會必後至見題必周行室中二義腹稾俱就方入坐落筆往往日甫午也同會者聞府君磨墨聲即驚相告曰汪元

御文巳了矣吾輩未成一義如何

府君在闈中起七義稾略不停筆既成稍點定數字而巳昏時即巳出闈每試皆然

丁卯試二場府君將出投卷方蹋號房門有江北一士子力持府君衣乞觀判語府君不得巳爲屬稾始悟判未爲草也復返本號補之是科中式

府君戊辰下第歸未踰季即遘疾辛未計偕强扶疾至淮賦數詩而歸竟不復赴公車矣

府君嘗改服如黃冠佩劍懸一壷子登陽山[illegible]詩

石上不列姓名見者或疑爲僊又嘗與友人步
登大石雲泉菴燒筍食之冒雨疾趨下呼酒痛
飲竟夕於是始病咯血
府君喜游山水晚秊既病輒寓居虎丘及西湖上
或累月忘返遺稾中最多虎丘武林詩
府君好琴有琴師潘正初者朝夕游予家每遇風
月之下府君數自鼓一二曲雖冗不廢也
張咸所先生縲而貧依府君居府君常賃屋三間
爲置一夔衣食皆自府君出予幼時猶嘗過其
室見之府君不遺故舊如此

鈍翁別稾　三

府君病咯血猶苦吟不已先安人微規之府君曰
時義不傳所賴以傳者詩耳微此吾其朽矣
府君秊未三十以病故鬢髮有白者嘗在西湖上
賦見白髮寄兩弟詩落句云我欲徧教頭上白
與君俱作看山翁眞蹟猶在
府君行楷書仿趙文敏公能入其室得者頗寶重
之
府君孝友仁愛雖下至家人亦竟歲不加譴有僕
張華者頗耽酒府君嘗授一束命馳往友人家
此僕出與同輩痛飲市中至昏後竟歸醉臥明

旦呼問之此僕略不省前命所授束亦遺去府
君僅訴詈一二聲而已
府君嘗醵千金會友壻子朱某者與焉朱斂得親
友金即佗遁貽累府君代償每索者至門先安
人微有慍色府君怡然不屑也
府君好用竹弩習射或游埜外必命童子負弩以
從
府君與錢家長姑最友愛府君病篤姑泣禱關壯
繆像前且曰神昆弟異姓尚誓同生死況氏親
手足乎吾弟病不起氏不願生後果繼府君而
歿相距僅三月耳知者皆以爲異

鈍翁別稾　四

琬童時絕獰劣府君頗不甚督責嘗私語先安人
曰二郎異時當有成就二郎謂琬也府君既歿
安人數引此語勉琬力學琬今老矣猶碌碌如
此負兩大人之訓痛哉
琬甫六歲嘗夜侍府君及先安人飲府君忽詢琬
若長大欲富乎欲貴乎琬以貴對府君問故琬
率爾曰貴則富可期也府君指琬訶示先安人
曰此子不材異時將以墨敗琬故居官頗自謹
飭葢不敢忘府君訓也

府君分受先世遺產僅三項所居在城西委巷直僅三百金平時恥事干謁登鄉薦七年有司莫識其面晚益嬉遨山水間由是家益落先宜人始則典質簪珥繼則百方假貸以資府君藥餌府君性蕭灑未嘗置問也

青屋僅兩間其庭植竹數十個梅桂各一本而已後於居旁闢地一區又悉以植竹府君既歿地遂蕪廢不數年竹亦窮矣

府君在西湖上嘗泛舟戲訪小青舊居有詩云回波倩影指痕鮮倩女游魂未可傳最是春風能寫照西泠流水斷橋煙又溼雲如髻水如鬟處士東鄰俗玉顏千樹梅學愁不墮小青只合嫁孤山二詩不載集中或以小青傳益出好事之筆本無其人故耶

先府君事略終

鈍翁前後類藁一百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汪琬撰琬有堯峯文抄已著錄始琬請告以前所作詩文自輯爲類藁六十二卷先刊板置之堯峯皆山閣其歸田後十三年之作則輯爲續藁三十卷又取明史列傳稿一百七十五首附以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畧爲別集二十六卷有周公贄者爲校刻之後琬復自芟擇取其愜意者爲堯峯詩文鈔屬林佶繕本刊行世間多有其本而類藁原刻遂不顯矣

改亭文集十六卷詩集六卷

〔清〕計東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計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改亭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提要

改亭集者亾友計君甫草所爲古文以能文章蜚聲盛名交遊皆海內知名士申客遊中州過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舉於京兆後四年江南奏銷案起絓黜籍遂絕意仕宦而君家故貧母老勢不能不饕殘於客故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所至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故宗伯王文貞公與今相國宛平公父子間尤器重君常欲薦君會

今上舉博學鴻詞科天下材藝之士皆徵詣

闕而君不幸先一年歿矣此知君者所以爲之叅欷涕洟而惜君之不遇也憶予交君時甫逾弱冠君與恭士長於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見盛相推許且曰異日功名嚴鄭公李贊皇流輩也予愕不敢應爲面發赤而心怦怦者久之其後予起家郡倅歷曹郎俛仰二十餘年乃遭逢

聖天子特達之知謬被拔擢自畿輔觀察不數年遂把節旄再移重鎮自顧充位竊祿碌碌無所豎立負媿我友每追憶冁語予之面發赤而心怦怦者蓋日益甚也因而屈指君之歿且將廿年恭士

歿亦四五年而予亦已衰老矣今官君之鄉序君遺集其能無車過腹痛之感也夫君常謂吾鄉湯潛菴講程朱之學又從長洲汪鈍翁講歐曾之學故論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於世無待予言故聊追述疇昔知己戲笑之語以識予媿云君名東甫草其字吳江人予默好學攻文章能世其家康熙癸酉三月商丘宋犖序

原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蹤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頹垣壟田荒烟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凉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嶄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淸湍緜亙而不絶至於苑囿馬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啼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邈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附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韜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答宴飮别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跋陟

齊魯秦蜀荆吳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乎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縶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步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頋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愧也長洲同學弟汪琬拜撰

傳

孝廉諱東字甫草改亭其別號也吳江人而籍嘉興父名故名士君自幼跳盪不常父憂之先輩吳翺獨器之曰此非常兒年十五補諸生餼於庠文學日起會遭世變不願應舉家居取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盡讀之求義理旨歸治亂得失之要下至權衡兵法陰陽占候之術靡不通習皆著籌南五論于閣部史公公奇之時人未之測也久之丁父喪家多難母老貧無以養於是慨然投袂出試於有司辛卯中乙榜乙未貢入太學丁酉舉京兆第七人

御試第二名動長安時吏部選人集者千餘聞唱君名相顧讙曰是江南計甫草耶爭迎而揖之然君三上春官不第旋遭奏銷一案罣誤被黜黜後十六年嬰瘍疾以殁歲止五十有二嗚呼君之一生盡於此矣君旣放廢不得志出遊四方嘗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洺漳邢魏東之濟兖遍覽山川雲物草木蟲魚之狀所至結交賢士大夫相與銜杯贈言而去故其詩文日富縱横跌宕務合古人之法亦極其才力而後已其在吾吳狎主齊盟與

我輩横經說劒議論風發一座盡傾間或激不平之鳴嘻笑怒罵無所不有見者怪之予笑曰此狂奴故態耳然君內行修謹事母至孝友于同父兄弟推及羣從皆親且愛之有才子準早夭策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其情有足悲者座主曹學士宋中允之歸也君以醫藥侍疾於揚州流連不去迨歿悉經紀其喪友人吳兆寬流徙出關君周恤其家以愛女字其弱子吳既赦還復緣奏銷累君割産以償吾讓還其半相如如初則其于家庭師友之間可謂無遺憾矣又微其逸事嘗在鄴城

徧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頹隍荒草中賦詩弔之開請當事爲封土三尺禁人樵牧其上立石誌之日明詩人謝榛之墓又過順德懇逆旅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黃落滿堦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零雨飛霜無地可避者其遺址在否遂徒步入城遍求不可得乃於郡署旁廢圃中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觀者皆大笑以爲狂生也又至禾中金明寺上陶朱公書自稱世通家索其始祖計然七策以爲致富之方其落拓自奇若此君在宋中一見今中丞宋公牧仲歎爲俊傑非常以嚴鄭公李贊皇許之公愕不敢應今君歿二十年而宋公開府江南聲望赫然世皆稱君爲知人故攺亭集之刻宋公序以傳焉

論曰計子卒後三載天子開博學鴻儒之科拔置詞林識者謂使君而在不當若是邀耶有其才無其時良可惜也吾聞君之先人嘗作蟄菴命君讀書其中君亦爲文記之昔賢有云丈夫得時則龍蛇不得時則蚯蚓夫龍蛇蟄也蚯蚓亦蟄也計子之道其殆終於蟄乎

長洲同學尤侗譔

改亭文集目錄

序

卷四

序

序

卷五

序

卷六

序

卷七

序

送王子重還楚序
送張生陽如南歸序
賀繆念齋狀元及第序
太保王先生七十壽序
倪伯屏先生七十壽序
龐太夫人壽詩序
兵備副使方公壽序
陳親侍詩集序
宋既庭五十壽序
張禹定九十壽序

倪母朱夫人壽序
郭母張夫人壽序
張九臨五十壽序
從祖儒亭先生七十壽序
儒亭先生家慶詩序
聖初兄五十壽序

卷八

記

宣城施氏義田記
志濬縣子貢墓記

沂州朱氏孝友世德記
武氏三烈記
揚州史氏宗祠記
嘉定侯氏宗祠記
卓氏傳經堂記
戴公石泉畫像記
韞光樓記
黃州朱氏祠堂記
見山樓記

卷九

記

蘭言堂記
賓日堂記
猗園記
看雲亭記
濬園記
懷岫軒記
想想園記
穀似堂記
百一齋記

卷十六

行狀

先孝廉文舊分四集曰甫里曰汝穎曰竹林曰中州其詩則總名狂山吟然亦分數集焉迨長洲汪先生刪甫里以下諸文都爲改亭集而嗣子蒸村老人因遂悉編狂山諸吟別爲改亭詩集其任而刻之者爲商邱宋公山右王公行於世已五十餘年矣顧自蒸邨歿後緘縢不慎板歸蠹蝕家甫培廷府君有志重刊命兄鉌搜其書藏讀書樂園將讐對以付剞劂氏後以易簀不果戊辰長夏無事追念前修竊感孝廉之淸文與府君之素願不能無待於後爰與兄子嘉禾較勘遺謬其有原刻漏略而家藏可查者則是正之否則謹從原闕以志敬愼凡三閱月而竣事其裏佽校讐以速

潰于成者則族叔泰之力爲多焉八月望日從孫計瓊謹識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寶全姪嘉禾　重編

孝經大全序

敬讀河南新安故大司馬贈太傅謚忠節呂公公諱維祺兵部尚書崇禎末殉洛陽之難所著進呈孝經大全卒業歎曰至矣哉以東所見前賢註釋箋記孝經凡百數十家未有若忠節公之詳切明備使人悚然改觀者也孝弟之道雖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知敬可以不學不慮自然合於要道此以論率性則然若以語乎修道則孝經亦但舉其大綱而已其曲折纖悉必合三禮家語小學及漢宋諸儒箋註各經之章句彙觀而分晰之然後知一語一動一食一息之節莫不有仁人孝子不敢過不敢不及之義雍容肅穆中乎情文之矩矱者在焉此修道之所以率性也嘉隆以來學者大率宗姚江之教以不學不慮爲宗至心齋近溪益主直指人心見性卽道之說海內靡然從風其最易動人者於孟子孩提之章尤三致意若是是無論三禮小學諸書可廢卽孝經一書舉其大綱者皆可廢而不讀也夫不合三禮小學諸書之言孝者以箋釋經文不知孝

道之廣大而精微也不合他經所載曾子之言及漢宋諸儒所推述曾子之孝行不知孝道之篤實而神變也忠節公生平以講學爲己任首致力乎德本而博採載籍編成此集進呈之疏十數上而不倦忠愛之意彌綸乎天地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公之盡瘁報國從容就義于註孝經之時早矢之矣此可不學而能者乎東翁以嘆姚江之教心齋近溪之專主率性不言修道者卽於孝弟尚未得其全而公之書爲粹然無弊也

擬　御製文獻通考序

朕惟自古典謨訓誥所載以堯舜禹湯之爲君皐陶益稷伊尹仲虺之爲臣勳色交儆不越迪德修身求賢致治諸大要未嘗一言及於學也至高宗傅說君臣之間始諄諄曰學古訓曰師古曰求多聞而學之義始備豈高宗傅說之好學更急於前人歟蓋堯舜禹湯之時前之成跡尚少故卽其身之所以修德求治者以爲學迨其後歷年愈久更事愈多成憲愈具則學古者有獲循跡者無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良規也豈不信哉自黃帝建元以來至於今歲凡歷年四千三百七十有一其間

世運之治忽人事之得失昭然可見者先是宋儒胲舉大要發凡起例稱三大部書國史以紀人爲體通鑑以紀年爲體紀事本末以紀事爲體然稽古者每苦於分類之未明繁簡之未當於是三通之書始出然通典失之簡通志失之繁獨通考爲得中其爲類二十四爲卷三百四十八其自敘云採敘事之言以爲文採論事之書以爲獻本經史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以爲文取先臣奏疏諸儒評論稗官紀錄以爲獻煌煌乎大而天地之經緯小而昆蟲之名狀凡有裨於學殖者莫不分彙列

目具載畢備誠學古者之津梁而求多聞者之標準也朕嗣守基緒念 先皇帝勤學孜孜 御製資治錄洗心錄大訓諸書垂裕後人朕惟隕越是懼用敢躭覽傳籍擇可助廷臣師古之資以啓沃朕心者命工鐫文獻通考一書頒示在位且俾朕萬幾之暇瀏覽大略其於君臣上下迪德修身求賢致治之要義或不無小補云爾

淮揚水利考序

從來河漕重臣經理運道自臨清以南清河以北荒度之功不敢不至至淮安以南瓜洲以北運河三百里則視爲內地安瀾不甚加意惟淺則挑濬潦則宣洩以爲故常而已今乃有大不然者向恃高堰翟壩周橋一帶之堤障遏淮泗使不得闌入內河而藉全淮之水力注清口合黃河刷其沙以入於海者今且嚙左隄而灌高寶諸湖水力分而愈弱河躡其後沙淤其下運道梗而湖水溢民與漕交病矣向恃芒稻運鹽兩河爲諸水入江之口廟灣雲梯關爲淮黃入海之口又必藉白塔河四閘及丁溪石磋等閘以廣其宣洩節其浩瀚者今則故道淤塞以滔天之水勢僅求出于瓜儀兩廂

之間則漕堤屢潰民田與鹽場盡湮而淮揚兩郡岌岌乎有陸沉之患矣於是有爲利漕利民利商之計者建上流中流下流之規畫曰增築高堰曰固塞翟壩周橋曰復天妃下閘此治其上流也曰開涇河大廂曰開黃浦子嬰雙廂此治其中流也曰濬芒稻河曰濬白塔丁溪石磋諸閘以暢其入海之路此治其下流也建白紛紛無不瞭若指掌 天子既命重臣專董其事而史子壽平復彙諸家之論著爲淮揚水利考全書將以獻之 當宁恭重臣爲立功之事而史子爲立言之事其勤于

王家一也何堤宜復何築宜增何決口宜塞何故道宜濬何利于商不病于民何利于漕又不病于民每有立功者見聞未及而一二韋布未遇之士生長其地平居討論精密出其一言可以佐成功而不難者若史子此書亦其一也顧未知立功者能虛己採聽之否耳然吾嘉史子立言之志有過人者矣

杜詩刪註序

杜詩千家註最爲紕繆宋本之善者有二分體則吳若本今虞山先生所箋是也編年則蔡夢弼本

吾邑朱氏長孺所刪註是也長孺與先生以杜詩契合天下莫不聞始則彙鈔既則分出背先生所命乃好事者以說有異同遂指斥爲罪夫古人譔述不求立異亦不苟同劉向立穀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蘇子瞻作論語說子由辨正之謂之拾遺是兄弟不必同也呂大臨爲程正叔門人其解論語不盡用師說以至歐蘇之解昊天有成命朱蔡之解金縢皆各持一論師弟子不必同也呂東萊讀詩記辨思無邪正雅鄭衛南陔六詩大與考亭相擊排及呂記板行考亭爲作序古人豈以異說爲嫌哉先生箋杜搜奇抉奧海內承風然洗兵馬謂深刺肅宗而或以爲輔國離間乃上元間事不當逆探其邪哀江頭謂純感貴妃而或以爲清渭劍閣乃繫思舊君不與長恨同旨羽翼懷商老本爲廣平而與思文公賞從臣非因疎斥而合憖至如嚴鄭公枏中丞諸事實又各有考証何妨兩存其說如必以所見異同之故遂坐爲罪則是傳春秋者左氏之外不必復有公羊穀梁公羊穀梁之外不必復有鄒夾啖趙說詩者止宗卜氏序不當復有齊魯韓毛四家與他氏之箋註訓詁也而可乎若曰前輩之書不應節取

則考亭仲默所引某子曰某氏曰者皆當坐以姍侮前賢之罪乎今先生之箋盛行箋本所未及者又於刪註備之蓋長孺在先生館齋三年叩鳴如響者皆其瑪則兩集並行正猶漲江之漢麗月之星非相悖而適相成也至長孺窮老力學博極羣書尤殫精經術所以嘉惠後學者甚大亦不僅杜註爲不朽也彼譊譊者何爲乎

呂忠節公全集序

嘗覽明天啓間朱童蒙攻劾首善書院講學諸先

賢一疏歎爾時人心淪喪若此天下事又安可言乎時維馮恭定公特救鄒忠憲公一疏讀之使人興起今之講學者但知我鄉高顧兩先生江右鄒先生而知關中馮先生者頗少至伏節死義從容赴難之臣後之有志史學者直以忠義目之不知其平日之篤志講學有見于性命之原者其道甚微非可以倉卒大節咨嗟尚論遂謂已得其生平也新安呂太傅忠節公馮恭定友也恭定講學於京師於關中忠節講學於中原於鍾山學者翕然從風其意本之首善書院諸先賢與高顧兩先生

同心唱和顧與馮鄒俱以壽考終而高公呂公一陷于璫一陷于寇皆從容殉節使天下曉然知平日講學之實效可以塞朱童蒙輩譏詆之口每竊讀其遺言如置身諸先生講席間得與聞乎性命上達之旨也夫孔子論志士殺身之事不言義而言仁其指微矣非同心之人相與居平講論擇之精而語之詳烏能臨難不苟免哉東生也晚不及事忠節公而我宗人瞻兮公實爲忠節之高弟因得私淑焉南北遙遠未獲盡見公語錄以爲深念近幸得文公次君叔玉屬東序其先集始盡讀公著述益信向之所聞于講席者不爽竊自慰勉焉叔玉性端凝正直能文章成進士後益砥礪志節不愧公之令子故余樂與之游每與談先輩講學之事慨然興懷因序忠節公集而并及之

謁呂新吾先生祠堂詩序

東八九歲時見先君子手一編曰四禮翼者曰豎子識之此近日理學大儒寧陵呂大司寇新吾先生所著書也東自是始知有先生矣稍長從學于念臺劉先生命讀吾鄉高顧兩先生遺書及鄒忠憲公集往往見有與呂先生往復論學書乃益習

知先生之學以篤敬爲本以踐履爲宗以救世及物爲體驗以修明禮法敦倫彰教爲已任非空談性命爲講學者也益是時天下承王文成講學之後皆直指本體其流弊至泰州王艮之徒顏山農何心隱輩尤任尚自然好言不學不慮舉凡愼獨主敬之學皆訶之爲增添爲外鑠爲桎梏天下利其便于私也翕然而宗其教高顧兩先生崛起深憂人心之陷溺乃一以程朱爲宗而救之而一時王塘南輩矯激之過遂以文成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亦非其平也獨呂先生生長中原身肩正學既

不惑於泰州之徒之說亦不偏袒高頑爲過激之論博實深醇循循勉勉務求其學之至是者以一身爲天下後世所宗式而已東爲黃岡夫子所取士而夫子又先生孫比部公所得士子獲以淵源之誼事先生之孫遂得登先生之祠縱觀遺書以大慰其三十年來仰止之至願東不甚幸且樂矣予獨是東敬詢先生之里人云今比部公之容貌甚類其祖而東竊黯然念吾黃岡夫子之容止氣度又甚類其師未知我夫子之學于師而得之耶抑未知天下之道深而德厚者其容止氣度孫必有以類其祖而弟子必有以類其師也昔司馬遷自以遊山東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徘徊不忍去而小子東乃得逮事先生之孫以自附于門下上之後又登僊車服禮器之陳跡歟細讀諸名公謌先生祠堂詩若大宗伯王文安公次和若今相國栢鄉魏公大司寇東谷白公少宰念東高公光祿環極魏公太史昊廬王公大參愚山施公太守草樓李公暨吾黃岡夫子凡數十篇皆斐然可誦東徘徊其間而不能去也乃忝比部公之教爲序其詩以比于史遷之賦高山焉

都門三子傳後序

韓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予讀宛平王先生所著都門三子傳爲泫然久之也以彼三子抱磊落不可羈之才終其身侘傺阨塞以歿既無攀援氣勢之力可以貽其子孫而又未嘗著書立說可垂空文以自見使先生不深念之爲立傳以不朽彼三子者泯滅久矣今天下誰復知三子哉使三子不早歿或能老其才于先生貴顯之日我知先生必有以振之泥塗之中不使其侘傺阨塞以終其身也天能困三子于生前使不遇于尋常當路之人而不能終抑其名于身後使之不見遇于大賢何爲也豈天之心不能勝先生憐才之心抑以三子之才天雖忍之使不得志于生前而終不忍其泯沒于身後特假手于先生使傳之不朽也雖然使三子者窮不極困不甚其所爲詩文與書必不工其特立獨行之槩必不能見信于先生俾先生憐之如是之殷而傳之如是其工也嗟乎三子者之與先生交則誠厚矣世俗嘗友朋之生存即窮達懸異或相見猝愕有故人之色及其歿後而墓有宿草焉忘之

矣縱存歿不同或貧賤悒鬱略同則困巳之失意而追悼亡友之不得申其志者亦有矣若巳既貴盛而眷眷尚有亡友不遇時之悲者幾人哉彼三子者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夫以先生今日交游中豈遂乏三子者比乃先生曰自三子者歿乎獨徘徊無所之嗟乎可思也今天下負奇氣能文章而顚連縻棄于天地之間求一人知巳不得見先生所論撰三子傳想見先生憐才之心願得如先生者事之當必有彷徨累欷而不去者矣

冬夜語兒箋記序

說部之體始於劉中壘之說苑臨川王之世說至近代尤彩然或摭拾昔人著作恣其褒刺或指斥傳聞見聞之時事意爲毀譽求之古人多識畜德之意亦少槩矣讀敬哉王先生冬夜語兒箋記始快然稱善也先生之書微之見性彰之律躬內之持心外之應物約之律歷經史皆挈要之言博之仰先賢一言一行之善下及稗乘虞初術詭失真者考核是正爲勸則輓近之姓氏必表而出之爲戒則僅紀其事而不著其人故其體製嚴而賅其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爲天下後世法非僅僅

先生家庭訓告之書如詩所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也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魏董遇舉之爲天下勞人讀書之勸今以先生之貴且壽如此而好學不倦寒宵篝燈擁爐咿唔不輟諸公子環坐其側聽其緒論退爲箋記以成此書斯誠天下希有之事亦天下希有之樂也傳稱衛武公年九十餘好修彌勵即詩所稱夙興夜寐洒埽庭內觀之則知人之不懈於學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自能爲景福自能爲上壽凡答祥錫福之說人特援天以夸大之爾東每誦先生之著述而輒爲先生

賀無疆之慶者蓋稽之經術有以信其必然若曰著書立說可傳之後世以是爲先生序是淺之乎測先生也

程存齋文集序

先生諱隱登字孟山山西長治縣人存齋其號也生正德丁丑卒萬曆癸巳以孝廉歷官雎州延慶州太守其政績在兩州志不具論以孫大司馬公正巳貴贈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公生故明全盛之日且歷武世穆神四朝時天下承平巳二百餘年文治咆達士非橫經敦詩書者不貴又三晉

士大夫承唐風節儉之舊其君子皆醇謹敦厚卽學爲詩古文詞皆簡質有法度讀先生集中之作固可慨然想見其爲人與其世也又聞先生雅不樂仕宦家居日久得縱心風雅之學而同里有栗太行孝廉者學詩于中州王子衡盡得其傳歸與先生及其兄中丞栗晉州弟司徒栗健齋輩倡詩教于上黨之間其聲名在王李七子之前而先生又享大年晚節益工于詩而章丘李中麓臨清謝四溟與王李輩論詩不合聞先生與太行兄弟得前輩之傳益親先生酬答無虛日先生借以益廣

其聞見考其格律觀者可以知其詩之不妄作也且斯時文綱益疎賢潞如潞定王趙穆王元老如太宰楊虞坡大中丞郜文川皆得招致文士以詩酒相娛先生棄官閒居與四溟往來其間心意曠然無所拘忌可謂樂矣裔孫正緒字纘烈得先生家學今數困公車鬱鬱不得志俯就遷人旣得定南令將出都門乃抱其大父全集自云按討讎校且二十年拳拳向予乞所以不朽其前人者故得附書

寶翰堂詩集序

東旣謂胥庭王先生所示寶翰堂詩一百八十餘首研求其格律涵泳其旨趣喜窺見其萬一矣乃拜手言曰猗歟詩之爲道雖包舉天地人物倫敎之大然其原必關於君臣一德之間非名世大臣不能身任詩教之重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首言詩學者舜也曰言志曰聲曰律後之言詩者莫逾于舜然舜自爲歌詩非皋陶之賡歌君唱其一而臣和其二則舜之詩興亦少減矣詩三百五篇係于周必成王有訪落之詩召康公進公劉卷阿之詩周公賦瓜瓞文王在上之詩君臣相和於上而後

雅頌興焉前此二南江漢之作皆風也不可謂之雅頌也詩莫美于漢魏必漢武栢梁臺之建詔羣臣能詩者得登而丞相石慶大將軍衛青御史大夫倪寬相從賦詩一時以爲榮然後詩學始盛至魏三帝鄴中七子之作又其盛矣近體詩莫盛于盛唐其時天子旣喜賦詩以賜廷臣大臣如張燕公姚梁公蘇許公小許公張曲江公輩皆負非常之才一時應制及奉和聖制之作輝煌弘麗實厚聲宏廟堂之上旣若是其揚光潤色矣然後天下山林寂寞之士若李杜王孟高岑及大曆十才子

之輩相與聞風向慕窮老努力思奮其著作以接武乎諸鉅公偉人之後而後唐詩之盛至於今未歇也故曰詩之原必開于君臣一德之間非名世大臣不能身任詩教而傳之無窮東之言豈誣也哉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篤好翰墨所柄用心膂之臣惟先生歷十餘年始終無毫髮之嫌今集中若侍宴扈從恭紀卽事數十章及鼎湖哀輓十篇讀之者可想見君臣之間同心一德軼漢唐而媲美有虞而先生之詩亦調高華矩矱嚴整又若此其極工而幾化也誠所謂開詩之原而身任

詩教之重者矣抑東有興焉古詩父子繼美者不多見若漢韋氏詩寥寥耳魏阮氏江左徐氏庾氏雖父子以詩文世其家然生非全盛之世或仕官未通顯獨唐許公小許公稱特盛然未同朝爲大官也若大宗伯先生數年之前與先生同位六卿躋九列今七十餘精理充實筋力壯盛好學著書老而彌勤又家世居城南韋杜之間司馬以自公之餘修家庭吟咏之樂視小雅所云不遑將父者何如也嗚呼易致者榮名難得者時遇若先生所得于君臣父子之間者若此豈不盛哉我友顧茂倫選今詩三體驪珠集百名家英華旣竣而自慚其擇之未精也乃蒐輯當世大人專集爲百名家詩鈔之選今春方刻成宗伯先生詩而屬東至京師繕錄司馬詩致之吳門適幸竟讀爲序以上之且以致我友也

鈍翁類藁序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使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之文皆湛深于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

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子厚聞性善之說于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雖漸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詒後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于經不窺于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創爲

六經註我之論蔑棄章句不復措意于文章于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弁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爲見道者其流弊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早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苕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于六經而出之然猶未

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于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于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躡韓歐諸公無疑也予愧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緝爲知古文而侍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予將爲周程之徒乎抑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

鄭次嚴奏疏序

同年江都鄭次嚴侍御既歿之明年見其中表兄許師六所爲行狀詳其諸上疏言事之故又明年從其尊甫工部公盡讀其疏稾乃喟然曰若侍御誠言官凡言官者以言爲職而已於是不顧其事之安而惟言之快矜意氣則詭激之患生執成見則事機之宜失喜名譽則朋黨之禍作自古及今空言害事不少矣若侍御諸疏言其鄉國之所知則陳關齋鳳米之害糾加派私徵之弊言其職之所見則請寬贓證之法申酷刑之禁言其時之所亟則請廣掄才之制復推陞之例皆平實無奇而

見之施行天下實受其福惜侍御疏僅十上年未四十勞瘁盡職以死也甲辰冬我師黃岡曹先生臥疾廣陵侍御尊甫工部公時時來視湯藥每聞侍御在京師上疏言某事某事公即喜趣以告我師歷歷述疏中語恐不盡我師雖病甚猶枕聽之爲助喜夫爲言官而使父與師交喜之天下鄉國必深賴之侍御之以言爲職如此是可傳也辛亥五月客廣陵簡侍御疏稾一冊追憶甲辰冬事爲之序以貽師六及侍御之子靜使附于家傳之末

汝頴詩集序

班固序述天下郡國風俗至頴川郡嘆美韓黃篤厚之化曰君子之德風也其從來舊矣近代門望人物延綿貴盛甲中原者稱頴川劉氏劉氏尤最稱今吏部公勇先生敦氣誼重然諾爲天下談士之所歸且博洽多識於退食之暇裒集所聞於先世及身與交好者爲汝頴諸賢列傳且各序其詩存之簡潔宕逸志在表彰而不溢其實至於友朋聚散之故詩歌酬贈之義益殷然若不勝其情者予讀之而益嘆班氏所稱篤厚之化於公勇未之

或改也周禮特重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之職凡其國其野其里中之人必以歲時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登之書所以董率鄉黨使皆蒸蒸然一廸於善意何厚也今之爲談士者或好言遠交近攻之術敦盤縞紵交錯於遠方而睥睨其鄉人或不置好醜黑白於言論之際而漠然視其存沒者比比也乃有深念其鄉之人各序其詩以不泯滅其傳若公勇者可謂厚矣夫公勇之博洽多識即使旦暮爲史官以傳述天下古今人物之本末且優爲之顧不欲忽其近而務其遠者公勇之立心如是其篤厚也雖然是書之成亦汝頴諸賢之有天幸焉昔虞伯生常以江左先賢甚衆其學皆未易言恐後生知之者少欲取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彰之忽病目而止豈非天歟我又以賀汝頴諸君子之得天幸也

徐健菴集序

記戊申冬十二月過宣城施愚山大叅於曹侍郎坐上愚山出其所携友人古文一卷共相觀賞其中數首則健菴太史爲孝廉時遊南昌嶺南時所作予未嘗見者歎其波瀾壯濶而不失矩矱詡當

代一作手矣既數年癸丑予游京師得盡讀太史序記書論碑誌銘諸體凡數十首其工力益進而太史益勤學好深思不肯以逼顯多酬應之身稍怠於著述若欲與窮愁無所事之人競爭短長得失于一字者予觀近代作者其稍知爲文章莫不斤斤焉求合古人之法顧法可學而至耳才調之廣狹識見之小大思力之淺深則狹者不能使之廣小者不能使之大淺者不能使之深此殆有天焉非學可至也法亦無窮隨其才調識見思力而與爲變化彼淺隘且小者其爲法亦拘拘不足觀

矣予讀健菴之文而驚嘆媿沮以為不可及者既才大思深而於事理又獨見其大其設意命局恢弘豁達從容開闔不屑屑求合古法而法自無不秩然應節如王謝佳子弟之着巾屐對賓客如宿將之立營陣嚴壁壘指顧談笑不煩緯繣故予論今日之能文者惟其才實難法非難也若健菴之詩歌雄淇麗則巍然成家別自為集當代詩人多序之者予不復序云

曹頌嘉文集序

丁未秋遇曹進士頌嘉于栢鄉相公坐上讀其所

為古文則已得古人奇正之法矣然是時尚有風塵行役之色也再六年至京師則曹子已官鳳閣鑾坡間輿服甚都邸第賓客甚備秋八月為同考官得士南北又甚盛以予觀古今人文所遭逢若曹子者不可謂不得志矣既出其近年自定文集示予則富有日新能抑揚開闔窮神極變視丁未以前之文益進且與予論文之書千有餘言必原本于明理謂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氣壯則法無往而不具予雖心韙之然予則以文章必本于其境境足以助其識識足以明其理然後理足以壯其氣氣足以貫其法何以明其然也三代之文若禹貢殷盤周誥文字之祖皆作於君相無論已論漢賈陸董晁二劉匡谷兩司馬班楊崔蔡之文論唐宋八大家杜牧李德裕李翱皇甫湜孫樵劉蛻黃庭堅陳師道張耒晁補之陳傅良陸游陳亮之文論金元好問元虞集劉因歐陽玄之文論明宋濂王禕羅玘邵寶程敏政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王世貞錢謙益之文其仕宦窮達不同未有不仕宦其出入京朝久暫不同未有不出入京朝博聞强記朝廟之事實掌故以恢闊其聞見貫串其

文獻而能成一代之文人者此所謂境也若草莽憔悴之士伏處鄉曲擁書坐大即淵深經術通達傳聞然泥理而昧事侈古而窒今可容言而不可濟世用其於古作者之文大有間矣曹子之論文以理曹子之自言其所長也予之論文以境予之自暴其所短也而仰以與曹子論文之言序曹子之文欲天下辨兩家之論孰是而孰非也

改亭集卷一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　重編

同書補遺序

人物之患莫大乎異同之見紛然而不可止既莫不愛其所同憎其所異矣復尊其所異忽其所同既同其鉅而異其細異其隱而同其著矣復於至異之中見其同至同之中生其異既爭于求同化於求異矣復有敗於無異而成於無同者有同同而非同有異而非異有始異而終同有先同而後異者甚矣人物之生不息異同之跡日役役而

不息堯舜辨之而不勝其辨也制之而不勝其制也老莊非詘笑之然老莊欲泯之而終不能泯也欲齊之而終不能齊也何以知其然也人物至春秋之後異同之爭極矣於是公孫龍鄧陵子之屬造爲堅白異同之辨惠施五車之書復造爲大同小同畢同畢異之說至莫可紀極而莊周祖述老聃之教思有以勝之於是有齊物之論至於齊夢覺齊是非齊人物齊彭殤齊小大無不齊矣然猶曰周之與蝴蝶必有分矣是終不能泯同異之見也於是佛氏之徒知同之不能而造爲空空之說於是有空夢覺空是非空人物空彭殤空大小無不空矣而其法歸於平等則猶有同之見者也同之見存則異之見亦立矣嗟乎同異之見不息而人物愛憎黨伐攻奪取與倏忽幻譎之情狀波靡震蕩與天地相終始矣其奈之何哉櫟下周侍郎先生採摭古今人物事蹟之同者編曰同書瀨川張大司馬公之子實水翁博學多聞年七十餘好學不衰復裒其聞見廣侍郎所未載者曰同書補遺以示予予聞昔張司馬與我鄉顧端文同舉進士司馬和易與人同而端文嫉惡甚峻不茍同於

世司馬常規之不聽今後學皆私淑端文而司馬年八十餘亦能臨難不殉可見同者與不茍同者皆無與於我之自立者也夫我有其立之之道則與世同異之跡不期泯泯矣不期空空矣不期辨之制之已辨之制之矣斯言也予既質之實水翁且將質之周侍郎先生焉

千頃齋藏書目序

晉江黃海鶴先生官明南京國子監丞因家焉聚書六萬餘卷於千頃齋天下稱之令子俞邰早孤奉母讀書勵志行能守父書兵火之餘不稍散佚

且增益萬餘卷乎定交俞部後始得親覩其四部書目及虞山錢宗伯我友錢子湘靈二記宗伯則盛言宋元以來天下藏書家不能自保之狀凡二千餘言歸美於先生之有子我友則又稱述其師顧仲恭論讀書前後次第之法謂書不難於藏而難於讀乎則以爲書不難於讀在善讀者能得其要領之所在心知其意然後於四部六七萬卷中無往不得其貫通之樂如帝王爭天下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州必先有所據爲進退根本如大將將百萬之衆中權腹心幾人選鋒幾

百人如孔子之羣弟子三盈三虛於魯閒人之門守而不去者有顏氏子一人此可悟讀書之要矣昔謝上蔡侍明道先生偶述史事不遺一字明道云賢可謂玩物喪志他日觀明道讀書又極精詳上蔡大疑後悟其意乃大服閩海鶴先生年九十而殁手不釋周易則先生所心得者必自有在非若六七萬卷之書父可授之子子可受之父也乎觀俞部爲人淵靜而好精深之思將能得其要無疑矣則其寢食起處乎千頃齋之中不患其書之浩博無所折衷也亦又何疑焉

事類賦序

唐初分天下書爲四部曰四庫此類書之祖也同時詞臣著初學記北堂書鈔等編此類書之至小者也而後人率祖之竊聞之我師婁東張太史曰天下有類書二必不可混合其一爲經濟類如三通八編等是也其一爲詩文類若唐類函所裒集諸書是也我師於經濟諸書既次第丹黃各單行於世而於詩文一類自唐類函以外博採天中記事文類聚廣博物志諸書凡數十家拔其精粹芟其繁複輯爲一編曰大類書發凡起例井井有條

筆乎癸巳之春其年秋太史即世遺書零落諸門弟子遂無有能續成之者爲可念也宋吳淑撰事類賦文從字順且有音韻使人易於上口然尚苦其未備廣陵史氏予仁以名家子勤苦力學博極羣書約略如我師張太史意徧蒐諸家類書分條別目踵吳氏之舊而增廓之吳氏或一事僅三四十韻者史氏廣至數十韻或并不在原目之内者創以己見更爲後編綱舉支分粲然大具至於箋註詳明引用典核不但爲吳氏功臣所以嘉惠後學使弇陋之士按日考索記誦不忘以視六帖合

聲等書析字斷章嬿青儷白呑剝支離相去何啻百倍使我師而在獲見此作咨嗟嘆賞共爽厥成無疑矣吳淑上其書於宋初淳化中時方右文遂奉精贍之旨加之注釋擢爲郎官南渡以後書獘散軼復有好事若邊氏者重鋟板以傳前代崇尚古學如此今史氏之著述獨藏于家予主其家幸得讀之耳天下之大博學而著書若史氏比者尚遑遑有其人何遂不若吳淑上其書于朝以取功名而傳後世也爲之序以志予感焉

董文友文集序

夫所謂文章者立其質而文附之有諸中而後章諸外也自非至聖其生平各有所得力之處故其著之於言也必專若曾子得力於孝則孔子以孝經屬之子夏得力於詩則專序詩孟子獨有見于性善則專言性善下及賈誼晁錯專言經濟言兵法董仲舒劉向谷永匡衡專言天人言災異言五經五行其生平所立說及其旁通而曲暢者總不離其得力之處太史公曰此皆誠壹之所致不其然哉譬之於賈猗氏專以鹽郭縱專以鐵冶烏氏專以畜牧寡婦淸專以丹穴既擅其利饒於貲矣然後其家中繼旋玉石沙犀漆絲聲色之玩好珍異無不具此有本者之所以無不有也今之爲文章言者我未見其所爲誠壹者何在所謂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無所不欲言自以爲洋洋纚纚矣及按其實則皆空疎瞀亂有似于今之爲制舉策者相率而號于人曰古文我甚傷之毘陵董子之文其所爲序記書論傳誌之文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序記書論傳誌之文也其矩矱變化無異于唐宋明諸大家之爲矩矱變化也而予讀其文按其所得力之處意其所專言可卓然自成一家

以昭示天下而傳後世者莫若其言天文言律歷諸書諸說諸辨有非當世空疎剿襲爲文章者之可及焉確乎其有本者乎夫天下精微要眇之學莫有過于天文律歷然自其有得于性命者視之則皆所云形而下者之器也邵子之專精于歷蔡氏之專精于律原其得力皆先有見於形而上者之道故雖旁通曲暢分緒各見而終與程朱爲一致今董子之學精于律歷以著之爲文吾知其誠壹致力之所在尤必更有其本也夫董子殆幾有得於道也

汪蛟門詩集序

予客廣陵五閱月汪子蛟門每過予論詩聽其言皆有法度旣棄其癸卯至丁未五年之詩屬予序予爲窮數日之力瀏覽無遺愛其淸深整暇莫可指摘乃作而嘆曰豈不信哉觀人者觀其所推許之人觀人之著作者觀其所推許之人之著作可知也我友汪氏苕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稱知讀學者莫不口誦而心儀之苕文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貴有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

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我與兩公游五六年來未嘗不時時與我言蛟門也去年秋出國門苕文送我執手言曰子歸必游廣陵游廣陵則我宗人蛟門可與子友也阮亭送予言亦然今讀蛟門五年之詩於兩公言益信然使兩公生平肯輕推許人或稍寬假人之詩文者卽稱述蛟門甚當亦無以服予之心則甚矣予之愚又何待盡讀其五年之詩後知其詩之莫可指摘也況蛟門之足重於天下者又不僅以其詩予嘗見其古文辭能自辟于先民矩矱而神明於漢東西京間又不僅以其古文也予聞其鄉黨宗族之論皆稱蛟門事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也澹蕩而高明漢詩曰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每私討天下之大誠得含文蓄學樂友良士出于至性不爲空言若苕文阮亭蛟門比者數十人落落分布天下以予菲窮愁之人游屐所至仰得與晨夕論文久而無倦予身雖放廢而神情不傷矣

玉壺堂詩稿序

余終鮮兄弟而樂多友朋然自識吳門宋氏兄弟

後知友道之重且見宋氏兄弟之友愛而益重余終鮮之痛也疇三旣沒右之自津門返濟盛夏疾走三千里至家臨棺踊哭哀感路人旣右之再入都御之獨家居忽忽不樂乃遊南州覽匡廬彭蠡之勝其詩遂多一日御之語予將復遠行兼錄其年來所詠歌者屬敘于余余因卒讀而嘆曰洵乎御之之有得于詩之原也詩原於情而情莫深于骨肉若杕杜之傷獨行葛藟之悲終遠陟岡之歌嗟季在原之亟孔懷其於分形共氣之間文詞亢直而悲涼音節哀亂而激越能令讀者嗚咽低昂

不能自已此詩之所爲作而必工也御之蚤歲失怙惟兄弟三人艱難從母形影無間毋夫人卽世右之官禁近留京師御之棲遲上舍疇三數困公車所謂菰蘆中兩人相倚爲命者也今御之沉吟兩弟之間一則飛沈之不猶一則存沒之永隔其牢落悱惻有不勝其情則有不能已于詩者矣不求工而得工非得詩之原者不能作也然予與疇三爲異姓兄弟疇三沒且三年予雖時時夢見之而不能爲一詩歌之以當流則予之才不及御之遠矣而能序御之詩乎

西堂雜組二集序

尤子展成西堂雜組初集文大半滑稽之雄也然其書奔走海內至蒙　世祖嗟賞禁中若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賦可謂榮遇矣去官後著述益多書賈爭購其文以應四方之來求者於是復有二集之刻予讀之則嬉笑怒詈之辭少溫厚和平之意多尤子其進於道矣當尤子壯盛時筮仕得永平李官一旦治行赫然聳動畿輔掊擊强禦不避勳舊人望之若王尊董宣爲當世宜猷强力之臣庶幾有用之才矣今乃息交家居垂空文自見以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而成其無可用之文章此海內知尤子者所以爲當世人才惜也雖然尤子旣以其文章受　聖主之知若弘覺國師所紀載天語惓惓若此虞仲翔曰得一人知已可不恨況天子乎尤子可以自慰也矣且兩集之外樂府若桃花源黑白衞李白登科諸編絕艷驚才激楚瀏灕窮神極態能使觀者移蕩情魄泣下沾襟其淺者闚人志慮之微其深者與聞道德之旨夫莊言之不悟則爲曠遠之言以悟之涕泣言之不悟則爲諧笑之言以悟之此司馬遷所以傳滑稽班

固所以傳東方曼倩也可謂尤子文章無用乎今天子雅意好文詔求遺逸命文學侍從之臣賦詩論樂儼然　先皇帝之徽烈也倘有憐才大臣以尤子著述與　先皇帝昔日嗟賞之語聞於上前我知尤子終不以有用之才而棄之無用矣

漢中錄序

關中文太青萬歷中所稱西極才子者也其自序文集有曰吾猷錄有曰孔邇錄者皆其官中州東州時聽獄之語公謹而識之自謂集中之文盡心而立誠者莫多於此也其友王季木頗以爲疑虞

山錢先生以爲太青他文未必皆合於古若其所存讞語則皆得古人惻隱哀矜之意其文必可傳予所聞於前輩如此我友曾予道扶爲諸生孝廉時旣以詩文傾動天下及爲漢中司李數年所部大治其聽獄也旣無敢以無情之辭欺公其承上官委發而制大獄判大疑也則又數語立斷不激不隨俾上下皆悅服而詞公神明不衰以予所聞秦中人皆謂曾公乃吾鄉之文太青也及旋里而讀其序中諸讞語竊以爲太青吾猷孔邇兩錄尚多俳偶粉飾之詞不若道扶潔淨精詳曲而達婉

而摯陰行其尚德好生之意於科條嚴密之中蓋文章莫大於此矣夫文章以經國爲大經國以聽獄爲大古之仁人君子必盡心焉舍是則雕蟲小技而已況漢中據雍梁之交其人剽悍善黠爲司法者稱職固難三秦形勢又冠天下其人輕生善鬬案牘之積多矣上官旣奇道扶之才所委斷又獨多人或以道扶風以詩文稱者於案牘剖決得無患其繁苦豈知道扶卽以是代詩文不朽之著作也宋人稱歐陽公文章韓魏公政事不能兼殆非篤論當日韓歐蘇諸公敭歷中外其政事之文章多卓然可傳者具載於集讀者自見之也

竹林集自序

予被廢之明年又喪我長子準自念旣窮於世獨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見耳故癸卯甲辰後始肆力於古文辭歲時遠歸省毋或間留郡門數日僧中每有自娛於文之處環顧左右咄咄無可與語者黯然念準兒淚下而已姪炳沉毅自重之士言笑不妄發發卽通達事理予意其當知文章之道者已而見其作果謹質有法度絕似宋景濂至其與友人朱穆書尤善我友姜西溟亦稱之予

自是每一文成卽呼炳與之語出游經歲或數月歸必盡出篋中槀授之玆乃哀其巳酉冬游金陵及庚戌春夏客汝洛嵩山諸作題曰竹林集寄炳儼肰以阿咸許炳炳當不媿咸但予豈能神奇淡宕若老兵哉嗟乎予與炳俱苦食貧不能杜門擁書靜坐然予所居溪陽村舍有講堂數椽堂之東有竹百竿蕭疎可愛予雖客兩河三川閒魂夢猶樂溪上竹林也何日得不憂空乏從容家食養毋讀書時時呼炳共坐草堂竹林之前相與抵掌談六經及古今諸家爲文之道乎抑震川歸先生曰

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予所志蚯蚓已矣炳年少氣鋭且能自重者必龍蛇之才也聞予言嘗大笑老兵久無所用於世其言之頹放若此豈不悲哉

偶更堂詩集序

迨啓禎丁卯戊辰之間江南北文會之事大盛應社倡之復社承之中州文人翕然與應復兩社相唱酬者梁園數君子也且是時陪京有太學海內能文之士大半繇此應制舉高秋七八月勝流雲集問訊往來交錯於道南方之才士中原莫不聞

中原之才士南方莫不識也至辛巳歲我師張西銘先生歿文會失領袖壬午歲中州仰大被寇難居戮梁園才士幾盡制科亦不行自是以後風流凋喪南北聲問阻絕不通者數年辛卯歲吾郡方復有文會之事而予於是年秋選海內闈墨高淳崔正誼明府者梁人也以梁園徐子恭士制藝示予其文高雅醇肆予自是知徐子之能制藝又一年侯朝宗以其壯悔堂古文辭盛行于南淛南淛之士莫不懾伏而其古文辭出徐子所論定予自是知徐子之能古文辭又五年而予遊於梁讀徐子偶更堂詩見其古近諸體燦然大備又能自出機杼吐陳啓新予自是知徐子之又能於詩蓋予之知徐子凡六年而始盡其才亦六年之相聞相思而今者乃得相見其難如此較之壬午以來南北阻絕風流凋喪之苦今則稍稍稱善而以視丁卯戊辰以後大江南北勝集交錯之盛則殆不知如何也使在曩日以徐子之才徐子之制藝徐子之古文辭詩歌兼擅如此予與徐子早握手於壇坫唱酬之地婁東張先生必稱道徐子甚悉何待六年之久而始得相見始得盡讀其著述也抑予

於朝宗之古文辭也折服而心師之及遊梁而朝宗已歿僅一登其空堂而出聞之其友賈靜子宋牧仲曰朝宗所爲文非恭士所許可則不敢存稿則是徐子之才能折服朝宗也今予求見朝宗而不得見朝宗之畏友如見朝宗而徐子詩集中長篇短幅尤拳拳于友生存歿之際其哭朝宗詩四十韻無異杜甫之哀鄭虔瑯琊之哀歷下也殷殷乎古人之心矣徐子之詩可以傳矣

瑞木記序

瑞木記者侍郎周減齋先生葬其兩尊人鍾山之

陽於輀車既啓之辰手攀太夫人棺悲號撫視忽見棺上異紋突起作羣木蓊蔚之狀拭之不去觀者皆驚異有胡元潤者能畫因躋視摹爲圖天下之以詩文來賀者畢至孝瑞木不多見於史惟宋咸平六年詔近臣觀龍圖閣瑞木有文成北斗形佛手形者是爲瑞木創見之始蓋是時宋之君相既樂聞瑞應之說又値中外寧謐民物康阜其謂之瑞也固宜顧瑞之與妖均非物之正性所辨在人之德與之相應與否德與之應則物之異皆瑞也德不與之應即瑞亦妖也故同一魚也或躍入

舟或飛入武庫而在周爲瑞在晉爲妖同一馬也生人于暴秦之國則爲妖負圖于宓羲之前則爲瑞今以先生之純孝至性可以動天地格幽明又其兩尊人之隱德深仁足以召百祥而貽餘慶則瑞木之徵應誠哉其爲瑞也且木德至仁仁之德莫大於孝其爲誠齋先生純孝之所感名無疑矣紛紛記述之家或謂之曰奇或矯之曰無奇予兩有取焉以爲瑞則誠奇矣以爲孝德之應則誠無奇矣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又曰無所不通而況於木乎

王爾玉詩集序

昔漳浦黃先生與其友徐德公以戍至浙江講學大滌山中予年十六七奉几杖從先生問與言詩先生曰予閩人之論詩也與爾吳人異三唐諸詩家我閩獨歐陽詹一人宋元無論矣洪武永樂間乃有張志道王孟陽林子羽趙景哲諸君子閩人自此稱能詩然未嘗與中原諸詩家爭雄長也迨鄭善夫出始與李何邊徐齊名世謂其循循規摹少陵猶以此少之今及予之身而予之門人陳大樽與予論詩且不合爾輩無不宗式大樽者予又

何以詩爲也夫從大樽之教者但相率而求工於聲華格律之間其眞意銷亡久矣予時雖識其言於尊聞錄中竊以爲非定論也再十年與侯官許天玉論詩京師復不合其大指本於黃先生蓋予自幼熟聞大樽氏之教以爲指歸寄託即在聲華格律之中猶華實之均發於榦高深之均麗於地未可區之爲二而有所畸輕畸重也又且年少氣盛堅守一說謂天下之詩必如是然後工耳窮愁阨塞傷俀困頓復十年而向之所謂聲華者剝落矣向之所謂格律者頹唐矣獨此羈孤菀結之氣

有所感觸遂不復能遏言而出喟然達之乃已然後知向者漳浦先生之言果有當於輕重之勢也丙午冬予留京師與閩縣同年王爾玉數數往返論詩王子筮仕得邑今冀蚤遂祿養不復從事公車其性情有過人者同舍生言其能苦吟以詩自娛予盡讀之寄託深厚而亦不陋於聲華指歸悽惻而亦不詭於格律與我漳浦先生之詩相似予且愛之不能釋也因追叙今昔師友之懷以志予搖落焉

西松館詩集序

詩宗三百篇而三百篇之詩莫盛於秦亦莫變於秦何也豳風二南正變大小雅周頌作者不越邠岐酆鎬之間皆秦地也若以江文通所擬關西鄴下河外江南諸體律之則論詩者必於作者所聚之地故曰詩莫盛於秦然豳風二南大小雅周頌之詩和平肅穆一變而爲秦風之車鄰駟鐵以及變雅之怨誹哀思即作者亦不自知其然考亭朱子論之以爲雍州土厚水深其人質直厚重無驕惰淫靡之習使有善導之者不難驅其果敢之氣俾興起而篤仁義以復文武周召之風教也西漢三唐皆建都雍州一時作者如河梁柏梁燕許沈宋輩應制行旅諸詩畢萃於秦明則空同崛起主持一代之詩教詩之係於秦久矣今昭代詩人林立而秦中爲盛秦中之詩又以穉恭張先生爲尤盛其格律整暇才調高華卓然可以軼宋元而媲三唐其前之見於天下者無論已今讀其癸巳迄壬寅十餘年來之作自發啓事歷廊廟及銜冤遠謫旋里言懷凡一千一百餘首於身世閱歷可喜可愕之情狀畢見之於詩而其溫厚惻怛原本忠愛纏綿於格律洋溢於篇章使讀者莫不興起其

性情而思篤乎仁義誠有如朱子所云者倘得喟先生倡導之功以蕭正天下之心聲將幾於豳風二南正雅也不難矣

觴政譜序

讀易三百八十四爻終於未濟之飲酒君子所爲安義命而需養以俟時者也乃爻既戒以濡首象復戒以不知節釋者謂其人處未濟之極知其不可奈何而樂天委運當自飲於酒而不失其常若放意不反亦非能安義命者嗟乎爲此言也將以勉天下未濟之人而有待於濟者也若阮籍陶潛

之徒既已無待而一意飲酒矣予猶恨其所爲詩歌若詠懷詠荊軻三良諸作其志氣勃勃若甚不能忘於世幸而魏晉宋之間交游上下一切寬大無察見至隱之人不然縱濡首自晦其得以酒徒自免乎哉予是以善易飲酒之義而益念所以飲酒之意爲不易也潁川張實水先生老而篤學性非嗜酒者顧特者觴政譜一編曰我倣古漫士之作博採古能飲酒之人百十三家爲詩以系之嗟乎先生其亦自托於酒徒哉然予讀其詩和平溫厚於頌酒之外不及他事較之陶阮之作其憤至

矣嗟乎先生年七十矣其意誠無待於世可以自恣於酒然又不肯沈湎以犯濡首之戒與小雅所稱衛武年九十好學皆賓筵之戒何異則知先生之詠古酒徒即先生之贊易也無待濟於一世之心而有待濟於千百世之學先生其真知義命者哉先生故爲貴公子而子金吾公能詩文亦知飲酒予往頗樂與之游然予非知酒者也

吳楚人詩序

今天下何處士之多也以予所見今富貴利達之家其坐客多世俗之稱處士者焉彼富貴利達者視其家玩好珍異之物無不具獨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乃挾其勢利思籠罩鉤致一二貧賤失志稍知詩與文又自驕語爲高士者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而彼驕語高士者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求知於人遂俯首甘心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好而不辭予觀古之處士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特其終身所受知者一人而已名且顯於天下古富貴之人於天下固無所不好然誠能得士之報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然好士者亦不過一二士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

也以王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知從之游者獨信陵君耳同時平原君亦好士未嘗知王公薛公在其國中也以北郭騷之賢幾不獲受知於晏子既知之又幾失之益知己之難若此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楚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可謂不愧處士而當世之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不愧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惟櫟園周先生一人仰阮亭且云我在揚州三年不知海陵有吳子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予益以嘆吳子之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

士也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鈎致之者也吳子之詩于是乎可傳矣

雲間贈言冊序

雲間贈言冊者漢陽王懷人先生既免於吏議將自京師歸里雲間諸友人爲詩以贈其行者也予得此冊于懷人令子孟穀所讀之因嘆懷人兄弟父子文章朋友之盛仰吾吳郡間已如此其他在天下可知矣憶崇禎朝天下文章朋友之事最盛己卯湖廣省試畢天下爭傳誦王氏懷人亦世之文先君子與以督課予必成誦乃已至順治乙未予始得與兩王氏遇京師嗣後數相見無何懷人官長沙無故牽連吏議亦世以進士能官客江南遘病歿天下冤之當懷人就繫時海內談士及三楚之官于京朝者皆咨嗟涕洟思出死力營救而懷人令子孟穀復搶首痛哭爭之大司寇前竟得釋歸里不可謂非文人之至幸而懷人之有子如此更可樂也小雅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予愧懷人父子多矣且無一詩繼雲間友人後不滋愧乎抑重有感者憶予束髮初即多識四方賢豪長者于三楚尤得交魁傑奇偉之士若麻城梅惠連

昔石癖孝感黄赤子最後交漢陽王氏兄弟皆相見極驩冉冉二三十年諸公俱下世今存者獨懷人一人耳文寥落一官蒙難坎壈以來而予且與懷人令子朝夕爲同舍生藏筆依人各負米以養親每念疇昔交游意氣飛揚自喜之狀輒黯然淚下嗟乎今天下自號爲文人者甚盛相徵逐爲友朋然大半生長懷人兄弟之後乘海內初定前輩零落將盡時如漢書所稱蒼頭特起耳求一魁傑奇偉之才如惠連等比者何可得即有一二年少英妙求若孟穀之爲名父之子文采卓犖且能言海內人物者脩交游本末亦不可得矣故序此寄懷人發懷人之慷慨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慰孟穀將父之懷也

晉遊詩集序

予生長東南所習見江湖諸山大都芊綿淺紆靚秀雅潤非有高巒巨谷拔地倚天作奇偉魁傑大人之觀也及壯遊河朔間循太行之麓觀林慮蘇門王屋諸山復從虎牢循北邙之麓觀伊闕緱氏轘轅熊耳登嵩山二室之巔見澗瀍伊洛四水合流如帶之奇麗然後嘆江左之所習見者誠未及

焉而客又有笑予者曰惜乎子誠所謂循太行之麓而未盡太行之形勝也子東未踰井陘西未渡河未遍遊三晉又安知太行之無窮及其支山之莊嚴峭厲雄峻博大崒嵂渟涵莫可紀極之狀百倍于子所見者乎子如見之如宛人見絳衣大冠之真人也如甚乎之圖天策府中之英公鄂公毛髮羽翁爽爽飛動且畏且愕蕩蕩默默不能自得也予不佞客言之終遜謝曰誠如客言嗟乎使予得早見之發其氣勢以爲詩歌予何憂古人哉頴川張進士佩玉工于詩自燕踰趙徧歷三晉歸

盡出其詩示予所詠晉中諸山情狀果如客言而其格律之蒼涼才調之雄岸意氣之磊砢果有得于名山之助者予讀之嘆服摧折益思幾者客言急欲投筆西渡河游三晉盡覽西北諸山之勝蕩滌其所習見于東南者然後與張子相應以唱酬之詩也

劍嘯集序

溧陽太僕寺卿宋公之冢孫我師中允宋先生之長公子邁集其二十年以來所作詩名之曰劍嘯集屬予敘之予曰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濫若生此非李白之獨漉篇乎白之感憤而賦此也此所謂劍嘯者也雖然鑄劍在我吳越之間而劍術之神奇怳惚可以泄人不平之氣其事莫盛於唐但其說多見之虞初小說而正史顧闕焉然自唐以後劍術遂不傳惟宋時有獻擊劍之法於神宗者今朝惟高麗人尚有知之者昔太僕宋公曾視師津門登州淮海歷行間嘗持一寶劍自隨珍重護惜以予邁爲冢孫所鍾愛特授之又太僕公駐戟津門東海時曾有德於高麗使臣予曾見高麗相國有頌太僕公詩頗典則可觀則子

邁于劍術當亦有所自歟子邁才既天挺且淵源家學年典弱仰能詩兼善少馬飛騎發矢命中無不如意我師在 先皇帝時數侍從長楊五柞子邁以定省識 天顏常命侍臣觀其騎射愛其跂蔚欲官之予邁自以才可自致青雲之上謝而南還此事中外莫不聞也今予邁年忽忽三十餘家貧多事俯首公車中又我師出蒞南州予邁時往來大江臥起檣帆間風塵僶仰壯心厄塞拂拭此劍當必有慨然聞其長嘯之聲如太白所賦龍鳴者以是名其集其詩之悲涼歷落沉鬱頓挫合于

古人可知矣

董弢子詩集序

於吳與過董子弢子則四明董次公先生令子也予讀先生所著書久矣既見其子則權若平生而弢子出其所著三別詩示予三別者一別其母一別其子女一別其友人而出游于四方者也其別友人也則殷殷有數人爲若李子杲堂及萬履安先生之令子輩皆知名士或勵其母以甘旨之需或勵其子以讀書之事其言溫厚而悽惻非古之風人所敢望于今之時人者也而弢子與其友且

欲交勉於古人之所爲而其詩亦遂有古風人之遺意予讀之歎曰弢子得友之盛如是乎予自典謁以來至於今二十年求友之念不可謂不誠且切也每當出門遠遊未嘗不端居深念求可以勵我家事可紓我內顧之憂者惘惘然思其人不得則嘿然內自傷而止卽庶幾得其人矣而其人或早歿或宦遊遠方或其人苦貧甚於予或其家在百里數百里外不能俾我母及子疾呼而疾應求若弢子之可以一詩勵其數友且近在里邑之內嗟乎豈可得哉夫友朋之義固無日不在天地之間也豈四明之友爲獨多於天下哉順乎親者可以得友以弢子得友之盛知其平日之順乎親者深以其順乎親之深知弢子之能讀其先君之書以不墜其先君之家學也則東也安敢遽與弢子論得友之道乎雖然友朋之事古之君子誠慄慄乎難言之數十年之前天下固久安長治之天下也自歸德四明兩相國之朋黨分而廟堂之鬭爭不息弢子生于其里又習聞其先君之教知不以予言爲誕妄矣弢子其益敬其所與友哉弢子所爲詩甚多與予遇于旅次之日又卒卒多冗未竟

讀也因讀其所爲三別詩惻然有感于懷遂述其詞爲弢子詩集序

改亭集卷二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瓚　全姪嘉禾　重編

周易大義序

天既責人以義矣而復制人以命且命與義不能相通也既困人以數矣而復約人以理理與數又不能相應也夫人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母惟所令之不敢或違以莊周之放言自恣而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以橫渠張子見道之精純而其喻事天也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之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則視天太忍而天不若是其忍也吉凶得喪消長存亡隨人所遭逢而卽與以處之之義理數無終剝而不復命無終困而不亨天不能諄諄然日告誡于人而託之于易若曰從我言則吉悖我言則凶若慈父母代其子之謀周詳而剴摯而彼爲申生伯奇之喻者誠未知易也然予未見生而富貴且安意肆志之人而能知易之道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明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人必歷試憂患而又深知其故然後能敬愛乎易天若曰愛之能勿勞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夫作易之人必憂患則註易之人可知矣彼鄭玄王弼王肅之流非能註易者也程傳出而易之道乃著則程子涪州時作也程傳之後訓詁千百家能推廣程傳之義使大明于天下後世則汾亭鄒氏之易注也然使汾亭成進士後仕宦早達安意肆志馳至大官則不暇註易矣我知天以易授汾亭也然予與汾亭別十年今遂能讀汾亭之易註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則予之所歷亦可知矣屬余以序予又何敢辭

山西文水縣志序

周禮大宗伯之屬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四人掌四方之志時雖未嘗郡縣天下然畿內及列國各有都邑州里皆有志以獻于王蕭文終入關中獨先收秦所藏圖書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民所疾苦至今志書之式必先圖後書凡山川疆域形勢戶口錢穀人物風俗一切制度沿革莫不具載大率踵秦制今年夏　上允閣臣請　詔天下郡邑俱修志文水密邇晉陽襟帶河汾扼雍涼之吭據燕趙上游依山阻水屹然爲緊望之邑然志書之成近自嘉靖癸丑創手于邑令樊右川八十年

而天啓乙丑令米桂源繼修之又自乙丑至今歲癸丑四十八年而復奉　詔纂修生兹土者俯仰今昔之間羨前此承藉久安長治之後三晉殷阜康樂風土淳朴甲天下三十年以來此邦被寇禍尤烈民人初脫湯火謀耕鑿譬之病者雖創痍漸平而形神羸瘠百廢未舉覽斯志者數戶口錢穀多寡辨風俗人物淳漓爲時未幾而今昔絕異縱山川疆域如故而感慨係焉雖然此其小者耳文水昔爲仲尼弟子卜氏子夏敎授生徒處故其敎澤淡厚多挺生豪傑非常之士文臣而世秉忠節

則有若唐李憕李源父子武元衡儒衡兄弟武臣而立功封疆則有若宋楊美虛政孝友著行則有若隋韓子誕令山川風氣扶輿蜿蟺倘復結聚于一二偉人杰士之身落落然發聞天下使見之者皆歎曰此晉文水人物生于仲尼賢弟子敎授處者也則豈特一邑之光而已修邑志者邑人湖廣提學僉事鄭濟庵爲鄭屬予序者河南戶部尚書耶宋子昭我友牧仲弟也

定興縣志序代

康熙壬子大學士曲沃衛公疏請天下郡縣皆修輯志書彙成大一統志以昭　本朝版章土宇之盛　上命禮部議得舉行先是知定興縣張侯治邑有聲謂其邑北距京師二百里南距保定百二十里爲近畿三輔衝要之地襟喉南北形勝屹然然自昔以來邑獨無志使古今疆域畛界戶口賦役人物政治典禮風俗莫得而稽核焉身任剏志之始先請于大中丞金公及予予甚嘉之適會天子以斯事　詔諭天下侯遂不日成書而問序於予予竊惟周禮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上之　天子夫三代封建侯服旣一國各有史氏世官以記

其國中之事矣而　天子復設外史以掌其志豈列國紀載或有未實而特爲是官以統攝之歟是邑志之來久矣而況易封建爲郡縣又密邇京師爲巖邑而可無志紀以備　聖朝文獻之所徵信乎抑攷兹志所載古蹟如督亢陂黃金臺人物如郭隗盧藏用張九成張世傑輩皆統於范陽郡及燕京不專取信於斯邑若烈士高漸離則邑之南二十里至今有高里焉烈士之於兹邑無疑也余小生時讀史記而壯其爲人及稍長側聞四方高賢大良兼理學氣節之盛者河北必以鹿太常伯

順爲居首而太常則定與人也夫考志乘者必詳文獻以馬貴與鄭夾漈二通之例例之則史紀之記浙離者其文也鹿太常之在近今者其獻也有文無獻則備古而遺今有獻無文則今詳而昔畧今定與一志而兩足徵者皆其焉且張侯有志於著述而不屑僅僅爲俗吏之爲夫亦可嘉也余忝奉 簡書每按部校士輙攷其地之文獻思勒成一書如古輶軒紀聞之類以不負史官之職覽張侯兹志而美其發凡起例之槩有合於古外史氏之掌也其有起余之功也夫

李侍郎奏疏合編序

古三不朽之論左傳旣釋之爲德功與言而歐陽氏又釋之爲修之身施之事見之言且以是三者雖聖賢不必皆全而太上貴德謂顏子之賢不待施於事而況於言此卽漢人稱美黃叔度之意而特慮言之不可恃至若古將相名臣之能立功者或德不修於身或無文章言論之可表見甚哉三者難兼也東獨以爲三者同條而共貫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則有德者必有功況聖賢一言之善爲法於天下後世卽德與功俱有之但其教澤有遲速有顯晦必待其人而後顯若夫出一言建一議朝發于廟堂之上而德澤暮施於生民功被於天下使人信三者之果合一而效甚顯且速者則莫若盛世臺諫之官之以言爲職者也小時從吾師張西銘先生論次歷代名臣奏議及稍長讀嘉隆疏抄經世文編諸書而慨然想見諸立言之偉人至今日而得讀京卿李望石先生奏疏合稿而益慰向之所想見者誠有如是之偉人而立言之卽爲德與功果甚信而不可誣矣先生以文章受知 世祖皇帝擢居翰林及簡爲言官丰采益著出按兩淮當醝政大弊之後釐剔興復商民去疾苦而戴德惠 國計又大裕再按三楚當 朝廷大用兵鄖襄攻秦楚蜀豫四省百餘年蘊聚克斥無可誰何之劇寇芟鋤輓輸每三十鍾致一石師老財匱道殣相望之時先生戢驕兵調悍將勸厲吏勞窮黎轉輸旣濟武功告成凡其見諸奏議部覆者固歷歷可依據也旣膺顯擢需次卿寺矣復拜命給事諫垣三百年以來無一人之身兼臺省兩官之職者先生躬際昆時發舒昌言諤諤多建白皆洞中窾會可見開濟蘇軾云治事不若治人

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與存天下之所最重先生可謂有治時之言矣予旣讀先生奏疏數十萬言旣又親聆先生之言論誠有如宋曾魯公稱張安道之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張公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竊退而歎非先生才不可及其識不可及耳但他人之識或從學問積累而致先生之識殆本天授先生今居卿貳中樞之位旦夕柄用爲 聖世大臣功德益盛以視昔之以言爲功德者必更有進予獲承先生賞畧得彙次先生按淮楚及諫垣

時奏疏若干首且爲序紀之以繼美于古名臣奏議經世文編之後而先生茲編之外與我執友顧修遠訂正杜詩五七律註宋文選大顯于世又宜城茆孝廉楚畹論次先生制藝全稿爲後學矜式者著述不可勝序序其爲奏疏者若此

容齋詩集合選序

順治戊戌夏湘北李先生始官翰林才名滿天下時值 先皇帝稽古好文崇尚儒術每勅召近臣集內殿賦詩論學或扈從南苑瀛臺閒觀獲及騎射大閱命應制爲詩時先生年甫二十餘意氣文采甚盛思報稱遭逢益專一精銳于詩文同時著述之富無先生匹者迨甲辰間詞臣罕侍從編纂等事官旣清暇人或怠棄翰墨而先生顧獨與同志三四人勤學不輟爲詩益多是年賦擬古雜體三十首遠追江文通近掩薛君采示予序之爾時歎先生殆歐陽子所云獨爲予舉世不爲之日矣至丁未予留京師日久見先生方奉詔特選入修纂 世祖皇帝實錄日騎馬東華門入史館竭鉛槧之力竟日始得休歷年未已人又或以職業輟學而先生吟咏益富每彙次篇帙授予讀十日不

能徧至壬子予從上谷雲中來京師而先生方總持成均多士爲學益勤益出其十五六年來所積詩數百幅示予蓋先生著述之盛格律之工至是蔑以加矣顧欿然益不自足屬予刪煩就約意惓惓抑抑若以予可與言詩者因憶兒童時從我師張西銘太史遊見揖客飲酒閒我師伸紙吮毫無虛刻其友陳大樽恐其有詩多極博之蔽也因諷之曰徐昌穀詩存者甚少而詩皆淸新莫可訾議至今不見其少弇州前後四部稿及別集幾于等身充棟然其可傳者視昌穀亦不見多舒章謂昌

穀精卒三千足敵弇州散卒十萬我師黙然予則謂人生學殖詎有定矩但當隨時增損耳當人皆怠棄舉世不爲之日則進以歐陽子之說我獨精勤必以富有日新爲任及著書蕭家風流四映則謝春華而進秋實汰繁縟而要粹簡必折衷大樽之言始爲兩得顧刪定之責誠難其人而又不可無其人以曹植之才凡云平生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然又稱丁儀言文之美惡我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每疑其言意若相悖既思植所謂知其文者必如劉尹知我勝我自

知故可聞其言而改定若瑣瑣如劉季緒天下萬輩又何足道如此則刪定之人固不可無而亦不易有予又何以承先生之命而必序先生之詩者欲述十五六年來見先生勤學大槩及先生虛懷下人不自滿假之至意欲令凡我黨之有志于學者皆以先生爲矜式也

錢湘靈文集序

巳酉歲將除矣余客金陵不能歸思旅人相與語甚善也乃至南城萬竹園尋同年錢先生湘靈湘靈又不在寓乃呼其少子壽春出年十二三矣頗聰明知應對予因詰之曰近爾寓有可登眺者乎應曰有獨古瓦官寺鳳凰臺最近耳遂與偕至寺寺甚卑且隘門扃不肯開門外一汪伯玉碑碑字不甚可識登臺臺一土堆耳亦甚隘高不過三十尺傍有雜樹寒鴉噪其上遠望城西北諸山歷歷擁殘雪此外惟城堞人家烟火參差耳予愀然長嘯壽春拱立言曰小子聞吾父言唐李白賦鳳凰臺詩時臺逼江故詩曰鳳去臺空江自流又瓦官寺亦臨江故白詩曰白浪高於瓦官閣今不知何以江之身去此且三十里以小子思之我父子今

日晨夕寢興讀書賦詩晏笑之處在唐時則皆江濤洶湧潮汐往來帆檣如飛鳥洲嶼若明若滅之中也計唐至今日不過千有餘歲江行之變遷遂若此豈不異哉未知將自此而定耶抑從此而陵谷之變遷盖不可定也先生何以教小子予曰李白以來迄今千有餘歲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江身之遷徙無常何足論即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爲荒徑爲古丘我亦不得而知也惟李白之詩爾琅然誦之予畢然聽之若白也立於我前我見其磊磊落落無聊不平于中與我賦詩言笑于此也壽春

曰詩能移先生情若是則小子請以吾父之詩文進先生其序之予笑曰嗟乎李白有子伯禽庸才耳不若爾為我友之子可喜也遂敘其詩文而歸之

周櫟園畫冊序

使誠能憐才之人一旦得行其志則天下必無坎壈失職之才士而天下亦大治矣唐虞三代之盛憐才之人無不得行其志者故其時在上之人日孜孜惟以旁求才士為事而於他藝事不暇及故以周公之自許多材多藝而於吐哺握髮夕見七

十士之外卒未聞有他好焉至後世憐才之人往往不得自行其志使天下才士皆進用於是其憐才之至性無所發洩于世乃深嗜篤好于才士之一技一藝以為是亦可以寓我之至性而我之力可以聚之猶足自慰其嗜好于無窮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其口出夫一技之士與彥聖之人相去遠矣而並舉之以見一个臣憐才之心凡所感觸不論大小其篤好深嗜類如此而媢忌之人即一技亦其所不好與其所不容其不相類如此也夫畫之為技亦末矣其為藝亦小矣櫟園周先生夙有畫癖所珍藏不下千百卷三十年以來先生所歷人世亦多故矣而愛畫不衰至為樓以貯之而讀畫樓之詩與記遂徧于天下才士之作嗟乎以先生憐才之念使當為大中丞為侍郎之時遂得枋用以行其吐哺握髮之實事先生亦何暇而有此哉今天下才士荷先生奬借其聲價而讀書樂志于津梁之間巖穴之內者士亦何常不戴公憐才之效但不若古今來一技一藝之士有一筆一幅之可傳者得時時荷先生之珍重愛惜而先生歡愉憂患之

中此纍纍者得時時周旋其晨夕而左右其言笑亦足為報于知己也則東也又悔不早學畫以附于有技之列然亦免于媢嫉之患矣庚戌春二月序

譚鹿柴十集詩序

當明嘉隆間山東李于鱗江南王元美挾其同志兢為聲華雕繢之學元美尤老壽為大官後進爭遊其門其學益盛莫不人人自以升六朝之堂入三唐之室矣楚竟陵鍾譚兩家出盡掃除王李故習一變而為清新淡蕩學者如醉飽後飲清茗啖

寒葅灑然不自知其適已也從之者甚衆會是時江西艾氏亦力攻王李古文並及其詩乃務以其空疎纖巧割裂不成字句詩自附爲鍾譚體於是我吳常熟錢氏復張目攘臂以鍾誤讀左傳大鼷詩攻鍾而虞山詩約盡刪王李鍾譚體單精爲宋元人詩其徒至今日山東江南間以此負詩名相推奬不絕也嘗虞山之攻鍾譚也萃經傳之勢根柢宋人其氣儼若挾天子令諸侯故虞山似勝而陳氏攻艾艾之說爲長陳似不勝而陳氏與其徒方爲王李體又不附錢氏於是學者各以其資性所近或宗陳氏或宗錢氏或宗鍾譚氏數十年以來雖作者不一大抵人情好新而厭數見其中無自得但逐聲影亦何益矣嘗諸說紛爭時而吾師太倉張西銘先生慭然憂之雖師友錢氏陳氏而艾之友章羅陳三人與太倉兩張先生善譚弟服膺爲德清令復與吾師相友愛僶爭息辨問訊往來言歸于好江右四家與寒河譚氏諸兄弟子姪文並集吳下而復社國表之書懸諸國門天下翕然吾師之功爲大至辛巳秋吾師歿而向之各立意見紛然爭辨者一二十年間零落遂盡其尚能

言嚮昔之事者大都皆諸公之後人及其門弟子耳悲夫今譚子鹿柴楚譚氏友夏先生子也少承先學與諸兄弟讀書厲文行有聲以明經需次選人其詩高雅蒼涼得濃淡之中格律嚴整不專似鍾譚體與予交最驩相與同出居庸關望燕然山多邊塞唱和作既復與同遊趙魏中山間見其篋衍中自裒輯十集集各有題詞尚有其家尊老友若合肥龔贈公尹達及太虛叟諸先輩序慨然壯之因詳叙數十年以前事告鹿柴識各無忘乃父乃師之意遂爲序

葉慕廬制藝序

己亥九月予下第歸書賈請以三冬之功非是科房書之選予因得以縱觀諸新進士之文獨愛敬楚中葉子全葉深醇儁永一字不苟設實能發明宋元明諸儒所以羽翼經傳之意喟然曰此必不可朽之業也聞者笑之曰制藝速朽之物而子言不朽何也予應之曰速朽與不朽之故予以爲在其物乎抑在作者乎苟作者之志力必欲其不朽則遂不朽焉已豈惟制藝凡技物皆然然即制藝言之明二百八十年以制藝取士而可傳者少何

故其人皆借制藝爲梯榮媒利之資有苟焉以取之心揣摩淺陋和軟可喜之文僥倖于世俗之遇旣遇之後已視其所作卽速朽亦甘心焉則其人之心先已朽矣呰豈在制藝若其命筆之時先有矜愼立言之志深思聖賢之微言奥義一審乎心所安而發之可對越聖賢而無愧則其志固已盡天下矣其平日之業又能討論經傳之同異直探諸儒窮理盡性之學使我力油然以生沛然足以遂其志且其心自無逢迎世俗擾擾得失之念而出其專一精銳之力以行文必能顯當世而傳之

不朽此予所爲信葉子之文也笑者頷之而去旣是科房牘出天下果爭誦法葉子之文不三年八股廢同人尚多思其文者又六年八股復書賈乃重鋟葉子業以應世其文煥然若新而自己亥十二年以來他家制藝泯滅不可傳多矣予自喜其言之不妄因追述爲序以應書賈之請且以杜天下疑制藝爲速朽之物者若葉子詩古文政事具見於慕廬集越吟求生錄諸書予不具論論其制藝如此葉子名封字晉原又字井叔號慕廬起家汀州府推官改補河南府登封令少時從其尊甫宦遊于楚遂家于黄實我嘉興人也其舊居距我家不三十里而近云康熙庚戌初夏序

王子重五經制義序

王子子重年弱冠通五經當事奇其才貢至京師予以其五經制義歎美心折旣爲俳儷之文以贈之矣愧其意未有盡也復爲序以贈之曰經學之重於天下久矣學者舍經學則無以爲本也而孔子之言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之失賊何哉宋儒解之曰詩敎温柔敦厚不能深察情僞故失之愚書敎疏通知

遠未能篤確誠實故失之誣樂敎廣博易良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易敎絜淨精微學者沉潛思索太過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禮敎恭儉莊敬學者周旋拘葸泰甚故失之煩春秋比事屬辭是非褒譏泰甚或至犯上故失之亂夫孔子手定六經以敎天下後世而預憂其失輕則至於煩奢甚且至於賊亂者何哉善乎宋儒解之曰不善學者習其辭求其義義必有所偏偏必有所蔽善學者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則亦可以無失矣我於王子五經之文旣愛其得之

則願其得之之深也既愛其養之則願其養之之固也王子年少氣盛才敏學博其著爲文章廣大悉備他日能以其得之深養之固者施之于事業廸之于身心我不能測王子之所至也使徒習其辭涉其義則漢之匡衡谷永孔光晋王弼何晏皆一時經師之尤也今覩其本傳卽位至三公亦何貴乎爲孔子之徒哉斯言也予向者於俳儷之文未之及也以王子之不鄙夷予而屬余以贈言之義予之所不敢不盡也且以予之受知於王子之尊甫先生而爲其客也尤不敢不盡其意於是乎言

劉子登文藁序

以予觀子登之文其揣摩成矣尊甫先生尚疑其文過馴正欲歸于奇麗爲萬全必得之伎予笑謂子登曰而翁猶未免得失之見哉當項王縱兵睢水上圍劉季三匝時使大風不從西北起楚軍自潰散季必成擒項王必混一天下後史臣且稱說功德追咎其不師古不自責乎劉季未央宮成大朝諸侯王奉玉巵起爲父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嗟乎當劉季受其父譙讓時卽季亦自以爲不如兄仲也人未得志每不能見信于其親其既得志也他人于數十世之後懸揣而稱道之以爲得者必當得者也失者必當失者也嗟乎其言誠是若大風特起西北潰亂楚軍使劉季得逸彼大風者亦季之得乎亦項王之失乎其亦可以信矣

甯筆公憶慈齋藁序

讀甯子筆公文八十首奇正深顯無美不擅歎曰文章之能事盡矣無可加矣既覩甯子之名其序曰憶慈齋藁竊反覆憶慈之義而知甯子之文所以盡善葢有其本矣夫文以立言立言者立身之大節立身者立我親生我之身也禮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君子所以動天地顯父母惟言與行然人之易其言倍于易其行言之多過百倍于行之多過噫可畏矣人能存其心不忘其親其小者慎于出話其大者必慎于立言故其著爲文章也能不昧聖賢之指而嚴其矩矱審其體要或博大而雍容或深湛而簡潔內以達其心之聲外以植其載道之器此仁人孝子所謂不忘其親之文也爲勦說爲雷同煩稱飾詞而不顧其理之要

淫靡詖僻而不求其義之貫此甫安人之自爲巨子而不思無擇言以不辱其親者也夫鄭子之文若是其亦可謂不忘其親不辱其親者矣卽以擬古之立言者何媿焉東之客頻也旣定交鄭子始登堂而拜其親其尊府獻賢先生年甫五十藹藹然有道君子也其母夫人劉太君歿四年矣太君爲令城武君劉公與褒子通書義及書法常繕寫梵經數本藏于家年四十餘遜世此我友鄭子憶慈齋之所以作而以名其㮤者也詩陟屺之篇述慈母誡其愛子之言曰夙夜無寐尚慎旃哉益慎

言愼行慈母夅夅之意所以教其子者初不閒于存歿也東也讀鄭子之文章歎美其立言之愼能本於憶慈之意而自恨以孫孤之身浪遊四方多言多悔以爲老母慮有媿于艮友者多因序其文而道其意以自警且以見予之所以序我友者非世俗闇然爲媚之文其亦有志于不辱其親而惜我學之不足以振之是有望于艮友之助也夫是有望于艮友之助也夫

彭梅谿落花詩序

湖南彭子梅谿給諫橫山先生子也有令聞著草堂集篇什甚富下第後復賦落花詩數十章屬予序之予歎曰此天下傷心之句也唐人曰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歎巳顏色之將衰如花之將落恐後時而有遲暮之悲也又曰葉落别樹飄零從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此爲羈旅游子因物而懷故鄉也凡此皆予輩坎壈侘傺長貧賤自棄于人世者之所爲豈彭子之宜作哉伏而思之彭子所感者感此花之旣落而有待于春日之復至則乖條啓秀雖繽紛之不遠但復需之以三時未免寂寂令鄧禹笑人王融搥壁耳予則感此

花之旣落不復有還枝再榮之望莊子曰木之斷者其半在溝中匠石棄之不顧夫復何歎哉讀彭子詩方傍偟躑躅之不暇而暇序彭子詩哉亦重負彭子意矣

趙長洲詩集序

長洲東南最大邑也又呂趙君以明經對策高第涖治之盤錯纖鉅無不具舉方岳廉知其才待以國士君亦以得見知爲快不以勞苦辭務殫力盡職大中丞廝公爲特疏薦于朝得　俞旨乃君於鞅掌之餘益肆力古文辭友愛賢士隱君子玆復

彙其近作曰振古堂二集乞予序予謂昔宋韓稚圭歐陽永叔同在政府歐不言政事韓不言文章當時謂兩公各避其所短然攷歐陽立朝臨事明敏得大體韓公安陽集四十卷詩文皆斐然可觀詩擬清廟生民文擬伊訓説命是兩公未嘗有所短也夫詩文者政治之潤色著述者立身之餘技有爲歐陽之文章而不能政治者矣未有若韓魏公之政事而喜雨一詩氣象不足壓倒羣製者故曰文身之章也他人先讀又呂詩後交其人而知其治行予則習聞又呂之治行而後盡讀其詩知其才無所不備先後不同同于知又呂而已昔王公伯安擒宸濠旋師江上武宗內侍毀公書生不知兵請與公射公發三矢皆中三軍大讙內侍奪氣去鍾嶸謂魏舒曰我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予于又呂詩亦云然

招鶴集序

余少嬰尪疾頗聞養生家所言導引吐納之術心竊樂之然不肯竟學以爲我輩既爲儒者則自有保身寡欲慎疾定命之學凡所爲玄牝谷神天根月窟稱説萬方皆非正論可不復介之于懷也況每在京師見凡求爲長生家言者必早貴富厚之人彼既所欲無不遂則以生爲樂故求長其生若我輩之貧賤坎壈自視存與歿無苦與樂之殊則凡爲長生家言者蓋可廢也然竊聞其大指必凝神以御氣絪緼于無形不出不入綿綿若存俾心不着境心息相依然後可以立命則其説亦幾與吾儒主敬守一與所謂澹泊寧静者無異彼崇高富厚之人既以得縱其欲爲樂而復何樂而爲寂寞之學哉予同年信陽張子合一以善言長生傾動京師交遊既盛唱酬並發積其詩篇曰招鶴吟

集屬予爲之序竊疑所謂凝神御氣俾心不着境心息相依者其道以寡思慮爲要張子詩即不假淡思叉手立就其于不着境之旨或有盭乎然果能淡其心與息凝其神與氣則詩之所謂依永和聲之法與杜老所稱陶冶性靈者張子亦必淡知其道有異世之徒工于格律者若招鶴之意則又長生家所稱委羽仙人騎黃鶴而下之也惟張子能自知之而非予之所得而窺焉已

許師六詩草序

今天下同人之衆無不知廣陵兩許子力臣師六

者丙午秋師六始舉于鄉丁未南宮之役卷已得雋乃報罷歸里門力臣又北上留成均師六家居悒悒不自得乃泝大江覽秋浦齊山之勝旣倦游歸卽善病病良已乃集其所得于遊屐藥鐺間者爲詩若干首屬序于予予喟然曰師六之才大矣其爲詩誠工矣使遂得志今且與吾友歌起龍日逐逐長安塵埃中蚤起具輕輿良馬入玉堂食大官餐開卷箸筆或叉手深思習音聲于齒腭鼻舌析微芒極要眇互稱善不自逸豈能挾其清暇之身縱其登臨寫其情志且深居養痾偃仰自適而

遴積其篇章旣多且美若此哉是天以不朽之業委之師六而倘得倘失于所遇者不可謂非幸也雖然是亦予之失志日久習聞于友人相慰之言則然以語師六非篤論也以師六之才必旦暮出入紫禁爲侍從應制之作被筦絃而薦郊廟始足樂耳丈夫生年已三四十卽驟得志已使鄧禹笑人况壯盛智慧魏祖之所深惜而又遲之三年俾我師六以有用之歲月栖遲于游與病之中而自娛以歌詠夫豈作詩之本懷而序其詩者之所深願乎予在廣陵逆旅窮愁鬱歎適力臣自成均歸相見慰勞因序師六詩質之力臣不僅爲師六序也

愚庵小集序

學者述古往往博極載籍而著作未遑然眞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長孺朱先生覃精訓詁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諸書皆羽翼經傳有功儒先以卷帙繁重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內已爭購其書讀其書者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則退然不欲以詩文鳴東泰先生成屬竊取其存笥藁讀之賦則規撫騷選詩則驅駕三唐

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論辨若紀傳雜著莫不援經証史義精理愜乃嬰然歎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流畧有功儒先而無弊者乎信夫眞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間嘗攜示吾友汪子汪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比東應之曰其文可方朱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由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柢故發爲文章典實敦重粹然溥于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故其詩鮮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摹手追咀英漱潤宜其比興體制有遠勝之

者雖然先生所處視魯齋更難魯齋親受業於何北山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迨金許柳黃與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起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轂獨以其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者卓然措拄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率相與推服爲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愼許可亦稱東言爲然遂以述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世是集行海內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也乎

蓼花洲倡和詩集序

庚戌八月初八日汝陰同人招予遊蓼花洲洲去州門北二里兩傍皆水可通淮泗汝沐估舟沿州而泊帆檣鱗集矗矗然可觀也予久客中原不見舟楫臨流長歎有鄉關之思旣罷酒共坐長林中劉伯貝筆札屬予爲詩得口號五首時有天童法嗣恒印頗解宗風顧予微笑予復呈二偈恒公領之同人爭次韻吟和或七八首得之積八十餘章意取率眞義歸諧暢上人旣顯賓主之機同人亦泯詩偈之跡擬之白傅半格半律之間其亦可矣

顧天石詩集序

今天下海隅日出之鄉無雷鑿齒之域其人無不知誦法辟疆園顧先生所丹黃甲乙之文及其注撰詩古文辭與制舉業者先生寬和沉靜與人交外若落落穆穆不爲煦煦熱而中抱至性好汲引氣類見人一字之善卽不識其面稱獎不啻口其不能爲文者雖日出其金玉錦繡洵洵拳拳奔走于先生之門不爲動也辛卯壬辰間予方讀書苑江寂寞之濱不敢與洵洵拳拳者流角逐聲華之末先生于選側中獨推許予能卓然不與俗同所許論能與先生合天下由是稍稍益知予而予所甲乙丹黃之文亦得齒先生後觀先生之遇予若此則凡後進之士其得承先生之推許而不至懷才淹沒以老者槪可知矣因念古人遂賢有後之說以爲不可誣而先生顧遲至四十後始連舉丈夫子六人而長公天石才譽傑然最先發蓋其生時旣有徵祥播聞海內迨年未毀齒卽矢口成詩比之子美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也及年十一二則詩學已大成古歌長篇及排律至數百十韻莫不搦管立就汪洋恣肆奇曲折上友蘇李下

抑元白使讀者皆震慴奪氣謂奇才天縱非尋常
蚤慧可相比擬即欲歸美于先生之家學亦以為
不能遽至此然以符予達賢有後之說則果信而
有徵矣先生縱窮老不得志今有子若天石天亦
何負于先生哉獨念予生平既荷先生推許之力
得稍稍見知于世庶無以報先生惟念與天石為
忘年友竭其萌牙之餘論使天下莫不知天石或
可報先生于萬一今天石之才又無待予効萌牙
之萬一是將終其身無以報先生也此予之所為
慼然不能安者也又何以序天石之詩哉

改亭集卷四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瓚仝姪嘉禾重編

甯益賢詩集序

客頴一月得甯子益賢和予慧湖諸絕句而善之
請盡讀其作乃得益賢金臺草諸體詩皆濟南王
貽上評次者貽上詩之君宗也貽上之所許天下
誰不許則益賢之工於詩久矣乃縱觀貽上評次
之語以益賢五古似陳射洪七言似岑嘉州又謂
兼空同歷下又謂似黃山谷夫空同七古不擬嘉
州山谷與歷下豈復相類何貽上以古人擬人不
齊若此且益賢之於詩又何以正變不可測若此
求其故而得之躍然曰是矣考貽上評次之時在
已亥庚子間此時貽上意中猶習聞前輩之論以
為五古之陳射洪七古之岑嘉州唐人正宗也空
同歷下守唐人之家法者也貽上既尊其名而心
實未能忘故以此稱益賢以重之也至山谷詩則
貽上之心乎愛矣惟恐己之不似又喜見人之能
似之者則亟引為同調而親之此其稱益賢之至
者也孔子立鄭郭門外鄭之人謂孔子顙似堯項
類皐陶肩似子產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子竊笑鄭

人未嘗識堯禹臯陶而謂孔子似之何也其所識者獨其國之子產耳然堯禹臯陶之名則鄭人皆知震而矜之故以擬孔子若子產則鄭人之心乎愛矣見有一體之相似者共指而識之且將因似者而思其眞者焉然則貽上之以陳射洪之五古岑嘉州二李之七古擬益賢猶鄭人以堯禹臯陶之額項及肩以下擬孔子也以山谷許益賢猶鄭人以子產之肩擬孔子之肩也鄭人之尊孔子者至矣貽上之推許益賢至矣天下欲觀益賢之詩者觀貽上之評而證之以予之喻有不欣然解頤

者乎

菊隱贈言冊序

嘉定黃陶菴先生節義文章皆大純無疵予愧未及其生時師事之竊幸及其弟子侯研德睦翼王而私淑焉研德既早世而予交翼王益親然在京師相聚之日爲多疑非翼王本懷也翼王自號菊隱宜與陳其年爲序翼王生平不負師友事甚詳其文亦哀豔可誦今載汪氏説鈴中予謂此序足不朽矣而翼王意猶未已復於京師集孫侍郎王與兩尚書及陳先生胤倩朱子錫鬯詩凡數十首彙爲一冊以發明菊隱之義予謂兩尚書高文通德縱顯晦語默殊勢豈不足以重翼王若借隱諸君詩固皆盡美而予猶最愛胤倩長篇述已與翼王同以布衣隱約留京師游公卿間不得已之故紆迴曲折磊落慷慨凡數百言其聲嗚嗚然其淚若涔涔交睫其鬚髮若蝟戟怒張飄蕭飛動不能自止予讀之泣下益不僅胤倩能自言其情若爲翼王代言其情欲借以自證切惟恐言之不盡者胤倩以癸丑六月病於潞河十月歸京師今年正月歿於嚴大中丞寓而此詩作於癸丑春三月自

後胤倩之爲長篇少矣悲夫胤倩詩縱極工能自狀其不得已然胤倩之爲處士豈遂無愧於古之爲謝臯羽鄭所南諸君子哉孤竹君二子采薇食之不死有處女過之指其薇笑曰此亦周之薇也恥食周粟獨忍食周草乎嗚呼必若斯言則臯羽所南諸君子之優游岩壑壽考以歿者亦有愧於二子多矣然斯言也苛而不可信今但去其泰甚或姑晦其隱士之號而可乎是予所以序斯冊之意而竊信陶菴先生靈爽未亡其必以予言爲有合矣

顧氏家譜序

自魏晉以來吳中氏族最著者必首顧陸見左思吳都賦迄今二千餘年莫之改也今吳中顧處士自定其家譜乃斷自始遷入郡之祖迄其子若孫詳其官號配嗣居葬生卒約數世既不欲遠引又絕不肯有所附會此與歸太僕所嘆美華亭蔡用卿所著新譜何以異用卿曰我譜自我身追而上之自我所知者而止耳夫仁人孝子不忍忘其所本而又恐我後之人迷其所知也故爲譜以傳之非以爲夸以爲慎也愼則信信則可久俾其後族

愈大而不渝合祭而食以序以別親親尊尊敬宗睦族古先王以宗法教天下使天下家自爲治非若元魏李唐以譜牒門第官人使人日趨於附會夸誕而孝友睦婣之風益薄也我吳俗尤尚侈凡希姓小家無不牽引華胄增飾氏系以自矜炫獨處士生於吾吳二千餘年著望大姓之後而能一矯俗尚守之以敬慎可久之義即斯譜而考其生平立心持己之大要其賢於人遠矣處士之先世男子而早孤者以孝友服官能樹立爲鄉黨所君宗婦人而早嫠者以苦節老壽聞於　朝受旌閭之典而處士能讀書明志世其家好行其德以嚴持其子爲名諸生以善裕其孫且早慧我見顧氏之譜系日滋大不必如歸震川之序蔡譜爲博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再遷之所自也故亦爲質言以歸之

詠史詩序

我妹適柳塘張翁季鷹之長君平六季鷹以治毛鄭家言爲邑諸生祭酒頗饒於貲母年八十餘病躄不能起季鷹破其產視醫藥費累千金家遂日落喪葬既畢猶蔬食不御酒肉今年六十矣平六

自幼亦勵志行與我妹共孝養然素羸善病不能肆力於制科之業獨好詩及史於詩則自離騷蘇李以下至宋元諸家之作無不窺也於史則自三史以下至近代稗官野乘虞初七十二家之志無不涉也頃病甚且愈乃合二者之好作詠史詩百餘首示予但其體不上擬大沖五言頗學義山絕句敘事中入以論議介州所謂開宋人之派者平六率其胸臆也已欲言不屑屑較量於工拙殆劉容城所云不能漢魏則爲歐蘇黃使足成一家之詩可矣予獨以平六既承其家學亦嘗治毛鄭家

言則於三百五篇大義必得其原又況季鷹純孝至性其足法於家庭者甚備夫白華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之詩而三百五篇之本也獨失其傳焉漢唐諸儒既聚訟不休而束廣微之補亡復淺率不足道我不知乎六父子之閒夙昔所討論者何如乎六試從此探詩學之原則其詩當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詠史云乎哉我妹聞之曰我兄之論詩是也雖然束氏補亡之詩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我之爲此亦甚難矣而兄尚以其詩爲淺率不足道乎予心韙其言故附及之

游晉草序

劉氏公遠自序其詩曰久客晉署中端居多暇見几研閒李杜詩集欣然閱之亦復爲詩不知聲律之爲何物也恐知詩者以聲律求我先謝不敏焉予閱之笑曰是誠知詩矣阮籍曰禮豈爲我輩設籍誠知禮意矣予亦將語公遠曰聲律豈爲公遠設公遠獨不得爲知詩意乎哉夫自陶唐擊壤之歌至詩三百篇漢魏諸樂府歌詞未嘗苛求聲律也各自言其情志不問工拙也不患得失也率然成之偶然得之作者不自知其可傳亦不求傳於人故撰人多闕名惟其無工拙得失之擾其念故其詩亦非後世之所能及江左及三唐諸作者出此意蕩然詩亦益卑下相束以聲律而以李杜爲宗工嗟乎李杜之詩豈以聲律重哉忠信薄而儀文繁情志衰而聲律盛禮與詩之病一也紛紛然皆工於悅人而不知自樂予之默然有感於公遠之言也有以夫

樹滋堂文選序

古之稱良吏者曰鳴琴而治何謂也曰貴其暇也有暇之日有暇之神故暇也何貴乎暇也曰無才

之人必畏事畏事則事愈多不能暇多欲之人必好事好事則事易擾不得暇有才足以治事可幾於暇矣然有才無欲我罕見其人也嗟乎則又安得暇哉劉進士令晉之夏縣甚暇乃復尋其未仕時丹黃之宿好著曰樹滋堂文選示其兄與弟屬予序予曰是將以文代琴也夏劇邑也事多而能暇難矣非有才而無欲者耶雖然援琴而彈之其彈之跡猶人也而雅俗之辨非深知其意不能聽也文之跡不甚相遠也而理之醇與疵辨焉醇之中又有小疵焉擇之不可以不精也琴之聲一時

之聽也文之遐百世之事也此我輩沉淪寂寞無用於世者之所爲也劉君以循良上第旦暮且入爲京朝官而暇爲此乎是則我輩之暇在時而劉君之暇在神也不可及已

王子重詩集序

楚黃王子子重以貴公子孫能世其學年二十賅抗今古之業傑然有才譽應　詔選入成均將至京師二月先有事於湖南從武昌道漢口徑洞庭湖三百里抵長沙歷辰州五谿萬山之中游武陵復從武陵徑洞庭鄂州歸黃州水陸往返三四千

里六月迺自家踰淮渡大河亘中原歷常山鉅鹿至京師旋自京師出居庸關趨宣府再從宣府歸京師八月踏棘闈不得意九月再從京師出居庸經雲中渡紫荆關客寧武關距河套數百里復從紫荆入居庸至京師往返又二千里度今歲子重勞苦風塵中舟檣之所簸蕩車馬之所馳驟寒暑朝暮逆旅之所羈愁不自得益歷萬餘里亦良苦矣然其詩才之汗漫格律之崒嵂心目之高曠而英多則得助於洞庭大河滹沱衡漳桑乾諸水中原燕趙太行王屋孟門飛狐口諸大山雄關絕塞驚風大漠千里蕭條之登眺爲多也夫楚幅幁凧稱半天下子重既盡覽其勝勢而九邊六關復歷其半南訖沅湘北暨燕代凡所以開其心臆供其憑弔拓其識力者無所不至宜其詩之富有而工也矣昔王陽明先生年未二十時好神仙幻怪之學始婚之夕脫身游岩洞中遇異人叩擊性命之旨其從海日先生於京師也間躍馬游居庸倒馬紫荆諸關徧覩古今形勢要害用兵出奇制勝之地其奇氣勃勃難自平也及稍長一聞吳康齋之門人婁先生論學之語便能克己持重一意爲聖

賢爲志之學予謂王氏多奇才必當以陽明爲第一今子重游眺之所至過於陽明祖父之世貴過於海日而才華年歲人地駸駸乎與陽明相埒使當世有如婁先生者其人子重交而親之其於學必更有進矣其於詩也亦必更有進矣

南昌喩氏詩序

自宋黃文節公興而天下有江西詩派至於今不廢近代最稱江西詩者莫過虞山錢受之繼之者爲今日汪鈍翁王阮亭最排斥江西詩者莫過雲間陳給事及李舍人宋中丞然予見近代江西詩

家如三洲唱和集所載陳大士萬茂先起先徐巨源愉仲延景孟所作五言古詩及巨源陳士業陳伯璣王于一論詩諸書序不背祖述其鄉之詩派乃知天下士但當以其才調抒寫性情與天下士相酬應固不必操其土風也予因茂倫得交南昌愉子不知愉子於仲延景孟爲一家與否而卽其詩觀之亦非域於其鄉之派者矣今年春雪夜與愉子遇於趙明府坐上愉子酒酣慷慨爲言小生時去南州來江左間關師旅中日與弓刀蘇鞈爲伍足跡徧九邊既脫歸從茅山道士習導引服食

爲步虛詞數十章每危坐深巖絕壑間飲天酒吸日華觀虎豹戰鬬往來隱身喬松大樹上常三日不得食宜其要眇曠逸雋永而淸新不可以一格窺測之也以江西求愉子是不知愉子者也以江西詩派求愉子之詩是不知愉子之詩者也

澹園藁序

甲辰四月予至曲阜謁孔林遂訪顏子陋巷故里慨然念司馬子長適魯僅得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且爲賦高山景行詩徘徊不能去倘子長此時遂得交孔顏子孫考其舊聞討論其家學快幸且十倍而東於斯時則已習顏氏兄弟澹園修來名至丁未遂識修來於阮亭坐上讀其詩又數年復讀澹園制藝得交其人益修來既扈從　天子幸學特官尚書郎掌容臺典故不數年澹園成進士亦當　上意選讀中秘書官常吉兄弟同朝並列淸華長安公卿莫不矚目嘆曰此顏子後人也嗟乎長安大官貴人多矣求孔顏之後若澹園修來今日之榮遇少矣而以予之固陋得交其兄弟間覩司馬子長之僅觀闕里車服禮器有間矣修來之詩高華典麗原本雅頌浸淫風騷其格調之老

成非輓近詩人所可及澹園之文澤乎經術翔意深造躪漢唐儒之箋疏而寢食洛閩之指要夫以修來之詩鼓吹孔顏之所樂卽世室中之琴瑟樂歌也以澹園之文發明孔顏之心學卽講壇中不絕之微言也予既卒讀其詩文而追憶向者徘徊陋巷之側與友人話澹園兄弟姓名時忽忽遂十年可念也夫

嚴方貽稿序

辛丑三月予與方貽未得撤闈先報罷卽俛首南歸方貽陸行予沿流而下各不相見至廣陵復相

邂握手慰勞予旣支離傻側而方貽亦有顑頷風塵之色矣予竊念以方貽之才華人地指顧淸華何至不能忘情於得失也暨甲辰方貽成進士讀中秘書天下翕然稱之而予以姻友詿誤不得入闈策蹇出國門每從酒壚土銼之傍見方貽辛丑夏南歸題旅壁之作至任丘醉後一律慷慨悲涼予讀之泣下因次其韻和之予兩年來久不作詩又復忽忽事此積數十首皆言愁之篇至濟上晤關中李勿菴出示之李子則曰子詩雖善然於風人之義未有當也詩三百篇所爲幽愁憂思悲憤

之作可謂無所不至而論者許其溫柔敦厚葢其性情激越皆本於倫物是非當世治忽之大要初不以一已之得失一時之勞悴有動於中而遽發於言也卽或自悲不遇亦必自度其才果可一出而有當於倫物當世之大非漫然爲怨悱也今子之才果可自信於用世乎不可自信則安可汲汲於得戚戚於失也予聞李子之言自悔且愧及歸里門而門人張壎出其所訂方貽策論新篇示予予讀之三日忘寢食乃益嘆李子之言誠益友也使方貽得蚤遇豈不卓卓有表見而又遲之三年宜其旅次題壁之詩及廣陵相見之際不能忘情於得失葢其所爲得失者誠有如李子所言不以一已一時之故而有動於中也若予之謭劣得長爲耕鑿之民歌詠太平已爲厚幸寧可復動其心爲一已之謀也見方貽之得且益安予之失而益嘆李之善言詩也李子誠益友也

賈靜子先生私制策序

秦之强也范增一言敗之曰立楚後楚之强也董公一言敗之曰爲義帝發喪齊之强也酈食其憑軾而下之漢高祖之强也四皓一出而折服之彼

范增董公酈食其四皓等七人皆天下之老人也以一言興人滅人折服人捷若影響者其歷年多則其觀變多觀變多則其於天下之事幾無所失幾之所發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山雖賁育慶忌不能就而禦也夫以諸老人之聰明材智而當其盛年壯氣之時爲之君相者不能用使淪伏於草莽之間得置身事外以觀天下之變以決天下之機審定而後言乘間而後發則其爲謀也必勢爲斷也必勇故昔周先王以及兩漢之隆必設三老五更於太學時時執爵而乞言所以收攝天下非常

駿偉之人老而未見用者資其謀畫以成一代之治也梁園賈靜子先生年七十矣負海內盛名五十年著書與身等精力不衰於近日治平之大略數晰若家事區處鑿鑿不稍惑蓋先生長梁宋之間二十年以前中原尤被兵革先生流離顛播習知天下患苦之事而又聰明才力卓絕時輩故能灼然為救亂之言予之再入都也過梁苑見先生所為策略購而繕錄之將携入京師謀所以獻先生書者使當世能採用其言必能成一代全盛之治一旦進先生於闢橋虎觀之間充三老五更之

選使公卿大臣之知經術者就聽之或使尚書給筆劄尚方潔㢘餼先生得優游愉樂益盡其所欲言必大有益於當世也抑先生之先有賈生者年二十甚少而所上治安之書遂成西漢一代之治豈少者之言審機觀變與老者等耶抑其為賈氏之策無老少皆盡善耶吾不可得而知也

姜西溟眞意堂論序

姜子眞意堂古文一編此姜子傳世之文也予將序之以告天下之知古文者其不知者不與告也姜子近著論一編此姜子應世之古文也予亦序之以告天下之知為制舉業者即不知古文者予且告之也然予竊意姜子自信自重其應世之文當不若自信自重其傳世之文而姜子之意則均予竊疑姜子有志於韓退之文者也韓於古文高自矜許獨深詆其應舉之作謂有類於俳優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即歐陽氏學于韓亦自言當取科第時未暇學韓之古文徒時時念於心而已夫以韓歐之才於二者尚不能兼我不意姜子乃能兼韓歐之不能兼也既而思之韓所為類于俳優之辭大槩如文苑中所載限韻賦之類宜其為之

而忸怩不安也若省試不貳過論則集中亦存之矣今觀姜子之論其為舉業一如其為古文皆以沉鋭之力精悍之思出之與韓之古文何以異安能令姜子自信自重之不相均也況功令之所以罷八股尚策論將以網羅天下學古之士而今之為應制言者大半空疎剿襲與八股異體而同習寧不亦重負功令哉予故欲以姜子應世之古文告天下之為制舉業者

李草樓制藝序

孔子之道莜於秦興於漢廢於魏晉六朝存於唐

盛於宋極盛於明漢求六經於焚書之後凡士之能一經者卽郡縣小吏可坐致卿相明以制藝取士凡士之取卿相大官者無不誦法孔子之言潤色其辭以傅會孔子之道其法至國朝不廢然昔賢謂秦焚書而書存漢尊經而經亡者葢深惡夫斗筲小儒强執蠡管之見箋疏經傳各是師說而不知大道之原也明制藝之設二百八十年里巷小兒稟承庸父兄之訓詁卽隸筆墨沾沾焉傅會孔子之言至以其文取卿相致功名而懵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者今夫一草木一禽魚之微且眇

也不知其名而强呼之不知其類而强辨之辨之而不當呼之而不似雖傖父亦笑之而況孔子之道囊括天地經緯古今如此其大而懵不知者乃人人操筆而傅會其說噫是殆不如漢人之箋疏也而謂孔子之道至今日而極盛乎夫所謂能明孔子之道者非僅其學之遂足以窮之也其人或生而有至性及其長也又不爲嗜欲利害所攙奪有特立獨行之志有强毅不移之力其性與孔子之道近故其言與孔子之道合若今順德太守泰州李草樓先生之爲制藝是也葢先生以制藝成進士後令於泰丞於宋守於黔今復守於畿南二十餘年歷天下寒苦寂寞浮沈抑鬱之境而先生泊然有以自守益甚樂乎孔子之道並自信其所爲制藝者果有合乎孔子之道而予之信之自巳丑至于今亦不變也毎念故明二百八十年中諸大儒之出于制科者薛文清陳白沙湛甘泉羅念菴王文成暨近日顧端文高忠憲馮恭定劉忠端諸先生其所爲制藝亦必能明孔子之道而傳者頗少使後學不得從文以見道今幸先生之文裒然成集使後之學者能從是而上窺乎孔子之道

此韓文公所云得其船與檝沿而不止其幾於道不難也此予所以急欲布其文於國門使天下共見之也

許力臣小品十九首序

古詩十九首上承三百篇離騷以下開建安黃初諸子可謂詩之宗矣顧乃不傳其人與其世卽玉臺採其七爲枚乘雕龍辨其一爲傅毅皆未可定也且以作者之才豈不能窮幽極渺務爲瑰麗典則之辭乃托之思婦離人新聲美酒下至芙蓉蟋蟀一草一蟲莫不起興纏綿唱嘆淫佚求其正容

莊語十不得一若無意于詩而後之擬作者卽才大如陸士衡而去之已遠是知古作者雖無意爲詩傲然不欲以詩名而有大不能已於詩者此其意非有心於擬者所可及也我友廣陵許子力臣負才而嗇於遇迨壯游成均爲當世鉅公名卿所引重而意且鬱鬱不自得聚其胷中之所磊砢歷落輪囷而結轖者一大放于文章往往傲岸不屑託于諷諧慢世凡爲小品者十九首其文也博而辨演洋而自恣雄駿悍拔而亦不戾於風人之惻隱其自序也曰卽取夫古詩十九首之意以名篇

且嘆曰古詩何爲而作也則知力臣已知古作者之意矣予故樂序古十九首之意以序之以見古今人才之不相及皆在其意而有意於作者或反失之此其故亦難言之矣

贈雷伯籲王築夫序

雷子伯籲王子築夫俱秦中人僑居楊州去予家六七百里而近予心師之二十年未得見今予之來客揚州也叩門依人自冬徂夏久不得去遂得以其間求事兩君子皆許爲文贈予意良厚兩君子天下奇傑男子也負管葛經世之略隱居杜門讀書授教終其身窮約以老怡然安之非天下之至勇不能與於斯也暇日覩伯籲答築夫書曰入夏以來家之所有悉歸之質庫然終不肯向人一言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裁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人并未嘗忠未嘗歡也予讀其書未竟遽喟然曰我師乎我師乎趣童子束裝別兩君子以歸因念歸震川先生作陶菴記稱陶元亮非獨不困於窮直以窮自娛後世論者徒以元熙甲子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饑寒憯於膚而性情不撓則於晉宋間如

蜉蝣聚散耳震川先生但能言元亮已成之學又不若伯籲曉喩人情得其至當其爲安命樂天更確乎其不可拔也雖然吳聘君康齋亦天下奇男子也其自序七月十三日枕上輾轉思維與伯籲語若相合乃其後迫於李文達出處之際不能自決迄今有以爲疑者豈其樂天安命之實有未若元亮之自然者乎我願兩君子之審於元亮康齋之間守其志而不稍變東譾劣不肯進退失據之人也荷兩君子知己之德甚深且辱贈文之誼既行乃書此以爲別詩曰非報也永以爲好也

贈汪蛟門沈康臣宋中郎陳椒峰諸進士序

國家甚需才也然有養之之才有用之之才所謂養之之才者何也今每科新進士有庶吉士之選是也服官之初一不擾之以職業而但使洽靜其志氣冲怡其德度通習　國書以爲他日參預密勿之地所謂用之之才何也今進士之出爲知縣推官是也日以案牘勞其形神惟錢穀刑法是問而其人之尤才者能久而不挫於用入官於京朝亦可馴至大官蓋庶吉士之選自明永樂間始重迄於今不廢凡進士之有才望且年少有風度者輒與其選人以爲榮其當與而不得者人或爲之怏怏焉我友揚州汪蛟門山陰沈康臣常州陳椒峰真定宋中郎皆當與此選幾得之矣而復不得或曰庶吉者天所貯文人必其人之含文蘊采不早見其光華者與焉今諸君子詩歌古文辭先傳布天下其光采發洩非天所以貯之之意也或曰自明永樂後有文章盛名者莫過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數公而數公初未嘗官館閣即數公亦不藉是選以爲重也或曰諸君之才天實生之使亟見用於國家不必更求其所以養之也斯三說者予皆聞之而予不謂然夫文采之將溢發也其來必有漸其漸則皆其平日之所養也且人之善自養者必審其性之所好而安習之諸君子之以詩古文自養者深矣今即試之以案牘之繁界之以錢穀刑法之任煩其形耳不煩其神也方且大考其平日之所養者益練其才以備國家大官之選而豈曰所養與所用有二乎予既坐廢於時竊慶吾友之獲遇而或有恨於吾友之不得爲庶吉士者故爲廣其意而慰之

贈孫焦穫序

嘗聞之先輩之言曰士君子至剛之氣養而無害發爲詩文關於世道予每壯其言思求得其人而友之關中李屺瞻曰子識吾友焦穫孫先生乎既識先生益歎屺瞻爲知言先生年未半百鬚髮鬖鬖然盡白目光如炬聽其言磊磊落落讀其書悲凉老蒼與人交責善不稍避予竊計之曰天地五行之氣惟金爲至剛漢書稱其不以寒暑燥濕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士君子之行先生生長西方爲雍州材傑之士其得金之性者深耶不然胡以至剛之氣能養而無害俾

其詩與其人卓然能自表見有關於世道者此然未知先生所爲養之之道安在及覽櫟下藏弆集見先生戒子之書乃嘆先生之剛誠不可及也先生曰受人之辱最爲有益學聖賢而受辱惟有一懼懼有以取之也學隱逸而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我知也嗟乎先生之剛若此譬之良金能不以燥濕寒暑風雨暴露變節易形矣然其遇攻金之工也毀之淬之刮之磨之金惟甘心順受焉剛德乃成始可用於天下其不能爲至柔者非剛也先生之剛若此然恐屺瞻知先生之剛未若予知

先生之深又恐屺瞻之未明用剛之道也爲之序以記之非以頌焦蕿先生也

贈姜西溟序

予於浙東之交最多雖知姜子然未深知姜子也武昌孟傳是語予曰姜西溟有古文數十首屬序於若予會有廣陵之行未之序也歸兩月而族子炳侍側曰姜先生古文辭當今不多有其格調在歸王之間而知叔父孝屬以序予以炳之能知古文辭也遽然起讀續范增論未之奇也再讀狄梁公祠記楊節婦傳稍稍稱善再讀送孫無言序爲薛君四十壽序益稱善且知姜子爲江右王于一先生友甚久宜姜子之能古文也既予寓與姜子居益近乃往盡讀其文日對之如嚴師而姜子時鬱鬱有遲暮之嘆以年逾三十才名未徧知天下予則謂姜子過矣夫古人所爲致嘆於遲莫者以未能有所樹立也而所爲樹立者以在我之德與藝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將與天地爲終始何遲莫之有且知希則貴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盡知姜子是天下盡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巳之所獨能待知巳於天下後世之

一二人而又何利於天下之盡能文而盡知姜子者乎且姜子與予一交則既知予一矣予一爲古文高自標置者三十餘年天下之大真知予一者周櫟園宋荔裳諸先生外不過數人至饑寒困頓頻年作客老死可謂窮矣而今天下知予一者見其遺稿一字一句珍重愛惜之不置當時予一寧屑屑焉求知於天下乎嗟乎姜子其亦可以自樂矣昔以韓昌黎之爲古文也尚曰始自信中自疑予懼姜子之汲汲求知於天下而自疑也故序予之言以堅其志而贈之

終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　仝姪嘉禾　重編

贈彭元定序

黍邱彭容圃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敘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典謁遊吳門我吳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結交既歸里門受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吳門剞劂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

語予曰子為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予在黍丘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黍丘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衰絰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江右移家黍邱以科名世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其有勤學之資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繭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宦禾數年上自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

部之書者元定幸而家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弁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熙者當今之醇儒晨夕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裹糧負笈之勞也米鹽瑣屑之事內外門戶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而鉏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其勤學之時奈何曰人之智慧聰明能強學多識博覽深校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晚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摸其苦已甚元定年未

弱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急聲名而不知大體我虞其僨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蹈虛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方之文人遊則當良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唱酬百端俱發四方之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

之元祐元符矣黃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人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八人迄今知名者上官軾餘官願等三十八人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波震蕩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重沒世而又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屈伸之用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文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乎故知元定之必將勤於學也憶乎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子子勿惡其切直乎元定曰微乎與子之交也子言不及此乎曷敢不祗承乃受而為序

贈宋牧仲序

古宋地今有宋子犖者字牧仲天下俊傑非常之士也年十歲精騎射十一能制義詩歌十五六能盡交天下士斐然有令名其騎則能御駃騠之馬上下峻阪一日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插矢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相合不纖黍失其制義則規矱先型能自變化盡奇正之法其詩則上自蘇李下迄

三唐盡臻其妙其交天下士則折節虛左如寒士其家世則為相國文康公子為太宰莊敏公從孫其早貴則年未典謁已為今　天子扈從之臣也宋子之美善不具述其所以見稱於天下者惟制義與詩而宋子之所為不自滿假溫溫抑抑與天下士角其短長辨其正偽者亦惟制義與詩二者則我請為宋子與天下士論制義與詩明三百年以來以制義稱者前四家則王唐瞿薛後四家則歸胡湯楊最著儕若馮開之陶石簣鄧文潔董文敏諸公制義後生學者奉若科條而諸公之詩有

卓然可傳者乎以詩開一代之運者高楊張徐無論已繼之者前後七子北地信陽歷下瑯琊爲之冠今諸公之詩炳炳然而諸公之制義有卓然可傳者乎夫前後四大家之制義與前後七子之詩其足傳於世者才力相敵也前後四大家之詩與前後七子之制義其不獲幷傳於世者才力有不能兼抑諸公之好尚或有所專而其他不暇及也今以宋子之盛年鋭氣又極天下人地之盛其所爲制義其能事已見於天下矣而又疏精詩歌仡仡孜孜志不稍勌宋子之才力好尚視三百年以

來諸大家諸才子之才力好尚爲何如耶登黃河大淮嵩山少室桐栢王屋之英靈委蛇蟺蜿盤礡交錯於梁宋之間而獨萃於宋子耶吾聞莊敏公之爲太宰也當江陵黨人士失勢之後正己率屬持衡最平不敢蔽一賢士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後也文康公凡兩主禮闈丁亥文事初盛至己丑則浣濯靡曼獨歸大雅文章體製廓然一新文康公持之也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子也是宜宋子之才力好尚欲兼擅乎制義詩歌而又溫溫抑抑折節天下之士以繼乃祖乃考之志也抑我聞王陽明先生八九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間脫身走登居庸紫荆倒馬黃花峪諸險要處縱觀邊關戎馬之勝於是才志雄拔意氣遒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而我聞宋子幼時亦從文康公視師漁陽上谷間得歷覽邊關戎馬之勝嘗飛騎逐黑白兎雖材官蹶張之士不能馳而及也扈從桑乾大狩獵飛馳高山危陂馬蹶復起起而復馳十數日不倦蓋宋子之才力志氣慨張奮踔於童稚之時有以盡天下之至大歷天下之至變其視制義詩歌之技殆眇末耳而亦以全力注之不敢

忽宋子誠天下非常俊傑之士也夫使宋子他日得志則將兼陽明先生理學文章事功之盛以益光莊敏文康之家學彼區區制義詩歌之美善又何足以爲宋子諛抑予非好諛者也悉宋子之生平雖欲不諛焉不得也

贈徐山仿序

唐虞三代之隆士未有悲不遇者也士之不遇自孔子始然能以其道獨伸於天下羣弟子之不遇者皆得依其師以自見則不可謂之不遇矣終戰國之世尤貴士不獨四公子也士無慎一技而自

廢匿者漢負薪牧豕之徒貲郎嗇夫之輩得自通
天子至有朝上書夕召見者又公卿大臣皆得薦
聘徵辟士有從布衣徒步一歲中至公府九列者
唐則若賀監之薦李白杜甫之自獻三大禮賦皆
以詩文崛起迨韓愈杜牧之流以著作干主司或
上書宰相求自媒當時不以爲耻且幕府各辟名
士授官掌書記士即以此致高位其爲遇之途蓋
廣矣宋取士之法漸狹然太學生常二三千人聚
京師得昌言朝政得失及人才進退當否之事士
之氣常伸士之甚不遇者莫若有明以來格於令

甲束以章程既不許若漢之上書天子從公卿薦
辟以自進又不許若唐之自干主司及宰相或授
官從書記於幕府又不許若宋太學生之得參論
朝事斤斤焉靡靡焉童子日佔畢鄉塾由郡縣而
升之學使者不遇則老於童子科已耳諸生日執
業庠序三歲而試之棘闈不遇則老於諸生已耳
歐陽子曰天下不乏駿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
於山林之間夫山林之間有魚鳥烟雲登臨文酒
之樂又何足悲我獨悲天下才士之消磨老死於
章句訓詁之中也商邱中原人物之藪也當天下

道里之均四達之會多文獻之家乎十年中兩遊
其地於後起之傑得吾友徐子恭士之從孫大年
字山仿者以爲目中操觚少年莫出其右其文蕩
逸遷變咸合古法每試未嘗不受知於方面及守
令位置恒第一獨應童子科輙報罷今年夏巳見
賞于所司佹遇矣而復不遇乎既稔識其文又深
知其不遇之故爲仰天扼腕咄咄不樂者數日而
徐生又蚤孤家貧幼育于從祖但能讀古人書自
娛不能謀所以詭遇之術也徐生亦惟益攻苦力
學以俟時命之集而已思古人有悲士不遇賦乎

不能賦故爲序以慰勞之

贈侯貽孫序

商邱侯氏自太常公兄弟以儒術起家迨今貽孫
之身五世矣五世之中名位莫顯於司徒文章莫
盛於朝宗乎丙申遊商邱適朝宗初沒展磨鏡之
誼不執孝子手而出至丙午再遊宋始獲與其子
彥室遊一日太邱黍邱諸同人爲公讌置酒朝宗
舊所著書壯悔堂中召乎酒半見有年可舞勺瑶
環瑜珥望庭而趨詢之知爲彥室之子朝宗之孫
司徒公之曾孫也與之語應對英敏知非常兒也

出其試作涸灘岩暎有朝宗之風不數日聞補郡學博士弟子員爲之色喜嗟乎今朝廷最慎庠序之選每大邑爲儒業佔畢俛首童子科者不下一二千人遞遞三四年其得升於庠序者大邑不過十五人有攻苦能文斑白而不得及者今貽孫以舞勺之年一出而應其選非昌黎所云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哉間與朝宗愛將吾吳陳子萬屈指朝宗若在今日年尚未五十也而遽有文孫出而接武其後朝宗縱不及見而天之所以待朝宗亦不可謂之嗇於後矣維是朝宗意氣简岸

爲文嫉惡好善多過當所刺譏庸邪之人攝伏中要害亦足傷天地之和爲之後人者宜以包含弘大之德度發爲和平蘊藉之文章以補朝宗未竟之志業以遠紹司徒公之遺緒休烈試觀朝宗所作彥室字說知其末年已進於道與東方曼倩阮嗣宗之誡子同一意我亦爲貽孫誦無念爾祖之詩爾

贈侯闇公序

客朱數日於桃源舊令公侯仲衡坐上見其猶子侯明字闇公者試作剽悍銳驚跳盪無前卜其必售也果爲學使者丹徒張公所賞識以第三人補商邱博士弟子員時翕然稱學使者知人能得士既閱其評語則以闇公文得力於曾南豐王遵巖兩大家予竊疑焉問於吾友徐子恭士曰遵巖文學南豐南豐學劉向向文本儀禮皆以典則厚重爲貴即開闔旋折之間務規於寬大直而不倨縱而能徐在諸大家中自爲標格以僕觀闇公文蓋似崑山何張公言若是徐子曰公亦言其所從得力耳非言其貌爲似也且文之剽悍銳驚跳盪無前者使其中無所深得以厚植其原則一往易竭

故先輩謂崑山文與歐曾文同出於六經亦言其所自得耳且予不見牧齋之序震川集乎震川得一南豐文諷咏累日不倦今震川文簡質明潔亦何嘗求類南豐也予適蹶然起歎徐子能知文適宋之同人賀闇公屬予文爲贈予即書論文之語歸之以廣其志而勗其進且以質之仲衡以仲衡與徐子爲同學亦深知古文者也若闇公之家世人地宋之人無不知天下士莫不知使予而必詳述之以爲贈則非闇公能以文自致功名之意矣抑予聞闇公尊人叔岱名三十年愛其有古儒將

風雅歌投壺彈琴說劒鬬雞走狗蹴踘賦詩同人皆樂與之交而予十年中兩遊宋叔岱方爲汗漫遊不得晤則予之所耿耿者也而閻公獨家居能以典謨之年攻苦厲志以自振拔斯可謂之賢子弟矣寧僅以其文似古大家爲重乎是爲敘

贈陳子萬歸宜興省兄其年序

丙申歲予與陽羨陳子其年讀書於今司業宋公家其年居西舍予居東舍燈火相照映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然好晏起其年好爲驚艷絕麗之文予且嗜蒼涼古直之作兩人

性不相易然最相得也歲冬十月予别其年于丹陽姜氏自後數年予旅食京師濟舟江淛間無寧歲而其年以貴公子孫亦不能家食客淮海間數歲中僅一見於嘉禾曹司農宅予兩人支離憔悴之況亦相似矣今春予往越聞其年至我邑我邑同人如顧茂倫吳弘人又貧不能具雞黍乃爲設飫飳一飽而别予復不得晤甚矣予之念吾友之切而别吾友之久也夏四月予去睢陽乃得時時與其年弟子萬者游益子萬幼爲侯朝宗之贅壻僑寓睢陽已十餘年予見我友之弟如見我友而子萬亦知予與其年之交甚歡視予如兄也益其年兄弟五人四人能詩子萬其一也久客多暇則與子萬論詩但似爾兄客淮海間所作射雉集中七言古詩則可橫行天下矣而子萬久居外悒悒不自得思東歸適合肥龔先生過睢陽亦貽詩子萬勿久滯此子萬今促予北渡河將遂往泰淮就其兄矣予謂以子萬之才但努力爲著述之事其在睢陽與在東吳皆可自樹立何必歸昔諸葛子瑜奮跡江左弟亮躬耕南陽泊然有以自守後皆成大名顯當世枚皐爲枚乘少子乘歸淮陰皐少

留梁園未常從其父兄也後受知漢武以文章名天下人亦自樹立而已何必歸若歸見家督則爲予言甚相念苟富貴無相忘也

贈陳子萬至京師序

陳上舍宗石字子萬者宜興陳少保公孫處士定生先生子我友陳子其年弟梁苑侯氏朝宗贅壻也以贅壻故僑居梁苑當四方孔道江南人士過之者莫不交懽子萬與予交更久庚戌三月余過梁苑信宿卽行子萬不忍予别之遽也不遠百餘里從予至睢陽四五日共晨夕起居使予忘羈旅

之若余心德之余之過雎陽也以見湯大恭先生論學故特留四五日大恭得蘇門孫徵君先生講學之傳于斯道實有所見子樂得以所見者相質焉子萬從旁聽子兩人往復辨論之語欣然樂之既同晨夕子益出其所見語子萬子萬益喜余亦更喜子萬之可與言學也追數少保公總憲之時值高忠憲劉忠憲馮恭定諸公倡首善書院于京師四方講學者雲集高忠憲獨倡明考亭之教而鄒忠憲則以所得于陽明之弟子者相與參錯其議論雖意見未盡合然皆有功于聖學者理學變

而爲節義而定生先生與其友吳次尾方密之沈昆生諸公激昂意氣顯賢黜佞遂開黨人清流之禍然定生之功于名教天下莫不稱之節義復流爲文章而朝宗與其年兄弟復先後以詩歌古文詞昭耀天下蓋其學益醨而淺矣然華盛者必歸于實未盛者必返其本亦勢所必然吾願子萬之從事于理學也湯先生年未四十能棄官隱居力學當代偉男子也孫先生以九十歲老人主持斯道著書立說調停程朱與象山陽明異同之見使子萬不僻居中州則已既久居此則舍兩先生者安所從問學乎今子萬補國子上舍將讀書成均行有日矣則吾又聞京師有熊青嶽先生者能爲程朱篤實踐履之學子聞而心師之又有侍讀張幹臣先生者得鄒忠憲公之遺意方以忠憲宗儒語要一書風教天下子雖疑其教未甚合于考亭然不可謂之非卓然有所見也子萬其以子與湯先生往復之說質之兩先生兩先生者必有以益子萬矣

贈田都諫序

歐陽子言今世九卿百執事貴官大職各有所司

不得兼理若生民利害社稷大計惟所見聞不專繫一司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諫官權均宰相然子常攷三代之世諫官無專職若益皐陶傅說之納誨于其君昌言儆戒無所不至是宰相即諫官也唐宋以後兩省游至大拜翰林亦兼言職若韓范歐陽諸公皆以諍臣相繼參知政事是諫官即宰相也自明之內閣大半從翰林優游坐致且詞臣無言事之責言官至大卿得入相益少於是諫官與宰相之勢分宰相之權亦削浸淫至今日言官尚得譏諷言事氣常申于天下而宰

相但取大體持重不得專意有所輿革是言官尚可言宰相不可行久矣故昔人曰不爲宰相當爲諫官今但當曰若作宰相寧作言官非激也顧言官分臺省三百年以來一人不相兼今得先後兼爲之自兼山田公等始言路之遭逢若此抑奇矣公起家大令入爲曹郎出権關倉尋改監察御史條奏必承　旨嘉納已需次卿寺復召入掖垣論列皆經國碩畫先臺後省得暢論天下事先是公令中州省試同考得士七人今年春以給事中分校南宮得進士十一人皆知名士傳曰艮農知稼

畬艮陶知埏埴君揚歷中外習知國體已爲諫官則知我所得士某某他日諫官才也已將爲卿寺爲賢相則知我所得士某某他日必卿寺之才賢相之才也夫及身爲大官據要津得行其志多不過三四十年少則一二十年事耳得才士十數人教育之使繼我事業而傳之無窮此數世之利也故曰忠莫大于樹人功莫大于得士敬以爲公贈

贈趙明遠序

庚辰予從先君子同我友吳子聞夏讀書於楞伽山寺見四壁皆與聞夏之父中丞公論文書爲與門趙明遠先生作先生即聞夏師也自此屢得相見先君命東以父執之禮事先生既聞夏之兄子齋贅於東東以兒子畜之而齋之外大母即先生女兄也因復與先生爲姻親又先生子子一丁酉舉副車才審耕甚東與爲同年先生雖命東論交在紀羣之間然東祇承先君命不敢忘事先生益恭先生文筆妙天下每一藝成同學傳誦爭相繕寫甲午行牘奔走海內至乙未下第後遠賈猶重飦持兼金購其書從來所未有也其爲文根柢經術緯以精思峻潔峭拔不欲一字襲前人人之習

其文而取科目者不可勝數而先生顧遲至今日方成進士魁一經可謂晚達矣其闡中作已傳誦都下今且出其藏稿再奔走海內先生文章之光燄乃益四達於天下垂之千百年不可磨滅也且以先生之文迺晚達可以使天下負奇積學坎壈抑鬱之士聞之益堅其志以俟命無傍徨中道之苦即其徒若聞夏友人之子若東者淪放久矣亦得援先生以自勵先生一身之遭逢係於人心如此何其重歟今先生歸故鄉與予一振興文章之業予亦且歸偕聞夏置酒楞伽山之巔與先生縱

觀湖山而問先生昔日與吳中丞論文之指也

贈黃繼武序

自明洪永以來稱會元者俞友仁迄今丁未科我友黃子繼武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科名之重不過九十八人而繼武蔚然列其間予甚偉之蓋會元以文特重也我得而論次焉洪永十五人宣德迄天順十三人其文皆不事彫飾莫可得而詳成弘十四人章楓山吳匏庵爲之冠稍見其法度然未離乎太樸也正嘉之二十八人隆萬之十八人人文代起其尤著者如唐應德瞿昆湖鄧文潔王文

肅馮具區李九我輩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之符節可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人心敦厚士之起家非科名不貴科名非會元不重故凡觀會元之文者亦可得尚論其世之一端也或謂吳無障以偏鋒傷氣湯霍林以柔媚敗度明文運自此衰然啓禎之八元若曹若吳其風神又何減前人也國朝制科已十舉凡爲會元之文靡不彬彬可覩獨兩科以來初罷八股俾士得以經濟自見於前之爲矩矱神明莫可求合而繼武獨能以昌明博大之篇章發舒其賅博精覈之經術使天下後世讀其文想見國家文教之盛即變易舊章而制科之業其可傳與前人無異予益偉之矣故樂得而序之

贈陳翁餘序

鄉會試之有副榜攷之前代名曰激賞一作紛賞益慰其倦得而失之也本朝獨戊子科　詔天下廪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人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郡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廪生此恩詔不爲例辛卯科予應浙江省試中副榜第三同時前列王鈞

辛丑進士陸治原文水令錢紹隆沈胤城馬翀俱癸丑進士沈官庶吉士包元辰今官岳州太守盧元培戊戌進士戶部主事癸丑同考得士韓菼董閭等十一人陳紫芝丙午舉人王扳皆一時知名士爲主考修撰蔣公超巡按御史杜公果所器重乃因順天副榜第一張叔泰上疏乞如戊子科得　旨下部議時禮部尚書陳公之遴以次子容永在副榜前列引嫌逡巡未定明年給事中王公楨具疏請謂諸生以一二字之疵或限於額有毫釐千里之歎誠可惻惻乞以前十名克貢疏再下禮部而滿漢尚書遂議自後直隸大小省或二十名十名八名

五名前准貢　詔著爲令以有自後兩字余輩在
辛卯者仍罷爲諸生而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行
之迨癸卯科歷丙午己酉俱不許立副榜名色士
之限于額數及微疵不得當且寂然無所考據多
扼腕而思副榜之復設矣壬子科大司成復請舉
行如甲午己得俞旨天下欣然謂　聖天子酌復
舊章即此事甚細亦足爲鼓勵人士之一端也嗟
乎自癸卯後天下京省試中式之額約裁減其半
進取之路益偪側人才沮抑短氣今之舉副榜者
皆昔中式及額之人也幸舊章方復之始得自州

縣貢入國門遊辟雍望闕闕愾然見　皇居之壯
麗與公卿大夫冠蓋輿騎之翕赫及二京十四行
省同年友生並入六館論文講藝之盛其猶賢于
前此之佹得之而寂然一無所知名攷據者哉予
既被廢十二年心如寒灰槁木爲人摧抑虐侮不
復一動其心而忽感于此事之舉行追念二十餘
年以前予與同榜諸兄弟經營奔走於部科間事
垂成而忽變感慨悒鬱之狀歷歷如昨日事今已
再閱沿革海內精銳之士從此進者雲蒸霞起而
余且頹然將老矣癸丑六月偶從督學侍讀王先
生于邢州幕中清暇而同客黃岡陳子翁餘以壬
子湖廣鄉試副榜弟五人貢入成均負能文之譽
又恂恂抑抑勤讀書訊知爲名父之子又我友菊
盧朱先生弟子也與予交藹然予因歷舉副榜前
列拔貢緣起以告之且以備後日攷掌故者毫末
之助非敢曰自敘其事於諸公有前驅之力也

贈王又沂序

我家四世師友於黃岡獨多豈不異哉有識其父
於三十年之前旣友其子於三十年之後者黃岡
王氏又沂之於予父子是也有識其子於十五年

之前既友其父於十五年之後者予與黃岡朱氏
菊盧父子是也我先君性沉靜簡默不妄交游每
談士競引重始應四方文社事又沂之識家君也
在乙酉正月時先君方出謝友人之會弔先大母
故相遇吳中丞家又沂爲予言先君白衣冠顏色
顑頷若重有哀者同坐爲張九臨吳羽三吳弘人
兄弟予聞之泣下蓋先君以是年春三月哀毀嘔
血至明年春不勝喪歿矣嗟乎今天下文章之士
如冀予小子幸多四方賢豪長者交然自江浙數
百里外求一人曾識我先君者又沂先生少矣然

則東對先生言動間稍輕跡狂易有悖先君對客謹慎意先生必心非之東也敢不敬乎況先生夙有聲譽藝林爲昊廬王公舅氏而與公諸賓客飲食起居不求稍異謙抑能下人論文得矩矱變化觀其持己論文可以知其人文矣敢不敬乎尤異者天啓初東先大父在成均觸忤魏忠賢黨人中以家難幾不測而時以縣令力爲保全者黃岡晏㳟徵吏部也爲一世拔我先君童子科中三試皆第一後院試亦第一俾先君自此知名亦晏公也爲再世東丁酉舉於順天黃岡曹厚庵先生寔座主也知予二十年館榖予俾予得負米以將毋爲昊廬王公而因公得交其親串若菊廬又沂及公子子重菊廬子庭怡門人陳翁餘又皆黃岡人也爲三世予長子準交庭怡其事詳于贈庭怡序中爲四世夫黃岡之至我邑凡二千餘里可謂遠矣而寒門四世所師友得諸賢人君子于黃岡若此亦盛矣豈不異哉因又沂之與我先君之相識遂牽連及此亦猶古史傳書法之意也夫

贈朱菊廬歸覲序

東毋生萬曆丙午今年六十八菊廬毋夫人生萬曆壬辰今年八十二東毋生東一人東生子一人菊廬毋生菊廬兄弟三人有孫十八人曾孫十一人菊廬長於東不過五六年今有子二人孫三人矣東毋雖少菊廬毋十三四年然早衰髮齒盡脫容貌若八十餘歲者性勤紝績雖老不倦然自生東時得肺病至今每一發輒委頓數日而菊廬毋聞壯健少疾病耳目聰明行步不須杖扶若五六十歲人東生爲獨子且有賢子夫之今一子又孱弱多病東又家食不給出負米四方經年不能歸歸復遠出遊如是者二十餘年而菊廬二十年以來僅兩至京師踰年即歸省毋率子姓抱孫羅列毋膝前言笑爲樂且楚中薪米價賤不及我吳四分之一樊湖魚鮓黃州豬肉予聽所稱美冠天下者不過數十錢可供數人食其脆甕飧易辦又世有恒產足以給仰事不似東之必索游以奉衣食俾我毋時時仰屋而歎嗟乎菊廬固非天下富貴赫奕不可幾望之人也同爲人子而予事事不及菊廬遠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菊廬少壯時屢以文章受知賢公卿大人既舉鄉歲進士需次爲學官能澹靜自守用心平內似見道者與人交

寬容和愼不與物忤卽學通天人而藏養益密未嘗以學問驕人予竊窺菊廬一出言一舉念之間能不忘其親不辱其親以邀福於天也若予之輕蹤禍急動而獲戾鬭過不知攺常貽我母以危懼則予事事之不逮菊廬豈皆天爲之哉壬子秋與定交於督學王公邸第復同歷燕趙魏衛中山間感菊廬能容我過而遇我厚今十月菊廬自魏博固辭王公歸省母夫人期以明年春來雖爲別不久然羨菊廬之得早歸而菊廬母夫人見子之樂與吾母歲暮倚閭念予不得遽見之悲同爲人母而懷抱之不同若是東之罪通於天矣因泫然序其言以爲菊廬先生賀

攺亭集卷六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　嘉禾　重編

贈孟伯徙序

我祖父受當世巨公知遇最深者莫若黃岡晏泰徵先生先生令松陵五年淸惠無比不幸所部密邇璫黨先祖棠家難璫黨之大有力者壓先生俾破我家先生屹不動我祖賴以全我祖旣餞於資爲國學生而先君年二十一猶困童子試先生奇先君文拔置第一再試再第一邑人譁謂以資得之於先生也旣而先君郡院兩試亦俱第一邑人乃服先生握先君手大喜笑謂若不負我盍我祖父受先生知遇若此予童穉時每歲見先君焚香滌硯修赫蹏候先生惟謹且知先生有令子能文益喜不意先生後歿於嶺南令子復蚤世有當承嗣先生者久未定而先生竟無後矣今獨有外孫一人耳卽今武昌孝廉孟傳是之子宇伯徙者也左傳於姬嬴之間特重甥舅謂爲自出范氏曰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韓昌黎曰元賓歿求見元賓不得得見元賓之友如見元賓焉况我家世受晏先生知今求見先生不可得求見先生之子若孫不

可得而幸得見先生之外孫所謂先生之自出也庶可髣髴其音容於百一不猶愈於宗乎不猶愈於其友乎而謂予於伯徙有不相見感慨酉速且悲且喜急引與爲忘年之交者乎而伯徙又早慧過人年十三已博綜古今顧盼英穎從傳是來遊吾吳同人見之無不傾倒其能克紹祖父之風而又克成我晏先生之宅相無疑也司馬子長作史記不得外孫楊惲其書不傳韓昌黎古文詩不得壻李漢其集亦不顯今先生有壻傳是有外孫伯徙何必不若李漢楊惲而予又竊附淵源之義於

先生予與伯徙敢不交相勉矣適我友吳子文九與傳是父子交甚歡囊同人之贈言以送伯徙予爲序其梗槩如左

贈張生牖如之京師序

吳諸生張壎字牖如從學於予久矣予既廢於世而壎事予益恭一日壎去予遊京師予與及門吳藹徐鈗菲及兒子炳送之江干既祖取道藹等前曰夫子好爲文今於壎之行而夫子獨無文以贈行可乎予曰古所謂贈言者必其人有過當規有不逮當振而進之也壎之於家也事父母大父母甚謹蓄弟妹甚友愛與師友甚篤信其出門必可無內顧憂也其之京師也持已必狷介臨事必持重發言必慎密與人必無傲忽無諂瀆以獲戾於人予又何所規其過振其不逮而贈之以言乎無已予將教壎以待蝎之道壎生長江南其始遊於北殆未知蝎也踰江及河從山東歷棠陰肥城之間則多見蝎焉且今入夏當蝎時矣壎逆旅中將卧起必持燭視土壁及四壁謹避之蝎雖陰毒然人不相觸蝎亦不求人而螫也壎其識予言慎勿與蝎遇可矣倘不獲已而爲蝎所中必疾苦且痺

但當持其心志勿使瞀亂若不可忍者況疾苦不踰時當瘥若叫號於人爲人所笑人亦不爾惜也若求藥以治之藥每不勝徒自擾擾縱求得蝎亦慎勿殺何也使人之心若常見蝎者敬畏則可以無咎蝎亦有功於人又安可殺也壎起拜曰善乎夫子之言壎也謹受教乃屬諸書其語贈之

贈胡濤公序

昔容城劉靜修先生統論字學分篆隷金石之刻爲三一曰先秦款識金石刻一曰魏晉金石刻一曰唐以來李陽氷等刻予每考歐陽子集古錄知

劉先生所分列艮然然以爲特博古者玩好所寄未必其有實用也及觀韓退之蝌蚪書後記云凡爲文章宜畧識字欲識字必通先秦以還及陽氷父子之學然後三蒼之說有據劉先生亦云正書必本篆隸鍾王皆溁知其義卽顏平原所辨正通俗三等書亦然夫求識字以爲文章則金石篆刻之用亦大矣然今日字學淆譌已極嘗求其故知古之爲字難今之爲字易古攻文之法甚嚴而今無法也何以知其然也古字欲通用者刻竹木欲垂久者刻金石工旣繁則較辨必愼卽秦漢後學

者欲自爲或傭人皆抄寫讐對譌者尙少迨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紙印之法書益廣而益輕字遂不勝其訛矣古周禮六官之掌各分獨攻文之官旣有外史外令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專其職於宗伯之屬矣而家胥瞽史諭書名之職復統之行人朱子又云每歲使大行之屬巡行天下攷文正否統於大司寇則爲罰必嚴而法無所貸今者不但廢其官卽三年之中一行其令於科舉一點畫不可誤司其事者先不識正通俗三等之形不知三蒼說文爲何書卽蔭廕兩字正俗之辨考官旣盡究於　章皇帝之前而辛丑南宮之役以蔭字銜冤者百人則顚倒淆亂莫此爲甚夫正書且不能辨敢望篆隸乎刻之板者且不能辨敢望刻之金石者乎然篆隸者正書之原也金石刻者又篆隸之跡也則今日而有留意於識字爲文章者舍金石刻之家無從問辨也矣徐州胡濤公獨以此擅重名於蝌蚪文及秦漢唐諸字法莫不詳其從來稽其正變令博古之士皆悅服益濤公之才無所不能其詩與畫皆足名家而歆然不居獨其金石篆隸之學爲天下宗濤公亦毅然任之

而不辭豈亦深憫乎今日不識字之人幸意於爲文章者與庚戌秋七月來穎州訪劉公定氏與予適相遇縱觀其諸刻慨然念字學之不可復猶幸斯人之存爲有係於學者也故贈之序以告夫同志之欲識字者

贈李魯玉序

長垣李璠字魯玉生八歲而孤母孫太君撫之成人早歲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昨歲受知督學侍讀王公拔第一今年春夏從遊河間眞定兩郡間指授爲文法度學益進旣淡念其母太君獨居且無

同產兄弟可共奉養祖母春秋又高乃浩然辭王公歸王公慰諭留之不得而東送之愴然爲慷慨流涕言曰君生而早孤抑予亦孤兒也傳曰人情莫不悲其所同愛其所似又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以予今日送子忍恝然無一言哉予嘗彙次經傳史書所載聖賢大儒將相下及博學能文章負氣節之士凡生而早孤能自勵成人以立大名顯所生者得百餘人分爲四卷卷各有目人各有傳傳各有贊贊已復綴以論論其立身行已之本末操心慮患之不易曰孤兒編其第一卷第一人則

孔子也第二人則孟子也卷終一人則我朱子也將相名臣最著者推諸葛忠武范文正博學宏詞能文章負氣節推韓退之歐陽永叔爲最俱冠諸卷首以發凡起例可概也東早歲失嚴父伶仃荼若每當侘傺無聊時則啓所著茲編以自娛即不敢望孔孟庶幾願學朱子焉默默抱此志三十年矣今見李君之文采志行及其早孤之年歲謂可與論爲孤兒之道者欲以予所著書授之於其行也述此以告之

贈王孟穀序

東嘗縱觀漢末諸談士其遭逢之跡若獲報於天者有三最上爲荀朗陵陳太邱等師表人倫數十年仕宦未甚通顯天則通顯其子以報之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其門望足以發揚父祖之潛德其次若蔡中郎之無後郭有道龐德公司馬德操輩之終隱而不出則天必通顯其所獎許之後進使後世信其識鑒之明而因以不泯其舊德若王仲宣顧元歎之於蔡中郎孫季實等之於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於龐德公司馬德操皆是已最下則以中原耆舊有聲之士遭時割據隔絕

一隅莫得一身之棲托若張子布虞仲翔之在吳許文休之在蜀最可悲矣而其平生故人或貴爲公輔心焉念之爲移書慰問以張其聲價若孟德之於子布王朗之於文休雖其國中年少氣銳功烈赫然若周公瑾法孝直輩不敢加無禮於子布文休亦其平生好推獎氣類之一報也嗟乎讀史至漢建安之間談士之所遭逢若此此可爲慷慨太息者矣今漢陽王懷人當世荀陳也有才子孟穀其文采意氣度越時輩他日必爲文若元方以光啓朗陵太邱之門望予所以屢爲懷人賀者也

所自傷者一身淪落錮廢不足惜而疇昔曾紫賞譽推奬若蔡中郎郭有道其人者今或身歿無後或聲名俱辱甚於中郎而予輩學無一成又不能仕宦重負中郎之賞識卽同學中或稍稍通顯矣又不肯篤念疇昔諱言爲其人援引之後進予嘗過阜里婁東金沙間想見其當日談辭如雲門外屐滿之處未嘗不三嘆也今天下之大海內耆舊之盛他日或有如予布文休之絶遠中原者我願孟穀通顯之後必推論數十年以來人物交遊本末使天下知論交之不可苟卽立功若公瑾孝直

必敬禮予布文休使天下知羇離人物雖頹唐偃蹇亦有不可抹摋者是亦懷人之所樂聞而予之長爲天地間棄物徒負疚於疇昔之爲中郎有道者尙得比於人數是在孟穀他日念之而已

贈韓燦之之浙江幕府序

昌黎韓子稱其友李愽崔羣之賢謂兩人之爲賔客於諸幕府也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可一日留也予讀其言默然念今天下果有愽與羣之爲人者乎而韓子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因念今天下卽有愽與羣之爲人欲得愽與羣之主人甚難又竊怪兩人何以遽得賢主人使道行而名立兩人者旣起家爲大官而又使其主人之賢聞於天下也旣又讀其送石處士之御史大夫烏公幕也祝之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又祝之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予乃爽然知主客之相資以有成其相與以道義嚴重深厚不苟且如此必若韓子所言然後可贊主人成功以報天子

也予往來京師幾二十年見友人之得爲幕府上客揚揚盛車騎出國門者不可勝數未嘗敢告以韓子之言今涇陽韓君之之兩浙撫君之幕也知君平生志行與李愽崔羣同而主人與客之能相信以道義不苟於去就亦與石處士主客同故敢以昌黎韓子之言告且予浙人也兩浙安予受其福予身雖負米於四方予老母弱子親串之在我浙者其係於韓君與主人之能安全之也亦切矣至治兩浙大略凡所爲察屬吏戢悍兵靖寇原恤民困廣視聽酌寬猛使民皆樂其生而下吏惕然

知畏法則韓君之所以決策於賢王人使道行而名立者已熟矣何待予言

贈朱菊廬序

予聞黃州朱先生久矣今年夏適館於督學王公公與先生同里數數爲予稱朱三兄菊廬予曰菊廬先生之爲人何如公曰闇然自修有質有文不矜不伐之君子人也其爲文章原本六經內淑心性外有濟於用世予見公平日品隲天下人物不稍假借以此信先生願望見之迨閏七月乃定交於王公之宅先生固知予予讀先生樂修堂古文

數十篇答問數十則旣心折其文章而先生見予甫里集詩古文則又稱善不置爲予序之然予以文章知先生者淺也久與先生處見先生一顰笑不輕發終日瞑然獨坐一室中塵滿几席書卷縱橫不屑意益用心於內者也與人言開布心腹不激不隨和平溫厚粹然有道予以是益服王公誠能知人得友而歎先生生平所以見信於其友者其爲人與文非偶然也先生三十年以來絕意仕進雖數年以來奉其尊甫之命一應廷試得明經高第然其志無日不在山水間思杜門著書以老

而王公方貴爲　天子近臣司畿輔文章之柄與先生出處亦逈異矣而兩人之交相信而相與爲益以底於有成也在易孔子之言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楊中立釋之曰跡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跡同而心異相望而愈遠楊誠齋又釋之曰出處同道則禹顙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我於王公之言信菊廬之爲人於菊廬之人與文信王公之論人於孔子釋易論交之義信公與先生之交果在心而不在跡也竊怪天下

之求友者始惟泥其跡之同洎地位相近相軋又從而相忮焉信乎惟處者可與出者全其交默者可與語者見其心也雖然以處者交處者以默者遇默者則又何至於相忮乎是予與先生論交之志也

贈朱庭怡序

順治庚子夏於大廷尉漢陽來園李公座上見三少年皆有容止文采一一問其姓氏一爲廷尉公子字仁熟一爲我友黃敬渝子字卿月一爲朱氏子字庭怡卽廷尉公壻而黃岡朱菊廬令子也予

時未識朱君而凄然念徵渝疇昔之交今喜其有子感慨太息而別閱十三年壬子始獲識菊廬於京師問庭怡别來狀甚慰既菊廬門人王子重陳翕餘亦同舍共稱庭怡爲諸生能文有聲譽迨明年九月庭怡來魏博省其大人即奉大人歸省其大母予與爲同舍生者浹月愛其安雅端正不妄言笑無洶洶拳拳之習且爲詩有法度與翕餘共一几榻篝燈夜讀偪側漏三四鼓不休其勤謹若此足爲菊廬令子矣大易稱有子考無咎及子克家朱潛溪引其語送劉文成二子謂爲人父者得

賢子之力必及其年壯盛之時父經營四方於外而子代執家政於内可以覘其用心之誠僞及他日學術之虚實此篤論也今菊廬年僅五十餘而令子老成練達質有其文此潛溪之所致美於文成者矣獨念予昔亦有子準年十二以文章受知於廷尉李公公之從西浙入卿寺也予率準自禾水送之吳門公命準論伊洛淵源心要準應對詳敏公大驚異泊舟慧山手書高忠憲公靜坐吟爲序數百言紙長三丈餘授之藏於家即庭怡亦嘗識我子準矣今見友人之令子而追念我子其能爲太上之忘情乎廷尉歿亦數年今聞仁孰能自振拔不墜家聲卿月亦能讀父書是皆可感可喜者也庭怡歸爲我致相念可乎

贈余鴻期序

余子鴻期楚之興國州人以鄉貢進士謁選人爲學官需次京師予與之共筆墨之事者五閲月常同遊褰上東至盧龍西出居庸關抵宣雲間與語累日夕不休因悉其爲人愛其誠朴謹厚謙謙下人又能多識史乘稗正諸書前言往行及近代賢士大夫詩文可傳說者一一成誦人有詢之者矢

口即答若其所自作處亦異矣然又不自矜其博見人稱知讀書必惓惓問以所疑有得則喜形於色不得則蹙然不自怡予竊見其誠然也因喟然念吾孔孟之教必曰學問學必繼之以問也今師道日衰天下有志之士尠見鮮聞即肯自勤於學而頗以問人爲耻此學者之大病也而鴻期獨能全是二者以勵於學嗟乎豈易得哉昔西銘張先生盛年勤學甫四十而歿故其所著書或未愜人意獨鴻期每背誦其所爲序跋皆予童子時侍几案間見其援筆立成者又漳浦黄先生邃精易學

著三易洞璣易象正諸書人皆不得其解庋束不觀獨鴻期酷嗜之嘗自武昌三千里遊至越購得其書且讀且思一夕夢見黃先生召至前與說易良久寤而言先生舉止歷然我黃先生也寤亦與矣予向遊兩先生門然年稚氣浮未能窺其義蘊至今以為恥鴻期生於南楚去兩先生居甚遠生平未一侍函丈獨能誠心私淑口誦其遺文而夢見其狀貌以予之向為兩先生門人者聞之得不感嘆慰勞急引為平生之交也顧鴻期年長予數歲鈐市先生今年七十矣鴻期以謁選人未即得

官將謁京師韡蝅之事歸趨省覲予愛慕之不忍別因記其所知鴻期者為序以贈之且以告天下之為學者皆宜自勉於問以不悖孔孟之教且使天下知尚有私淑黃張兩先生之學如鴻期其人者

贈費幼服序

順治三四年海內初定廹欲得天下之士用之命督學使者貢士試得第一者入京師廷授推官州守邑令不數年多仕至方面而我同年吳與費幼服獨以母太夫人卧病留視湯藥家居六七年不出既畢葬然後從容遊成均即落落諸同輩後無慍色豈非眞知為人子大節不以仕宦勢利動其心者哉子曰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此東所以敬事幼服之本意也既復與幼服論學藉上益知其篤信正學當國初流離顛沛之中負母荒江舟楫間忽大悟一貫之旨為予抵掌縱論既學有本原浩浩乎莫窮其際與予向所聞於大滌山及平齋講堂者無不合然後益歎幼服之為可敬畏也宋景濂曰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予竊深信篤好朱子解大學明德

首發虛靈二字之義此二字者向未嘗並見於經傳而朱子獨首揭之以昭示後學朱子之所以為孔子之孝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門人問曰何謂虛予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也何謂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也夫必有四絕以植其體然後有四可以達其用猶天必虛空無所窮際然後兩儀四象往來屈伸而莫測其變化今之學者先取古人數十卷之陳言膠固充塞於胸中守其聞見而不知無聞無見何思何慮之中天之所以予我虛靈者

安在此朱子所云學愈勤而心愈放陳白沙所云此其人卽壽千百歲猶之未生者也若幼服者既不昧於爲人子之大節而又有見於正學之心傳身爲孝子而又能學於朱子以爲孔子之孝子則亦可謂不辱其親不虛其生而凡所歷於天地中之歲月俱可無媿而可爲壽也已今七月杪易水使院中遇幼服生辰而予遂詳序其言以爲壽且以愧予雖知其學而不能如其家居養母得速返里門修晨夕定省之事豈非孔子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乎予愧幼服多矣

送安陽令單耐菴致政序

彰德兩河間一都會也控齊秦跨燕趙蔽河汴爲天下衝幸今天下無事則沃野千里其小人淳朴而力田其君子廉靜而好學安陽其郡治之所在一大邑也康熙五年春高密單公耐菴筮仕得令於邑兩月治行大著三月移疾乞休上官大吏無不固止之者公投劾竟去安陽之縉紳士庶重失其怙恃思慕依戀不能止公之行又不知公所以必行之心也或曰仕求祿以爲貧也公生爲貴公子卽貧亦無所藉祿仕以求尊榮裕後人也公之子及兄子俱已成進士且公同產兄方爲大司成於朝卽不仕其尊榮自在故易其去也然則公何以筮仕乎或曰仕者擇良邑而涖之則天下之邑莫長於安陽矣其沃野如彼其君子小人易治如此或曰仕以遂其志行其政也則公兩月之政已行於其邑矣弊罔不剔利罔不舉卽宗祿充兵餉一事能談笑而革二十餘年之積患兵民悅服公之才能已卓卓可自見又何去之速乎是兩不可解者也蓋天下豪傑非常之士其於一身出處進退之大節能繹然而不迫嚼然而不滓者常決於幾先而不墮於事後常內斷於始進之日而不旁

撓於求去之時常善藏其鋒於明試之初而不委頓其器於衆棄之後其難進易退之權常操之自我而不受制於人常作之不終日之間而必無依違脂韋之色卽其有所爲而去也其宅心以至厚而不明告天下所以去之故使天下後世益淡原其心而珍重其人焉此古人之風烈久不見於當世者也而耐菴獨能行古之道宜紛紛窺測者莫能知公必去之心也予與公令子有同譜之誼又遊公部下側聞其部民依慕不置求所以慰公行

者故爲述公之心如此

送錢礎日遊泰山闕里序

登泰山能言泰山者莫孔子若矣遊闕里能言闕里者莫司馬遷若矣今之人卽終日登之遊之有能言之哉雖然予之所欲述者有二焉予於甲辰正月大雪之後攀鐵索造日觀峰不見日出而於峰之旁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予再拜稽首其下卽杖策下山不復登又於六月自曲阜北門徒步三里修謁孔林旣畢危坐長松古栢間有孔氏宗老攜予登文德橋語予

曰橋之下洙水所經也往時水大至輒嚙堤及梁今水涸者數年矣橋之下生栭及雜樹高出於橋未知何祥也相與黯然久之今我友梁溪錢子將登遊二者之間同人皆爲詩贈行予不暇爲詩而以斯二者告之錢子至日觀峰爲我一觀碑陰書此者何人樹此者何時也至闕里觀文德橋下洙水其復至乎其所經不由故道乎抑終涸焉已乎我觀春秋書浚洙洙水之於魯國非要害也猶或浚之今如形家者言水之係於文德重矣錢子歸其以二者復我乎

送黃復仲序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傷心哉邱遲之書也而予於是時別復仲於邗溝之上復仲將再往白門予尙羈旅不得歸兩人者皆於隆冬氷雪之時出游在外飄泊靡定窮愁菀結每相顧論說疇昔感慨輿懷漢文帝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鄶風之詠萇楚也則曰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當春和時旣自樂矣而人復羨其樂人有知之物也而顧不能自樂何天地之於草木厚而於人薄也雖

然予之支離况瘁固宜獨奈何乎黃子哉憶三十年前予就家塾於禾中三尺童子無不知甪里黃氏與黃氏之有復仲也復仲奕世貴盛人地旣甲於一郡又其文章著作足奔走天下天下名士歸之如雲復仲居則有甲第園林玩好聲伎之樂出則盛舟輿具賓從館舍意氣饒適人望之若神仙爲時幾何而摧落遂若此其始也卜築深山荷鋤種瓜敘述高士之傳小小可自給今乃至自鬻其輸鬯困頓風塵中依人惆悵曾不能自匿嗟乎黃子夫天之視人何遂不若草木也當夫人望若神

仙之時猶草木之暮春三月也今則當氷雪之時耳若能無伐其根株而徐俟其勾萌其爲天之沃也不遠矣黃子至白門就其所知當必有所遇合而予亦將北渡河爲鉅鹿中山之遊縱未得志亦將寧其心一其志以共求所爲養其根而俟其沃者於其行書此以爲別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五六年以來予所見同人詩送孫無言歸黃山者多矣而無言未嘗歸也一日予遇之邗上詰其故無言曰凡我所爲欲歸者爲營兩先人葬也而葬

之資無從得故久未能歸也予交游中遠者無暇論即予流寓廣陵十七年矣廣陵貨賄人物甲天下然憐才而與予相親愛共飲食通緩急者必貧士也即貴而能貧者方親愛於予夫彼既貧矣縱通緩急能大周予急乎其既貴而富甚或未貴而富者遇見予則疑予之有所請也先爲煦煦相憫恤之狀即盛陳已應酬不貲之苦若貧甚於予者以險箝於舌使不得伸其意予亦湀憫之不忍復與之言也如是而予安得歸乎故予所積同人贈歸詩凡一千七百餘首其中最知名而詩最工者

如顧與治王于一胡彥遠侯研德梁公狄兄弟其人之夥者且五十餘人矣予既無以葬吾親且又重負予亡友之意予所以日夜思歸如負心疾者也予聞其言執其手泣曰先生今日之言與僕癸卯十月以前無異予先祖父兩世亦殁十七年而不能葬致我長子準抱恨痛哭於垂絶之時予自是日夜泣禱於天所得善地鳩貲成禮以葬我祖父後未旬日之內若天牖其衷集多金以畢大事皆同學與及門之貧士及好義而未嘗讀書者勉力相緩急也彼富人者予不忍使之望見予而可

使之有疑於予乎且恐富人復自負其才亦如貧士出一詩以相贈僕益不堪僕願先生且歸矣積贈詩且得數千軸無庸也

送王藻儒南歸序

京師於司成宋公邸中得交其壻王子藻儒與共晨夕者三閱月藻儒故相國文肅公曾孫太常烟客先生子其同產諸兄五六人皆知名當世皆與予交藻儒年二十餘舉於鄉才譽藉甚上公車至都下都人望見藻儒威儀容止者皆以爲神仙中人讀其制舉業工妙擅天下所籌策當代事計皆

有卓識皆以爲天下之利器也與之交溫溫抑抑無世冑裘馬之氣其試於南宮也出諭其文更勝其舉於鄉之文見者莫不驚相告語謂試於禮部者三千人通春秋者二伯有三十人若儁一人必藻儒也榜發藻儒竟下第以歸予執手送之且賀之曰藻儒不聞古之善鑄劒者與教擊劒之術者乎歐冶選良金於菫水材至美也其鍊日迎烝火鍛水淬之法至審也及其成也所剸割無攖其鋒者冶未之喜也必試之良玉以辨其剛必投之敗絮以辨其柔不視其所完而謹視其所鈌劒所以

無敵於天下也越處女之教劒術也其廻翔頫仰跳踉進退之法捷於猨玃而疾於風雨使之取貫脊斷蝌龍而目不懾未爲善也或使之刺蠛蠓截蟣蝨[illegible]不問其擊之中而問其所不中術所以無敵於天下也文肅公之德澤在人其貽謀也遠天所鍾厚於藻儒者於藻儒之人之文可以覩矣天無乃欲一挫其鋒養其氣練其才廣其識而大其用於後日乎夫天下不乏瑰瑋絕異之才銳可以截良玉而或苦挫於敗絮勇可以斷蝌龍而或技窮於蟣蝨何哉氣盡於一往而功成於驟勝也以藻儒之人地才名文采氣度又富於春秋勤於學問如此而又加之以三年之簡練則其所樹立與所表見視彼一往驟勝者其堅脆深淺之數必有大不同者此予所以爲藻儒賀也

送表弟董方南南歸序

爾母我母同產也我母生我一人我生八歲我母似乳我爾母初生爾兄方多乳我母命我跽母姨膝前乞乳爾母必乳我無恡色也爾母性純孝歸與爾我之外大父口不言貧恐傷父母心然我母知爾母苦貧每相向未嘗不吞聲泣也我性不耐

貧年二十餘即儳驅浪遊每至江干拜爾母爾母未嘗不憐我而泣也見我母又未嘗不泣曰姊一生獨此兒又蚤失父姊奈何聽其遠遊不稍姑息乎我有二子何忍使之一日離膝前也我母泣爾母亦泣此時爾兄年已十五六從予學爲文爾年尚五六歲未知爾母愛爾兄弟之深也既外大父病且殁爾母方有身五月慟絕乃蘇自此遂不起爾母盡瘁於孝也歲時伏臘我母子甚望爾兄弟來我家然爾兄弟別去我母必闔戶哭失聲未嘗一日忘爾母也我之長子準蚤慧偕爾學同補弟

子員同試俱前茅我母見爾來始開顏一笑然又
嘆爾母之不及見也爾家既酷貧我又不能多負
米歸供我母廿旨俾我母分餉爾兄弟諸舅氏又
奇窮不能相緩急十餘年來我母子與爾兄弟相
見未嘗獲歡笑竟日也我丁酉舉於京師不五年
遭詿誤不能與進取爾年二十餘即以禮經魁南
國我母喜可知也我浪遊大河南北間久不得家
書念爾省試事甚切我亡子準兩見夢即告我爾
已魁南國也我在京邸思叫閽居久之愧力不能
行爾公車南來我見爾如見同產弟也爾事予益

恭亦如見爾同產兄也我淪落不得比於人數望
爾即成進士官禁近以為我母子慰其心不意爾
且泣刖而歸也我多言躁動疎虞開罪於人爾靜
慎且敏口不臧否人物爾我師也爾在京師我有
過望爾救之爾歸誰救我過也爾歸我留送爾游
河我嗚咽不能言然又何可無言也為序以送之

送文與也序

我吳世家推文獻者必首文氏文氏自衡山而上
二世自衡山而下至相國文肅公四世凡七世皆
仕宦皆以京朝官以故博識國家掌故事寔及諸

前賢往行至文肅為賢宰相天下端人正士奔走
其門文氏子弟聞見益廣且得之家庭世世相傳
述其言多可據故徵文獻者必曰文氏云與也為
文肅公孫以己酉冬十月冒雨雪泝大江而上崎
嶇至江寧為尊甫都事君乞誌銘於汪戶部與予
暨李子武曾聚首戶部署中時時徵其語勝國諸
舊事即歷述所聞於先世者語移日不倦至深談
萬歷以來僉壬害正朋黨反覆傾陷之情狀尤令
聽者太息意勃勃不能平也既得誌銘即歸予與
武曾送之南郊予執與也手言曰子以誌銘歸葬

先人也豈非以其友之言為足重先人乎雖然若
子能立言則子之言且足自重先人矣何待友之
言乎以子之習於故國之掌故事實上者如司馬
子長不欲墮先人之志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粹然
成一家之書可以備他日史乘之採擇最善也即
不然而斷稾殘編捃拾見聞之無所忌諱者如宋
石林燕語明水東日記之類苟其是非不謬於聖
人皆可以備後世之徵述而不泯沒其家傳既足
以自重而又足以重其先世與子乞言於當世立
言之家以不朽其先人者意未始不相得也若僅

僅摯居矢口而談聽者又不能執筆而記恐子之舊聞日就散佚且或一再傳之後漸失其眞亦可慨也況自衡山先生之身上下之至於子九世矣文獻之家自古未有歷世之久如此而子孫能不墮其傳者子能無慨乎哉與也謝曰善武曾曰子即以其言筆之爲文不猶愈於言乎遂爲序

改亭集卷七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琎仝姪　嘉禾　重編

送吳生虞升歸吳門序

滉瀁之金錫融之澄之塊漫之泥沙堅之陶之桴廓之皮張之平之垂腫空薄之竹木攻之劇之既美其實既虛其中則皆有聲聞之道焉聲作乎我也聞應乎人也或美其實而猶未能虛其中以淸越其聲則人之聽之也有聞有不聞焉此卽學問之說也予門人長洲吳蔚字虞升家世爲名諫官而家甚貧少失父母學爲文於其舅氏宋太史孝廉兩公頗得其術文漸有聲且兩從舅氏遊學京師京師近日之工文章倡後進若山東王主客我郡汪農部海南程舍人諸公見生著作交口稱之聲譽日益起忽以事將歸有問予者曰以虞升之才固將求聲聞於天下也歐陽子所云據其會就其名者必於京師今舍此而又奚之焉予笑曰使生而未美其實雖日逐逐長安塵埃中其聲聞未可作也使誠美其實而又能虛其中以受人之直言求益工於既工之後卽日鍵戸塞竇於荒江寂寞之濱而聲聞日隨之今夫編鐘鏞鼓柷敔之既

陳也鎛師典同之官辯其硯緩散歛衍筰甀石之節其大者節郊廟而和神人矣其細者一磬之可擊一琴一瑟之可彈亦得以奏於房中御於君子莫有閔其間者既以語或人而卽以是告吳生曰生歸矣但患爾未能藴其聲也況患天下之莫聞爾聲也耶爾學成而舉於鄉再遊於京師則爾爲在懸之編鐘也有廟堂諸公在爲爾鎛師典同之官成爾之節奏焉爾學成卽還游鄉國間予雖非君子其亦能發爾之聲也生歸矣

送唐萬有游廣陵序

予客頳四月獲交唐萬有孝廉升堂拜其父年七十九矣孝廉生無同產兄弟有子三人長者年僅十餘秋八月孝廉將爲千里之行南遊靖江還至江都謁其座主徐御史予心竊竊然疑之暨與其尊甫語乃知孝廉之行尊甫命之也我聞孝廉之生也父年五十舉子雖又獨子其愛之也百倍於人老人豈忍使其愛子一日離膝下哉又聞孝廉童時以父母憐愛之故不令讀書而孝廉能自攻苦於學且湥思性命之理欣然自以爲有得則是天下之賢子也天下豈有賢子而輕去其親之側哉我知孝廉父子之情蓋有大不得已也貧無以爲養以子路之剛不能不傷其心以曾子之賢不能不動心於三釜夫同爲人子不能家食以爲養至勞其形神遠遊以負米仰而干人得之則喜不得則悲其未行也老親敦廹而遣之其未歸也老親或嚙指而思之或倚閭而望之使非有大不得已者而親能忍於遣其子子能忍於去其親哉始予之有疑於唐子也猶吾友汪子茗文之有疑於我也我母年六十五矣我亦無同產兄弟我有賢子能助我養母不幸早世今有子一人年二十而

未成立我十餘年來未嘗一日不勞苦於四方以謀菽水也傳交若汪子且不知我而疑我責我我惟自咎其無治生之才以至於此未嘗以一言自白也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未嘗食荼之人語以荼味之苦必不信唐子行矣子之座主自童時卽以孝子著稱我見其事母果能盡子職也其必有以慰人事親之志不使子虛此行也矣

送蔡立先還九江序

始予與九江蔡子立先遇於京師未相知也與居久之蔡子爲予言昔曾避地寧都與易堂諸君子

友善嘗游翠微山宿堂中聽魏叔子兄弟暨謝程山彭躬菴林確齋丘邦士曾靑藜輩所論說經書文章及賓客飲食起居酬酢俱有法度予聽之欣然忘倦乃與蔡子交且謂久不見叔子見叔子友如見叔子焉時京師其倡爲攻詆陽明氏之說附之者幷攻象山耳食者靡然從之獨予與蔡子屹然不動予尙爲憤激擊排之論蔡子與客語不合則拂衣竟起或默然不一應或閒出一二語必直指心體不爲繁言予於是心服蔡子之學能不苟爲同可謂豪傑士矣我聞蔡子家距白鹿洞僅七

十里距鵞湖不三百里生長其鄉習聞其父兄長老之緒論蔡子之得必有不同於耳食者予嘗論自宋伊洛諸先生以正學倡率天下至淳熙閒朱呂之教遍於江浙而象山爲呂成公所得士獨能自信其學奮然與朱夫子中分學人使曉然於易簡之法而江西之學遂孤行於天下卽其徒不能無流弊而朱子因其說之不相合益濬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思錄太極通書西銘之解義益出則象山誠朱子功臣而江西爲伊洛之砥柱矣近代嘉隆之際陽明修復象山之教其講學書院及羅鄒聶歐陽氏輩偏於江西矣奮然起而攻陽明之徒者羅整菴始之王塘南繼之我鄉高顧諸先生皆聞塘南洪水猛獸之論而與起者而整菴塘南則又江西人也江西之學其必求自得而不苟爲同類如此今天下又嘗靡然攻象山時矣獨立不懼卓爾不羣若蔡子者我復得而見之未嘗不歎江西之多豪傑而斯道之不可以耳食求也始予與叔子遇於江都縱論詩歌古文辭及讀叔子所著左傳經世書臨別予慷慨語叔子曰凡我兩人所辨難往復相得極歡者

皆小人的然日亡之道也我學有先立乎其大者子爲象山鄉人寧無益我魏子默然今蔡子歸叔子間自吳亦歸若相見幸爲東言無忘江東相別時語且願易堂諸君子共勉之行矣蔡子無怠

送王子重還楚序

黃岡王侍讀有才子子重壬子七月初十日余始識之宣府一夕卽與予論操存之旨與朱儒范淳夫幼女論心無出入爲大程子所許語甚合心竊然異之旣出其五經藝及詩歌示予予爲之序旣久與之處知可與論交也復時時進以激直之言

排逆其意嚮以覰公子之能受否而子重不以予爲牴牾開誠寫意交益歡今六月杪偕至鉅鹿子重念別其母夫人且一年因請於尊甫求歸省侍讀許之命東爲贈行之言而子重亦索予言爲別嗟乎東乃窮愁錮廢之人不自意量操筆從侍讀父子間無馮驩之遠謀無夷門侯生之秘計無賫漿人毛公薛公之隱德可以効寸長於公子且公子矯志勵行欲爲漢趙孝伊威喜鬪遊求令名如漢朱穆欲盡交天下士身任人倫之鑒如郭泰許邵念冨貴所自有不汲汲枉道求進名傾六館之

士如唐何蕃生長華冑承祖父寵榮不以門第驕人如南北史中崔盧王謝諸賢子弟公子之於美行備矣予何以益公子哉無已則請以東所聞於長老者爲子重贈東聞爲人子者立身之要在擇交讀書以今天下之大交遊之衆可爲公子客者多可爲公子友者少夫客之與友則有辨矣有主必有客盡人可爲客也友者益我學問救我過輔我德非生有幾人乎凡與公子交甚甘不顧義之所安惟公子意所甚悅卽退有言惟恐公子聞之搤手咋舌相戒此史記所稱奴客倘以是爲友則良友去矣然奴客易合而良友難進難易之間公子在慎所擇矣子重行天下萬餘里又三楚人物淵藪也其果得所擇之人哉書無不可讀也以我所得力者爲我書昔我鄉錢倘書受之少時修父執禮於涇陽顧先生先生亦愛其慱雅一日正色謂倘書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倘書懮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歸但熟讀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斯言也東聞之虞山錫山兩邑之師友今與子重別且辱侍讀與公子不鄙予而屬

言敢不竭其至愚以告

送張生𡖖如南歸序

予門人張壎桀魁椎辨之士志慕漢袁絲季心次亦爲陳遵樓護家貧四壁立旣而貢入成均上舍教習旗下子弟交游諸公卿間裘馬甚都周人之急與之游者不知其爲貧士也癸卯冬倡率予諸弟子及吳會好義長者佽助予葬祖父資三百金半月而辦其才力類如此壬子八月踏京省覲闈者四矣志在必得倉卒爲旗下子弟闒入乞文墨潘其卷遂出出而僕盡亡其餱遂病一月愈將歸

諸公卿尼其行百方諭之不可奪車馬騶導絡繹門外余問之曰子歸則何如壎對曰弟子歸將息交養氣讀書三年而後出乎憮然曰有是哉子之進於學也息交然後知平日之交雜養氣然後知平日之氣浮讀書然後知平日所讀之書少子能黽勉三者而力踐其言勿使渝越如是三年我不能爲子師如是十年我且師子矣抑微子失意之後不及此易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今子屈矣屈者往也信者來也猶寒暑日月之相代於前也朱子曰冬暖而龍蛇或出

者必亡其身故曰以存身也蟄者養氣之至也子於三者以養氣主之夫息交以省事也讀書以明理也皆養氣之助也子歸勉之凡乎門人之信從子而好義能文章者子皆以予言勉之壎行矣

賀繆念齋狀元及第序

我友繆子念齋勤學勵志行二十餘年丁酉始登賢書又十年丁未成進士　廷對擢第一賜狀元及第授官修撰予與念齋始爲同學既爲同年相習頗久適於京師親見念齋赫然非常之榮遇私意念齋困頓久今得一吐其氣必將稍易其志行或漸趨於驕侈未可知也乃其意挹挹益下人自奉益菲薄欿然若有不足於懷者初卽之以爲矯情也熟察之乃知其誠然乎於是賀念齋之志行遠矣昔羅文恭公臚唱之日侯鹵簿之送歸第者賓朋之闐咽來賀者稍稍散去薄暮潛呼一童子解襆被囊桃花米三升從至湛甘泉先生寓中煮粥剉韲菜各極飽講學達曙歡甚至今傳以爲美談然其老也猶曰我學道二十年胸中方消去狀元二字又何說歟胡敬齋先生以布衣力學乃得同薛文淸王文成從祀國學天下翕然無異辭可

謂難矣然其自訟也曰我三十年省察之功今晨不免動心於一鴨乎每笑文恭胸中之不能消去者與敬齋先生之不免動心者其習氣正相等但兩先生則自省而自克之他人則自匿而益縱恣之爾今京師貴游之中寧無湛甘泉先生其人乎我願念齋之日就之也布衣處士之中或有胡敬齋先生其人乎我願念齋忘分而交之也夫念齋一旦榮遇赫然如此而坎壈坐廢之故人若予之不才者尚獲畢斯言以相贈則其生平之志行信於朋友可知矣從此益進德焉或更勝於羅文恭

未可知也此予之所以爲念齋賀也

太保王先生七十壽序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何謂也不學之人其所有之歲月及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勤學之人惟其好不在學則以其耳目心思之用移於嗜慾聲色及夫得失趨舍之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故歲月日以去志氣日以衰然則其爲之反也學則老而不衰矣心思耳目專一於學凡接於我者非古人之書即學問之友也正勝則邪不能誘內重則外不能奪氣靜而心定心定而神凝神凝則身

不疵癘而光粹著於外欲其衰也得乎東之從學於敬哉王夫子自乙未歲始時夫子年五十餘自後每三年東以計偕入都門謁夫子迨辛丑夫子年六十貌未嘗少衰也又六年東以卟　闈留京師夫子學益力容貌益莊及今壬子又六年矣夫子教東一如前而壯健不衰有加所著書及古文詩歌益多晝夜讀書益勤人之游夫子之門見夫子疑必有導引吐納之術不知夫子以好學不倦爲延年益壽之良法也我浙王龍溪先生年八十四來游吳門攝衣高步登瑞光浮圖巔足力不稍疲日揖客百餘人講學數千言人或謂先生高年宜專精少思慮以養生先生笑曰人心思之日生如天地之生萬物無可息之時寧能强制之使不動哉視其所動而已動於理則動亦靜此東之所以頌夫子之不衰爲好學之驗有合乎程子之言也雖然龍溪先生在當日一貧老郎官耳欲清心寡慾何難焉若夫子直清聞於天下父子貴爲六卿而大司空先生又身與　世祖密勿之重翊贊兩朝功業將日益大祿養志養無所不至而夫子曾不稍易其好學之心從事聲伎娛老之奉豈不

難哉東聞在昔好學之人其老而不衰且獲多壽如衛武公漢伏生申公俱年九十餘攷甲子會紀子思年百餘歲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則夫子將來春秋之富殆未可量我願夫子之益專且堅於學不稍移易其志力天下後世所賴於夫子不小矣客冬十月夫子開七秩東在汝潁未及以文祝逾年而値生辰爲壽之期始克爲序以進之以東之文章學於夫子爲夫子之所許者也

倪伯屏先生七十壽序

我先君子於丙戌之春二月每語東曰爾父生平

無他技能亦無快心滿志之事惟爲文章抉幽釣湠窮其變化惟吾意所欲達而能不詭於古聖賢之指此我之至樂也我文章自巳卯後益工前此知我者數人晏泰徵張太羮兩先生爲最後此知我者亦數人知我尤深者凌忠清公與當湖倪先生而巳晏在楚張在閩凌以身殉國巳二年獨倪先生家近在百數十里內然今且宦游浙東于無從一問訊爲别也小子念之因感泣出先生手書二紙命東他日持以見先生東用是從我父執張媿菴後獲侍先生几杖先生亦念東爲其門生之

子也進而敎之且愛東之長子準而贈言以不朽之及大父與先君之葬也先生又躬履其宅兆之域而定窀穸焉先生加恩於先君之身上下凡四世冉冉至今庚戌歲屈指我先君之不獲見我先生也巳二十六年而先生年且七十矣小子東授經於汝穎間去當湖千五百里一日得媿菴寄東書始愸焉知先生七十爲壽之期誼當爲文以獻嘿然念我先君疇昔之語小子者而泣下不能止也嗟乎當我先君爲諸生時嘔心苦吟爲文章既成踟躕滿志而獻之先生先生扳之於衆人之中

而施之以國士之目也斯時先生爲我吳郡之李官執法若山岳出令若雷霆所愛生羽毛所惡失門祚撫按不得侵其權州縣無不仰其意决簽牘胥輓輸奸胥老吏悍弁驕兵望風靡息先生意氣葢天下顧盼傾四座謂功名可立就韓范勳業可以變天地也即我先君與媿菴諸公褒衣儒冠雍容其間亦自謂功名可坐致富貴可弋獲也今爲時不三十年我先君昔容巳邈而先生亦巳頭髮盡白鬖然爲老翁雖呼吸吐納自得於養生家之術然巳無向者之意氣矣浮沉偃仰與時假仰先

生更何所不浩然於天地間而小子敢以尋常祝賀之辭爲先生聽哉所以特奇此文者念先君受恩於先生之深無以爲報且以塞父執之命而欲博先生之開口一笑也若曰祝先生乎則長生百福之說度非先生所好倘必以其言進先生必抵之於地曰此非吾門生能文章者之子之所作也

嚴太夫人壽詩序

歲丙午二月東從我吳同人後奉觴祝嚴太夫人於西泠既畢東即有中州之役從廣陵取道淮泗至宋中歷大梁鄴下中山入京師所至諸郡邑以

數十計逶迤折旋道里凡數千里所遇兩河賢豪長者能詩文之士卽索其爲嚴太夫人爲壽之詩無不欣然立就者積若干篇裝潢成帙將於歸日上之灝亭先生竊自念兩河豪傑之士多雄凉蒼老之氣不屑屑爲文章雖宋中自梁園六子之後唱導風雅一時著作之家特盛於中原然侯吳徐宋諸公升沉聚散不一卽被疾徐之敎蔚然興起其所著作亦不肯輕示人何獨於我杭嚴氏爲壽之詩風聞響慕索之立應若此又見有爲大吏於玆土者擁車騎盛棨戟巡行梁宋魏鄭之郊自詡

底績授意郡邑吏學官欲乞梁園諸公一贈詩爲重諸承指者大索久之卒不能得東乃知帙中諸公之詩之可重而我杭嚴氏聲敎之盛所以得此於中原之人心者亦甚非易易也便道過蘇門百泉山謁孫鍾元徵君徵君年八十九矣見此帙手婆娑嘆曰子之生也晚僅能言灝亭諸兄弟及君同年侍御君諸兄弟之文章行誼足以奔走天下耳我老矣尚能記少時從孫高陽鹿太常後聞餘杭嚴太常公及其三令子之篤於友朋重於然諾非近今所有也其聲應之所及迄今四世矣兩河之賢豪長者大都皆名公卿世德之後習聞其父兄之論詩之所作夫亦重有所懷也若曰此爲壽之詩耳則獻諛之習俗久矣子鄉人歸熙甫謂橫口兩目之徒皆能爲之者也又何足道乎老矣不能詩子其述予言以爲序可乎丁未十月予南歸敬序之如徵君之言

兵備副使方公壽序

天下之大勢在財賦何也財賦足則可以用兵也財賦之大勢在東南東南之大勢在蘇松常三郡何也東南之財賦當天下之半而三郡之財賦當

東南諸大郡之大半故也然財賦之本根在民生民生安可以生財賦給兵食而安民生之大權又在叅藩之分守三大郡者　本朝仍前代建官之法各省設立行省所謂叅藩者卽古行省叅知政事先儒歸震川謂其秩皆與亞相等上佐督府下監郡縣承平無事安民察吏正身率屬以廉靜持大體而已在今日與旁午之日靖湖海之奸宄護師旅之往來察民生之疾苦稱職之難十倍昔日儻一意爲蓋公治齊清靜不擾民之學恐咎在寬緩稍有好事急功名之念又恐民生騷然而東南

財賦之大命無所賴故東每頌詩至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之句未嘗不穆然想見其人而於吾公蒞政三大郡以來斯民之所以稱述誠有如東所歌商頌之詩也公持心以敬臨事以至慎接物以至和守身也以廉以潔御下也以仁以嚴有才而不炫其才有識而不矜其識整齊謹肅而非刻覈寡恩精明强固而不失和平寛大兵甲之往來賴以無譁湖海之伏戎賴以不發民無冤獄井稅依然有吾公而東南之民生安民生安而三大郡之財賦可以給兵食為　聖天子奏膚公奠磐石

其大有造於　朝宁彰彰乎在斯人矣昔劉公大夏為職方郎將有大僕卿之拜公昌言於朝曰我生平讀書以服官得親民為素志主爵者乃出之為叅政後累官至大司馬為經濟名世大臣嘗言我秉鈞軸當大事了然不惑者得力於叅藩之日多也以觀吾公其遭逢識力正復相等東在公門墻二十餘年不可為不久竊幸今倦游里居得依幬覆覘公之所以居心守身敷政安民之道甚悉故因生辰上壽之日為序以獻以當躋堂之禮云

陳俶儻壽詩集序

夫世之所謂處士者我知之矣有性不慕勢利才不耐世事樂寂靜以養生就閒曠以適意者其人即生聖人之世去軒冕若敝屣然此唐虞伯成子高漢谷口鄭子眞成都嚴君平之流也當吾世或有其人我未之見也有迫於事會有激於志節毅然入深山不顧若漢末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宋謝翺鄭思肖之流其志意誠可哀其行誼誠可傳我見其人而心焉媿之矣至其人性既不慕勢利其才又足以濟天下之用而又不屑仕宦時時與賢公卿大夫游處間一出其思惟論說可使賢公卿

大夫名重於朝廷不尸其功又不潔其跡若召平布衣之客蕭文終侯膠西蓋公之於曹丞相王生老人之於張廷尉釋之者此其人我欲謂之隱不可謂之仕不可謂之用於世不可謂之無所濟於世又大不可也其易之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乎其莊子所云不刻意而高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者乎此其人果賢於伯成子高子眞君平之徒乎抑尚有所係於世亞於禽慶栗融謝翺鄭思肖之徒乎此其人嘗吾世而幸見之習

之久而悅之淡則惟胤倩陳先生一人人欲知先生者觀益公教曾丞相治齊王生老人命張廷尉結襪事可以得其濟世之大概若其著述行誼雄富而超卓世未有不知先生者矣夫愛其人者必願其人之延年多壽長存乎天地之間使得益就而事焉有以捄予之過而掖予之不逮又樂其人之方富於春秋若曹孟德所稱壯盛智慧者今月之二十五日先生方舉五十之觴予且喜且祝將集同人爲壽之詩以前進於先生而予先爲之序如左

宋既庭五十壽序

庚戌十月我友宋子既庭五十初度同人畢賀予方客汝潁間未獲與踰年歸里乃盡讀諸同人爲壽之文凡予所欲言則展成歌起君文皆已言之矣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杜甫曰欲語羞雷同用是執筆逡巡又一年而未成因細論凡近日爲壽之文大指有四一曰祝祝其將來壽祉之多也一曰誄誄其人人文之美譽望之重也一曰述述巳與壽者平生之交以致其相厚之意也一曰規於三者之中微寓規勉也如是而巳予謂爲既庭壽則四者皆無庸焉既庭恬愉瀟遠其天性也凡人世可嗜可慕之境人所徙羨惟恐不備者既庭視之泊如也祝無庸也其姓氏照耀天壤巳三十年未有人具五官負血氣而不知既庭之名旣知其名而不知敬之愛之願一識其面者韓子所謂鳳凰芝艸賢愚皆以爲美瑞也誄無庸也至予兩人之爲同學爲婚媾海內莫不聞以予之賢子爲既庭之愛壻以既庭之孝女爲予子殉節之婦非尋常婚媾比固不待敘述而知其相厚也若相規乎則予躁動而既庭湛靜予志奢好雜而既庭守約

予褊急多忤物而既庭內介外寬有容人之度久與之處未嘗見其有纖毫之過而又何規焉夫是四者而欲爲壽言實難非僅以三君之作先我也間以語西溟姜子姜子曰若是則子於四者俱有之人誰無過子曰未嘗見其有纖毫之過則是誄也盛德者受福於天則是祝也婚媾之言是述也動與靜相濟奢與約相劑峻與廣相拯是子有得於既庭既庭亦有得於子也是相規也四者備子之文成巳久矣何疑焉予欣然起謝不敏西溟曰子盍取君文展成歌起文示余既視之笑曰果然

是四者亦俱有焉既先之矣子不如無作予曰善雖然美子之言不可不語於壽者以爲笑樂也遂序之

張禹定九十壽序

予門人張塤大父禹定翁今年九十尊甫介卿年六十塤年三十塤子年十五能文章一堂四世皆康健雍穆魚魚雅雅里人爭致牛酒爲賀而徵致詩文者復以鄭桐菴先生文爲重褶拾張氏世德甚詳予受而讀之乃知九十翁之五世祖溪隱翁爲善里居當成化壬辰大飢出粟賑貸多全活又

修葺長洲縣學宮其配薛太君生宜德癸丑至嘉靖辛卯壽一百歲郡守爲造退壽堂以居之著人瑞錄以榮之奉 勅建百歲坊於葑門南今綽楔尚在也百歲母之子南臯翁建黃石橋於城南以障水患設義學教里中子弟諸爲碑板文記之者我郡文衡山黃五嶽陸浚明唐六如袁永之祝枝山都南濠載在郡志南臯子林逸翁官大鴻臚丞再傳始爲都諫君累官至三品其門益光大蓋前此之積德行善至數世方發祥非易易也今由百歲母之嘉靖辛卯數之至萬曆順治兩辛卯爲百二十年至今歲壬子合一百四十二年而禹定翁復以九十上壽聞自里中達京朝詩文介壽之言捆載輻輳而至張氏之在我郡可謂喬木先疇永永勿替也矣況都諫君科名振起以來又百餘年今其將在塤父子乎塤也從東游久稔知塤志行洵大過人也今從里人之後登堂而祝其祖父退而祝塤父子以成名顯當世且祝塤得志之後其勿忘溪隱翁南臯翁爲善之力東雖不文搦筆從衡山五嶽諸先生後其何敢辭

倪母朱夫人壽序

江寧倪子闇公明倪文僖文毅兩公之後也其尊甫元嗣先生年五十始舉闇公兄弟以得子甚難頗憐愛而闇公母夫人朱太君獨不爲姑息以嚴持其子教誡繩墨不稍寬貸先生歿闇公才名益起天下士莘風響應而太君所以教之者益嚴生平整飭內則肅然不可干以故家益治卽闇公兄弟讀書交友之法一稟承之太君天下皆以是賢闇公母子能相成於嚴有合於大易之教旨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母亦得稱嚴君況家人之卦專利女貞乎又曰家人嗃嗃未失也

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宋儒釋之謂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與其溺也寧厲自後人別爲嚴父慈母之說遂以母道在慈而已抑知有嚴父操切於上爲母者以慈濟之可也若父既老欲施其憐愛而爲之母者復加之姑息其子將安所底止此豈獨家人哉漢之業不墜於武宣之威嚴而墜於元成之優柔明之亡不亡於江陵相之綜核而亡於矯江陵者一以寬縱舒緩悅人爲務我以是益歎倪母之賢有合於經術閻公守其意異日佐聖天子振文僖文毅之家世愼其無忘賢母之教矣

宋呂正獻公妻申國夫人性嚴有法佐正獻公教滎國公子女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唐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女家法嚴肅佐公綽教仲郢輩貴爲大臣辭色不稍假借此兩夫人者當其夫若子壯盛榮貴氣勢塞天地尚能以不事姑息教其子謹保富貴令聞於後世況今倪母之所處有甚難於兩夫人十倍者哉我是以反覆思母之賢不僅成教於家且有以慰元嗣先生之志足補經義之所未有也東也幸交於閻公有年庚戌春客游江寧適當母七十介壽之期夙聞母令德特詳故不敢爲世俗稱祝之辭而附會以經術之說以爲天下爲人母者法

郭母張夫人壽序

康熙己酉秋七月我友平湖郭子皐旭母夫人張太君七十四方士大夫與皐旭爲同學者爭以酒醴歌詩上壽太君者故明監察御史郭公丹葵貳室也公在崇禎初有直言敢諫之節保護正人東林諸公倚重之皐旭其少子也幼有儁才能文章爲東南復社之傑復社大半皆東林後起士以文求意氣相獎拔故皐旭少年將爲婁東二張吳門徐揚諸公所賞譽予十三歲從婦翁吳扶九先生

我師西銘先生游每見皐旭文章歎慕心折及年十六七亦遂得與皐旭時時角逐文酒之役然猶退然不敢與比肩至於今三十年矣太君當御史公立朝貴盛之時生子又英妙御史公特愛憐太君他媵侍無有與太君比者聞太君溫良巽順不驕不忮和愛諸姬代執家政著有勞勩迫 本朝一統之初宵人多睥睨勝朝官人世家子弟上書告變中以不測御史公父子不能免者屢矣聞太君又能秘計陽示鎮靜而陰弭其禍患侍御公獲

保全以老此又遠近之所共驚歎以爲不可及者也今侍御公長子孝廉君旣繼公之世業而皐旭又能以其三十年來負荷天下友朋意氣之力光大其家門今且入對大廷與伯兄先後以制科顯太君晚年可以無憂且聞太君益善自頤養溫溫粥粥一如其事侍御公時則其福祉未有艾四方同學之爲賀於母者亦尚未有艾也孔子罕言命而周南嘒彼小星之詩二章獨一再言命豈不以命之權於婦人猶重乎太史公曰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

哉若太君者亦可謂受命於天能要其終者矣予家距平湖一百三十里皐旭常偕其好友數人翩然過予予過平湖亦信宿皐旭互修登堂拜母之禮予生平不喜作生辰爲壽之文獨於郭母不敢辭非僅慶母之獲福於天益有感於三四十年以來諸爲東林復社領袖之人若我師與我婦翁輩零落盡矣入地才華奕奕年少貴盛昔日如皐旭比者在今日若皐旭之尚能自振於憂患之後文采意氣不稍減者百人中無一焉誠可念也此誠可爲我友之母慶也

張九臨五十壽序

當馬士英當國之時其黨阮大鋮得恣意盡殺天下名士向曾持淸議擯斥之者旣殺周雷兩公後遂并鉤捕械繫其友與其門弟子十數人予所知者貴池吳應箕次尾商丘侯方域朝宗宜興陳貞慧定生桐城方文爾止金陵白夢鼎孟新夢鼐仲調吾邑張拱乾九臨是也九臨又自號媿菴予先君之友亡子準之師今同人與其門弟子稱曰獨倚樓先生當先生蒙黨禍時年未三十試必第一文采斐然氣壯志銳以名教爲己任旣遭鼎革幸

得免於鉤捕遂深自韜匿奉兩親瀟然高蹈讀書嗜古足不入城市仰事旣畢乃稍稍僦居郭外敎授生徒浩然無求於世世亦莫得而羅致之忽忽二十餘年而先生年五十同人爭爲壽率兒子輩之受經於其門者摳衣治酒登先生之獨倚樓洗爵爲先生壽凡識先生而稔知先生立身處世之本末者咸慷慨太息謂以先生之才俾得柄用於世必能自樹立卽俯資歲薦浮湛仕宦亦可稍稍富貴今先生獨爲其高且難者吐棄榮利泊然自守顧得無微恨其中乎予獨欣然執先生手進酒

長嘯而言曰是未知先生者也予小子於甲申冬從先君子後側聞郡牒下郡縣械捕先生甚急諸同人經理其患難皆盛稱先生志節卽古李膺范滂無以異且是時馬阮所摧拉無不立盡吳矦輩皆北渡淮竄身入大帥幕中求免白氏繫北寺而先生又以親在不忍遠匿惟歸命司敗已耳時我父子竊窺先生辭愈安眼氣愈激昂不稍稍挫也且先生之父母所以敎先生成古烈士之風者亦絶無乞憐苟免之色我知先生之自命審矣今先生旣得幸全其身且得守其親所生所敎不可辱

之身二十餘年於先生甚樂而又何恨乎且向之摧拉先生欲立盡之者今有與先生並存者乎夫世俗之所爲壽者以榮利而先生之所爲壽者以志節天下之壽莫有過於先生者也而尚不足爲先生壽乎先生笑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從祖霈亭先生七十壽序

從祖霈亭先生隱君子也少勤學勵志行有聲諸生中每受知學使者試得高等或第一自崇禎甲申後遂不求仕進隱居敎授生徒獲脡脯養父母惟謹父年八十餘以壽終母今年九十三尚康健善眠食而從祖今年亦七十一垂老著書敎宗族及里中少年使成令器當世貴人慕而求見者莫得識其面也嗟乎三十年來天下之自號爲處士爲隱君子以百千數而伈伈俔俔暖暖姝姝於貴人門以索衣食雖才者不免焉若我從祖斯可浩然稱眞隱君子無慚色矣我從祖七十爲壽之辰東在京師不得偕族人拜堂下逾年而族子炳兒子默走人至恒山索東文爲壽夫東之有愧於我從祖大矣敢爲文乎憶東童時卽從我從祖受知當事同省試出入必追隨也自甲申至庚寅心與

跡亦無不同至辛卯後乃相異忽忽二十餘年今東年五十我母年亦將七十矣東一念遊移舉足顚躓忽忽錮廢且十三年無日不勞苦風塵間遠負米三千里外俾我母日倚閭望其子東之罪通於天矣視我從祖得晨夕率子及孫治魚菽進食九十餘歲之母若樂奚啻天壤嗟夫一出一處之間人固不可不愼所擇如此介之推母語推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老萊子之隱於楚也年七十父母九十六皆著書十五篇明大道之用莊子高曠士也著書曰養生主必曰可以養親夫天下之善

養親者非堅忍若介之推讀書明大道如老萊子莊周而苟有慕榮利近嗜欲之念未有不如東之進退失據愧悔而不知所以自立者今之爲人子者心實貪進託言捧檄而喜爲親喜也以東觀之凡爲捧檄之毛義皆將爲絶裾之溫嶠也矣東既已愧我從祖而復爲序以進者賀從祖年已七十始得全其高節且願天下之爲人子者皆以從祖爲法而凡僞託於處士隱君子者聞我從祖之風而知耻也

霈亭先生家慶詩序

周禮天官九兩之法一曰宗以族得民其法之廢久矣即别子爲祖大宗小宗之别自漢以下公卿大夫世祿之家守其法者絶少況其下乎獨近世所謂族長之説尚於古爲近而莫詳於宋景濂先生之書謂擇其族之長且賢者一人主宗祀之規制凡月之吉長少皆會於祠拜謁畢齒坐長且賢者命一賢子弟庭誦古訓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諷導之書會者於册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有孝弟忠信者使卑且幼旅拜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書其事於册踰月而能改者待之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不得入於祠其與於祠會無過惡者疾相撫患相拯老弱相養祭脯相名景濂先生謂斯制也損益周禮以化同姓法甚善而易行也而近代能行之者益少我宗自宋南渡後子姓之仕宦爲臺閣散處江東西浙東西數郡間不可悉數而皆以我吳江爲大宗我家自無辨先生一支始遷溪陽至我五世祖廷元府君迄今子姓四百餘人聚族而處遠不過三四里内共推我叔祖霈亭先生爲族長且賢而羣事之先生之賢則著於文行聞於鄉

國其長則年且七十又東大父之從弟於分爲最親雖我從祖立教在寛不忍即如景濂先生宗法之嚴密然我家子弟之頑梗暴戾者尚知畏族長就質曲直我從祖矜其愚而教誨之其孤且弱者憐撫之俾卑幼者不得凌犯尊長而强暴者不得横噬孤幼不可謂無德於宗族之人矣今年秋開七十之觴宗族子弟畢賀其素愛戴之而能文者又各爲詩及文以獻彙曰家慶集族子炳兒子然寓書京師乞東爲序東因具述前賢所爲族長之規制以告焉從祖其務力行之以懲戒我家頑梗

暴戾之子弟使有孝弟忠信者蔚然興起以無忘我廷元府君以來六七世弗替之衣冠詩書稼穡艱難勤儉之德澤且令子孫世世誦族長需亭先生之功弗衰而祝嘏之辭又其淺焉者已

聖初兄五十詩序

我家爲希姓宗族鮮少然自宋紹興中南渡後子孫散處南方者科名相望江右粵西爲盛蜀吳浙次之然皆以我吳江爲大宗我家子姓十一傳今四百餘人或以耕或以讀獨吾兄聖初以賈其少時當國家初平浙閩道里多梗食貨罕通能冒險

貿遷獲贏利起家數千金然性惡纖嗇輕財好施每歲與郡之達官長者修同善之會周人急賑人無告及多買魚蝦放生以數千萬計費不貲無所惜生二子炳煥俱美秀能文其長者尤才所結婚皆郡之官人甲族且居近吳閶行樂之地歲時良朋宴集我兄必名倡俠客画舫籃輿絲竹金石出游楞伽虎阜鄧尉支硎諸名山間日費數十金由此生產益落數年以來遂苦蕭索然當十年之前我兄慷慨行樂于時適舉賢書交游光寵意氣自憙時時過我兄兄遇予平平耳及予沉淪錮廢交游凋謝意氣頹墮人棄之若敝蹝而吾兄又嘗生產益落廢著貸財俯仰不能給之時遇我益厚反倍於疇昔予頻年遠游吾母甘旨若不繼吾兄時時念而進之若不自知其貧困也嗟乎予自年十五即與天下人士論交今三十年矣自謂交滿天下及當涼燠乍變略識人情知可恃者絕少然後念吾兄之不可多得而爲之感激徬徨仰天太息而不能已也歸震川先生曰士當不遇時得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韓文公之序歐陽詹也曰觀其心有益於予將忘其身之貧賤而爲之也吾兄

之於予則若是矣今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吾兄五十初度予方有遠行旣抵顙七閱月而兄子炳以書來乞言予因序吾兄之所以遇予者以概其生平之爲人卜天之爲福於吾兄者厚且以勗炳益肆力於學取科名若宋紹興時以振吾兄之家業而使之不終於貧也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編

宣城施氏義田記

雙溪施氏義田者宣城愚山施先生承其祖父之志而成之者也先是先生曾大父思黙公有志爲義田以贍宗族以教子弟而未之逮也大父中明公始成其父之志盡餬其叔所授之田公之族子弟而又身自經理其叔之四喪嫁叔之四孤女貲數倍于田之直寧破其家而卒不敢私其田之所入再傳至先生之父迺明公不勝租庸債之累幾

不能保其田矣于是賫志早歿以貽之先生先生既成進士復凛凛佩衣食積錙銖次第復之而益其畝至二百以贍以教悉如中明公規制先生自序所謂凡歷四世而後有成者也嗚呼不其難哉夫當中明公有剏義田之志其事固已大難矣至迺明公早世先生生甫九歲伶仃荼苦舉宗之人且未知孤兒他日之能自粒食否也亦烏知有今日之田爲善承其祖父之志俾舉宗食其利如此哉以是嘆人事之未可料而好義樂善之報在其後之人者天道亦或可信也我又聞中明公始剏義田之時有郡守知其難固止之曰不度力而好義將爲後累及迺明公之世人皆以守爲知言予獨謂不然世之不好義者必曰我非不好也顧力未能耳嗚呼使誠中心好之矣奚暇內度其力度力而後好者好之不誠者也惟彼不暇度其力力行而不怠以止此孟子所謂勉爲善者也故後之人始或蒙其累既亦蒙其義之報克繼其志而光大其業如施氏是也由是觀之天道其亦可信也夫

志濬縣子貢墓記

禹貢大伾山在今大名府濬縣山東南三里曰許家莊有先賢子貢墓及祠按舊誌云故跡弘敞石像碑碣甚盛明初修正祀典詔求所在鄉人憚詔使胥役往來爲擾大猾杜姓者夜竊撻碑像盡碎之併夷墓址使莫識正德初濬令胡惟貝求墓不得但葺祠堂乞檢討穆孔暉爲記而已萬曆二十年令鸞時說初下車即求復子貢墓齊沐誓天至大伾東麓廣詢故老得老儒孟博孟華平等數人皆言莊北有民王祿地乃子貢眞墓昔有盜發冢見四圍磚甃色如丹砂夜有光怪且堅不可發遂

止仍覆匣之如故其址固可按也寗喜爲文禱于祠及大伾山之神誓必得媾工趣事先即其地爲墓道仍諭義官俞進忠手執緪求草土中殘碑斷碣兩月餘忽一人從東北來衣冠容貌甚偉與把進忠衣袂指示故地耶即不見進忠馳告令令即其地荷鍤求之果得磚四圍色若丹砂者又得斷所碎碑文及他小碑石像字跡尚可識與孟博等語無不合於是植碑刱亭加土封樹遠近歡喜稱寗尹誠能格天神藏在郡志至今爲美談噫異矣東讀孟子史記及宋諸儒論說知孔子諸弟子天

資高明早聞道者顏子子貢天資謹篤能守師傳詔後學者曾子子夏當時子貢之於孔子如司馬遷所記尤詳其至性淳厚知依歸聖人心喪廬墓如孟子所言能使人感激其遺風而知弟子之事師同於孝子之事父母忠臣之事君者子貢一人之力也今顏子廟墓既在闕里得與孔子益親曾子子孫或在嘉祥或在江右既列四氏與孔顏亞即子夏書院祠堂在三晉甚盛凡爲卜氏莫不追祖子夏獨子貢祠墓既在中原兩河孔道間忽與忽廢不絕若綫其子孫之爲端木氏後者三千年

以來迄無聞人且後學寡昧不淡知子貢學問功德之大並於顏曾幾欲夷之冉有宰予之列嗚呼此亦天道人事之不可問者也東丙午八月從今通政張公自汴至鄴過宜溝驛謁其祠廟再拜賦詩兩過大伾停車謁墓伏地泣不止以爲今日若有子貢其人如司馬遷所云者東得以依歸爲執鞭弭從之相與講德論學不至困頓淪落若此矣癸丑秋九月至十一月秋客大名郡最久益習聞子貢墓與復事甚悉特記之

沂州朱氏孝友世德記

從浙西至京師陸行必道經沂州州南四十里市廛鬱然商賈輻輳曰李家庄庄南有世家朱氏朱氏有秀才應嵩字中五名士也予小時即聞朱中五云前輩若江西艾千子章大力羅文止輩與中維斗楊先生無錫顧修遠輩公車過沂中五先期偵知必哀衣東帶持刺通姓名謁道左邀諸先生至其家置酒高會奴與白飯馬與青芻率以爲常及後予與宋既庭輩公車往來中五亦如是相待也康熙六年冬予自京師歸宿李家庄中五聞予至歡甚固請過其子姪讀書處庭中頗有梅花龍

竹肴核既列乃命諸子珂球瓊犨出所爲文乞評
論甚恭月下與予携手立庄南臨沂河觀河流浩
浩云此河南通泲水及淮過此二百里則江南境
矣又指山之隱隱隆隆者曰此禹貢之所稱蒙山
羽山也予太息久之中五曰嵩也慕先生之古文
辭願有請也乃出先世孝友隱德述一篇乞予記
予諾之三年餘矣今姑記之曰中五之曾大父有
二子長曰仁次曰義幼失父母兄弟相依爲命仁
中年遘疾義謹視湯藥知兄不能起日徬徨號泣
無可爲謀兄病益急號于天曰天乎我兄死魂魄

孤单悵悵何所之我不忍獨生我先往俟兄庶與
兄相扶持也閤戶自經死仁垂絶呼義曰吾弟何
往乎家人曰出迎醫仁曰此紿我我弟不忍我獨
死必先我死矣長號一聲遂絶中五九歲失父其
嫡母蕭視如已出蕭生子明龍撫幼弟二人如子
即中五及中五仲兄也延經師教之成立且謀其
室家今子孫濟濟爲諸生謹厚可謂能紹其先世
篤孝友矣是不可以無記或曰友愛之風邈矣沂
州朱氏兄弟同不易得然先自經以殉兄則固而
近於愚非中道也予曰以視夫世之兄死而弟不
以爲戚弟死而兄不悲反幸其死者其仁與忍何
如哉予考北史陸俟世家陸卬之第五弟摶臨歿
誡其家人曰大兄甂病性最慈愛摶死必不可使
大兄知之後卬聞一慟便絶與晉書所載王子猷
子敬事相類若與朱氏兄弟連類述之可使天下
戕賊同氣者聞之生其愧悟之心也又陸氏世家
載陸凱痛兄琇之死哭泣無節遂失明訴之于齊
宣武追復琇官凱乃大喜置酒告親友所以忍死
待此之故今願既遂一笑便卒可謂天下至性奇
男子矣而凱子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晚年兄弟

失睦爲世所鄙墜其家聲可見孝友世德之難而
中五之不忘其兄尤可記也

武氏三烈記

崇禎八年乙亥流賊破潁州殺戮縉紳士民甚衆
婦女之守死不受辱自殺或殺于賊者不可勝記
其有姓氏及死節狀炳然可述者一百二十八人
見於撫按奏疏我友孝廉武威遠母甯氏妻劉氏
及妹之適於王生者聞賊入城相攜入井死二幼
女從母劉亦死凡三世五人後御史旌其門曰一
門三烈蓋二女不與焉此一百二十八人中之三

人也劉考功作頳記記之既詳而孝廉復請紀于
予予紀之如左且嘆曰苟或言頳川爲四戰之衝
天下有事頳最先受禍當崇禎七八年間流賊之
毒未徧中原而頳已受禍若此或言不可信哉明
有天下一統全盛二百八十年人不知兵革一旦
變起倉猝其婦女見聞不習殉節死難之事而能
皎然不汚閨門就義若武氏一門豈不異哉死者
人所畏大丈夫當死生之際猶有不能自引決者
況婉弱婦女乎武氏固世胄孝廉之父亦將也豈
其家教然乎然彼一百二十餘人者幸而死于崇

禎乙亥之間賊退之後尚有其夫與子及州郡大
吏一一詳誌其死節情狀姓氏至于今不朽若甲
申乙酉兵燹之中我鄉婦女之吞刃雉經不稍屈
辱蹈水火以死而泯沒不得傳者無算也豈不悲
哉頳舊有六貞祠祀范孟博母以下諸人今以一
百二十八人配食予過其祠必肅然動容再拜祠
在頳州東門外二里慧湖之濱然范母者但可謂
天下賢母耳列于死難不屬諸貞烈婦之間此亦
頳州祀典之過也

揚州史氏宗祠記

族譜立而親親之道得其半矣何也有圖牒以略
之有世系以紀之有支派以辨之有內傳外傳以
述之使我宗之人與我後之人一覽而一本之思
油然以生則于周禮宗以族得民之道得矣雖然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能不忘我祖宗之所生
而不思所以崇事乎我身與我宗人之所自生何
以報本而返始也必立宗祠以會祀其先人俾歲
時蜡社少長咸集於祠畢薦牲醴拜跽周旋之濟
濟祭祀燕私之既畢宗長之耆年有德及子姓之
能以詩書自顯名者聚宗人而申之以孝友睦婣

之約勸戒之必飭吉凶之必相慶相恤而後收族
之禮印達于報本返始之中宗祖庶幾無怨恫也
不然族譜圖牒具在而族大者人以衆而益疎分
以隔而難洽一本所同出而漠然視如路人則與
魏晉李唐之各姓雜譜藏于有司互爲夸誕者何
以異其于仁人孝子之用心寧有當哉廣陵爲南
北水陸之交一大都會五方雜處者多若土著而
爲望族者史氏其一也自浙東遷江都已十三四
世爲最久第十世大叅永巖先生第十一世際亨
孝廉第十二世壽平司直孝廉世以經術顯壽平

與予同舉爲相知又大參公子孫與予座主中允
朱公爲姻戚予常主其家得觀大參公所著族譜
于其大君子仁之家既嘆其能篤親親之誼而壽
乎與予言且將募其宗人共建宗祠于先世發祥
之地凡塋兆繚垣列龕櫝藏祭器要先靈立宗規
訓親睦其規制甚詳予嘉其能補大參公未竟之
緒即不必盡合先王之遺制而殷然仁人孝子之
用心不忘所自生而大亜裕乎後人其志量高出
于世之封殖自厚者遠矣至若立宗學以教其子
弟廣義田以恤其孤獨凡推廣建祠之意者無窮

而史氏之有祠特屹然于江淮都會之間以風示
五方之人皆知親親尊祖之義即徵壽平之言予
亦樂得而記之

嘉定侯氏宗祠記

自嘉定侯給諫起東公於天啓初年首攻客魏論
客氏不宜再入宮奉嚴旨譴歸直聲動天下於是
我東南人士咸依嘉定侯氏爲人宗而公之祖大
參公考贈給事公先以政事名德顯公之子二贈
先生通政公文節公公之孫海內稱六侯者記原
文中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公之曾孫武功相繼以
忠孝大節文章經術顯於是我東南人士稍知讀
書論交矜行誼者莫不益嘖嘖稱嘉定侯氏云而
茲祠之建則當嘉定兵燹之後二贈先生湛族殉
難既久幸存廢宅而記原特爲請之守令得以歲
時率子姪奉蒸嘗存數世不絕之一綫蓋海內所
稱六侯幾道雲俱以兵死文中智含研德先後以
疾病患難死即今武功亦夭死獨記原巍然存海
內推碩果焉東令者於中元之日客遊嘐上僑寓
祠旁親見記原率子天存及研德子大年兩幼子
檠枽濟濟蹌蹌奠拜祝于堂中喟然三嘆以爲當

昔兵燹騰踔時二贈先生不惜湛族殉大節雖洿
宮若不陵義公無憾焉初不意今日予姓尚得雍
容修祀事于斯祠若此也嗚呼即給諫公首劾客
魏時其意計豈復及死生患難其被禍豈望出楊
左諸公下父子兄弟世相勉以忠孝大義不復爲
世俗子孫血食之謀趨兵燹棄肝腦如飴矣而乃
天祐善人俾其後人仍得以椒蔬酹菓歲時無廢
祀爲之門生後進者徘徊嘆泣于其旁而不忍去
不可謂天之無意于忠孝之家也禮大夫祀祖禰
公家三世爲大夫合祀當數世且大宗小宗別子

攟祀諸議記原研德與其友人陸翼王葦辨之尤詳故侯氏宗祠之例悉與朱子朱文憲公考論尤合不具論抑予所尤嘆異者不特侯氏之丈夫子世世俱以節義文章顯當世乃其婦人若給諫公配龔夫人下及文中妻夏幾道妻姚智含妻盛俱能以節烈皎潔不辱其家門從祀祠中爲天下婦女師法則侯氏之祖功宗德益遠矣是不可不記

卓氏傳經堂記

明建文初卓忠貞公首請親愛諸藩而潛奪其兵柄凡所建白爲遜國諸臣最其後子姓伏匿江澗

間至二百餘年之久卓氏始多聞人爲著姓聚族居塘西迄今多顯貴塘西故澗西三郡間山水所環舟車之孔道水清土腴饒菱芡橘柚之利居民勤絲枲兼耕漁夾塘居者數千家獨卓氏高門崇閎峩棨其間今吳興太守園次吳公所記傳經堂則卓氏之祠宇也卓氏有才子珂月先生其詩詞樂府及蕊淵蟾臺兩集傳誦海內其祖入齋先生考道甸先生含文積學得才子而聲聞益著才子早世而才子之子火傳又能自奮于孤露之中不墜其門緒而光大之祠宇之設火傳所謂不忍

忘其親而不遠三四千里挾其記遊京師乞言于人以表彰其先世則火傳之子永瞻又能以父之志爲志者也君子觀于吳公之記知卓氏凡五世有令人而嘆忠貞公之遺澤迄今將三百年其子孫之久而益昌也如此抑亦可以爲勸矣夫六經燦然天地間其言皆庸言其事皆庸行聖人以守經而不教人以行權故謂之經盛世以經術治其國世家以經學傳其家其義一也觀卓氏之祠堂而慨然念其所以稱茲堂者知其能世篤於經之義矣忠貞公之事其君火傳之不忘其親經之大

莫過於此引而伸之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束於身心而發揚於事業皆本之傳經之意不若西漢末諸儒徒明經文而不知經義卓氏卽百世有令人可矣予與吳公皆火傳之同年生同讀書成均而予先君子又早識珂月先生於沈中翰君聯家羨其才采若神仙故予與火傳論交在舞象之歲又羨永瞻之能惓惓乞言於父友也亦爲之記使其歸而獻之父焉

戴公石泉畫像記

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江南徽州府太守漢陽石

泉戴公卒於官公以進士起家刑部郎出知徽州有惠政時流賊偏中原所在徵兵兵驕譟爲亂不可制是年六月公謁巡按御史於寧國值建陽衛兵變御史知公才徵公往諭解公於烈日中冠帶從士民十萬人徒步十餘里至教場厲聲折服諸悍卒亂乃定而公病矣病且卒嘆曰我爲人臣官二千石以死勸國死何憾公子李祖揚祖扶櫬以歸歸而三楚被寇禍允烈不獲伏闕上書白公死事狀越六年國朝順治十一年揚祖舉鄉試已酉游徽州得公遺像于郡人王子韓家容貌儼然知公遺愛在人歷三十餘年大兵燹之後而藏其像者珍重愛護不敢漫漶散軼以歸於公之子是可感也已郡之人及四方士聞其事者爲詩文紀之彙以成編曰不可諼集而東爲作畫像記且贊曰以公才望宜立朝右從容禁闥補拾匡救由白雲司一麾出守牧此大邦察民疾疢廸農于畟升士于秀六計舉張三銘績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武之言先後相似有翼其容以歷三紀民乃保茲以貽公子德音可歌直道未毀於乎陵谷變遷久矣惟此人心昭哉永矢誰傳循吏以告信史

韞光樓記

燕臺胡觀羽先生築精舍爲樓三楹於母兄少宰公谷園之旁斷手癸丑之八月落成是年之十月名其樓曰韞光屬共同年生計東爲之記東嘗受學於少宰公又爲公門人所取士與先生交最歡憶乙未春與先生定交燕臺時少宰公以文章經術受知　世祖章皇帝最渥寵眷無比雖謹愼遠權勢然天下望公謂呼吸通帝座又先生仲兄振音同以名孝廉敦行誼兄弟雍容怡愉事父少保公母太夫人祖母太夫人康強重慶無恙先生以季子不任家政日惟講學讀書晨夕祖母父母兩兄前服事惟謹東竊羨先生至樂人也不數年祖母父母兩兄死喪殆盡生子女復不育獨與兄子一人居伶仃单露息交杜門讀書如故茲樓既成先生焚香洗鉢滌心默坐不異爲浮屠氏者然亦浩然自樂也嗟乎天下枯菀順逆之數猶寒暑晝夜之相代於前與我之所以爲人者固無損益也而今之人逢暄燠則喜遇冰雪則憔悴侘傺不能堪不亦可悲乎登先生之樓俯仰二十年以來遭逢不同若此使先生當家門貴盛之時曾一移易

其心志從事於紛華靡麗則處今日而日不動心我未之信也東之信先生蓋在乙未定交之始家門貴盛之日於名樓曰韞光人或謂遵養時晦之義予獨以爲不然光爲發越之本然光見而體衰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又曰光天而不雕此韞之義也然非學道如先生又焉知此意乎

黄州朱氏祠堂記

予既爲菊廬先生作雙修堂記而菊廬復語予曰予數年以前未嘗一日離斯堂也自游京師以歸

亦若其僻遠不能朝夕于此我將于堂之旁求田二十五畝納其稼穫飯一僧命一僕俾守我堂且更之爲朱氏之祠以奉我先人烝嘗示子孫無有變也且吾聞之人生而樂寄于是者歿而魂魄依焉堂之額已乞我友王太史爲大書碑銘而復屬記于予予其爲之予將泐之石以計久遠也予曰不亦善乎先生之志也合于古儒者之教矣我聞之考亭夫子夫子聞之范先生曰天下有是氣者有是理有其誠者有其神山川之氣樂憑依于人人之樂山川而不恐去者氣相感也氣聚則理乘之以顯矣子孫之於祖考一氣之所生也子孫能聚其誠敬之氣以翕聚其祖考將散之氣而祖考必來格者氣與理交相貫也人之歷存沒猶歷旦莫也生而愛其居猶旦晝之飲食言笑於其居也沒而魂魄依之猶夜之讀書偃臥於其中也先生今日祀先世於此其烝嘗也必誠必敬先生之子孫他日亦烝嘗於此如先生焉猶旦暮之相代於前而莫知所止也理之與氣誠之與神聚之則聚散之則散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固自我操之矣予嘗從兗州入曲阜見三十里草不生荊棘渡淮泗

過虞姬墓見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又聞我吳門城上要離墓碑不樹樹之則城門白晝殺人其氣之所聚可以千百年憑依草木及其里人而况其子孫乎今以先生之自記而合之先賢理氣之說我知朱氏祠堂之建其千百年不可泯滅亦若是焉已矣遂爲記

見山樓記

廣陵於南北之間大都會也前溯長淮三湖後枕大江水勢甚盛頗獨無山郡城北二十里有甘泉山者予適中州屢過其下望之培塿耳至蜀岡

則土山也高不過尋丈不可言山城中汪進士蛟門奉其尊君著書於家之愛園又于園之中建所謂見山樓者我友阮亭王公爲之記予久客廣陵支離況瘁獨汪子遇我厚予時登其樓問其所見之山汪子則與予憑欄翹足以手南指歷歷語予曰此隱隱隆隆者京口北固諸山也又西南指曰此縹緲若可見者卽鍾阜雞籠諸山也予喟然曰嗟乎是皆我江南之山也乎予身在江北乃心無日不在江南今望諸山若望我家矣竊思汪子所以名茲樓之意非眞有愛於江南諸山也觀其名

園曰愛園取古孝子愛日之義則其所以名茲樓也蓋在南山乎小雅之祝眉壽也必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汪子以英妙之年旣成大名顯當世足以榮其親矣而又勤學力行著書滿家樂友天下士則所以養其親之志俾之享大年膺百福者將與樓中所見之南山同其永久也予也同爲人子家有老母年六十餘矣有子一人旣坐廢於聖世又不能躬耕家食爲其親甘旨之謀窮年皇皇奔走負米依人恐辱遊見家山不能奮飛南還登茲樓而有愧於汪子多矣

改亭集卷九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編

蘭言堂記

同門劉公定氏曁令子子登名其堂對賓客之處曰蘭言堂取易同心之言之喻也予愛其意而請記之曰夫蘭香氣之至靜者也夫言人心之至動者也動則機之危者伏焉靜則感之和者合焉以危動之言而得和靜之合斯不亦天下之至難乎我於是而知同心之可重而孔子之僅有取於二人猶難之也夫同心之相見也不以言言可也不

言亦可也莊子所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也若是則二人之心氣俱靜心則淵乎其未有形也而氣必先引其端其馨香之所及淸而能遠淡而能遂若蘭之始華不依人以爲媚而其感人必深和之至也甚矣孔子之善喻也然悠悠天下同心之人有幾乎孔之與顏也軻之與尹也惠之與莊也子輿之與子桑也皆二人也其言猶有閒也期之與牙也尹之與班也鴻之與巖也式之與邵也李之與郭也向之與嵇也桑上之德操與桑下之士元也皆二人也其爲人也或移日不勸或夜以繼旦

或相視而笑無一言或相援琴而歌其言不可傳而人至今思之思其同氣之馨香無異於蘭也嗟乎豈易得哉我見公定父子之交友也誠當世必有相應以同氣者爲之記以待之

寶日堂記

平旦矣忽焉日中且昃矣日暮矣忽焉夜分且雞鳴矣如是逐逐焉不知其幾忽焉改歲矣且暑矣寒矣逐逐焉又不知其幾而少者忽焉壯壯者忽焉衰衰者忽焉老矣天予我以性父母予我以身古聖賢予我以學我之生也無不備具及其老且老也返討其所歷之日月不爲少矣而求之我性我學果浩然而有得蘧然而有覺乎彼小人之爲衣食謀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歷日月也苦而難則負日月也亦不易我見天下之負日月而不自知者必其歷日月而無所苦且難于衣食者也夫既歷日月而無所苦難矣則天與父母之畀之生者不已厚乎古聖賢之學所以望之斯人者不已重乎顧乃任其忽平旦以至夜忽改歲以至歲暮忽少壯以至衰老斯其人尚可言乎書曰予思日孜孜詩曰夙興夜寐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孟子曰夜氣平旦之氣朱子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陸子曰晝觀之妻子夜觀之夢寐古之人其不敢玩愒悠忽以負此日月也豈惟不負且愛之敬之慎之至矣表弟李子道武以寶日名其堂也亦此意也夫余故嘉其意而爲之記

醬圃記

張子醬甫家在華亭縣三十里曰蕭塘一畝之宮而傍後有隙地爲小圃種竹千百竿梅花三十樹橙橘二三十株讀書灌園不求聞達翛然樂也予考蕭塘舊曰秦塘始皇南遊觀海時所築距上海五十里介於黃浦周浦之間夫黃浦受三泖五湖巨浸考水利者言其瀦蓄宣歙若霅諸水最大從此經浦入海凡濱其間者土田肥美不患燥濕周禮辨墟壤墳隰五穀各有土宜其不宜者農圃不敢植獨蕭塘兩浦數十里間高下俱膏腴無不可植之物大至木棉桑麻小至果蔬瓜芋所獲倍他邑張子居此亦樂矣張子又自言家居賓客祭祀雞豚之外皆取給於圃圃傍又有蕉三十本有綠天書屋三楹今卽以予名名予圃誌予寶醬土物不敢盡地力之意予曰善請爲之記

看雲亭記

子之至昆也健菴先生館予於𢢾園看雲亭之左个每晨起仰視亭額念先生兄弟友愛至性既當世不可多見而在兄弟貴盛赫奕之日能益敦友愛至若先生者尤難是不可無記也杜子美詩曰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强在子美當日兄弟淪落之狀有非人世所能堪者其閒情聚散憶弟看雲固情之所不能已若健菴先生同產兄弟三人竝官禁近身在日月之際第宅騈濵焜煌京師晨夕無不相共也先生之請假南旋暫遠兩

弟未及浹歲而先生篤念之切見於題額如此可以為天下之有同生者勸雲間陳仲醇徵君曰我見天下孝友深至者多在貧賤寒素之家而富貴者或少至權利相軋則父子且有不相下者何況兄弟使徵君而在閱健菴兄弟孝友之風當亦自悔其言之過激矣抑吾友汪子述蔚州魏先生之言曰薄於兄弟者薄於朋友之漸也予觀健菴既貴盛之後益存錄窮交備極周卹至其急難不惜竭心力拯救之初不令其人之知之也即其人始受其深恩既或稍稍負之而先生絕不以介意過之如故或友人殁十年二十年後知其無家未葬即酒闌燈炧之時獨黯然念之不置此在今日友道所絕少予請因蔚州先生之言而更進之曰篤於朋友者篤於兄弟之推也予困廢佗傺久矣生平以諛言進貴人為嫉予者所姍笑然予獨願存此記以俟他日之尚論者遂為記

𢢾園記

徐太史健菴先生為園於大宅之後玉山之旁竹樹花石高樓曲池水檻平橋幽房密閣凡宜於四時適於登眺者無不備具先生既箯輿奉母以時

游宴其閒且令四方賓客名士來游者得從觀賞憩息人人快然而去命其園曰𢢾園屬其友張素存太史書額而東請為之記或問曰𢢾之義何居予曰字有二義若不相似而相貫者𢢾字之謂也楚辭王叔師注曰𢢾安也廣韻又曰𢢾動貌夫安之與動意若相戾矣然天下有不安於內而可動於外者乎古之為學者孜孜矻矻窮年而不敢息將以明理而求吾心之安而已矣大人之臨事應物自旦至暮其形甚勞而神氣泰定與世忤合轉化而惟其理之安惟安故可動也吾觀健菴先生

之日與事物接亦勞矣而於大小之事無惰容無倦色經理救濟必盡心焉我甚懼其心之勞而先生氣益完神益靜蓋得脩之意深矣圃之設所以怡我之安而養我之動焉其命名也信遂記之

懷岫軒記

座主溧陽宋中允公有兄子叔遂謹厚而能文爲公所奇愛命東及同舉二百六人與叔遂修世講之禮論交極驩先是叔遂尊人岫雲先生於邑城東隅闢地數弓搆精舍率子弟講學讀書後遭家患不克就以歿叔遂痛之既免喪破產三十畮

爲軒三楹環屋種梅花八十樹修竹五百竿且鑿池遶屋水流澹澹然游魚唼喋荇藻有聲而旁復有垂柳數株毿毿垂條搖曳弄影鳴鳥時至最可聽叔遂偕兩弟佔畢其間風雨不輟每念先人潸然出涕因顏其屋曰懷岫請東爲記東以文章受知我中允公常言我愛計生與愛我兄子同自公歿每遇公子及孫暨叔遂兄弟且喜且悲必相勉以持身勵志擇交論文之道而叔遂又與予交極深今爲此記想見叔遂志趣卓然不負叔父奇愛公可謂知人能得士若東者遲暮廢棄無所成若此小雅之詩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叔遂兄弟念之矣魏武帝曰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東敢一日忘溧陽哉今予與叔遂同客京師他日歸里門願以扁舟至溧陽謁我座主遺像于如圃便過叔遂懷岫軒坐梅花修竹間賦詩續記後我知我座主與岫雲先生兄弟平生相友愛百年後魂魄猶聚此也

想想圃記

延尉孫新齋先生家居廣陵未爲圃也而有所爲想圃者令予坦夫予友也久客於外永懷其親不

置復有所謂想想圃者與予遇於吳與因屬予記予惟人生而靜不容說宋諸先生言之切矣感於物而動矣動於人之心於是爲意爲思爲念爲慮紛紛無所不有獨想之爲言六經四子之書不槪見而多見於二氏之書然釋氏未入中國之前老氏之學爲夫子所深歎而老氏之弟子獨關尹子得其傳最親予嘗盡讀其書知關尹子論想獨詳後二氏率祖其說卽盡舉而變之一歸之虛無幻誕然莫不隂取其意而陽推致之蓋他家之言想也皆虛而關尹子之言想也獨實如內想大火久

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是想之成於氣者也如彼蜣不思彼蟦炙白是想之成於形者也夫形與氣可以括天下萬有不齊之類而關尹子欲以一想之力括之無遺可謂天下之至實矣故後世養生家所爲內外之學者皆本諸此而彼悉委之於虛無幻誕之說者旣不克返人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著誠去僞於感物而動之後是兩失之矣夫形與氣之萬有不齊也爲老氏之學者括之以一想之力而況於閭乎人子之於父母也形與氣之最親莫若也以子之想合於其親生平所想之中凡其飲食居處笑語嗜樂無不得而況於閭乎將見廣陵孫氏之閭其林泉竹石臺榭禽魚之勝甲於廣陵聞於天下無疑也他日予亦且游而樂之退而想之矣

穀似堂記

曩予以文章受知於嘉興司李彭公恩禮軼諸生上洎公讀禮家居予從至黍邱與公四子雪度定夫若于綆修游而與定夫交最驩後公再補登州七年不調甲辰四月予遇公章邱之女郎山下公大喜止驂適館名予談竟夕皆憂危之言所以教

予持身處世之道甚詳不兩月公歿於官又兩年予始得從二千里外登公之堂哭之又値公所居邑爲黃河衝齧公故居皆崩圮蕩析而定夫更葺其堂三楹名之曰穀似請記於予予曰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此小雅小宛之詩考亭以爲是大夫之家兄弟相戒以謹愼而作也自定夫之曾大父通政公迄司李公三世垂紳搢笏非大夫之家與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且人情覩枯菀辨凉燠工向背儵忽善變我知定夫兄弟兩年以來所以持身處世之道其難什倍於他時亦什倍於他人矣小宛之第一章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不敢忘我身之所自生則不得不敬其身矣敬其身而至飲酒之後不忘溫克且推念我身之所生以敎其子而式之於穀其爲敬也遠矣由是兄勉其弟弟儆其兄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則將各敬其身以免鮮克由禮之懼以不墜其家世我見枯者復菀凉者復燠彼世之工向背爲儵忽者我與之淡忘可也夫公歿僅二年諸公子方禫而飮醴之時也已知念其親敬其身持其家如此可見公平日敎諸公子之道矣予旣不忘公章邱敎予之言復感定

夫請記之意念公之愛子無異於愛子也無以報公德亦惟與公之子終其身誦小宛之詩爾

百一齋記

魏應休璉作百一詩或曰諷曹爽也周公巍巍百慮且一失也或曰自喻也愚者慮百或得一也或曰以百言爲篇故名或又以爲休璉作此以示在位者凡百一篇今所傳者獨一篇耳予不其辯請誦其詩其發端曰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則儆身至矣又曰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則勉其學至矣終之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

客慙愧靡所如則其謙冲自下集思求益之懷至矣以爲諷權貴也可以爲自喻也可以爲示百爾在位也可何必辯乃夏邑李子嘉士以百一名其齋屬其友索予記且曰此非休璉作詩之意葢取諸中庸人一已百之義以求學之至于强且明也予曰休璉之意與中庸有二乎李子貴公子也且富于春秋其自勉之意能若此又何有不可處者乎抑李子宋人也其所爲經國之文筐篋之書得無有燕石乎予雖非周客能爲公子辨之公子其悉發以示之

獨倚樓記

杜子美在夔州作江上詩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後人讀公詩想見公之志有嘆息泣下者嗟乎當公作詩時何尚有勲業行藏之望哉嚴僕射歿即一幕府官不可得矣房太尉歿畢生知己已矣無可言矣平日詩酒意氣之交若高李若蘇鄭輩零落都盡即自稱海内故人尚有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二人亦道遠莫可問訊而公以頽然羇旅之身挈其空囊妻子飄然於漏天之下方意氣摧墮不暇而勲業行藏拳拳然一日不能去諸懷

此公之所爲不可及而其志之重可悲也我邑城南一里餘有樓巋然以高曰獨倚樓則吾先君子之友張愧巷先生隱居處也先生夙爲諸生祭酒善金壇周儀部故忤阮大鋮陷黨人詔獄瀕死破其家又善溧陽陳相國相國既柄用推轂故交多富貴力招致先生先生終不一見固窮高蹈以老今年五十餘矣獨聚諸弟子授業樓中自食其力而以其餘暇研精易學以自娛其無意於用世久矣豈亦有子美之志而採摘詩句以命其樓哉予獨以先生之與子美上下相去千數百年其境異

其志同子美之許身自比稷契者也先生之固窮學顔子者也易地則同孟子有以信其徵也使大歷中有若房大尉嚴鄭公者薦子美於朝子美必携其朱紱而出欣欣然惟恐不得君而事也若先生在今日卽有鄭公輩交口薦先生先生肯一出乎然而先生倚樓望遠慨然長嘯仰天徬徨躑躅之懷與子美則何異東從先君子後得交先生甚久其知先生也深故請於先生而爲之記如此雖然先生旣讀易於玆亭請與先生論易易稱遯世無悶有二其最上則龍德也其次則大過之獨立

不懼龍德變化不可學我願先生寧堅其志于次者終其身獨立不懼焉先生其許之乎

十二硯齋記

孔子善言覺莊周善言夢然孔子信其夢猶信其覺也周公兩楹是已莊言夢曰栩栩然言覺曰蘧蘧然覺言大夢亦言大也莊曰君乎牧乎固哉夢之中又占其夢故變小雅曰視天夢夢天若曰予詔人亦若是則已矣江都汪季舟舍人仕京朝貧無以賃屋宅一硯自隨日治之甚勞若夜臥病夢入一殿中硯多至不可數悉瑰麗秀潤心欲之採其尤可愛者懷十二以歸蘧蘧然覺仰視其賃屋識之曰十二硯齋不知硯之爲夢屋之爲賃也其友聞之曰善乎汪舍人君乎牧乎硯乎一也周禮大宗伯屬中士二人掌六夢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噫誕矣今十二月屆時舍人不以獻而以私其居語其友曰爲我記之其友曰記之子得十我乞二子許我乎舍人曰諾甘與子同夢詩言之矣敢不勉乎視天夢夢子旣獻之矣子何吝其友曰諾故記之

潁州劉氏英德石記

吾吳歸震川先生貧士也而家有兩太湖石特著聞先生自爲記云一購之崑山葉文莊公家一購之閶門劉尚書宅一嵌現旋轉作人舞形一形如大旆迎風獵獵彷彿漢衞將軍日暮縱兵大擊敵時予讀而壯之每欲問先生曾孫玄恭此二石猶在否未得也庚戌七月劉上舍家見其庭中石尤怪異石長丈餘兩肩及腰瘦削亭亭若嫡女旁之橫銳者俱斜向若衣帶飄飄又翼然下垂者若樂府所歌大垂手小垂手狀右趺起向後尺許左趺獨立翩翩絕類震川所云作人舞形者正坐視之

益信稍移坐東偏視之則不見所似人形見交龍旂數十衝風而前旂角繚繞逼側披靡恍若有聲又類震川所稱大旆者噫異矣震川形容兩石之奇異若此而貞時之石以一兼其二然非有閒情逸興倚徙坐臥其間縱觀側視得其澹蕩游行之樂若震川之自娛於文章者亦不知此石之特異也且此石出嶺南英德縣天下稱爲英石色皆黝然叩其聲清越似磬我吳貴重之卽高不踰尺亦購致几席上而此石高大若是且自粵至頳水陸數千里踰大庾過江淮舟車之費不貲與震川之

致太湖遠近勞逸相去百倍然震川購之他姓貞時承之先世勞逸又有異焉貞時自序云大父方伯公官粵載英石四以歸分餉我諸父我先君別駕公再官粵志求石之勝于四者果得此而寶蓄之其後求良材于同里張農部以備我安人大事農部欲以此石相易乃得許石已去劉氏矣後復得還故物予嘆曰幸矣否則爲葉文莊劉尚書家石永爲他氏有矣雖然于石則何所不可石旣有其形質之偉異不憚水陸遠道以至此知之者珍蓄之愛玩之惟命不知者委之頹垣敗棘之中不一視焉亦惟命石不能自言亦不因是而有增損也雖然今主人之力能遠致之以貽其賢子孫主人之賢也我樂爲主人記之石之旣至於斯也得賢主人以爲歸石之福也我樂爲石記之作頳州劉氏英德石記

游白蟹泉記

歐陽子思頳詩序云頳民淳訟簡土厚水甘因慨然想見之旣至頳四閱月乃怪歐陽子言不可信所云民淳訟簡上厚無從考証若水則辨之審矣頳之水何嘗甘哉汲之井鹵不可飲取之河雖稍

甘率渾濁稍稍澄清之又變其味而友人時時向予言西郊有白蟹泉云八月二十三日劉子賢時招予同劉夢芝公定倫建子端武寧伯寄益賢筆公輩至泉旁列坐時風日清和原野平曠林葉未脫遙矚森蔚支鐺瀹銚煮泉潑茗味果甘洌與他水異泉穴噴薄有聲一沼受水僅三四斛然汲之不窮同游者皆曰有白蟹二光瑩如美玉出沒穴中因以名泉泉固自有異也予笑曰歐陽子所稱水甘者其在斯乎然泉之名不載邑乘庶歐陽子守頳時泉固未嘗受知歐陽子也抑予觀歐陽子

廣陵大明寺井泉記具述陸羽劉伯芻張又新輩品泉之語有言七等者有言二十等者有言江水上山水次井水又次者又言山水居江水上井水居山水上者其說不一歐陽子折衷之謂天下水味但當論其美惡不當有七等二十等之目又云陸羽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良是江水爲衆水所聚自不及山是觀之歐陽子嘗曰美穎之水必于上中之泉無疑且穎四郊無山泉自白蟹外更無甘者公又久于穎嘗曰何以不亟稱之此以知相知之難值而歐陽子亦未可謂深知穎水者也廣

陵大明寺泉昔人所稱天下第五泉也戊申春予與穎之甯伊庵游至其地汲泉飲之不能出白蟹泉上乃歐陽在廣陵不久爲寺泉作記在穎久不及白蟹泉一言豈以第五泉夙有重名遂因而成之耶然我觀公記公可謂詳於天下之水味矣兹泉之顯於穎抑其遲速固有時不可强耶抑泉之甘鹵今昔亦有時而變未可定耶而歐陽子之言固可信耶貞時曰我將爲亭於旁以表我泉子爲我記我將渺諸石予曰諾遂記之

習齋記

揚子雲曰能觀千賦則能賦能觀千劒則能劒益言習也又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夫巧從天習從人天授不逮人力習之力大矣生於祁連姑衍之間五歲而知射獵生於五湖七澤之旁五歲而知擊汰生於金張衛霍之家能言而知冠蓋生於程氏烏氏之家勝衣而知貿遷生於王謝之家就傅而知清言曉應對故知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也故曰中材者言家教中材以上者言家風風之所漸漬不待教而能益言習也汝穎劉氏自方伯公以來子姓起家科名者二十年間多至八九人

可謂盛矣其子姓無不淬礪於學斐然能文章殆子雲所謂習者之門歟予登之與予論交也尤相善其游成均也以文章傾六館之士其歸而修制科之業也於寶日堂之西闢名曰習齋以時時簡練其中而予爲之記抑我聞禮月令曰季夏鷹學習言鷹隼先豚苞毛羽待涼風至乃擊夫子登之文六翮備矣將翱翔千仞而何待於習然我又聞之朱子曰學與習一也有淺深之殊焉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者曰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曰習則子雲似未盡習之義也又敢以朱子之言爲子

登告

頳州菊花記

三月與我友宜興陳其年之季弟子萬遇於商邱侯氏家偶言此地牡丹花之勝子萬曰豈特牡丹耶先生久客河南未見菊花之奇麗尤非我江南所有予未信八九月在頳縱觀菊頳去商邱不三百里因嘆陳季言非誣我江南菊每本止留數蘂花始大可如掌多則慍分其力頳則一本可開五六十花其本大如樹高於人二三尺花之小者亦與江南如掌等一異也又能開兩月不萎或善藏

之可三月我鄉花始放必移置之密室以避霜降頳則任其所置俱無所畏予試以二十本植塾之庭至九月望後夜嚴霜皓皓滿地手擁故裘猶畏寒四更起坐月下秉燭視菊灼灼有光至旦益鮮媚迎人顏色不稍稍挫似勝藏之堂廡者又一異也我鄉獨採所謂甘菊花曝諸日貯為藥於他菊無問焉頳好事者則悉採諸花蘂蒸以為露其白如雪其清如泉其香若蘭蕙以薦諸蔬無不妙尤異也考今頳州為春秋胡子國入於楚楚靈王卒乾谿在今州東北五十里楚辭曰夕餐秋菊之落英又云採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非誣也大都淮汝間土厚風和物產尤美歐陽子思頳之言菊花亦一驗也予特為之記

蟄菴記

予童子時每日莫從家塾歸輒擁几一斗室中父時時以館穀西江城中母夜紡績課予篝燈讀書及予既婚卒以為常父為手書二大字曰蟄菴題一額賜予甲午後予游京師吾妻以此室居予妾永既遷江城此室遂廢及復歸永移居近吾母以此室與次兒如予童子時然敝陋非舊規矣辛亥

冬杪吾母不欲孫遠就家塾命孫晝夜擁爐讀書其中乃稍葺之若燬閣者予為搜索吾父手書蟄菴兩字則不可復得矣追憶三十年前事不禁黯然因繹吾父之意釋蟄字之義語次兒曰易曰潛龍繫辭曰龍蛇之蟄其義一也若以龍蛇當陽氣潛藏之候必潛蟄為宜如詩遵養時晦之義猶未深知易也當可見可躍可飛之時勳業塞天地而至人之所為退藏於密者當寂然不動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程子所謂千兵萬馬與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總歸無事此潛蟄之至義也學者不

知其解即文章若韓歐陽詩歌若李杜勳業若李郭皆小人之的然而日亡者耳非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小子其深念之哉作蟄菴記

耆舊偶記

當今海內耆舊尤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京師孫侍郎退谷先生王尚書敬哉先生沛縣閻孝廉古古先生崑山顧隱君寧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徵君年九十一侍郎年八十尚書年七十一孝廉年七十隱君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生平於大節無所苟侍郎之

學以朱子爲宗於五經俱有纂述注疏自行其意尚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及古近詩體孝廉喜任俠與徵君少壯時意氣相類晚游九邊好談兵及經世方畧隱君専精經傳訓詁及五音四聲之學考訂詳愼爲侍郎客友東於徵君則因其弟子湯叅政斌而論學焉於侍郎則因尚書與隱君再登其堂復移書與論王曾齋詩疑書疑二書當表章於孝廉隱君則皆以父執之禮事之於尚書則北面稱弟子受學几杖間二十年者也十一年秋飲酒侍郎家獨隱君亦在坐語及徵君之學宗陸背朱非是作數百言次日吾友宋學士招予偕孝廉飲别六年矣孝廉兩目益爛爛有光射人神氣益壯健相見甚歡因語及兩孫先生論學同異孝廉張目叱咤曰孫給事耶是何得與蘇門山中人同語因譏語亦作數百言罷酒次日復聞隱君向客稱閻孝廉過當又次日學士問予曰兩日何所聞予笑曰兩日但見諸老人論學八十歲老人詆九十歲老人七十歲老人詆八十歲老人六十歲老人又詆七十歲老人也學士笑曰若是子再一兩年便可詆六十歲人也予曰夫何敢顧隱君之好

學深思考核經傳東雖自今以往力學四十年年與徵君齊恐不能及也夫何敢雖然論交在峻廣之間與物無忤老而好學孜孜不衰不爲激衆之論不怨已而求勝人以筆舌若尚書敬哉先生何可及也此予所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學士曰善因記之

改亭集卷十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瓚全姪嘉禾　重編

上栢鄉相公論聖學知統錄書

昨讀知統錄二卷竊念自古以宰相之尊身任道統者甚難其人今相公見道獨蚤得統獨正衛正獨力茲錄之成垂示天下後世幸甚幸甚而東甫不揣妄欲有所論辯先以發凡起例之大義上白尊前惟垂鑒焉相公既以見知聞知之統卓然截旁流而崇正脈矣然程張之後直接朱子朱子非僅聞知於二程子也程子之見知爲楊中立中立

之見知爲羅仲素仲素之見知爲李延平延平之見知爲朱夫子其統固如是也宋南渡初伊洛之統幾絕和靖與仲素受學龜山倡道豫章其功最大竊謂二程之門如上蔡廣平和靖諸先生皆聖學羽翼而楊羅李以迨朱夫子則一線之絕續係乎斯統者甚危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許平仲與朱子可謂聞知而輔廣黃榦及金華四先生恪守其傳以迨乎宋文憲方正學淵源可遡亦朱子見知聞知之系也薛文清於朱子則聞知矣同時如曹月川胡敬庵陳剩夫其學純正吳康齋任道甚力

其徒陳白沙以及湛甘泉羅念庵輩雖見道稍別然未嘗顯與朱子爲敵也亦可備聞知之苗裔矣至陽明之徒克塞天下獨有羅整庵困知一書屹然撐柱其間迨呂新吾搬中說於中原崔後渠修六經於河北魏莊渠闢正論於江南馮恭定振理學於京師顧端文高忠憲顧季時諸先生彙同志於道南劉念臺端踐履於兩浙而後程朱正傳昭然大白於天下諸公之功也其得列於朱子聞知之統雖百世無疑也今幸值相公崇衛正學請以諸公之行實緒論擇其尤著且要者補入斯錄之

內此東所急欲請正者一也既以統論則有正必有閏猶子之有嫡必有庶似宜存之以大著其防使天下萬世昭然於庶之不可以奪嫡若盡舉而去之則其學終不可得而泯滅而宗其說者反得以爲口實也陸子靜之先立乎其大則孟子聞知之閏統也楊慈湖輩爲見知吳草廬輩爲聞知而草廬之學較純正於慈湖陽明則象山之聞知也而其徒之支派益多不止天泉證道後分而爲二錢德洪鄒東廓歐陽宗一聶雙江輩其稍醇正者也季彭山張陽和雖受學於陽明而卓然能衛正

學此有功於陽明者若心齋之學一傳爲顔山農再傳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不再傳而何心隱李贄陶望齡之徒出則潰決吾學之防入於禪佛矣然其統已數傳有源流有區別其勢已成若謂非陽明之見知聞知者彼必不心服也東請自子靜及二溪之徒擇其行誼可傳及論說稍近正者別爲閏統一卷附續錄之後使識者洞晰其學力之偏全知見之深淺踐履之純駁而確信道統正閏之所以分其大閑固如此則有功於後學益不小此東所亟欲請正於相公者又其一也惟有容之度宥其冒昧詳以教之

上太倉吳祭酒書一

閏二月朔前國子監率性堂恩拔貢監生計東謹再拜舊冬東度歲江寧于友人倪闇公家見老師新刻文集內有復社紀事一篇數千言友人互相傳誦以爲非老師大手筆不能作且非老師深知社事本末不能淹貫詳悉若此東伏讀再四竊有喜且慰者二有不能無疑者二謹不揣狂戇干冒尊嚴上書座下所謂喜且慰者一則先師西銘先生自辛巳歿後迄今三十年其所評論著述諸書雖最富然其同社及後進之士能表章之者益少其所教誨成就之弟子不下千餘人然三十年來存歿升沉不一今零落漸盡矣若身既通顯又負文章大名爲天下人士之所依歸又確乎爲先生受業之人者天下之大更無與老師比今老師口口我師不置所以推崇揚扢之甚力使當世尚知有西銘先生此老師深厚之誼凡爲其弟子者無不感激踴躍況東之先人與東皆執經其門受其賞舉教誨者哉一則金沙周介生但以夙負重名一旦臨大節而不能守汚李賊僞命若王維鄭虔之于安祿山耳而素不快于介生者遂加以滔天之罪至比之王偉之從侯景若世所傳詔表之語稍有人心者莫不究之然無有訟言其誣者今得老師一爲辨折公論昭然即江寧密邇金沙愛憎之口紛紛不同及聞老師之言莫不俯首悅服則其足傳信于天下後世無疑也此東所爲最喜且慰也雖然東之先人從事于社事有年東之婦翁吳狀九先生則固婁東兩張先生好友而首刱復社之人也東竊聞其本末矣復社者社之後起者也

始庚午之冬因魚山熊先生自崇明調宰我邑最
喜社事孫孟樸乃與我婦翁及呂石香輩數人始
翊復社頗爲吳門楊維斗先生所不快孟樸常懷
刺謁楊先生再往不得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
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蓋應社之興久矣時天下但
知應社耳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張受先西銘介生
維斗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
婁東有應社十子吳郡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
應社楊子常顧麟士主詩維斗錢彥林主書介生
兄弟主春秋受先王惠常主禮記西銘朱雲子主

易孟樸但爲應社五經徵文之人耳當日紛紛社
集文字若南彥天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
表一集三集四集頗相齟齬獨西銘先生一人大
公無我汲引後起且推魚山先生主持復社之意
故能合應復兩社之人爲前矛後勁之勢今老師
因宵人告變始于復社幾成黨禍故但序復社之
盛不能推原應社一句疑于本末之義或有未盡
且他人皆荷表章若子常麟士兩公經營社事最
深豈可泯沒即東之婦翁不惜破產以翊復社至
今魚山先生與老師之友周子俶輩尚歷歷能言

之乃不得比于孟樸附老師文以不朽僅以吳江
大姓四字括之不知老師何意而云然也又應社
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之本于小築各二
十餘年矣時西冷巖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
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銘先生至京師
始與巖子岸定交最懽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
于吳門受先宰臨川首結陳六士以稍殺艾氏之
怒故得化異同以成聲氣則當日關係社事之人
尚有當存其姓氏者而老師詳畧之間有非億見
之所及此東之所爲疑而未解也豈老師辛未以

後方置身石渠天祿雖爲西銘弟子于社事不復
留意不知其曲折耶然此特事之小者耳事之大
者亡國之罪不可居也且黨禍與社事不相蒙而
大臣亡國之罪尤與應社復社諸公不相及不可
不辨也社事之興不過諸生文字之會自朝宁視
之無異童子之陳俎豆習禮儀爲嬉戲耳且勝國
諸生之禁甚嚴非若漢唐宋之太學生得羣聚京
師伏闕百千人横議存亡大計也黨禍之烈若漢
三君俊顧厨及唐牛李宋洛蜀朔必其人身爲大
官仕于京朝次亦爲郡國守相若西銘先生通籍

之後日里居讀書受先一爲縣令即引退維斗彥林終老孝廉介生登第不數月子常麟士孟樸皆頹然老諸生豈漢唐宋諸達官貴人比能造黨禍如彼之烈哉且首劾宜興大罪者即熊魚山先生魚山即復社盟主也宜興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被劾魚山之後不得已以吳來之爲魚山門人使求補牘中不臚列其大罪以掩惑主聽於社事何與哉於黨禍何與哉況老師之紀事爲復社而作也東以爲西銘先生既歿其明年上書告變之小人陰伏法又明年詔求其遺書復社已稍稍

吐氣敘事至此即可作結不必更牽引宜興一案娓娓言之似黨人亡國罪狀與復社相終始者或老師行文之法于一篇中必周匝前後所敘之人不得不借爲波瀾竊恐襲者御怨不逞之徒藉口老師之文遂欲以疑似之謗坐復社諸公以黨人亡國之罪竊疑于老師推述先師西銘之意或有未合而東前此之啓且慰者至此而疑滋甚也度老師必更有說以處此伏惟鑒其惓惓之愚于此二者或所開興辭或所爭者大不絕其冒昧之罪慨然教之幸甚幸甚

上太倉吳祭酒書二

閏二月十日門生計東謹再拜昨讀老師復社紀事東愚昧輒上書座下干冒尊嚴惶悚無似旬日以來竟讀老師全集不揣狂戇復有所言惟賜採納東竊觀自古文人身介兩朝之間又有盛名其文章不可磨滅使後之讀者尚論其世推原其心不敢妄詆訾議其最庾開府是已近代則宋文憲是已今世所傳開府集皆其入周之後往而不返之作也其初在江南時子山詞賦亦盛矣而傳者不一二見豈果竄身荒谷盡失其稾耶抑其後南

北阻絕周之滕趙諸王次其遺文盡削其在南之稾耶以東度之子山之心夫固重有所感也今世傳宋學士集甚備襲其在元在明之文分類編年此皆學士身沒茂州之後其門弟子及近日好事者所纂輯非公原本也公在元之潛溪集潛溪續集未嘗有明初之作一字入其中也其後鑾坡集青蘿館集待制集皆煌煌然洪武十有四年以前及吳元年二年三年之作未嘗有在元之文一字入其中也故能使後之人讀其文者兼知其所歷與廢存亡之故及公一身出處進退之本末前後

所遭逢若此雖百世之後昭然見之亦不得而竊議之劉文成公集分覆瓿犂眉其意亦然大槩見于虞山錢宗伯之論老師所熟知也今老師之文其文采論議遠過庾開府近躡宋文憲而集中分類銓次之處尚恐見聞固陋者不能一一深知其文作于何朝某文作于某日即篇中所稱 先皇帝 天子多有未辨其爲本朝爲勝國者恐于前人編纂之法或有未合未可以傳于後世況老師之集係于自删定與門弟子之編輯不同尤不可不整齊畫一使後人不得施其淆訛揣測之見東

之愚竊欲彙次其文分爲兩集自崇禎朝迄順治甲午以前如舊學記之類爲一集甲午乙未以後迄康熙丁未如講德書院記之類爲一集使老師前後立言之意截然分明則不特文章光焰十倍玆集且使老師三十年心事共白于天下後世磊磊落落委委佗佗有如韓文公所云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誠門下之大願惟老師下採芻蕘之言東惶恐再拜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碩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碩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勵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罘網捆蒲席以養母不

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于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予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脩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于東哉夫受恩

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即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已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亦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于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與丁菂園書

閣下至宋僕亦昨自柘歸從沙隨入柘過長沮桀溺墓慨然久之生而耦耕没而同穴求友得此復何憾然深念溺之學力尚未及沮沮談言微中令人自遠溺則客氣未除揭揭然示人以不廣矣僕求友吾里深愛既庭一往落落穆穆之致若不知天地間何物美好當愛慕者若與偕隱彼沮我溺也今在宋久復得一徐恭士恭士與世味亦無耽繫頗似既庭但詩古文結習未忘僕亦欲從之游惜相距千七百里不能遠辭老母久與偕也嗟乎隱固不易偕隱尤難其人非賢婦即良友耳旅中無可爲閣下語聊及此

與某人書

今天下最賤者莫如士向聞閣下散金結客今見閣下慳財慢士亦可謂識時務之尤矣但不肯讀史遷貨殖傳載我家文子之言曰凡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今士之賤甚矣獨非徵貴之時乎即爲閣下貨殖計何不稍稍出其家中最多之金錢結納一二坎壈失志魁傑非常之士以備閣下異日緩急之用若居積然於閣下大有利不然當凄風焚絺綌一旦炎威炙人始揮汗而采葛竊笑閣下之疎於計矣

與周櫟園書

飛濤自青州來歸德得悉先生近況爲慰蒙示尺牘尊選并索東近作東無以應飛濤云何不即作致先生書東倉卒無所言且先生方擁檗戟滋吾與東吳民也何敢言事惟念前歲春間在都門有婁東吳脩齡作正錢錄攻摘虞山老人不遺餘力吾郡若文詗巷復助其燄吹毛索瘢自愉得志東徐語若文曰僕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怵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若文躍起大罵

然昨聞吳梅村先生盛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并憶昌黎蚍蜉大樹之喻必大笑東與虞山未稱相知與茗文交二十年餘矣竊見茗文著作巳成大樹何苦操戈以攻前輩今之視昔卽後之視今將來有爲蚍蜉以相犯者卽無損毫髮亦可憎乃自我敎之耶知與先生善併乞言之

與宋牧仲書

甲辰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聞佐郡黃威望甚著東客歲忽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

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者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畧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閽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于宋子遂計臨皋亭前與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又與宋牧仲書

僕久在兩河間仰而依人無一善狀惟八月中在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頹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

囑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此一事也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僕夫望逆旅求憩甚急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記中所稱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迄今不過百數十年遺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徧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于郡署旁廢圃中西向設辦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兒童觀者皆大笑以爲病狂人卽僕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

其後幾不得賦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遊賴有此事庶幾不虛此行可爲知已告度宋子亦必以計生爲可與言者也幸爲作紀事詩相贈佇望佇望東再拜

與同年錢湘靈書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曾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怏怏不久辭去者覩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傖無異僕恥與爲並且以見某公衡鑒非眞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

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耳與伏滔同被寵遇毎呼袁伏袁以爲至辱韓淮陰能俯出屠中少年袴下而鬱鬱恥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爲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年乎高下在心自有默默不能平者固未可爲不知已者道也悲夫然士旣已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爲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又與錢湘靈書

足下謂富貴利達之權操于天者我無容心焉讀書爲文之事權之操于我者我必黽勉焉足下言似盡善然東以讀書爲文其權亦天之所操非人所得自主也以張籍之才而韓退之惜其家貧多事未能卒業天實制之非籍之不專于學也王遵巖自言頼先人之遺不以衣食爲苦又天與之靈于聖賢之言毎對輒有所契夫人生而蒙先業不乏衣食非命乎旣不以奔走衣食累其心心無縈擾則由定生慧由靜生明我心之靈自日出而不窮况曰天與之乎仰如僕與足下十年以來錮廢

頹墮不足恨而日營營焉勞辱其身心于仰事俯育之謀天旣不遽與我以滿盈又不使之稍有餘得以杜門息交讀書爲文稍慰其胸臆古人云臣精已銷亡矣豈不痛哉乃足下尚浩然爲此言必足下別有治生之法也乞悉以教我我將退而學焉幸甚幸甚

與周鹿峯書

世之稱知已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引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足輕重任其人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

地之間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天下才士之人卽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我者皆我知已也可感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以嘆知已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已之欲殺爲可媿也

與門人吳藹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懽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歿莊子乃寢談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于內篇第一篇兩擧惠子謂莊子結之于第五篇亦然其餘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叙同游于濠梁或叙已妻死而惠子弔之或叙惠子死而已過其墓凡已所與論答問辨之人惠子外無幾人焉乃其卒篇則極詆惠子之書道舛駁而言不中凡曲叙惠子怪鬼之說如所云卵有毛雞三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之類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嘆惠子以終三十篇之意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毀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惠子莊子者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于天下不傳于後世凡庸人之所爲非所語于長者也足下明于此義則可讀鈍翁類稾與說鈴矣知足下可以語此故白

謝諸生徒書

嘗考孔子弟子列傳惟子路有若年稍長一僅少孔子九歲一僅少孔子十三歲耳其他最表著者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仲弓冉有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三十一歲子游子夏少四十四五歲最少者子張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若少五十三歲卽傳道之曾子亦少孔子四十六歲僕嘗笑以僕之年賢弟子尚未當生然則孔子三十以前所稱弟子益進大抵皆三千不知姓名身不通六藝之人耳迨孔子年四十之後學益進德益修卓然以斯文爲已任故天爲生聚諸賢者以佐之若僕之學日益荒德日益薄其無與于斯文也久矣又何敢望有賢弟子而奈何以不肖之軀累諸君之從學哉又思孔子嘗老而不見用退而刪詩書定禮樂其時若曾子子游子夏子張輩俱年僅二十餘可謂少年矣俱已儼然在升堂入室之列則知賢者必皆以早年受學其壯盛智慧之力足

以服膺精進于聖人之至教故當聖人之沒數十
餘年之間諸子年皆未耄各以其所得于師者抗
顏爲人師各復得賢弟子以繼孔子之傳若僕之
蹉跎遲莫年四十而無聞既不足爲聖人之弟子
而足爲諸君師哉行矣愼擇所師努力自愛

與黃俞邰書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
懽信然乃座客嘖嘖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
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耶僕退而思之客言過
矣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卽族滅不足

以報魏其而客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既皆失
勢家居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懽如父子足矣
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
使侯之夫婦市牛酒灑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
來何苦再過丞相家必責其一過而飲酒極懽以
慰魏其夫田竇之隙自田竇之欲交懽始也由是
觀之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何足爲意氣我恐客未
審于窮愁之交卽未知君子之交矣禮曰君子淡
以成使仲孺當日不翕翕望丞相熱則可謂能淡
矣兩人雖無懽無害也

與李屺瞻書

李中麓在濟南海內皆傳其已死唐荊川養痾家
居柯雙峯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箸
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
唐李凶問皆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吾死者矣語
載遵巖集中我姪炳偶舉問予曰炳聞李中麓罷
官居京邸不見一客荊川以詞臣被錮廢讀書宜
興山中十年不出遵巖年二十五作吏部郎被黜
三十一再起參政罷去終身不獲振度三先生當
日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

人無忤與世無爭何天下尚共詛其死若不欲使
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予應之曰汝不見里
中之富豪翁乎彼自豐于財儉于家未嘗妨于世
攖于人也而人必憎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
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
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夫多獲者必有少取
者矣多少相耀多者必見妬于少者人之情也豈
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既
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閒出之一二人使多
取焉復從而妬之厄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

遭逢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示倪師留論文書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瞻自述其爲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于方馳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沉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于意語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叠使人眙聘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若有所制之者更何樂耶後之自命爲知文者泥古法而不化每藉子瞻語爲口實予故爲足下辨之

與錢礎日書

敝啓敝邑朱隱君長孺吾黨所推爲儒林祭酒篤學方聞之士也生平酷嗜杜詩嘗點校草堂詩箋廣採諸家之說名爲輯注虞山牧翁先生在郡城假我堂見之亟爲許可乙未年延致家塾舉所藏宋刻九家注及吳若本命之合鈔間出新箋再三商榷卒業而爲之序此通國所共知也壬寅復館先生家時虞山有人以中有異同之說謀專刻錢箋先生乃命分行有小劄促梓可覆視也長孺之

好學深思與先生之通懷樂善盍兩得之而忮者必欲尼長孺之注使之不出忽有覆吳江友人長牘傳示吳門書賈其意在阻撓剞劂乃泰興季滄葦侍御不辨而梓之杜箋東適在維揚與侍御往復証論其書遂輟不行今錫山鄒氏復爲忮者所惑又不辨而梓之有學集改題爲復吳江潘力田書書辭與季刻絕不同先生墓木拱矣誰起之重泉而握筆塗竄于其間乎此書所由來亦瞭然可見矣夫長孺杜注始之彙成一集也先生命之既而各自分行也亦先生命之長孺前後館穀三年從無牴牾牧翁易簀前令嗣孺飴到敝邑牧翁手書誣謗東華其見之今觀此書其辭憤然其氣勃然無忿之叫呼不爭之詬厲恒人猶且不爲何況大雅君子乎此以情揆之而知其必無者也書辭繁沓回互所云檢別太甚大慍而去頭目頓改心神俱惘及憤而求敵等語如捕風如說鬼茫然不知所謂若以長孺之注多謬誤瘡瘢痂蓋落落行間正當條件刊正教以未逮何至如後生輕薄供噱笑之資扇澆浮之氣此以理揆之而知其必無者也若謂未見其書先與借作序及見其書遂以

作懺悔文則古人未嘗有此作文之法先生文章宗匠也而乃爲此言乎知道翁與鄒氏爲通家幸以忠言告之立將此書削去毋爲忮者所終慼

攺亭集卷十

攺亭集卷十一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編

籌南論一 崇禎甲申年著 總論先固東南要害

取今日之大勢會觀而熟計之然後可以決他日之大機復前人之大業如太祖定天下之畧其形勝要害根本次第必先審定宸衷有緩一著不得躁一著不得者卽降而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魯肅諸葛亮之徒亦必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勝一望而定之使其君奉以爲準的蓋誇之不可縮之不可前一寸不可郤一寸不可寧使聽

者無新奇之喜言者受拘儒之譏而策一定于今日事必盡于後圖夫是是古人之大畧也爲今日之報仇滅賊恢復區宇之大畧何從乎言之可謂而使行之者得以次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于東南矣夫東南者東盡于淮西盡于漢中盡于江取天地四瀆之三以爲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窺中原而有西北漢世祖唐肅宗晉元帝之局彰彰史册若是則倂力東南而緩師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爲漢世祖唐肅宗而願其君之

為晉元帝宋康王乎將昌平之十二陵何託乎太祖尺尺寸寸之土地何託乎列宗以及先皇帝增賦給餉死守勿去之封疆恐豈之不念乎然臣據今日之大勢而熟計之則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有西北圖西北則併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于中原自來立國于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固無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者也焉得歸形勝之咎于東南若果肯先固東南以為進取之局則為太祖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

出師伐北矣晉有一祖逖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日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肥水大捷之外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于胸中寧有拱手而取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墮干城忘親事仇宴樂終世則其老死臨安已為萬幸豈可尚言西北哉如太祖起于淮西不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以淮甸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坐困故一旦北討而有取無戰昔人有

言曰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飢今請以今日之土地當洪武戊申時之土地取東南之財力守淮楚之要衝亦如太祖之厲精十六年則兵力厚集士飽氣盈以之渡河雪恥尚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為固守東南之策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總攬羣人之建鼎江南者鑑戒其敗酌取其善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所守之衝要當以劉宋為上蕭齊南宋次之東晉梁又次之吳陳與南唐為最下以劉宋能西以襄陽南鄭為重鎮東以彭城今徐

州歷城今濟州東陽今廬州為重鎮中以垂瓠今蔡州為重鎮則其勢幾跨中原而歷西北矣故曰劉宋為上若南宋雖無劉宋山東之地而劉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吳死守巴蜀使非奸輔數壞乃事則一伸足而取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少然當其全盛時西以南鄭樊城襄陽為重鎮東以壽春淮陰角城今泗口連水今泗州朐山今海州為重鎮中以義陽今信陽為重鎮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蕭齊次之東晉西失蜀于成李東失徐于劉石祖逖死而北境益蹙僅以合肥淮陽壽陽

泗州角城爲東方之重鎭上明今松滋江陵夏口武昌爲西方之重鎭而蕭梁亦僅西以雍州今襄陽下溠戌今隨州夏口爲重鎭中以白狗堆今蔡州硤石城今潁州爲重鎭東以合肥鍾黎今鳳陽淮陰朐山爲重鎭則益縮而南矣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于魏又瑜肅相繼早世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掣形格勢禁故忤蜀必臣魏忤魏必和蜀西以建平今歸州西陵今夷陵樂都今松滋巴丘今岳州爲藩扞東以皖城今舒州濡須塢今和州牛渚圻今太平邾城今黃州爲藩扞日夜兢兢苟活四世則以徹淮東之藩籬而建康單露失襄陽之屏蔽而上流空虛也若陳之曲意經畧淮北而旋得旋失兩淮之地盡入于周至以長江爲界一旦韓賀渡江無復可阻雖上流守狼尾公安荆門安蜀亦無及矣南唐未失江北之前與旣失不甚遠以馬高之據上流也故曰吳陳與南唐爲最下然則曠觀乎七國之史册其要害分戍豈不彰然顯白哉今當事者謀立國之形勢謀戰守之要地將爲劉宋耶將爲南宋耶將爲蕭齊梁東晉耶兵法所云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當夙夜以爲表裏首尾之勢臣嘗

西起漢源東盡淮海中盡長江得所謂極衝凡幾次衝凡幾據圖熟計以爲建康計者當設三輔五鎭五鎭之說宋張浚眞德秀文天祥等亦約畧言之若三輔則近亦有言者而臣以爲當以儀眞爲一輔和州爲一輔安慶爲一輔此眞建康肘腋間之要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制擇文臣之久習兵事者各督練土著一萬以守之何謂五鎭曰頃史閣部所謂立四鎭皆偏重于淮甸而不詳及上流于兩淮設鎭太密于上流之要害太疎臣統覽東南之全局謂當以淮東爲一鎭淮西爲一鎭荆州爲一鎭襄陽爲一鎭成都爲一鎭每鎭須强兵三萬人統支郡之所有約每鎭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有餘吳紀陟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此猶未及蜀爾豈知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而四川爲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并南者大約先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爲一鎭毋謂其不切于建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閫于淮安而以徐揚之兵翼其前後淮西則當建閫于鳳陽而以廬州壽滁之兵壯其腹背全楚則當以九江武

昌岳州漢陽之兵力統于荊州而建閫于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陽蘄黃之兵力統于襄陽而建閫于樊城五鎮既立則首尾連絡勢如常山之蛇而既設三輔則建康有盤石之固所謂分戍要害其全局之計如此况兵以衛民而川浙吳楚之兵爲天下勁兵處食以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無不倍出于西北昔項籍以江東子弟横行而西李陵以荊楚勁卒轉鬭塞北及我明戚繼光必須以義烏三千人立威薊鎮頃四川石柱司秦良玉以一婦人將三千人斬敵兵萬餘則南兵之强可

見也東南財賦之饒見諸全史者自唐肅宗始至汴宋而三倍其數至南宋而加增幾十倍故章潢統論南北曰但當北人畏南不當南人畏北今兵食之出既在東南則東南之命懸諸要害懸諸[illegible]要害者然頃逆獻南犯江楚名城重鎮皆先空國以待賊于千里外豈兵之臂皆折而腹皆枵者耶勢已至此萬不得以寬厚從事上自鎮撫下及有司凡有汛地之責者須以三科相約曰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有自外于三科之外者殺無赦有死戰以守如劉錡之于順昌韓世忠之于儀真者爵上公有死守不下如臧質之于盱眙昌義之之于鍾離能固守于四十日之外者爵侯伯即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思忌之封爲南鬼者亦議贈䘏如是則威法行而守者之心固守者之才出矣如是十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然後以荊襄成都之甲渡漢水而直取關中以兩淮三輔之甲渡河直取宛洛何賊不滅何讐不報故曰固東南然後可以據中原而有西北也苟兵無十年之教訓食無十年之生聚遽欲經畧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王

衍談兵笑人乘後車哉

籌南論二 論應天根本

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始分南北南北之險全恃江河故自昔中原無事則都河之南中原多難則都江之南然河南之都凡四而江南之都一建康耳建康者江之下流也據上流則可順流而過下處下流則安能遡流而制上故自昔立國建康者時有悍將逆藩握重兵而輕下流遂有重逼建康之事則郊圻守禦之法不可不密而京營之卒不可不宿練以爲根本堅深之計也夫

古今之論不一㮣建康者曰中原三大幹南幹之
龍在建康廖氏經云建康形勝洛陽同蘇伯玉曰
金陵地脈自東南遡長江而西其止也蜿蜒磅礴
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所謂土中于是乎
在又曰西為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鍾
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映帶左右兩淮
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張紘諸葛亮以
為眞帝王之都良是也朱熹亦曰東南建都必要
都建康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會
地都在目前劉基亦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毀建

康者曰三幹之中中幹最尊北幹次南幹又次楊
筠松曰東晉都之得一百五年降及宋齊梁陳合
四代凡一百七十一年繇形勢雖優而垣氣多泄
兩淮龍氣太盡而地勢卑下故歷年不永鄭曉曰
南京城非復六朝之舊不過自楊行密所築者益
拓而東盡鍾山之限䂓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
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且江流去而
不留山形散而不聚大內又迫東城偏陂卑窪太
子太孫宜皆不祿似非帝王都毀之譬之要皆地
理家言不足以語形勝之雄深進退之便固也若

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長江天塹金陵王氣等語童
子言之熟矣又若建康為東南都會控帶荊揚引
輸江河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山川雄盛食貨富饒
足以供六師而容萬乘老生言之熟矣臣今日非
作金陵頌也臣之所以言者以為既建都內地則
恃屏蔽于外甸既端拱下流則藉形勢于上游一
旦變起非常事在倉卒外甸上流之備不相為應
恒有斂勁兵于近郊壁京城而一戰者脫有如孫
恩之至新洲盧循之泊蔡洲蘇峻之據蔣山侯景
之過臺城者臨時何以禦之臣常縱稽史冊知建

康四面東至鎮江北至儀眞六合西至和州西南
至太平州方百里內有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
守者曰白下曰蔣山曰龍尾曰覆舟曰北郊壇曰
藥園曰幕府山曰西陵曰白玉岡曰土山曰羅落
橋曰江乘曰竹里曰直瀆曰四望磯曰新州曰白
石曰石頭曰查浦曰新亭曰板橋曰牛渚曰釆石
曰張公洲曰蔡洲曰茄子洲曰倪塘曰三山曰洌
山凡數十處撥之于今未必盡為要害盡當戍守
然寇一出揚州六合由京口以逼京城則所備者
急在白下蔣山覆舟白玉岡幕府山江乘等處若

寇一自上流渡和州而來則所備者急在石頭查浦新亭牛渚慈湖采石等處若寇一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應在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三山列山等處此皆備之六朝載籍者也至于今年代久遠地名屢易且京城改築大非昔比險要亦移故同一石頭城而晉宋以爲險要必爭之地今已置之榛莽但知建康事者必當鑒往挨來早建壘堡練營兵以爲萬有一虞之慮況如昔之都建康者多以背城戰捷如桓玄纂位宋武帝起兵京口玄謂宜收沿江二百里之兵堅

壁覆舟山使彼空行二百里而無所獲一見大軍必自退沮宋武帝患之後以桓謙不從而敗及盧循直襲建康乘勝徑進京師震動衆請分兵守諸津要劉裕曰賊盛我弱若分兵戍守則人測虛實不若聚衆石頭隨宜應赴後果以此破賊又若休範反自尋陽晝夜取道直逼京師上下惶駭蕭道成曰昔弄兵上流者皆因淹緩至敗休範遠懲前失必輕師急進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東府石頭以待賊賊至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諸貴不須競

出我自破賊後卒如其約若是者更僕言之不能盡也要在平日京兵素練築戍素固故能賊至而背城一捷豈得臨難倉卒而求援上流疾呼淮鎮以自衛耶臣故曰處下流而欲控制上游則郊圻之守禦不得不密也且無暇博及異代事即如我二祖往轍昭昭實錄爲子孫者可攷也方太祖新定建業所爲用者僅淮西數郡邑耳淮東則僞吳虎視于江表上流則僞漢鴟張于楚豫建康無一日可安也一旦友諒陷太平據采石群議遂有欲降欲奔者惟劉基張目不言密決取威定霸之計

當日俟其深入而爲鏖戰之地者不過令李善長易江東橋命馮勝伏石灰山側命楊璟駐兵大勝港命張虎率舟師出龍岡關而太祖總兵于盧龍已耳文皇帝靖難之兵南下遜國君臣諸爲淮甸計者極周而無一人及近郊戍守者一旦北兵從浦子口渡江而羣臣錯愕僅僅命諸王分守京門遂以覆敗去太祖之時未遠而戰守無策遂至如此者詳于外而忽于內厚于表而薄于裏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故臣願今當事者無徒竭謀于淮上荆襄而懈防于根本重地則儀眞和州安

慶之爲外三輔局可緩也而太平池州鎮江之爲內三輔又局可少也葢得外援而忽內地固不可以護倉卒若專聚兵內地而無左右前後角翼之勢亦孤重而不可用斟酌其間惟輔郡之設爲急而宋呂祉整飭建康又以龍安一鎮雖名不見晉宋諸書然與宣化鎮分江爲界自宣化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泗州之間道斥堠不可不嚴今不知滁何地而我明朱國禎又以浦口爲要衝洪武初曾置五衛貯粟二十萬扼江爲守與金陵爲唇齒之勢今城且半夷于江大失祖宗設險守固之

初意此猶無事時之言也今風雨急矣當路者尚不早爲牖戶之計耶

籌南論三 論兩淮門戶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劉季裴曰守淮之難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以肥水之役謝玄八千之衆破符堅九十萬之師淸口之役楊行密三萬之卒當朱溫三州之衆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此孫子所云先處戰地也今盡天下而知江淮表裏之勢也盡人而知立國于南當守江以爲門戶守淮以爲籓籬也不知籓籬之說創自南宋諸人南宋定鼎臨安與淮隔千餘里故云守淮以爲籓籬今既濱江而都之則直守江以爲堂奥守淮以爲門戶耳然但知守淮以爲門戶而不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戶者是不知守淮者也但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戶而不知北守徐泗西守睢陽以爲三口之門戶者又不知守三口者也自江至淮五百五十里淮源自桐柏入海又二千餘里如古以蘄黃廬淮西則其中郡縣名城共五十六一處不守則一處受敵若一一塹而守之

分兵而據之則陳亮所云勢分力弱適以成敵焉長驅之勢耳是在身任兩淮之責者才大則疎之以待敵之來才小則密之以拒敵之至必須先度其才能疎則疎之不能疎則密之而苟有似密寔疎不知用疎爲密者是又不知守淮者也何謂用疎爲密韓世忠頓兵八萬于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南賴以安寢此知已之足以制敵也司馬昭之拒諸葛恪命諸將高壘合肥不肯聽羣議爲水口之戍此知彼之必併兵于城下而不暇爲淮泗之計也是皆內度其才外量其勢有以制敵之死

命故斷然疎之而不疑惟疎故其用氣也專而決勝也逸何謂密如張浚都督江淮軍事以魏勝守海州以陳敏守泗州以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聚水軍于淮陰聚馬軍于壽春以大飭兩淮守備是也何謂似密寔疎遜國之末諸臣亦知命梅殷也重兵于淮安命徐安固樓櫓于鳳陽命崇剛王彬等死守揚州矣何爲使文皇帝一旦得徑渡泗州從間道破盱眙出六合至儀眞而梅殷之鬬變乃在金川既入之後是則以一處不密而喪全淮所謂似密而疎者也以疎制敵者上將也以密防

敵者次將也以不疎不密而延敵者下愚之將也下愚之將不足言上將不可學斟酌其間寧密無疎寧拙毋巧然今老生孰不曰淮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淮西以廬壽歴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又孰不曰金陵外庭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海州乃全淮之右臂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然試問紛紛言者亦知兩淮輕重之分乎亦知兩淮險易之異乎亦知今日兩淮簡劇之情乎亦知今日兩淮進退

攻取之道爲異于前代乎爲不異于前代乎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其陋而欲一言臆斷之也鳳陽之至金陵也三百三十里廬州之至金陵也五百一十里而淮安之至金陵也亦五百里脫一旦狡寇窺瑕以一軍出青徐犯淮安一軍出開歸犯廬壽其爲京師之震驚一耳然廬壽之師即使大不幸而遂至和州橫江竟渡猶可扼采石之險而拒之莊鐵之詒侯景曰若使朝廷以羸卒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無所用之而羊侃陳昕亦稱采石急須重兵是寇之從淮西來者猶有可

拒也若淮東之寇忽爾飲馬江干直至瓜步則一水之隔即建康石頭矣京口雖有大兵以爲後援寧若采石之險甲于東南耶且趙鼎之言曰楚州當敵衝所以蔽兩淮不守楚州而分守廬楊猶擊蛇而未得其首也趙范之言曰楊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夫以統淮屬楊以蔽江屬楚則兩淮之形勢斷斷有所偏重矣而以臣覩當事者之論則均重耳均重亦意歸于至密然臣恐其重廬鳳而忽采石也夫采石固自淮西而來者之一扼又自壽陽武昌而來者之一扼也是一險而

二扼不可不重爲之謀也臣故曰兩淮之輕重當分也章俊卿曰淮東盡水寨淮西盡山寨淮東下澤之地凡爾大湝小洲沙嶼石磧人所不見之處皆水寨也自謝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凡四十處若使敵一入淮東則淮東三湖三百里內蘆葦洲港之中盡其潛兵之地而我無以測其虛實矣淮西烏林之地凡叢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險可涉人所難至者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盧江等處爲山寨九十有四故張浚奏事極論淮西地險易守陳與義亦曰見王德淮西圖路

幾不可方軌是則淮東者敵一入之而即得恃水之勢以制我淮西者彼雖入之而吾猶得恃山之險以制敵況壽春馬軍一以當十淮陰水師一以當一又勢之從來者臣故曰兩淮之險易當別也賊之自山東而來者必須渡自清口賊之自河南而來者或自渦口渡或自潁口渡是淮東所當備之口一而淮西當備之口二也然見諸全史及方輿所載僅淮清口渦口之險而循河入潁循潁入淮之道寥寥不多見焉是兩淮之口當備者各一耳然宋人于江淮設制置使外復爲設沿海制置

使于淮東者以逆豫于京東造船常爲航海入淮之計而逆亮亦謂夜半過海州未明抵金陵也故于通州料角壽州石港之備獨急爲設制置使以總之而東晉初立石季龍亦謀出海道口直趨建康于青州造船數百艘朝議以蔡謨屯土山江乘禦之我明鄭曉亦云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且近者靖江沙漲直達泰興非復馬馱故形是常與楊止分江陰一片沙面則淮西專以防渦爲急而淮東濱海之備更當在三口之外萬一將來之賊有如石虎之造船

青州金亮之謀出海州者則是兩淮倉卒之警尚有可禦而自海入江頃刻萬里不信宿而直搗腹心而淮東之師安得不多淮東之將安得不偏重乎臣故曰兩淮之備劇宜明也而臣更有進者江淮河漢天之所以形制天下塹限南北也而推天置塹之心于東南獨厚何哉中原所恃以險者一萬里黃河耳乃東南既授以萬里長江之勝而又東則有二千里之長淮自皖而入會于江西則有千餘里之漢水自大別而入會于江傑然若爲江之左右輔者故江之勢不在江而在淮漢自古立

國于南不知東重淮而重淮陰之守西重漢而重襄陽之守者雖得江而不爲用其說甚似而臣以爲尚得半者以其但知淮漢之爲江輔而不知河之亦可爲江輔也河亦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古今守淮而欲先守三口不過以其淮河相接之處故急思所以備之夫備之孰若即因而用之何謂用之設若以重兵屯徐州扼河以爲守是淸口在徐州之腹矣設若以重兵屯歸德亦扼河以爲險倣古張巡守睢陽以保障江淮之遺意則渦潁之口又在歸德之腹矣則是扼淮者不若扼河用淮者不若用河也況臣稽之統志亦云歸德形勝爲天下要衝徐州形勝爲南北咽喉設今日復有臧質張巡之徒授以重兵資以厚餉使之死守兩城賊又安能截河而入淮爲金陵震鄰之患也哉是則取天之四瀆悉爲我之形勢東南安得不高枕而臥哉而今但見備淮者之紛紛未見扼河之建議是但知江爲建康第一限淮爲建康第二限而未知河之爲建康第三限也故臣嘗讀晉史而至大興之際未嘗不歎息流涕于祖逖也設時無祖逖其人者于瑯琊立國之初即慷慨請兵而北始而進屯淮陰既而進屯雍邱既而進屯封邱收復河南以爲江淮之勢則石勒何畏乎晉何愛乎晉豈懼復遭大雨積月之苦而不揮戈南下哉嗚呼方今寇賊雖尚縱横然汝寧歸德之間未有强敵如石勒也其地襟帶長淮控扼潁蔡爲東南之庭牖今忠臣孝子之中有如祖逖其人者以羸兵二千持千人廩布二千疋鑄冶擊械而北上者乎嗚呼國勢既移而南將來中原之難正未可定幸今未定之時早爲淮北河南之計以重固東南之險阻無使人既據而進爭夫祖逖之收復河南亦乘石

勒未能并力南向之時耳使其不進師于大興而進師于大寧則石勒之屯據既固將求爲壽春盱眙之退守而不可得矣西晉立國之初其以卞敦守徐州曹嶷守靑州郗鑒守鄒山所以爲山東之勢者極備而祖逖虎視中原所以爲河南之勢者亦盛故其後石勒進師尚能退鄒山之屯爲合肥退徐州之守爲盱眙退河南之守爲壽春退山東河南之鎭爲兩淮之鎭使其立國之初即爲兩淮之守而無山東河南之勢則石勒一進師而守盱眙者且退屯楊儀守合肥壽春者且退屯滁和矣

盈盈江水何以禦之況前代立國于南之時中原各有强敵如晉之有趙宋齊梁之有魏陳之有周南宋之有逆豫金人雄踞河淮之間故不得已而為江淮之備禦今雖吾之力未能即有事中原尚幸强敵亦未能遂死守中原之要害所望朝有祖逖以千人願將二千羸卒貫之忠憤之氣早為廓清之謀即進未能北伐亦退可為南障臣請譬之奕兩奕相對而各營其地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各援所得必其先入者也未有後人而能爭者也若後人而得者必敵手之下于

我耳既不能先人以爭要害者其奕之不若人可知矣先後之間而國勢之强弱已定臣故曰今日兩淮進退攻守之道異于前代與不異于前代當明也約畧言之今之為兩淮謀者奈何曰淮東則屯重兵于淮安淮西則屯重兵于鳳陽以為兩淮宅中馭外之本而淮東犄角之勢當首在盱眙次在泗州葢盱眙泗州在宋以前皆屬淮東臣故取其形勢之便者言之淮西犄角之勢首在壽州次在合肥俱宜分兵固守以為淮鳳唇齒此兩淮之中勢也渡淮安之清口而北上則當勵徐州勁悍之士氣堅守嚴城以當南北之衝而出輕師獵青兖之境以壯徐州之勢渡鳳壽之渦口而西向則當固陳蔡之守而出游兵于汴洛以見不忘中原之志此兩淮之外勢也以南向言則淮東當屯精兵于揚州淮西當屯精卒于和州而揚州之支鎮在儀真和州之支鎮在滁陽各宜選兵鎮之以壯金陵之左右輔此守南之內勢也三勢既定江東固而兩淮亦固矣

籌南論四　全楚形勢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于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

後其流有三曰荆州上流之重鎮也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荆州蘄黃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唇齒建康亦猶淮東西之唇齒建康也臣嘗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取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荆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槩未有踰兩淮荆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荆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

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絶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尺尺寸寸爲禦至難爲患最迫而敵之自荆襄來者我遠則鏁絶樊夏近則立柵湓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爲守差易而爲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呂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仙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盧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競截江而渡

無取淮之勢而楊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何而來者似近而實難師之自荆楚而下者似遠而寔易敵之所近吾爲術以遠之其說已見于兩淮矣敵之所易吾爲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臣之所以重也故昔人以四郡爲必爭而臣以爲四郡之不必皆爭而必爭亦不盡于四郡也昔人以爲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沅湘合衆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漢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此四郡之重重以都會似矣又謂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而臣以其未解于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于四郡之孰爲輕孰爲重也蓋天下有據一城而可睥睨四面者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震動天下者有死守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者當天下無事則爲八達之衢有事則爲兵交之衝

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遂可以塞我者夫是之謂要害顧師古所云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遮絡四面者又爲商賈之所集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萬國者夫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爲主則當集重兵而高壘深池弗輕與敵戰而爲堅守之計要害之地以扼險而護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雹擊風馳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于要害未見要害之命懸

于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為都會不能皆要害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郢次在江陵次在蘄黃蘄黃襄郢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膂蘄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郢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可一日而為我有也臣敢枚舉往代之得失一一切寔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郢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能泰而為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于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于秦使秦

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據荊州剗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荊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于江夏而歸也宜討不遐顧乃尚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于荊楚雖嘗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為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止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窺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則操之才其于天下形勢攬之確握之固後雖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于晉之謀吳

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陽為諸軍節度而東晉以荊楚為西門得以保此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也而桓溫之師得東至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之師得直據潼關而戰于陝下南國之立威于北者惟此二舉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苻堅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入江桓沖將求死不得乃徙引軍而歸則其失策已甚固不俟淝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衍之南篡起兵襄陽附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

陽至于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剛固守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闢擴功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之鎮襄陽原授以進取中原之勢四戰之地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者必破襄城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不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內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既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為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拚墜雖言者紛紛曰鐵漢口岸曰城荊門

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于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轍有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楚之命臣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于我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分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隸秦或隸蜀或隸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既分形險亦夷故昔言楚勢要者僅首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合秦蜀梁楚四撫臣熟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爲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遂傑然爲天下重鎮其詳見于王世貞之記者可謂錯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

西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蹴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戰守之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爲外蔽不僅爲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之進攻襄陽移文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策而孟以宿恚故阻兵不進使特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爲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于關中也由失鄖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爲保守荆楊之計其勢其理固不可失鄖襄而一日居若苟有討賊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爲襄鄖計者尤當以全副精神策之而何其泄泄于此也總之全楚幅員之廣幾半天下爲郡一十有五六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鄖之外惟德安稍綏若承天之介于荆襄黄州之介于淮楚其形勝亦不

亞襄鄖若荆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雖最著若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于江北耳今襄鄖險要之說已悉于前而承天黄州荆州所以當重之故則臣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人之資蕭衍之起兵襄陽張弘策說蕭懿早圖郢州曰郢州控帶荆襄西注漢沔而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席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逼邇江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脫若經緯漢江之間必當以郢

城爲重及元之國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我之襟喉不取必爲歸路患則承天要害之說非徒爲陵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于全楚不過謂其可爲武昌之援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爲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于楚未常一日忘之也而其爲霸之久自魯莊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嘗一加兵于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鄧數千里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爲入楚必出之路而蔡亦死心爲楚守惟黃人居楚

肘腋之間陽泰之而不爲用遂不懼一盟于貫再盟于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者畏黃人導齊而襲其鄂也是黃之係于楚非小也況今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臣私憂其不立者以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鄖陽欲呼吸淮楚江右之聲勢莫若蘄黃且蘄黃北至江南僅四百里得重兵而守之不但可爲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鄖並控中原若五關（虎頭關 黃土關 穆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一堡（陽堡）遥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宋李惪之疏可徵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取邾城（古黃州名）者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攖其鋒故但堅守武昌憑江爲阻然亦甚畢露矣今中原勁敵未有如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使淮楚中隔武昌齒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若江陵宿爲重鎮昔人無不言之臣又何必言之但今者蜀幸未失則江陵兵勢無以通連蜀勢領制下流爲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

之則全吳震動非僅荊州可憂夫敵之犯楚不過兩道一由夔峽而出一由襄漢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陵則不可以窺楚由襄陽而下者以一兵牽掣江陵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既得元主喜謂荊南既定吾東兵始無後患若前者朕嘗憂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郢而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尚千有餘里張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而操得江

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既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以昭烈鎭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爲吳計耳是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並亞于郢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既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爲言而武昌之左蔽爲黃州右蔽爲荆州襄郢似不相及然守在荆黃戰在襄郢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荆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略攷古証今實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險要必爭之地以爲不出九江武昌襄陽江陵者自臣觀之惟襄郢爲必爭蘄黃江陵承天爲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綏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議武昌定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駿犇緩急與建康爲臂指而蕭順又以尋陽（古九江）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籓朝廷外爲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爲宅中勁後之勢若襄郢之間非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飛孟珙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能濟益制人之制于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郢則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進戰掃蕩之地敵且備我不暇若我不能保襄郢則荆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動制人與制于人禦寇之與蕩寇也其機安可不辨哉嗚呼臣嘗讀史至晉成帝成康之時歎庾亮規取中原之略措置極當深有合于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鎭武昌而表桓宣爲司州刺史鎭襄陽表其弟庾懌爲梁州刺史鎭魏興（古郡縣名）又表其弟翼爲南郡太守鎭江陵又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移鎭石城以逼後趙而竟齎志以歿悲夫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編

籌南論五（論四川要害）

成都之距建康也七千二百二十餘里中有荆歸以塞之有楚豫以間之緩急不爲用聲勢不相屬似非保東南者之所急也然何以昔大儒之言必曰坐制吳楚通巴蜀而踞襄陽然後爲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耶推其故大約以江也河也東北之所恃以制勝也而川也陝也踞江河之上游其勢又足以握南北之輕重也是以秦惠滅蜀而秦始

并楚鄧艾平蜀而羊祜謀吳周文得蜀而隋文代陳宋乾德中取蜀而開寶中定荆唐往轍可數非失蜀之必不可保吳而吳楚蜀實相爲首尾脊蜀失則楚寒楚寒則吳震猶首去而脊尾之不得立無愚智皆知之則今日而急謀固蜀猶之急謀備淮臣請畢其說先究往古所以取蜀之道與蜀所以失蜀之故然後言今日所當備禦與所當必爭之處可乎自有天地以來有事於蜀而滅之者凡十有二坐而據之者不與也秦使司馬錯滅蜀爲謀楚也是蜀見中國之始厥後漢光武命吳漢輩平蜀復漢土也漢昭烈及諸葛亮取蜀延漢祚也晉武帝命鍾會鄧艾取蜀欲滅吳故先滅蜀也晉桓溫自請滅蜀殺李勢也劉裕命朱齡石輩取蜀平譙縱也西魏命尉遲迥取蜀乘梁亂也唐憲宗命高崇文平蜀討劉闢也唐莊宗命郭崇韜定蜀滅王氏也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輩定蜀滅孟氏也蒙古命濶端輩取蜀始圖宋也我太祖命傅友德湯和輩定蜀大一統也當蜀之危而能自保者古今以來三人而已曰諸葛亮曰劉子羽曰吳玠其滅蜀進師之途不一而保蜀設險之處亦不一

漢昭烈之入蜀也身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後諸葛亮之來助也帥師自江陵泝流克巴東至巴郡則師從夔州進者也晉鍾會之入蜀也以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是師出漢中也鄧艾由陰平至馬閣山鑿道至江油則師從今龍州進也是西北兩路並出者也漢光武命吳漢以荆州戰艦會岑彭於荆門後彭長驅入江關直指墊江則亦東由夔州進者也晉桓溫自江陵入蜀與昝堅戰於筰橋則亦由夔州進者也劉裕始命毛修之入蜀不利而退還白帝又遣劉敬宣入峽出外水

由埜江轉戰而前又不利而敗於黃虎則亦進師夔州也後命諸軍至白帝然後發函分師一從外水取成都一從中水取廣漢一從內水向黃虎則雖師有三道莫不由夔州發者也西魏尉遲迥以六軍出大散關至劒閣則由漢中保寧進者也唐憲宗命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崇文軍至興元命嚴礪拔劒州則亦北由漢中進者也唐莊宗命李紹琛郭崇韜伐蜀紹琛倍道趨鳳州郭崇韜入散關而誓師又命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則東北兩道夾進之始也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

分道伐蜀全斌出鳳州光義出歸州而全斌未至漢源劒門先破彬至鐵江峽州悉定則亦夔州漢中東北兩道齊進者也蒙古之侵蜀也命汪德臣旣城沔州又城利州且耕且戰宋史謂自是而蜀土不可復則亦北從漢中一道者也獨我太祖按前人之事而出之以奇謀命湯和率廖永忠楊璟兼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命傅友德率汪興祖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而密諭友德直搗階文引兵趨陳倉是亦東由夔州北出漢中兩道並進也兩道並進水陸齊舉皆有天險可扼若水險之有峽

口陸險之有劒門皆足以困英雄而窮智力但觀自來出步騎於漢中與進舟師於夔州者往往陸師先至而水師後至如湯和之不及友德曹彬之不及全斌非慢師也從漢中陰平（今文縣龍州境）而入蜀者有三谷四道處處可以進師在率師者隨時而爲之機宜自歸州而入夔州者非峽口不得過也何謂三谷西南曰褒谷正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何仲默以舊志謂首尾一谷者誤也何謂四道從成和出階文者爲陰平道從褒谷出者爲故道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

棧道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此四道三谷者莫不包於漢中惟陰平一道今獨治於龍州故漢楊洪之言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是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危哉是言歷數十世以來確不可易而章潢亦曰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至於今日則念此而可頭白者也闖逆之於蜀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而其盤踞於三秦者已固夫秦蜀之蔽也自唐迄元漢中階文皆隸治於蜀而我明獨使之隸治於秦今秦之地皆闖有也則漢中亦闖出

師之便途也脫倣古四道三谷之迹同日並進一劍門之險果足以橫截之乎獻逆之於蜀也尤未嘗一日而忘之也其數窺蜀而不得入者非真畏塹天塹足以制之也設若速謀闖逆倣古東北兩道並進之法一蜀撫臣其能支此兩面乎而臣以爲守夔拒獻之策尚易而守保寧龍州之劍門棧閣以爲拒闖之策者至難也臣以爲守劍門棧閣之險尚易而保蜀萬全之策乃在恢復漢中鳳翔爲極難耳然不縱觀乎往古之事不能知其說之急也攷之隋書則曰南鄭要險成都之喉嗌攷之唐元和志則曰漢中爲巴蜀捍蔽故劉備得漢中曰雖十曹操來無能爲也攷之安康志則曰東接褒沔南通巴達西連梁洋北控商虢攷古洋州志則曰漢中要地有三若褒谷斜谷子午谷南宋於駱谷置石佛堡於子午谷置陽嶺寨西域置沿門寨分水寨皆備秦保蜀之要地再攷其所屬之元城縣有箕山焉則諸葛亮命趙雲鄧芝據此以拒魏者也有漢陽關焉則昭烈所破夏侯淵處也有斜谷焉則曹操出軍遮要以臨漢中而諸葛亮由斜谷取郿之道也所屬之洋縣有興勢山焉則諸

葛亮命王平據此以拒曹爽者也有赤阪焉則司馬懿伐蜀而諸葛待之之處也有儻谷則唐德僖兩宗入蜀之道也其餘則古洋州志中所見也再攷其所屬沔縣有鐵山則宋姚仲於此置寨以拒金人者有定軍山則漢命黃忠於此斬魏夏侯淵劉子羽命吳玠固守者有土門隘則元顯由此取蜀者再攷其所屬金州略陽西鄉鳳縣諸縣有殺金嶺則宋吳玠築壘以拒金人者有魏山則吉挹爲壘以拒符秦者有仙人關路分左右一自成都經天水出皂郊抵秦州爲左出路一自兩當趨鳳翔爲右出路則吳玠吳璘楊政等所死戰以守者有僊風關亦吳玠所以拒金人而金人由間道出祖溪關登高以瞯僊風而玠衆潰者往迹歷歷無一非蜀人之所以保蜀而皆在於漢中然外之尚有鳳翔寶雞之和尚原亦吳玠血戰處石鼻寨亦諸葛亮堅守處益門城亦元末李思齊築壘處陳倉城亦諸葛亮出師處方山原亦宋楊政積軍儲以爲悏陜處夫鳳翔又在漢中之北六百里而昔賢之保蜀者尚或戰於此吳玠所云我守鳳翔金必不敢越我而進是即所以保蜀也又何必退保

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是則死守漢中以固蜀者較死守鳳翔又屬第二著矣而今則并昔人之第二著而亦不爲之計耶固守興州而外繫關中之人望內安全蜀之人心劉子羽之言非今日救時要道乎今縱不能如子羽吳玠之聚兵扼險於鳳翔以斷敵來路亦當如諸葛亮之堅守漢中與勢以固蜀口夫漢中之三谷四道我得之即所以出師攻秦使三輔震驚秦得之即所以出師攻蜀使兩川危動況我得漢中即包三谷四道於內而爲守甚專爲力至逸且無論諸葛亮劉子羽之才其

經綸必由於此即以唐末之王氏孟氏欲安享巴蜀之資亦未有不爲漢中之守者也姜維之失策可蹶諸葛亮之得算可宗一失一得利害了然萬不得已爲退守保寧則劒州之兩劒山龍州之鞋十五關道即曰絕險可憑無乃戰於門庭者乎戰於門庭則氣奪而蜀震何如守漢中者之戰於戶外耶惟余玠經略殘破之蜀始僅移閬中今保寧之治於今蒼溪之大獲山及兵氣稍完則以出師擣興元爲急著蓋亦有不可已者耳脫僅守劒門則大劒之徑路頗平小劒險而道路亦褊設有深智

如鄧艾者至此未有不入者也姜維退保劒門使鍾會坐困自謂得策而魏將已入江油矣則何如仍武侯漢中諸圍之守而乃延敵入境耶今使闖逆謀蜀亦如西晉我明之取蜀或治正兵從漢中之斜谷駱谷子午谷趨保寧或以奇兵出陰平趨龍州或聲言出漢中寔則出階文或聲言出階文而寔則出漢中或聲言兩路俱出使我兵分力弱而以全軍或出漢中或出階文則東西受敵手足遑迫而獻逆又或以舟師突夔萬未知巴蜀之所終故言及此而漢中之復尤不可不力爲之策也

然此非爲一蜀計也爲東南之全局計也蓋漢中不守而全蜀危蜀危而楚震楚震而江淮亦震前首尾脊之喻亦甚易明至於因漢中之資以爲討賊復仇之本業尤忠臣孝子所日夜在玆者約言之則守蜀惟三策取鳳翔以壯漢中之勢以通關輔之賊如吳玠言者爲上策守漢中以通襄沔之路以固全蜀之防如劉子羽諸葛亮之論者爲中策保拒劒棧凡間道數十處無不扼塞日夜嚴懼時如敵至而東且重白帝之守以連荆楚憑瞿塘之險以扼獻賊爲下策斟酌其間上策大難且非

今日兵力之所能及若賊不能守則我取之以爲戰衝甚幸也下策則非所以固蜀之勢且自來未有無漢中而全蜀者惟中策爲今日不易之道而寔爲今日之上策葢漢中不僅可蔽蜀而兼可蔽楚以漢中之境東至鄖襄南至保寧戰國時秦與楚交錯而有漢中之地故兩相攻伐不見强弱自丹陽戰敗漢中沒於秦而後楚遂獻上庸拔襄城燒夷陵無一寧日矣人僅知蜀失則有夔州之師順流東下以攻江陵之患如李靖之於蕭銑楊素之於南陳故事而不知失漢中即有襄鄖震動之

患如秦於楚故事是漢中以一郡而扼二省之命也以臣觀今日之措置楚與蜀誰與楚尚不能相爲呼吸僅僅以得保全所治爲上功安望其爲漢中之守然而不可不言者理也勢也宋章俊卿淳祐中論邊防曰在昔爲蜀之要害者曰興元曰文州曰成州曰金州今則不可望矣爲今日之要害者曰巴州曰劒州曰閬州曰古渝而已嗚呼臣讀其言至此未嘗不爲之出涕葢淳祐中守蜀之境非復紹興初守蜀之境故爲此退縮勉守之言亦甚無可柰何耳而今日守蜀要害者力能爲宋紹興初之守蜀固爲萬幸力能爲宋淳祐中之守蜀是亦足矣不然余玠之才非亞於吳玠也其勉爲釣魚青居雲頂大獲諸戍者蒙古之蟠據於漢中已固也臣今日望有吳玠更退而望有余玠也其庶幾乎

李白論

蘇子瞻之記太白碑陰也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鞾於殿上固已氣葢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子瞻爲此言所以證畢士安

許白王佐才且明必不從永王璘反也予讀而疑之然觀太白未官供奉汎留安州之時一上李長史書一上裴長史書喋喋千百言或自敘踈節求人矜恕或自敘任俠好義能文章負聲譽求人加禮非懼於譏言嗟乎何憊也夫所謂氣葢天下者果如是哉其書曰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遂來觀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遂憩迹於此此者安州也攷唐安州即今安陸府雲夢隸唐爲都督府府有長史官從三品較之王府郡刺史之長史爲尊然不過如今郡守之類威行於所部已耳

太白旅人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至上書自貶其氣槩而盛譽人之威名惴惴然若恐重得罪欲求其一顧以增聲價者白誠憊矣安所謂氣蓋天下哉嗟乎此古才人志士所以有不遇時之感也遇其時雖以天子親近常侍之人我可以奴隸使之吐天下豪傑不平之氣洗公卿將相闒然求媚之恥使人人皆歎服摧折而不敢議其狂其未遇時也則不難以王佐之才委蛇磬折於羈旅無聊之中含詬忍辱於州郡有司之手嗟乎時寔爲之於我蓋天下之氣未嘗損也洪容齋嗤白不自重貝然當白喋喋上書之日未免汲汲有求人知之心夫兩長史之有禮於我無禮於我若浮雲之過於前又何足供我之一笑乎若白者可謂有蓋天下之氣而失之輕浮未能靜一其心以學道而歛氣使之厚且重故其後卒不從璘未免有脅置軍中之事惜哉

答諸弟子論詩二十五則有序

僕初願與足下輩粗畢制舉之業各有所成立始旁及詩古文之學以僕三十年來所聞於師友及已所尋索於古人者恐以語足下輩不敢恡不意足下輩每見僕輒以詩爲問或聚首五六月僕無一語及詩而得閒卽惓惓問學詩之法若以僕爲知詩僕何敢當然不欲重拂足下輩意且詩亦六學之一舜命夔教諸胄子十二字後學詩者莫越焉故次第其說爲二十五則足下輩各寫一通據依僕說而求之古人卽未盡乎今或亦不謬於古儻可告無罪於足下輩之惓惓矣

學詩必先從古體入能古體矣然後學近體若先從近體入者骨必單薄氣必羸弱材必儉陋調必卑靡其後必不能成家縱成家亦灑削小家而已許渾方干之類是也

學古詩必先從五古入次七言次古樂府樂府資其材料博且典耳郊廟鐃歌之類似不必擬不如自爲七言長篇也若屑屑摹古人格調又一李滄溟矣不如不作

學五古七古者且勿亟下筆請先讀古詩三百篇不熟則不知興比賦之義詩雖工楊用修所呵村夫子也何仲默明月篇序先我言之矣風雅頌不明則不知贈答寄諷及典禮應制之法贈答寄諷莫詳於國風變小雅典禮應制莫善於大雅正小

雅頌涵泳而深辨之思過半矣

三百篇熟矣請讀楚辭自離騷經以下迄於九辯九歌必皆成誦斯得詩之原離騷熟矣然後讀蘇李十九首及建安黃初正始諸家作以正其祖述下及二陸二張二潘左思張華迄江左陶氏三謝顏延之江鮑沈約之詩俱當辨其體制晰其音節有截然不相似者有微似而大異者有甚似而甚異者江淹擬襍體詩序及詩三十首辨之頗核深思而求其解亦得半之法也

五古學建安黃初體者易似而神理不足或失之

浮佻學潘陸顏謝體者難工而矩矱有據或失之煩重陶體易感人然初學無書驟擬之輒近淺薄能於三者之中慎擇所處而善充其性之所及其庶幾乎

漢魏五言樂府如白頭吟之類長篇如焦仲卿妻詩之類皆五古之淵源不可不熟讀以厚其氣而壯其勢

學七古者能從離騷經九辯探其源流則幾矣古樂府與唐以前之七古異名而同實選詩中魏燕歌行猶沿栢梁臺體一句一韻非正音也若東飛伯勞河中之水其調漸近七古矣然俱不若鮑照照之於七古猶蘇李之於五古也故杜子美云近來海內為長句汝指薛華與山東李白好長句即指七古歌行此李白之拔擢場也繼之曰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蓋以何劉沈謝但能五言於長句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行路難之類方為絕妙以之比太白即所謂俊逸鮑參軍也

初唐四傑於七古尤佳然皆樂府餘響耳至王摩詰岑嘉州高達夫李東川則於贈答之體備矣必

從此入門先得正宗然後漸進於李白之縱橫排宕杜甫之蒼欲高老始不失步伐馳驟之節然學李之病易知學杜之病難療非身歷其間者不知也

初學漫無主見者一見中唐元白體及溫飛卿李長吉體未有不愛且信之謂為七古佳境然元輕白俗李之牛鬼蛇神溫之纖靡堆砌一入肺肝終身難療不可不辨之蚤也

四言古如束皙韋孟亦何意味王仲宣稽中散近之然不若老瞞對酒為千古絕調也李白獨漉擬

古工力悉敵亦對酒之亞乎

五言律求其原於梁陳之間然後知古變於律之漸必浸淫於初然後可觀於盛然初與盛之交易辨而盛與中之交中與晚之交難辨必選其佳者徵吟而深思之唐風一代之升降瞭然矣

七言律愼勿先學老杜必從王維李頎入門漸變而入杜否則寧從錢劉而漸升老杜之堂可也許渾律詩調最平法最俗近日作者多陽棄其名而陰效其實予尤痛之願有志者辨李商隱許渾雅俗天淵之故則詩道其復古乎

五絕李多杜少杜猶有法可尋也李五絕全從古樂府子夜四時歡聞等歌變化而出七絕唐人以被之絃竹故音節尤和順王昌齡李白雖正宗然難學也杜老七絕最爲庸目所輕予獨深嗜謂其音節卽未可歌而一往疎淡駘蕩之致詩人胸中何可一日無也李商隱絕句雅俗並賞惟敘事之中涉入議論如不問蒼生問鬼神已開惡道

初學大病在入門便學杜杜之於詩猶孔子之於人必力量若孟子然後可曰願學耳使後人欲學孔子之見南子則必爲宋之問之賦明河矣欲學孔子應佛肸之召則必爲李白之於永王璘矣其可乎杜詩之最佳者變化若神龍可愛而不可學也其率意徑情亂頭粗服在彼則無所不可在我則必不可也學詩者能知正鵠之所在殫心求之自省而有得焉且玩其神奇變化之法可謂善學杜矣

初學入門有卽當學杜者杜五言排律一體是也其才調其使事千古無雙矣其法之備盡美盡善使初學者有階級可尋老學者亦範我馳驅而不可軼後白樂天刻意學之得其十之六七李義山

得其四五亦足名家李賀儋公一篇頗得其法惜不多見也

排律之妙在情事貫穿從容步驟妙若天然自韻不見多八韻不見少有唐一代杜爲開山白沿其流觀止矣須於兩人集中合選爛熟成誦然後旁採他家若不得其法誇多鬬靡如小兒捉對纍棋語句雖工不如不作之爲愈也

唐詩諸選本能辨入門邪正之徑無如品彙其分別次第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俱卓有成見可稱詩鑑識者數其不備誠然

然以是書植其骨而廣採諸家詩以益之未爲不善也

予尤不願初學者即爲次韻和韻之詩分韻最在前若次和盛于元白皮陸詩格從此日卑務力學古人莫講初學之名可也險韻尤不宜用次和中州韻無入聲以入散于平去上之中故作詩者失粘拔多且或未明粘字之解北方學者尤當急辨

學詩愼勿欲速有一年竆一體之法最善予謂亦不必拘年數但以入妙爲期耳學五古詩若不知有七古者學五律詩若不知有七律者專則銳銳則深深則純凡事皆然豈獨詩

詩之工拙竆於一字毫釐甚易安妥甚難逐逐朋從之中求一直諒者百無一焉幸而遇之如惡聞其過則其人可知不必更言詩矣以太白之天才而全集中七律不過三四首才有所長亦有所短自知所短棄而不爲自知所長務盡其妙歐陽永叔嘗曰牡丹不能爲荔枝之甘實荔枝不肯爲牡丹之華艷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堯補之亦曰後之學者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竆且詩之所長各一體多一體不如少一體盛唐諸公盡然多作一首不如少作一首少則多可傳多則少可傳也杜老之贊孟襄陽也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詩題不宜輕率古人愼之觀李白賈至游郎官湖同一集也而題大不同古人未觀人詩先觀其詩之目錄可以得其大概行已擇交之本末灼然不可掩已

詩之有小序不得已也觀文選所載擬鄴中七子詩各有小序單辭隻句皆百鍊而出簡而括潔而雋故可貴也杜序稍長矣然如公孫大娘劍器舞贈蘇侍御渙追和高達夫人日三詩序蘊藉頓挫姿致嫣然豈草草命筆

才鬱於中境拂於外情志動發於中外之間不自制而發於詩孔子且爲之然未嘗數數爲也無所拂鬱而慕其名翕然而詩之求詩乎哉善乎先友葉襄之言曰邇來詩人多於往時百倍我未見新須功令曰一家不爲詩九家連坐也聞者或憎其輕湖抑亦至論

上古之九歌用以勞民勸相春秋諸侯卿大夫之

歌詩用以通志交鄰以其有用故貴之自戰國以降詩無可用久矣故兩漢四百年不之貴十九首可謂善矣而作者不自著其名氏餘如樂府之佳者不可勝數皆逸其名焉其不貴可知也自曹氏父子以戰鬬之餘間發爲詩歌誇示其才而一時失意之人如王粲劉楨輩始獻詩爲媚沿以成風設此時曹魏盡斥王粲輩數人於魏無損唐三百年不以詩取士於人心國是何害而專心致志求工於不可貴之物豈謂猶賢於博奕乎我之耳目心思有至貴於天地者棄不知求乃求工於此竊

爲諸公恥之況古之所稱立言者立其有功於人心國是之言如曾子之傳大學子思之著中庸孟子之作七篇下及周程張朱之著論表章聖賢絕學非若考聲韻辨格律爲無益於天下之伎也吾與徐昌穀爲前七才子之冠詩歌妙絕天下一旦聞王伯安講學遂棄詩而學道斯天下之丈夫能克己者矣甲辰十一月東侍黄岡曹夫子病於揚州夫子目將瞑矣見有遺東詩集者纍纍盈尺忽張目呼東曰爾來此非古之立言也爾識之東怵然受教不敢忘今忝爲足下輩師敢不述吾師言以告

河源考

河源九折而入中土凡六千七百里而遥勢皆自高而下其說無所依據惟漢書載張騫奉使歸奏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北流合而東注蒲昌海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其說無從考據唐薛公鼎使吐蕃出諸國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即所云崑崙山也尚書大全載先儒蔡沉之論以薛氏之說優於張騫然河自積石三千里至於龍門禹貢一書積石更不

言方向謂荒遠在所畧洵矣而尚書大全又載李復之語以證禹鑿龍門之跡蔡沉詆禹貢以李復之學極博至河源之故道仍以爲不知何處元世祖朝使■都實佩金虎符往求謂得其源在朵甘思之西鄙山中又與張薛李三家互異聚訟紛紛愚以爲天下山川形勢之學必以禹貢之三條四列爲宗以其入中土而彰然在人耳目且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則當攷求源委經理其淤瀦分别其緩急以治之若河決之爲患自堯以來日趨於下流以禹之神智且未肯窮河源於葱嶺崑崙間則

知治河之要不在窮其源而在講明買讓治河之三策以爲當務之急了然矣總之河患在委不在源委有忽決忽淤之患而源且潛行地中在塞外二千餘里始入中國而積石龍門之間復有兩岸夾束之源不能爲利於塞外亦不能爲患於中國置之勿論可也未聞古有治河之源而可以有益於河且有利於漕也

冉伯牛墓考辨

康熙癸丑六月抄東抵廣平郡郭道旁見有豐碑大書先賢冉伯牛墓數日後遂有冉氏裔孫數人

請之督學使求置守祠墓生一人幕客或謂伯牛生時不求仕且以惡疾卒於家墓當在魯地鄆縣今廣平郡之永年縣在孔子時爲晉後分爲趙昔孔子將游晉至河而返則伯牛安得至晉再引茅坤文爲證誑冉氏裔孫爲狙獪予謂客失言矣且茅氏言又何足述也考之春秋列國輿地志及劉向十國疆界衛與晉地相錯如繡自衛滅邢後國益闢今彰德衛輝順德東昌等郡縣大半爲衛密邇晉國出公後方日削於晉左傳邯鄲五百家語可據安知此時永年非尚爲衛有乎孔子與諸弟子去魯獨在衛最久晉衛方睦邯鄲距晉不過數百里豈晉之邊境伯牛誓不入乎況孔子弟子各以其學教四方當日孔子所未至而弟子至之亦有矣安知伯牛不行教晉衛間其門人愛而思之爲衣冠之葬而客死之曰孔子執手不卽在今葬處乎必鄆之墓爲足信亦固矣況古之疑塚最多伊尹墓歸德偃師皆有之夷齊墓偃師蒲州亦皆有之近代若蜀蘇氏兄弟葬汝州廬陵歐陽氏葬潁川至今其子孫來謁墳墓倘其後人求之當官置守塚禁樵牧皆可指爲狙獪乎且人心愛孔子兼

愛孔子之賢弟子及其祠墓所在莫不見之而下拜聞之而感歎卽其所傳疑益足以徵人心之攸好德何必辨其眞僞絕其崇奉使千百年以來之故蹟遂委之榛莽牧以牛羊使其子孫淪於編氓日爲狙獪而後大快乎以是而盱睢叱咤自矜其刑名法術之學嗟乎亦足羞矣他若閔子騫墓亦有二一在濟南一在衛今大名府東明縣西二十里昔茅氏之親串宦於茲土而修郡志者又謂當時閔子騫不求仕但從孔子游衛或衛人愛而衣冠葬之非藏其身也不得比於濟南遂永廢其墓

道但開州人像而祠之耳嗚呼豈非天資刻薄者之所爲哉子路墓亦有三俱在大名一在清豐祠墓俱廢一在長垣謂昔子路治蒲有惠政蒲人乞其骸骼葬之一在開州謂孔悝支裂之而澶人葬其首今祠墓尚並存噫亦幸矣東竊謂先賢祠墓故跡不必考其所從來及眞贋虛實但系之以先賢則當起敬起愛脩葺之使勿壞善乎蘇文忠之爲韓文公潮州廟碑也曰公之神在天下若水在地中無往不在今鑿井出泉必辨其水性曰此非某泉某源也不可汲噫過矣

改亭集卷十三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編

恒陽書院碑記

眞定爲畿南巨郡郡中有恒陽書院剏自嘉靖辛亥歲御史楊公選毎歲當事聘請賢士主院事今三十二屆諸生之才者讀書講學其中至已巳十七年矣當事復聘阜平縣學官楚之平江艾純卿先生主院事時高邑趙冢宰忠毅公實從艾先生講學得聞性命之旨慨然以聖賢爲已任至明年隆慶庚午科趙公舉鄉試畿輔得士最盛大半出艾先生門時艾先生亦以學官舉會試官比部郎又數年丁丑楚相張居正奪情議起艾先生同趙公用賢沈公思孝吳公中行同日上書極諫各廷杖幾死論戍於是居正大恨天下講學之士昌言綱常忠孝之事者明年戊寅盡廢天下書院逐講學書生以弭已謗而尤恨艾先生以同鄉人攻劾之至壬午乃改恒陽書院爲游擊府使蘇幹者蹂躪其中與速毁焉其後居正敗艾先生即家起爲御史中丞趙公亦爲考功司郎爲東林黨人之魁主天下淸議至萬曆壬子距嘉靖辛亥剏建之歲

六十一年矣署督學御史傅公共始率其屬捐貲修葺克拓諸楹仍令三十二屬之士讀書講學如故制明年癸丑趙公爲碑文樹之石又六十一年康熙甲寅吳郡人計東從督學楚黃王公至院中讀趙公文嘆曰大哉講學之功乎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信乎當正德初陽明先生以忤逆瑾謫竄荒于萬死中悟良知正學始與學者發明其說天下信之者十一二耳既正德末平宸濠桶岡浰頭諸大功學者始信講學非空談而信之者凡半迨永嘉貴溪分宜三相枋用皆娟嫉陽明盛

名而分宜尤甚凡附會權相者必詆陽明爲異學陽明門則益喜曰我道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講學益勤于是信從者獨盛于江右而徧及天下時計天下講學書院以千百數而吉安一郡居十之二迨後分宜敗陽明先生歿而華亭當國華亭賢相也又問道于陽明之門人尊信其說于是天下莫不宗陽明而其門人之流弊漸失其傳爲異學所藉口極盛而衰勢固然也至江陵當國之時二溪心齋之徒幾入于小人之無忌憚然奪情議起諸公不惜捐踵頂湛七族以爭之若鄒南皐先生尤得力于良知之旨者觀其輯宗儒諸要及與呂寧陵我鄉高顧兩夫子書可見而以弱冠初釋褐之進士從趙沈吳艾四先生于血肉交飛之中拜疏午門爭綱常忠孝大節攖權相大璫熏天之氣欲心不稍奪色不稍變不可謂非數十年海內講學之功也然則陽明良知之教即流弊尚不足以害人心而況得正學之傳者乎更可悲者高邑趙先生既與關中馮恭定及我鄉高顧兩夫子之徒講學京師剏首善書院及毗陵錫山之道南書院發明程朱之學以挽救陽明門人之流弊

其書院之盛幾與陽明等及崔魏盡殺天下賢者踵江陵相故事亦盡毀天下書院其在浙東西江南者十不存一而茲之恒陽書院獨巋然得存以至于今日前後歷二百二十二年兩興廢而卒未嘗毀焉嗟乎尤可記也

河南重建省城碑記代

天以幬覆所及悉界我　皇家舉凡邃古以來梯航人力之所未嘗至者今罔不歸版圖置長吏郡縣城郭悉如內境而況中原樞要之地其爲設險固圉之經制有不極宇內崇隆鞏業之觀者乎中

州省城當天下四達之衢龍盤虎伏形勝莫與匹自梁迄宋歷二百餘年皆爲京都拗建增廓悉出宋藝祖所手定洪武初營葺益壯麗而天順辛巳河灌北門復多損蝕修復經制具詳李獻吉碑記中至明季寇禍獨烈崇墉萬雉盡委洪濤巨浸之中千餘年之遺址蕩然無復存焉矣我國家定鼎以來天下城郭多仍舊貫獨大梁僅存榛莽大中丞來率駐節雍邱蒞臬諸大夫隨之或星棊羅布于安陵各邑間數年以來當事雖漸事芟闢經始規度而時絀舉贏物力重困謂非大動衆大鳩資

安能勝其任則相顧瞿㬰已耳今尚書張公至則謂中原者天下之腹心腹心實斯肢體寧汴城者中原諸郡縣之幹幹强則肢附且事無細大惟人是憑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顧視我心力之勸懈爲規模之舉厝耳于是曉夜籌畫拮据多方身自捐鍰爲諸屬先設法題叙用示鼓舞不仰給度支一錢不妄役三時一民程工而授餼按堵而給鍤版築𪔂鼓雲集而至卽夯石寸鐵壞畚朽枝無妄棄者且也易甃而瓴甓堅如石自爲陶埴旣厚旣好凡諸取鍛取厲攻木攻角工傭必需一銖之物皆平市在公大功告成而民不知勞官不憂匱今且崇墉業業于外女墻蜿蟺于內煥若翬飛光若虹起障內嚴外蔑非如堵諸官廨之散處于外者悉聚而實之于是二十年之榛莽除千餘年之故址復省會之勢成强幹之義立矣公清暇之日從諸文武百職事登城縱目嵩山峙其西太行亘其北黃河帶其前洋洋峩峩表裏山川襟喉八方闢域中夏美哉形勝之地也千萬斯年鞏佑我
皇朝威稜乎遐裔是則公心之盡瘁以仰裨高天之備續云爾爰樹石而爲之記

北嶽廟碑記代

北嶽恒山之祀有言宜在渾源州者有言宜在上曲陽者其同莫定而其稽之經史合之以今曲陽令劉君師峻所考論則有可疑者三有可解疑者三疑者曰五經于五嶽無全文獨爾雅全舉之而中岳爲嵩南岳爲霍與書禮不合周岳鎮之制不同虞夏商漢郊祀封禪志所祀五岳又不同于周況北魏以迄唐宋元明乎可疑者一或曰凡岳之方名皆自京師推之據都改岳禮也宋都汴固當北視曲陽況渾源在山後十六州內卽漢唐在西

安洛陽祝曲陽亦在北獨自金至　本朝都燕無
南祀北岳之禮可疑者二或又曰山無四十里高
者不稱岳北岳之在渾源州南者周一百三十里
直上三千九百丈仰侵霄漢與岱嵩等曲陽則大
茂山勢遠不及而飛石事尤不經可疑者三也解
之者曰五經固無全文而一斷以先儒之釋經如
鄭氏注謂恒山在上曲陽蔡氏謂北岳在常山郡
曲陽縣西北通鑑地理釋及通典通考水經注俱
與鄭蔡合而渾源州無考焉一也據都改岳亦有
不盡然者如金太常卿范拱謂黃帝都上谷在恒

山之西虞帝都蒲阪在華山之北而岳未之改二
也自大茂至渾源俱爲恒山地脉一在其陽一在
其陰而祀岳于陰不若祀岳于陽爲神所憑三也
某既解三者之疑而復大有據依可取信于劉君
之考論者亦有三一曰改岳之議在金世宗時不
具論論弘治中馬端肅之疏端肅固名臣也而釐
正祀典獨排倪文毅公諸疏倪主曲陽與漢唐宋
無異可信者一萬曆中胡來貢以巡撫大同之故
乞改祀渾源而商邱沈相國鯉者賢相也時致書
於禮部遣特祀渾源後仍力主倪文毅公舊說不

稍易可信者二況曲陽岳祀碑版林立紀歷朝巡
幸即位祭告及災旱兵革禱祀題名碑石凡數十
非渾源州所有即我朝順治八年　世祖皇帝親
政初亦遣官祭告北岳于曲陽國史又昭然紀載
可信者三也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獨不
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乎昔商邱不得已亦有常祀
特祀並行之議今劉君復上其考于大中丞于禮
部倘必不能修復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之舊制
則請兩存其祀如商邱典禮之臣與稽古之儒或
不以爲盭焉劉君以東南名士起家茲邑治行甚

著其毅然欲興復其邑之典祀志願偉矣且捐其
俸入葺新廟貌以待崇禋之至止而又能不擾于
民以事神而祈福于畿輔其校士按部道經之便
修謁岳廟嘉賢令之志爰爲之碑記

潁州重復西湖碑記

理學文章二者未分之時其人莫盛于鄒魯之間
其既分之後而復並盛于一時則理學莫盛于伊
洛文章莫盛于汝潁矣何以明其然也理學之久
聯而得周程文章之久聯而得歐蘇其時同也周
程之同時有張有邵繼起有游楊有謝尹而歐蘇

同時有曾有老蘇小蘇繼起有黄有晁張有陳秦李其人同也且二者倡導之功二程與歐蘇最著程則歸老于伊而授徒于洛歐蘇則先後官潁陳張繼之小蘇與秦亦至焉其既也歐歸老于潁二蘇家于汝且潁水入洛而近汝水合潁而長故潁㞐又稱汝陰地又相同也今人讀伊洛淵源錄者皆知禮樂之盛昔稱其地爲西鄒魯矣及渋歷汝潁間攷歐蘇張陳諸先生之遺事故跡然後知文章莫盛于汝潁西湖者潁之北郊歐蘇兩先生與子由無已太虛文潛諸君子先後游讌賦詩之地

也州志載會老堂聚星堂雙柳亭皆在湖旁又其時爲畿輔名郡水陸要地湖中蓮芡之實可佐公私水利足灌漑壞兩先生開浚經畫具見集中宋紹興後湖漸湮亭堂尤漫滅不可考志稱有四賢祠祀晏呂歐蘇重其爲大官也張陳輩自不得祀今其祠亦圯矣康熙七年鐵嶺喻公來守潁思復歐蘇兩先生遺蹟再浚西湖廣袤若干丈築堤以固其防置牐以蓄其洩于是菰蒲之所蕃殖鷗鷺之所飛止長林高柳之所映帶擬之歐蘇張陳之所詠歌駸駸乎欲還舊觀矣復建數楹于會老堂之址高其檐楹美其綽楔既以爲登臨憩息之地且以祀前賢而彰遺愛豈不美哉東之至潁也值公經營垂竣新秋佳日友人劉子登招予與諸友置酒湖之湄諸公爹稱修復之功而予獨穆然淡思歐蘇兩先生暨張秦陳諸公當日觴詠流連之樂諸先生即數百歲後魂魄猶樂此也又追念東年八九歲時先人日督誦歐蘇文章稍長又知讀陳無已張文潛之文愛慕之不敢忘忽忽二十餘年今乃得置身于諸先生仕宦游讌之地俯仰太息不能自已遂縱思高論著爲伊雒理學汝潁文

章之說所以誇大乎潁者至矣而西湖與有榮焉雖然亦喻公修復之功不可無記

潁州重建文昌閣碑記

人文天文之論始于孔子地文之論始于莊周凡可聞可見皆文也至治之世其文乃昌若賢人君子盈于朝紀綱制度整齊可永守下迨文字言說皆雅馴有體要此人文之昌也彗孛不見星不晝出司天治厤之官不淈亂日月五緯纏度此天文之昌也水不横溢河不遷决地不震揺五穀蕃熟此地文之昌也文欲其昌至矣然有數焉孔子能

自信其文而未能信其文之必昌也孔子能安之他人或未能安而求之冥漠不可知之數疑有司其數者且太史公天官書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宮有將相三星司命司中司祿三星于是道家附會其說造爲蜀山神張亞子及化書述趙王如意事誕而不經先儒倪文毅公正祀典一疏辨之尤暇觀者可無疑矣惟是星之神每降爲人人之神靈每升爲星精如史傳所載傅說顏子張子房之說頗多遂有謂文昌之神即大雅嵩高之說所稱張仲孝友者其理似可據孝友者德之本也

以周宣王中興之主尹吉甫身兼文武統重兵于外賴張仲一人維持調護于內得成大功仲之德亦大矣其爲神也固宜而後之人復求索司命司中司祿之義相率爲禱祀而求科名好爵焉形家言又謂宜刱建祠廟于州邑之高原使神有憑依爲福更大故所在多有然不應者亦有矣獨潁東城之上舊有文昌閣父老相傳閣未圮時潁多大官圮後漸不如康熙七年三韓喻公來守潁聞其說于考功劉公捐俸募勸與劉孝廉公定張金吾孟湊同董其役爲閣三楷高朗宏麗可棲神明爲

潁之大觀先是州太守涖潁者多不能量移閣成後公旋擢郡丞而考功亦自比部入天曹科目亦益盛神之爲福于潁也何其速哉友人劉子甯子招予登閣四望甚樂屬予記之予以神之將爲福于潁也有故歐蘇兩文忠公人文之項領也陳無已守正不阿張文潛篤于師友皆人文之傑先後教牧潁人遺愛猶在其神靈足與文昌相感召今又繼之以考功兄弟平日教誨其子弟者必以孝友爲德之本尤足爲張仲所憑依當不比于他州邑東也不能學孔子之安亦將修瓣香乞靈于司

命諸星也是爲記

盧中庵先生傳

今汝潁問學者皆稱中庵盧先生先生潁州人所著書甚多東至潁縱觀之竊疑其言類王文成必文成之徒也顧詢其里人後人先生果受學於文成否乎則皆惝然曰不知然考先生之生適當文成講學之世心疑之久不釋一日過先生曾孫鎔家得豫章喻氏理學聞見錄伏讀之始知先生以嘉靖壬辰年選貢入南京國子監適文成門人歐陽文莊公學者稱南野先生者官司業日進六館

士講明致良知說中庵先生聞之恍然有得爲文莊公所器重自此益厲志聖學則東之所疑亦不可謂之無所見也獨先生别有箋釋四書周易中說及圖又斷斷焉一本之朱子成說不敢有所竄易東尤以爲難夫嘉靖以後天下宗王氏之教者無不逞其臆見牴牾朱子先生身聞道於文成之徒而其教後學一以朱子爲法此益見先生之篤信孔子其所以爲教與所以爲學不同此萬世無弊者也每攷文成之徒分上根中根二說若心齋龍溪自命上根哆口空談性命流於佛老獨其徒

歐陽南野季彭山輩不樂附上根之名能研究六經三禮之學歸之平實可爲世用此文成之功臣若中庵者其不愧文莊也明矣先生諱翰字子羽中嘉靖甲午科應天鄉試任山東兖州府推官子晉亦舉鄉試官通守父子俱爲廉吏有惠政其遺事具見考功劉公穎紀中特未有傳故予專論其學爲立傳以示穎子弟稱中庵先生者使知先生之教與學其原本若是

楊烈婦傳

楊烈婦何氏夏邑諸生何應奎女年十八嫁貢士楊忠長子定遠一年定遠疾篤將死語婦曰汝若何婦曰我必死我有當死者四年甚少當死無子當死我父母有他子可以承歡我舅姑有他子可以承宗祀當死我見我里諸婦人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其後乃大爲父母舅姑辱求其死不得我計熟矣定遠曰能如是乎遂死婦將引決其母及姑固守之一晝夜不得死乃收涕爲好語紿姑曰我不死矣我夫有弟十五歲矣異日生子我子之是我夫有後也我不死矣起盥漱索食盡粥一盂會弔者襍沓至姑出復紿母曰盍往視何客也母更

出引衣帶懸定遠尸側以死定遠死初十日烈婦死十二日康熙五年丙午三月也及殮而色如生邑人觀者驚歎於是邑之搢紳父老及其夫之族爲請之當事旌異之禮也例也求之得不得不可知而烈婦已挈其夫與舅與父之名聞於天下贊曰

人皆巧變其說以求生婦獨巧變其說以求死其以得死爲至樂也以婦人之智乃能辨於死生之宜婉轉以遂其志嗚呼不可及已

雙烈傳

烈婦崔氏寧國府太平縣舉人林翹之子婦烈女
林氏翹之女也崔歸翹子茂茂早慧能文章既疾
作崔泣請於天以身代既歿崔欲死然方有身人
慰之曰倘生男撫之成人爲夫子後不愈卽死乎
既生男百日而死崔謚散服飾奉姑與妯娌吞金
不死吞鉛不死家人沮之萬方乃佯爲不死狀得
間趨登樓遥向茂棺厝處再拜下引帶而絕年十
九烈女幼讀經史頗語通大義字石埭方氏子啓
庠未嫁庠病篤女聞仰不食不沐若欲與同死者
及没家人匿不以聞久之得實願往哭之父母不

許哭三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乃許之至方墓
哭奠如禮歸拜舅姑已引鏡自涅其面涅守志二
字居無何舅病篤同姑視湯藥三月不懈舅死姑
李氏自刭以從人皆曰林氏女必死矣女曰兩叔
幼舅之父母老吾爲舅姑之冢婦治喪吾事也我
未可以死三日而殯凡附身附棺者畢治人稱其
才及成服旦暮哭臨皆有禮至二十餘日謂侍女
曰今日稍閒趣提湯浴我侍女出閉戶自經死年
十八贊曰
二烈並生一門異哉若烈女之死先儒歸熙甫以

爲賢者之過然今天下多有之莫不感慨歎悼以
爲尤難予冢婦朱景昭十四歲守貞竟絕粒死事
與此類今讀林孝廉二烈紀事益感不能已若烈
女之姑李氏自刭從夫問其年三十六耳上有舅
姑下有二幼子俱不及顧傷哉我聞宣州人矜氣
烈其風教漸被於婦人女子若此我友施少參閏
章講學里中林與施爲同郡予將以三烈告之俾
誌其墓

胡封公傳 附翁張二夫人傳

公諱一言號奇峰浙江山陰人世多隱德迨公父

贈徵仕郎公家益落公偕弟習經生業一再試不
利家貧無以爲父母歡慨然曰奚必科名執弟手
泣曰今後晨昏謹視腧厠事惟汝遠游負米供二
親事惟我我行矣杖策至薊門時邊塞多故密雲
開幕府客俱庸才公至言論丰采超其坐上客抵
掌談兵事爽朗得要害開府大奇之公百函並發
府中事藉公大治公爲重客乃得時時械主人所
贈金寄弟供二親二親安之爲聘姚江翁氏女爲
公室公往來畿輔間家漸饒然爲人敦信行人有
緩急或貧無以養葬者告公公必惻然曰我所以

遠游以二親故彼獨非人子乎凡貸請無不應有
周生者散其父貲七百金畏譙讓思遠竄公聞之
歎曰以金錢失父子天恩悲哉我不忍坐視爲辦
金償其父父子伏地泣不能起人皆稱公任俠矜
氣誼不知公特至性純孝錫類强恕舉此類也及
父卒於南公自燕奔喪至越擗踊幾絶者至再恒
自咎責曰吾自違親側走四方心常怦怦不安冀
負米粗足復少少樹立功名慰親志然後還視左
右今已矣我終不得爲人子矣與弟同居無私財
撫弟之子如已子弟體弱中夜足苦寒公抱持之

爲取湯既免喪入貲得龍虎衛經歷故事龍虎衛
視旗手諸衛猶滕薛公參軍事廉雅饒幹畧諸參
軍齪齪無所用皆推重公及計軍政某弁應註下
考夜燃燭具文書燭忽劃然有聲公曰是必有冤
廉之得實爲湔雪以是七十衛弁無枉撓者公才
名兼著遷倅通州以沒翁太夫人歸公家知公喜
賓客交游能極意經營以所治緜臬佐酒食未嘗
怠張太夫人寶坻人年十七歸公十九有身五月
而公歿有欲奪其志者夫人則挾刃以待曰我所
不爲胡氏之孤者有如日既四月而封少保公生

又二十年而封少保公生子少宰公及仲季兩孝
廉君自襁褓以至成立太夫人一心拳拳顧復教
誨數十年如一日封少保公既宦游封母孺人後
以少宰公貴累　誥封夫人奉　旨建坊旌閭年
七十三疾革却藥食勿御曰吾順受命耳我乃今
得無媿奇峰公地下君子曰奇峰公之孝友至性
任俠能周人急之報也於其婦人及賢子孫見之
論曰東壯歲從公兩孫游悉公懿行甚備且猶及
見節母張太夫人允矣禮宗也封少保機石先生
纂述其二親行狀詳矣而太保王敬哉先生所爲

公暨配翁張兩夫人誌銘又謹嚴合古法東採擇
狀中娶吉及誌所未及者復爲合傳至節母治家
守貞教子孫成大名其事甚偉及凡先知禍福誠
格鬼神事尤異皆東讀書其家所目擊而熟聞之
者事繁複不便入傳已綴入廣說鈴中俟後之傳
賢媛者有所考焉

胡封公機石先生傳

東以順治丙申識公於嘉興明年秋與公季子同
舉鄉試又受業於公長子少保公公視東特厚甲
辰五月公聞少保公喪自山陰來京師東自燕歸

過公於泰山下俱下馬坐道旁石上話少保公歿後郵典得賜祭葬事公潸然泣下東亦俯首嗚咽依依不忍去久之公偕仲子孝廉君扶錢夫人喪歸葬山陰道經吳江驚瓜湖風急舟大不能前東携襆被就公仲子宿送公至石門流涕而別不意公即於是冬歿於山陰庚戌春初東客游嵩洛教授生徒汝潁間至辛亥秋歸至廣陵不數月復游燕趙魏間三年至今未得拜伏公墳墓哭公至甲寅秋客京師得餘杭嚴大中丞公撰公行狀及公仲子孝廉所述行實乃詮次其言爲立家傳以報

公平生知我之誼公在母腹五月而喪父太夫人以死自誓又四閱月而生公於京師甫一月都城大雨屋多圮太夫人方坐乳公崟中若有翼之出者甫出而所坐屋壓焉幼多病幾危且家貧不能給衣食及塾師脡脯太夫人泣則時時夢一老母慰勞言夫人無苦此兒有厚福如是再三終莫知老母爲何神也既長治諸生家言數不利每端居深念生不見父而母又貧困伶仃茶苦何以爲人子於是復自越游京師曉習吏事游貴公卿間既長毋夫人爲娶錢夫人生子少宰公及仲季兩孝

廉君公學益成始筮仕得山西陵川丞陵川故牂邑又經寇亂民多竄匿公爲條上十事又手授諭民歌四章民蒸蒸知向風矣邑圖籍經兵燬稅賦無所稽公履畝較覈勸爲地糧冊各八十卷至今賴之臺使者奇公才檄公攝高平令事積案至四五百牘一夕剖決畢纖悉曲當胥役咋舌稱神君視獄釋罪之輕者雪重辟枉撓者十三人十三人得更生不知公之恩而上官大吏無不歎公才敏且忠誠可任大事再攝陵川令事公曰陵故吾邑吾與邑父老相信久可安靜治之但禁姦耗懲猾

吏去其太甚者而已及被內擢爲司城務持大體以德感人尤善治疑獄獄之無主名證對者公斷決若神都人悅服會少宰公以禮部侍郎兼尚書銜爲學士公遂引疾乞休歸山陰脩墳墓大會宗族親友以太夫人苦節事聞於　朝賜坊郡西郭門而仲季又連舉孝廉家門奕奕人爭歎公以孤兒起家今通顯若此天與善人信矣公家居杜門務遠權勢日賦詩奕棋飲酒游流泉邱壑間爲小築自娛東或從公游見公門庭閴然不若今之富貴驕人者既太夫人歿公哀毀骨立無何少宰公

又歿公益心傷里居忽忽不樂歿年六十三嗟乎以公之才使以治陵川高平兩邑之底績任公爲方面大吏公所措置必赫然與古渤海穎川等以子之貴尊其封號而不得展其志畧知公者未嘗不爲公惜而世每以資格滯奇才尤可歎也公諱拱樞號機石浙江山陰人累官北城兵馬司副指揮以子貴累封資政大夫經筵日講官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配錢夫人歸公四十六年而卒事張太夫人婉婉誠敬佐公游京師之官山邑艱難辛苦無不嘗接親族温恭親疎有節旣

受祟封益謙抑自下御少宰公兄弟不爲姑息愛撫姪女如已子女婚嫁資遣無所異生年亦六十三誌其墓者爲高陽李相國而東復採狀中所述尤詳者著爲傳

論曰機石公好脩勵行誼有賢父奇峰翁風蓋胡氏樂善急友朋其天性也卽史所稱鄭當時陳孟公何加焉潛德不耀必昌其施迨少保公身在日月之際儒術深醇爲　聖主親臣有本哉山陰具鑑湖若耶禹穴蘭亭諸勝風物秀整予嘗從公子泛舟褰裳游其間愛之不能忘使公大年爲此邦之耆英文獻卽少保公早世於公何傷今俱不可得見悲夫

胡宛委先生傳

嗚呼東何人也敢傳公公兩爲主考官所得士及門下士所教習士今奕奕滿朝宁爲卿貳侍從身在日月之際者不下數十人無不思爲文章不朽公以報公恩者何有於貧賤失志之一布衣碌碌無所短長於世者爲文傳公顧常考文體於銘誌碑版文之外有史傳有家傳史傳者傳之國史此史官之事也家傳者凡草野之士皆得爲之亦可

備史館他日之採輯此則東嘗受知於公而後死者之責也微公毋弟暨公子之言東當竊爲之況亟以言公諱兆龍字子袞號宛委先世浙東山陰人忠簡公銓二十世孫也祖父俱宦游京師因家焉公年十五補順天府學生順治二年乙酉年十九舉鄉試丙戌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亥授翰林弘文院編修戊子主考湖廣庚寅奉　詔使浙西因至鄉里拜先世墳墓壬辰還弘文院侍講癸巳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秘書院侍讀學士甲午陞掌院學士十二月陞禮部右侍郎未

任明年正月奉　上諭以侍郎仍在內院辦事是年二月充會試總裁官四月充日講官充纂修聖訓副總裁教習庶吉士丙申三月署戶部尚書事五月署吏部尚書事管京察十二月仍回內院考滿予封廕加禮部尚書銜丁酉八月充　經筵講官戊戌正月奉　命往長沙冊封義王五月還朝坐事牽連落所加銜秩仍以學士供職尋改吏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己亥三月加太子少保庚子仲冬扈　駕巡幸近畿天寒且勞苦遂得疾明年辛丑　先皇帝升遐公慟哭疾益甚今　皇帝

登極授資政大夫封三代廕一子入監讀書十月特恩任吏部左侍郎明年壬寅秋准解任養病癸卯十二月卒年三十七歲　恩賜葬祭有加禮祖奇峰公任衛參軍通州倅父機石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俱以公貴封贈如公官祖母張母錢俱以公貴累封太夫人夫人娶劉氏封夫人少保戶部尚書劉公玉孫女子三介祉官生劉夫人出其二殤以康熙甲寅年三月葬於某阡　賜塋公立朝十七年職任禁近本朝學士同大學士並綰機密章奏如唐宋參知政事最為親要公以忠誠結

先皇帝之知凡啓贊朝廟軍國事甚多其裨益民生之功甚鉅然其訏謨甚秘世莫得而聞亦非東章奏之士所能言也言其最著於人者公乙未副相國吳江金公主會試公誓遴真才以得人報國閱卷日不交睫者十晝夜進士四百人多知名士一時翕然稱得人於今為　天子大臣以文章經術顯當世為名臣者人才最盛是公報國之一驗也故事教習庶吉士多優游養望不事劘切公自乙未至辛丑四任館師督課勤密凡經學古文諸體無不討論精審經公指授皆有法度著大司

農僅兩月會計天下出入之數尤詳核兵餉案牘勾校莫不立辦　天子奇公才將冢宰六閱月始舉京察舊制多散佚公參酌規條澄敘流品一時紀綱肅然開國以來未嘗有也冊封降王自京師至長沙往返萬里冒犯霜露一日夜走三百里得當歸報會忌公者以總督張公自刺事牽連及公然　先皇帝卒諒知公無他寵眷如故蓋公之忠誠謹慎能見信於　聖主而不能不見忌於同朝其任事功倖上相然厚重不宜洩故天下莫知其造膝之言可謂得大臣體矣東昔嘗同公弟兩孝

廉學因從公受爲文之法公依據先輩善誨不倦每見公入朝必辨色起昏而退食不數見賓客務遠權勢凡樹間圖書數卷泊如也手評論六經三史及三唐詩旁及内典楞嚴經指月錄宗鏡諸書日分别立程不稍自寬假書摹晉人論古詩本建安黄初近體本開元天寶持論斷斷然古文愛廬陵南豐人有乞者必手自結撰不假手門下客故公所著息游堂集數卷雖少而精潔不可删其必傳無疑也公孝事大母父母大母病公亦病矣猶謹侍湯藥必親嘗以進友愛兩弟如子勉之爲學成名相對謹肅若朝典兩弟侍坐公前未嘗輕見言笑　先皇帝知公特深凡爲謡詠忮刻思以撼公陷公者計窮方卒不能就君臣一德終始無間迨宫車宴駕公哭臨致毁遂身殉可感也公丰度秀偉瞻矚巖重見公者如見天人其垂殁也大書几上作數語研究性命歸宿處忽有鳴鶴二隻不知所自來盤旋空中久之而公端坐逝矣公没後數年公父母相繼殁仲弟孝廉君亦殁三子復殤其二今存者獨公季弟及長君兩世僅兩人耳然公遺書秩然園林精舍整齊清邃不改舊觀東以受學老門人時時過從公季弟及公子憐而客之念公生平政事文章旁及言笑談讌之事歷歷如昨公年雖不得四十然卒以功名終彼伏機搆難思擠公於不測者竟莫能厭其志也公殁十年家貧不能葬其門生故吏以　朝廷矜悼大臣賜祭葬之禮葬之於京西之某阡

論曰　世祖皇帝綜覈名寔勤覽萬機決斷若神諸大臣親信柄用者每得罪伏法其得全功名者公之外不過一二人然此一二人者俱用謹愿無忤於世獨公以任勞怨蒙媢忮羣思中公以奇禍而終不能奪公之　主眷在先朝一人而已公於書無所不窺旁及星命能預知死生之期東辛丑三月下第辭公歸公笑謂予曰癸卯冬公車宜早來遲則予不及見子矣東駭愕公笑曰此定命也然則公之壽夭固天主之非人情憎愛所可得而主矣嗟乎

從弟諫草家傳

弟本字諫草我伯父長子我伯妣茅孺人出同母弟二人次秉勁草又次采元草諫草少予一歲以天啓乙丑二月十八日生以康熙辛亥十月二十

八月歿年四十七子生無同產而諫草兄弟三人齒相次小時濟濟林立予羨之讀詩杕杜之章至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黯然泣下然與羣從相友愛小時竹馬嬉戲未嘗不共及長俱出爲塾師予獨奔走四方兄弟不能時時聚首每歲時伏臘或予遠歸弟輩必來集携茗椀促坐劇談相慰勞爲樂嗚呼詎知今日我兄弟相聚已不見我諫草也痛哉先伯妣爲鹿門先生從女孫賢淑嫺內則與我母娣姒最相愛歿之日諫草年十四勁草十三元草十一妹七歲伯妣屬我母撫視踰

年伯父旣納妾生二子諫草每無罪受捶楚我母抱而哭之我祖母亦相對涕泣我母以是蒙怨詈故今日哭諫草尤痛也諫草性沉毅端重長能屬文知讀書伯父命偕勁草從我先君受經年十七補嘉興府學生受知王園長張鏐匪兩督學試俱高等丁酉省試卷幾得雋主者閱至第六藝忽止不可解也以此益自厲教授生徒之暇勤學不怠已酉省試再不第家益貧勞悴愁苦不可言予心傷之爲賦尹伯奇履霜之操然不敢使人聞也今年春忽夫婦同日嘔血尋愈及冬再發病喘急自

知不可療賦絕命詩四十韻敘述生平質寔詳盡可悲也醫者皆以嘔血病不遽死惟明年生草時可憂耳故予亦出遊至武塘忽心動思歸夜半諫草見夢曰兄急歸我行矣予至家六日而歿歿時家人求其平時衣裝以殉之無一存者俱在質庫中其貧如此痛哉其以後事屬予也語最多其末句曰乞兄一篇文章爲身後計嗚呼予文章足不朽弟乎然哀其遺言不敢辭故於歿後四十九日雪夜大風寒中呵凍炙硯爲立傳將以乞當世能文章家如汪鈍翁姜西溟魏叔子爲誌其墓以不

朽我弟嗚呼若予文何足以重弟乎弟娶嘉興喬氏男子一人熙娶錢氏

姑吳孺人傳

我姑吳孺人我從曾祖太學生寅陽公女孫從祖太學生靈褱公長女自幼字今吳公準庵準庵起家進士高第以新例筮仕令洛陽姑雖未膺　勅贈然例得稱孺人孺人之母與洛陽君母錢宜人兄弟也習知孺人賢故委禽焉時洛陽君之尊甫吏部公年少舉孝廉我從祖方雄於貲兩家以傑壻爲婚媾而洛陽君又自幼能文章美姿容我宗

嘖嘖賀孺人孺人幼端靚不妄言視我家故居與孺人父母家燈火相照我母每見孺人未嘗不稱姑善也崇禎丙子歲都御史唐世濟家僮爲不法辭連及𦍑𦍑卽我從祖弟也蘇松備兵使者大馮君夙銜唐窮治其獄諸株連者皆不免從祖性至孝友破產營救其父及弟貲立盡丁丑吏部公成進士司理廣信及巳卯錢宜人爲洛陽君納孺人遂偕之江右孺人年十七此時計氏蕭然矣孺人能善事錢宜人及鈕太宜人以孝謹聞癸未孺人始從錢宜人歸里遂歸寧我從祖而我母携我婦

往故居晤孺人相見驩甚歸嘖嘖具言姑嫺雅淑愼更勝未嫁時所生子女又美秀且多也順治甲午辛丑洛陽君登賢書成進士所生子女九人漸成立孺人喜可知也我從祖歿有孤子貧不能自振孺人周恤之備至錢宜人早世鈕太宜人年百歲孺人孝養益恭其最異者一日劇賊數千人自吳興來白晝攻刧且露刃抉戶矣太宜人年老倉卒不能出避揮孺人去孺人曰太宜人在孫婦當以死衞守益堅賊無故自解散里人皆謂純孝果格天也嗚呼孺人之孝如此他懿德槩可知矣予故不具述云丙午年四十四忽以疾卒遺語薄斂尚恨不獲終養太宜人我母聞孺人之歿也爲之流涕

贊曰東攷家乘我先世當宋南渡後家式微賴秦國太夫人計氏之力子孫遂世有聞人焉今考史傳秦國能誦其夫張咸制科對策之語勉其子張浚爲良相敎其孫栻爲大儒稱南軒先生而又以其餘力及其族子計有功爲徵君以著述顯於世計衡爲眞御史以直諫顯於朝迄於今五百年而計氏之裔孫相與頌秦國之遺澤不衰嗚呼以孺

人之孝德使天假之年竟其相夫敎子之功何遂不若秦國也嗚呼我從祖以孝友無間於宗族之論人皆謂食報於其女今孺人歿矣而從祖之孤子亦相繼夭歿從祖竟無後天道其可信乎洛陽君爲立我從祖弟之子以繼其祀且經紀其後事嗚呼亦我姑之志也夫

改亭集卷十四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重編

順德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

吳中震川歸先生以文章顯名於明嘉隆間距今百有餘歲歲久而論益定其遺集多寡同異無慮千餘篇然今之善論文者莫不推迹之比於宋歐陽曾王謂其高潔簡肅間有騁宕變化可出入諸公間與伯仲無媿色然予謂以文知先生猶淺也魏志徐幹傳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先生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聲譽相徵逐先生數上春官屢見斥張文隱公欲以舊誼招致之卒守正不一往伏處安亭江上身教授弟子妻課童僕耕田百畝供老親賓客酒漿饘粥讀書食貧三十年天下賢豪長者暨諸公卿貴游聞其名不得見其人此與偉長何異且當是時同里王元美浙東王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召天下駿雄魁傑之士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搘柱其間文章則訶元美爲妄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確守伊洛之傳孤持其自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歎服先生爲不可及即此時唐應德在三百里之內閩中王道思山東李中麓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嘗有與諸公往復倡和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矣先生得一第令長興有異績以不善事上官遷邢州倅日杜門讀書而已政府高中玄夙知先生不次召用官太僕丞掌外制文字又不踰年而歿予既讀先生之文而又深敬先生之志行癸丑六月順天督學王公春　簡書按部至邢考校多士夙知邢

爲先生佐郡服官之處又於先生集中讀其自爲順德府通判廳記二首想見記中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黃落徧滿堦砌殊歘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慨然如見先生焉諭之郡縣稽之志乘考之名宦祠蹟知先生者益少益見先生之恬淡寡慾獨立不懼其不欲求知於天下後世類如此因與通守晉江黃君言而黃君喜其官爲震川後輩慨然鳩工王公捐俸助之不三月祠成既自爲記泐石而屬予爲碑頌我願歲時之祭凡守土者必効瓣香之敬於

祠中那人士必有遡靈於先生而興起能文者敦行厲志者則又王公所以勉率多士之意也夫

山西夏縣重修官署碑

皇帝御宇之五年潁川進士劉幼功謁選人得山西平陽府之夏縣故夏后氏之舊都晉巖邑也及至境令無聽政之所詢諸吏人曰向燬於兵遂僦舍以居吏胥散處廟寺中簿書委積廡下竢庫圖棘郵驛邑之重且大者皆不得與令密邇時時視關鍵幼功怦怦然憂之念夏民夙勤苦儉僿有禹遺風且　朝廷嘉與休息一切安靜無事爲治幼

功又承先世清白之教不敢以一身之謀勞民動衆惟默然深念而已顧謁上官後時時奉憲檄議修建縣治而諸父老與令周旋久頗信令不欲勞民意爭來言曰官無宅居吾儕小人乃有寧宇乎且建縣治非爲官計爲縣計也訟庭一邑之聽也庫獄一邑之命也簿書一邑之典也郵驛四方之寄也官署立則諸務舉張民安其依爲一邑計最鉅令主一邑爲吾民慮始鳩工我儕小人有不趨走惟命幼功乃復深念曰此果爲一邑久遠計惟父老襄斯役使邑丞無事相聚寧居利莫大焉且歲當有秋無靡細慮用民力歲三日禮也於是僉議旣翕合工之費捐募之貲分董之父老登記出入官不督課邑無科歛令得藉手以告成事惟是形家者言以天下縣治之向皆準子午獨夏舊址從坤艮恐未善幼功攬條山形勢內涑外汾水俱西注與天下水異且民間俱以中條爲環拱官背民向獨南未便卒仍舊其他門垣之制塞者豁之窪者高之爽塏宏達較昔改觀是則令之所經畫而深佪者也於某年月日鳩工於某年月日竣役念搆造之不易與民心之急公不敢忘泐石以記

又慨然深念凡事機作止亦因人心而已苟民以爲可已則雖天子之尊寧謐之世一露臺之費必愼之春秋書築者八書城者二十九其無譏者特二惡其可已而不已勤民力以逞已欲也必不可已則以諸葛君之治蜀方日不暇給於軍旅而必治官府次舍橋路俾所至皆就繩墨劉公之爲斯役也順人心而不損公私之財故予樂得而記之

前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戶部尚書侯公墓誌銘

公姓侯氏諱恂字六眞號若谷河南商邱人始祖

成以歸德衛籍徙居郡成生英英生滑滑生顯顯
生和和生贈太常卿進進生贈兵部侍郎瑊瑊生
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太常寺卿執蒲娶田夫人生
公兄弟五人公第一次即國子監祭酒諱恪者也
萬曆丙午公生十七年始受知學使者梅公之煥
補博士弟子員又五年受知太守鄭公三俊拔讀
書范文正公書院與弟恪試迭第一由是知名又
五年己卯與弟恪同舉鄉試同出許州太守鄭公
振先之門明年丙辰再與弟恪同舉會試同出侍
讀張公邦紀之門釋褐公授行人司行人天啓元

年辛酉攷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時邊警日棘上疏
論覈餉練兵方略報聞紅丸議起疏攻首輔方從
哲併追論移宮朝論韙之而奸黨側目矣壬戌鄒
公元標掌院事總持風紀倚公如左右手貴州安
邦彥倡諸苗叛詔公按貴州陛辭疏陳十事皆用
兵方畧至則厲軍士申約束同中丞朱公燮元解
圍擒渠土司讋伏全黔蕩平還復陳善後事宜甲
子錄平黔功候升京卿而是時魏忠賢漸專政剪
除天下賢公卿大夫之不附己者以東林黨人目
之而公父太常公素以直節爲冢宰趙公南星總

憲高公攀龍少宰陳公于廷所引重爲忠賢私人
所深嫉又公弟恪爲史官與南樂相不合復與繆
公昌期友善或言繆公代楊公漣劾忠賢二十四
大罪疏恪與聞又定三朝要典追論公議紅丸移
宮兩案與東林諸公比和乃大恨公父子兄弟皆
東林黨人之魁崔强無狀不可一日留先勒太常
致政歸公與弟恪先後削籍去當是時商邱侯氏
之名震天下魏忠賢敗崇禎改元時起公廣西道
監察御史公首疏請定逆案以六等治罪於是以
頌璫漏網者爲烏程相切齒於公矣己巳陞太僕

寺少卿庚午邊事益潰陞公兵部右侍郎視師昌
平公至扳大帥尤世威於偏裨扳寧南侯左良玉
於卒伍解大淩河之圍戰松山杏山下功最還朝
陞戶部尚書時邊警旣日棘而流寇自秦入豫千
里無人煙公拮据兵餉不事加派轉輸不告匱識
倪公嘉慶史公可法於郎署薦員外何公楷爲給
事中上屯田奏議請分立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
屯腹屯邊屯法及考課任官之制時烏程相當國
久欲盡去天下賢者以朋黨惑國之說疑撼天子
嫉公爲東林魁乃擠杜居高位嗾言官論公糜餉

繫詔獄韓城繼當國守烏程相意嫉大司寇鄭公三俊薄擬公併逐鄭公去位公長繫七年譎戍新安壬午流寇破歸德蹂躪豫州幾徧且大合兵圍汴朝廷思公才又以天下重兵在左良玉稔知良玉受公恩深非公莫能制乃特拜公兵部右侍郎督良玉等七鎮兵援汴公深悉賊中情形及天下大勢用兵緩急宗社安危之計旣拜命卽上疏請無救汴以縻爛之豫州委賊令保定巡撫楊文岳山東巡撫王永吉率師扼黃河使賊不得北渡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率師扼江淮南

遏賊衝陝西督臣孫傳庭塞潼關遏歸師臣身赴良玉軍鼓厲其將士東出師乘賊間與傳庭合兵擊賊使賊腹背受敵進無所掠退無所據以百萬之衆齧食中原千里無人烟之地不出十年內變必作大功可成不然責臣輕身赴賊救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臣恐憂不在汴而在宗社也奏入良玉聞之踴躍請效死遣帳下督以五千人迎公於汴而忌公者忽持異議命公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恚益不用命癸未賊決河灌汴城公得罪復逮繫獄甲申賊入京師嗟乎使早用公策

國事不至此也公獄中出至江寧而以向頌璫列逆案者阮大鋮等當國用事欲殺公而良玉亦悉發荊襄之師數十萬蔽江東下討大鋮等公得脫順治丙戌公子方夏舉進士迎公還里爲圖城南偃臥其中足不入城市者十四年己亥年七十卒配楊氏文學光訓楊公女累封夫人五子方來方夏方域方任方策歷官及配字詳其家乘不具載公歿時五子者俱先公歿孫旫獨纂公之行實重跰至吳乞誌於予公可謂有後矣銘曰

天之閒氣國之宗臣謀之旣臧握奇專征克敵制勝九廟以寧謀之具違壞爾維城僉壬害正必曰黨人寧覆宗社不宥忠貞嗚呼亦獨何心有林有邱有子有孫以卜以藏司徒之靈爾昌爾大司徒之禎

前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廷桂字青來號蕃實河南商邱人也世居江西泰和縣自諱受者洪武初遷商邱祖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如蘭配贈太淑人任氏父司訓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呈春配封太宜人

卿太淑人夏氏生萬曆十三年乙酉十一月十八日任淑人夢衣緋衣秉笏者來曰我居汝家俄火燭室驚寤生公公成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丙寅遷山東司郎中十二月陞陝西右叅議分巡關內道丁卯三月丁太宜人憂崇禎三年己巳服闋庚午補陝西督糧道九月入覲時三秦流寇蠭起在廷共推公邊才可任方面辛未調分巡關內道特勅監軍陞陝西靖遠兵備道副使駐靖遠壬申陞叅政陝西河西道駐鄜州調山西河東道甲戌以平寇功陞陝西按察使在廷復共推

公邊才五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六月出師大捷詔賜銀幣丁丑敘大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疏辭不許加右副都御史贈大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己卯以秋防功加二品服俸賜銀幣自丁丑四月至己卯五月乞休疏十三上始予告八月歸里明年庚辰九月即家拜公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十一月召對平臺賜銀幣辛巳五月敘剿寇功轉左侍郎十月改兵部左侍郎病甚乞休再予告壬午將再歸里商邱已陷賊無家乃僑居金陵老病且阻兵艱轉江

湖間順治三年丙戌將歸里十月十九日午時次衢州卒於逆旅丁亥三月長子金吾公元滋等奉公櫬歸五月葬公於贈公墓之南阡公性至孝友愛家貧力學顧獨好談兵故自成進士服官二十餘年在兵間之日居多其分巡關內奉勅監軍時上條議十二事於撫軍練公皆行之督諸將趙光昌張全李密張令艾穆等先後殺賊神一魁黠壻子老回回滿天星過天星一斗穀等於梁家嶺獲賊首七郎復敗之於中部鄜陽芝川韓城賊慟哭奔潰復追殺之淳化延安澄城宜君商南斬首無

算故事監軍道在行間率壖睨觀勝負公衷甲身先士卒策馬崖斷峯開攻圍中部流矢中胸飛礮及股不稍却賊突圍犯我師公自起爇砲擊殺數人賊乃退軍氣百倍獲其渠李老砦獨行狼十條龍可天飛等獻俘闕下當是時秦寇幾盡公請之撫軍願假精兵三千人搜山谷盡殲之可永絕寇患而撫議起格不行嗣後秦寇蹦入晉地勢遂張始悔不用君策也其備兵河西時鄜州被寇患尤甚蕎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中城臨河沙不可築公爲文禱之脫所衣緋衣覆諸地而厭之更築城

遂成流亡大集鄜延乃平其調山西河東時寇犯垣曲及絳夏援兵復大擾公外捍强寇内輯兵民所向必提故事冬防河過寇民之避寇難者率乘河氷未合求渡守令輒遏之公獨縱令畢渡約數萬人是歲河氷竟不合父老以公忠仁所感前此未有也歲大旱無麥苗公步禱於天泣下雨亦下歲乃熟其按察陝西時兩月清積牘三百餘事異公姓歎曰霹靂手也其巡撫大同時請開馬市給代藩宗人祿食擒左衛邪教法王大閱諸軍簡精銳汰老羸儲糗糒嚴哨探大同一軍獨稱雄中外

皆倚公爲重獨以失武陵相意微調無度公擐甲率榜服之卒一月中行萬餘里其不敗衄皆公勝算非天幸也其乞休十三疏大概謂臣自郎署歷監司至開府皆萬死一生之身當大兵大荒之地積勞之後病且不支非以病臣愧封疆天子亦深知公故特許移疾歸前後封疆諸大臣所未有也當邊境多故廷臣每會推邊才必首推公然未有能盡公之才者公任方面討秦晉賊破家財募敢勇死士薛敏忠等百餘人置麾下爲選鋒每戰輒先奔賊及凱旋驗賊首級割賊鼻及耳如墳血淋

漓滿前公對酒慷慨自若也一夕臥起手摑稽揄上有物纍纍膠結不可去舉火視之則隆然所割賊鼻也又諸死士窮追賊羣歸適公臥未及驗級復恐有竊之者率挽結賊首髮置公臥榻下公酣臥其上自若也嗟乎公起儒生生長中原晏安之日目不見兵革一旦歷行間當劇寇忠勇奮發有以奪宿將悍兵之氣可謂天下之奇才也公自言爲孝廉時潛心周程張朱諸大儒之書最後嗜陽明王先生書默契不動心之旨故能身處鋒鏑之中意氣不稍挫則公之所得深矣世亦未易知公

也獨惜公條議平寇方畧及佐樞部奏疏皆軍國石畫纍然可傳遭時播蕩盡散失之俾後世無從見公之深思妙算而歎公才之未盡用者嗚呼又可悲也公之懿行不可殫述具在公子金吾公所敘行實中尚論者可以知公大畧矣其子孫聘娶嫁字具詳家乘中銘曰

是惟河嶽馳精靈蜿蜒巖巢公篤生鄭大歎掌投孤臣天顧既移志未伸三衢之旁稱完人全歸爾邱息爾形克昌厥後答忠貞

貢士侯君墓誌銘

丙午六月予遊商邱溽暑中有少年可十五六歲
肅衣冠具羔雁歷階而升再拜稽首請其父之誌
者予同年生侯君之孤子名方至者也君諱抃字
輔之河南商邱人曾祖贈太常卿諱進祖贈少司
馬諱璣父太常卿諱執蒲世父光祿卿執躬同父
兄大司徒公諱恂大司成公諱恪君生爲太常公
季子所生母没母田夫人撫育之如巳生太常公
愛憐之又兩兄蚤貴兄子方震方夏方岳方嚴方
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君和雅
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爲貴介驕蹇之色闔戶讀書

孝友恭遜兩兄亦愛憐之崇禎壬午三月商邱旣
陷賊君從兄大司徒公偕兄子方域避地江左先
是方域在金陵與東南諸名士移檄攻皖人阮大
鋮旣大鋮驟得志典兵詗知方域父子所在四出
緹騎逮捕甚急司徒潛匿他所方域脫身走揚州
君獨保其家人居嘉興捕者突至瑕當縶君登舴
艋去君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
者以爲癡且以君紈絝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
點行李或登陸意亦懈君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
突起竄身坐桑林中捕者眙腭出不意疾追不能

得夜燃炬大搜林中君望見火光所指卽疾避之
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遇
兄子桃源令方岳僕人貸其金復潛至嘉興護其
家從大司徒北還脫於難司徒公以爲才君爲人
外靜默而內機敏可任大事皆此類順治甲午以
皇太后徽號恩特詔天下學拔文行兼優者一人
貢京師君舉河南省第四人廷對及雍試皆前列
人勸之仕默不應文日益有名蓋此時光祿公太
常公司成公歿久矣兄子方震死於賊方夏舉進
士爲比部郎方域以才名雄天下皆相繼夭死司

徒公亦老且没無復昔日家門赫奕之狀而君處
之怡然曰吾向者罔知貴盛之不可久居也益深
斂節出攤書自娛平生寡嗜好獨好飲酒自爲釀
必清醇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廣交獨與兄
子方岳相友愛暨同里賈開宗徐作肅徐鄰唐宋
犖等數人爲文酒之友意泊如也方大治圃於城
之南廣置嘉樹奇石及禽魚徜徉其中圃未成而
君没年四十七憶丁酉夏予遇君燕市君與王鉄
宋犖同逆旅每召予酒酣予與王宋皆慷慨爲大
言爲調笑起舞屬君君獨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

樂不形於色予嘗謂同人必蘊藉若侯君可稱名
士矣聞之養生家凡人多言者傷氣躁動者傷神
多不壽寡言者神常固靜息者神常完必多壽又
聞之人之勞苦其形者多壽而晏逸其身者多不
壽此戶樞不易朽之喻也君於二者之說何從耶
君歿時神明湛然以子方至及家事屬方岳經理
之予問從柘還商邱道經君圃下馬入門縱觀凡
江南花木之不易羅致者蓊翳林立若不知主人
之早世者嗚呼可以覘君家業之無廢墜而君庶
幾其不亡矣配劉氏壬午城陷從其姑田太夫人

罵賊死繼耿氏生二女男一即方至邑庠生側室
王氏出娶文康公子黃州別駕犖女銘曰
天乎人乎疇爲之何之子之淑而命止於斯吾聞
君考之興也以孤兒祝君之子其類之君茲之藏
固且安靈之昭昭其祐之

前明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烈

吳公墓誌銘

嗟乎故明天啓四五年間宦寺之禍烈矣下至窮
鄉小邑十家之市三人耳語輒搖手咋舌相戒勿
及崔魏事乃有抗疏指斥客魏崔田交結肆惡之
狀若以身爲鴻毛投烈焰中浩然無所惜若江夏
吳磊石先生可謂成仁取義之君子矣當先生抗
疏時自度於國事無補且身與熊經畧廷弼爲婣
親又與應山楊忠烈公同鄉必羣奸所深嫉熊楊
既前死先生即絕意仕進身爲言官結舌而去亦
可不死而先生志在必死若不可須臾忍者此先
生之忠所爲不可及也攻次輔丁紹軾所以剪崔
魏之羽翼奪魏廣微顧秉謙諸人之氣人謂紹軾
實嗾崔魏殺先生夫崔魏何待嗾乎既抗疏攻客
魏崔田矣夫寧有生理乎故人以先生爲攻奸相

死者非也先生能死後三日即擊殺紹軾殺紹軾
而崔魏讋氣奪矣故丙寅秋冬之後崔魏殺人之
謀稍息幸留一二骨鯁未死之臣若我鄉文文肅
倪文正諸公爲國家後日之用皆先生擊殺紹軾
之威靈能使羣奸怵心於冥報夫先生之忠大於
身後若此而人無知之者此予所慷慨太息欲爲
闡幽之論者也按吳氏之先自江右萬載縣移家
來江夏有真七公者爲先生七世祖六傳至璧山
公與太淑人徐氏生先生諱某爲季子以乙卯舉
鄉試己未成進士起家廣東順德令以清惠著聞

舉卓異兩爲鄉試同考官行取考選授江西道監
察御史天啓乙丑七月差巡視京城十二月二十
五日疏劾次輔丁紹軾畧云當今內有客魏之交
通外有崔田之暴横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於累
卵紹軾絶口不肯言不敢言云云二十八日矯旨
杖一百創甚而絶越三日丙寅正月初二日紹軾
見先生緋衣直入其坐擊之即死長安人聞者莫
不驚相告也崇禎戊辰改元贈先生太僕寺卿祖
父如其官久之謚忠烈廕一子賜祭葬以崇禎十
一年十二月葬某鄉某阡其論祭文及議謚冊藏

於家冊詞有云憫楚人之多忠而冤死如吳某者
爲最酷且以先生爲從忠烈後而死者嗟乎此先
生所以必死之志也元配尹氏生子某某季子琮
爲任邱令知名先生之垂絶也以誌銘屬相國黃
東崖琮幼未獲請越四十八年琮始自任邱求百
泉山孫徵君撰墓表又爲序述年譜彙次高陽孫
忠烈公定興鹿太常公等輓詩一編乞誌銘於予
予不敢以不佞辭銘曰
七月言官嗜死如飴當其始進人或疑之及其旣
歿人咸信之不有諍也何以能死不有進也何以
能諍人之大節蓋棺論定嗚呼先生實張三楚芝
蘭旣焚贅旒盈戶詠彼九歌亶惟荼苦克成令名
赫赫今古煌煌寵命錫茲坏土惟此坏土忠臣之
墓松耶柏耶永言勿斁

繆君孟思墓誌銘

友人繆天自永謀之父曰孟思先生以字行世爲
浙江嘉興縣嘉會鄉人曾祖竹齋公本生祖學錄
思竹公嗣祖懷竹公父邑文學氷壺公氷壺公嗜
讀書學詩爲文工八法性落拓不治生產鑿池數
畝緣岸四面種梅花周圍皆竹木而築室水中央

爲精舍吟嘯自得從之游者皆一時談士然以失
嗣祖旨某意乘間擠之池溺且死幸得活然已得
心疾遂謝絶家事將孟思方三歲母鍾太君抱持
教誨至成人外應賤更之役及代償里中子弟之
逋田不輸井稅者崇禎末浙西歲屢祲且軍興賦
役益繁盜賊多先生知天下將有變乃盡斥賣居
宅得貲以葬二親遂避地梅谿向之所爲竹木梅
花池塘精舍不可復問矣至國初民稍稍得休息
先生復歸里居環堵蕭然教授生徒以自給宴如
也子天自有俊才勵文行爲諸生祭酒然不樂仕

進志慕朱謝翱林景熙輩之爲人不肯就制舉業顧以親向衰家貧落慍無以塞大人意而先生欣然謂爾志若此賢哉我有子矣我教授倘不能給汝則賣文傭書得脡脯以養我不愈於祿養乎且我觀今日非無財之患而多財之患也由是父子偕隱親串若吳吏部鑄父子柯給諫聳多以科名起家貴盛先生聞之泊如也當天自始隱時年僅二十餘才力方壯冉冉三十年今五十矣而先生年亦七十二以令聞壽考歿於家天自方以謀脡脯爲養留京師不及視含殮聞訃擗踊絕粒毀甚

見者皆爲流涕及其歸也以所撰行狀乞誌銘於東東以我友之父也不可辭銘曰

有才子俾不仕韜爾光勵爾志審出處知大義鴻冥冥疇能繫不忠貧乃畏富繹格言辨迷悟今之人受賕賂視昭昭網罟可憐哉何錯迕今子歸營親墓舉大事齊脡脯以志養不負父千百年受天祐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庚戌秋七月朔出潁州東門從二三弟子至慧湖剌一小艇渡湖而北謁張烈婦墓再拜歎息敬爲之誌曰烈婦張其氏也所適夫曰許會嘗稱許烈婦而潁之人皆張之與春秋時書紀叔姬宋伯姬及綱目大書晉處士陶潛法不合宜駁正故東誌稱潁州許烈婦張氏云烈婦姑王氏早寡性淫虐惡婦端謹不類已詬撻無虛日婦益恭夫酤貧以灌蔬爲業婦年十七八奉養竭力姑病亟婦割股肉爲糜以進遂愈里人交口稱孝婦有泣下者姑詬撻如故也鄰僧定生與姑通遂因姑欲求通於婦姑知婦必不從摧辱之備方冀其聽已烈婦志益堅一日陰僧於室召婦入強委贄珥金帛侵逼

之姑自外鍵其戶烈婦不得出繞室走大呼聲徹戶外定生知不可犯踰垣出姑偕之還寺烈婦哭曰我不可以生我而自明是暴姑惡也我不死僧且必復挾姑逼我我不可以生乃自縫裳衣投井死人無知者翌日白晝中定生忽見烈婦從空中來捽擊之甚厲始懼挈姑遁遁六日里人汲井縆烈婦尸以出方盛夏顏色如生目炯炯視不瞑舉體異香觀者駭異事聞州太守及郡乃葬而旌之四閱月捕得定生伏法里人爭裂其尸祭烈婦墓墓與故范烈女墓並烈女者潁人范雲騎女未嫁

夫死遂殉之葬此數十年矣而烈婦姑王氏竟得
脫至今在鄒邑銘曰
偕伏辜姑得道婦之孝宥其姑不辱身眞丈夫維
綽楔高巍巍松與楸鬱婆娑大道旁里人趨咸下
拜曰嗚呼惟貞女相為徒申欵欵從黃壚張與范
德不孤

族嫂烈婦湯氏墓誌銘

嫂烈婦湯氏諱尹嫻字洽君年二十來歸我兄偕
來數年生一子一女我兄沒嫂絕粒死遂合葬烈
婦父俊民諱三俊我父友也我師也弟仲舒諱孫

咸我父弟子我友也其舅氏陳礀庵先生俊民仲
舒皆負才藝為諸生有遺集礀庵先生著作尤富
凡數十種烈婦善詩歌塡詞畫花卉翎毛其父俊
民家教也善天文曆律口誦步天歌手指天文教
我母及予八九歲時從嫂學觀星緯指示歷歷又
善測晷開方立方籌算星極統韻諸葛鼓音射覆
之學其舅氏礀庵先生所教也善洞簫及鼓琴則
與其兄輔嗣弟仲舒妹湄君皆能之性穎悟過人
知大體舅姑以力田起家時時以井臼事督烈婦
烈婦承命惟謹其舅與我祖最相善故我母與烈

婦常往來我母見烈婦文雅可敬愛稱善不啻口
兄資雖魯然謹質有眞性兄從我父學去其家數
里每別婦或旬日或半月必相對泣移時崇禎庚
辰吾父館吳中丞家讀書楞伽山我兄從游去家
益遠嫂寄書藏襪中以別紙書諸葛鼓音為隱語
使尋其家書我兄雖習鼓音未工也悞索家書不
得心怏怏遂病病四月死死之日烈婦抱其首泣
曰君先行我來從君矣兄已氣絕復張目顧之曰
諾烈婦遂誓不食七八日不死我母泣而語之曰
爾舅姑止生爾夫一人爾有子有女爾死獨不念

爾子為舅姑後耶計乎烈婦變色對曰新婦頗讀
書曉大義見昔才婦人如李易安花蕊夫人輩皆
以一念不引決後失節如此新婦若今日不死恐
他日為我舅姑我父我夫辱所以速死者為我舅
姑我父我夫地也我舅姑年力尚壯我死必善視
我子我計決矣勿復言絕粒至二十日歐血不已
竟死其弟仲舒為撰行狀甚詳又六年仲舒以赴
我父難死於我家之東一里另有誌
銘曰是我嫂才女子從其夫葬於此其節烈信宗
族其詩詞垂卷軸我兄雖賢得嫂而傳嗚呼我宗

之光采風者載之國史維千載其不亡

鈍翁生壙誌

生壙之制始於殷飛廉宋桓魋而後世卿相大夫士及隱君子多為之且有壙誌及壽藏碣銘或自作或屬其友作以為達予曰非達也死生晝夜耳在晝言晝又何達之有於是鈍翁生壙成屬東使為誌誌曰翁名琬字苕文鈍翁其自號也江南長洲人汪氏自唐宋以來世為徽甲族自始祖得遷居蘇數傳至翁其世系詳年譜中考贈刑部公有文學年僅三十歿生三子翁其長也母徐宜人當翁失怙時年十一仲弟年十歲季弟在襁褓中翁奉宜人教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家貧未嘗降顏色向人匄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出為塾師即嶷然稱偉人娶袁宜人夫婦共食貧益自奮淬崇禎末吾吳歲大祲翁家無擔石儲浩然有以自得也徐勿齋宮詹翁族舅氏又贈公同年奇翁才推獎不置口蓋翁自少時為制科業即以根柢經術為宗不隨流俗轉移旁及詩歌古文皆知古人法度不肯苟且下一筆同人知與不知無不敬畏翁者翁性褊急見人小不善則張目箕坐嫚罵然出

於公誠交翁者輒推為直諒多聞歲時從塾中歸以門人脡脯所入購書讀之雖宗黨有擁多貲自憙者公不一顧也既連取科第釋褐戶部主事累官至刑部郎中以詿誤鐫秩補司城剛直不畏強禦多惠政都人至今思之再進戶部用才能出視西新關倉人人皆以清要待翁翁獨移疾乞歸卜居城之西郭及堯峰之麓葬其兩先人益讀書著述於其旁當道大吏求一見翁而不可得也在山中力學勤苦十倍諸生時又善強記過目終身不忘年僅五十著書益多務疏明經義旁及先儒諸說參稽異同求其至當每以喪禮廢壞乃著古今五服考異八卷綜核精詳多宋元諸賢所未發又深歎當世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重特立之士故肆意褒譏是是非非不稍寬假凡浮華徼趣者至欲剚刃於翁而不知翁之矜憫流俗固期重相勉於實學也翁才識通練尤長吏事嘗分司大通橋條奏三閘及車戶利弊數事及為刑部時斷一二疑獄皆引經據律見重於其長徒以剛介不宜於俗又忠羸疾歸臥山中遂不肯出聊以文章自娛非翁本懷也嗟乎使以翁之材力丰采得大用於

世則漢中所嘉魏相唐陸贄其人也今翁既無志於用世則予言亦遂無徵矣嗟乎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簡潔有氣似柳子厚詩則游戲跳盪於范致能陸務觀元祐之諸公間而兼有其勝其少年時所擬漢魏六朝三唐諸體最爲工似近則夷然棄之不屑矣予以翁文章必傳於後世人亦以予言爲然然非深知翁者惟王尚書敬哉先生與東書云自古文人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茗文家居泊然有守若此此古今文人所難且能使嫉翁者亦稱之異口同辭可爲

深喜此誠知翁者矣翁長子鈞孝謹能文早世晚得二子㣲蘭側室張氏出穀詒側室司馬氏出壙在堯峰贈刑部公墓穴之右誌將成或曰何不遂銘之予曰天其或者使翁大用於世有功名於天下不可僅以文人之事銘翁也姑俟之

改亭集卷十五

吳江計東甫草著　從孫珹　仝姪嘉禾　重編

清故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墓表

彭公容園既歿之明年其仲子淀季子淼來京師持其父友同邑魏子敏祺所爲行狀泣而請予表其墓予向既以文章受知於公不敢辭又讀魏子之狀質而詳乃爲墓表曰嗟乎以公之才而久宦不達止於李官中道而歿不竟其施豈不以黨禍哉前明萬曆初商邱有相國沈公鯉者持正不阿爲東林黨人魁與鄞縣沈相國一貫不合一貫黨

世所稱浙黨是也及天啓朝東林黨人楊左高諸公爲魏忠賢殺戮幾盡而浙黨人與東林鬩齬互起仆至明亡其禍比唐牛李宋洛蜀尤烈公夏邑人與商邱皆歸德府屬審適公之祖諱端吾萬曆初以名御史累官右通政與沈相國善其同邑後輩有御史侯恂以忤魏忠賢及弟司業恪皆削籍既忠賢敗恂特疏乞定逆案以六等分別治罪於是忠賢黨無不側目歸德人者而恂之子方域字朝宗尤才顧與公善自公爲諸生時即侃侃好談門戶別邪正清濁且善爲文章美姿容工調笑士

論隱然重公既公已卯舉河南副榜乙酉舉鄉試
已丑成進士筮仕得浙江嘉興府推官而方域雖
諸生不得志然爲古文詞日益有名今世所傳壯
悔堂集指斥魏忠賢黨人不遺力公與之交益懽
公司李五年奏最旦暮且入爲言官矣而忠賢之
黨在　本朝初年尚有爲京朝官者夙與公祖通
政公不合而其子復爲言官遂誣公以倪氏科場
事奪公官既事累訊得白補登州府推官然公自
一跌後雖復精勤稱職而意常鬱鬱不自得竟沒
於登州嗚呼自明萬曆初至明亡入　本朝將百

年矣而黨人子孫脩怨隙無已其餘毒尚如此其
烈豈不可畏哉公官嘉興時執法詳明辛卯爲同
考官稱得人多孫洛偉異之士至登州適當賊子
七之變勵軍實嚴戰守具弭大亂其功尤鉅故事
昭雪者例得合算前俸即量移而忌者復尼之使
公官嘉興時不一跌公即不壽亦早爲言官多建
白一吐其氣豈遂鬱鬱以歿彼深知公者未嘗不
感慨歎息於黨禍也敏祺狀引龔尚書孝升贈公
詩曰法曹儁李知名早誰上東都黨禁書可謂知
公矣端吾生中書舍人堯泰公泰之第三子也娶

倪氏子四人浣淀浴涤俱爲邑諸生或補國學生
淀涤知名於時其他詳狀中

前明誥封太僕寺卿宋公墓表

當明世宗朝有以衛經歷抗疏列宰相嚴嵩罪狀
廷杖戍邊冤死者曰山陰沈忠愍公鍊公以進士
起家溧陽縣令治行天下第一嚴肅簡潔於所部
士不妄交一人獨敬愛諸生宋玉峰翁邑有疑事
就翁取一言以定時時屏車騎過從索酒飲至夜
分若布衣交然兩人終不一言及私時山陰有王
文成公之徒錢緒山王龍溪各以其所得於文成

公者講學聚徒滿東南玉峰翁復從之游討論其
所疑而一化其同異他學者咸以趨逐聲氣爲講
學名高而已翁獨孜孜求自得於性命以聞之師
友者力行之家翁父南渠翁有子四翁其仲子也
叔子平湖翁與翁同補邑諸生力學勵志行每試
高等邑人稱大小宋教授子弟甚盛小宋病翁身
治湯藥衣不解帶小宋歿翁哭幾絕遂獨居而遣
其室謝與弟婦吳同臥起無何吳又死孤女六歲
翁子之適已子破產以嫁季弟思溪能力耕翁有
負郭田悉舉委之而以已教授脡脯所入佐其不

給愚溪欲析產翁慨然不樂不得已乃自取產之墝瘠者而以良田與愚溪南渠翁年六十而歿母黄孀居二十年翁事母至孝凡衣食浣濯酒漿溫煖必率婦躬親帷謹或偶出歸歸必宿母榻前伺眠食其敦本行力孝弟類若此歲大饑斗米千錢家幸有宿舂十餘石一夕爲里中惡少年盡盜之旣跡得翁唶然曰少年無賴至此此其人猶可自新若遂攻之其人終身已矣我何忍以十石米棄人終身竟不問餘姚有葛生傭書死於溧因殯焉殯敗見其棺翁歎曰斯人也吾嘗一識其面收棺

葬之生子一卽世所稱起岩先生由鄉貢士令粵南之新安翁誡之曰弗假朝廷以作威福弗虐小民以逞喜怒及起岩先生年且七十矣父子相見肅然一言笑不輕假翁不命坐不敢坐也於書無所不窺晚歲尤愛農圃醫卜及日者之言皂帽方袍悠然自怡年九十無疾而卒後學列其行誼於督學使者祀豆宮牖配謝氏賢孝起岩先生年九十時恐先德不傳特著翁與謝太母行實一卷曾孫中允公藏守之顚沛必與居崇禎甲申三月十九口流賊入京師中允公倉皇將赴難以死抱此卷授愛妾楊氏使保護得無恙己亥八月東猶得讀之於中允公寓其文凡數千言予所述什一而已然可見翁之生平不愧爲王文成門人沈忠愍友子孫賢貴數世不衰其本如是翁姓宋氏名檄字子震江南溧陽人

前明誥封太僕寺卿前新安縣知縣宋公墓表

起岩公姓宋氏諱臣熙字堯咨江南溧陽人積學勵志行能詩古文尤工書法年未二十補邑諸生年四十餘以諸生貢入成均年五十始試爲廣東

新安令新安濱大海海常溢民貧不能治生產獨以漁爲業故事每一漁舟入海納一金歲可得三千金吏以故事告公公愀然曰民吾子也子貧無恆產至以性命出入風濤中求衣食爲之長者忍朘其金乎悉捐之民皆感泣公癖好詩歌訟庭無一事獨坐堂上搰頰苦吟胥吏皆匿笑罷去時時問邑諸生有能詩者乎曰有則揖其人入與賦詩歲時餽獻無以供上官怒且屬曰爾出身明經也敢爾乃大索公罪狀無一得及大計注考語曰文學甚裕政事稍疎又曰知賦詩不知民瘼吏部遂

左遷公郴州學正去新安之日囊無一錢新安民相聚號泣醵金佽公買舟紆道行萬里抵家凡經兩粵三楚山水峭拔奇麗動盪可喜可愕之處公上奉老親下攜令子停橈登臨憑眺益賦詩得佳句即長吟自豪家人譙讓之曰以好詩失上官意今奈何尚好之公笑曰我失上官意不在詩舟至桂林資斧竭乃解束帶脫婦簪易米過肇慶水急舟空不能行乃載石三尺許壓舟以歸至今園中有載石堂即此也至郴郴山水亦奇公益與諸生嘯咏不輟曰學官不當賦詩耶已改王府長史去

郴貧不能行諸生醵金送之如新安民舟過鄂渚公雅不欲之官荆有賢侯仲艮擅詩名好客固留公曰王國官無事公且止共修東平梁園故事何如公爲留一年賦詩甚多乞歸不復出時公父玉峰翁年九十矣翁無他子然遇公甚嚴厲公童時受六經三史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唐宋諸家文集於家塾必讀全書成誦乃已年七十執父喪哀痛孺戀若孺子亦年九十卒生一子即太僕公也太僕公之以孝廉官中翰贊畫閣部孫公軍事公實勉之行既行而公病病中寄語太僕公之友總兵官茅元儀曰煩公誠吾兒戰陣無勇非孝也故太僕歷官兵間二十年卒能以忠勇自奮於功名贈公以三品京卿中允公復舉進士第一甲官宮坊識公者謂足稍吐公氣嗚呼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至嘉隆時官人資格益重雖三塗並用然所用獨進士耳每計吏視由進士起家者則以恣睢爲能以靡荼爲術艮以簡率不事事爲廉潔率得好官躋清要視其人由科貢起家者則以勤敏稱職爲躁進以術艮撫字爲無能以潔清自好爲不知吏治率左遷去以故公道不行吏治日壞至盜賊滿

天下而國遂以亡嗚呼可歎也公既忤時貧困以老公之子雖以孝廉官郎署歷監司洊至卿貳駸駸乎通顯矣而明且旦夕亡公之孫成進士不一年逢國變幾以身殉嗚呼亦何足以吐公氣哉公居鄉敦孝友睦婣族勵友誼其懿行不勝紀紀其服官之大節且以誌官人重資格之感云

祭楊太公文

東也不佞生長鄉僻同里之人渺見寡識獨翁次公天挺英特與我先君實同硯席東也繼之惟然相得然於心膂未許膠漆庚寅之秋里有訟獄惟

翁父子義形於色同在郡寓剃芰而食次公捧芰淚滿胸臆兮驚問之次公對曰惟我父母年老齒蝕每秋得芰兮則剃之以進二人顧我怡怡今我母歿獨我父存見芰思母痛傷我心兮時聞之哭不能禁我父之歿巳越五春孤兒何恃荼苦伶仃自愧無狀重負親恩我聞經云順親信友不意我友近在鄰佑乃深相結默然神厚凡有商榷必就相剖憂樂相依形影相湊以翁高年倚子如手令子館穀遠則難久乃以我子辱承師保晨昏不遐欣然相就翁愛我家語不去口翁望子成何啻慈

母去年之春翁年八十同人胥慶詩章秩秩東歸自燕覲翁於室相送竹林清疎蕭瑟手捋長髯喟然歎息似感與衰意不順適東敬慰翁若翁遄遂亦復可喜有子有孫兄兄弟弟書聲機聲相應如駛孫更有子四世具邇且俱令人無斁鄉里濁酒一壺佐以三史欣然倚樓四望烟水雲起雲滅洋洋纚纚我觀世事如此而已公乃大笑子言良是聞言嚬嚬若去我痗何期一疾脫然隻履老成典刑溘焉往矣今子病中哀且幾毀東忝同心愛莫能止臨喪一慟與昭格只

祭冢媳孝貞宋女文

嗚呼痛哉以我之不德天降閔凶使我賢長子之不祿也以我子之故致我冢媳以名門淑愼之季女守貞十年皎然不奪愷愷以歿也我子之歿我媳年十三耳當童穉之年卽聞喪神悴能長齋矢志歸命空王祈天滅算不激不回從容大義久而愈神晦而愈著以予所聞媳孀黨之言及尊大人所作之傳若我媳者豈非天下之奇女子乎使我子我媳不相從早世我母及我夫婦有此佳兒佳婦承歡晨夕誠天下之至樂也衰門薄祚遘此憫

凶我固宜然獨是我媳生不及事我母及舅姑而死後猶能以苦節偉行爲人人所稱道光榮我畢門映耀我長子此誠我媳之至孝而非衰門薄祚之所易得也嗚呼痛哉我與尊大人每相見必切切言及我媳終身之事尊大人每言我女志旣如此欲送至君家撫一嗣子長依姑嫜以畢此生其言絕痛至戊申五月初六日同往穹窿山歸舟風雨我與尊大人憑欄密語移時專爲我媳也其言猶歷歷在耳東所以堅辭尊大人者誠恐媳一至我家我母及病婦必崩心痛哭且至傷生故再三

堅癖至重負媳貞烈之操不奪之志使媳不永其年也嗚呼痛哉古今未嫁之女聞夫訃而慷慨引決者載籍多有然未若我媳之從容蘊藉得情義之至正使人思之爲賢於慷慨引決者嗚呼媳之德甚厚舅姑不能爲報汝姑自聞汝喪日夜哭泣左目眚矣今將來哭撫婦棺招婦之靈歸於我家與我子合食於祠堂且卜吉地合葬且謀立後之事使媳夫婦蒸嘗有所憑依嗚呼庶幾媳十年來絕痛之隱衷不可以告尊親者今或可於夢魂之中一告姑嫜乎歿後將百日矣冥冥之中果見我

子乎我子至性純孝之子也與媳將尋幽婚之時我在潁川曾見夢於我今復久不夢見矣我媳其爲我語之嗚呼痛哉

宋恭人誄 幷序

宋母王恭人者吳門國子監祭酒宋公之室明相國王文恪公孫女太學王公晉女也以康熙戊申十二月五日卒於京邸東時方再困於吳與未之聞也已酉二月見我座主宋先生與我同年繆修撰書云首春有自京師來者見我家司成與某公書自署期服殊可怪意者其有恭人之變耶恭人固善病然以恭人平日之孝於姑及母敬於夫慈於下善教於其子及女內德無不備當膺景福大年必無遽早世之理其傳聞之非信耶乃三月望既庭來嘉興出祭酒公書示予始嗟歎爲信然矣既又讀祭酒公所撰次恭人行畧能舉其大節至行文尚體要可不泯沒其恭人恭人雖早世無憾也嗟乎婦德之徵信甚難惟徵於其夫君子之言及其宗族親戚所序述以爲信今觀我師中允先生手書及祭酒公所撰次如此恭人之懿德與古鍾郝之賢何以異兄東與祭酒公兄弟定交二十

年以來東窮困之日居多感祭酒公兄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使人有知己之感然非特其兄弟之賢蓋其母王淑人實能教其子友愛天下士而今恭人又能繼其姑嫜之志而聚佩璲內相夫子使能得天下士之心如詩所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者其功又何可泯沒也嗟乎自東與祭酒公兄弟定交以來事宋母王淑人猶我母也則視恭人猶嫂也以淑人之至德教其子於伶仃孤露之中幸見其子俱成大名然年逾六十不及逮祭酒公之祿養而歿天下痛之今恭人之持家事姑相

夫教子其賢不亞於淑人幸已從祭酒公之後再膺　恩命爲恭人珈笄雍雍可謂榮矣乃年僅逾四十而早歿嗚呼豈天之報施善人皆不可信耶於婦人亦若是豈不哀哉東也念坤順之維艱覽行略而歎內則之云亡無以風天下之願爲賢婦者且感祭酒公平生之誼閔其中道喪此賢助雖朋友不能解其悼亡之懷也乃擬古爲誄之詞寄之京師其辭曰

我聞之易相業婦德厥有同揆柔順維則震澤作相春容博碩流慶孔長孫枝奕奕恭人之生式承

門風蘭不虛鮮玉不虛韞三靈資懿四教禔躬嫺詩習禮觿璲雝雝相攸匪易字宋於葑時大廷尉正色三臺繡斧所指碧血雀鬼忠乃見疑孤兒銜哀叫閽得恤匹也其才時維恭人于歸伊始數歷憂勤黽勉彌至嗚旦儆與夕膺繼覩翼顯先模勗哉夫子夫子有母聖善無匹恭人事之承怡不忒母也安之庭幃悅懌白華絳趺以佐琴瑟母一不豫湯藥必嘗附棺附身敬戒有方饎禮必虔飶馨允臧櫛縰其秩衆絲其芳闔閭之間肅若紀綱夫子安之免於內顧學成大醇驟首皇路簪筆彤庭退食自暮統率成均厲育俊髦恭人京邸總持匡助洪纖具舉豐儉中度儉以律身不厭布素豐以敦禮克睦親故驪泉多龍丹山多鳳誕教子女整肅嚴重俱有令聞伊成嘉種更詠南樛徽蘭有夢篤愛側出堉其靜動笑則已愉啼則弔痛至德中孚人咸颺誦嗚呼天乎德美若斯亶膺多福亦既孔時貴爲命婦褕翟軒轜七彩六命親蠶佇儀不愧相門光其雲儩既備壼範復爲母師令子珪璋三英燦今指顧之間樂且含飴天錫介祉尚疑其遐如何不弔溘焉以悲天乎哀哉予皆未婚女有

未字天何靑害遽奪其恃旅櫬京華目猶南視我聞恭人病且就治以聞母喪哀毀深至遂更纏綿迄於長逝安豐死孝家風不墜恭人巳矣生榮死懿惟爾夫子長簟悽深望彼舊月神傷子荊撫諸蘭玉時哦齊塵行將爰立　皇綸逾新追賁泉臺金粟松城生爲禮宗歿爲星精嗚呼哀哉

吳振六哀辭有序

康熙庚戌正月杪東自秣陵道溧水崎嶇風雪中奴子南來致家書始知內叔振六吳翁歿於舊臘驚歎流涕因於道中追憶往時翁負文章重名與

我婦翁扶九先生內叔今漢川令君有狄上三吳之目與婁東金沙吳門諸先生繼應社倡復社天下談士歸之如雲狄塘一水間賢士大夫過從者帆檣相接常數里不絕翁磨定文章砥厲行誼三十餘年旣陵谷變遷翁自審於出處大節嚼然不淄讀書學道泊然自守雖伯兄早世季弟遠宦翁家居黯然深念然樂天委運總持家門姻黨食其德閭里式其教不異管幼安之歸青州龐德公之隱鹿門山也東也蚤失慈父伶仃荼苦方父事婦翁仰其敎誨而婦翁復蚤世十餘年饑來驅我東

西南北喘不得息狄上之跡歲不能一再至然耿耿不能忘者謂尚有老成人惟翁是在東也倘獲衣食裁足倦遊里居庶幾時時奉几杖以事翁如事我婦翁也豈意東風塵之苦未得休而翁遽厭人事而去不可復見乎東髫齔之年與翁同爲嘉與諸生同受知於學使者及諸公卿間故與翁追隨尤密翁之愛予稱予幾於忘年忘分矣二十年來翁旣遂其拂衣高蹈之樂而東又以友人相罣悮一廢不復振每至郡入省過向所從翁爲文章受知當事之處輒愴然不自勝去秋翁六十爲壽之日東載酒過翁與翁話疇昔之事東有悽愴之色翁抵掌張目大笑謂足下亦少曠達之識矣予愧謝不敏夫人能於枯菀窮達之際一不以動其心則其視存殁如晝夜耳何足爲翁悲然我聞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此東所深懼以翁曠達如此亦不得中壽豈亦有所憂傷而人未深知翁者乎是則重可悲也爰爲哀辭曰

惟狄吳氏世稱三鳳翁則居中德文儼重儀型東倫整齊雅誦人地荀陳文章屈宋當其壯年文采蚤潤受知宗工久歷庸衆及乎晚節翫易勿用樂

志深潛怡神屢空年周甲子遂明噩夢溘然上征如脫塵羈我聞翁喪寒冰方凍旅人勞勞歸已春仲奔哭遲遲不勝愧悚尊則有酥芼則有對寒彼蕙帷爲之一慟翁能鑒予庶幾無恫

改亭集卷十六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重編

前明太僕寺卿溧陽宋公行狀

吾師溧陽宋熟稼先生未卒前手書諄諄命東爲其先太僕公行狀東以行狀固爲弟子者職也又重以吾師臨歿之言不敢以不敏辭獨太僕公平生事最多俱在天啓崇禎再朝間多忌諱欲盡削不書則恐沒太僕公之志業亦非先生所以命東之意欲詳紀之則非東恇怯不敢作於大體亦未安葢捉筆徬徨者久之益歎東以文章受知於先

生至深而先生之委難於東者亦深念其難而命之嗚呼其可感也謹按公曾祖考南渠公諱某曾祖妣黃氏祖考玉峰翁諱檄邑諸生以公貴贈太僕寺卿祖妣謝氏贈淑人考起岩公諱臣熙歲貢生任廣東新安知縣郴州學正荊王府長史以公貴累贈太僕寺卿妣繆氏贈淑人吳氏累封淑人公初名獻字獻孺中萬歷癸卯科舉人當崇禎十五年以前公發疏當上意凡奉詔旨曰宋獻云云十五年疏乞更名劼惡同賊張獻忠名也自後奉旨稱宋劼云云公幼穎悟天資絕人承祖父積學

通德之後宗族皆以醇謹著聞公獨倜儻英傑才氣發舒奕奕不可遏新安公歷仕三楚五嶺間以廉吏不善事上官宦既不達而玉峰翁以九十老人就養官署公性至孝晨夕視祖父兩世起居道往來曲折行萬餘里服事惟謹然公亦藉以縱觀西南諸高山大湖鬱律澎湃奇形異狀惝怳詭僻之氣益張大其心胸結轖爲文章文章滿天下矣時邊疆事漸急公爲諸生不甚愛帖括獨好兵法討論邊事得失深去江寧不二百里時爲留京衣冠豪傑之士相倚寓甚盛公婦家爲永康侯甥公

既奉新安公里居時時至江寧徧交賢豪長者尤善茅元儀元儀者故茅坤孫有文武才負氣不可一世而家貲百萬愛客揮金無所恡方招聚天下名士著武備志凡數千萬言得公與定交同著書歎甚書成乞公序之獻闕下元儀以一太學生驟得官總兵公亦舉孝廉至京師京師人望見公皆以爲天下奇士然自甲辰至壬戌數困公車雖悒悒不得志而公留京師久所交游多建牙握重兵者益習知兵畧及邊塞事抵掌奮袖談若可即見之施行又往往先事決勝負多奇中京師諸公卿

益聳異之而是時大學士高陽孫公承宗方兼兵部尚書督師視邊稔知公且元儀亦在孫公幕中爲心腹將遂疏請公以中書舍人贊畫其軍事從督師至寧遠卽以通馬市功詔賜中金貂冠當是時公才名震天下而魏忠賢黨駸駸用事有欲邀公以非常之遇者公深自韜戢適奉新安公諱里居閒南游至吳門定交於周忠介文文肅姚文毅張孝廉異度皆天下端人正士至丁卯公除喪已數月例當卽至京受官而公以璫燄方烈匿伏不肯出至璫敗始入都補中書舍人管理制勑撰文

郎陞戶部陝西司主事又升山東司郎中管東江餉務節省金多奉詔襃敘庚午島帥劉興治稱亂奉詔過海料理功最奇陞山東監軍道僉事再陞分守登青萊道布政司參議時高陽相公亦再起督師巡邊公相與協力冀三四年可成大功而嫉高陽者併及公且以爲是與吳門文姚交好者思中傷之適丁母憂歸甲戌外計遂坐公以奔喪不待院批浮躁降二級乙亥起補趙州知州丙子調昌平州復以忤守陵璫臣劾罷壬午再起永平府監紀同知卽升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又升關寧津

登四鎭監軍按察司僉事名對稱旨賜中金綵幣又明年奉旨改海爲江管蕪湖采石軍事升太僕寺少卿未幾明亡公卒於順治丁亥之八月葬於十月公生平歷官大節具在所著奏疏二卷楯瀋一卷中又有過海紀畧一卷順義嬰難記一卷還萊始末畧一卷則補奏疏中所未詳者也奏疏二卷者其一卷爲戶部郎督餉東江及爲山東僉事參議時所條奏兵餉戰守情形崇禎朝下其疏於部部稱采獻所奏多切實可行者是也時公但司餉不任兵事公縱知用兵亦無所試可哀也其一

卷再起爲兵部職方郎辦理關寧津登淮海水師監軍時所條奏糧餉船隻進兵方畧也然是時天下事益不支大憂方在寇不在邊雖上諭責成朱勍而有兵無餉事益不可爲矣楯瀋者皆籌畫用兵諸書揭也始萬厯巳未冬上書大司馬王公象乾預決廣寧敗始知名其後再受知大司馬張公鶴鳴輔臣葉公向高與臺臣徐公揚先樞貳岳公元聲論兵事書及議京營五防七鎭大畧與樞輔孫公往復劄記也過海紀畧者公督餉至東江島帥劉興治稱亂公將以便宜擊擒之掣於樞輔公

自羊城長生島從蛇島舍大舟浮輕舸大洋中一日一夜揚帆疾行一千五百里抵關門夜半遇大颶風天海洞黑桅柁俱折人人以爲必死而公靜鎮得無恙竟得謁督師受方畧又一日一夜從覺華越大洋行二千八百里抵登州他舟盡覆沒而公獨全此公忘身報國之奇節偉行其尤著者也順城嬰難記者自趙州之昌平道經順義屢瀕於死義兒馬忠負公得脫馬忠年七十餘尚在東猶及見之一短小老人也還萊始末者述官山東忝議時以母憂去官事也嗟乎欲知公生平者於公所著諸書可以槪矣以一孝廉崛起出入兵間者

二十餘年負氣膽決瀕萬死不悔晚益能自奮於功名位至卿寺且以壽考與國同存亡豈不異哉識公者皆推公膽氣蓋天下其論兵家奇正虛實彼己誠僞若語家事使公得稍稍遇時管樂豈足道哉惜乎時之窮至此極也雖然公之膽氣實本忠孝至性逆激不能自已史遷所稱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非徼倖冒不測急功名者比也配張淑人側室金孺人皆賢愼慈孝多隱德事詳中允公狀中子女孫曾男女共若干人

淸故江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南瑞道宋公

行狀

公歿後一年而公爲考官時所得士計東始收涕爲公狀嗚呼所得而狀者公生卒之年月日歷官之大槪所不得而狀者公出處之義顯晦曲折不能自言之隱公且不能自言而況其弟子乎且公固自著年譜一卷矣始萬曆壬子初生之歲至順治己丑而止己丑之後公旣不肯自敍爲弟子者又安從狀之雖然公旣命東矣東而棄公之命是使公不欲自言之隱終泯沒於天地間東之罪大

矣按公諱之繩字其武系出唐宰相璟之後其來於溧陽不可考公曾祖邑文學徵祖新安縣知縣臣熙皆以公考太僕公貴贈太僕寺卿太僕公初名獻後更名劼累官卿貳始生子多不育萬曆壬子太僕公以公車挈室至京師偕張宜人及金孺人禱於西頂山天妃廟遂生公公生而狀貌偉異顧盼英爽太僕公及張宜人奇愛之生旣數歲太僕公以知兵爲京師諸鉅公所器重不時時家居公亦不侯庭誡知讀書工儷句早見賞於丹陽賀尚書旣太僕公以中翰贊畫督師閣部孫公軍事

歷官戶兵兩部山東僉事叅議再謫補趙州公常從或南歸讀書舊京及家園或結交天下奇士或左右太僕公兵間才名滿天下然年二十猶困小試不得補諸生以入粟爲國子監生崇禎己卯始以詩經魁京闈癸未成進士殿試策名第一甲第二人官編修明愍帝所特拔也時太僕公再起職方郎監關寧津登四鎮水師事名對稱旨恩賜甚盛方大治戰艦於淮安而公以天子禁近臣時時侍從父子通顯中外屬目明年三月賊李自成入京師公初不知愍帝之遽以死殉國也故不即死潛薙髮緇衣日夜哭泣匿僧舍遂爲賊所邏得置軍中公誓死不屈故賊縶公急以十人守之諸爲京朝官平日雄貲財者無不受酷刑索重賄而公又特貧賊知之故亦不加刑也而公自念國破君亡當死且爲禁近侍從臣身不可辱伺賊守視稍弛乃趨道旁井中水入口溢復貫喉入耳聲書然絕矣至夜半復蘇見一燈微明已臥地上徧體痛不可忍賊環坐切齒罵傍復有一賊爲公言公入井移時衆始知卽以巨梯及緪鉤百方出公挾公肩項倒懸疾走數千步久之水自口耳目鼻中盡

出乃出血血漬盡方有微氣出鼻端又積灰尺餘置公偃覆其上自申及亥歷三時乃蘇公皆不知也翌日賊帥聞之自來視悉公求死狀慷慨歎曰爾新進士爲翰林不半載何不早降仍得官而自苦若此豈不愚哉然知公志不可奪亦不殺公凡縶公半月而賊大敗於　王師率衆遁公遂南還弘光已稱帝江寧太僕公方督師采石蕪湖間而皖人阮大鋮驟用事欲鉤致公公絕之大鋮怒乃嗾誠意伯劉孔昭給事中周昌晉劾公在北京不死狀公將自詣闕辨而　王師已渡江公歸家旋避地隱浙西孝豐縣龍塢山山居巔崖甚峻公常獨坐雲霞中累日不得食時愛妾不能從居他山中爲盜所殺丁亥秋太僕公諱歸溧郊外有如園公自荷鋤驅犢或抱甕汲或躬桔槔引水耕田自太僕公所憩也園中有隙地可灌蔬有水田百畝食常歲不登公與諸兄弟子姪皆不能給晨夕然公時時坐壠上或一室中讀書賦詩晏如也時游吳門雲間過其宗人或至西湖扁舟往來寓山寺三四月當是時公同里人陳名夏方爲相與公爲同年又姻婭也欲招公出公絕不與通　世祖皇

帝親政詔舉山林隱逸之士中朝交章薦公公被
命逡巡道中不欲行既不得已至京師即拜官如
明崇禎時於是公欲歸不得矣　世祖皇帝甚愛
公時時名侍從問公在前朝及家人事既爲日講
官益見親近公益謹畏自飭丁酉春陞右春坊右
中允八月　特命副庶子曹公主順天鄉試有罣
誤公怵惕日侍　上然　上察兩考官公忠法司
推問甚急亦不相牽連也以因公罣誤奪五級降
補檢討仍留翰林　上眷不稍衰以日講官時時
扈從海子大羽獵及瀛臺備顧問將復原官庚子

十月從　駕畿南歸旋奉　勅同曹公編纂　端
敬皇后大事因緣懺各十卷將進　御會　世祖
皇帝崩以年例外補江西參議分守南昌瑞州公
單車就道始至督撫大官皆以公起家詞臣文
先皇帝講官最親近不敢以吏事苦公公慨然就
事盡心以拊循百姓久之上官大悅然公委蛇磬
折於督撫而良苦病凡三發度不能起命門人婁
惟岑即官署中治後事行李蕭然觀者莫不歎息
中丞稍稍周之得歸至揚州留六七月歸里己酉
十二月十一日卒自公歸抵江都至將歿東實從

具悉公貧病無聊狀蓋公自史恭人歿身無媵侍
諸子及兒子來視疾者又時時遣去入其室如僧
舍隨行惟一敝竹篋亦不置鎖鑰生平手自批閱
十三經二十一史舊唐書及李杜韓柳諸集丹黃
秩然友人見而請之即舉以相贈不甚愛惜也公
書畫妙絕天下天下貴重公書比於董文敏又善
畫蘭竹及石人爭求之公亦隨手點染題贈無所
恡與人談笑飲酒坦率不事儀飭然中酒不亂與
人交輸寫心腹人有緩急呼公公必應已有急未
嘗告人見後進詩文一字一句有才調或合古法

者稱道不去口其人藉公成名既貴負公公亦不
屑意也嗚呼東之遇公也晚自受知後時時侍公
見公侍從　世祖皇帝時即風波騰沸公退食邸
舍陽陽如平常及事已精神益怡或默坐治書畫
或對客飲食博塞自娛自滇閩變作公慘慘不樂
卽山水登臨聲伎畢奏公神色愈黯然若有不釋
於中者公詩集有柴雪詩抄數卷國雅集一卷於
古文不多作作必簡嚴有法度在館閣中所撰內
制冊文誥策等百餘首甚可觀自削其藁不存獨
與友人往來書札三千餘首常命東刪存之得數

百首皆斐然有致其尤得意在己丑以後癸巳以
前山林邱壑中與野人逸士論種葉樹力田灌園
疏池養魚桑蚕蒔雨諸札東偕諸及門每極稱之
公忻然曰此吾素志也我不得竟其志以此負先
人嗚呼此可以觀公平生矣公子五人長圃邑諸
生後更名震陞舉丙午京闈試次正次某次峙次
溫叟俱邑諸生毋弟之經早夭以溫叟爲經後孫
三人長㒟同能文公奇愛之嘗抱置膝上以屬東
曰爾爲我曾子爲我致此子也泣不自勝嗚呼東
年三十餘始舉於京闈爲詩經第二人公許其卷

曰從文見道願以斯事長城屬子今東且沉淪銅
廢於天地之間負公恩獨深今奉公命狀公而文
采荒略如此又何以自解於公哉此東之所以投
筆而飲泣也

清故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曹公行
狀

曹先生諱本榮字木欣號厚菴湖廣黃岡人以明
天啓元年辛酉八月二十九日生以順治五年戊
子舉湖廣鄉試六年己丑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
吉士八年授祕書院編修十年陞右春坊右贊善
尋陞國子監司業十一年陞中允十二年充日講
官十三年陞祕書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
侍讀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取舉人萬
嵩等二百六人九月充經筵講官冬以失覺察同
考官不法事降五級十五年九月　特旨復級十
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十八年
甄別謹慎稱職收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元年考
滿稱職賜表裏各一三年請假回籍遷葬以十一
月二十三日卒於揚州年四十四六年四月其爲
考官時所取士計東再過先生子宜溥於揚州手

授公行述一卷命東爲狀又三年庚戌東將屬草
適閱邸報請刑科給事中張維赤請急舉經筵日
講一疏內追述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曰
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職
級云云以見　先皇帝稽古典學久而不怠所以
軫念講官者如此東讀之泣下伏念先生之歿七
年於茲矣先生篤志聖學特以樸誠孤忠上格於
天蒙　聖主非常之寵遇數年以來其事漸遠懼
將失傳幸今　皇上克繼鴻業復舉經筵大典俾
得追述　先皇帝眷念講官之旨以進於是先生

講幄之勢始煌煌焉著於天下是先生雖死而不死也嗚呼當先生之客死於揚州也天下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歎息謂天下失此人師而獨蘇門孫徵君哭先生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朱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誠不可易也當武王克商之後使非箕子業難正志述洪範以授武王則是禹湯之傳幾乎熄矣元世祖之時使不得許魯齋修朱子之正學倡教於北方則程朱之傳亦幾熄矣自喪亂以來程朱之旨蓁蕪日久　本朝順治六七年之間亦未有究心聖學昌言啓沃者也使非我先生玩索性天之微奧釐定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倡率後覺則其後亦無足以備　聖天子勸學顧問使大道復昭然於天下也凡此者皆守絕學於草昧經綸之日舉世笑爲迂遠不切之務而皆得聖賢之主以成其志可謂幸矣顧獨先生中道早世使不得竟其志爲可哀也先生始爲童子時於父篋衍中竊見王陽明全書晝夜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鹿鳴雉雊之聲接於耳先生坐至旦怡然有得及爲庶吉士遇館師胡此庵方講示明

善之旨先生每聽其語喜曰何其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與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研究不釋每兀坐深思之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在是而無疑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有得可以教人矣先生家素貧其自庶常官編修司業也僦居黃岡會館中三年四壁頹隳不蔽風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容語先生曰今詞林在京師一兩年即請歸里盛冠蓋騶從出入輝赫爲親族交游光寵子何久京師自苦若是先生笑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明心使吾學有成一旦得以致之吾君使吾君爲堯舜饑寒困苦非所惜也聞者莫不笑先生之迂既　先皇帝親政不二三年具如先生志蓋其志素定也爲司業時日夜以正學教成均子弟舉正堂冬至日會說及刊白鹿洞學規警勉後進所造就人才尤盛其應詔上　聖學疏千言不具載載其大畧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聰修德勤學舉凡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
講敷對周詳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定祈天永命
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踰四載　世祖皇帝益勵
精求治右文稽古拔詞臣有學人品端方者充日
講官先生與焉自是日侍講幄　世祖皇帝晝理
萬幾夜勤誦讀時時與一二近臣論辨疑義先生
問無不對對無不盡起居未及注外庭不及知惟
世祖皇帝及一二近臣知之嗚呼休哉先生之
爲考官也　世祖皇帝以順天爲首善重地特簡
先生主考以中允宋公副之固有忌者矣後復有

讒語觸　聖怒先生惟日夜懸孔子像對之涕泣
自咎待死而已賴　聖主察知先生公忠無他罪
狀與宋公俱從輕奪五級不踰年　特詔吏部復
原官寵眷如故旣遭鼎湖之變先生擗踊哭泣嘔
血遂病病於京邸二年始得請歸舟中每念　先
皇帝厚恩未報輒痛哭語予宜溥曰歲在龍蛇予
其已矣夫其病革於揚州也東自吳門冒氷雪疾
趨侍湯藥先生忠中滿腹堅脹如鼓見東至喜動
顏色指以示東曰昔許魯齋亦以是病死時有朱
彥修且不能救況汝學問不及彥修乎氣喘急然

猶教東窮理盡性之學曰當知此道最簡易勿過
求之苦難歿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
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之資會其爲司業
時所賞識士陳祚昌守揚州爲治後事乃得歸其
柩然無家可歸乃僦居武昌謀葬事生平所著書
自五大儒語要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此先生初
有得於道之言非定論也有門人盧傳者附以襍
著刻爲書紳錄十卷東與先生諸及門胡兆鳳輩
以爲非先生志今其書已行矣兆鳳輩有切問錄
一卷多載先生論學之語未行世又先生手定詩

二卷甲辰春手授東東以授先生弟子孫光祀序
之亦未行世大約先生之學其始入也從陽明致
知之說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觀其論
次五大儒以程朱薛文清與象山陽明並行不悖
及二溪擇編之後附以陳白沙可以見公大畧矣
其教門弟子也亦以程朱及陽明說因人天資所
近而誘進之有從事禪學者以先生之學初亦從
陽明入欲以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嘵嘵先生前者
先生不答東直前叱之先生喜其人亦撫背語東
曰然則子何學東曰我生平愛讀小學而已先生

領之東省從容問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夫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昭然天下後世倘兩人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慷然厲聲曰寧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東躍然起拜曰聞先生之言今日乃論定按先生姓梁世居江西撫州宋德祐間有號仁齋者辟地黃岡上五里鄉曹公文廣家撫爲子遂爲曹氏始祖仁齋生世忠世忠生克斌爲總兵官克斌生昱昱生艮輔艮輔生儀儀封山東監察御史儀生珪中正德辛未進士官御史進大僕寺卿珪生雲龍太學生雲龍生美

嘉靖甲子舉人是爲先生高祖美生士彥萬曆乙卯舉人四川定遠縣知縣士彥生之建號中甫以明經爲廣東四會縣知縣之建生大輔是爲先生考贈中憲大夫內國史院侍讀學士妣於氏贈恭人初娶李氏戶部郎中五美之女贈恭人繼娶晏氏吏部郎中清之女子一即宜溥官監生李恭人出又撫同年漢陽譚公鳳禎遺腹子爲子鳳禎以己丑進士爲大理寺評事卒於京師生子之妻且歿適先生曰不可使我友無後乃特置乳媼撫育之如己出都諫魏環極先生作古人交行以紀之

先生卒諱氏子擗踊哭泣如喪父云

朱曙三行狀

亡友朱氏諱德宏字曙三世居吳郡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贈某官父辛未進士累官御史以殉難贈大理寺卿伯兄御之仲兄今侍讀君右之曙三生爲侍御公季子穎悟若夙成且知讀書侍御公絕愛憐之然課誦不少假生崇禎庚午距己卯十歲矣侍御方持節按山東猝遇變盡瘁以身殉國凶問至曙三擗踊哭泣如成人從兩兄庀喪事惟謹時侍讀君年十五即慷慨赴闕下陳公死事

狀曙三家居從塾師受經益勤且能文矣服闋年十三旋補子弟員仲兄與同里彭子雲客朝夕淬勵治制舉業俾共事研席曙三志銳才敏不數月文益進仲兄愛憐之順治戊子仲兄舉於鄉曙三卷亦爲考官所激賞置副車貢入成均時文譽籍甚同人爭欲交驩之與仲兄有二朱之目讀書成均與族兄既庭同爲長安諸鉅公所推重每一文成諸鉅公之以文章著述自命者輒置酒相歎賞以其格律可比擬古大家也辛卯偕既庭同舉於順天一時翕然又稱二朱云時年二十二既壬辰

下第偕仲兄及旣庭南歸四方之士歸之如雲戶外屨常滿詩篇筆札相投贈交錯於道天下望吳門宋氏若漢汝潁間荀氏陳氏也疇三氣體淸羸心思周密於酬應事無敢忽日出門啓遠近同學畢集敦槃高會夜分不休母夫人爲治酒食無倦色疇三外應賓客內事母從兄晨昏志養恂恂抑抑無幾微少年驕惰之色閭里咸被其德化相勸勉爲賢子弟每得一良友必以進之仲兄凡其所獎譽仲兄必深相信爲引翼之乙未母夫人六十疇三迫於母命從仲兄計偕入都仲兄旣以高第

爲常吉讀中秘書疇三復下第以念母遄歸歸途聞母夫人喪哀毀幾至滅性同行者每聞疇三哭泣聲皆泣下相歎重謂古曾閔不過也竟以哀不勝喪體益淸羸善病病歐血數年而歿年三十四初疇三銳志聖賢之學旣於德性精微之旨恍然有悟乃能踐履不懈行其所知於人情物理不少自恣病急猶手抱性理大全反覆紬繹謂予曰死生之際欲持此心甚難釋氏空談性命於己無益惟此書言言可體會覺於此心去來皆有實際嗚呼誠粹然醇儒之言也予與疇三同學十數年不

知其學力之純正若此於臨歿時始知之嗚呼疇三之學深矣豈人所易測乎歿時適仲兄在都門疇三手自作書寄仲兄經理後事秩然皆有程度友人臨其喪者莫不痛哭失聲卽平生以文會細故小有同異聞其歿莫不感涕時盛夏仲兄聞變從京師南歸疾走三千里抵家撫棺號慟哀感路人嗚呼此亦可以徵平生孝友之至性矣有孤子方三四月同人無不悲且喜幸其有後也而疇三若前知者告於家人曰此子若不永年以兩兄之子並嗣嗚呼疇三蓋儼然有後也於疇三何憾乎

平居見人一善稱之不去口旣病矣里中子弟猶相聚爲城南社以文章求疇三是正之凡經指示者其爲文皆有法度且有成進士者疇三之爲人於內外文行卓然可傳說如此或謂疇三以人文重於天下身歿之後求其所爲文章可傳於後世者甚少嗚呼顏子黃叔度其可傳之文安在疇三之必不朽者自有在而予欲以空文述吾友不亦恧乎

徐安人行狀

吾師虞山王比部先生喪其配徐安人過時而悲

久之而不忍忘手纂述其懿行命其門弟子東曰汝爲之傳或誌銘東謝曰門人之事也傳及誌銘東請爲求諸天下能文章之家東不敢承師曰諾狀曰安人之祖爲徐振南公錢宗伯牧齋稱曰城南徐孝子孝子之子良夫安人之父邑人亦稱爲孝子與吾師之太公實爲中表舅弟令吾師就學焉良夫奇吾師才遂以次女許配是爲安人崇禎壬申安人年十八歸吾師時吾師之太公中恬翁舉於鄉吾師亦補博士弟子員矣而家酷貧吾師之母周安人代家政勤儉嚴整安人晨夕侍立

周太君側小心翼翼未嘗見跛倚之色且黽勉有無勞瘁與太君相共然鍼縷必取給於姑菜根麥屑侍食姑前匕箸間肅肅不敢有聲凡歸吾師十一年而吾師成進士明年甲申太公宰姚江吾師出守婺州父子仕宦相距百里間安人始秉家政然猶事事禀姑訓每自度曰吾姑聞之得無不可於意節衣食勤操作如始歸時雕軒炫服凡女人相加輕脫狹媮之習不少留盼吾師曰我登仕版數十年以清白吏自勉得免於評論安人有助焉乙酉　王師下江南安人將自富春覲姑於姚江見潰兵出沒山谷間安人曰若今夕舟居殆矣夜半傳呼叩城守者啓門而入頃之城外鼎沸凡舟居者皆遇害安人之明敏有識又如此安人生一女數年未有子卽爲吾師置佐簉其挈家入僑寓麗州也麗州人婦悍健有數十家不畜一妾婢者見安人挈兩妾同居欣欣然如姊娣麗州婦人驚相告或有感悟者始許其夫得畜婢生子延宗祀安人之陰德遠矣不數年佐簉與果舉子安人喜之甚恩勤愛育踰於已出兒苦足疾安人日夜撫摩治之萬方每爲涕泗橫流與嗣長子同受恩

撫始終無倦色又十年佐簉視再舉子安人益喜曰我有子三人復何憾護視有加所生長女適錢氏雖甚憐愛而訓誡嚴切不輕畀一簪佩曰使知手製之艱難也癸巳吾師再登啓事應　詔爲大行丁酉爲京闈同考官得東輩十有二人安人家居益代家政事二人教三子俾吾師無內顧憂庚子吾師以屯田員外郎権關於浙再治河濟上安人實從其在武林権署也尚侍立兩大人側一日太公見其負痾而立驚曰若容瘁甚其坐勿立自是始命侍坐東聞之太公之口述如此嗚呼可以

見吾師家教之整肅有合於大易家人之卦義雖古呂中公榮國之遺訓何以加焉而安人居恒事兩尊人一味之鮮新一衣之輕煖不自私而進高堂先意承志曰吾父母之教然也宗黨皆曰此眞孝門之女也康熙丙午春吾師以刑部郎中予告歸養會覃恩安人與周太君俱受安人封秋八月太君舉七袠觴安人偕吾師暨吾師仲弟夫婦拜於上內外子婦孫男女數十人拜於下極驩浹旬吾師仲弟京國賢書之捷音至歡笑盈庭安人仰視姑嫜歡笑亦開顏一笑嗟乎詎意不踰年而太

君病歿安人亦以病哭其姑毀甚遂從姑以歿相距二十五日耳臨歿謂吾師曰夫子善視吾翁於堂上吾從吾姑於九京善撫子女夫子事也吾歿無憾又以所封識箱篋一二提管鑰授吾師曰此紡磚機杼之所出也爲我均分子若女廡下之醯醢瓶瓿罌甖皆所手儲也一絲一縷整如也安人之勤儉勞瘁概見於此矣謹狀

嚴母顧太君行狀

康熙甲寅月日嘉興鄉進士嚴先生觀葬其原配顧太君於某縣某圩東次子默爲先生壻將爲太君求誌銘於京師而先乞予敘述太君行實其言曰我祖與婦翁嚴先生爲兄弟交同學莫不聞大人以父執之禮事先生三十餘年我婦翁同母弟兩人與大人交又驩同學莫不聞我祖母與我妻母顧太君相敬愛如姊妹我母事我妻母若母中翰君之室贈孺人姚與我母相愛又若姊妹兒聞之熟矣今兒又辱爲嚴先生壻而我祖母我母又憐愛太君女之爲兒婦者逾於己女今太君既葬大人爲通家子禮宜爲之狀敢敬以爲請予曰默言是也按太君系出同郡平湖縣名族父某母某

自幼稟承內則及笄歸嚴先生先生父今贈文林郎內弘文院中書舍人原任衢州府學訓導陞廣西武源縣教諭母今贈孺人某氏先生兄弟四人長豐生員早歿次卽先生字質人嘉興府學歲進士次勳字晟臣順治辛丑進士又次臨字覽民與予同舉恩貢官中書舍人先生生而食貧勤學勵志行既爲家督上孝養父母下撫教兩弟如子多太君力贊公春秋高不樂遠宦又不事家人生產太君佐先生庀甘旨經營百方未嘗匱絕宗黨稱孝婦既先生兩弟才名赫然起天下稱嘉興三嚴

予所交雖皆海內賢豪高識無虛日太君佐先生
謀酒漿天下不知三歲予爲貧士也贈公夫婦俱
年八九十餘歿先生喪葬盡禮倚太君如左右手
而中翰君又事兄如父事太君如母常泣謂予曰
予生晚父母年耆艾又奇貧非我兄嫂力不能成
立他日得分薄祿養兄嫂死不恨不意太君竟以
勞瘁早世不及待中翰君之祿養也歿時年四十
有七男子二人長某早世次都能文有父風桐鄉
學諸生娶某氏女子二人長適海鹽朱氏某公子
文學朱某次字予次子默吳江學諸生當明崇禎

朝東南文會最盛每集輒千百人我先君不妄交
游獨一見嚴先生文歎曰安得求友若嚴子賢人
者逾年定交乙酉先生奉贈公偕太君及弟中翰
君夫婦避兵至我家我先君灑掃宅之西偏以居
之又艤一舟同逃竄飢渴風雨驚怖患難兩家未
嘗不相共也予時時從先君聽先生兄弟論文史
及當世人物我母我婦同太君妯娌歡笑或共紝
績相勉以艱難勤儉之語及別也我母念太君而
泣我婦念太君及姚孺人亦泣未幾姚孺人歿我
婦哭之哀又數年太君歿予爲文哭之誦其文於
我母我母泣下今幸兩家爲婚姻太君女來歸於
默我母念孫婦早失母不及奉教誨必爲述其母
平日溫恭淑慎之德以勗之言娓娓重複可聽也
嗟乎太君之有遺愛於姻黨如此豈可無述乎謹
狀

叔父文轅府君行狀

叔父諱台我祖第三子庶祖母張氏出與東生同
歲我父字之曰文轅以文昌軒轅二星在台星傍
也後改今諱曰遠其命意有足悲者叔生而端靜
寡言不好嬉戲庶祖母又柔婉恭順我祖母愛之

無間言叔六歲與東同受章句於我祖年十餘學
文於我父弱冠能操文應試屢不利兄東與本秉
兩弟俱髫齔補諸生默然自傷自此希復見諸姪
矣我父臨歿時召東跽膝前囑曰我歿汝祖老叔
懦弱不習世事我以叔屬汝汝事叔如事父東涕
泣受命至今念我父遺言殷殷猶在耳也我父歿
二年我祖歿家難起叔析產日默無一言向東涕
泗洗濯而已既除服仰補諸生家難復大作東爲
請救於從祖需亭翁得免又五年一婢暴卒難又
作東長跽力爭於邑令吳公立齋訟庭吳公賢者

也事竟得白家益破氣益奪日杜門不見一人時時讀易習五行星命家言與人言禍福多奇中乞推測者益集叔亦不屑也戊申夏東從廣陵歸携鰣魚櫻桃脯諸物治具邀伯叔暨從祖從弟輩飲酒談笑酒半忽脩爨者攘臂毆叔父如雨下血涔涔堦除前倉猝出不意從祖及東力救得脫自此病脾經年醫者謂積鬱所致非藥石可療也遂以明年八月十六日卒年四十六歿之前半月東從座主朱中允公在嘉善夢中賦詩有明月滿床多涕淚之句因固請於座主歸視叔病叔曰我嘗中秋後一夕死死時果月明如晝東哭不能止吾母語我婦曰我子益念我先君臨歿時之言也哭父也哭叔父耶痛哉東辱父命罪深矣雖然人倫不幸至此天也謂之何哉叔娶王氏生子男一人蕃女一人俱未婚嫁以屬東東爲蕃娶婦李氏即我母從弟女女嫁陳文莊公族子正心嗚呼我叔一生醇謹無大過悒鬱侘傺終其身不獲見其開口一笑而死所以詳敘其致死之狀者痛叔之無罪與叔知東之不泯沒其實或開口一笑於地下也嗚呼痛哉

歲丁亥二月吾友許子希深再來澤郡出其尊人甫草先生文集贈余余把愛不啻拱璧也蓋先生與家新城大司寇公爲忘形友公每稱述先生具不世才其著作直可信今傳後而年逾五十遽賦玉樓識者咸追悼之余方恨未及見先生得先生集如見先生焉既而循諷累日深服其經經緯史學有原本而辭之雄放不異萬斛湧泉其神韻悠揚體製緊嚴則又廬陵南豐合爲一人也近代歸太僕而後目中實罕其儔因嘆新城言不我欺而轉憾讀先生集之不蚤也今年夏與希深坐對山亭詢及集中何獨無詩希深輒涔涔淚下久之乃曰某家故貧力不能刊遺書而問之世襲耆古文一編商邱宋冢宰公撫我兒時所刻也其詩稾曾爲中州胡觀察繕寫將付剞劂以罷官遂寢其事十餘年來某耿耿在抱者唯此余急索其存稿閱之分體中兼以編年凡先生生平遊蹤暨所交友蓋歷歷在焉昔杜少陵險歷岷峨阻臨湘夢讀破萬卷詩稱當代史山陰陸放翁過終南陟巫峽讀書尚友老而彌篤故其詩多而且傳以先生好遊凡所至山川莫不吟咏又其所與酬倡皆一時名

公卿擅著述乎宜詩與文醇而肆盡若此也余雖不及見先生而先生不恍在我目前乎則余又釋從前餘憾而竊喜不自禁也適希深以秋試往金陵余因出貲屬其歸而鋟版庶後之讀改亭集者洋洋大觀而家新城公聞之當亦粲然一笑用慰人琴之感也夫爰信筆而爲之序時

康熙戊子七月古晉後學王廷揚拜手撰

改亭詩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

卷二

七言古

卷三

五言律

卷五

七言律

卷六

七言絕句

改亭集卷一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　默　編
從孫璸仝姪嘉禾　重校

五言古

雞鳴詩六章

雞鳴亦何長其聲叶宫商腷腷振汝翼喈喈殷我眾人生蚍宴息天地迷行藏披衣起中夜仰視天茫茫

雞鳴亦何悲其聲如變徵膠膠復膠膠慷慨不可止賞音獨有予起舞亦何事舞罷天未晞淚落連珠子

雞鳴何鳴咽其聲帶氷雪斯時雖早春餘寒未能別感人啼不休意氣空騷屑倚枕聽沉吟我爲汝擊節

雞鳴亦何亂其聲轉荼苦豈欲脫汝塒朝陽刷毛羽鳳凰千仞翔一去不復顧啄粟汝何求哀鳴亦何補

雞鳴既不休羣鳥皆啾啾明發坐隱几攤書名窮愁捫蝨王景略牧豕平津侯蝨乎我與居豕乎我與遊時命苟未來遲暮難爲謀

咄咄汝南雞汝今不得啼啼聲有遲速憎汝各有

宜驕人悄汝速愁人愔汝遲不如藏汝舌高樹長幽棲

兗州旅次感懷

昔賢時未遇浪遊亦濩落重耳出亡久曹衛恣輕薄蔡澤將入秦釜鬲遭奪掠主父困齊趙日暮歎窮蹙穆之索檳榔一飽無所託何當微風起魁豪奮寂寞煦華耀天家恩榮頃揮霍鳴鐘名賓朋冠劒分入幕越女與吳姬明粧映珠箔顧盼烟雲生咳唾珠璣作意氣何足誇聊用洗蕭索丈夫但視息神龍等尺蠖遲速會有期前途莫相度悠悠行

路心南風寄然諾仰面事貴人握手語同學他日過中原愼勿忘此約

六月廣山王先生招遊南池登太白樓有作奉呈

有唐三百年詩家各林立其中最魁傑子美與太白兩賢俱薄命遭逢同悒鬱麻鞵走寒灰幾月官禁掖樂府奉荒淫沉醉自韜匿洎乎困末路依人給衣食何期千秋後聲光轉輝赫任城介中原自古爲望邑兩公盛年時先後來作客白也主季眞意氣甚相得金魚爲換酒痛飲盡一石甫也遇許

薄小船泛瀟灑旅況頗寒酸詩穩憶家室遊蹟至今存題詩滿碑勒酒樓壓層城睥睨傍危壁遠眺見湖山烟波蕩胸臆南池接河流夾岸垂楊碧藹出清芬花葉燦如拭池樓兩相映兩賢屹相匹悠哉懷古心沉吟爲太息伊予來泲上宮牆欣繞膝恩知難具陳逸興陶永日置酒池亭間朋好任所適飛觴互酬勸諧笑恣往復我聞古河朔高會必三伏更爲碧筩飲淸京卻炎暵爲歡迨良朋醉歸已及夕池邊浣花翁樓上竹溪逸風流未銷亾魂魄猶可即何以脫相贈瑱玕雙綵筆我將繼遺

徽著作返麗則誰非右文時文章實華國持此報淵源庶幾展萬一酒醒立中宵天漢當空出

望夕聽同門魏山公彈琴感舊有作

昔我友湯子琴心美無匹關雎尤擅長老手歎莫及我時從之學累月忘寢食高山流水間徽音猶脈脈吁嗟我友亾悵然皺六閡幾琴不復彈十年空挂壁性頗嗜絃歌時時在胸臆識曲聽其眞斯人邈難即丙申得雛姬產自湘江北少小解彈箏靑衣抱錦瑟更有廝養婦生長王謝宅能傳南九宮明慧善自匿兩人同刺繡閉閣辨音律隱隱度

曲聲側聽且歷歷于時最怡悅聊用蠲愁疾嬌絲與急管競奏滿庭室既已愛新聲古調坐相失迴顧舊懸琴慘淡無顏色一從喪賢子淚灑西河赤所欣久棄置雅鄭俱不識良朋名宴會每若落䰟魄愧忝公璞顧誰掩田文泣今我來師家春風散餘慽魏子同門生亦有絲竹癖後堂隔絳紗吟弄私自得季夏三五夜明月將東出迷迭熱幽香清輝照几席同好三四人列坐娛今夕誰爲據梧者慷慨燕南客逸響入雲霄密意貫金石促柱再三彈星稀見昴畢四座皆極歡我獨向隅泣舊事感中腸似聽山陽笛況有臺門痛沉綿疇能釋太上貴忘情我何爲情役

夢嚴四覽民

思君亦已久昨宵始入夢相見無一言相持只長慟哽噎難出聲旅僕頻驚動醒來淚覆面拭涕憶沉痛壬寅歲將盡我喪賢長子爾來百里外衝寒渡江水三日留草堂哀慰極深至示我詩四章臨晶淚盈紙老母爲增悲病妻哀欲死好友結良姻厚誼當如此昨冬我出門君已久燕市瀕發到君家呼見君令嗣綰髻甫勝衣翩翩好容止問方讀何書答云讀黍誓應對敏且恭阿爺念不置余笑謂更生阿默小字爾舅良可喜異日汝成婚葭玉兩相倚到都做慰君君卽有憂色云昨見家書兒病已多日我今滯京華便欲求祿食豈真愛一官勢亦有所迫念兒重煎懷去住難決擇予時繹君言沉吟爲酸鼻三月中旬初柳條颭新碧予去遊山東君住仍京國相去漸遙遙相思日悒悒何期惡耗至君嗣忽已沒永訣父子恩得官復何益君懷卽予懷煩冤炙心骨仰視天青青浮雲瞬奄忽榮華彼何人降亦獨此極積想貽精誠一夢豈易得我之賢長子爾子舊相識重泉倘相見提攜我子職哀哀各思親幽明路終隔痛哉爲人父蚤歲不努力但知輕去家憔悴久爲客可憐所嬌兒未獲長繞膝兒病父豈知父行兒雨泣薄德動天怒一舉碎白璧還思餘慶理小善勉自積浦珠可卽旋微笑三生石

示兒子炳時歸自山左

汝家胥江西我寓胥江東相望隔帶水相思日過從渡口立斯須入暮多悲風明月雖在天灼灼見江中爾時送汝歸慨然意無窮汝攜一卷詩良辰

自從容我力懷百結紆鬱將誰逼儒冠既已誤壯
志俱成空藉汝寧我懷努力振衰宗乘時須大畧
覬幾貴沉雄服食尤所重養身若喬松我與汝圖
恭長嘯懷八公

贈程崑崙郡丞

大雅我所懷斯人誰與伍我友顧茂倫錚言程少
府詩文亡漢唐經術本祖父結交徧九州觀書歷
三古佐郡出南徐風流滿北固山東王阮亭稱道
亦如顧游洞勞我心停雲結情愫昨從廣陵還帶
甲繞瓜步榜人橫索錢擊汰日已暮空攜阮亭書

未獲謁皆戸正月梅花開褰裳再趨蹐冀倒中郎
屣振手慰積慕我師隔江皋時以黄岡夫子臥病揚州趨侍湯藥急
假一葦渡歸帆倘從容春風倚芳杜

和炳詩示姪某時年九歲

猛虎生三日氣欲吞全牛宛馬甫墮地志欲凌九
州自古稱聖童周晬已不倖聽啼識英物撫頂知
公侯咄咄兒子某吾愛同琳球黎蒸不解視萬卷
日旁搜未逾毀齒年自命高千秋屈指古將相口
若懸河流能譚王佐畧頗識與亾由耽書類孝標
蚤慧同楊脩天若老其才居然第一儔自我三年

來胸懷結窮愁竹林在吳會姪訓炳許共文酒遊不
期又得汝我思亘悠悠二月芳艸綠與汝登層樓
贖觀元化理漭蕩誠難求汝其葆光華速成非所
謀

梁園觀同人迎謁合肥龔先生

白日燭平原長風動高柳衣冠忽雲屯相逢大道
口馬行並駸駸伏謁若恐後何事爭朝宗伊人世
希有飛鳥望茂林勞魚樂深藪德心如未弘羣趨
詎能受英盼感新知情話娛朋舊罪寒多志士一
顧思矯首精誠浹倫教神界做戸牖緬昔吾友言
景從亘非偶胡子彥遠云先生卅年來不特風雅為羣賢景從而至性亦能使志士心折

朝歌道中蚤行遇雨二首

曉起望太行靄雲積如霧北風扇微寒淅淅響秋
雨主人起留賓牽袂請少住我懷嗟孔棘去去勿
復顧出門衣裳濡僕夫色如怍雲中叫鴻雁平原
走狐兎霧漲天四垂望遠心滋懼古戍見道旁稍
覺愁顏駐辛苦結中腸人事多錯互疇能念勞人
征衣已非素

淸霜猶未降朱柿已離離愛彼顏色好使我心神

怡短垣繞嘉林老叟起荷鋤瞻天望雨色似畏雲
氣疎我家北牕前橘柚亦相如計時當漸熟我母
立踟躕念子在遠遊悵然發長嘘

送梁侍御日緝叅發鄴城 時八月十五日

落月猶在天星軺已夙駕送遠立河梁秋風動桑
柘荷公下士心齒牙肯相借仰望林慮山峨峨冠
中夏俯瞰漳河流滔滔復東瀉慷慨高深間誰是
憐才者賞音貴知希斯人誠大雅

酬宋右之繆歌起二首

和風扇寒冱還周要同春草木爾何知含睇亦欣

欣獨有失職士坎壈多悲辛梔褐困京華蒙袂避
故人升沉既殊勢寧復悲乖分何意華簪友提手
情彌親宿好罄言外眞意欲相成再枉奇文贈屢
見杯酒清宵晨劇言笑箴規荷深情感遇我雖悲
對君心自平室中列佳樹粲然枝條榮爲問氷雪
時於何託其根念此忽展眉揮杯發高吟
明發感知我淒然不能安一吟黃雀詩淚下如洗
瀾寡諧世多忤瞥已詎非難拳拳愧高誼委懷許
爲殫臨觴心已醉何必杯行寬傾耳飽德音況復
羅盤餐得酬就君臥中夜起長歎夌晨思載陽出

門望雲端朝暾照敝裘何處藏愁顏依賢重惜別
所慮盡君歡

走筆寄汪苕文

陽春已三月雨雪忽蔽天倦客厭京華重寒結幽
燕獨坐空齋中蕭條對殘編念我生平交浮湛殊
天淵爲郎富才藻彤脥何翩翩清言世所重品題
隨風宣我今若窮魚塊獨想清泉欷息泪泥塗徒
步慚自前無憀寄此曲此曲悲難傳

題黃復仲畫冊二首

吳興諸名山越皆賜姓計披圖羡麗農慨然念先

世安得買山資及爾同高憩
天豈憐故侯種瓜俾蚤熟風雨長荷鋤辛苦娟幽
獨頗畏靑門喧移根此山隩
長松望無際中有魯公橋誅茅就橋佳雲氣常蕭
蕭古人不我遐因君爲大招

戊申二月十七日讌集汪蛟門見山樓下同
王築夫雷伯籲孫豹人郭飲霞宗定九王
仔園劉玉少程穆倩孫無言華龍媒韓醉
白査二瞻吳仁趾許師六許力臣汪湛若
汪左巖汪叔定分韻限陶詩閒多素心人

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余

分得相字

良辰及今夕高會君子堂和風扇几席梅花坐芬芳嘉賓既翕集美酒各盈觴譚言展微妙意氣皆慨慷文雅萃兕會奇傑來雍凉共此蕭灑人隱見無低昂坐久意彌洽爛然燈燭光客問夜何如主稱夜未央告歸獨予遽惜別詩難忘徙步悵躊躇仰視天茫茫明月夾丹霞玉盤若金相念昔公讌詩喟然不成章

清明後一日師六招遊園中即席有作贈力臣師六

莫春風日佳旅思多煩憂殷勤荷良友招我出郭遊名園俯少城緣楊臨長流飛花綴奇石杯斝含清幽談諧互往復高言結綢繆不知白日暮簫鼓看歸舟緬惟繁華地千古惟揚州况當載陽時烟月堪淹留何以客子懷蕭瑟若悲秋交情見貴賤倏忽同雲浮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三復白頭吟淚下不可收君家好兄弟令德難為酬努力挽頹波斯人更何訧

想想園作

明發懷我親禮貴思所嗜優乎若見之庶以慰我志廣陵孫廷尉精純共爾位遂初歸東山園林力難致遂令邱壑資悵然託遐思况當歷官時秦蜀曾出使名山與大川星軺多覩記心胸益曠曠結撰俱專寄想園聊命名可以見深意令子稱肯堂念此恐失墜夙夜慎登臨遊屐不輕試想想聆精誠園名滿天地臺池水木清鯈魚游泳恣於心既易成於物亦無忘我昔客廣陵愛其大都會陶朱倚頓家金碧爛塗塈易主俄頃間多財適為累何如方寸間經營無不備緬彼嚌父心無忝清白吏

贈詩和同人永言誌景企

讀嚴丈子問嘐城新詩有贈

先生嘐城詩蒼凉而古直結志在良朋慷慨貫金石嘡嘡氷雪文羈旅聊自得為憶宿草吟先生舊著宿艸餘音海內歎舊德至性多纏綿亦足感鬼域今復詠新篇風義宛如昔惓惓懷友心垂老不忍逸猗歟嘐城中人物冠南國我生雖恨晚曾入侯黃室最喜共五侯談諧浹晨夕幾道尤直諒責善見膠漆遺書猶在篋寶之若拱璧研德稍和輙忠告煩縝密風流與雲散一別不可即誰意魯靈光記原看

獨立觀其序翁詩字字有典則廣陵炎蒸時展讀
尚未畢悲風從空來披襟愛蕭瑟驚怛知先生再
灑西河泣彼寫雖酷烈神理難遽繹不見卜子夏
年壽百三十子孫與門人繁衍無終極六經得傳
家十九卜氏力以此祝先生冀一開顏色

廣陵五日讌集作 有序

寧都魏叔子禧長安王樂夫巖三原孫豹人
枝蔚泰州鄧孝威漢儀歙汪舟次楫皆天下
駿雄魁傑之士僑客廣陵舟車之衝人物輻
湊吾君獨擁書鍵戶不妄徵逐非深相知即

當世巨公不往一見禹航顥亭嚴先生自其
祖父總持聲教歷先生父子四世矣聲位通
顯益折節下賢士故他貴人所不能致者皆
來集辛亥五月四日會飲繡鶴堂先生寓也
諸君既至先生故人程叟穆倩輿病來孫無
言徃淮陰故不果來浦潛夫以論易就先生
章子淇上孫子嘉客西泠舊耆舊同先生來
遊東先生年家子朱雲卿董方南從先生遊
者飲酒至醉各稱詩紀事予退而賦章如賓
王之數紀人物交遊本末俾後之觀者有所

考焉

禹航嚴夫子瑰瑋天人姿正色立大廷昌言坐匡
時奕世繼通顯折節彌謙卑樂善發中懷論文若
等夷能傾窮士心朝宗不復疑薄遊來廣陵天中
屆令期置酒名賢豪極懽結敦匝坐多少微星稜
稜白鬚眉各有最真氣感慨長深思嗟乎今之人
營已日孜孜官高漸畏客畏客竊其私如公淡蕩
人峻廣無不宜高山深水間吐哺以爲師 右贈禹
航先生

當世天下士多在布衣中魏子來深山意氣沉以
雄兵法號左氏著論才無窮木是管葛儔自擬
德公文不遺屠販謂不先王公灼灼雙眸光顧盼
羣倫空文章雖寄志矩矱求其工良規時往復羇
旅相過從勉旃抑龍性從容俟微風吾聞贛州田
嘉穀畝百鍾躬耕梅川邊川水日淙淙 右贈魏叔子
關中王先生行年踰六十窮老不自安著書轉汲
汲羣言共求媚秉道獨卓立體要既堅凝格律且
嫺習焯焯碑版文嶄然自成集昔者與雷子士俊並
稱文章伯直言糾予過令予常感泣今予來廣陵
雷子不可仰先生形影孤况値飢荒迫賴有固窮

飾一飯必審擇謦之朱鳳來棲啄皆典則何幸遇
斯人握手三歎息 右贈王築夫
蕭蕭焦穫公肅肅含秋氣家世來西秦風流溯河
渭和輭非所甘吐詞必剛毅溉堂三四楹責善來
同志咸陽有李生念慈宣城有施氏閏章論交頗不輕
於公盡兄事愛其胸懷間寂寞多高寄予亦因李
君得公不我棄深談出處義灑然脫予縶麋鹿臥
長林潛魚樂荷芰天地本寥廓人生自拘忌安得
從公遊嘯歌聲自恣 右贈孫豹人
鄧子富文藻健筆鶩龍鱗足跡半寓內奇才漸能

馴北至汝與洛南踰越與閩登臨極窮搜山川見
精神作者既自命刪定今詩人正雅竭揚厲僞體
芟荆榛耳目一以滌雲物瞻清新頗憶夙與遊正
氣能嶙峋開口罵鼠子衡鑒澄羣倫至今逸老堂
風流識天眞 右贈鄧孝威
吾夢匡廬山十年不得往蒼蒼五老峰茫茫在天
上我愛汪子詩十年結心賞爽氣從天來過江實
無兩誦詩思其人不見心養養既見將何如翻令
心慨慷以子才非常風騷藉弘奬俯首帖括中意
氣難倜儻何異雲中龍縶之在塵網何時凌雲翔

縱子在淶蕩 右贈汪舟次
凡今讀書人宜令略識字曾聞韓公言凜凜心如
悸雕刻博古文筆盡窮所自金石久不磨因之析
疑義學子功所資豈得訾小技穆倩於斯道超然
有獨至何况虞山翁投贈爲心醉黃石齋楊維節兩忠
覯周旋結深契三復冬青詩婁然出予淚 右贈程穆倩
伊予年十五學爲場屋文每讀章子作名言劇繽
紛成誦苦不熟頁楚煩先人憶此三十年今乃識
君身感傳歎倏忽相看倍酸辛更詠贈友詩大雅
稱扶輪今人貴容氣格調期先民詆毀宋元詩以

爲不足珍誰識元遺山佳句美無倫 右贈章淇上
孫登蘇門山愀然發長嘯嶠東王君公心跡表雙
妙吾友虩棲尚薜蘿愛窈窕高視復簡言觀機若
埋照交君亦已久愛君能守約叶歲寒天風吹丹
號滿羣嶔峨峨千丈松聳立西山嶠嶄予若茅靡
因風作啼笑 右贈孫嘉客
維昔草昧初兵力窮西南軍咨得浦君畫地能深
談秘計人不問功成已不食酬功宰百里清譽滿
湘潭一朝拂衣去彭澤貧能甘窮年著周易理象
同深探賞音得君宗盡出篋中函景純遇向秀深

源過劉惔知已街不逷何必藏林嵐 右贈浦潛夫

渺渺昆明池風流在天末人物倘英奇萬里自相接朱君本新安大儒之枝葉祖父開南天盤江建旌節遂爲滇南人傑起振門閥文筆何翩翩流光自曄曄廣陵盛人文第一稱汪楫子能與定交其才必相埒相見頗恨遲惜別情逾熱 右贈朱雲𩆊

少陵有詩去他鄉惟表弟其弟本膚人旅中尚相倚何況我董三才華著斐亹弱冠與計偕文聲且鵲起失母家又貧辛苦樹風義人稱翟方進經術當自致我聞董生祠舊在江都市努力崇先模遺

風子可繼勗哉征邁心夙夜寻與爾 右贈董方南

寻本熱中人十年遺棄置譬之太史公一朝割其勢豈不愛婦人事已無可覲漢令貴黃金凡罪可贖貰公寧甘一割苦爲貧所制生平好豪俠結交徧當世緩急羞告人誰復知公意此時有晏嬰解驂贖國士不待公呼求公割庶可已願爲晏執鞭公意乃如此誰能聽此詩禹航嚴夫子 右自叙

季冬十一日曹司農先生招同施愚山參政暨曾道扶司李項眉雪大令夜集齋閣

不圖嚴寒時晴和若陽春連宵復明月驕望娱心神駕言適禾水展覲迫良辰夫子許升堂滌滌名園新珍木方含葩奇石相嶙峋中廚出豐膳促坐情彌親究陵來高賢東城召嘉賓共此談讌樂豁達意俱申夜靜月逾皎天高淡無塵仰視昴畢間星文氣何振將離且佇立後期重諄諄服義兼醉德感懷難具陳

十四日曹園先生招同施愚山陳默公高阮懷項眉雪遊鵠洲

良會難再得鼓枻欣從遊風吹白日匿南湖湧寒流登眺且極歡嘉樹環中洲列坐老梅下淸言交

獻酬卒讀壁中詩颯然起繁憂何艸歎遺黎七哀感荒邱風人惻隱懷觸目皆窮愁何況兹邊氓安集煩深謀行廚羅圓方進酒淸且稠坐客還秉燭永夜期淹留規獨吟公詩我淚不可收

夜再集畫溪閣聽張濟甫度曲呈司農公

莫煙疑湖堤漁火映脩竹倚徙亭臺間遊興亦已足移樽小閣中避寒聊就燠主客再飛觴痛飲盡一斛酒酣眞氣生樂往悲來觸座中老何栽頭白工度曲急絃唱高言萬事悲轉轂茂陵金盌空銅臺芳艸綠勞生竟何爲天地同局促歌罷客俱醒

霜花滿林木

江寧奉酬施愚山參政

去年隆冬日遇公鷲湖濱論文一握手傾倒若有神為言兩年前山東遇李君亦當氷雪時談讌至夜分每語必及子嗟嗟真殷勤李君忼直士意氣非徒云以此頗知子思得交其人兮時最顛頓事事多邅迍感公文章伯領袖斯人倫盻睞豈虛設磊落欲自振從公放鸚洲高會來嘉賓老梅古樹下小閣𦉪𤫊新白頭老何戡度曲多酸辛司農既掩袂四坐皆沾巾相從且極樂為樂忽踆踆公復念我寒解衣語諄諄子為負米出何以慰老親固窮行自勗錫類言何仁別後不一月公詩再相存勉我飽經術立言期大醇展卷數百字道氣厚且尊予方急衣食侘傺走風塵朝馳瀨水畔莫宿笠澤濱著書帆檣間草草非雅馴累公品題重負公期許真俛仰愈艱難努力將奚因何幸歲方匝復遇公白門拜公逆旅中低頭愧難陳為別非不久我道仍無聞依賢竟浮慕望古徒逡巡山高高無極水深深無垠願公終吹噓寒谷回其春為畫謀食資杜門養經綸安知十年後我無席上珍大哉烈士懷可賤不可貧

聽黃于石話河南朱太守登嵩山絕頂

每笑杜工部兩賦望嶽詩岱華俱未登恍惚望見之稍待與會當恇怯何遲遲快哉河南公勝事天下知治行既第一著作多經奇登眺展逸興聳身千仞期既遊玉女盆復攬嵩高碑攀躋凌絕頂偪仄窮巉巇直上四十里縱目曠無涯雲霞生足下風籟爭相吹二客不能從上合拔僊辭我友嶧山君道力頗未衰如何亦告詘十里僅相隨公獨攜令子奮袂無所疑苟非曠世懷茲事難言之我今愧入雒亦有嵩華思躑躅欲前進快公真我師詠斯作紀事且為杜老嗤

章邱旅中漢陽李子仁熟自歷下貽予書有答

君為貴公子惻惻能憐才得書感君意珍重瓊與瑰森森雲夢澤奇氣相往來摛文起雄風奕葉承蓬萊人地如君稀顧盻凌雲臺猶然歎濩落抱璞何當開幾年不握手相思亦悠哉我今遊山東伊人期溯洄遲我青玉案酌我黃金罍高唱續南皮極眺倚岨崍嗟予將毋心惄飢等條枚援手望知

已知已情難裁永言思報德不敢惜涓埃

送胡濤公自潁歸徐州兼訊閻古古先生暨

萬年少孝廉令子

與君相逢時溽暑氣如蒸把酒西湖傍几席每青蠅君今別我歸盎裘皆堅冰歲月去甚疾客程感友朋白頭風塵中辛苦嘗撫膺畫擬荆與關詩追武與陵篆刻尤古意頗盡金石能多才不救困意氣眞難憑遊子驚歲晏且復還家門努力事生育祝君繁兒孫徐州老先輩我愛古先生更聞萬孝廉有子才崢嶸君歸爲我言念之不勝情淮水到潁水相望長盈盈

爲衛筆公題畫

山深吐層雲水清見白石借我同心人抗言共晨夕謖謖聽松風松身一千尺誰爲種松人念我浮邱伯

汝陰別新安汪治五

閶闔有眞士斯語良不誣我來潁尾久感子拖區區藥物每攜倘然諾共勤劬覽彼宋淸傳意氣當無殊將別發長喟我懷難爲輸漂母激淮陰風義千古俱聞君多令子夙夜敦詩書茲邦利如錐在

昔工時趨春華與秋實勗哉願相扶

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間口號十首

京口櫻桃花可憐白如雪杏花夾雜開春陰自相結

江南渡江北十里初驚節江北望江南浮雲心斷絕

柳條無改色不似江南春東風莫搖曳愁殺憶鄉人

可憐甘泉山高不滿百尺山前當壚女自許好顏色

春水受春風倍覺春光好自從渡江後野曠春水少

淮西地苦瘠何得似淮東烏巢桑樹上人臥馬槽中

底事愛風塵年年悲遠道平原日如灼何處生芳艸

父母生我時抱我避風霜生年近半百年年大道旁

天長四郊好頗動江南思桃花深淺紅簇簇垂淸池

姜子（西溟英也）哀桃花篇眞成絕妙辭此曲聲最悲賞音惟我知

贈徐原一太史

昌明誕俊乂京國羅宏才鬱鬱天下士高會黃金臺瑶琨待剖琢簡稍充條枚惟 皇重得士詵詵天紘開簡在愼主司 帝實知公才朗若白日照準若朱絲裁又若諸星辰大小含斗魁含文出驍箬脫羈竅蓬萊進賢答國恩豐功多所該丈夫盛志願此願豈易諧公其益保兹有客依嚧培四十方強仕際時能立身射策登甲第容與鳳池

濱衣凝紫殿香足躡黃閣塵 天笑時眄睞風度彌淸新一從持衡後龍門望嶙峋同朝並令季樹人盈成均 聖世多瑶瑛半作崑山珍峻廣各有宜陶淑裨斯人丈夫盛志願此願豈易伸輻湊在君家至樂誰與倫載吟將仲詩五色天門新（時彥和將試於禮部）疇昔二紀前載筆從君子敦盤集文讌邾莒隨執耳每荷陽春歌賡和及下里師門展依依依依從瀨水（謂溧陽宋中允公）瞬息三四年公去天尺咫下覷泥中人蟻螘莫能理念舊不遐遺感哉從此始我闖

德施厚天其介福祉景祚何有涯疇祝以延竢

贈許于王侍御（子侍御爲提學副使許公諱豸）

伊予年十一搖筆爲文章健如初生犢跳蕩不自量小戰偶再北便覺心彷徨吾師主文柄赫然來浙江崇禎己卯春拔我童子場踰年再校士賞譽倏非常呼予曰神駿歎予才無雙自此大有聲文遊起輝光風塵三十年勞悴復頹唐遭逢似時序一瞑還一京到今如隆冬蟄屏甘潛藏惟是操翰墨意氣些激昂南彌逾禹穴東登瞰扶桑北游暨宜雲西願窺咸陽姓氏走萬國姿文在四方同人

紛愛忌總非心所詳舊恩銘夙夜千載永難忘音容雖可憶夢寐終茫茫何意茲入都得登我公堂公也我師子家學肩青箱人望久台輔起家自循良執法三殿中丰采冠神羊昌言屢殿拜正色肅紀綱指顧鴉與鶩霖雨沛巖廊（東）忝門下士欣感結中腸願言効惓惓負報㥩穹蒼豈如李商隱遙窺東閣牆獻詩紀疇昔與詠慨以慷

又贈許不棄（不棄爲我友有介子吾師王史提學家孫于王御史兄子也）

爾爲名父子又作名臣孫爾生雖早孤叔父振家門孝友及兄子成立見深恩讀書京華中努力事

晨昏當爲天下士志欲開心源我聞隆中人依叔
家中原廣才且養德令名萬古尊我愛謝車騎勳
業開戎軒乃叔謝安石教誨多苦言解其紫羅囊
意氣彌自敦師古在兩公願子心長存愧我實迂
戇昧昧爲此論永念爾祖德感激矢勿諼無以申
報効贈言胸獨捫

太保敬哉王先生招飲豐臺觀芍藥得詩四
章

負米客京華庾釜須主人周防從所主束縛同衆
賓旬日不得出跼曲含苦辛夫子眞知予招招宴

芳晨得請便據鞍飄飄踰城闉朝暾照單衫和風
扇餘春昨如檻中猿今如淵中鱗暫此脫拘忌浩
蕩見天眞

騎出右安門皇居展郊甸曠若離樊籠恍然心神
變平疇滿綠蔬雜樹鳴紫燕草色長菰蒲荷葉開
池面更喜亘苗新參差水田徧何異歸故林饁耕
事游衍長堤行移時豐臺望中見碧陰送馬蹄下
馬就淸讌

名花八面開中央一亭子身坐萬花中爲歡亦已
侈深紅與淺紅雪白與深紫堆若開層樓燦如散
霞綺碧葉挺靑莖奇葩半含蕊極望何能窮廣輪
亦難紀平生愛看花名園幾徜徙無如今日游此
樂不可止況復肴核佳易州酒更美晝永憺忘歸
城門迫日晷

夫子善論交峻廣兩得宜人人望龍門各各慰所
思杯酒接眞氣高談無儔儷茲集諸君子我皆能
識之錢君善三易毛公愛賦詩陳朱天下士學殖
皆吾師嚴陸飽經術稽古擅析疑介弟司馬君文
采雄當時懿親有陳倅溫雅同追隨强半少微星
來赴尚書期出處共懷抱語默互箴規嘉賓意彌

歡賢主禮無虧醉德坐永日不畏言歸遲今日良
宴會何如習家池

京師送孫豹人還揚州

頭白京華游蕭騷不得意不能爲翁謀相見每增
媿一聞賦歸與晨起心如醉以翁工文章投人難
爲媚去去且自寬不暇計鈍利秦中帝王州廣陵
商賈地翁家二者閒樂上誰可寄豹人秦中人久客廣陵但
得稍贏餘不爲衣食累閉門讀我書俯仰頗暢遂
乘車彼自高戴笠我亦恣人情畏逢迎我道足引
避永日行修塗歸矣愼復出念我遊子身莫慰貧

交志

秋懷十一首 在順德廣平兩郡使院中作

大火老益驕金氣且懾伏詎知進退機時序暗相逐氣者日以堅驕者日以蹙微凉生靜夜爽氣動林木志士每夙興感此悵幽獨衛青方為奴平津尚畜牧遲暮何足悲時會不可卜

獨坐明月下仰觀高樹巔枝葉何蘩密碧陰結濃烟星稀不成列落落依高天是時始開秋蟋蟀聲凄然何為蟪蛄鳴終夜先喧闐十里亂人聽尼父亦自憐何況羈旅人念之不成眠

秋雷殷地來引領望甘雨欲得瀟瀟聲滌此炎蒸若雲翔雨不下惆悵失所慕起視河漢間清淺若可渡妄想媿平生多為虛聲悞

壯哉鉅鹿郡南有豫讓橋昔年報恩處拔劍呼天號殺身難塞責國士眞無聊至今蓬山傍雲氣長蕭條何況清秋時慘淡橫林皐憶予數載前驅車此迢遙懷古意悱惻騁目心徙勞茲來閉院中束縛同枯茅仰羨雲間鴈歸飛一何高

蒼鷹秋始擊勁翮摩晴空暮飛過祁連晨遊發雲中睥睨燕與雀拏攫不足供何為遂苦飢臂鞲同樊籠得肉每不飽側目雙眸紅耿耿夜不寐騷騷聽邊風何時從羽獵激昂還自雄誓盡艸中兎屢

君林光宮

秋夜旣難寐偃臥亦可恥四更起秉燭危坐攬三史孤陋慙見聞博涉昧原始二者均未安於何得條理念昔讀書人用心不如此大畧貴獨觀深思絶傍倚所以著作林千載頌又起我今只沿流何以繼芳軌

人言秋士悲我言秋士樂四座且勿訝聽我話大畧天地當盛夏萬物皆汜濩莽莽見百昌滔滔肆

磅礴一朝秋氣至斂華漸索寞蠅蚋且倦飛果實熟已落熱客既相違靜者得棲泊夕陰淡長林凉雲生遠壑滿摘蘭芷芳心跡交漠漠可樂只此時蓴鱸負前諾

使院一牆外四望多白楊蒼蒼數百株鬱鬱相低昂商飈忽怒起枝葉互擊傷內外同一籟多寡均摧戕森然公府門謖謖邱墟傍種植雖各殊枯菀仍相當大哉齊物論千古依蒙莊

明月愛秋夕露白光逾好滌滌萬里碧瀟灑秋塵表華燈映長廊樹影交馳道玉繩懸簷楹河鼓明

晴顯感此臥獨遲徬徨攬懷抱忽起亾友悲平生寡同調侯宋往遊偎（謂研德、疇三）柴陛甘枯槁（謂虎臣、麗京）追悼久益深悲風搖宿草

秋水漲滹沱湯湯合漳河洹洪挾百泉千里同洪波中宵渡我馬月黑岸嵯峨濺濺流水聲浮舟徑盤渦失足咫尺間性命供黿鼉慘怛遊子情飢驅可奈何

九秋歷三輔趨飄多埃塵側聞武安郡藕花徧湖㳺十里開爛熳芬芳彔城闉結想與一見庶以滌心神豈料方戒嚴含意不得伸淸霜敗殘荷長堤

始脂輪瞬息寓我目後時極酸辛忍見叢菊花臨風復鮮新

初冬院中晚步（時在天雄）

夕陽薄嘉林輕寒著高樹雲氣發澄淸俯仰愜所寓晚飯散餘閒庭空見天趣久客情雖疎塊獨無感遇燈火起步欄從公事毫素悵役同舍生曳裾偶相聚誰爲梁伯鸞五噫獨成賦

鹿皮裘初成志喜自述

我愛鹿皮翁肥遁稱高士因裘遂爲號鄙願與相似玆遊滯魏博寒風吹客子主人雖授衣淸曉怯坐起偶聞麋鹿皮西來此城市價廉差易辦斑斑復可喜急購製爲裘裋褐承其裏著之得微溫希古且安止念予縱棄物抗直難從仕行年兄半百河清笑人倏昔夢箕潁間兩年客潁尾（予於戊子年卽夢遊箕山潁水至庚戌歲始驗）前徵既可信小隱亦可擬誓將披此裘負米歸故里左顧越江碧右攬吳山紫著書授生徒灌園樹蘭芷歛舞老親前此樂誰能比

菊花影

紙窻燈火明菊花照淸影窻前每相見翛然心氣靜此物從何生能令影亦好寒風吹漸急在室寧

獨保棄捐旦暮間埋根託衰草艸木亦有性雅俗各自寶隨時卷芬芳何必恨枯槁

初冬院中月下聞歌

古檜高入雲寒月光如晝徘徊廣庭中南望苦搔首去家已兩年內顧多懸疢音書久不來倚閭恐老瘦百端攻寸心排悶非醇酎忽聞搊箏聲度曲院牆右淸揚轉柔曼激楚含僝僽頓挫有餘悲促柱間遲驟聞之愁益深淚落沾衣袖摻手憶閨房此技各能奏每當淸宵長競歌爲母壽老眼發濃笑歡喜及童幼淒涼不復彈自我出門後念此不

成眠霜華滿簷霤

月下有作

靜夜微風生吹落柏樹子空庭聞此聲淸絕誰可比况當霜月明四望天如水獨坐三更餘默悟無生指客氣既澄融世味何足累我聞列禦寇進食忘人豕三年爲妻爨瑣瑣似老婢學成御風行泠然亦可喜師乎我誰從南歸事甪里（紛菴施先生家禾中甪里）

十月十七月夜對月

夜夜好明月照人望遣心思心無終極月落遲沉沉柝聲動四野燈火傍空衾衣短寒氣長帷淺風

力深薄氷凝硯壘飛葉鬧遙林羣動既已息獨坐愁難任馮煖不彈鋏雍門不鼓琴索寞但伏枕何以怡塵襟所願菱還家緩步東皋陰呼童薙枯桑開春搆其椹椹可佐藥物碧可映江潯懷哉灌園樂蹉跎慚至今

十八夜待月

遲月久不至累我長佇立譬之招我友酒煖不我即迴思數宵來好景豈易得且復隱几坐開卷寫胸臆所惜迷本原輾轉增知識燒燭跋已見捫爐火且息動帷風騷騷顧影神默默拋書再出房寒

雲滿天黑

十九夜見月

三五及四五嬋兎滿還缺童時誦此詩感慨復嗚咽於今死灰心萬慮都不屑隱不慕巢許達豈慕稷契委蛇任天運頑鈍從冷熱缺月見東隅彼自知時節晦朏與盈虧寧可論巧拙旋聞同舍生鼾聲殷牆闥一枕天地寬漏盡人事輟倒影月窺人人起吹燭滅

贈別侯止庵（名銘岐三原人舊灤州守）

思君方慨然忽爾見君至懽喜瀉心胸談笑失倫

次信宿別我行揮手若相棄君今從河朔西歸歷雍冀嵩少與太華倚天且拔地長鬚衝大風短鞭策驍騎顧盼多豪雄綰束表奇志吾聞三秦人自古佐神器煌煌史冊中姓氏難悉記君有公輔才何事苦爲吏延竚躡雲霄爲我振憔悴

作送止庵詩畢偶問呲膽知李叔則明府已歿因追悼韓聖秋兵部暨亡友雷伯籲杜杜若東雲雛劉客生兼東孫豹人王築夫李天生王山史（諸公皆秦中人負海内盛名）

每憶先朝末宮文盛才俊復社聚同人敦盤互耀

映東南盡閩粵西北走秦晉二張西銘太史南郭儀部與周楊仲馭郎中維斗孝廉宗盟推水鏡揭誰咸陽來東劉最先應匿菴聖秋繼有聲河濱望頗峻叔則稱河濱先生論文奇三吳品論頗矜慎嗚呼潢池禍斯文供灰燼車書且難通友朋詎相問洎今三十年風流績餘韻雷王擅古文孫李發高詠格律求老成僞體能撥正杜子敬愛客京華喜投贈予遊諸公間不肯辭不佞意氣自有眞聲聞貴相稱秦聲雖雄凉吳歈亦雅靚延州與縞帶槐坂集車乘生平懷友心慷慨自本性詎意數年來我黨俱蹭蹬升沉久無殊

存歿遽靡定歿者已返眞遺文託誰訂存者歎知稀羇棲復貧病歷歷數昔遊對酒淚同迸交期只一方零落若朝蕣何況六合寬伊人數難罄悠悠感我思獨往結軮翮

冬日早起

鑿氷木罌中取水作沸湯鑪火尚細微手冷指木强未能令火熾心力空徬徨呼童睡方熟鼻息聲盈牀飢烏集庭樹鳴噪如蜩螗朝暾雖欲出慘淡無光芒結帶且靜坐開書玩蒙莊馬蹄及至樂無鬼溯庚桑浩浩天地心明發不敢康

可歎

可歎此布被與我大有緣從我幾萬里蓋我二十年北臨關塞外南盡江海壖西登轘轅道東上泰山巔步步相依行未嘗稍棄捐在家情或疎在客彌相憐在家日無多在客日綿綿疇昔授生徒浹歲留潁川主人知愛客錦衾授我眠粲粲覆四體可憐得新鮮念爾是故物忍不攜汝旋偪側驢背上復與偕入燕秋宵苦不曙寒夜人凄然有時風雨聲蕭蕭落枕前鼠子出窺燈几案垂飢涎我腸若轂轉我心若脊煎斯時淚苦多灑向汝濺濺與

爾恩義篤承誓情不遷詎料歲月久心力爾漸愆收絮落四角輪囷生糾纏强復加補綴着手無不穿隆冬氣凜冽縮足如聯拳爾既不我溫我亦不爾牽我有鹿皮裘兼有舊靑氈可以代爾職坐臥同便便夙興聽雞鳴漫漫望靑天

老驥

牆東臥老驥夜夜發哀嘶我聞淚縱橫知爾心所悲不怨伏櫪久慚負伯樂知昔上太行山負棘苦驅馳尾湛胕復潰漉汗如流澌道傍逢伯樂痛我不遇時解衣以羃我摯車而哭之遂令長聲價方

驢光離離豈知知我人與世先相辭失主走風塵
但乞免鞭笞棧豆不足戀所恨常苦飢鹽車千里
遙誰能識權奇未報伯樂恩沒齒以爲期

黃綿襖

齊人愛冬日呼爲黃綿襖（宋周益公語）曝背得奇溫茅簷共相保吁嗟負暄詩𥘉始杜陵老融和得元心樂天詩更好晷短尤可惜晨起向杲杲坐看嚴霜消如露浥白草冷暖皆戴天何必逢春早

大裘軒（亦周益公語）

三冬就南軒舊名爲大裘朝見朝暾來一室暖氣

浮安得此萬間大慰寒士愁伊予愛鳳與曉色觀清秋十月漸畏寒五更披蒙頭不明裏足坐候暄來東㕓始能把卷出庭廡一餘游飛鳥集高樹大小各啾啾寧爲求稻粱早起爭相謀感激客子懷歲宴嗟淹留

贈閩中魏惟度

去歲正月初積雪滿吳市君寓胥江湄嘯歌著詩史我自阿咸家（姪炳住濠上草堂距惟度寓甚近）過從餘一里家貧無肩輿塗泥沒屐齒相見展高言平心求眞是當今多人物自許皆巨子湛深貴通經森嚴辨僞體誰能棄筌蹄直與悟元始心期共努力金石以永矢分手各游燕君向畿南止詩選補石倉（曹能始先生十二代詩選惟度續以今代詩）賀君得知己篋中富篇章狀頭羅酒醴品題極丹黃推許徧金紫死灰若小人愧荷存姓氏潇灑與臺閣胡乃同一視再辱書殷勤索詩繼王李（惟度旣選梓吳廬先生詩集繼索屺瞻及予作）惕息久不寧雅意於焉紀仲冬夜半時寒風撼窗紙燈昏爐火微鑿冰取硯水磨墨發豪吟激昂不知恥勞勞逆旅人意氣空爾爾出戶瞻黃星彈鋏攬衣起

奉贈古古先生（時年七十三）

沛縣有異人才名冠中夏文章本周秦詩篇逼陶謝然諾重邱山經濟雜王霸論交五十年卿相昔同舍推心置人腹豁達善嫚罵罵人人不怒便可得聲價始予通謁時懍懍驚怕既得常追隨竊幸許親炙獨絃張清尊濁酒對深夜每觀耳熱後張目一叱咤快論開愚蒙如渴飲寒漿高秋八九月自宋來命駕河北風早涼蕭條見桑柘行李止古寺謝客愛幽暇自定紀年詩縱橫淚哀瀉爲敘五岳游岱恒與嵩華更敘游九邊足跡徧塞下河套古朔方肥沃土宜稼只今沙磊磊不復辨河汊

天山積雪高六月不得化長嘯受降城老手拓弓弝孤懷轉豪激捉筆不肯罷我觀先生才范增之流亞頭白尚數奇時命豈能假當今腐鼠多爭向鵷雛嚇嶻嶭可藏舟罔防慎其鎛夔州老處女夫壻須擇嫁叓須齒牙間意氣勿輕借玉璜來渭濱邂爾軨車迓斯時望彭彭矍鑠還能跨以此祝先生大笑倒玉斝

讀莊子六首

觸氏與蠻氏建國蝸兩角爭地相殺傷流血丹滿壑吁嗟戴晉人諧語非漫作游心無窮際田魏本

寥廓悠爾從何生人心造鋒鍔能冥勝負情蟲天同一覺

左臂可爲彈右臂可爲雞尻輪及神馬變化安天倪鼉蟥自有子芒忽自有妻陰陽鼓百昌爲光亦爲泥悲乎自膠膠有弟而兄啼知白只守辱瞀爲天下谿關尹師老聃博大無與齊

子輿與子桑相視爲好友子桑貧且病淋雨十日久裹飯往食之子輿意良厚到門聞鼓琴歌哭並在口何爲贖達人呼天呼父母沈痛無可言但怨命不偶人間大宗師哀樂兩不受鼠肝與蟲臂終始無先後何爲恨屢空其辭亦孔醜不死得長貧壽苦踰天壽曾祿三釜餘顏田六十畝粗足供饔飧便可息奔走縱履詠商頌多財於何有

烺烺養生篇大言老聃死秦失往弔之斯事最可喜適來夫子行適去夫子止處順安天時哀樂不足齒疲苶養形人導引自爲美吹呴工吐納經申冥聽視揭揭求延年巳昧晝夜理戀此血肉軀真性反爲累偉哉無恒化決疣絕亦靡

鳥獸固有羣樹木固有立星辰固有列天地固有職伎人何蘼蘼兒弟分儒墨擊鼓求亡子操藥脩

父疾苦振爝火光不知太陽出雖繙十二經於心竟何得大意在忘言蕩蕩以默默非言非默閒深根見寧極

齧缺問王倪四問四不知缺乃大喜躍浩然而去之老聃新沐髮慹然進仲尼游心於物初槁木無旁枝至道本無問應亦非言辭相視一笑中爽我復何疑

題光山闞使君 碧霞 畫歌

公家光山閒山水多大雅浮弋煕長淮高深復瀟灑及乎宰寧都煙巒助融冶冰心結鳴琴公非作

吏者四境頗澄清訟庭少楚夏挂頰觀諸山爽氣滿林野隨手繪畫圖邱壑生腕下蒸蒸岫雲出淙淙澗水瀉解衣愛莊周心賞酒盈斝茲來苦倦游淒風嘶匹馬治行乘龔黃文章廢董賈慷淡羈旅中忘情學聾啞獨有潑墨情造次詎肯捨淋漓寓喜愕性靈自陶寫五嶽與三條渲染不盈把斯須尺幅間萬象失真假絕妙空自怡長歎知音寡誰能美使君廬中人甫也

十一月初九夜對月

半月不見月今夜復初弦寒氣日加厲寒光仍依

然獨立老檜傍醉眼觀高天旅人苦無告感歎空自憐京師如故鄉夜夜夢早旋遠行待吉日吉日車仍懸淹留將何極歲月同流泉易水舊蕭蕭今見河氷堅何爲此求憩征夫不得前時聞主人將之易州度歲

早起

平明倚樹立熱淚當寒風仰睇天東隅黑雲壓空濛將恐遂雨雪霏霏集天中我衰多怖畏心疾常忡忡頗望晨光濕神氣多和融短裘不敝骭亦可支隆冬已矣落魄人豈必非英雄進退一失據智不如蟄蟲

柰別天雄書院後雙檜

庭中雙檜樹氣概踞天雄蘚皮似古柏偃蓋同喬松蠱蠱欲騰上勢若無寒空腰圍須數人廣大未可窮考其植根年乃在明成弘自昔雨露深雄長各西東我來七旬餘對之必敬恭恐有神靈棲不爾或怨恫三映明月圓寒夜倚微躬俯視影槎枒仰視煙靑葱哀吟至月落側耳歸飛鴻黯然客淚下憐子當酸風心期可感物豈不知我衷明日別汝去眷戀將無同贈爾以此詩情好誓有終但願再相見車馬如游龍

通政張公席上分韻時拜御賜海魚鮮鹿召東共食

昔者李于鱗自幼好奇服長安交五子詩酒共徵逐一朝挾王徐炙鮮賦擊鹿長歌相唱酬自許邁流俗豪宕一飽餘酸氣已盈目白雲冷曹郎白雪棲林谷何如我夫子高吟動淸玉翔步登金閨卿月昇當軸承恩自大庖尚方賜酒肉海魚間白黃角獸分五六均霑表　君賜不獨飽臣腹召食及門生偕其友與族靜夜羅盤飧明燈照華屋佐以平原醞不惜人一斛同此割炙資不越水與陸何爲自天來便覺味尤淑　東也久風塵歲宴復蹋曲

師門廿載餘愛我如顧復感激發狂言竊念干微
祿何時若杜甫左掖出休沐曲江對錦瑟醉覆掌
杯酥

贈灤州守孫柳下

憶昔乙未歲挾策來都中結交必俊碩依歸必宗
工東州尤多才中有兩孫公一爲今奉常作庭修先生
髯動春風一爲賢君侯氣體負魁雄歎識無幾時
分手各匆匆一別二十年再遇公開封公時治河
南努力佐禹功高秋八九月黃河水淙淙汴城新
築城如帶繞崇墉信陵祠畔菊花開亦蒙茸公方

醲桑落招我話孤蹤明燈張靜夜逸響泛絲桐坐
有諸少年美好若芙蓉詢問知同鄉吳語相喁喁
詎料六年後又遇公盧龍以公非常人聖世宜遭
逢謂當早奏最京華躍青驄如何久刺耙北海舒
孔融每聞奉常語太息拊我胸賤子益無賴落帆
浮雲空乞食學元亮賃舂師梁鴻宦隱雖相殊失
意將無同懷舊贈此章惆悵慚難追佇公躋清要
入聽長樂鐘爾時再從公一醉慈仁松

遼西過李廣射石處二首

漢之飛將軍失官居南山彎弓夜射石矢沒巑岏
間猛虎爲奪氣小吏訶當關男兒當失意隱忍包
羞顏屈伸如神龍遯焉不可攀

念此數奇人清淚中夜灑封侯亦何榮李蔡材中
下腐史傷心同深文借陶寫至今藍田關石立風
湍瀉何爲邪陳迹復在北平野造感自有真托物
休論假突兀深草間浩歎弓欲把

發遼西西行言懷

邊山青歷歷塞水清粼粼驅車渡灤河河流儱濡
輪院中久拘束快哉此城闕川原一寥廓天地開
心神昔日重守邊此租多風塵鋒鏑屢流血蕭條

無居人今當全盛日禾黍俱懷新文教漸修復風
氣將還醇大哉苞桑謀豈不在經綸我生雖濩落
幸爲太平民荷鋤治田園服食娛老親觀書竹林
內嘯詠見天真此懷與得遂誓不恨隱淪

墜馬宣鎮城南 六月二十八日

何來西域人衝突我乘馬倉卒不及持失足墜曠
野悶絕久乃蘇傷重腰以下臥起須人扶坐立難
自假四十九年來此苦嘗亦寡呻吟木榻上抱書
强陶寫性命託風塵豈好遊者負米慰雙親十
年客中夏茲復來邊城相依在廣廈此心稍無憾

力疾且瀟灑況我愛杜陵墜馬詩自誇賓朋爭枉問清酒溢三雅既醉不復知微軀若可捨諸矦老賓客乎亦稱甫也

盤谷車行

車行盤山麓輪石相格鬬身搖骨欲開我神常默守徒守亦何益推窪無不有以兹悟本根動靜不須剖

漁陽道中遇雨

山雲不待旋大雨欻然至蒼茫萬斛傾曾無二陵避衣裳盡沾濡拭面若覆涕行路自古難達人無鈍利悲哉鮑家詩瀉水注平地此身東復西浩蕩隨所置

改亭集卷一終

改亭集卷二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　默　編
從孫瓆仝姪嘉禾重校

七言古

濟南名宦祠中肅拜先從祖大叅公木主感賦

濟南雄藩冠中國形勢襟喉控南北勝朝德陵丙丁間我家大叅搖方伯恨當璫燄熏天時天下爭奉尚公祠東州中丞那免俗經營怵息不敢遲首名大叅議規制大叅正色目直視寧甘一死忤上官不忍此身陷泥滓當時死難六君子五人丁未成進士可憐皆我同年生我今後死誠非是更有一人生同里首觸權姦魏給事諸公骨碎且不辭我今拂衣便歸去已拚碧血灑青天幸遭削奪臥林泉戊辰特起總憲臬剛中不附東林賢從此坊名等秋葉白髮青山愛氷雪傳經獨信後人才諸叔聲華果英絕愧我蓬飄到歷城遺愛還詢舊日垠名宦祠中瞻拜切夕陽荒草對空庭

過滄溟先生墓作寄嵇爾遐明府 嵇時攝歷城丞

怪石嵯峨若相觸黑豕紛紛下來牧中有大字滿碑題下馬摩娑幾迴讀云是滄溟古碑道一片黃

塵蔽春草揮鞭為驅羣豕開我愛先生意氣好文人自古相輕薄七子論交俱不惡同時逸興凌九煙身後高吟留五嶽我今羈旅歎無朋欲與嵇生話蕭索嵇生磊落眞吾徒長篇汗漫歌嗚嗚微官大隱歷城下不愧虬髯一丈夫

登白雪樓有懷滄溟兼憶王謝宗徐梁吳諸公

樓名仍白雪樓趾已非舊四顧悲風來淚落沾衣袖吁嗟先生崛起大名時幸值天下昇平久列聖相承振紀綱士氣深醇經術茂文人摛藻鬬春華

亦愛廉隅秋實厚五子先後捷南宮白雲曹耶並攜手雖然標榜互紛紜蔚然王李為功首只因不肯附分宜一一風塵麾出守文筆偏工拙宦人富貴誰能爭不朽吁嗟先生登茲樓意氣傲誕無王侯光芒直上華不注瀾翻欲竭東海流絕交謝氏太輕薄甘心獨逐瑯琊遊百餘年來英華竭景陵東鄉恣謀孽祖謝更有虞山翁瞋目操戈自為烈大樽已往舒章死風流實恐成銷歇茲樓猶自旋宣城郎愚山督學歎舊懷賢別有情極望泰山長不見惟有泉聲日夜鳴

趵突泉

怪哉此泉何從來叅天拔地聲鳴雷明珠白璧爭噴激三穴鼎立凌樓臺黃冠指示長太息茲泉涌竭關國脈眼見先朝癸未年竟歲探源無一涓樓上仙人跨鶴歸樓中金碧對朝暉臨高遠聽泉鳴咽笑指牛山淚濕衣

濟上喜晤李屺瞻感述一首并呈王貽上汪苕文宋牧仲

丙申歲暮我遊宋文康宋公子牧仲結交徐皆賢豪下榻留予意珍重永城練子時亦來衡寒把

酒城南送殷勤示我手一編云是秦中李子新詩篇老蒼直鶩崆峒上才調欲出滄溟先予為一讀一失色攬之上馬至京國我友汪大稱能詩見此咨嗟歎奇特維君戊戌捷南宮新詩俊爽更不同與汪相見既極歡並時王氏起山東三子齊名動燕市忌者反脣側目視予方下第急歸家相逢草草別君去幾年相思不相見自傷投謁長貧賤廣陵不受典客呵河間遂避當關面豈知君意屬吾徒坐失好會違歡讌飄蓬此地得相親促坐披襟枉故人高吟各有千秋事目下悠悠不足論

梁園讌集覩合肥公即席賦詩（時布侯仲衡堂中）
梁園首夏天氣和高軒冠佩森嵯峩羣賢畢附看
吐握侯芭置酒邀經過華燈靜夜淸樽列都護紅
兒歌白雪拂柱催絃繞玉壺垂羅舞縠嬌明月天
下君宗有幾人山高水深疇與論開懷寫意傾座
客膝席爲壽何紛紛先生酒半從容起頃刻煙雲
揮灑紙拜贈人人愜素心洸堂動色皆驚喜杯酒
猶溫數篇畢且吟且飲盡今夕天然秀色出芙蕖
坐使時人求格律忽看腸色照堂東投筆鳴騶古
宋中此地從來盛詞賦意氣誰能擬上公

歌別彭定夫
與君世講誼不薄耐可中懷並蕭索相逢握手但
攢眉何用瞻天空漠漠桐風一夕報新秋我欲北
渡黃河遊君今除喪好讀書人面冷煖無深求君
不見古來公卿將相多孤兒當時蟣伏人誰知人
生墮地要努力遭逢那得無順逆

別徐恭士長歌
我生遂作飢驅者十年兩客平臺下茲遊兒值長
夏時錯莫求人汗如瀉感君慷慨獨留余坐君高
堂策君馬君馬白晳高九㚇安穩馴習迥不同君
堂虛敞來遠風六月不熱疑江中隱几長吟送永
日雄談亦足開心胸八關甘泉爲予設沉沉毀茗
銷煩暍有時新釀注深杯共坐中庭待明月挾文
摛藻各矜奇應手揮鈎各相悅感君意氣層雲裏
淹留似欲忘覊旅長夏已過淸秋來惜別徘徊視
行李我將渡河北入都賣文賣藥授生徒君應早
爲蒼生出棲遲高臥非良圖

別陳上舍送之白下
與子聚首已百日南枝相依自相惜三秋炎蒸往
返難感君惠顧情逾密遊梁詞賦我未成羨君年
少方知名少保家風看未墮對揚賢父隨諸兄君
今八月舊京去莫愁湖畔秋風淸伯氏雲霄振六
翮珠盤廣會高才生小弟相從殊不惡箎吹參差
相間作乘風南下闔閭城詩篇磊落誇河嶽唱酬
皆吾同心侶寄語予懷轉蕭索我今北渡漳河流
銅臺荒草悵新秋但得生逢曹吉利深水高山百
不愁

排悶
梧桑蕭蕭吹寒風城柝斷續隨疎鐘月黑轉見明
星密霜黃翻覺高天空心痛遥疑母齧指可憐久

客裘裳茸家書九月杳不得夢魂夜夜京師中闕家中書俱寄至都下

首春宴集王敬哉先生青緗堂即事

帝城融雪春風來尚書名客清樽開皤皤黃髮獨下士殷殷吐握真憐才三年一度一求見每見轉覺丰神健周旋不惜禮數寬名言能使人忘倦養生証學長生術漱精服氣嘯撫詠怡神覽鏡息吾機大藥還丹在胸臆巍巍副相當庭趨奕奕聲龍繞膝娛孫枝森森又林立玉潤才華人不如尚書豈遂懸輿志脩然高蹋煙霞致百城坐擁西府書

等身著作東山寄杜曲花深甲第長迴廊紆徑每升堂祥徵自下雲中鶴欵石造同華子岡即看令節當元夕張燈八面玲瓏出錯落懸珠玉樹明氷雪高瀉晶盤碧簾前素月映春星絳蠟垂輝向紫清座中弟子誰彭藏後堂絲竹想新聲醉歸泥首意茫然上林春色競芳姸枯柳獨立陽和外翹首恩光藉所天

歌贈彭中郎 禹峯先生次子也

愛君風流類河朔相逢握手臨高閣愛君磊落能賦詩結交並[illegible]君家著作不可當中丞備翰多光芒生男接武頗老蒼蹋歌飲酒尚書堂五陵年少莫相笑中原好避彭中郎

古藤歌孫太原柞庭席上作

古藤蜿蟺如虬龍縈煙拂日倚庭中繁英絲條若霞燦年年老幹嬌春風相公謂息齋太傅朝回多清暇焚香把卷坐其下有時急管開嬌絲名客飛觴極歡罷一從高臥去東山高閣平津盡日開陪碁每憶花前事埽門誰許共追攀我看舊邸懸卿月後堂重向淵源說吐握依然芳樹邊卿相風流同一轍論文稽古捋長鬚意氣襟懷誰得如最是拔垣

存諫草至今清論滿扶輿指顧宣麻玉殿頭五雲深處看鳴騶蒼生會待東山相容醉車茵可復留

宴故少宰胡公谷園即席歌和胤倩

良辰高會懷疇昔六載之前當此日平津開閣坐春風爲許升堂賜顏色亭臺杜曲始經營長楊細柳逶凝碧牆角桃花看半遮疎簾隱几攤書帙心力空將丘壑成悲纏黃鳥嗟何及只今仲季繼風流割鮮置醴娛賓客跛履重窺金谷園傷心幾叩西州策稠花亂蕊艷晴絲曲沼游魚自儔匹對酒沉吟送夕陽相看意氣無蕭瑟五侯七貴等浮雲

憔悴繁華同瞬息誰能長借魯陽戈永爲蒼生駐安石諸公酒盞莫教乾聊復爲歡盡今夕座中處士最深情長吟一篇頭半白

賀宋聲求新婚

花枝照天白日長小屏團扇鴛鴦香玉鏡金蟲懸盤霧宜男蛺蝶窺雲房黃扉公子翩翩出畫舸綵筆妝臺立飛瓊仙姝十八鬟二十五絃彈錦瑟碧煙紫鳳雙徘徊麒麟之兒天上來明年此日湯餅會正見沙堤高築新崔嵬

送子藹遊秦中歌 我師宋中允公子也

遠行忽在暮春日日暖風恬草正肥中原人物西北最函關形勝天下稀計程匝月方即次詠懷覽古常踟蹰官貧那免子負米身去每念親倚閭葵花爛熳蒲酒熟望爾欣欣躍馬歸

率贈永年傅庸巷

自愧學醫二十年上池未飲心茫然與君抵掌談竟日恍若披雲見天出願從受學拜匡牀精思表裏析微芒丈夫生不爲良相肘後方書敢獨藏

投贈吳明府

客秋八月來謁公旬日三晤别匆匆感公待我頗色腴稱我似與常人殊以此感公意未歇停雲朔風兼落月一年之中各草草以公之才亦潦倒蛟龍斗水困威神雕隼臂絲難騰身何况坎壈若我等俯首風塵獨隱忍思公兩度再求見咫尺相違難對面負米歸來空兩肩倚閭阿母雙眼穿依人何處劉荆州伏櫪年年淚暗流以公意氣能得士何不令我承知遇得士須得國士心報恩自比常人深結客須結窮途中感恩詎與常時同寒灰且溺韓安國牛衣病臥王章泣一朝轉轂驚時來致身日月鞭風雷以公憐才最慨慷向公言懷忘其狂公如省覽不相許明日一帆五湖去

研瀆草堂歌爲費古心戶部作

憶昔謝玄暉分符守宣城平陵在部下别墅此經營愛其山水佳自公多娛情至今洗研池千載揚其名安知驚人句不從此池生池水澄泓長不竭池塘圓柳風流歇城市移來况晚唐城外青山復相別謫仙最愛謝詩篇搔首携詩欲問天曾游溧上求遺蹟愛而不見心茫然千年勝地爲人守此地今落費公手誅茅卜築就漣漪依舊池塘與園柳草生禽語自朝朝看竹携藜過石橋攤書禾畫

凭欄坐魚樂花飛我亦豪費公磊落真丈夫仙郎
晝省高皇都拂衣暫寄滄洲興趨庭且見來鵷雛
長房華胄矜遐尚敵名會踞宣城上水檻浮槎淼
研歸拄頰吟成肯相讓

宜山堂歌爲溧陽彭廣文作

我來平陵東駕言彭園麓園前列岫作畫屏園後
清泉繞華屋我登平陵城南望彭園樹樹色蒼茫
欲拂雲千年古木神靈聚我登平陵城南望彭園
蔴藤身十抱若龍臥蟠曲天矯相崚嶒平陵人家
多園林彭園名勝甲平陵賤子窺園亦不易我師

碩我常相稱虞山老人有序記再集羣公投贈句
此園行見萬古傳宜山堂中多感遇我聞平陵遍
舊京昔年畿內稱嚴城幸以僻處獲安堵水陸未
致干戈爭名園不隨陵谷改肯堂再睹規模在孝
廉船上擁羣書廣文意氣驚當代愧我風流非謫
仙北湖石■幾洄漩名園嘉樹空相賞琴樽應自
憶彭宣

贈別友人

凝寒太虛高積雪馬蹄蹴踏層氷裂愁看遊子向
南歸北風耳後聲嗚咽適門膠漆重流連豈忍相
逢便離別知公結念在倚閭千里遄還志莫奪賤
子蓬蒿苦穉人自慚無物排征塵京華倘附詞場
末仰藉珠璣咳唾頻

別盧龍孤竹山堂後三松樹

與爾盤桓遂一月天涯相聚非徒然清宵我愛坐
其下長歎時獨覩其巔枝如虬龍方起蟄氣可吞
雲未上天更羨三株成鼎足結根孤竹山堂邀歲
寒蒼蒼守霜雪榦古漠漠交雲煙風塵蓬轉西征
路淚落征衫空白憐

又贈別文起堂前一松

三松既辭山堂後一松復踞前堂右淩雲不畏孤
生難獨立中庭見深秀半枝枯折已多年生意龍
鱗尚挺然望汝再榮來入夢八州陶侃待登天

羅郎行戲贈弘㦸

羅郎身長八尺餘兩顋毵毵頗有鬚腰身結束又
穩稱揚鞭顧盼軼我車驟如飛鳥追風疾塵暗青
山忽相失君能下馬即賦詩料君上馬必殺賊愧
我風流比羊祜從行隊向車中去他時白羽指健
兒未堪一着黃皮袴

六月二十四日我吳相傳爲荷花生日漁陽

道中値此有感而述

荷花今日是生日花蕩爭遊紛如驛先期持錢喚酒船是日城東聯袂出朱欄碧檻坐逍遙船家少婦供酒肴靑靑佛手筵前放洗盞俱換宣成窰鰣魚剗鱗裁方寸燕窩如雪雞尖嫩主人落筯未須臾狎客低頭吷何健十番鼓歇淸歌來嬌絲急管相徘徊豪家角勝須快意老班三選當場鬨隔船茉莉珠蘭香佳人啼𠷈墮馬髻推篷時露金跳脫玉搔頭顫窺波光日暮迴船花影動田田荷葉風吹送採蓮滿插酒船頭樽空客散歸同夢家鄉行樂都如此歲歲年年驕蕩子客裏相思一慨然悲歌試聽隴頭水

改亭集卷二終

改亭集卷三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默編

從孫寶仝　姪嘉禾重校

五言律

渡大河

茫茫是何物眼底一相親擊楫當年志渡江今日身浮沉看島嶼明滅見城闉但許長風利樓船到海濱

寶應城外

渡江纔二日希復見靑林獨此垂楊色芊綿感客心三湖連浩森萬巢起春陰形勝還襟帶雄懷試一臨

淮陰偶見

牙檣如列雉轟轟滿前川橫海誰楊僕防淮想謝玄陣雲天際合戍火浪中懸便欲乘潮去朝宗到日邊

日暮同子曠望黃河

落日望黃河驚沙走白波風塵此終古游子竟如何注海東流急輸漕北極多勞勞茲水意客鬢悵蹉跎

河水至放舟出閘志喜

可喜南河水湯湯果北來舊痕看漸沒新漲欲爭
廻縈纜嗟三日揚舲舉一杯凌晨風色好直到馬
陵臺

送春

送春春已去春去始成悲可惜芳菲日多爲行役
時鄉心飛鳥疾別淚故衣知今夜粧樓裏應憐聽
子規

出都次日二首

昨日復今日皇州又涿州到家從此去爲客欲誰
投負米違慈母無車感舊遊勞生眞計拙歸夢滿

西疇

柳色年年碧繁花處處紅春光看自好幽恨若爲
空日炙無聊面天吹不盡風生平遲暮意淚眼任
塵蒙

良鄉道中遇寶應李素臣有贈四首

共有傷心事相逢各自知河陽悲挂在（素臣時喪愛妾）羸
博感魂之（予將卜葬長男）淚盡征衣濕堤長鹿馬遲羈懷
正搖落況值暮春時

旅悶憑誰訴相隨我獨來可憐乘下澤無以及龍
媒草色綠堤淺山光背日開今宵有明月應許共
徘徊

師門同侍坐兄事並周郎（子叙）御翰傳鳷鵲嵩呼近
鳳凰幾年仍護落匏北輒蒼黃往事深恩在遺弓
未敢忘

之子才華盛蹉跎恨未伸那堪報罷日又作悼亡
人錦瑟調聲歇香蘅乞夢頻三湖空浩蕩莫洗淚
痕新

曉行

排曙度長坰垂鞭信馬行孔烏啼傍母高岸影疑
城星向何方沒風占此日輕畏人遊子事愼勿厭

晨征

過雄縣

茫茫陸海內此地忽江河似接滹沱脈遙聯易水
波沙明魚鳥樂洲淨柳蒲多遽觸吳儂目思爲破
浪歌

任邱道中廻望西山有感（是日爲新進士臚唱）

不盡西山色今朝極望無帝鄉羅劍佩我舌問妻
孥寂寞隆中嘯蒼茫督亢圖昔賢知未遇時一哭
窮途

呈朱座主

莫報恩知厚將離轉愴神秖因貧到骨空有淚沾巾落月金臺曙飛花濟水春前途迎鷁首重與訴艱辛

白楊

三月交河畔森森見白楊悲風搖曉日倒影泣斜陽似柳難爲折非花不受香齊前如可植我意欲千章

梨花

梨花開白雪碧柳映青袍行色眞堪樂天心惜太勞無文慚絳灌能事遜蕭曹一櫂東吳去秋江我亦豪

道傍見落花

飛花滿路隅下馬立踟躕可惜春光盡方爲客路初小妻憐柳色稚子望家書那更衰親意年年苦望閭

梁園月夜懷門人吳霦徐鈗 霦字虞升鈗字電發時吳客燕徐館吳興

二妙光吾黨思深詩漸工可憐同旅食誰與念途窮蹤跡殊南北襟期晳始終淸宵愁不寐相望月明中

追哭侯研德宋疇三

侯宋眞知我提攜憶酒壚存亡逑異路哀怨獨前途天道勞疑信神仙竟有無友恩慚未報灑淚問遺孤 疇三有一遺孤竟不育研德好神仙之事

初夏從宋座主讌集陳孝廉園林四首

首夏好風日追陪几杖宜名園羅珍木華屋豔雲楣客擬南皮集樽從北海移陶陶堪永晝行樂望吾師

碧水方塘靜綠堤柳帶長游魚知在藻鳴鳥愛如簧秉興踰杓嶺微醺坐曲廊從來戀丘壑對此意難忘

高閣一登臨荒荒旅思侵雲低淚眼樹天近望鄉心兎屋山難見北湖亭正陰 李白遊溧陽有宴北湖亭望兎屋山詩 當年李供奉亦似此行吟

愛客陳驚坐惰文足勸酬中廚和芍藥豐膳比青邱日落女牆暮風生水面秋籃輿相挽去步屧幾淹留

七月十四日潁州坐月

淸潁城頭月流光應到吳鄉心千里外旅夢百端俱隻影難論劒空庭且撫梧遙憐倚閭者起坐念

兒扶

蔓芝翁夜過

問誰騎馬客踏月叩門來耆舊知通德蕭疎見旅
懷夜深茶竈息話久柝聲催浸得甘瓜在爲翁當
酒杯

城頭同門人劉凡作

誰倦且抛書從游步屧徐城頭頻悵望野色一蕭
疎寒葉黃將遍殘霞綿不如我懷何所寄只此曳
長裾

九月十三日月下偕劉凡龍作

高秋新霽後天地淨無塵靜夜懸明月清光照幾
人從容同翰墨卓犖共精神我與二三子深懷難
具陳

次原韻奉酬徐文學係大司馬張公鶴鳴甥劉公勇考功友也句中故及之

自從遊稹後久已識君名況復談皆妙真令客盡
驚劉楨推舊德張翰許新英慎勿分南北烏衣半
是傖徐詩自識云誠哉北地傖予謂王謝過江時皆傖也
制義原無味何須論淺深君才徒傅物吾道在明
心容洗虛空象誠求寂寞音考亭傳正學迷者未

能尋

九日同人集公定齋中次韻

家居同載酒何事尚嫌貧看爾題叢菊令予歎旅
人微霜隨葉落涼月照簾勻毋恨登高日鄉關望
未眞

九月十三夜月下坐文昌閣傍寄張孟深

閣影似浮圖城隅倚碧湖秋風動衰柳夜月起殘
蕪幽賞宜清坐良宵誰共娛伊人看咫尺我愛執
金吾孟深舊爲錦衣指揮

九月十八日夜雨有作示門人劉凡劉昂劉

志岦志岑

一燈秋夜急並坐苦吟時句向深思得才從靜夜
知空堂寒襆被疎影動花枝時坐側菊花數本辛苦看君
輩淒然客淚滋

送子端至兗州省親

爽氣滿郊村君行始出門客心驚歲晏子職爲冬
溫北道氷霜早東州禮樂尊歸來聽新句樽酒夜
重論

庚戌除夕

守歲豢龍家春風感絳紗講能通四子書或愛三

車積雪占年瑞初陽兆物華倚閭負慈母惻恨滿天涯

送張州倅二首（張於國初有功賴州令爲僧白門）

落日秋風暖遂林煙靄稀幽人住郊寺羇旅欲何依草勝需才吏淸時棄鐵衣昔年轉戰處今日着緇歸

倚是棠陰地謳吟在穎人三車問白法一笠挂閒身到日梅初放歸時菊又新京風空滿袖何以渡江濱

途中淸明日遣悶二首

上巳過邗溝淸明渡泗州風花隨地有啼笑總離愁柳脈他鄉碧山憐故國幽登樓焉敢賦何處得依劉

蛸蠑青草塚上塚値淸明見眼無新舊天時愴死生難將三釜粟莫奠五侯鯖膽父悲生事窮途淚更盈

慰繆天自（時天自羅父艱欲歸未得）

負米來燕市逢君喜可知那堪把臂日强半撫膺時各有慈親在須寬游子悲人生雖半百努力未嫌遲

發都門將之盧龍二首

烈日照神州因人關塞遊黃塵迷大路皂帽雜鳴騶膽怯偏乘馬魂驚恍墜樓勞生眞計拙歸思滿西疇

徐行三十里回首見斜陽漸喜炎威減差令客夢涼月紘看未滿蛙鼓聽何長隱隱疑城堞前迎蠟炬光

通州城外二首

通州城外水浩蕩似吳天北走千章木（口外採木俱集此）南通萬斛船投鞭聊自哂馳目一脩然今日初勝騎多慚使節憐

邊風當五月節候近淸和穗結麥花了雛成梁燕多鄉心寄櫻笋幽恨結漁蓑莫漫求禪喜（時同友談禪）滹沱派易訛

乘車

遂有升車樂都忘控馬勞寬心客睡穩濡軌亂流高遠岫參差見晴沙轉側半同遊相顧笑逸興是吾曹

偶作寄妾

我履汝所製履穿憶汝頻剪刀出淸曉鐵手動初

春客路三千里離愁十二旬（予以二月十五出門至六月望百二十日矣）遶西今夜月應照夢中人

將自盧龍至宣府曉起有作

月落盧龍塞風吹孤竹雲客懷方寂寞人語已紛紜無寐疑天曙嚴裝聱夜分濤聲松際落謖謖又誰聞

七月朔臥病宣鎮城中二首（時墜馬次日）

寒雨蕭蕭下空囊欹枕聽身因一跌誤腸逐九迴停藥物安時命空文寄醉醒南華頻在眼鴻翼想冥冥

俄然七月朔客路歷三時廿信人誰寄酸辛我自知鍊金須繞指學佛只低眉力疾清晨坐愁深淚似絲

七夕二首（時在宣府官舍）

客中逢此日未有不思家況在邊城遠兼悲秋氣賒黃羊侑蘆酒白鳥就燈花爛熳求酣睡何心聽暮笳

去年今夕好久客乍歸來流水池塘靜匡牀枕簟開老親可脫粟小婦進香醅微醉攜纖手雙星看一迴

七月初八夜聽雨邊城有作寄內

雨聲斷復續夜聽轉凄凄時序知秋水泥塗怯馬蹄酒醒心事集燈暗旅魂低何日巴山句長吟和老妻（義山巴山雨夜詩老妻最愛誦之故為落句）

宣府逢立秋（是歲閏七月）

秋氣吾所愛邊城太早寒披裘三伏慣擁絮五更殘風自長城落天連大漠寬摩霄羨鷹隼健翮爾盤桓

新秋同弘轍子重陪王公夜話

秋風驟相入已覺紙窗宜對酒燒龍腦論詩坐鹿

皮宦情公澹蕩客況我棲遲起共空庭立邊山落月時

不寐

人對南窗臥風嫌北道涼醒來抱明月夢去見空牀百日家書斷三秋旅夜長南飛有烏鵲羨爾渡河梁

彈琴峽（有小序）

居庸關北二十里翠峰環合林木蔽虧怪石嶙峋泉聲清激下有彈琴峽上有賞音臺余從王公發漁陽至上谷憩此有詩

四山圍繞處千里一泉來奇石聲相激清言鬱不開似琴彈變徵穿峽起鳴雷賞識高軒意臨流首重迴

過雞鳴山沿桑乾河畔馬上作二首

千峰開兩岸中挾小黃河名有桑欽識源因博望多波鳴輸駭浪沙激起盤渦邊馬憑高聽人今奈奈何

勝地多相似龍門記昔遊一樓倚萬佛四水合雙流（伊洛瀍澗合流於龍門石壁鑱刻萬佛予庚戌夏曾游處）浩浩長無極茫茫對此愁河源來最遠臨眺亦銷憂

昌平城南作

茨菇葉已密秔稻花方齊如歸故山裏一破家園扉京東水田熟河北流民歸賑恤豈長策愁然念皇畿

北歸

塞上日易莽凄然我北歸山深女蘿瘦草茂橐駞肥土雖聞人語沙蟲黠客衣生來骨相薄只合老漁磯

冬夜月下光祿卿席上作四首

最喜嚴寒候今宵氣似春疾風吹漸息明月坐相親依幞清光滿窺檐淑景新卿雲方滃藹尊酒召門人

話久初聞柝香凝未放梅鑄顏欣密意立雪愧凡才耳熱三蕉葉心添一寸灰郎君看吐鳳想見重徘徊（時予倣在坐）

橘柚來何處垂垂滿曲房擕燈頻向樹對酒忽思鄉蠟照攤書架冰融點筆牀自誇今入室幸忝舊升堂

詩句師貞好清新庾不如細論知格律得意在蕭疎酩酊姑蘇酒烹嘗寶坻魚教思兼賜食寸草愧踟蹰

癸丑元日杜門旅館二首

裹足過元日支頤對一編敢將眞棄物出涸好新年淡淡青陽屆荒荒白日懸探春花縱好底急向人妍

蝶倪迷莊子鞭宜讓祖生年華雖屢換頑鈍總無驚息影空庭淵依賢旅緒清小人有母在不敢負平生

讀邢州詩有懷集中張（檞）王（佃）崔（鳴鷟）趙（培基）諸同年兼悼鉅鹿楊猶龍先生

同年推四子門下溯楊公（丁酉座主曹公山楊公門）好句雄河朔高懷並岱宗相思淸夜月獨聽老槐風何日從文讌南皮勝事同

別邢州國士書院後大槐

我來槐樹下忽已見新秋久客忘時序依人愼去留燈移燒蝎尾月出喘吳牛明日辭襄國空堂國士愁

郭氏園亭沙隨同人讌集（郭時爲元氏令）

倦遊當暑日最喜濯淸泉水檻移高宴浮槎蕩遠烟炎威雨後滅貧戲醉中傳爲念陶彭澤能忘種秫田

八月十五夜廣平院中讌集主人口吟杜詩夔州十五至十七四首因每夕次韻和之

客傾楚國醴主佩呂虔刀並坐嘉林下遲看明月高輪孤開一照星衆失如毛子夜疑天曙詩成欲吮毫

歸夢趨吳會蓬心客趙城已愁秋夜永况對月華明恐淚燈宜滅隨人酒共傾蟪蛄啼不住掩耳避營營

十六夜翫月

爽氣欣今夕孤懷信九秋誰將淸夜月一照濁漳流叢桂思招隱高天欲寄愁故鄉無限好蕩影刺輕舟

十七夜待月

黃昏空悵望倚徙愧閒身稍見光移樹方知月趁人衣裳憎客久秔稻憶家頻不寐聽風起沉沉雨又新

秦東中晁盟兼寄覲仲隨叔二首（廣平月夜作）

斯人堪結想宛在此城中夜靜高齋月秋淸喬木風道心堅盐滄詩法老逾工十載驚寥濶慙余類轉蓬

當代論人物三申洵偉人阿兄眞獨立兩弟喜能振（二語出櫟園先生結鄰集）忠孝承貽燕文章得雅馴茲遊難會面艮讌憶京塵（謂辛丑春同集梁園也）

冬至前一日重發天雄至京師是夕宿魏縣二首

已近河南路南行路已千（京師至天雄凡一千里）如何醎北去歲暮入幽燕生理依人慣窮愁逐境遷可堪今夜月又向魏州圓

暝色平原合寒林四望齊升東驂違目出郭上長堤扃戶經時久斜陽乍見低不知天地內何處是雞棲

魏縣夜行

寒月光千里沉沉信夜行驚烏飛復定枯樹影交橫牛曳車輪綴城孤刁斗清此時懷越石起舞見平生

曲周道中

茅束平橋軟扶輿慎一登皛皛橫匹練皚皚積層冰天月光同皎霜林氣共凝夜行五十里孤戍見微燈

發曲周縣

忽喜見行舟城西橋下頭津門從此逝漳滏遂同流水勢如環轉城西得曲周川原看信美嘉樹坐淹留

過邱縣境 縣屬山東由曲周至威縣道經處也

行行幾輔久今日忽山東白草迷荒徑黃塵起暮風肥磽宜地脉聚散信農功水骨乘寒月玲瓏極望同

夜過廣宗

列炬隱林紅遙知近廣宗識塗從老馬夾轂走村農短晷須長夜輕寒感大冬遄宵倦行役睡美失晨鐘

威縣車中見月哭龔芝麓先生四首

車中見明月車下立徘徊盡日行三輔頻年賦八哀西州門未叩南斗望空迴白馬何時會千人慟哭來

身世雖通調心知重有師君宗人已沒捐棄竟安之月下深杯酒花前信手詩誰知成永訣執紼獨予遲

獨坐頻垂涕風塵更愴神此身何所託吾道失斯人趙壹懸窮鳥莊周恨涸鱗龍門今亦有喟獨感公真

長物嗟無有孤情眞可哀高天知震悼薄海共悲推祕器東園賜生芻北道來成都桑八百尚愧有餘財

月下懷朱六 戊子時朱在廣州

朱家久不見聞在五羊城庾嶺悔花早裴綿杜若生 朱隱裴綿即唐相裴休故宅 君行逾南遞我役再東征萬里何曾隔相思咫尺情

夜入南宮縣界擬寄鄭司直提學宋中郎大令（兩公皆予同年）

人馬影參差車中月上時寒光雖滄蕩萬籟尚迷離周道平如掌鋒車去若馳恒山今在望鄭宋若相思

冀州詠所見

侍中光四面不待坐生香帽側蟬雙葉風吹錦裲襠期門挾彈俊擁項弄兒狂爭似東方騎年年大綬黃

蠡縣道中

人家牆北角殘雪尚稜稜日氣温雖徧寒飈敵未能浮圖棲凍雀睥睨立豪鷹漢縣蠡吾地千秋感廢興

安州道中

棗樹多如薺村煙土銼生兒童知拱立番漢雜深耕麥隱西疇拙天隣北極清行行望京國炙照寸心明

御城寺二首（距安州三十里嘉靖初建有甘泉先生碑文）

乾鵲巢高樹祇園出舊林到門齊下馬選佛一徵心候吏提壺倦行厨啜茗深摩碑看歲月嘉靖到於今

碑是甘泉筆文章助冥搜從來卑象教無與觸浮漚野馬吹龍樹斜陽動鹿裘我生雖浩蕩結念在西疇

過清苑有懷同門樊天木（時爲楚中應城令）

燕臺分手日荆郢憶君時異氣今何用清心可自持歲寒姜被重日暮祖鞭遲疇昔同門友音書久不知

過安肅城外擬寄梁明府

惠我青絲履難酬金錯刀因嘗安肅菜却憶廣陵濤（梁舊宰江都）舊識從王綰（謂阮亭）新知借李翺（謂屺瞻）美名勝楚下親切五雲高

前詩方就屺瞻與梁明府並馬而至

我在輕車坐君乘快馬迎相逢幾不識一語足平生日落揮戈急城深乞火明翩翩李供奉相並見交情

夜入容城

容城彈丸地襲哲足風流後有楊忠愍前聞劉靜修燃薪傳一夜驅馬挾雙輈可惜荒祠在掘衣我未由

又詠椒山先生

先生楊仲芳吾道得光芒事實存年譜文章滿樞牀籥韶遺器定𣦸洛受書詳一疏干猜忌如何引二王

周安道中寄京師董三弟方南

高唧近帝畿即次解征衣苒苒看殘臘欣欣似遠歸琴書隨寓穩肴眼傍人稀何日偕吾弟清言慰懇饑

近京

日落浮雲聚氷融漲水痕近京多大澤抱郭有諸

屯隱隱西山見明明北斗尊凌晨行百里便可入都門

旅夜不寐成二首

城柝聲將歇晨鐘聲漸聞可憐近長樂只是蔽浮雲去矣人宜賤歸哉志不羣幾時有餘粟養母更論文

母老猶論績兒衰懶著書遠遊難即返身廢竟何如永夜思天曙晨寒望日舒幾年羈旅淚朱灑向牛衣

雨雪遲虞升不至兼示雷發

街泥夏聒隔念子又新年涕淚供兒女（虞升客冬喪長子予臘月失一愛女）艱難索酒錢雪墜春雨後燈亂曉風前何日偕徐邈高言共一鑪

改亭集卷三終

改亭集卷四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默
從孫瓚仝姪嘉禾重
編
校

五言排律

入國學覩禮闕雅頌應大司成教三十韻

右文開聖化左制表神京四海依皇極三宮潤太
平橋門眞壯麗壁水自澄泓丹戶乾坤闢瑤堦海
嶽寧恭惟崇上序直欲冠天祛露裊金盤直風含
玉殿閎高松翔白鳳古柏結青霙鏞鼓東西列圭
璋先後呈梧歆玄坐迴陛降紫樞嶸法駕俯臨幸
嵩呼爽道迎翠華承日月仙仗引公卿麗旭凝初

献和鑾聽集成此時崇正學誰不賀文明盛事方
鼇飭章程益淬精從遊多郭憲賜爵兩桓榮國藉
師臣重書傳子弟行丙科嶄爾雅高第說先生緬
入成均日欣逢典禮誠升堂窺矩立肅拜想經横
鱗次周璇室趨鏘滿繡楹何須矜綿蕝俱似進蓬
瀛更荷升歌列遙聞象德聲渢渢來鳳管藹藹發
鸞笙清廟陳先烈嘉魚暢主情夏絃方學拊秋誦
已能賡泗水流無極東山雲自縈龍門誰不踐虎
坐獨心傾芳樹期敷澤奇花望錫名叩鐘知莛弱
酌水識樽盈何日陪雲母光華徧　帝城

贈濟州太守李燮五

天入奎章近雲看泰岱隣扶輿環閒氣正學畀斯
人琴響氷壺勝星從碧綬春仙根矜得姓聖域展
親民盤錯鋒逾利艱危氣益振勸勞銓注舊洞鑒
主恩新竹馬重迎萿棠華再覆祖公以史事赴撫部審雪復任
術追召杜卓異比荀陳轉瞬迴宸翰相將列要津
孔樽開欵洽禰刺笑逡巡抱玉來燕市登龍問涉
濱主能同賀監客愧竹溪身

八月十四夜同梁侍御曰緝於許酉山家對
月八韻

落開梁侍御待我子將家逅謁忘修刺看雲已落
霞清樽附旅夜眞氣滿天涯靄靄遙明月沉沉起
暮笳高言窮十緯旁徑析三車不覺秋宵永微看
葉露加玉繩簷際直銀海望中斜明日朝天去青
驄散五花

贈㦸柱峰侍御兼呈灝亭先生

諤諤㦸都諫昌言蚤拜颺貽清承世德特簡自
先皇宸眷恩優渥綸褒意激揚卿雲旋爛熳萊舞
極輝煌令子隨騰躍登朝繼頡頏鳳池波灩灩蘭
佩玉鏘鏘紅藥迎莖露青梧映柏梁人稱眞御史

公望本巖廊符采凌虹見論思抱獨藏匡時惟正
色尊　主只封章國體貲威重蒼生佇樂康何須
言必用已覺氣能張況是都俞切行看寵眷長從
容敷澰澤密勿悟當陽獨立三臺上相孚一德傍
此時嚬伊陟寧復羨裴王陋座移雲毋趨庭並玉
堂人間誇鼎貴天際仰高翔何意泥中客欣依日
下光覽揆慚獻頌聊以代稱觴

八月初十日酬成張先生署中對月十韻
漸覺清輝滿流光解照人星稀河漢出月迥露華
新高宴娛今夕羇孤愧此身師懷投剅月秋氣絕

纖塵覽古悲銅雀書空對玉津芳醪三雅列藻鑑
兩河均　繞啼烏鵲鄉思憶白蘋別因城柝急醉
藉馬蹄馴皎皎垂征袂沉沉似向晨天高悲宋玉
感激易傷神

送同年甯侍御按鹺兩淮
閒氣邯山盛清風滏水長偉人生　聖代正色啟
明良詠草烏臺上昌言玉殿傍稜稜看劒佩肅肅
動絲章沛澤先南國宣綸出尚方聽嘶隋苑月雲
護董祠香執法參乾曜旛姦走皂囊嘉謨帷裕國
勝算是矜商指顧開閶闔丰裁振紀綱泥中黍嚼

昔翹首望清光

汪恪菴大令招遊女郎山次壁間李中麓太
常韻
飄飄遊子屐脉脉女郎山岫轉如廻抱煙低自往
還終花綺陌睇愁黛遠峰開帖地來飛燕迎風立
小鬟樓凭金屈戌水繞玉連環（繡江水遶山側）時口應開
鏡春光好駐顏微蘭私自祝（山有碧霞祠祈子輒應）插杏共
誰攀（山有玉簪藥）遐勝凌無際羇懷託此間主人堪卓
爵詞客豈揚班興盡鄉心切清齋對八關

阻暑却寄張大參十六韻
閒氣來陽羨家聲冠帝京才華張協盛公望茂先
清解筆青華署然藜翔玉城鴻文推大手王佐想

元精列戟辭中禁維藩裕國楨政成神爵集治最
　御題明鳳詔還前席蓬瀛再濯纓泰階資上相
滋澤慰蒼生賤子叨誠久環橋執業榮（公叔父司成公予前雍試拔第一）
竹林看令從蓉府畏名甥更忝南宮契（公僚壻米紫來為予同年）
兼隨仲蔚行（公弟泳侯亦予友也）先容求聘脒通
謁冀逢迎庶遂登龍願聊酬望嶽情蹉跎成熱容
惆悵隔霓旌未入禰衡刺難窺傅說羹因風陳悃
悃一顧欲長鳴

贈周櫟園觀察

昭代推文獻誰稱最鉅公先生真斗極士類仰鴻濛著作商盤並經綸漢傑同精思穿溟涬偉節樹崆峒六合收人表千秋味道融江淮底茂績閩海振奇功肅紀持憲正司農裕國供艱危經百鍊孚格只孤忠而秉青齊鉞還開建業宮欣欣從怙冒藹藹近忻懞牛首巖威峙龍盤沛澤通伊予承塵誨相贈滿書籠似黎雲霄上如依月旦中寸心輸踊躍頑石待磨礲河曲覩如帶山高頌若嵩因風寄遠憶湛湛有江楓

贈佟與京二十四韻

憶別濤塵後俄驚十六年望湖明月夜葛塢小春天白苧新聲合紅兒舞袖連華燈娛密坐美鬒艷垂肩主客心期洽杯鐺禮數捐此時遇知己誰不頌周旋薦禰書相贈推袁意獨堅匆匆一分手落落各加鞭君往趨章貢予行滯趙燕關情問助喜遠望得深憐詎意平江路相逢掛席船遙呼只片語疾去若飛烟晴樹思無限停雲念黯然淮南空寄詠薊北枉投箋自此疎芳訊無從繼舊緣今茲欣把袂昨復荷開筵把臂如疇昔升堂似僊佺酒因家秫好肴爲圃蔬妍豈手盆中具林嵐影外傳何須虎頭壁絶勝米家顛(與京蓄盆中擬画家筆法夜以燈照之影更妙絶)更許梅花發招尋杜曲前名園期極目逸興勉重研羇旅顏逾厚窮愁歲又遷平原真意氣繡像祝豪賢

劉公定招遊郊園看桂花十韻

纔出郭門東天香送遠風名園近睥睨芳樹傍籬櫳暇日軒車過初歸讌集同(公定初從燕京來)客來三徑外身坐萬花中亭映交枝碧杯移浸珀紅南皮遊有數北海興無窮諸讌忘羇旅風流憶醉翁夕陽宜遠眺秋氣落晴空並轡煙霞接微醺意氣通小山探叢桂佳句滿梧桐

贈予登二十韻

論交周四序識子實非常意氣凌金石篇章辨漢唐丰神真嶽嶽標格最昂昂六館推文伯三川見大方扶搖不日近簡鍊暫時藏燕翼青箱秘鴻儀碧漢翔伊予來上國握手露中腸得句相矜賞披文共頡頏紀羣欣接跡贊炬快同行東壁書容假西湖與不忘爲歡馳酒客脫贈解衣長苒苒韶華換勞勞景物忙弧懸當歲始椒頌及年芳春滿黃

金谷天新白玉堂二親方壯盛百祉正弘昌亂得
垂虹貴家迎蓂日祥羽儀開健翮騰躍徧康莊道
以經綸裕功因啟沃亘斯時數朋舊我亦附榮光
莫笑稱詩拙詩催笑侑觴

祝大參方公二十韻

恢台當盛夏沆瀣正新秋恰值生申喜羣占瑞氣
浮家聲承相國德慶自饒州俠蓴科同顯經綸望
獨優南天澄渤澥西塞洗戈矛幕府交章薦軍功
次第收茲來秉旌節指顧靖炎洲清比氷壺澈巖
堪玉律伴矜黎沾雨露嘉穀滿田疇淳意消虞詐

和風足獻酬四知曩哲在三字古賢留烽火隣封
遠苞桑本計周會須從樹戟翔步列鳴騶 帝念
黝庸懋民依怙冒悠旂常書姓氏鐘鼎勒謨猷履
即登閶闔星寧制斗牛門生舊盧鄭賓客昔應劉
弘閣曾陪讌庚梅忝倚樓今辰欣介壽亘日望從
遊愧少綴山獻空間下澤謳

雲起樓聯句 并序

雲起樓者三韓吳公伯成爲錫山令時所㧝
建者也樓居第九龍之麓踞陸子泉之上擁
神皐之秀擥舍形勝之奧眏吐納風煙俯仰
陵谷喬柯蔽日醴泉歕雲遊觀之展徧於極
遙臨登之歡得斯爲愜自昔浣沼之名曲水
之榭雖曩址可企而芳規蔑如使君自公之
餘賓客相從之暇以至四方掞藻之俊彥八
表扶質之偉人莫不聞風褰裳攜樽覓句王
仲宣之信美旣賦杜子美之騁目方新彤還
朝道經徘徊其下偶與許子共爲聯句凡二十
韻以紀勝情高山可仰情見乎詞若云簡知
我者不必寄元則先得我心是在作者吳門
繆彤序

郭抱青城麗山含碧澗幽 甫 五湖開景色八嶺踞
風流 念 土厚甘泉洌天高老樹秋淙淙看噴玉 甫
歷歷共登樓騁望芙蓉入憑臨罨画收 念 朱甍何
巘蘗紫氣欲颺颸靈秀占吳越 甫 空濛徧斗牛大
雲何處起此地偉人留 念 曉並朝暾爍宵同銀漢
悠囷輪呈象巽 甫 旌蓋自天浮倒影凝三島垂光
映十洲使君負李郭 念 賓客亦應劉高宴相攜手
論文在上頭 甫 不殊袁紹飲何異謝公游逸興江
山助 念 交期翰墨投誰能升傑閣有不念雄謀 甫
北顧皇居迥南瞻旅思愁於焉整脂秣 念 一爲聽

興詎高寄誠堪繼中平足與儔甫豐碑他日勒庶
樹比培塿念

贈同年杜肇餘學士三十韻（次李義山上杜僕射悰原韻）

淑景開旋閼菁華映玉京積祥發鳳羽餘慶得星
精華由家聲舊城南世望清趨庭稱夙慧入塾著
吳聲水秀鴛鶯濼夙和綺角楹江才花入夢越傷
鵷爲盟騏驥翔康步梓楩作上楨含章追陸贄得
句遒鍾嶸視草看聯第衡霄只一鳴紫微瞻灩灩
黃閣珮行行有喜沾天酒承恩捧御羹澄心推滄
靜養疾轉和平學以書淫富經從左癖名人文河

洛盛賞識主司明縣圃香蘭茁藍田美璞生得賢
眞有後循進順何爭甲帳陪　皇覽庚枋扆　帝
旌昌言功啟沃閎論意屏營進退無姬媵御杯遠
醉醒蕭疏誰得似謹愼詎能驚即此持身法應深
濟世情寒垂冬日暖霽放歷雲晴帷幄資謨弼鹽
梅協俊英堤高待新築燈聚快如城此日來游子
暑時識貴卿敢期門可掃尚冀騎爲迎聘賕邀河
潤吹噓藉玉成夕葵安負米曉鑑倚持衡壓飽貧
交荐田餘古硯耕獻詩嘗躋祝懷抱日縱橫

贈李湘北侍講二十韻

誰能扶正雅當代最推公健筆能深入虛懷愛折
衷才情況天授體勢自無窮著作將身等聲名豈
俗同推賢繼元禮擬古續文通一振蓬瀛色能令
鳳沼雄五雲垂翰藻七錄靜書籠御苑枝皆碧宮
墻藥自紅近　天思獻替述祖自崇隆（時纂修世祖實錄）
燕許項函掌班揚玉笋供經綸何壯淵衡鑑乃宗
工分校嚴題品澄清著辟雍奇才來叔夜談士得
符融六館人相慶逾年道已崇即今瞻啟沃相與
懋精忠不負平生志惟將學術充格心規十漸翼
主翰雙鴻勛業夔龍上交期許郭中掃門心有託

開閣展難容感戢遭青眼當筵賡國風

觀岘瞻射獵八韻

襜褕貂半臂結束愛身輕馬作飄風勢弓調礔礰
鳴合圍張陣脚列騎偃長城俊骨聯拳疾飢鷹獨
爪明飛毛憐雉兎灑血快狐鼪塵起雲林暗鞭收
大地淸歸來吟四鐵豪宕發綦聲

高陽縣過故相國孫公宅十六韻

高陽名相地樞輔昔巡邊幕府搜朝傑軍咨得逸
賢鹿（伯順太常）孫（鍾元徵君）風義峻茅（止生總兵）宋（獻儒問卿）武文全
馳檄騎兵泣登陴信誓傳五城唾手復九塞抱頭

旋震圭勲名重匡時荐劾先陰疑晉陽甲顯類令
公權戰氣空蕭索歸懷寄偓佺青蠅殿上集碧血
土中鮮湛族悲　梯榮賤褚淵門生多曲筆行
狀已喧闐陳壽書求賂丁儀事失編虞山雖竦峙
瀨水亦廻沿今日車過此能無意惘然（孫督師門下四傑曰鹿孫朱茅錢牧老作督師行狀以有夙憾於宋盡削去宋事人皆為不平故有陳壽丁儀之句）

容城哭孫徵君十四韻

幸入徵君里徵君近已亡三號長夜半一慟短牆
旁絶學誰能任宗傳孰與商訒停十一子證悟兩
三行弟子多英妙微言各自藏高明推上蔡（張沐字冲西）沉毅得雎陽（湯斌號荊峴）寸忝承親出（先生令子與家世父同為鹿門孫婿）曾無炷瓣香褰裳愁枳棘重繭畏河梁奕奕
蘇門峻悠悠衛水長如何遹暮謁僅一拜匡牀（丙午九月予至百泉值先生臥病僅一相見）莛叩鐘無應蠡斟海莫量沉
思逾歷歲結想再升堂豈料攢眉壽終為掩劍鋩
高山空仰望此意詎能忘

曉發固安至京師呈督學王公

寒雞鳴廣野曙色動徐輪淑景升丹闕平林擁玉
津苑牆天外直御宿日邊勻鼓吹旋龍節旌旄返
帝闕公忠輿論在謹慎　主知眞得駿燕金舊
羅珍趙璧新幕中慚庾杲物外契嚴遵愧少纖毫
報蓮心類野人

上梁大司徒公二十韻

喜見春將至欣逢介壽時東風吹管律南極煥雲
楣調燮相須允元和正在茲梅花香徧院栢葉綬
盈巵升月光如璧融氷物漸滋篤生當此際名世
應昌期恒岳偕崧峻滹沱似帶奇夔龍專論道燕
許大摛辭曳履星辰躡成蹊桃李枝尚書四部貴（公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精白兩朝知舊秩原丞相新謨薄繭
繇自然存大體誰不倚揚猷藏富民生急蠲征
帝念之黄扉行贊贊綠綟坐垂垂有翼皆依鳳凡
鱗詎向螭蟠堂稱自好開閤謝無私一顧增聲價
千間想具茨何來感恩者長獻獻新詩

贈龔伯通二十韻

白鳳丹山曉蒼虬碧海春飛騰有時會需次亦威
神門望昌台重家聲斗舌振君宗漢李郭舊學魏
荀陳著作尊經術文章得雅馴堅凝看丰度敏愼
贊經綸專壹趨庭日勤劬侍疾辰燋然只摻藥允
矣似忘身浣滌迷寒暑稍踰候夕晨同人闘孝謹
聖主眷元臣道以君親立天憐父子仁總持飯

大節領袖祝斯人詎意招鴟乙翮成乘劇辛金臺
空突兀駿足奈逡巡憤激從時論安恬樂我眞但
知娛定省豈復歎沉淪宮柳東風屈官梅北極新
張燈開列炬進酒頌扶輪助喜應予輩歌詩愧野
民歲平行纔拜依戀隔清塵

再過東張題官署壁擬寄吳大令吳為嘉興人

重來曾宿處惆悵不如前月黑求燈火人飢待粥
饘無門爭挂席有炭只多煙落月虛聰入酸風敗
壁穿空餘鼠婦在不待鹿牀眠豈是逢周黨還令
憶孝先逢迎禮可廢巖邑望空傳南極星雖見耶

官宿已愈莫飛三輔局急棹五湖船春水鴛鴦潤
春深好種田

改亭集卷四終

改亭集卷五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默編
從孫瑸仝姪嘉禾重校

七言律

南還

年年客鬢愧津梁失意偏悲客路長去國轉深西
苑夢到家好枕北窗涼何須山下祠黃石會令齋
前種白楊底事關心那可說御杯惟有對斜陽

夜泊青縣

明滅漁燈出亂流依稀戍鼓傍行舟客程尚隔三
千里歸夢先踰十二樓阮籍東園飛蓋滿羅含西

舍暮雲愁不知射策成何事長使高堂寄遠愁

贈陳其年

越嶠吳江極望中中年湖海任漂蓬布帆遙挂青
山雨橫笛哀傳野戍風河內琴樽佳客就平陵松
柏霸圖空只今牢落江村裏目斷南雲泣數公

九展成司李永平詩以贈之

虞廷兵法寄刑官吾友風流早據鞍盡挾朱絃移
瀚海暮隨驄馬按桑乾清秋鼓角開三協盤障雲
屏動七盤開道玉壺常羽獵賦成回首即長安

舟阻汝上次柳公蘧韻答贈

長路相攜賴爾賢偶然投分即忘年清宵欲奏桓伊笛承日空停范蠡船一片湖山愁裏月半江風雨客中筵何時却立蘇臺上與子啣杯落照前

哭吳扶九先生

曲曲溪流對夕陽孤舟繫纜一登堂羊曇痛哭誰知己向秀悲歌只自傷勝有遺書空滿架不堪稚子僅扶牀幾年講席承恩地依舊梧桐覆短牆

山塘同人夜集

憔悴風塵第幾年每逢高會即怡然極知少壯當行樂無那繁華在別船坐接櫻桃人是鄭歌殘長鋏客非田離筵此夜清秋月偏照愁人雙淚邊

將至都門有作寄俠研德陛麗京俞右吉諸子

帝城隱隱接雲霄又見梯航萬國遙遂有黃金能市駿不妨青海看橫鵰乘風搖曳三千里感舊妻宗四十朝多少葫蘆長柄在忍將祠賦溷漁樵

寄內

我從春暮渡青溪憶汝深閨獨坐時膽小須教嬌女伴啼痕莫遣老親知欲操井臼偏多病自寫平安更不遲怪底池邊楊柳色年年風雨送離思

任邱旅壁見歲方貽辛丑四月南歸醉題一律次韻和之

醉題一字一沾巾過客重看為拂塵君已飛騰摩日月我仍搖落度冬春新知定許無雙士舊恨同憐有幾人（予與方貽俱以險字進式被落）逆旅幢幢燈欲歇獨眠土銼憶酸辛

濟上春雪堂作二首

我師持節領河渠淡靜丰神自有餘為愛雙槐成小築更移三徑就藏書（署中舊有藏書精舍）捲簾坐對青山好入室應憐玉笥疏何幸得陪清暇日後堂絲竹聽踘[illegible]

憔悴風塵近半生師門依戀畫堂清曉看爽氣籠佳樹晝擁森陰臥碧城郡裏自慚多過誤愁來何以報生成拋書獨向池塘立片片花飛覆杜蘅

毘陵薛憺菴久寓平原茲過兗州因作小詩寄平原諸友

苦憶平原諸舊好八年不見近如何都無枯菀同松柏幸各平安老薜蘿岱色北迷雙綵筆魚書南隔五湖波偶逢薛掾為傳語司議風流兩地多

暑夜集李樊五太守署中兼贈其兩嗣君元

公和公暨館甥周靈甫
中宵列炬出嚴城躍馬渾忘醉與醒夾岸牙檣迎
吐月半江波影動疎星主同元禮龍門迥客到臨
邛犢鼻輕把袂況看三俊在交期今日爲君傾

濟上喜陸生山宗從遊
翩翩年少客天涯忽漫相逢到絳紗豈有賦心傳
盛覽更無奇字與侯芭含毫應覘西潸草並馬期
看上苑花爾父只今飄泊甚待君早貴卽還家

宋中送丁飛濤祠部遊金陵兼寄周櫟園觀
察

客中送客倍關情況復炎天千里行擁篲幾人矜
意氣脫驂空自負平生雲開渦水征帆疾月落鍾
山旅恨輕若見周公逢吐握爲言賤子最心傾

贈侯仲衡 舊桃源令
淮南花縣舊逢君亂後功名付夕曛白恰懶充西
府客靑緗耽愛北山雲仙人陵谷看三換兄弟文
章自一生愧我飄蓬託廡下笛聲寥亮不堪聞 朝宗靜子殁各十年餘

投贈呂滅之北部
東也黃岡門下士 黃岡夫子戊子賢書出滅之先生門 揭來千里拜
先生淵源敢負斯人託似續終期吾道行晝永棘
城開講席經傳司寇振家聲東山況係蒼生望珍
重當時忌獨淸

哭侯朝宗
生前恨汝非知我死後慚予一慟君今日風流推
大手他時憑弔在遺文馬蹄遠踏梁園雪劍氣遙
橫少室雲磨鏡相看千里外此中誰許結殷勤

奉呈張爾成先生次見贈韻 先生舊爲司業今官河南少參
心隨飛鳥度間關那喜旌旗自北還入座可憐仍
楚璞挽鬚細與問燕山人嘗搖落承恩易詩發公

餘覺政閒八月衡漳波漸濶三臺尚聽水潺湲

鄴城弔謝茂秦山人
鄴中懷古正秋風詞賦深慚謝氏工生欲移家辭
白雪 白雪樓李于鱗居也于鱗與茂秦中絕茂秦自臨淸移家至鄴中 殁臨疑塚
對靑楓諸王禮數何嘗絕七子交期竟不終自是
貴游多薄倖布衣未必歎飄蓬

將過蘇門山謁容城孫鍾元先生於夏峰莊
預爲投贈之作
曾於棠叟先生集早識先生眞我師壯歲巨時求
大俠晚年聞道好深思天中再聽蘇門嘯洛下重

吟擊壤詩千古斯人爭一綫擔簦百舍復何辭

秋興十二首 有序

予以畏暑卧病梁園三閱月至孟秋下浣始渡黃花北發取道鶴城鹿臺容鄴艮久復從衛南渡入汴重九後七日返鄴留四日至柏鄉留十餘日至蕪城留五日爲孟冬十一日秋氣盡矣因憶九秋客緒之苦淒然太息乃歷敘途次情事得詩十二章以告同志

凭欄日日望新秋秋至炎威尚未休偪側一身迷去住艱難雙屐結窮愁瓜田媿報東陵熟菰米頻看北苑浮見說侯嬴方伏軾心隨飛鳥到盧州侯仲衡訂諸同人赴合肥會葬

遲遲殘暑復旬餘力疾慚登油壁車千古葵丘誇劒佩予渡河取道考城卽古葵丘會盟處一鞭秋色渡河渠茫茫不解征人恨落落難安窮巷居何日俸錢營負郭斑衣觀薙愛吾廬

大伾山脉到龍城同學瑯琊早著名長垣王幼愼疇昔敦槃欣贈答只今羇旅愛逢迎蘭茗翡翠淸新在北海鯨魚興會生最是倩娘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涿州旅壁有金陵女子王倩娘絕句吾友吳漢槎筆也題詩百餘首山東三輔間多有之絅庵有次韻諸作未詳其人予有書致之

衛河東瀉合淇漳魏滑分流下濮陽盡日塵埃厭牛馬忽驚樹杪見帆檣吳人本愛乘舟逸秋水兼看破浪長便欲脫驂求一葉津門濯足帝京旁

經過盧謝山人里盧次楩家濬縣謝茂秦遷彰德相距二百里一望淒然淚眼中韋布自應呵二子才華未敢遜諸公王李向咏五子詩俱首茂秦後弇州四部稿以盧謝別爲二子云韓陵荒壠埋衰草玉女殘雲散碧空時命不來甘寂寂廻車何事哭途窮

秋老西園厭客居艮朋召我設鱸魚安陽李大根年丈支離酒態愁無定頃刻盤空更進餘幾觸鄉心悲半七欲尋初服託三車砧聲處處催殘月耿耿明河可照予

兩河輸輓下飛符憲府乘秋指汴都攬轡看山仍拄頰從遊猶古只披圖天淸野潦收秔稻日落沙深叫蟪蛄夜靜洪流聲轉急同行畏虎劇相呼

大梁城堞控神皐再闢荆榛版築勞開府戒嚴聽鼓角中原扼險壓河濤丁香九月開花徧桃葉三秋結子牢汴城九月中丁香盛開桃李結實獨有信陵祠畔菊含

莢囊露待登高

片片晴雲映大旂平原羽獵合長圍風毛眞愛飢鷹疾雨血誰憐狡兎肥氣盡弓刀看火出酒闌人馬望城歸菰蘆寒士尋常見獨坐陳橋送落暉

見說延津桑落酒清宵旅店强銜杯兎盆醉客渾忘味縞素懷賢重溯洄延津周計百向有寄予詩甚佳當世幾人知駿骨入門何意妒奇才飲泉孔雀驚牛角去矣符中首不回

叢臺思作步虛詞乞枕仙翁拜石祠滾滾黃塵趨北道層層青嶂府西陲空壇夜靜聞天樂好夢香

深擁趙姬身世那堪憔悴久榮華原不羨多時

驅車曉入鄗城南已見淸霜滿遠嵐瑞氣自凝丞相府交情欲解故人驂華燈錦瑟逢開閤白鵝珠盤快盍簪暇日郭門閒倚看西山爽色恣幽探

哭王恥古都諫二首

當年抱膝長椿寺幾度吟成謁後塵深穩可憐針砭切粗豪獨許笑啼眞先生每與予論文輒舉杜詩深穩二字又云當今求一粗豪人亦不易得每愛市草頓笑自有眞也誰知遭遇難齊物未必聲名果遜人君既遊仙予坐廢夜臺尊酒共誰親

先皇最亮先生直報國因忘盡瘁愚一自移官旋

臥病每從當食聽長吁靑蒲碧血淋漓在白日丹心想像孤更有十千淪落士感恩封事哭窮途先生曾拜疏爲江南紳士十七年罣誤一案昭雪

忽憶

建蘭茉莉一時開葉碧花香繞鏡臺乍喜晚粧爭點綴最憐早起共徘徊凉生驟雨圍廊坐浴罷徵歌錦瑟催最憶閒居堪遣悶浪遊何事不歸來

送隱巖禪師遊五臺

上人浪跡京華久結習仍愛淸凉山朝隨鳥道放雙脚暮聽猿啼臥九關手攜竹篦橫㮰栗眼見括

柏堆煙幾逢人莫說滹沱意花葉於今盡可删

雨過見西鄰園色因憶家園口號

雨過天街見夕陽輕盈柳色露隣牆長條自愛臨風舞深院何堪盡日藏若箇腰肢憐最瘦看來眉黛儼成行故園久怨狂夫別念此誰能不斷腸

夜集巖旣方舟中

一別淸塵十二年半生離合各紛然久拚邂隔如南越慨爾招尋到北禪永夜巖城催戍鼓寒江明月澒歸船剪燈細話從前事轉眼雲泥劇可憐

廣陵旅次週曹子仁悲喜交迫口占二首

三年血淚未曾乾今日逢君拭淚看顏面宛然夫
子在家門誰念藐孤寒邗江舟楫悲空返楚國魚
書恨寄難執手歸來淸夜立旅魂無寐雨漫漫
平齋侍坐渾如昨與數偏稱入室人負德可憐眞
潦倒感恩不獨爲沉淪承家喜見傳經舊奕世應
看肯構新明發有懷同惴惴幾時方顯報親身

追悼徐侍御僕陳啞子口號 并序

啞子從侍御於諸生孝廉時最勤苦予與侍
御交愔啞子見之尤詳歿十年矣兹謁侍御
廣陵忽念啞子哭之以詩兼示諸同學

久客邗溝絕可憐中宵憶汝忽潸然金明寺裏吹
簾日刑部街頭炙餅年病肺冬時音漸失寄棺中
路骨難旋今朝汝若相隨在話舊猶能識數賢

贈登封令葉慕盧同年

中岳主人淸且賢不辭游謁路三千未踰伊洛心
先淨纔過轘轅望欲仙八面峰巒隨一客四圍雲
樹壓雙肩爽鳩暫此飛鳧舃又見金閨早着鞭

答吳虎文 時在洛陽吳大令署

行旌遠送闔閭城西望葭莩百感生曾過虎牢同
蜀道也知雒邑舊神京春深鈴閣晨書靜星滿琹

堂夜色淸誦子和詩知密意天涯兄弟有逢迎

立秋日有作與穎州諸同學

十年俯首嘆沉淪每到秋來倍愴神戴笠不堪尋
舊侶結鶉何以對衰親桐風帶雨三更急穎水連
天四望新此地賢豪擅文筆誰爲賓戲慰羈人

公定齋中看菊次子登韻二首

年年此際看花新今日花開意有神四座一樽招
越客六詩三筆姓劉人英餐歲宴秋將老氣入天
高我不貧況是謝庭多勝事寧芳啓秀興還頻
悠然又喜繞籬新帶雨擕根不損神脉脉豈知身

是客蕭蕭惟愛影依人滿頭偏插饒誰笑醉眼相
看未覺貧眞羨風流劉夢得雙懸綵筆唱酬頻

別慧湖感賦 有序

去年盛夏慧湖主人招予看荷花及秋冬間
時時飲此每更一節候湖邊風景卽殊感慨
繫之今復春矣予行期已定獨遊湖堤言別
紀之以詩

春風吹淚灑晴湖瀲灩春光啟畫圖隔歲芰荷飄
斷梗新年楊柳坐啼烏堤邊小艇侵沙軟檻外空
亭落日孤記得初來觴咏罷夏雲秋草惜荒塗

準提菴再贈恒印兼寄懷劉子淇病中

默默悃悃久客中愛過禪室話宗風震威一喝三生徹聠築三拳一徑通白雪庭前看隱見紅輪城畔自西東知公欲問維摩疾擇菜搬柴意未工

夜示劉凡暨劉岦諸兄弟

紙牕煖閤一書帷五夜明燈繼筆時意絶筌蹄求獨悟文從氷雪見深思慚寸搖落人皆棄願爾飛揚自得師憶昔高賢汝穎聚京華猶羨利如錐

次倫諫原韻奉別

吾道從來不厭貧子桑歌哭每兼旬試看借面皆

如鵲誰想孤懷可似鶉賞譽雖容依許劭文章怪怒想吳均青春握手譚離緒媿此勞勞亭畔人

為丁生賦催粧詩

鄴下雙丁名並齊丁儀先讓弟雙栖定情宵承窗難驕學畫眉長黛欲迷金鈿盒開香細細玉搔頭暱語低低報劉有表他年事此日嘗羨好問妻

答寄公戚考功

多買名花到舊京桃根桃葉兩相迎筆牀翡翠吟皆好硯匣鸂鶒句并清畫舫江淮消五夜春風絃管醉三星感公行樂方無暇頻遣音書寄友生

別穎州張孝廉

清穎同年憶五人此來惟獨見君身誰令意氣消磨盡自信文章尚有神白晝縹緗供笑傲清宵霜月助酸辛每思把臂難相值走筆書懷媿未申

再步盧家池

恨無一片韓陵石可與清言恣往還幸有盧家衣帶水差堪吟眺破愁顏少城雉堞臨疎影廢圃篔簹倚假山挂頰我懷遊俠傳風流千載詎能攀

贈盧尚方

桓伊笛步漫逢君取次春江客袂分自到卯金看

對守欲依鴻乙賦同羣肯燈不厭青箱業白髮還眈白練裙正好秋光醉叢桂避人何處北山雲

雞鳴

雞鳴喔喔出牆東起舞寒宵興不窮脫有微風吹草澤能於遲暮見英雄胸中久矣驚餘子河內何嘗健數公收豕平津開閣近年華意氣許相同

節府代贈

一抹橫波媚欲流柳枝未許洛生求東東自昔呼雙耳細細於今冠十洲急雨燈前杯底見畫船花裏醉中留幾年薄倖揚州夢相對應憐汗漫遊

馬上倦甚欲臥恍惚見苕文贈予一絕句知
君風雨能相愛孤竹無忘田子春忽驚醒
遂失前二句
門無奴客只君家胸有藏書更可嘉别汝渡江眞
短氣知予將毋發長嗟斜陽馬上來殘蝶橫笛騶
前似暮笳驚失夢中投贈句子春意氣不須誇
子彝戲索贈句擬少陵拗體一律
胎簪先生才調集中有贈君數首詩以此卜居定
非俗果然傾蓋成相知雙槐明月共散誕三輔白
日同驅馳轉憶朱家謂菊磵幾時到論文勵志眞吾

師
玉田道中
密雨蘭風發玉田徐無山下麥芊芊荷鋤屯已安
并漢激水人能種芋蓮烈士有名存廢壘田疇壘在邑城北二十里　聖朝無外撤防邊不須旌節胭車驕遊草
應無塞上篇
豐潤道中遇雨有作呈王公
玉塞征人零雨時金閨三婦正相思江南已厭黃
梅熟薊北方欣翠草滋龍額封侯空滿目雞林文
價有誰知感公眞賞酬新句流水高山待子期

灤州道中與弘載同車有作
雨洗青山塞外看邊沙初靜野風寒莫愁夏日難
于役似雨晨行漸可安曲曲水光流細細班班車
轍路漫漫最懷魏武曾經此賓客文章淌白檀王粲陳琳並從魏武西征至此
將至盧龍次沙河驛言懷
獵獵旌旗指大風行行車騎發天東盤山出谷高
低引急管橫笳曉夕同　天子愈知文治重近臣
只叚脩書　追陪未有涓埃益簪筆何能效小忠
七月望後宜府偶成二首

四十年來事事非每於默坐淚沾衣高秋此日慚
生我垂老於今愛息機豪氣未除眞害事壯心不
已欲何依最憐白髮高堂上拭眼登樓望子歸
又見天涯動客裝相從上谷發漁陽嬀川城下洄
沙白鎮朔樓前木葉黃七月風聲驕蟋蟀九邊雲
物晒牛羊不知飄泊何時了歲歲秋來憶故鄉
過昌平州望天壽山
下馬摳衣過此間酸風無地匿慚顏尚存日影諸
陵樹不散雲陰天壽山馬鬣仍搖朱汗濕魚燈欲
滅紫燐斑泥塗賤士空回首悵望龍髯不可攀

居庸關

岧嶢萬里扼幽燕中外纔通一線天山若飢鷹羣脅翮關如臥虎獨張拳泉聲激石淙淙合樹色含雲漠漠連自笑棄繻空老大布衣羞逐傳車旋

懷來城登樓

懷來城內有高樓四望山山繞薊邱暖翠遥空疑日暮夏雲翳谷似清秋六龍初返西征駕獨石長懸北固愁衰草連天時極目不勞鐵騎控邊州

雞鳴驛讀王公和詩奉呈

雞鳴山色碧嶙峋山下桑乾河不乾河走嵌空連

絶域山遮要害擁長安荷衣漸敝慚遊子藥銚高懸識上官況是銷兵文治奏不將載筆羨登壇

秋夜不寐戯爲放翁體

非貪杯酒求酩酊只愛昏昏得醉眠豈料易醒當客睡錯將離緒怨秋天茫茫百歲攢孤枕隱隱三星照舊氈何日老農生計足挂書牛角去耕田

壬子除夕

千門爆竹響聲闐倦客京華獨悄然賴有空文娛白日忍無真意答蒼天買臣晚達須論命伯玉知非豈待年最是家園今日裏老親雙眼爲誰穿

上馮相公二首

相公清望冠　天朝　帝眷崇隆肅百僚保泰萬年經緯密匡時五夜論思遥襟期磊落依丹陛風度從容在絳霄弟子當時承賞識每思觀禮到圜橋

薦賢報國從來急此意於今久不聞一疏吾師真諤諤普天人士盡欣欣柏臺已見青蒲節梧棐還騰白鳳文（時龔侍御成黄門皆有建白俱公所特薦士）共贊昇平祝元輔何須緣玉樹忠勤

答李劬菴二首次原韻

王李從來愛卜隣孟韓相見豈嫌身（孟郊詩衆裏自嫌身）已如老驥遷嘶夜各有衰親失省晨客路浮雲從放誕文章小道最清真憑君獨信春風好鬬酒藏鉤我勝頻（獨有春風慰寂寥劬菴近句也）

東南我亦呼談士西北知君最快才同向天涯摇朋扇更於何處爆寒灰宣城俱道相推重（愚山先生）濟上多慚遠別廻（甲辰濟州相別忽遽）轉眼淒然十年事黄金空見舊高臺

贈劉宣人編修

幾時同舉思依依十載雲泥相見稀誰念子桑能

裹飯君憐范叔久無衣論交喜見新篇好閱世翻
疑古道非翹首黃扉看入相平津閣下客如歸

送杜子靜太史還里

三十年前曹侍郎（秋岳先生）稱公才調比班揚到門愧
未窺雙戟聽雨時開隔一牆（予久住宋侍郎寓與杜僦屋隔垣）天
沼晴光雲欲紫龍池春色柳初黃如何暫乞東山
屐點綴平泉近贊皇（杜家與怡鄉相公居近）

即席贈許錦文（予王侍郎子）

師門恩義經三世感舊脩然愧此身逃祖輩賢詩
句好伴翁宗武賦才新樹開寒夜難辭醉語向通

家不厭貧何日涓埃能自効高歌黃雀一沾巾

閏七夕有作

夢雨初晴試錦梭廻風催渡又凌波慣看離合尋
常事不愛相逢倏忽多天上曉篝遲白帝人間歸
思怯黃河十年前憶當今夕客睡蘆中喚奈何

壽菊廬詩四首（有序）

予自識菊廬後相酬贈以文各三四首予生
日菊廬復爲序贈予茲菊廬壽辰因賀以詩
顧菊廬於詩體最愛其鄉竟陵派予儗爲之
終不似自念予吳人何不亦做我鄉牧老人
所云四體詩乎然予遠不及中擁近不逮元
恭乃下而倣少微怡荊二體以博同人一笑
倘不知予者謂予張東磵之幟予則何敢承
也

菊花開日先生壽始信先生號菊廬花挾涼風香
淡遠人含秋氣致蕭疏入山耐可依虓虎（此菊廬雙修堂讀書事也）避俗應嫌佩玉魚底急京華曾兩至關心只
爲故交書

山青眼白見洪山水落巴湖艇子還庭有寒光翳
老柏門無熱客惱垂鐶著書何必求人解采藥先

須駐母顏忽漫高言天下事巢由管葛絕追攀

七國翻從三國留（時同歷古燕趙諸地）風塵二載共三秋包
容恕我眞狂客懶慢知予已倦遊曉發喜憑車轂
轉宵行畏聽水聲悠（謂夜渡漳河）勞勞行李頻相惜孔
雀何心更觸牛

先生清譽接江蘺屈宋鍾譚並爾師述作不分皆
大手古今相望可同時華陽雲起迷丹壑綺里泉
聲長紫芝遮莫眉軒徵入對蒼生延領待嗷辭

月夜代蘄水姚九兄送友之揚州

送君邗上帶吳鉤正值漳河水涸流銅雀臺荒芳

樹老虞姬祠冷斷雲愁方期綉被同清夜忽漫雕
鞍隔暮秋明月四更人不寐遥憐上馬更廻頭

代友答姚九兄次前韻

公子翩翩佩玉鉤十年心誓指江流楚天雲雨誰
同夢燕市風塵互送愁君昨西征幾觸暑儂今東
去又悲秋客中頻作銷魂別明月何當照並頭

九月魏博次杜陵夔州九日韻

依人隨處伶俜住九日空懷戲馬臺河朔最逢秋
氣早江天獨望暮雲開白衣酒至愁難醉皂帽風
吹脊復來采菊摘萸都不問燈殘投筆淚相催

院中秋老角聲催仰視鴻飛歛翼廻一寸心爲趨
府盡（杜詩白頭趨幕府）百端愁自倚閭來人因歸夢常迷
路節是登高未有臺此地風流憐鄴下使君餘子
共啣杯

發衡水至深州

兩手皸瘃絕可憐淒風割面勝戈鋋奔車迅疾防
高下結伴參差有後先清旭起時人尚臥斜陽落
處馬方前空勞皮骨求仁粟難貢空文買薄田
一杯酒力酣三里十載愁心動五更天下荒唐齊
稷下半生迂鈍魯諸生灰吹至後仍寒谷月黑天

中憶火城每對寒空懷舊友高山麋鹿詎忘情
同雲三日雪不下郤望長林見夕陽難定陰晴任
眞宰敢將冷暖問東皇平岡野燒廻風紫深谷層
冰射日黃苦憶家山今日好梅花細蕊半山塘

排悶

枯桑淅瀝吹寒風城柝斷續隨疎鐘月黑轉見明
星密霜黃翻覺高天空心痛遙疑母嚙指客久可
憐裘蒙茸家書九月杳不得夢魂夜夜五湖東

次吳廬學使贈古古丈二首

淛時賢相結心知先後論交更不疑（古古先識溧陽相公于諸

生落魄時又與吳廬訂交）七十老人餘劒氣八千遠道訪蛾眉
壯懷寧裹沙場骨多事羞吟甪里芝爲有江安疇
昔約不辭氷雪赴相期
匹馬長鞭手自攜九邊懷古重悽悽受降城上黃
河轉蘇武臺前白雁飛錯莫誰憐無主驥能鳴終
愧失晨雞賞音最喜忘形跡出處同登萬丈梯

通政張公拜

御賜黃白魚鸞鹿等物召東共食即席限韻四首

立雪師門二十年今來頻喜侍樽前忽驚異饌登
三品知有恩須自九天推食後堂傳弟子分甘同

閒集諸賢感恩獨有蘆中士爛醉寒宵意惘然
納言高步入金門每飯時時戴國恩山海擊鮮本
禹貢君臣一氣接堯樽燈明私邸迎新臘月見初
弦得舊痕何日和羹贈上相小人桑下受壺飧
何幸身依萬仞牆山江風度冠岩廊對人豁達無
城府治具從容出尚方共醉不知周與蝶獨醒寧
問鹿還鹽忘形潦倒師恩厚許看梅花再舉觴
朝班宛宛佩緋魚拜賜天廚食有餘玉海躍鱗疑
島嶼金盤充箭當園蔬烹來漢殿三公釜飽去馮
生上客車翻笑歲星先割肉歸歟只就細君居

因侯使君至臨清寄柳公窿 侯係黍中人

不見柳開已十年別來消息久茫然最悲遲暮猶
彈鋏那得微風共着鞭水接山東人在望秋殘河
北月空闈寄書爲乞咸陽叟淚濕青燈叢菊前

雨中家居喜李山頻令子約山枉顧草堂有
作兼贈山頻次賀葉星期韻

遠歸暫喜臥江村急雨連朝野外昏方共老妻嘗
菊酒最宜好友到蓬門通家孔李情偏切養子孫
劉話並存何日集灰看復熱阿翁鞭弭過中原

改亭集卷五終

改亭集卷六

吳江計　東甫草著　男默編　從孫寶仝 姪嘉禾重校

七言絕句

馬上吟 有序

予以甲午年冬十月杪出門先至中州遂入
燕臺於時嚴寒戒塗一鞭獨發觸緒多愁漫
擬少陵口號以遣意都寄我吳諸同志

去年北上及三春況是扁舟有故人謂嚴覺民今日衝
寒歌遠道馬蹄霜雪爲誰親

容易辭家到帝州北門聊避室人愁田園正是須

錢買那得貧來不浪遊

南譙山氣接雲高志業空懷祖逖豪他日中原開
氣象肯令絳灌笑吾曹

鵰血新調五石弓輕裘飛騎逐生獵道逢年少三
河客笑指娼家唱惱公

盤山入谷厭高低盡日煙巒望欲迷何處羈愁最
搖落白雲一片夕陽西

曉月高高照客鞍清霜灑袖未曾乾遙憐綺閣明
窗下大婦粧成小婦看

野燒高原極望紅寒郊暫喜一相逢多慚孺子因

人爇薨到阜橋歎轉蓬
聚樹扶疎夾道栽衡風一騎入林來江南此樹何
曾識纂纂歌成淚暗催
永夜閒聽旅寺鐘繩牀輾轉意無窮五更牽馬出
門去身在霜華月影中
漸遠家鄉強自寬但逢好景只盤桓青青最愛西
山柏立馬中峯拄頰看

代述怨辭四首

可喜盈盈十五餘廻風初動合歡裾無情遽折將
離草腸斷瑯琊王伯輿

子夜蒼茫欲曙時牽衣客容問歸期狂夫謾約三
年別桃葉桃根總不知
等閒送上別離船不解相思是可憐偷看大家粧
鏡裏朝來無復愛花鈿
何日生男字阿侯坐看河水向東流空房旣許陪
清晝魚尾何煩怨白頭

豫讓橋　順德道中

秋盡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遥傷心國士酬
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

湯陰道中絕句四首

柳廊一望碧煙齊策馬郊原古道低不見長條解
搖曳故園南憶轉淒迷
荒祠寂寞對悲風古碣重題嵇侍中最恨彈琴東
市日錯將六尺寄山公
太行山色青無際林慮縈廻似碧城莫怪岩棲司
馬客銅駝荒草不關情
鵬舉先生儒將風譚經奉母最雍容挽強每念師
恩厚杯酒常澆鵲血弓

感舊四首贈史三兄

禪智庵頭別劍芒青春紅淚灑宮牆重逢小阮譚

將昔身是君家舊孔璋
桃花米熟伴枯魚參坐欣然一飽餘見說相公猶
未食何郎泣獄袖中書
二十三年存歿情無端感舊淚縱橫廣陵八月潮
來急似聽登陴鳴咽聲
上書請駐馬馱沙一線吳天未足誇不用便從黃
石去禹陵風雨下靈蛇

見西隣柳色因作憶家園口號再戲爲一絕

愁絕沉吟愛此詩詩稱半格少人知當今才子王
貽上秋柳眞成絕妙辭

沈繹堂憲副招同諸公宴集即席和陳乩僊

十四首

燕市悲歌復暮春夕陽花下未歸人風流剩有休
文在折簡招尋不厭頻

坐客誰非第一流譚經說劒總銷憂逢人莫怪偏
憔悴十載京華避貴遊

衮衮諸賢半少微曳裾到處有光輝憐予岐路空
更轍依舊長安一布衣

歲歲攀條泣柳枝長吟杜老怕春詩燈紅月黑人
俱醉我獨傷心對酒巵

皓首朱顏望若仙雙瞻巖電照當筵那堪醇酒三
升後話盡風波四十年 沛縣閻古古

悠悠深慨負師門楚客相逢每斷魂與問黃岡身
後事春星當戶已黃昏 楚黃劉千里

病起消中近若何青精大藥未蹉跎停杯不飲緣
何事此酒相傳易水多 白門紀伯紫

執友於今有幾人喜逢帝里侍綸巾鴛鴦河畔春
風急應憶晴天理釣緡 嘉禾俞右吉

曾過梁宋詢耆舊侍御精靈尚可招幾向樽前看
令弟家聲不忝在雲霄 西冷陳乩僊

祖裼淮南得小山金門大隱試追攀何殊遠駕陶
元亮東海歸來畫閉關 寶應陶季深

哭癖名高同學中朋期丹竈話朦朧生年已過朱
翁子懷綬何時得自雄 婁東周子俶

午夢堂前荒草長能詩家婢散何方八龍獨有慈
明在搖落京華淚數行 汾湖葉星期

海燕窺簾柳絮飛鳳凰池上望春暉何當三戟遨
朝日再聽朝元珮漏稀 繹堂憲副

阿兄蓮幕久留燕小弟蓬飄更可憐攜予高梁橋
上坐探春花謝又今年 家兄子山

戊申首春廣陵旅次潁州齋伊庵司法招同
張玉甲大叅泛舟平山堂宴集晚歸口占

八首

客裏招尋北郭遊清樽茗椀木蘭舟亦知勝集非
容易判醉東風一散愁

晴雲斜日渡紅橋婀娜隨人是柳條却憶故園芳
草碧幾經秉燭待春宵

放櫂緣溪登眺宜竹西遺跡總迷離隔江惟有青
山色似與諸姬寫黛眉

興廢何常自憫然平山堂內列金仙三車莫漫逸

借問但汲人間第五泉
錦瑟哀筝競晚風榜人斜刺落霞中船頭火樹頻
催放映徹春星箇箇紅
荆益旌麾並舫回維揚煙月共徘徊三州總向長
江合滚滚波流日夜催
廣平健筆賦梅花詩興還如東閣賒更有倦遊
馬客思歸不獨戀京華
奇章意氣原難有杜牧清狂今亦無好繼當時賢
主客能傳佳話與江都
聽隔牆搊箏聲忽憶二首

張弦促柱出新聲楊柳風吹客夢醒惱殺春光開
碧玉空房錦瑟不勝情
小令每聞彈月子調絃最愛弄青陽敢言絕技能
排悶一曲花前也斷腸（月子彎彎青陽關子皆小曲也）
婁東王奉常招集某公園亭遇蘇崑生有感
舊事即席成二首
二十四年前此日布帆曾共楚天游朱門燈下重
相見不道何戡已白頭
當時急難在龍門楚客秦庭欲斷魂風義只今搖
落盡新聲美酒又黃昏

廣陵寓晤王奉常煙客先生口占二絕
誰念先朝老侍常（用何大復句）扁舟風雨泊維揚與衰
閱盡渾無意對酒當歌也不妨
渥丹顏色語洪鐘嶽嶽丰標似老松羈旅幸逢牀
下拜高陽久已識羣龍
送胡趨羽同年六首
去年冰雪滿天涯病馬銜寒客路賒今日邗江看
北發正逢炎暑又還家
燕山越水困風塵萬事艱難只一身連歲父兄相
繼盡兩眶血淚向何人

長檞寺裏論文日轉眼榮枯變幻同翻怪離筵今
夜月升沉不改舊虛空
絳紗弟子冠神羊感舊沉吟也不妨釀蜜十年蜂
力盡誰將甘旨問蜂房
還家何物足銷愁卷卷圖書次第收但得此心常
警策橫經到處有高樓
我今負米歎蕭然相送含悽各早旋明到潤州頻
北望知君飲馬在甘泉（甘泉山在揚州北三十里）
哭宋追之絕句十首呈座主宋中允公
署夜空庭倚徙餘我師珍重寄音書開緘知有西

河痡老淚進看黜客裾（時座主客武塘）
吾兄年少氣凌雲說劒論文總不羣一自遭逢多
難後十年消息不相聞
從來迮駕豈凡材璞玉須人泣血開踪跡半同田
水月表章還望賞音來（迨之往年被黜事頗徐文長）
去秋握手在都門意氣相期似弟昆側耳深談惟
悔過此心終不負親恩
庭訓雖然凜若霜憐才歷歷辨諸郎兄詩何句師
真賞裹飯人誰問子桑（綈袍君自羞須賈裹飯人誰問子桑迨之警句也東師師頒之）

已看桑戶返於真我愧琴張涕淚新最憶汝軒梅
樹下青精美酒勸愁人（汝軒迨之讀書處也）
每日侵晨庭院前攢眉親病久難痊今知得請將
身代親壽應添一萬年（迨之苦師病未愈今四月望歸東日常已聲瘖願以此生代父未知得請於帝否東念及準兒事爲泣然久之）
盡舸蒲帆出郭橋送行扶病意蕭蕭南街不及從
君別空負今朝賦小招
生別既恨離存育靦歛偏離賢父兄怪底柳洲明
月夜高臺妖夢最分明（六月十五夜東宿武塘夢一人指塘上高處曰此爾師恩子壑也越七日迨之凶問至）

哭兒絕作許斐東太僕遺言記憶中（師云先公極口王文肅哭子辰玉文）
俛仰一身雙淚迸哭兒未了又思翁

同李武曾遊金陵雨花臺木末亭二首

攜手晴郊登眺同歲寒心事倚長松舊京無限低
徊意只在空濛山水中
方景祠前煙樹平摳衣登謁淚縱橫傳聞三十年
前語此地春風草不生

汝陰劉將軍招飲慧湖十首

日日書齋作蠹魚雙桐永晝伴端居欣看折簡招
豁客羅馬荒郊興有餘

長林宛宛大堤東消暑披襟倚碧空列帳開庭多
氣象樽開三雅舊雄風
感舊傷心三十年淮南遺事話淒然不須重唱開
元曲瓜滿東陵最可憐
大樹森森近蚤秋叢篁低碧映紅流啣杯獨有含
情處醉眼無須與莫愁
刺舟身在芰荷中香送千花亂眼紅忽憶江南採
蓮曲歸心千里逐飛蓬
望衡遙對一洲平放棹招尋縱客情已見西城啣
落日隔江猶聽管絃聲

清潁風流憶大蘇慧湖何減舊西湖考功當日棲
遲處十載林泉是壯圖公祇爲孝廉時曾讀書于此
關酒藏鈎肯便辭碧筒河朔正當時莫嫌教授陳
無已調笑風塵總不知
潁州無事獨無山指點遊青楚豫間何處孤雲如
疊嶂尚疑身在古函關
月滿前溪促馬蹄巖城暮鼓醉中迷醒來依舊閒
庭坐大火中宵漸向西

劉子登招飲四首

夏木陰陰對宇深無思捉麈一論心不辭三伏逢
良飲潦倒星移醉後參
一室幽香待女花羈懷相見發長嗟我家萬朶千
枝裏那得今宵夢到家蘭號待女
九畹風清自絕倫炎蒸相對倍含神北窗睡起攤
書坐別有清涼解贈人
鬘華末麗同晨起含笑渠那共夕遊遙憶故園無
限好摘來應徧牡丹頭

對蘭有感再成四首

愛蘭苦癖半生餘種得幽香滿敝廬相憶不堪頻
作客相思不覺淚盈裾

栔玉數花推妙手永和護惹最安祥誰能根葉搜
蟣蝨老去飛瓊也擅場
北堂永日坐花前三婦司花共儼然低撥嬌絲齊
慶曲白頭微醉午餘天
負米年年歎倦遊倚閭老淚爽雙眸何時粗足供
衣食堅坐江村老陌頭

立秋前一日子僑招飲池亭五首

曲沼方塘一水間盈盈不盡望中閒幾疑野竹當
簷桂欲借城頭作小山
榭亭主客坐中央水檻風來四面涼那得扁舟雙
蕩槳吳兒一曲起滄浪
銀絲縈網得魚鮮潑刺煙波興渺然明月秋風吹
客夢蓴鱸遙憶五湖邊
水面看生綺縠文蟬聲徧向夕陽聞黃公壚畔儂
先醉蕉葉知難敵數君
折向樽前只幾枝芙蓉還憶涉江時欣嘗蓮子知
憐汝偷餉櫻桃人未知

七夕飲寄筆公劉子端家四首

玉繩遙接碧陰長共說天孫罷七襄令節但逢良
宴會不妨今夕暫他鄉

烏鵲為梁駕玉河年年辛苦助凌波傷心三匝南
飛伴仰視黃姑喚若何
秋蟲入夜發哀鳴促織偏催嬾婦驚此際雙星方
入夢不勞凄切感離情
無奈羈愁作惱翁相攜子夜只奚童生平不解餘
桃味調笑深慚負數公

一　送甯益賢肇公至湖湘四首

客裏看人去故鄉不堪離恨夜方長秋風嫋嫋同
三楚歲宴相思共一觴
竹林才調喜同時遠道相攜慰所思一路江楓迎

短棹嗣宗先賦咏懷詩
挂席澄江風正安坐看如練夜吟闌石梁舊有仙
人跡鼓瑟湘靈聽未殘
雲物三湘近五谿倚閭負米各情迷渭陽珍重遊
歸句青草湖邊漸向西 子登為肇公母舅也

贈恒印和尚三首 時同人集蓼花洲予館廟口占和者三十人另有倡和一編

蓼花洲畔柳芊芊風起秋江葉滿天今夜四更殘
月裏一帆歸夢滿吳船
何處山僧拄杖頭笛吹無孔最風流欲將一片梧
桐葉落盡空山萬樹秋
荳子青青荳葉黃誰家種荳苦匆忙冷灰荳爆知
何日稽首皈依大法王

庚戌冬夜排悶四首

黑風吹雪滿簷前歸對孤檠慘不眠手撥紅爐看
炭盡一床冷絮夜如年
那得荒雞叫一聲細聽戍鼓正三更虛窗生白疑
天曙却是庭中映雪明
穎州寒氣勝蘇州童語傷心淚暗流此夜高堂應
憶遠閒呼兒女話窮愁

凶歲無衣萬萬人溝中瘠骨路旁塵吾生雖是長
貧賤猶為蒼生愧此身

和汪鈍翁歲暮雜咏十二首

索游意氣為誰雄暫息風塵心似蓬聖世經綸公
等在天山久已挂雕弓
負米羞看舞袖斑荷鋤驅犢過溪灣清霜落盡枯
楊葉遙見吳興一片山
寒月空高吐半輪冬乾舟滯具區濱苦尋柴米過
殘臘不少歡顏對老人
壯志中年歎屢更沉埋心跡忌雙清老拳且乞容

雞肋苦溺寒灰太忍生
誰能好我賦同車戢影荒村與有餘夜半撥爐燒
芋栗閒看兒女學攤書
側足敢求燕玉媛辟寒應問木棉花無眠處處聞
舂米願祝比隣盡富家
苦無一物答年新老杜吟詩最怕春村僻幸迷重
馬跡賀年往返只南隣
樓畔梅花漸次開疎枝冷蕊亦宜哉登樓我獨倚
欄嘯不許傍人一箇來
度歲漫誇添一歲嗇倉不必問千倉揮杯一覺齁

齁了怕見尉公揖客忙
莫逐俗物話孤蹤豈戀深山屢杖筇不信試開天
畔眼開雲不落有無中
辛盤艸艸進初筵奉母權爲歲事牽椎髻蓬頭看
自好勝他冠蓋客天邊
詞場懶樹先登幟廡下甘爲雜作傭但伴玉遮相
送老城西風雨獨遲儂

盧龍客邸與楚友述往事因追悼亡友梅惠連黃敬渝曹石霞王亦世得四截句 存一

交期轉覺童時好懷舊空存善哭身半夜邊風吹
客起不知落月照何人

偶題

邊城六月似深秋曉起呼童着敝裘寄語老親知
未信家書昨夢到南樓

即席口號送侯明府歸秦中四首

相送西歸手復分三千客路對斜曛到家酒醉梨
花白應話天涯李使君 謂此聰梨花白秦中酒名也
坐中箇箇思歸客裘馬君歸羨獨先明入潼關冬
至後好看晴雪華山前
華陰才子王山史 弘撰 文采縱橫燕市中數載音書

怨寥濶遐君傳語憶飄蓬
當平奇士李天生 因篤 長律於今最橫行此是爾鄉
才第一莫因相近失逢迎

過陳藹公三首

驚坐名成羨爾強文章差許獨蒼凉可堪三度漁
陽道立馬相看只路傍
昨年貽我一長歌文彩胸懷感慨多兒子世間誰
得似大兒無奈小兒何
昏夜車行黑道中念君獨自倚寒風感恩只爲迎
知己今古英雄此意同 藹公爲吳廬先生首拔士每拔部必迎道左故云

攺亭集卷六終

鞭而軒主人王鶴心記

攺亭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計東撰東字甫草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以江南奏銷案被黜又十餘年而没東少負奇氣中年出遊四方遍覽山川之勝詩文日富康熙癸酉宋犖巡撫蘇州爲刻其文集其詩集則刻於戊子王廷揚所助成也王晫今世說載其客鄴城日嘗訪謝榛之墓爲樹碣表之蓋以遊食四方行蹤相近故用以寄意其生平事蹟具見尤侗所作計孝廉傳亦載卷首云